藏语研究文论

胡坦 著

现代中国藏学文库





中国藏学出版社

【现代中国藏学文库】

主　　编：拉巴平措

执行主编：张　羽　新

藏语研究文论

胡　坦　著

中国藏学出版社

回责任编辑:永红 回封面设计:李建雄 回版式设计:天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藏语研究文论/胡坦著.—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2
(中国藏学文库)
ISBN 7-80057-583-7
Ⅰ.藏... Ⅱ.胡... Ⅲ.藏语—文集 Ⅳ.H21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91993号

藏语研究文论

胡 坦 著

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牛山世兴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23.625 字数:551千
2002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册
ISBN7-80057-583-7/H·4

定价:32.00元

《现代中国藏学文库》总叙

中国是藏学的故乡。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藏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这些正是藏学研究产生、发展的最根本条件，也是藏学研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在中华大地上成长发展起来的这门人文社会科学，现在已经成为世界性的显学。为了展示中国藏学研究的成果，加强同世界同行的学术交流，促进藏学研究的繁荣发展，为西藏和其他藏区的两个文明建设服务，在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领导下，我们编辑出版的这套《现代中国藏学文库》丛书，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中国藏学家（包括港澳台学者）的学术专著；具有重要价值的藏学文献（包括现代学者辑录的历史文献）；译成汉文的藏文学术名著；获得博士学位的藏学论文（对于优秀的硕士研究生论文酌情予以收录）。所有收入的论著，均以学术价值为惟一衡量标准，文学作品、游记、通俗读物等暂不收录。作为中国藏学研究的一项基本建设工程，我们将把这项工作长期坚持下去。我们期望得到海内外藏学家的大力支持。

中国藏学出版社

2002 年 10 月

前 言

藏族语言，源远流长，追本溯源，与汉族语言乃同根所生。由于分化久远，分歧日大，如今均已发展为独立的民族语言，构成了一个庞大的汉藏语系。今日之藏汉语言除基本语汇中还有些同源词依稀可辨外，语言结构已变得“面目全非”，可谓兄弟之间“相见不相识”了。

藏族文字，据传创制于松赞干布时代，距今已有 1300 余年的历史。藏族的先贤以其独特的智慧在文字的选用上没有走表形、表意的老路，而是参照古代印度表音的字母系统，根据藏语的实际加以改造，制订了一套基本上反映当时藏语语音面貌的拼音文字。在长期使用中几经改革，流传至今，成为我国第一套比较完备的拼音文字。

藏语文研究在我国也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卓越的成就。例如藏文字母系统的创制和改革本身就说明早期的藏族学者们已对自己的语言，特别是语音系统有了相当精密的分析。他们没有照搬别人的全套字母系统，而是依据自己语言的特点，取己所有，去己所无，并增添新字母表达自己独有的音位。这种创造性的改造工程，没有对藏语语音系统的全面分析是不可能做到的。又据后世藏文史书记载，藏文创始人吞米桑布扎在设计藏

文字母的同时，还对藏语的语法特征做了细致的分析，撰写了八篇有关正音、正字和文法的论著，可惜大部散失，流传至今的只有两篇，一为《授记根本三十颂》，一为《授记性入法》，亦称《音势论》。这两篇以偈颂体写出的论著便成为藏语语音学和文法学的奠基之作。后代藏族学者多以此为本加以解释和发挥，逐渐形成一门独立的学问，被列为传统藏学“五明”中的一“明”，通称“声明”。此后在词汇规范、词义诠释和辞典编纂方面也多有所建树。这些都是我国语言学史上一份十分珍贵的遗产。

随着时代的变迁、语言理论的发展和研究方法的改进，我国学者在继承传统“声明”的基础上，积极吸收近代语言学的新成就，在藏语文研究领域有了更深、更广的拓展。由传统语言学进入了现代语言学时代。特别是 20 世纪后半叶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共同繁荣的民族政策的指导下，藏语文研究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50 年代藏汉学者通力合作对藏语的现状、方言的分布以及结构的异同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初步措清了家底，进而使现代藏语的共时描写取得长足的进展。此后几十年，调查研究向纵深发展，从现代到古代，从共时到历时，从语音、词汇到语法，从语言本体研究到语言应用研究，可以说，现在藏语文研究在中国已步入一个百花齐放、欣欣向荣的新阶段。

作者正是从 50 年代初期进入大学（中央民族学院）主修藏语，在于道泉教授、马学良教授和几位尊敬的藏族学者的耐心培育下毕业留校，一方面任教，一方面继续学习藏语文，并逐渐进入藏语研究的领域。正如老话所说，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转眼 50 年过去，一支拙笔留下了非常有限的成果。在即将退出这一研究领域之际，承蒙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藏学出版

社不吝纸张，愿将这有数的几篇文章汇集成册，作为新中国培养下成长的一个藏语文工作者的历史足迹留与后人评说。其中若有任何可取之处，那完全是“踏在前辈巨人的肩膀上”取得的；而任何谬误之处，完全是作者学业不精、才疏学浅所致。

20世纪已经过去，新千年、新世纪已然来临。新中国新一代藏学工作者正在成长，藏语文也在经历着深刻的变化，藏语研究必然永无止境。我们相信，中国的藏语文研究领域定会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

胡　坦

目 录



一 通论

藏　　语

藏语在汉藏语系历史比较研究的领域里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首先，它有较早的文字记录和丰富的历史文献。藏文大约创始于公元 7 世纪的吐蕃王朝时代。一千多年来，藏族运用这套文字大量从事翻译和著述，积累了浩瀚的文献典籍，为今日研究古代藏族语言和文化留下了珍贵的遗产。第二，藏文是一种较好的拼音文字，它大体上反映出创造文字时代的藏语语音面貌。以此为出发点，无论是上推古音，还是下及今音或者横向比较，都比非拼音文字（如汉字之于汉语）方便可靠。第三，藏语有丰富的方言材料。藏族分布辽阔，长期以来由于山川阻隔、交通不便，形成大大小小的各种方言。方言蕴藏着丰富的语言史料，深入发掘活的方言有助于探求语言发展的历史。总之，从事汉藏语系历史比较研究，藏语是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源之一。

一　概　　况

（一）藏族和藏语

1. 藏语的创造者和使用者——藏族，是我国历史悠久、

文化独特的民族之一，据 1990 年统计，有 4,593,330 人，主要分布在平均海拔 4000 余米的“世界屋脊”、辽阔的青藏高原之上；西起克什米尔，东至松潘盆地，南及喜马拉雅山麓，北达祁连山下。以行政区划而论，包括西藏自治区，青省的海北、海南、黄南、果洛、玉树等藏族自治州和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甘肃省的甘南藏族自治州和天祝藏族自治县，四川省的阿坝、甘孜两个藏族自治州和木里藏族自治县，云南省的迪庆藏族自治州。此外，在毗邻我国藏族自治区的一些地区和国家，如印度、尼泊尔、不丹、锡金等地也有藏族聚居区。

2. 藏族自称 བོད，古音读作 * bod①，今音因地而异：拉萨地区读作 [phø^{ʔ132}]，四川德格地区读作 [pø^{ʔ31}]，甘肃地区读作 [wot] 或 [wol]。བོད (bod) 字的来历，说法不一。一说指地名，一说指“农业”（与 འབྲོག，ɦbrog 相对）。还有一种较为流行的说法是 བོད (bod) 源于 བོན (bon)。བོན (bon) 是古

① 本文所用的藏文转写符号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藏文研究室设计的。

ཀ	ཁ	ག	ང	ཅ	ཆ	ཇ	ཉ
ka	kha	ga	ŋa	tɕa	tɕha	dʑa	ȵa
ཏ	ཐ	ད	ན	པ	ཕ	བ	མ
ta	tha	da	na	pa	pha	ba	ma
ཙ	ཚ	ཛ	ཝ	ཞ	ཟ	འ	ཡ
tsa	tsha	dza	wa	ʑa	za	ɦa	ja
ར	ལ	ཤ	ས	ཧ	ཨ		
ra	la	ɕa	sa	ha	(ʔ) a		
ི	ུ	ེ	ོ				
i	u	e	o				

代藏族信奉的一种宗教（“本教”）的名称。bod 和 bon 二音相近，古藏文中韵尾 - d 和 - n 常常互换，如 tɕhed po ~ tɕhen po “大”。从习俗上看，一个古代民族用自己普遍信奉的宗教作为族名也不无可能。

其他民族对藏族的称谓大抵同藏族自称 bod 字有关。例如秦汉时代的汉文典籍中常将青藏高原上的各族统称为“羌”，而群羌之中，“发羌”被视为藏族之先民（或先民之一支）。按“发”字，方伐切，古无轻唇音，读若“拨”，与 bod 通。唐代汉文文献中多用“蕃”或“吐蕃”指称藏族。“蕃”字的一种读法为补过切，实际上也是 bod 字之对音。后来的汉文史籍中还曾用过“西蕃”、“土蕃”、“土波”、“土钵”、“图白忒”、“土伯特”、“铁不得”等称谓，而其中的“波”、“钵”、“白忒”、“伯特”、“不得”等也都是 bod 音之不同用字。北方和西北一些民族称藏族为 tüpüt（突厥）、tuput（蒙古）、tubut（满）等均与“吐蕃”二字相关。甚至远道跋涉来唐经商的阿拉伯人也带走“吐蕃”（tubat，tibat，tabat）一词，传入欧洲，衍变为今日法语之 tibét，英德语之 Tibet 等。①

以“藏”字指称藏族是很晚的事，大约始于清末民初。元、明二代曾有“乌斯藏”之记载，不过这里的“藏”字专指后藏地区（“乌斯”指前藏）。清朝设置驻藏大臣时，“藏”字已扩大指整个西藏地区。民国初年，倡汉满蒙回藏“五族共

① 参阅王辅仁、索文清：《藏族史简要》，四川民族出版社，1982。江慰庐《浅释“吐蕃”一词的由来及其涵义》，《西藏研究》1982，1。任乃强　曾文琼：“《吐蕃传》地名考释（一）”，《西藏研究》1982，1。佐藤长：《关于“吐蕃”“羊同”等的名称》，《东洋史研究》1976。普日科：《“蕃”——呼喊的民族》，《西藏研究》1988，3。

和”。大约在这时，“藏”字才正式用来泛指整个藏族。“藏”这个字取自雅鲁藏布江名中之一音。这条大河横穿西藏全境。源头在西藏南部杰马央宗冰川，向东奔流，上游叫马泉河[①]，流至后藏一带，称“藏布”[②]，到山南雅隆始称“雅鲁藏布”，[③]再向东流，至墨脱县，急转南下，经印度，称布拉马普特拉河，至孟加拉注入印度洋。雅鲁藏布江流域乃是藏民族的摇篮，藏族文明的发祥地，取其一音指称整个民族，是颇具象征意味的。

3. 藏族基本上是个单语民族，绝大多数居民以藏语为惟一的交际和交流思想的工具，只在城区、民族杂居区和民族交界处有操双语的人。[④] 解放后，随着社会的巨大变革，文化教育的普及，现代交通网的建立，民族间频繁的交往，长期的封闭状态逐渐打破，兼通其他语言（主要是汉语）的人也日益增多。尽管如此，藏族人口中单语人仍多于双语人。藏语内部，由于历史原因，方言分歧较大，有些达到难以通话的程度。现代藏语一般分为三大方言：一是以西藏自治区为中心的卫藏方言；二是以川滇藏区为中心的康方言；三是以甘青藏区为中心的安多方言。其中“卫藏方言”和“康方言”属有声调方言，安多方言属无声调方言。这在汉藏语系里是比较特殊的。[⑤] 目前，三大方言各据一方，势均力敌，没有哪一个方言在使用范

---

① 马泉河，藏文作 རྟ་མཆོག་ཁ་འབབ，rta mtchog kha ɦbab。

② 藏布，江河，藏文作 གཙང་པོ，gtsaŋ po。

③ 雅鲁藏布江，藏文作 ཡར་ཀླུངས་གཙང་པོ，jar kluŋs gtsaŋ po。

④ 如拉萨、康定等地。

⑤ 胡坦：《藏语（拉萨话）声词研究》，《民族语文》1980，1。

围和威望上占有明显优势。因此，迄今为止藏语还没有形成一个全民族公认的口头标准语。人们写的是统一的文字，说的是各自的方言。

（二）藏文的创制和书面语的建立

1. 藏语口语虽然分歧很大，书面语却相当统一，这有其特殊的历史原因。藏族文字产生较早，距今约有 1300 余年的历史。据藏文史书记载，[①] 松赞干布（？—650）即位之前，吐蕃尚无文字，境内居住着十余个部族，分布广阔，长期纷争不已。[②] 囊日论赞之子松赞干布当政后，先后降服了工堡、娘堡、达堡、苏毗和羊同诸部，建立起西藏第一个统一的政权——吐蕃王朝。在同其他民族的交往以及长期征战过程中，松赞干布深感无文字之苦，遂决定派大臣图弥（图弥三菩札，ཐོན་མི་སམ་བྷོ་ཊ）等人，[③] 携带重金，前往天竺和西域诸国，修习佛法和声明之学。图弥三菩札学成返藏，依据梵文的一些字母体系，结合藏语实际，创制了藏文，并用它写下了八部字书和声律，翻译出几部佛教经典，后世誉为藏文“字圣”。此类记载虽带有几分传奇色彩，却有一点值得肯定，即藏文的产生跟古代藏族社会的发展有密切关系。吐蕃王朝的统一和强盛推动了文字的创制，文字的创制又促进了藏族社会的发展。

---

① 如《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玛尼全集》、《布敦教史》、《红史》、《西藏王臣记》、《西藏王统记》、《贤者喜筵》、《白史》等。

② 《藏族简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

③ 图弥，又译屯米（thon mi）意为“屯”地人，又称阿努布（a nuñi bu），意为“阿努之子”，三菩札（sambhota）为梵文，意为“好藏人”。《王部遗教》说图弥的名字叫“正多列”brin to re）。

2. 现存最早时期的藏文文献多属八九世纪的遗物，通称“吐蕃文献”，包括木简木牍、纸卷皮卷、金铭石刻等，内容以会盟祭祀、记功述德、历史文书和佛教经典居多。例如矗立在拉萨布达拉山前的“外碑”（763 年）和大昭寺门前公主柳下的长庆会盟碑（823 年）以及敦煌石室发现的大批藏文手卷和新疆出土的藏文简牍等等。① 这一时期的藏文有许多特点不同于现代藏文，主要表现在：1）正字法尚未定型，异体字较多。这是古代文字初创时期难于避免的现象。例如藏文清音送气和不送气字母的混用：

ཁོལ	khol	~	ཀོལ	kol	‘奴’
ཆུང	tɕhuŋ	~	ཅུང	tɕuŋ	‘小’
ཐབས	thabs	~	ཏབས	tabs	‘方法’
ཕོད	phod	~	པོད	pod	‘敢’
ཚེ	tshe	~	ཙེ	tse	‘寿’

韵尾 ན（－n）和 ད（－d）经常互换：

ཆེན་པོ tɕhen po ~ ཆེད་པོ tɕhed po ‘大’

བཙན་པོ btsan po ~ བཙད་པོ btsad po ‘赞普’

2）古代藏文中有一些特殊符号和拼写形式。例如元音 ི（i）的反书形式 ྀ（ï）；复辅音韵尾－ལད（－ld）、－ནད（－nd）、－རད（－rd）以及单根基字垫音等等。这些形式现

① 王尧：《吐蕃金石录》，文物出版社，1982。李方桂、柯蔚南：《古代西藏碑文研究》，史语所专刊 91，1987。M. E. Richardson, A Corpus of Early Tibetan Inscriptions, Royal Asiatic Society, Hertford, 1985。

行藏文中已不通用。[①] 3）简写和缩体字较多。例如 ཆུང་ངུ（tɕhuŋ ŋu）写成 ཆུ་ངུ（tɕhu ŋu）"小"；སྐབས་སུ（skabs su）写成 སྐབསུ（skabsu）"时"等等。[②] 总之，7—9 世纪的吐蕃文献是藏语书面语的奠基阶段，对于研究古代藏语具有极高的价值。

3. 藏文在早期的一项重要用途是译经。吐蕃王室崇奉佛教，为此曾专设译场，延聘译师，将大批佛教经典译成藏文。成书于 824 年的《丹噶目录》，收入译经六七百种，其中仅从汉文译为藏文之佛教经书就有 31 种之多。14 世纪编成的藏文大藏经收书 4500 余种，分为《甘珠尔》（བཀའ་འགྱུར，bkaɦ ɦgjur）和《丹珠尔》（བསྟན་འགྱུར，bstan ɦgjur）两大部分。[③] 这项持续数百年的有组织的规模宏大的翻译事业，对于藏语书面语的形成和发展影响极大。藏语史上几次有名的"文字改革"、"词语厘定"、"正词法规范"等均出自译师之手绝非偶然。其中影响最大并奠定了现行藏文基础的一次改革发生在 9 世纪初。以噶瓦·白泽（སྐ་བ་དཔལ་བརྩེགས，skaba dpal bstsegs）、觉若·鲁伊坚参（ཅོ་རོ་ཀླུའི་རྒྱལ་མཚན，tɕoro kluɦi rgjal mtshan）和相·益喜德（ཞང་ཡེ་ཤེས་སྡེ，ʑaŋ je ɕes sde）为首的一批译师，鉴于当时出现的拼写混乱、译语分歧和古今差异等问题，提出书写要规范、译语要统一，"废除难懂难读之古词，代之以易读易懂之词，以适应地区和时代之需要"。这一

---

① 罗秉芬、安世兴：《浅谈历史上藏文正字法的修订》，《民族语文》1982，2。

② 胡坦：《藏文》，《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学卷》。

③ 《甘珠尔》意为佛语部，包括显密经律，分为七类；《丹珠尔》意为论部，包括经律的阐明和注疏、密教仪轨和五明杂著等，分四大类。

主张得到吐蕃当政者的支持，赞普以法令形式推行改革。如明文规定：“各译场不得自行其是按照自己的方言习惯译制新词术语。确需创制者，应说明语出何典、创新缘由以及原文出自何种语言，并需报请译经大堪布和大译师核准，待钦定后方可正式列入词条目录后面……”① 为了统一译名，后来还编辑了藏梵对照的《翻译名义大集》，所收术语近万条。② 敦煌写本中有汉藏对照的《瑜珈师地论·菩萨地》，所收词语近千条。③ 为了简化正字法和消除异体字，这次改革取消了一些由于语言演变已不读音的字母和可有可无的成分。④ 例如前面提到的 ི（i）的反书形式 ྀ（Ï）；再后加字 ད（ད་དྲག，da drag）；单根基字垫音 འ（རྐྱང་པའི་འ་ཆུང་，rkjaŋ paɦi ɦa tɕhuŋ）以及高元音 i，e 之前、双唇鼻音之后的腭化音 j 等。举几个具体例子如下：

改革前			改革后		
ཐིལད	thild	→	ཐིལ	thil	‘底’
མཚོའ	mtshoɦ	→	མཚོ	mtsho	‘湖’
མྱེ	mje	→	མེ	me	‘火’
བསྩལ	bstsal	→	བསལ	bsal	‘清’
གཆིག ~ གཅིག	gtɕhig ~ gtɕig	→	གཅིག	gtɕig	‘一’
བཞྀ ~ བཞི	bʑÏ ~ bʑi	→	བཞི	bʑi	‘四’

① 《贤者喜筵》ja 卷。

② 《翻译名义大集》已由日本加注汉、日译文于 1961 年出版，1981 年重版。

③ 李方桂：A Sino – Tibetan Glossary from Tun – huang, T’ oung Pao（通报），1961。

④ 如再后置字母 – d，基音下面或后面的 一些 ɦa 等。

ཅུང ~ ཆུང　tɕuŋ ~ tɕhuŋ → ཆུང　tɕhuŋ　‘小’

在藏文史上，这是一次划时代的成功的文字规范化运动。经过这次规范，藏文正词法基本定型，异体词大部消除，佛经译语趋于统一，书面语更加成熟。

4. 自从有了文字，藏族在史学和文学方面的作品也大量问世。著名的史书如《巴协》、《布顿佛教史》、《西藏王统记》、《蔡巴·红史》、《童祥·青史》、《阐明诸转法轮者之事智者喜宴》、《西藏王臣史》、《五部遗教》、《安多政教史》以及敦煌的古藏文史料等。藏族传记文学特别发达，著名的有《玛尔巴传》、《米拉日巴传》、《唐东杰布传》、《宗喀巴传》、《颇罗鼐传》、《朱巴滚雷传》等等。长期流传于民间的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也开始有手抄本和木刻本问世。其他文学名著如《青年达美的故事》、《尸语故事集》、《米拉日巴道歌》、《仓洋嘉措情歌集》、《萨迦格言》、《朗萨姑娘》、《卓娃桑姆》、《猴鸟故事》、《甘丹格言》、《水树格言》、《国王修身论》等不胜枚举。[①] 优美文学作品的大量问世对于推广普及藏文、丰富发展藏族书面语言起了重大的作用。此外，在医药、天文、历算、文法等方面也有不少名著传世。如以韵文体写成的藏医名著《居悉》（四部医典）；[②] 藏历典籍《白琉璃》、《日光轮》以及

---

① 《藏族文学史》，中央民族学院《藏族文学史》编写组编写，四川民族出版社，成都，1985 年。

② 西藏自治区藏医院：《藏医学四部医典浅析》，《西藏研究》1981，12。李鼎兰：《藏医一代宗师——宇妥·元丹贡布》，《西藏研究》，1986，1。

综合上述二书要点的《时轮历精要》;[①] 文法名著《授记根本三十颂》、《性入法》(音势论)、《司徒文法》等等。随着社会生活的变革，藏文得到更快的普及和发展。藏文书刊开始以现代化设备大量印刷出版，新词术语急剧增加，语法格式也有所创新，表达方式多种多样，藏语书面语向着更趋成熟、功能更加全面的方向发展，使用范围也不再囿于宗教文化、文学历史，逐渐进入政治经济、科学技术领域。同时，藏语书面语又以其超方言、规范化和更多的继承性等特点为社会所接受，成为全民语言统一的象征。

(二) 藏文结构及其特征

1. 藏文字母 脱胎于梵文字母系统的藏文字母，经过许多代人的使用和改造，已发展成为一套别具一格的字母系统。它包含 30 个辅音字母和 4 个元音符号以及若干形体别致的标点符号。其组合方式和拼读规则也有许多与众不同之处。为了阅读后文方便，现将藏文的基本结构及其常用的几个专门术语简略介绍如下。

2. 辅音字母 藏文叫 གསལ་བྱེད (gsal bjed) 或 ཀ་ལི (kaɦ li), 共 30 个，排行顺序是每四个一组，共七组半。每个字母的名称都带有元音 a，读法上古今有别、方言各异。下面把辅

① 黄明信、陈久金:《藏历原理研究》(上)(下),《西藏研究》1981 年，1 和 1982，1。山口瑞凤:《西藏的历学》，铃木学术财团学报。《隆都喇嘛全集·历算词汇编》，北京嵩祝寺版。

音字母表、藏文转写和现代藏语拉萨读音列出：①

ཀ	ka	[ka^{54}]	ཁ	kha	[kha^{54}]	ག	ga	[kha^{13}]	ང	ŋa	[ŋa^{13}]
ཅ	tɕa	[tɕa^{54}]	ཆ	tɕha	[tɕha^{54}]	ཇ	dʑa	[tɕha^{13}]	ཉ	ȵa	[ȵa^{13}]
ཏ	ta	[ta^{54}]	ཐ	tha	[tha^{54}]	ད	da	[tha^{13}]	ན	na	[na^{13}]
པ	pa	[pa^{54}]	ཕ	pha	[pha^{54}]	བ	ba	[pha^{13}]	མ	ma	[ma^{13}]
ཙ	tsa	[tsa^{54}]	ཚ	tsha	[tsha^{54}]	ཛ	dza	[tsha^{13}]	ཝ	wa	[wa^{13}]
ཞ	ʑa	[ɕa^{13}]	ཟ	za	[sa^{13}]	འ	ɦa	[ɦa^{13}]	ཡ	ja	[ja^{13}]
ར	ra	[ra^{13}]	ལ	la	[la^{13}]	ཤ	ɕa	[ɕa^{54}]	ས	sa	[sa^{54}]
ཧ	ha	[ha^{54}]	ཨ	ʔa	[ʔa^{54}]						

3. 元音符号 藏文叫 དབྱངས་ཡིག (dbaŋs jig，'唱音')，共四个，即 ི (i)，ུ (u)，ེ (e)，ོ (o)，不单用，只能加在辅音字母的上方或下方，其中 i，e，o 加在辅音字母上方，u 加在辅音字母下方。列表如下：

元音符号②	转写	读音	名称
ི	i	[i]	གི་གུ [khi^{11}ku^{54}]
ུ	u	[u]	ཞབས་ཀྱུ [ɕəp^{11}ʈu^{54}]
ེ	e	[e]	འགྲེང་བུ [ntʂeŋ^{11}pu^{54}]
ོ	o	[o]	ན་རོ [na^{11}ro^{54}]

① 研究藏文往往需要两套辅助符号：一套是标音符号（transcription），用以标注藏文在各地的实际读音；另一套是转写符号（transliteration），即用另一种文字（如拉丁字母）一对一地转写藏文，不管实际读音。这是一种代字系统。它可以还原成藏文。这是由于言文演变不一致，拼写和读音差别较大造成的。本文藏文标音符号使用国际音标，加方括弧；转写符号采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藏语组设计的系统。

② 古藏文中还有一个元音符号是反书 ྀ (Ï)，9 世纪厘定文字时取消。

4. 音节构成　藏文自左向右横写，音节之间用圆点隔开。音节内部有些字母可以上下叠写。例如 བསྒྲོགས ‘宣扬’，转写为 bsgrogs，若按藏文方式排列应是 b$\overset{\overset{o}{s}}{\underset{r}{g}}$ gs。字母 ས（sa）放在 ག（ga）的上面，字母 ར（ra）放在 ག（ga）的下面，元音符号 ོ（o）放在最上方。这是藏文不同于一般拼音文字的一个特点。藏文音节最少由一个字母构成，最多由六个字母组成，每个音节还可以加元音符号。若无元音符号，则读 a。举例如下：

一个字母构成的音节：	ག	ga
两个字母构成的音节：	གང	gaŋ
三个字母构成的音节：	གངས	gaŋs
四个字母构成的音节：	དམངས	dmaŋs
五个字母构成的音节：	བསྒགས	bsgags
六个字母构成的音节：	བསྒྲགས	bsgrags

多字母构成的音节，必有一个字母作核心，叫“基字”（མིང་གཞི，miŋ gʑi）。加在基字上方的字母叫“上加字”（མགོ་ཅན，mgo tɕan），加在基字下方的字母叫“下加字”（འདོགས་ཅན，ɦdogs tɕan）；加在基字前面的字母叫“前加字”（སྔོན་འཇུག，sŋon ɦdʑug）；加在基字后面的字母叫“后加字”（རྗེས་འཇུག，rdʑes ɦdʑug）；后加字之后再加字母叫“再后加字”（ཡང་འཇུག，jaŋ ɦdʑug）。藏文 30 个辅音字母均可充当基字，但是上加字、下加字、前加字、后加字和再后加字都是有限制的。

5. 上加字　能作上加字的只有三个字母：ར（ra），ལ

(la)，ས (sa)。其中 ར (ra) 可以加在 12 个字母 (基字) 的上方；ལ (la) 可以加在 10 个字母 (基字) 的上方；ས (sa) 可以加在 11 个字母的上方。列举如下：

རམགོ (ra mgo)

རྐ (rka) རྟ (rta) རྩ (rtsa)

རྒ (rga) རྗ (rdʑa) རྡ (rda) རྦ (rba) རྫ (rdza)

རྔ (rŋa) རྙ (rȵa) རྣ (rna) རྨ (rma)

ལམགོ (la mgo)

ལྐ (lka) ལྕ (ltɕa) ལྟ (lta) ལྤ (lpa)

ལྒ (lga) ལྗ (ldʑa) ལྡ (lda) ལྦ (lba)

ལྔ (lŋa)

ལྷ (lha)

སམགོ (sa mgo)

སྐ (ska) སྟ (sta) སྤ (spa) སྩ (stsa)

སྒ (sga) སྡ (sda) སྦ (sba)

སྔ (sŋa) སྙ (sȵa) སྣ (sna) སྨ (sma)

上加字在发音上的作用是作复合声母中的前置辅音。这些前置辅音在现代藏语许多方言中已不发音。

6. 下加字 能作下加字的有 4 个字母：ཡ (ja)，ར (ra)，ལ (la)，ཝ (wa)。其中 ཡ (ja) 可以加在 7 个字母 (基字) 的下方；下加字 ར (ra) 可以加在 11 个字母 (基字) 的下方；下加字 ལ (la) 可以加在 6 个字母 (基字) 的下方；下加字 ཝ (wa) 可以加在 13 个字母 (基字) 的下方。列举如下：

ཡ་བཏགས (ja btags)

ཀྱ (kja) ཁྱ (khja) གྱ (gja)

པྱ (pja)　ཕྱ (phja)　བྱ (bja)　མྱ (mja)

ར་བཏགས (ra btags)

ཀྲ (kra)　ཏྲ (tra)　པྲ (pra)

ཁྲ (khra)　ཕྲ (phra)

གྲ (gra)　དྲ (dra)　བྲ (bra)　མྲ (mra)

སྲ (sra)　ཧྲ (hra)

ལ་བཏགས (la btags)

ཀླ (kla)　གླ (gla)　བླ (bla)　རླ (rla)

སླ (sla)　ཟླ (zla)

ཝ་ཟུར (wa zur)

ཀྭ (kwa)　ཁྭ (khwa)　གྭ (gwa)　ཉྭ (ȵwa)

དྭ (dwa)　ཚྭ (tshwa)　ཞྭ (ʑwa)　ཟྭ (zwa)

རྭ (rwa)　ལྭ (lwa)　ཤྭ (ɕwa)　སྭ (swa)

ཧྭ (hwa)

下加字在发音上的作用主要是作介音，不过在现代藏语各方言中都已发生了不同的变化。详见后文。

7. 后加字　能作后加字的有 10 个字母：ག (ga)，ང (ŋa)，ད (da)，ན (na)，བ (ba)，མ (ma)，འ (ɦa)，ར (ra)，ལ (la)，ས (sa)。它们加在基字的后面，在发音上的作用是作辅音韵尾。例如：

后加字	例字	
—བ (-b)	ཐབ (thab)	ཆབ (tɕhab)
—ད (-d)	ཐད (thad)	ཆད (tɕhad)
—ག (-g)	ཐག (thag)	ཆག (tɕhag)
—མ (-m)	ཐམ (tham)	ཆམ (tɕham)

—ན (-n)	ཐན (than)	ཆན (tɕhan)
—ང (-ŋ)	ཐང (thaŋ)	ཆང (tɕhaŋ)
—ར (-r)	ཐར (thar)	ཆར (tɕhar)
—ལ (-l)	ཐལ (thal)	ཆལ (tɕhal)
—ས (-s)	ཐས (thas)	ཆས (tɕhas)
—འ (-ø)	མཐའ (mthaɦ)	འཆའ (ɦitɕhaɦ)

十个后加字所代表的辅音韵尾在现代藏语各方言里都发生了程度不同的变化，有些脱落，有些变音，也有些保存下来。详见三。

8. 再后加字 只有两个，即字母 ས (sa) 和 ད (da)。ས (sa) 可加在后加字 ག (ga)，ང (ŋa)，བ (ba) 和 མ (ma) 的后面，ད (da) 可以加在后加字 ན (na)，ར (ra)，ལ (la) 后面。它们在发音上的作用是同后加字一起构成复辅音韵尾。

再后加字	例 字
—ས	
—གས (-gs)	ལགས (lags)
—ངས (-ŋs)	ལངས (laŋs)
—བས (-bs)	ལབས (labs)
—མས (-ms)	ལམས (lams)
—ད	
—ནད (-nd)	འཛིནད (ɦdzind)
—རད (-rd)	གྱུརད (gjurd)
—ལད (-ld)	ཐིལད (thild)

再后加字—ད在 9 世纪正词法改革中废除，再后加字—ས在现代藏语多数方言里已不发音。

9．前加字 能作前加字的有5个字母：ག（ga），ད（da），བ（ba），མ（ma），འ（ɦa）。被加的基字也有限制。前加字在发音上的作用是作复辅音中的前置辅音。

前加字	例 字	
ག—（g-）	གཅིག（gtɕig）	གཉིས（gȵis）
ད—（d-）	དགུ（dgu）	དཀོན（dkon）
བ—（b-）	བཞི（bʑi）	བཅུ（btɕu）
མ—（m-）	མཁོ（mkho）	མཐོ（mtho）
འ—（ɦ/n-）	འགོ（ɦgo）	འབུ（ɦbu）

现代藏语的声母系统大都趋于简化，因此许多前加字已不发音或改变发音。详见二。

综上所述，可知藏文构成音节的办法与一般拼音文字有所不同。主要特征是每一个音节都有一个“基字”，以基字为核心，在其上下左右附加字母构成各种音节。基字不一定是第一个字母。藏文词典通常是按基字排列的，因此识别基字不仅同正确发音有关，而且跟查藏文词典有关。例如 དམག（dmag）要在 མ（ma）部中查找；བསྒྲགས（bsgrags）要在 ག（ga）部中查找。①

10．标点符号 藏文有一套与众不同的标点符号和使用规则。翻开藏文书报，满篇皆是小圆点（·）。这是音节之间的隔音符，藏文叫 ཚེག（tsheg）。例如：བོད་རྒྱ་ཤན་སྦྱར་གྱི་ཚིག་མཛོད（bod rgja ɕan sbjar gji tshig mdzod）“藏汉对照词典”。除隔音符外，

① 关于怎样识别基字，请参阅《藏文拼音教材（拉萨音）》，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藏语文教研室编，民族出版社，1983。

还有以下几种常用的符号：

༄༅། 云头符，用于书题或篇首。

༈ 蛇形垂符，用于文章开首处。

། 单垂符，用于短语和句终。

།། 双垂符，用于章节末尾。

།། །། 四垂符，用于卷次末尾。

11. 字体 藏文字体可分为两大类：有头字（དབུ་ཅན，dbu tɕan）和无头字（དབུ་མེད，dbu med）。有头字因顶上戴有一短横而得名，相当于正楷，用于印刷、雕刻、正规文书等。无头字顶上无短横，相当于行书，主要用于书写。手写体藏文又可细分为"粗通"（ཚུགས་ཐུང，tshugs thung）、"粗仁"（ཚུགས་རིང，tshugs riŋ）、"珠杂"（འབྲུ་ཙ，ɦbru rtsa）等多种形体。有一种书写迅速、连笔简写甚多的草书叫"秋"（འཁྱུག，ɦkhjug），其形体与印刷体差别很大。样品附后。

12. 拼写和读音 古代言文比较一致，拼写和读音相当接近。经过 1000 多年的演变，藏语语音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而藏文正词法却依然停留在 9 世纪文字规范的阶段，因此现行藏文拼写与口语读音距离甚大。例如 བསྒྲགས '宣扬'，文字拼写作 bsgrags，实际读音是［tʂa］或［dʐa］等。就这个意义上说，现行藏文应该说是一种按历史规范拼写的超方言的拼音文字。这类文字增加了人们掌握正字的困难，但对一个文化悠久、方言分歧的民族来说，却具有贯通古今、超脱方言的好处。

二 古代藏语

（一）藏语史分期

藏语史的研究起步较晚，缺环甚多，是一个薄弱的部分。分期也面临着一些理论上和实际上的难题。

我们知道，语言的演变是比较缓慢的，几十年往往不大显露，几百年才有较大的变化。这种渐变性的特点模糊了语言发展的阶段性，使得分期断代难以一刀两断。语言发展的另一个特点是不平衡性。一方面是方言之间发展不平衡，另一方面是语言内部各成分之间的变化速度也不一致。我们给语言史分期时，在众多的方言中究竟以哪个方言发展为主要线索，在一个方言内部又应以哪种要素（语音、词汇、语法）的演变为主，都是很棘手的问题。此外，材料的鉴别和使用也很重要。藏文文献虽很丰富，但书面语和口语的演变并不一致。假定每个时代的书面语都跟着口语走，比如吐蕃时代的藏人说吐蕃时代的藏话，写当时的口语；元代的藏人说元代的藏话，写元代藏语口语；到了现代，就照现代话写文章，问题也就简单了。只要把文献的年代考证清楚，便可大体看出古代藏语怎样一步一步地变为现代藏语了。无奈藏语书面语和口语的发展并不同步。如果说口语演变缓慢，书面语则更加保守。事实上藏语书面语自从 9 世纪规范化以来，无论正词法、文法或文体，变动甚微，同口语的距离逐渐拉大。这进一步增加了语言分期断代的困难。因为在言文不一致的情况下，利用书面语研究藏语史必须十分谨慎，要在浩瀚的文献中寻找时代的烙印不是容易的事。因此，迄今为止，藏

语史的研究多半侧重在“两端”：一端是吐蕃时代（7—9世纪）的藏语，另一端是当今的口语。吐蕃时代，文字初建，言文比较接近。加之，藏文又是拼音文字，构拟古音有许多方便之处。现代藏语则表现为各地方言，是当今近400万藏民使用的活语言，材料丰富，可以反复印证。把古今两端材料加以比较，大致可以看出藏语1000多年来演变的总趋势。不过要弄清发展的脉络，还有赖于各阶段的断代史的研究。只有这方面取得进展，藏语史分期才有坚实的基础。过去有些学者曾对藏语史分期做过一些尝试，虽非定论，仍有参考价值，介绍如下。

大部分学者是根据现存书面语材料进行分期尝试的。例如罗里希在《藏语》一书中把藏语书面语的发展分为五个时期①：

1）6—7世纪封建部落时期的藏语口语。

2）7—9世纪［吐蕃］王朝时期的书面藏语。这一时期创制了藏文，建立起书面语，主要文献有（a）敦煌藏文手卷和碑铭文字；（b）以后藏方言为基础的早期佛经译语。

3）10—14世纪初建立科学—哲学语言时期。

4）14—17世纪初宗喀巴时代的书面藏语。

5）17世纪末至19世纪初清代书面藏语。

最后罗里希谈到20世纪以来，特别是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以后，藏语书面语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用藏文出版了大批政治、社会经济等方面的书刊，以及若干现代科技书籍。

---

① 罗里希（G. N. Roerich，1902—1960）：《藏语》，莫斯科，东方语文出版社，1961。

西田龙雄（Nishita Tatsuo）把藏语（书面语）的发展分为七个时期[①]：

1）原始藏语：无文字记载时期，只能通过比较进行构拟。

2）古代藏语（？—7世纪）：根据方言材料和中古藏语形式加以构拟。

3）中古藏语（7—9世纪）：

a，旧佛教藏语——松赞干布时代到9世纪末所写的梵文化的佛教藏语。

b，中古藏语——现存敦煌文书、新疆文书以及各种早期碑文所代表的非佛教藏语。最晚的资料是长庆二年（822）的唐蕃会盟碑。

4）近古藏语（9—10世纪）：

a，古典藏语——公元826年赤德祖赞“厘订新语”，制定新正词法，改革旧佛教藏语为新佛教藏语，以新译大藏经甘珠尔和丹珠尔为代表。

b，文言藏语——9世纪以后根据古典藏语规范改革的书面语，用来书写非佛教文书。

5）中世藏语（10—17世纪）：

a，文言藏语的第一种发展形式（10—14世纪），创立佛教哲学文言，以仁钦桑波（958—1055）和布顿仁钦珠（1290—1364）的著作为代表。

b，文言藏语的第二种发展形式（14—17世纪初），佛教哲学文言之形成。以宗喀巴（1357—1419）及其门徒的著作为

---

① 西田龙雄（Nishita Tatsuo）：《论16世纪西康省藏语天全方言》，《西番馆译语之研究——西藏语言学序说》，日本京都，松香堂，1970。

代表的藏语。

6）近世藏语（17—19 世纪）：以《四体清文鉴》（蒙、满、汉、藏）和《五体清文鉴》（蒙、满、汉、藏、突厥）为代表。

7）现代藏语（20 世纪以来）：1949 年以后的藏语。这一阶段以汉语为媒介，创造了丰富的表达新的科学知识的词汇，并从汉语中大量借词。

西田氏分类法注意翻译语体和非翻译语湾的区别。他认为藏语书面语有两类：一类是藏族称之为 ཆོས་སྐད（tɕhos skad）的书面语，是随佛经翻译发展起来的，其中吸收了大批梵文化的翻译语词和翻译文体。另一类是以民间口语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与梵文无关，这种文体反映了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某些口语特征。

西田龙雄还注意到对藏语书面语的研究不能完全代替藏语口语史的研究，二者分期应当有所区别。为此他提出了下页图式。

米勒将西田龙雄的分期改名如下①。

1）原始藏语（？—7 世纪）

2）古藏语（7—9 世纪）

3）晚期古藏语（9—10 世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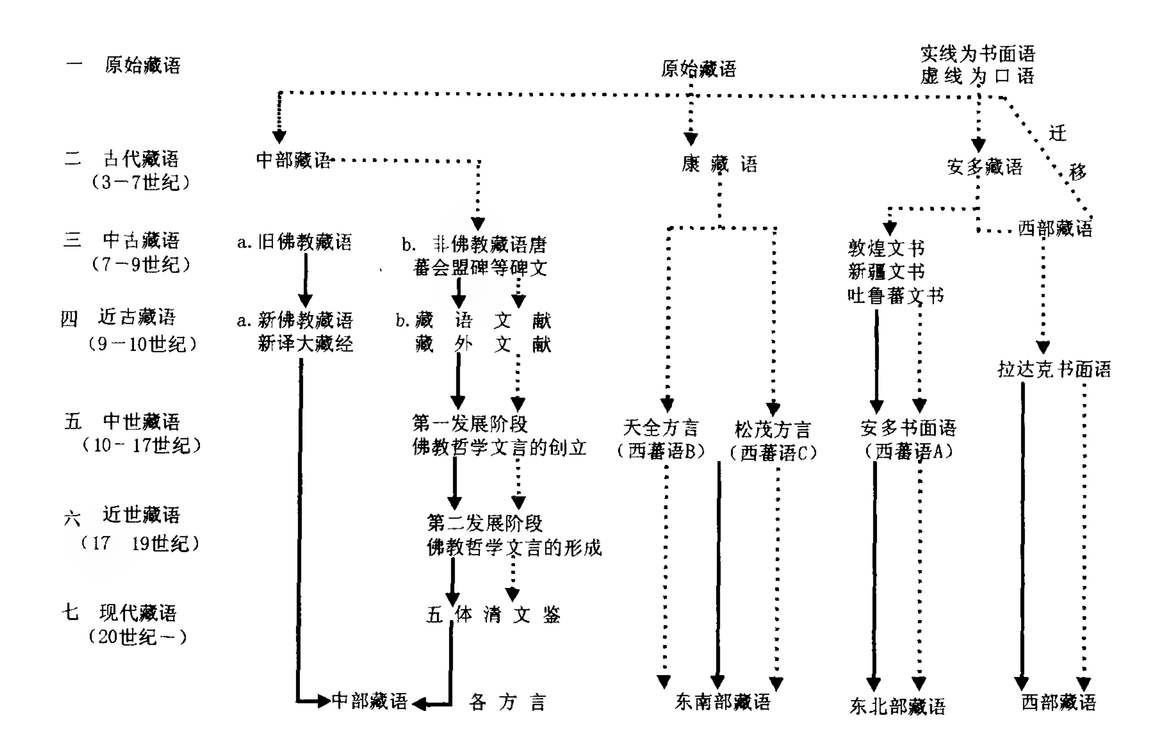
4）中古藏语（10—17 世纪）

5）新藏语（17—19 世纪）

6）现代藏语（20 世纪以来）

---

① 米勒（R. A. Miller）：《评〈藏蒙学志〉》，美国《语言》（Language）杂志第 44 卷（1969）。



实线为书面语
虚线为口语
一 原始藏语
二 古代藏语（3—7世纪）
三 中古藏语（7—9世纪）
四 近古藏语（9—10世纪）
五 中世藏语（10－17世纪）
六 近世藏语（17 19世纪）
七 现代藏语（20世纪—）
原始藏语
迁移
中部藏语
康藏语
安多藏语
西部藏语
a. 旧佛教藏语
b. 非佛教藏语唐蕃会盟碑等碑文
敦煌文书
新疆文书
吐鲁蕃文书
a. 新佛教藏语 新译大藏经
b. 藏语文献 藏外文献
拉达克书面语
第一发展阶段 佛教哲学文言的创立
天全方言（西蕃语B）
松茂方言（西蕃语C）
安多书面语（西蕃语A）
第二发展阶段 佛教哲学文言的形成
五体清文鉴
中部藏语
各方言
东南部藏语
东北部藏语
西部藏语

王尧在《吐蕃金石录》代序中将藏语文献划分为五个历史时期：[1]

1）上古时期（公元6世纪以前）

2）中古时期（7—9世纪）

3）近古时期（10—12世纪）

4）近代时期（13—19世纪）

5）现代时期（20世纪以来）

随着研究的深入，藏语史分期会不断修正。本书采取先粗后细的办法，先把藏语分为古代藏语和近代藏语两大阶段，每段再根据断代研究的进展，细分为若干时期。比如古代藏语可以分史前时期的古藏语和文字初创时期的古藏语。若以9世纪文字厘定为界，可分为厘定前的古藏语（大体相当于吐蕃时期的藏语）和文字厘定后的古藏语等等。古今藏语的转折期大致遮12—13世纪。根据黄布凡的研究，在这段时期里，卫藏地区的藏语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古复辅音声母大量简化和声调音位的产生。[2] 这可以说是藏语分期的一些主要标志，尽管各方言演变极不平衡。

（二）藏语古音说略

古藏语音系跟现代藏语比，有很大差别。仅从书面记录看，至少可以指出以下几项特征：1）古藏语声母系统比较复杂，除单辅音声母外，还有双辅音、三个辅音，乃至四个辅音组合的声母。2）元音系统比较简单，基本元音只有五个：a、

① 王尧：《吐蕃金石录》，文物出版社，1982。

② 黄布凡：《12—13世纪藏语（卫藏）语音初探》，《民族语文》1986。

i、u、e、o。3）辅音韵尾较多，不但有单辅音韵尾（－b，－d，－g，－m，－n，－ŋ，－r，－l，－s），而且有复辅音韵尾（－bs，－gs，－ms，－ŋs，－nd，－rd，－ld）。4）古藏语没有声调［对立］。下面分别讨论。

1. 声母系统

单辅音声母

考察古藏语的单辅音声母，不妨从藏文 30 字母谈起。1000 多年前设计的藏文字母表有两个特点：一是把辅音字母同元音符号分开，① 二是把本族语音同外来语音分开。例如为拼写梵文借词中藏语所没有的辅音而专门制订了一些字母或字母组合。② 由此可见，藏文字母表实际上是古代藏族学者对自己语言中辅音系统的最早标目。我们先用国际音标把它转写出来：

k	kh	g	ŋ
tɕ	tɕh	dʑ	ȵ
t	th	d	n
p	ph	b	m
ts	tsh	dz	w
ʑ	z	ɦ	j
r	l	ɕ	s
h	ʔ		

这一辅音表是否全面地反映了古音的实际？有没有其他单

① 藏文元音符号不包括在字母表内。

② 用反写字母或合成字母方式表达梵文的某些音，如 ཊ（t），ཋ（th），ཌ（d），ཎ（n），གྷ（gh），དྷ（dh），བྷ（bh）等等。

辅音未包括在表内，或者表内的某些字母并不代表单辅音？这些问题都曾引起过一些讨论。例如有人以为双字母 ལྷ（lh－）可能代表的是单辅音/ɬ/；单字母 ས（s－）和 ཤ（ɕ－）可能不是单纯声母等等。① 至于送气音（kh，th，ph）和塞擦音（ts，dz，tɕ，dʑ 等）是否算单纯辅音，那只是个广义狭义的理解问题。在汉藏语系里，一般都把这两类塞擦音列入单纯声母。

另一个引起讨论的问题涉及这 30 字母是否代表 30 个（独立的）音位。疑点是由吐蕃文献（7—9 世纪）中送气和不送气两套字母经常互换引起的。例如：kal ~ khal ‘克’，tabs ~ thabs ‘方法’，pan ~ phan ‘益’，tɕig ~ tɕhig ‘一’，tse ~ tshe ‘寿’，kji ~ khji ‘犬’，tos ~ thos ‘闻’，pod ~ phod ‘敢’ 等等。有些学者发现在某些位置上送气和不送气辅音处于互补分配。② 例如鼻音前缀之后只出现送气清辅音，其他前缀音之后只出现不送气清辅音，见下表：

基本辅音 / 前缀音	kh	tɕh	th	ph	tsh	k	tɕ	t	p	ts
m－	+	+	+		+					
n－	+	+	+	+	+					

① 参阅李方桂：《藏文前缀音对于声母的影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4 本第 2 分册，1933。

② 李方桂：《藏文前缀音对于声母的影响》。

基本辅音 / 前缀音	kh tɕh th ph tsh	k	tɕ	t	p	ts
b-		+	+	+		+
d-		+			+	
g-			+	+		+
r-		+		+		+
l-		+	+	+	+	
s-		+		+	+	+

很明显，在前缀音后，古藏语的清塞音和清塞擦音送气不送气并不对立。从历史上看，非鼻音前缀后的不送气清辅音实际上是从送气清辅音变来的：

sk- < * skh-	skol 煮沸：khol 沸
st- < * sth-	stuŋ 使短：thuŋ 短
sp- < * sph-	spuŋ 堆 ：phuŋ 堆
bk- < * bkh-	bkal 纺 ：khal 纺
bt- < * bth-	btug 触 ：thug 触
btɕ- < * btɕh-	btɕags 碎 ：tɕhag 碎
gt- < * gth-	gtug 碰 ：thug 碰
gts- < * gtsh-	gtsag 刺 ：tshag 刺
dk- < * dkh-	dkrol 脱 ：khrol 脱
dp- < * dph-	dpjaŋ 挂 ：phjaŋ 挂
lk- < * lkh-	lkug 藏 ：khug 隐藏
lt- < * lth-	ltams 充 ：tham 充
rk- < * rkh-	rkam 昏 ：kham 昏
rt- < * rth-	rtuŋ 短 ：thuŋ 短

孔好古（Conrady）曾提出过一条基本原则，认为古藏语中带前缀的形式源于无前缀形式。根据这条原则，khol ‘沸’ 应为原形，skol ‘煮沸，使沸’ 是派生词，由 s + khol 构成。thuŋ ‘短’ 为原形，stuŋ ‘使短，弄短’ 由 s + thuŋ 构成。李方桂认为送气声母由于受前缀音（s－等）的影响，失去送气成分，变为不送气声母。正如英语 s－后无送气音一样。比较：tone [thoun] ‘音调’：stone [stoun] ‘石头’，cope [khoup] ‘对付’：scope [skoup] ‘范围’。结论是：古藏语中送气不送气清音之互补现象乃是前缀音对后面声母影响的结果。

比较难解释的是何以在无前缀的情况下送气与不送气声母在古藏文中也可以自由变换。《丁香帐》（ལི་ཤིའི་གུར་ཁང, li shiɦi gur khaŋ）作者仁钦扎西（རིན་ཆེན་བཀྲ་ཤིས, rin tɕhen bkra shis）认为这是古时“部分译师失于方言之误（ཡུལ་སྐད་ཤོར་བ, jul skad shor ba）。”[①] 然而这种现象并不限于翻译作品。罗秉芬、安世兴在《浅谈历史上藏文正字法的修订》一文中赞同这种解释，并认为古“藏语的清送气音与不送气音是区别音位的，并非自由变体”。车谦则持相反观点，认为“古藏语的清塞音和塞擦音虽有送气和不送气的两套，但它们并不区别意义，也就是说它们还没有形成两套不同的音位”。[②] 理由是吐蕃时期不同年代的手卷、碑文和木牍等都有类似现象，不大可能是由操同一方言的人写的，也不可能出于偶合。但若是自由变体，为何又创造两套字母？车谦推测：“可能是受其他文字的影响。

① 《丁香帐》，民族出版社。

② 车谦：《从 gcig 谈起——关于藏语声母中清塞音、塞擦音送气和不送气问题》，《民族语文》1981，2。

譬如……兰查梵文中就有 k、c、ṭ、t、p 和 kh、ch、ṭh、th、ph 两套。”①

有一种现象值得注意：即从词汇上看，送气清音开头的词远远超过不送气清音开头的词。且后者多为拟声词和外来词。例如拟声词 ཀུ་ཅོ kutɕo ‘喧哗声’，ཏིང་ཏིང tiŋtiŋ ‘钟、铃声’，ཙེར་ཙེར tsertser ‘刺耳声’，ཀྭ་ཡེ kwa je ‘喂’，ཀྱེ kje ‘啊’，ཅིར་ཅིར tɕirtɕir ‘唧唧’，ཅག་ཅག tɕag tɕag ‘咀嚼声’，ཏེ་ཏེ te te ‘小鼓’等等；外来词 པད་མ pad ma ‘莲花（梵）’，པོ་ཏ་ལ po ta la ‘普陀（梵）’，ཏིལ til ‘芝麻（梵）’，ཅོང tɕoŋ ‘钟（汉）’，པིར pir ‘笔（汉）’，ཀྭང་ལོག kwaŋlog ‘光禄（汉）’等等。有一部分不送气清音开头的词似曾有过前缀，如 ཀོར—སྐོར，kor ~ skor ‘环’，ཅིག—གཅིག，tɕig ~ gtɕig ‘一’，པགས—ལྤགས，pags ~ lpags ‘皮’等等。剩下一些来历不明的语词，如 ཀོ ko ‘革’，ཀ་བ ka ba ‘柱’等为数有限，产生较晚，或属某一地区的方言词。

张琨在《藏语在汉藏比较语言学中的作用》一文认为②：从汉藏语系的情况看，汉语、苗瑶和台语族中所构拟的古塞音都是三套对立，即清不送气：清送气：浊音。彝语支的三调对立也与此有关。古藏语中似曾发生过清不送气塞音广泛变为清送气塞音的趋势，从而造成两套对立的样子。张琨认为藏语塞音在（无前缀）纯声母位置上的演变如下：

---

① 其实，梵文浊塞音也有送气和不送气两套字母，但藏文并未采用。

② Chang, Kun, *The Tibetan Role in Sino－Tibetan Comparative Linguistics*,《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48 本第 1 分册，1977。

书面藏语产生以前 * p- ⟶ 书面藏语p-
* ph- ⟶ ph-
* b- ⟶ b-

总之，古藏语中声母清浊的对立是没有疑问的，清塞音和清塞擦音的送气不送气是否对立尚需进一步探索。

有关古藏语单辅音声母的第三个问题是具体字母的音值构拟问题。前苏联学者龙果夫对浊塞音和浊塞擦音字母 ག་ཇ་ད་བ་ཛ的传统构拟曾提出异议①。他说藏学家通常把这五个字母拟作不送气的浊音 * g，* dʑ，* d，* b，* dz，主要根据是这几个字母相当于梵文中［不送气］浊塞音字母。龙果夫认为这样构拟难以说明藏语方言和西蕃译语的一切材料。首先，作为前缀音的 བ（b-），ད（d-），ག（g-）在现代藏语某些方言里常读作摩擦音。例如 * bgo—ba 在康方言读 vgo—wa；d-和 g-合并读作 ɣ 或 ʁ。例如 * dkar-po，在康方言读作 ɣkar-po；* gtam 读作 ɣtam；* dgu 在西部方言读作 ʁgu；* gsum 读 ʁsum 等等。在《西番译语》里，ད（d-）和 ག（g-）都用汉文“黑”字注音，相当于 x。龙果夫认为，把 བ，ད，ག的音值无论拟作塞音 b-，d-，g-或擦音 v-，ð，ɣ 均显不妥；拟作 * bɦ-，* dɦ-，* gɦ-则跟两者（塞音和擦音）都有关系，便于解释许多现象。例如前缀 ད与 ག所以合流，是因为二者“具有共同的收尾成分——浊送气”。此外，这样构拟也

① 龙果夫（A. A. Dragunov）：《古藏语中的浊塞音和浊塞擦音》（英文），《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7 本第 2 分册（1936）；《古藏语音韵系统的特点》（俄文），《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集刊》第七卷，1937，中文译文载《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十卷，1951。

可以给李方桂的论点更圆满的解释。“正如 s 给 ph，th，kh ……的送气以异化影响而把它们转成不送气辅音 p，t，k……一样；bɦ－，dɦ－，gɦ－的送气也给 ph，th，kh……的送气以异化影响而把它们转成不送气辅音。因此在藏文中只有 sp－，st－，dɦp－，gɦt－，bɦt－……一类辅音群而缺乏 sph－，sth－，dɦth－，gɦph－，bɦth－等等。”[①] 这样构拟还便于说明 * g 和 s 互换的例子，因为这里“互换的不是 g～s，而是（g）ɦ～s”。[②] 龙果夫还认为作为［纯］声母的 ག，ཛ，ད，བ，ཛྫ，也应构拟作浊送气音，因为这比拟作 * g，* dʑ，* d，* b，* dz 更好解释后来的变化。比如“古代藏语的 bɦ，dɦ，gɦ（以及 dzɦ，dʑɦ）反映在现代藏语方言中有两种情形：在西藏西部方言中这些辅音的送气已经消失，读为 b，d，g ……，但在西藏中部方言中（包括拉萨及其附近方言）送气作用一直保持到今天。”“在现代汉语方言中，我们有很好的与此相平行的现象：在吴语中中古音‘并’，‘定’，‘群’…保有着送气，但在中国中部的湖南某些方言中已经失掉送气而变成 b，d，g，…ʒ。”[③] 李方桂文中举出同源词根互换的例子：* g～kh * gaŋ－ba～khaŋs；* b～ph * bubs－pa～phubs。龙果夫认为不送气浊音同送气清音互换很不自然。按照他的构拟，这种转换更自然：gɦ～kɦ，bɦ～pɦ 等。

如果 བ，ད，ག在古藏语中果真代表送气浊塞音，那么为什么藏文转写梵文送气浊塞音字母时用 བ，ད，ག下面加 ཧ

① 龙果夫前引文。

② 龙果夫：《湖南湘潭方言与湘乡方言》ИОА，АН，1932。

③ 赵元任：《现代英语的研究》，1928，北京。

(h) 呢？龙果夫的回答有点活动了。他说："藏语音位 b (ɦ)，d (ɦ)，g (ɦ)，dʑ (ɦ)，dz (ɦ) 的送气和不送气发音只决定于它们在词根中的位置和语音环境，因而它们的不变成分是带音而绝不是送气，所以选择了相当于梵文不送气浊音的字母 བ，ད，ག，ཇ，ཛ来代表它们。在西藏人要用自己的字母译写梵语送气浊音（在梵语中是独立的音位）的场合，他们就借助于下加的 ྷ (h)，并以此强调这些梵语辅音送气作用的不变的音位特征。"①

关于 བ (b)，ད (d)，ག (g) 作为辅音韵尾时是否送气的问题，龙果夫承认古今材料均无法证实，"我们在这方面应该依照传统解释把它们当作 - b， - d， - g。"②

再举一个例子：藏文字母表中第 23 个字母 འ（俗称"小 a"）的音值也曾有过各种拟测。现在看来，这个字母在不同位置上可能代表不同的音：1）作为声母的"小 a"一般拟作 * ɦ，如 འོད * ɦod '光'，འོན * ɦon '聋'，འོག * ɦog '下' 等等。2）作为前缀的"小 a"可能代表鼻冠音 * n - ，如：འདོད * ndod '欲'，འབུ * nbu '虫'，འགག * ngag '阻'，འཚོ * ntsho '育' 等。③ 3）作为后加字的"小 a"代表 * a 或零音位。按照传统文法的规定，每个单音节字至少由两个字母组成，若无其他后加字，则以"小 a"补位。典型的例子为：④

---

① 龙果夫：《古藏语中浊塞音与浊塞擦音》。

② 龙果夫：《古藏语中浊塞音与浊塞擦音》。

③ Betty Shefts Chang and Kun Chang, Tibetan Prenasalized initials,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48 本第二分册，1977。

④ ཡིག་བཤད་མཁས་པའི་ཁ་རྒྱན།（《说文贤者口饰》）书中的例子。

དེའ་ ལའ་ ནིའ་ ཁོའ་ བོའ་ འགྲོའ 我到那边去。

deɦ laɦ niɦ khoɦ boɦ ngroɦ

那（方位格）（顿词）我 走

这里的“小 a”并不发音，9 世纪改革正词法时将其删除。只在容易引起混淆的地方才保留“小 a”。如 དག＊dag‘净’；དགའ＊dgaɦ‘喜’。4）写在基字下面的“小 a”通常被认为是长音符号（དབྱངས་ཡིག་གི་རིང་ཚ་སྟོན་བྱེད་པད་ཞིག），多用于拼写外来语词。如：ཤཱཀྱ ɕaa kja‘释迦’。

复辅音声母

复杂的复辅音系统是古藏语区别于现代藏语的一个重要特征。从文字记录看，能作声母的有二合、三合、四合复辅音，各有一套组合规则，简述如下。

甲 二合复辅音

古藏语二合复辅音声母有两种类型，一类是基本辅音 + 后置辅音①，如 kw－，kj－，kr－，kl－；另一类是前置辅音 + 基本辅音，如 sk－，rk－等。前者的特点是基本辅音数目多，后置辅音只有 4 个——两个半元音－w，－j，两个流音－r，－l，构成 Cw－，Cj－，Cr－，Cl－四种形式的复辅音。后者的特点是前置辅音共有 8 个——r－，l－，s－，b－，d－，g－，m－，n－，基本辅音数目多，构成 rC－，lC－，sC－，bC－，dC－，gC－，mC－，nC－八种形式的复辅音。分别举例说明：

Cw－型复辅音

① 后置辅音的名称并不确切，张琨称之为 prevocalic consonants‘元音前的辅音’，又易同基本辅音相混。本文暂用后置辅音一词，相当于藏文的下加字。

w 在藏文中叫 འ་ཟུར (wa zur)，三角形，加在基字下方，功用是作介音，或作区别符号。如：

kw -	kwa	啊	ʑw -	ʑwa mo	帽
khw -	khwa ta	乌鸦	zw -	zwa po	荨麻
gw -	gwa	白额	rw -	rwa tɕo	角
ɲw -	ɲwa	小腿肚	lw -	lwa ba	毯
dw -	dwaŋs	净	ɕw -	ɕwa	豁唇
tshw -	tshwa	盐	hw -	hwa	吊边

Cj - 型复辅音

j 在藏文中叫 ཡ་བཏགས (ja btags)，加在基字下方，可同 7 个辅音相结合。如：

kj -	kjog	歪	phj -	phjed	半
khj -	khji	犬	bj -	bja	鸟
gj -	gjon	穿	mj -	mje	火
pj -	pji ~ phji	外			

关于/j/在古藏语中的作用和地位引起过许多讨论。首先是它的分布特征。从古代文字记录看，j 只出现在舌根音（k，kh，g）和双唇音（p，ph，b，m）之后，不出现在舌尖音（t，th，d，n，ts，tsh，dz，s，z，r，l）之后。另一方面，古藏语中有一套舌面音（tɕ，tɕh，dʑ，ɲ，ɕ，ʑ）与舌尖音相对。人们自然会联想到这套舌面音是否就是 j 接在舌尖音之后使其颚化而产生的，＊tj > tɕ，＊thj > tɕh，＊dj > dʑ……。最早提出这一设想的是 von Koerber（1935）①。他把舌面音 tɕ，tɕh，dʑ，ɲ（ཅ་ཆ་ཇ་ཉ）

① Von Koerber，Morphology of Tibetan Language，1935。

看作是 t，th，d，n（ཏ་ཐ་ད་ན）与 j 的结合。不过他未涉及其他舌尖音（如 ts，tsh，dz，s，z，r，l）是否也可同 j 相结合的问题。W. Simon（1949）进一步提出颚化是藏语派生语词的一个重要方法，它包括 n—ȵ，s—ɕ，z—ʑ，ts—tɕ，dz—dʑ 等的交替。他虽未明说这些颚化音是由介音 j 所引起的，不过他把这种交替与舌根音和双唇音接 j 的情形相提并论。他的颚化说里不包括 t—tɕ，th—tɕh，d—dʑ 的交替。[①] 后来 R. A. Miller（1955）在一篇文章里明确把 tɕ，tɕh，dʑ，ȵ，ɕ，ʑ（ཅ་ཆ་ཇ་ཉ་ཤ་ཞ）分析为/tj，thj，dj，nj，sj，zj/。[②] 龚煌城认为 Simon 和 Miller 都只看到问题的一面，失于偏颇。实际上无论把古藏文的 tɕ，tɕh，dʑ（ཅ་ཆ་ཇ）分析成/tj，thj，dj/，还是分析成/tsj，tshj，dzj/都有同样的理由，也都有同样的缺点。因为古藏语的舌面塞擦音 tɕ，tɕh，dʑ 可能有两种不同的来源，一部分源于＊tj，＊thj，＊dj，另一部分源于＊tsj，＊tshj，＊dzj。这一变化发生在藏文产生以前。[③]

关于 j 的另一个问题是作基本辅音的 j 和作后置辅音的 j 有无区别。例如 g－jon ‘左’ 和 gjon ‘穿’，藏文写法不同（གཡོན ‘左’：གྱོན ‘穿’），古音是否相同，引起人们的注意。叶士开（Jäschke）认为区别在于/g/，词根 g 读塞音，前缀 g－读擦音。[④] 孔好古以为两个/g/并无差别，差别在于前置辅

---

① Walter Simon, The Range of Sound Alternations in Tibetan Word Families, AM N. S. 1: 3—15, 1949。

② R. A. Miller, The Significance for Comparative Grammar of Some Ablauts in the Tibetan Number－Systems, TP 43: 287－296, 1955。

③ 龚煌城：《古藏文的 y 及其相关问题》，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48本第二分册，1977。

④ Jäschke, H. A. A Tibetan－English Dictionary, London, 1881。

音 g－后有元音。[①] 白保罗将这个元音构拟作/ə/，即 ＊gəjon ‘左’：＊gjon[②]。Walleser 和龙果夫认为区别在于 g 是否颚化，གཡོན ‘左’的声母拟作＊g＋j，གྱོན ‘穿’的声母拟作“颚化的 g”。[③] 龚煌城的意见与众不同，他认为“出现在声母位置的 j（即 Miller 的 î）原是喉塞音＋y，所以古藏文实际上乃只有一种 y。y 前的喉塞音在前面加词头 s 形成‘使动式’时转换为 k，加词头’－（a－Chung）造‘现在式’时则转换为 kh，而在前面加词头 g 时保持原来的喉塞音。不接任何词头的喉塞音消失得最早，故对现在拉萨话声调未产生任何影响。”实例：yom－pa＜＊ʔyom－pa ‘摇’，’khyom－pa＜＊’－ʔyom－pa ‘漂动’，skyom－pa＜＊s－ʔyom－pa ‘摇动’。“从古藏文拼写方法看，介音 y 只出现在舌根音与唇音后面，但从舌尖音与舌面音词音位的转换可以看出舌面音原是由舌尖音后面接介音 y 演变而来。由古藏文内部的拟构我们推断藏语在没有文字以前曾有分布均匀的介音 y，而这介音 y 曾有造敬语的功用。”[④] 关于藏文创制后 j（＝y）的变迁参阅第三节。

Cr 型复辅音

后置辅音－r 在藏文叫 ར་བཏགས（ra btags），写作 ྲ，加在基字下方，可以同 11 个辅音字母拼合。如：

---

① Conrady August, Eine Indochinesische Causativ－Bildung und ihr Zusammenhang mit den Tonaccenten, Leipzig, 1896。

② Benedict, P. K., Sino－Tibetan: A Conspectu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2。

③ Walleser, M., Zur Aussprache des Sanscrit und Tibetischen, Heidelberg, 1926. 龙果夫：《古藏语中浊塞音和浊塞擦音》。

④ 龚煌城：《古藏文的 y 及其相关问题》，史语所集刊 48－2，1977。

kr－	krad	弓弦	phr－	phra	细
khr－	khra	鹞	br－	brag	崖
gr－	gra	芒	mr－	s－mra	说
tr－	mal tro	墨竹（地名）	sr－	sra	坚
dr－	drug	六	hr－	hril	整体
pr－	pra	预兆			

Cr型复辅音声母在古藏语中的发音可以从古代汉藏对音材料中得到旁证。例如唐蕃会盟碑上的藏族人名中的 ཁྲི (khri)，汉文音译作"可黎"、"乞黎"、"乞力"、"绮立"等；སྲོང (sroŋ) 的汉文对音有"苏笼"、"悉笼"、"宋弄"、"宗弄"等；བྲན (bran) 的汉文音译作"勃阑"；བྲུ་ཞ (bru ʑa) 译作"勃律"等。直到《元史》中还有类似的对音。例如 གྲུ (gru) 作"古鲁"，གྲགས (grags) 作（"合剌思"、"乞剌斯"）。这些材料都证明古藏语中确有 Cr－型复辅音声母存在。这类复辅音后来都趋于简化。到现代藏语各方言，大部分变作卷舌音或舌面音，如 ＊gro '麦' > $tʂo^{13}$（卫藏方言）> tɕo（安多方言），有些字中部分音脱落，如 ＊srog '生命' > $so^{ʔ52}$（拉萨话）；＊s－bra "牛毛帐篷" > pa^{13}（拉萨话）> ra（拉卜楞话）。详见第三节。

Cl型复辅音

后置辅音 l 在藏文中叫 ལ་བཏགས (la btags)，位于基字下方，可同6个辅音字母组合。举例如下：

kl－	klad pa	脑	rl－	rluŋ	风
gl－	glaŋ	公黄牛	sl－	sla	编
bl－	blon	臣	zl－	zla	月

Cl－型复辅音声母在古代的发音也可从藏汉对音材料中得到旁证。例如 9 世纪吐蕃官员 ཀླུ་བཟང་མྱེས་རྨ（klu bzaŋ mjes rma），汉文译作“矩立藏名摩”，以“矩立”对 klu b－。另一名吐蕃官员叫 klu bzaŋ lha bo brtsan，汉文译为“[矩楼勃藏他[谱] 赞”。“吐蕃官衔 mŋan pon khab so ĥo tɕhog gi bla，汉文对音为“岸奔榼苏户属劫罗”。以入声字“劫”（＊kjäp）的前一部分（＊kjä－）对译藏文的 gi，再以其韵尾＊－p 同后面的“罗”（lâ）合表藏文的 bla（བླ）。

Cl－型复辅音后来的变化跟 Cr－型不同。Cl－型单辅音化过程中，往往是前一辅音（C）脱落，后一辅音 l－保留下来。详第三节。

古藏语中第二种类型的复辅音是基本辅音加前缀音（前置辅音）。前缀音可以分为三组：1）塞音前缀 b－，d－，g－；2）续音（通音）前缀 r－，l－，s－；3）鼻音前缀 m－，n－。下面依次举例说明。

bC－型复辅音

塞音前缀 b－可以加在 10 个辅音前面。如：

bt－	btab	播种	bg－	bgod	分
bk－	bkal	驮运	bs－	bsam	想
bts－	btsan	严	bz－	bzaŋ	良
btɕ－	btɕu	十	bɕ－	bɕad	说
bd－	bdun	七	bʑ－	bʑi	四

早期藏文文献里，前缀音 b－还可以同送气清辅音组合，如 bthub‘能’，bthab‘种植’，btshan pho‘强悍’等。不过这类字也可写作不送气清辅音 btub，btab，btsan po 等。后来

修订正词法时一律规范为后者。b－后不再出现送气清辅音。

前缀音 b－在古代是发音的。许多藏汉对音材料可以证实。例如古代碑文中汉文以“勃藏”二字对译藏文之 བཟང bzaŋ。有时汉文以前字之入声韵尾表藏文前缀音，如吐蕃官员 rgjal bzaŋ ndus koŋ，汉文对音为“颊藏弩悉恭”，以“颊藏”＊kiep－dzâŋ 对译藏文之 rgjal bzaŋ。藏文 khri bẓer lha mthoŋ 之汉文对音为“绮立热贪通”，以“立”字之韵尾－p 表藏文前缀 b－，“［立］热”表藏文之 bẓer。

bC－型复辅音在现代藏语某些方言里还保存着。例如阿力克话里 བཏབ‘播种’读作 ptap，བཅུ‘十’读作 ptɕə；བདུན‘七’读作 wdən。但大多数方言里前缀音（b－）已脱落。

dC－型复辅音

塞音前缀 d－可以加在 6 个辅音前面。如：

dp－	dpon	官	dk－	dkar	白
db－	dbu	首（敬语）	dg－	dgu	九
dm－	dmar	红	dŋ－	dŋul	银

古代藏汉对音材料里 dC－型复辅音的读音情形也得到了反映。例如藏文的 dgu，汉文对音为“突瞿”。藏文 dpal 的汉文对音是“钵”（＊puât），前缀音 d－略去。吐蕃文献里有时也可看到前缀音 d－同送气清音结合的例子，如 dphon～dpon‘官’。有些字略去前缀，如 dka～kar‘白’，dpon～pon‘官’。个别字 d－和 g－可以互换，如 dbaŋ～gbaŋ‘领有’；d－和 r－互换，如 dgu～rgu‘九’，dgod～rgod‘笑’等等。

古藏语中的前缀音 d－在现代方言里大都消失，在个别方言里转化为擦音（h－，ɣ－）或闪音（r－）。

gC－型复辅音

塞音前缀 g－可以加在 11 个辅音的前面。如：

gt－	gtam	话	gtɕ－	gtɕig	一
gd－	gdan	垫	gȵ－	gȵis	二
gts－	gtsaŋ	藏［布］	gɕ－	gɕog	翼
gn－	gnam	天	gʑ－	gʑu	弓
gs－	gsum	三	g－j－	g－jag	牦牛
gz－	gzig	豹			

前缀音 g－的分布同前缀音 d－的分布恰好处于互补状态。这是很有趣的现象。因此有人认为古藏语中前缀 g－和 d－可能是同一前缀的两个变体。见下表：

发音部位 / 基本辅音 / 前置辅音	双唇音			舌根音			舌 尖 音						舌 面 音				
	p	b	m	k	g	ŋ	t	d	n	s	z	ts	tɕ	ȵ	ɕ	ʑ	j
d－		+	+		+	+											
g－							+	+	+	+	+	+	+	+	+	+	+

在吐蕃文献里另一个常见的现象是 g－后送气不送气清音经常互换。如：gtɕhig ~ gtɕig ‘一’，gthum ~ gtum ‘凶’，gthogs ~ gtogs ‘属于’等。有些字里前缀 g－时有时无。如 gthaŋ ~ thaŋ ‘坝子’ gȵi zla ~ ȵi zla ‘日月’等。

gC－型复辅音在古代藏汉对音材料里有时用两个汉字表示，如 khri gtsug ‘可黎可足’，有时用一个汉字表示。如 bkaɦ la gtogs pa ‘伽罗笃波’等等。

gC－型复辅音在现代方言里多数已单辅音化，少数方言里 g－前缀擦音化，如阿力克藏话里 gtup ‘切’读作 ɣtəp。

rC－型复辅音

文字上 r－，l－，s－，称为“上加字”（མགོ་ཅན，mgo tɕan），因为它们加在基字的上方；语言上它们在基本辅音的前面，故称前置辅音（或前缀音）。r－可以同 12 个辅音组合。如：

rb－	rbab tɕhu	瀑布	rdz－	rdzogs	尽
rt－	rta	马	rdʑ－	rdʑes	后
rd－	rdo	石	rm－	rma	伤
rk－	rkaŋ	足	rn－	rna	耳
rg－	rgas	衰老	rȵ－	rȵi	网
rts－	rtse	尖	rŋ－	rŋa mo	骆驼

rC－型复辅音在个别方言里保留至今。如道孚藏话里 རྟ 仍读/rta/‘马’，རྐེད་པ 读/rke pa/‘腰’，རྔ་མོ 读/rŋa mo/‘骆驼’，རྨ་བྱ 读/rma bja/等。但在古代藏汉对音材料里，rC－常用一个汉字表示，如吐蕃官名 maŋ po rdʑe，汉文对音作“莽布支”；藏文 khri sum rdʑe，汉文对音作“绮心儿”。藏文 stoŋ rtsan，汉文对音作“禄东赞”；藏文 klu bzaŋ mjes rma，汉文对音作“矩立藏名摩”。藏文 stag zigs rgan khol，汉文对音作“悉诺共斡窟”。

lC－型复辅音

l－作为前缀音可以加在十个辅音的前面。如：

lp－	lpags	皮	lg－	lgaŋ	膀胱
lb－	lba ba	颈瘤	ltɕ－	ltɕe	舌
lt－	lta	看	ldʑ－	ldʑid	重
ld－	ldag	舐	lŋ－	lŋa	五
lk－	lkog	暗地	lh－	lha	神

在吐蕃文献里不限于上述组合。我们还可以看到 l + ȵ：lȵa '鱼'；l + kh－：lkhag '吸引'；l + tɕh：ltɕham '夫人' 等。前面谈过，有人对 lh－是否复辅音表示怀疑，至少在某些情况下 lh 应看作是单纯音/ɬ/。[1] lh－在古汉语里往往用"透"母字对音。如：

klu	bzaŋ	lha	bo	brtsan	[矩] 楼勃藏他 [谱] 赞
kri	bʑer	lha	mthoŋ		绮立热贪通
ʑaŋ	lha	bzaŋ			尚塔藏
btsan	bʑer	lho	goŋ		赞热土公

在现代藏语里，lC－型复辅音大都单音化了，只在少数方言里 l－转化为闪音 r 或者擦音 h/ɣ 保存了复辅音形态。如古藏语 ltogs '饿'，在阿力克话里读 rtok，拉卜楞话里读 htok。

sC－型复辅音

s－作为前缀音可以加在 11 个辅音的前面。如：

sp－	spu	毛发	sts－	stsol	赐
sb－	sbal ba	蛙	sm－	sman	药
st－	stoŋ	千	sn－	sna	鼻
sd－	sdod	坐	sȵ－	sȵiŋ	心
sk－	skad	话	sŋ－	sŋa	早
sg－	sga	鞍			

早期文献里前缀音 s－后送气不送气音常可互通，如 skho ~ sko '收集'。后来修订正词法时 s 后不再出现送气清音。张琨认为 s 不仅可以使后面的送气音变为不送气音，而且可以使

① 李方桂：《藏文前缀音对于声母的影响》。

后面的浊［塞］音清化。[1]

sC－型复辅音在古代藏汉对音材料里得到明确的反映。如：

snam phji pa	悉南纰波
khri brtsan khod ne staŋ	绮立藏窟宁悉当
btsan sȵa	赞悉若
stag	悉诺

前缀音 s－在现代藏语多数方言里已经脱落，只在少数地方话里保存下来。例如拉达克藏话：སྐུད་པ/skut pa/‘线’，སྔོན་པོ/sŋon po/‘兰’，སྒང/zgəŋ/‘上’，སྦོམ་པོ/zbɔm po/‘粗’。[2] 道孚藏话：སྨན/smɛn/‘药’，སྒོ/zgu/‘门’。

mC－型复辅音

m－作为前缀音可以加在 11 个辅音的前面。如：

mth－	mtho	高	mdz－	mdzo	母犏牛
mkh－	mkho	需	mdʑ－	mdʑiŋ	颈
mtsh－	mtsho	湖	mn－	mnar	迫害
mtɕh－	mtɕhu	唇	mȵ－	mȵam	等同
md－	mdaɦ	箭	mŋ－	mŋar	甜
mg－	mgo	头			

在吐蕃文献里，m－后有时出现不送气清塞音和塞擦音，如 མཏོང mtoŋ‘见’，མཀོས mkos‘需要’，མཙུངས mtsuŋs‘同’等。后一律规范为送气音。前缀音 m－在古代藏汉对音材料中大都反映出来，如 khri bʑer lha mthoŋ 绮立热贪通，以“贪”

① Chang, Kun, The Tibetan Role in Sino－Tibetan Comparative Linguistics.

② Sanyukta Koshal, Ladakhi Grammar, Delhi, 1979.

字之韵尾（thâ）m 和通 thuŋ 字联合起来代表藏文 mthoŋ。有时只用一个汉字，略去前缀 m－，如藏文 mtɕhims，汉文对音“琛”或“綝”。藏文 mŋan pon，汉文对音“岸奔”。mC－型复辅音在不少方言里保留下来，如阿力克藏话 mda“箭”，道孚藏话 mdo‘外屋’。有些方言里只在双音词中保存 mC－，如拉萨藏话 $kha^{55}m$ $tɕhu^{54}$官司（ཁ་མཆུ）。

nC－/ɦC－型复辅音

“小 a”作前缀音读作鼻冠音，可以加在 10 个辅音前面。如：

nb－	nbu	虫	nph－	nphur	飞
nd－	ndod	欲	nth－	nthuŋ	喝
ng－	ngo	首	nkh－	nkhor	转
ndz－	ndzer	说	ntsh－	ntsho	活
ndʑ－	ndʑaɦ	虹	ntɕh－	ntɕhi	死

在吐蕃文献里，འ有时也出现在不送气清塞音和清塞擦音的前面，如 འཔགས npags‘圣’，འཙལ ntsal‘寻’等，后一律规范为送气音。此外，འ有时还出现在 s 前面，如 འསུ nsu‘请求’（此字后来变为 ཞུ ʑu）。清浊交替现象也时有所见。如 ndus～ntus‘收获’，ndul～ntul‘调伏’等。这些虽属个别现象，但对构拟更早的古音具有启发意义。由此引出两个假说：1）鼻冠音后清音浊化说；2）鼻冠音和续音之间的辅音插入说。① nC－型复辅音声母变化较慢，现代藏语大部分方言保存下来，个别方言鼻冠音趋于消失。

① Li Fang－Kuei，Tibetan glo ba ’ drings，Studia Serica B. Karlgren endedicata，Copenhagen，1959.

关于前置辅音（前缀音）问题是藏语史上最令人感兴趣的问题之一。且不说它在语法上的作用，只从古音构拟上就有许多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如前所述，藏文记录下 8 个前置辅音：塞音 3 个（b－，d－，g－），续音 3 个（r－，l－，s－），鼻音 2 个（m－，n－）。它们同基本辅音的结合有一定的选择性。根据规范藏文规则，我们列出一个总表（见下表）。

基本辅音 / 前置辅音		塞音和塞擦音															续音						鼻音			
		浊音					清音																			
							不送气					送气														
		b	d	g	dz	dʑ	p	t	k	ts	tɕ	ph	th	kh	tsh	tɕh	s	z	h	ɕ	ʑ	j	m	n	ɲ	ŋ
塞音	b－		+	+				+	+	+	+						+	+		+	+					
	d－	+		+			+		+														+			+
	g－		+					+		+	+						+	+		+	+	+				
续音	r－	+	+	+	+	+		+	+	+													+	+	+	+
	l－	+	+	+		+	+	+	+		+								+							+
	s－	+	+	+			+	+	+	+													+	+	+	+
鼻音	m－		+	+	+	+							+	+	+	+								+	+	+
	n－	+	+	+	+	+						+	+	+	+	+										

辅音间所以不能自由组合大致有以下几种原因：

Ⅰ. 异化作用

由于发音相同或相近而互相排斥。例如舌根前置辅音 g－不出现在舌根基本辅音（g，k，kh，ŋ）之前，舌尖前置辅音 d－不出现在舌尖基本辅音（d，t，th，n，ts，tsh，dz，s，z）之前，双唇前置辅音 b－不出现在双唇基本辅音，（b，p，ph，m）之前等等。

Ⅱ. 前置辅音影响基本辅音

前置辅音可以使后面的基本辅音“浊音清化”、“清音浊

化”或“送气变不送气”等等。例如 s－使后面的送气清音一律变为不送气清音，因此某一时期 s 后无送气清音。张琨认为：s 还可以使后面的浊音清化。如古藏语的 skar－ma‘星’可能源于更早的 * sgar－ma；n－和 m－前缀可以使后面的清音浊化，如古藏语的 nbu‘虫’可能源于更早的 * nphu。[1] 另外，n－后无擦音，是因为早期的擦音在 n－后变成别的音了：ntsh－ < * ns－，ndz－ < * nz，ndʑ < * nʑ。[2]

Ⅲ. 基本辅音影响前置辅音

Wolfenden 举出 Lhota Naga 语里的例子前缀 me 分化为 n－和 m－，是受后面辅音影响造成的。[3] 古藏语中前置辅音 d－和 g－的互补大约也与此有关。古藏语前置辅音 S－在拉达克方言里因受基本辅音清浊的影响而分化为 s－和 z－。如：

spəŋ‘草坪’　：zbom po‘粗’
stot‘上方’　：zdoŋpo‘树干’
skut pa‘线’　：zgoŋ‘高，上’

Ⅳ. 辅音插入说

古代藏文文献里常可看到 s～ntsh－，ɕ～ntɕh－，ʑ～ndʑ，r－～ndr－对转的例子，如：sos～ntsho‘生活’，ɕi～ntɕhi‘死’，ʑu～ndʑu‘融’，riŋs～ndriŋs‘长’，ril～ndril‘卷’等等。为了解释这一现象，李方桂提出辅音插入说，即擦音或续音声母前加前置辅音 n－时常常引起一个塞音的插入。据此，

---

① Chang, Kun, The Tibetan Role in Sino－Tibetan Comparative Linguistics.
② 李方桂：《藏文前缀音对声母的影响》。
③ S. N. Wolfenden, Outline of Tibet－Burman linguistic Morphology.

上面的例子应解释为 ntsho < * n - so ‘生活’，ntɕhi < * n - ɕi ‘死’，ndʑu < * n - ʑu ‘融化’，ndriŋs < * n - riŋs ‘长’，ndril < * n - ril ‘卷’ 等。他甚至以为古藏语的 brgja ‘百’ 和 brgjad ‘八’ 里的基本辅音 - g - 也是后来插入的。①

藏语前缀音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减少，复辅音声母趋于简化。

乙　三合复辅音

古藏语中三合复辅音声母有两种类型：一是两个前置辅音加一个基本辅音（ccC）；二是一个基本辅音带一个前置辅音和一个后置辅音（cCc）。下面分别举例说明。

ccC 型

这类辅音群的特点是第一前置辅音只可能是 b -，第二前置辅音只有 r，l 或 s。它们跟基本辅音一起构成 brC -，blC - 和 bsC - 。

brC -					
brt -	brtan	稳固	brdz -	brdzus	假
brd -	brdaɦ	信号	brdʑ -	brdʑed	忘
brk -	brko	挖	brn -	brnag	思
brg -	brgal	渡	brɲ -	brɲas	欺
brts -	brtson	勤奋	brŋ -	brŋas	刈割
blC -					
blt -	blta	看	bld	bldag	舐

① Li Fang - Kuei, Tibetan glo ba ’ drings, Studia Serica Bernhald Karlgren endedicata, Copenhagen: Munksgaard, 1959.

bsC

bst –	bstan	示	bsts –	bstsal	赐
bsd –	bsdad	坐	bsn –	bsnams	拿
bsk –	bskord	转	bsɲ –	bsɲams	均
bsg –	bsgo	训	bsŋ –	bsŋog	挖，揭

吐蕃文献里，在第一个前置辅音的位置上还出现过 g – 和 d –。如 gstsaŋ ~ stsaŋ ‘酒’，gstsald ~ stsald ‘赐’，drŋa ~ rŋamo ‘骆驼’。

cCc 型

rtsw –	rtswa	草	rgj –	rgju	因
rkj –	rkjaŋ	野骡	rmj –	rmjoŋ	伸
spj –	spji	公、总	spr –	sprod	给
sbj –	sbjar	粘	sbr –	sbra	牛毛帐篷
skj –	skjo	悲	skr –	skra	头发
sgj –	sgju	幻	sgr –	sgra	音
smj –	smjo	疯	smr –	smra	说
bkj –	bkjon	责	bkl –	bklags	读
bgj –	bgjaŋ	延迟	brl –	brlag	丢
bkr –	bkri	牵	bsl –	bslu	诱
bgr –	bgrod	行	bzl –	bzlog	挡
bsr –	bsriŋs	延长			
dpj –	dpjid	春	dpr –	dpral	额
dbj –	dbjar	夏	dbr –	dbral	撕破
dkj –	dkjil	中间	dkr –	dkri	缠
dgj –	dgjes	喜	dgr –	dgra	敌
dmj –	dmjig	目			
mkhj –	mknjend	知	mkhr –	mkhris pa	胆

mgj–	mgjogs	快	mgr–	mgrin pa	喉
nphj–	nphjid	擦	nbr–	nbru	粮
nbj–	nbjar	粘	ndr–	ndri	问
nkhj–	nkhjog	歪	nkhr–	nkhru	洗
ngj–	ngjur	变	ngr–	ngro	行
nphr–	nphri	减少			

丙　四合复辅音

由一个基本辅音带两个前置辅音和一个后置辅音构成的四合复辅音声母是藏语中最长的辅音群，现代藏语中已不复见，整个汉藏语系里亦属罕见。这种组合共有6组，每个辅音位置上能出现的音有限。见下图：

c	c	C	c
b	r/s	k/g	j/r

brkj–	bskjaŋs	伸	bsgj–	bsgjur	变
brgj–	brgja	百	bskr–	bskrun	建造
bskj–	bskjar	重复	bsgr–	bsgrubs	完成

2. 元音系统

同复杂的声母系统相比，古藏语的元音系统相当简单。一般认为只有5个单元音，即

a	i	u	e	o
ma ‘不’	mi ‘人’	mu ‘边’	me ‘火’	mo ‘女’
ra ‘山羊’	ri ‘山’	ru ‘部落’	re ‘个’	ro ‘尸’

关于古藏语元音系统有两个问题需要稍加说明。

甲　吐蕃文献中的“反i”（ˆ）代表什么音？是否构成独立的元音音位？藏学界看法不一致。有人以为“反i”是5个

元音之外的一个独立音位，构拟作 * Ï 或 I̯ 或 i̭。[①] 有人认为只是正 i (ˆ) 的一种变通写法，最初是为转写梵文设计的，并非藏语固有的元音。据我们观察，早期藏文文献里，“反 i” 的主要用途是转写梵文中的舌尖元音。标写藏语固有语词时十分混乱，“正、反 i” 完全可以互相通用。同一个字，时而写作 “正 i”，时而写作 “反 i”。如：མི—མྀ ‘人’，རི—རྀ ‘山’，བཞི—བཞྀ ‘四’，ཡིན—ཡྀན ‘是’，གི—གྀ ‘的’ 等等。考察现代藏语方言的元音系统，都同古藏语 5 元音系统有着渊源关系，找不到同 “反 i” 的直接关系。由此看来，反 i 并非古藏语固有的音位。

乙　古藏语中有无复元音也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藏文拼写上有两个元音写在一个音节之内的情形。如 བྱིའུ bjiɦu ‘小鸟’，རེའུ reɦu ‘羊羔’，མའི maɦi ‘母亲的’，ཟའོ zaɦo ‘吃吧’。[②] 然而这究竟是双元音还是复元音尚无定论。瞿霭堂把书面语的 * iu，* eu，* au 叫做构词的复元音韵母，* ei，* ai，* ui，* oi 叫做构形或虚词减缩的复元音韵母。[③] 车谦认为“吐蕃王朝以前的上古藏语里只有 a，i，u，e，o 五个单元音，并没有复合元音和长元音。但是到了吐蕃时期，由于一些语法成分的演变和辅音韵尾开始弱化或脱落，影响了元音，口语里已经有了由单元音发展出复合元音、由短元音发展出长元

---

① 参阅 R. A. Miller, Early evidence for vowel harmony in Tibetan, Language 42, 1966.

② 这里的 ɦ 是转写符号，实际并不发音。

③ 瞿霭堂：《藏语韵母的演变》，《中国语言学报》第一期，1982。

音的某些迹象”。[①] 他认为敦煌文献中的 པའི和 བའི就代表吐蕃时期的复元音，分别构拟作＊ɷI（或＊ɷe）和＊æi（或＊ɛe）。

我们认为，藏语是一个单元音占优势的语言，复元音少，且多为后起的现象。现代藏语里单元音仍占优势，少数方言里的复元音大致有三个来源：1）音节合并的结果。如日喀则藏话：＊koba＞koa‘牛皮’。2）辅音韵尾脱落的结果。如云南中甸藏话：＊dgos＞gue‘需要’。3）单元音有复元音化的倾向。如云南中甸藏话：＊ro＞ruo‘尸’。安多方言至今没有发展出复元音。

3. 辅音韵尾系统

单辅音韵尾：共有9个，分3组：

1）鼻音韵尾－m，－n，－ŋ。如lam‘路’，lan‘答’，laŋ‘立’。

2）塞音韵尾－b，－d，－g。如lab‘说’，lad‘衰’，lag‘手’。

3）续音韵尾－r，－l，－s。如ȵar‘存’，ȵal‘睡’，ȵos‘买’。

复辅音韵尾：共有7对，结尾非－s即－d。如：

－bs	ɕubs	套	－gs	rogs	助
－ms	sems	心	－ŋs	zaŋs	铜
－nd	thond	出发	－rd	gjurd	变
－ld	gsold	请求			

关于古藏语韵尾也有人提出过一些疑问来讨论。例如：

1）古塞音韵尾的清浊问题。白保罗在《汉藏语言概论》

① 车谦：《古藏语里有复合元音吗?》，《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4．3。

中说："在古典藏语中，塞音韵尾都写作浊音（-g，-d，-b），通常假定原为浊音，到现代藏语方言里才变为清音。可是根据别的藏-缅语言的证据，我们认为这些塞音本是一些内破裂的弱清音（imploded lenis surds），藏文字母的创始人却把他们跟松的浊浦音声母连在一起，而不和强的清塞音连在一起。泰文里也有类似的情形：清塞音韵尾用松的塞音字母表示，而不用紧的塞音字母表示。玛丽·哈斯（Mary Haas）博士在她的关于现代泰语音位处理中，把这些塞音写成（-g，-d，-b）。"[①] 张济川则认为古藏语塞音韵尾最初都是带音的。理由是"藏文字母是仿照梵文字母的某种体制创制的，在梵文书面语中，塞音韵尾都是用清音字母书写的。如果藏文创制时塞音韵尾都是不带音的，为什么不象梵文那样用清音字母书写呢？"[②] 其次，从古藏语不自主虚词受前边韵尾制约的情况看，在藏文初创时以及其后一段时间里塞音韵尾是带音的。大约到了8世纪末九世纪初，塞音韵尾才开始由浊变清。主要根据是这时的文献是塞音韵尾后面所用的格助词开始出现清声母形式。古藏语塞音韵尾的清化大约早于浊塞音声母的清化。现代藏语中浊塞音韵尾已不复存在，有的清化（*-b，*-d，*-g>-p，-t，-k），有的转化（*-b>-v，*-d>-l，*-g>-ʔ），有的脱落。详见第三节。

2）关于 da drag 问题。传统藏文文法中所说的 da drag 指复辅音韵尾的第二个成分-d。此音脱落较早，九世纪修订正

① P. K. Benedict, Sino-Tibetan: A Conspectus.

② 张济川：《古藏语塞音韵尾读音初探》，《民族语文》1982，6。

词法时已从书面语中取消。关于它的历史作用曾有过一些讨论。[①] 首先它在分布上跟 - s 是互补的：- d 只出现在舌尖音的后面（- nd，- rd，- ld），- s 只出现在非舌尖音的后面（- bs，- ms，- gs，- ŋs）。其次从语法上看，- d 和 - s 的功能之一都是表动词过去时，如：btubs ‘切’，ndzegs ‘爬’，ndzems ‘羞惭’，mtɕhoŋs ‘跳’，thond ‘出发’，gjurd ‘变’，gslod ‘请求’。因此把两者看成是同一单位（形态音位）的两个变体是有一定道理的。现代藏语某些方言材料也提供了这方面的证据。例如拉达克藏话里动词过去时后缀只用一个 - s：- ps thəps ‘争斗’，- ts dzəts ‘做’（敬），- ks ltoks ‘饿’，- ms tsums ‘闭’，- ns dons ‘吃’（敬），- ŋs thuŋs ‘喝’，- rs zers ‘说’，- ls səls ‘赐’。[②]

3）关于辅音韵尾的交替问题。吐蕃文献里经常看到一些辅音韵尾相互交替的现象。例如：

- d ~ - n：tshad ~ tshan ‘标准’ tɕhed po ~ tɕhen po ‘大’ rgad po ~ rgan po ‘年长’ btsad po ~ btsan po ‘赞普’
- d ~ - s：pudmo ~ pus mo ‘膝’ blud - pa ~ blus pa ‘赎’ ltad ~ ltas ‘视’

这种现象作何解释尚无定论。以 - d ~ - n 交替而言，有人以为 - n 受后缀 - po 塞音声母的影响变成了 - d；也有人认为更早的韵尾形式可能是 * - nd。关于 - d ~ - s 交替，白保罗说“可能是从 * - ds 派生出来的。”“藏语后缀 - s 出现在韵尾 - g，- b，- m，- ŋ 的后面，而不出现在舌尖韵尾之后。因此，在

① 参阅普鲁伊路斯基和拉鲁：《论藏语的 da drag》，BSOS7，1933。
② Sanyukta Koshal，Ladakhi Grammar，Delhi，1979.

许多情况下，把 - s 同 * - ds， * - ns 归成一类。例如“膝”字在藏文文献里有 pus mo 和 pud mo 两种形式，西部方言里有 puks mo（purik 话），bux mo（Balti 话），pig - mo（叶斯开材料）等形式。”据此他把更早的上古形式构拟成 * puds。[①]

综上所述，可知古藏语的辅音韵尾系统相当复杂。经过长期的演变，各方言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简化。复辅音韵尾大都单辅音化了，单辅音韵尾也逐渐弱化和脱落。最突出的是康方言，韵尾几乎掉光（不少地方只剩下一个喉塞音韵尾），保留韵尾较多的是西部方言和安多方言。辅音韵尾的简化和脱落往往导致元音的增多和声调的分化。[②]

4. 古藏语有没有声调

声调是汉藏语系的一个重要特征，但不一定是固有的特征。从藏语来看，声调起源较晚。藏文创始期尚无声调对立的迹象，文字中也没有任何表声调的符号。那时声母和韵尾系统异常复杂，大约足以区别不同语词的发音。字音的高低变化，充其量只是一种伴随特征，并不具备音位功能。从早期吐蕃文献中也找不到纯依声调不同而相区别的语词的实例。即使在现代藏语里依然有“无声调方言”（安多方言）之存在。无声调方言的特点往往是复辅音声母和辅音韵尾较多。因此藏语声调属后起现象已为藏学界所公认。藏语音韵史上研究较多的课题是在什么时候以及在什么条件下有些方言产生了调位。劳佛认为 9 世纪的拉萨话已有高低调的对立，但所提证据尚嫌不足。[③] 西田龙雄

① P. K. Benedict, Sino - Tibetan: A Conspectus.

② 参见后文第二节现代藏语。

③ Berthold Laufer, Bird divination among the Tibetans, TP, 1914.

认为10世纪时卫藏方言的字调已开始向调位转换。[1] 中国一些学者倾向于13世纪左右完成了习惯调向音位调的转换。[2] 从卫藏方言的情况看，导致声调产生的主要因素有三项：1）古声母清浊对立的消失；2）古前置辅音的脱落（复辅音向单辅音转化）；3）古辅音韵尾的简化。[3]（详见第三节）

总之，声调的产生是藏语发展史上一个划时代的标志。

（三）古藏语的语法特征

1. 语　序

语序在藏语中是一种习惯，也是一种重要的语法修辞手段。它既有固定的一面，又有灵活的一面，基本类型属SOV型，与同语族其他语言接近。这里将古藏语中几项较为固定的语序习惯简述如下。

1）动居句尾

古藏语句子的基本格局是名前动后。这种格局一千多年来没有变化。居于句尾的谓语动词（VP）可简可繁，可以只有一个动词，也可以由一个主要动词带若干附加成分构成。位于动词前的名词性成分（NP）可以只有一个，也可以有若干个。这部分取决于动词的性质。例如及物动词前至少有两项NP—主语和宾语，二者的顺序通常是主前宾后。例如：

ɕiŋmkhan - gjis	ɕiŋ	gtɕod	‘伐木者伐木’
伐木者（作格）	树	伐	

① 西田龙雄：《西蕃馆译语研究》，松香堂，1970。

② 黄布凡：《12—13世纪藏语（卫藏）语音初探》，《民族语文》1986。

③ 胡坦：《藏语拉萨话声调研究》，《民族语文》1980，1。

如遇双宾语，一般是间接宾语在前、直接宾语在后。全句顺序为“主语—间宾—直宾—动词”。例如：

smanpa - s　nadpa - r　sman　bjin　‘医生给病人药’
医生（作格）—病人（与格）—药（通格）—给

应当指出，藏语中动居句尾是固定的，名词语之间的顺序有一定灵活性。这是因为名词语后头都带有格标志，如上例中的 - s（作格标志），- r（与格标志），- ø（零形态，通格标志），足以表明前面 NP 在句中所扮演的角色。因此，只要格标志不变，主宾易位，或者间接宾语同直接宾语易位都不会改变句子的基本意义。

关于古藏语中非动词句的结尾问题。藏语中判断词起源较晚，因此在早期文献中常常见到肯定式判断句无判断词，径以名词 + 语气词结尾的例子[①]。例如：

ȵakji　ni　rkoŋpo　dkarpo - ɦo　‘聂其者工布（王）噶波也’
聂其　（者）　工 布　噶 波（也）

古代文献中也有以判断词 + 语气词结尾的判断句。例如：

ȵakji　ni　rkoŋpo　dkarpo　lags - so
聂其　（者）　工布　噶波　是（也）

但是发展到现代藏语，判断句径以名词（或名词 + 语气词）结尾者已不多见，通常都必须在句尾加判断词，虽然判断

① 这种语气词在传统藏文文法中叫“句终字”，（rdzogs tshig 或 slar bsdu），它随前一音节韵母之不同而有不同变体：- ɦo/ - bo/ - go/ - so/ - lo/ - do/ - ro/ - mo/ - no/ - ŋo。

词不止一个（jin，red 等），而且各地方言也不一致。[①]

关于描写句，古藏语中最常见的格式是以形容词 + 语气词结尾。例如：

de　ni bden - no　‘那是真的’
彼（者）真（也）
ri　de　mtho - ɦo　‘那（座）山高’
山 彼　高（也）

这种句式在安多方言中还很常见，只是语气词改为语尾 - gə。但在卫藏方言中，描写句通常要以判断动词或存在动词结尾。

2）定语的位置

古藏语中名词的修饰语——定语，依其同中心语的位置关系可分为前定语和后定语两类。凡名词或代词（或名词化后的动词）作定语时要放在中心语的前面，用属格标志 - gi 连接。[②] 例如：

bod - kji　yige　‘藏文’　gser - gji　yige　‘金字’
西藏 的　文字　　金　的　文字
khoŋ - gi　rta　‘他的马’　ŋa - ɦi　lagpa　‘我的手’
他　的 马　　我　的 手

形容词、数词和指示词做定语时要放在名词的后面。后定语和中心语之间无属格标志。例如：

名←形
rta　dkarpo　‘白马’　khji　nagpo　‘黑狗’

---

① 详见“藏语方言”一节。

② 属格标志，传统藏文文法中叫 ɦbrel sgra，古文献里依前一音节韵母结构之不同而有不同变体：- ɦi，- ji，- gi，- gji，- kji。

马　白　　　犬　黑

名←数

rta　gsum　'三（匹）马'　　lug　lŋa　'五（只）绵羊'
马　三　　　　　　羊　五

名←指

rta　ɦdi　'这（匹）马'　　lug　de　'那（只）羊'
马　此　　　　　　羊　彼

藏语无量词，表度量衡单位的名词要放在中心语和数词之间，即名＋单位＋数。例如：

nas　khal　gsum　'三克青稞'　　mar　sraŋ　dgu　'九两酥油'
青稞　克　三　　　　　酥油　两　九

若是形容词、数词和指示词同时修饰一个名词，顺序为：名＋形＋数＋指。例如：

rta　dkarpo　gsumpo　de　'那三（匹）白马'
马　白　三　那

我们可以用下图表示古藏语中定语和中心语之间的位置关系。

前定语		后定语
名词 gi→	中心语	←形容词
	（名词）	←数　词
代词 gi→		←指示词

3）辅助动词的位置

辅助动词如 thub（能够），nus（敢，能），phod（敢），ɕes（会），dgos（要），ɦdod（愿），tɕhog（可以，允许），ȵan（适合）等等，都位于主要动词的后面。例如：

ɦbri	thub	‘能写’	ɦbri	ɕes	‘会写’
写	能		写	会	
ɦbri	dgos	‘需要写’	ɦbri	ɦdod	‘愿写’
写	需要		写	愿	
ɦbri	tɕhog	‘可以写’			
写	可以				

4）比较句的语序

两物相比的句子（如：“甲比乙大”）在古藏语里有两种排列方式：

甲—	乙比—	大	乙比—	甲—	大
rta	ra – las	tɕhe	ra – las	rta	tɕhe
马—	羊比—	大	羊比—	马—	大
‘马比（山）羊大’			‘马比羊大’（比起羊来，马大）		

最重要的是“比”字要放在“比较标准”的后面。古藏语里相当于“比”字的有两个字：– las 和 – bas。

2. 动词形态

古藏语动词是一个颇具特色的词类，最引人注目的是形态丰富，不仅比汉语发达，而且比现代藏语复杂。常用手段是在动词词根前后附加词缀或利用内部屈折等来表达各种语法意义。古藏语动词词根大都是单音节的。现在从书面材料中搜集到的约有 1200 余个。请看下面几组例子：

1）动词前缀

[log 回，归 <自动>
[s – log 使回 <使动>

[ɳal 睡 <自动>
[s – ɳal 使睡 <使动>

[baŋ 泡 <自动>
[s – baŋ 浸泡 <使动>

2）动词后缀

[ŋu 哭泣 <现在>　　[ȵo 买 <现在>
ŋu－s 哭泣 <过去>　　ȵo－s 买 <过去>

[gsol 请求 <现在>
gsol－d 请求 <过去>

3）元音屈折

[ȵan 听 <陈述>　　[za 吃 <陈述>
ȵon 听 <命令>　　zo 吃 <命令>

[ȵal 睡 <陈述>
ȵol 睡 <命令>

4）声母交替

[bab 降下 <自动>　　[bug 穿孔 <自动>
phab 使降 <使动>　　phug 使穿孔 <使动>

[ndʑog 放 <陈述>
ʑog 放 <命令>

古藏语动词的特征首先引起了藏族文法学者的注意。据藏文史料记载，早在7世纪，图弥三菩扎在完成藏文字母设计之后曾写过八篇专著，论述藏族的语言和文字。后来由于战乱，大部流失。流传至今的据说只有两篇：一篇主要讲虚字，叫《授记根本三十颂》(luŋ du ston pa rtsa ba sum tɕu pa)，另一篇主要讲动词，叫《授记性入法》(luŋ du ston pa rtags kji ɦdʑug pa，亦译《音势论》或《字性组织法》)。二文均以偈颂体写出，言简意赅，世代传诵，是藏传声明学（sgra rig pa）的经

典著作。①

《性入法》及其后世的大量诠释注疏所描写的主要是古代藏语（确切地说是书面语）的动词形态及其句法特征，特别侧重分析了动词的“三时一式”的构成。所谓三时（dus gsum）指“现在”（da lta ba）、“未来”（ma ɦoŋs pa）和“过去”（ɦdas pa）；所谓一式指命令式（skul tshig）。

从书面语搜集到的1200多个动词词根的情形看，大部分自主动词有四种形态。例如：

现 在	未 来	过 去	命 令	
za	b－zaɦ	b－za－s	zo	吃
lta	b－lta	b－lta－s	lto－s	看
slu	b－slu	b－slu－s	slu－s	诱
sko	b－sko	b－sko－s	sko－s	委任
sgrub	b－sgrub	b－sgrub－s	sgrub－s	完成
rduŋ	b－rduŋ	b－rduŋ－s	rduŋ－s	击
rtsig	b－rtsig	b－rtsig－s	rtsigs	砌
sriŋ	b－sriŋ	b－sriŋ－s	sriŋ－s	延长
klog	b－klog	b－klog－s	klog－s	读
ɦthuŋ	b－tuŋ	b－tuŋ－s	ɦthuŋ－s	喝
zlog	b－zlog	b－zlog－s	zlog－s	挡
rlog	b－rlag	b－rlag－s	rlog－s	毁

① 此说仅为后世所记，早期文献未见记载。近人对这两篇文章的作者及其成书年代提出了不少疑点。参考G. Uray, On the Tibetan letters Ba and Wa, Acta, 1955。R. A. Miller, Thonmi Sambhota and His Grammatical Treaties, JAOS, 83期，1963。山口瑞凤：《三十颂》与《性入法》成书年代考，《东洋学报》，第57卷1—2月会刊号，1976年。

sdom	b－sdam	b－sdam－s	sdom－s	绑
sro	b－sro	b－sro－s	sro－s	晒干
sla	b－sla	b－sla－s	sla－s	编织
sel	b－sal	b－sal－s	sol－s	消除
ɕon	b－ɕon	b－ɕon－d	ɕon－d	骑

也有部分自主动词只具备三种或两种形态。这多半是由于"现在"与"未来"合并或者"过去"与"命令式"同形造成的。[①] 请看下面例子，例中波浪号～表示"词形同前"。

现 在	未 来	过 去	命 令	
laŋ	～	laŋ－s	loŋ－s	站立
lab	～	lab－s	lob－s	告诉
ɕab	～	ɕab－s	ɕob－s	抽（剑）
gla	～	gla－s	glo－s	租、雇
smra	～	smra－s	smro－s	说
mŋag	～	mŋag－s	mŋo－s	委派
ɦbraŋ	～	ɦbraŋ－s	ɦbroŋ－s	跟随
bgo－d	bgo	bgo－s	～	分配
ɦ－bri	bri	bri－s	～	写
ɦ－bjug	bjug	bjug－s	～	涂抹
ɦ－dʑo	bʑo	bʑo－s	～	挤（奶）
ɲo	～	ɲo－s	～	买
blug	～	blug－s	～	灌
spuŋ	～	spuŋ－s	～	堆积

① 由于正字法改革，省略再后加字－d而与其他时态同形者，严格地说不能算"形态相同"。

不自主动词无命令式，因此至多有三种形态。实际上不分时态者居多。例如：

现　在	未　来	过　去	
sȵuŋ	b - sȵuŋ	b - sȵuŋ - s	生病（敬）
dro	~	dro - s	暖
gduŋ	~	gduŋ - s	忧
ɦdu	~	ɦdu - s	聚
ɦtɕhi	~	ɕi	死
ɦtɕhar	~	ɕar	升，现
na	~	~	生病
go	~	~	闻，听见
ɕes	~	~	知，会
nub	~	~	沉，落
ȵil	~	~	萎
mthoŋ	~	~	见，看见
thos	~	~	闻，听见
thug	~	~	遇见
rȵed	~	~	找到
ɦdar	~	~	颤抖
nor	~	~	错

古藏语动词，根据形态和功能的特点，还有再细分的必要。例如根据动词和宾语的关系分为及物动词和不及物动词；根据动词和主语的关系（即动作行为能否为主体所控制）分为自主动词和不自主动词；根据动词和主宾双方的关系分为使动动词和非使动动词等等。这里我们简单谈一下古藏语中使动词的构成。

古藏语动词的使动式有两种构成方式：形态手段和句法手段。前者主要是在动词词根前附加前缀 s－或 b－/g－，使非使动词变为使动词。有时也用声母交替的方式。例如：

	非使动		使　动	
s + v	laŋ	起	s－laŋ	使起
	log	回	s－log	使回
	ȵal	睡	s－ȵal	使睡
	baŋ	泡	s－baŋ	浸泡
	gon	穿	s－kon	使穿
	nub	沉	s－nub	使沉
	ɦbar	燃	s－par	使燃
	ɦkhos	沸	s－kol	使沸
	bjaŋ	熟练	s－bjaŋ	练习
b + v	tɕhag	碎	b－tɕag	打碎
	tɕhad	断	b－tɕad	弄断
	gug	湾	b－kug	弄湾
	grol	松开	b－krol	解开
	ʑig	毁	b－ɕig	使毁
g + v	thug	遇见	g－tugs	接触、会见
	ɦthibs	蔽	g－tibs	遮蔽
	ɦthor	散	g－tor	使分散、破坏
浊～清	bab	降	phab/spab	使下降
	bug	穿孔	phug	使穿孔
	bud	外出	phud	摈出
	bral	分离	phral	使分离
	bje	开	phje	打开

使动词的第二种构成方式是在动词后头加－par bjed 或－

la ɦdʑug。例如：

- par bjed

ɕes - par bjed ‘使知道’ ɦthob - par bjed ‘使得到’
知道（词尾）做 得到（词尾）做

- la ɦdʑug

ɕes - su ɦdʑug ‘使（人）知道’ ɦgro - ru ɦdʑug
知道（助词）使 走（助词）使
‘使（人）走’

skol - du ɦdʑug ‘使烧煮’
烧（助词） 使

形容词根加 - la gtoŋ 也可构成使成式。例如：

mtho - ru gtoŋ ‘加高’ riŋ - du gtoŋ ‘加长’
高（助词）致 长（助词）致

3. 格助词（格标志）

古藏语里有一组小品词，在句中总跟在名词或名词短语的后面，表示名词与动词以及名词与名词之间的种种关系。它是名词语在句中扮演什么角色的一种标志。我们称之为格助词或格标志。这是藏语语法结构中又一特征，较早地引起了藏族文法学者的注意。据传系图弥三菩札所著的《三十颂》中便侧重讲这部分助词的功能和分类。格助词在藏语中数目不多、作用重大，且使用频率极高。常见的有以下几个：

- gi 属格助词

加在名词或名词短语后面，表领属关系，类似汉语的“的”字，有五个变体，使用条件视前一音节之韵母结构而定。开音节后用 - ɦi 或 - ji。例如：

rta－ɦi　rkaŋpa　＝rta－ji　rkaŋpa
马　的　腿　　　马　的　腿

前一音节若以－g，－ŋ结尾，则用－gi。如：

g·jag－gi　rŋama　ɕiŋ－gi　rtswaba
牦牛　的　尾巴　树　的　根

以－m，－n，－r，－l结尾的后面用－gji。如：

gnam－gji steŋ　gnam　gʑuŋ·　brtsan－gji　sras
天　之上　南木　雄　赞　之　子

mar－gji　khuba　dŋul－gji　bumpa
酥油　的　汁　银子　的　瓶子

以－b，－d，－s结尾的后面用－kji。如：

khab－kji　rtse　bod－kji　jige　nas－kji　sɲema
针　的　尖　西藏　的　文字　青稞　的　穗

格助词不仅可以加在单个名词的后面，而且可以加在名词短语的后面。例如：

rta－ɦi　bdagpo　'马的主人'　rta　de－ɦi　bdagpo
马的　主人　　马　那的　主人
'那（匹）马的主人'

rta　dkarpo　de－ɦi　bdagpo　'那（匹）白马的主人'
马　白　那　的　主人

rta　dkarpo　gsumpo　de－ɦi　bdagpo
马　白　三　那　的
'那三（匹）白马的主人'

－la 向格助词

置于名词语之后，表示方向、处所、与事、时间等多种语法意义，类似汉语的"向"、"对"、"到"、"在"、"于"等介词。有

六个变体，使用条件亦视前一音节韵母结构情况而定。前一音节若为开音节用 - r 或 - ru，如：Lhasa - r（或 ru）ɦgro ‘到拉
拉萨（向） 走
萨去’。前一音节若以 - m，- n，- ŋ，- d，- r，- l 结尾要用 - du，如：

bod - du soŋ ‘到西藏去了’，thaŋ - du rta brgjugs
西藏（向）去 坝子（向）马 跑
‘在草坝子上跑马’，rkoŋ jul - du spjugs ‘放逐于工布地方’。前
工布 地方（向）放逐
一音节若以 - s 结尾，则用 - su，如：ɕar phjogs - su bskjod ‘向
东 方 （向）行
东行’。前一音节若以 - b，- d，- g，或再后置字 - d 结尾的用 - tu，如：

lag - tu ɦdzin ‘抓在手中’，pha rol - tu phjin ‘至
手（向）拿 彼 岸（向）渡彼岸’。实际上，- tu 是一个后起的变体。在早期文献中多用 - du，如：phjag - du phul ‘献到手中’。tshol - du ɦgro ‘去找’
手（向）献 找（向）去
等。只有 - la 字不受前一音节音韵结构之限制，可自由运用。

向格助词用途很多。举其要者简述如下：

方向

Lho phjogs - su ɦgro ‘向南方去’
南 方 （向） 走

时间

thaŋ ɕiŋ lo brgja - r skjes ‘松树生长百年’

松树　　年 百（向）长

与事

nadpa - r　sman　bjin　‘给病人药’

病人（向）药　　给

涉事

dgra - la　sdaŋ　‘痛恨敌人’

敌人（向)恨

处所

rgja　mtsho - ru　rba　rlabs　che　‘大海中波浪大’

大　海　（在）波　浪　大

- na 位格助词

传统文法把 - na 归入 - la 格助词，当作 - la 的一个变体。实际上，从早期藏文文献看，二者在形式上并非互补，在意义上也各不相同，应当看成是两个独立的格助词。一般说来，- na 主要表位置，与静态动词照应；- la 主要表方向，与动态动词照应。在敦煌藏文文献里二者的区别是很明显的。请看下面的例子。

btsanpo　balpo - na　bʑugs　‘赞普驻于尼婆罗’

赞普　尼婆罗（位）驻（敬）

btsanpo　bjaŋrol - du　gshegs　‘赞普出巡北方’

赞普　北方（向）　出巡

“驻于某地”用 - na，“出巡某处”用 - du（- la 的一个变体），一静一动，分别明显。有时在同一句中（复合句）就可看到明显的对比。例如：

btsanpo　dpjid　ʑeɕiŋ - du　gshegsste,

赞普　春　‘协兴’（向）出巡（连）

dbjard balpo－na bʑugs ‘赞普春天出巡‘协兴’，夏天驻于尼婆罗’
夏 尼婆罗（位）驻（敬）

btsanpo dbjarstod phodam mdo－na
赞普 初夏 ‘帕当木’谷（位）

bʑugs ʑiŋ, dbjar smad sum tɕhu bo －r spos.
驻（连） 仲夏 孙 水 河 （向）移

‘赞普初夏驻于“帕当木”谷，仲夏迁至孙波河’

在现代藏语安多方言里仍然保存着位格－na和向格－la（变体ŋa等）的区别。例如：

kaŋ－ŋa ndʑo（dʑə）‘到哪里去？’
哪里（向）走
kaŋ－na jot（kə）‘在哪里有？’
哪里（位）有

wot－la ndʑo ‘到西藏去’
西藏（向）走
wot－na jot（kə）‘在西藏有’
西藏（位）有

－nas 从格助词

置于名词之后，表示来源，从由、出处等意义。例如：

bod－nas ɦoŋ ‘从西藏来’
西藏（从）来

skas－nas babs ‘从梯子上下来’
梯子（从）下

rta－nas lhuŋs ‘从马上掉下来’
马（从）坠掉

sa－nas rtswa skjed ‘地上长草’
土地（从）草 长

ɕar－nas ʼnub－bar ‘从东到西’
东（从）西 到

deriŋ－nas saŋɲin bar
今天（从）明日 到

'从今天到明天'

tɕhubofii naŋ – nas fibritɕhu che '诸河中长江最长'
水流之 中（从） 长江 大

– nas 有时可以和 – las 通用。例如：

rta – nas bab '从马上下来''下马'
马 从 下
rta – las bab
马 由 下

– las/bas 比较格助词

用于名词之后表示比较。古藏文中表示比较的格助词有两个：– las 和 – bas，在多数情况下可以通用。例如：

tɕhabsrid gnam – bas mtho dburmog ri – bas brtsan
政 天 比 高 盔 山 比 坚
'政比天高，盔（权势）比山坚'

这里的 – bas 都可以改为 – las。再如：

rgjalpo fidi – las dbu rmog brtsan '比此王权势更大'
王 这 比 盔 坚
brag – las sraba '比岩石坚固'
岩 比 坚

这里的 – las 也可用 – bas 代替。但 – las 的其他义项，如表来源等，则不能与 – bas 通用。

– gis 作格助词

表施动者或动作所凭借的工具、方式、手段以及动作原因等等。– gis 有几个变体。使用条件取决于前一音节的韵母结构。开音节之后用 – s 或 – jis，fiis。如：kho – s bɕad '他说'；– g，– ŋ

之后用 - gis，如：lug - gis rtswa bzas ‘羊吃草’，blobzaŋ - gis jige bris ‘洛桑写字’； - m， - n， - r， - l 之后用 - gjis，如 blornam - gjis bris ‘洛朗写’，bstan ɦdzin - gjis bris ‘丹增写’，ɦodzer - gjis bris ‘悦色写’，blogsal - gjis bris ‘洛赛写’； - b， - d， - s 之后用 - kjis，如：dongrub - kjis bris ‘顿珠写’，ɦtɕhimed - kjis bris ‘琪美写’，bsodnams - kjis bris ‘索南写’。

作格助词用途很广，主要语法功能简述如下：

施事标志（有意志的施动者）

blobzaŋ - gis lug bsad ‘洛桑宰羊’ lug - gis rtswa bzas ‘绵羊吃草’
洛桑（作格） 羊杀 羊（作格）草吃

由于藏语是“动居句尾”型语言，一切名词语都要放在谓语动词的前面，因此作格助词便成为区分句中主语和宾语的重要标志。古藏文中这样的典型例子很多。如

mji - ɦ is ni rta bʑon nam， rta - ɦis ni mji bʑon ba
人（作格）呐 马 骑 呢 马（作格）呐人 骑
‘是人骑马呢？还是马骑人呢？’

rtswa - ɦis ni zor gtɕhad dam zor - gjis ni rtswa gtɕhadpa
草（作格）呐 镰刀 割 呢 镰刀（作格）呐 草 割
‘是草割镰刀呢，还是镰刀割草？’

动作所凭借的工具、方式或手段（无意志施动者）

stagri - s ɕiŋ btɕad ‘用斧子砍树’ khab - k jis btsem
斧（作格）树 砍 针（作格） 缝
‘用针缝’

rgjan - gjis spras ‘用饰品装饰’ ɦbrispaŋs mje - s tshig
针品（作格)装饰 母牦牛场 火（作格） 烧
‘母牦牛草场被火烧’

btsanpo sras－kjis spjan－gjis gzigs， ʑabs－kjis btɕhag

赞普 子（作格）目（作格） 看 足（作格）踏

‘王子亲往巡视，亲临其池’

动作的原因

nad－kjis btab ‘因病所致’‘因病缠身’

病（作格）所致

dbaŋ－gis ‘由于’

stabs－kjis ‘因为’

rkjen－gjis ‘由于’

应当指出，古藏语中并非所有施动者后面都带作格助词。比如不及物动词的主语后面一般就不带作格助词。它跟及物动词的宾语一样用通格，即零形式。形成如下格局：

主语 < 通格 > 一不及物动词

主语 < 作格 > 一宾语 < 通格 > 一及物动词

lug ɕi
羊 < 通格 > 一死

kho－s lug bsad
他（作格） －羊 < 通格 > 一杀

这类特征恰好是 ergative language（作格语言）的特点。跟印欧语的主格/受格对立不同。因此不少人将藏语归入“作格型语言”。古藏语确有此类特征，但它不是纯粹的作格语言。作格助词的用法并不如此简单。一些不及物动词的主语在一定条件下也可带作格助词。反之，及物动词的主语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不用作格助词。使用条件涉及语法、修辞和语用。详见专文。①

① 胡 坦：《拉萨藏语中几种动词句式的分析》，《民族语文》1984 年第 2 期。Betty Shefts Chang and Kun Chang, Ergativity in Spoken Tibetan，史语所集刊 51 本 15，1980。

三 现代藏语

（一）方言的划分

现代藏语的一个明显特点是书面语大体统一，口语因地而异。正像藏族谚语所说的：“一个喇嘛一套经，一个地方一种话”（blama re – la tɕhoslugs re，luŋpa re – la skad lugs re）。全民族公认的口头标准语迄今为止尚未形成。

方言是历史的产物。从早期藏文文献看，古代藏语已有方言分歧的迹象。7—9 世纪，统一的吐蕃王朝的建立以及拼音文字的创制促进了方言的接近和语言的统一。但是随着强大起来的吐蕃不断扩展领土，藏人的足迹遍布广阔的青藏高原及其周围地区。这块被称为“世界屋脊”的高原，由于地广人稀、山川险阻、交通不便，是极易滋生方言的。加之 9 世纪中叶以后，统一的吐蕃王朝崩溃，藏族社会长期陷于割据状态，更助长了方言的分化。十二三世纪时，著名的藏族政治家和学者萨迦·贡噶坚赞（sa skja pantita kun dgaɦ rgjal mtshan）在《乐论》中曾对各地藏人的发音特征作了一番生动的描写，[①] 足见当时的方言差异已经非常引人注目。到了近代，随着政治经济条件的变化、交通的改善，各地交往逐渐增多，人们惊讶地发现有些地方话之间的差别已经达到难以通话的程度。

---

① 萨班写道：“前藏人声音洪亮而婉转，后藏人如马嘶鸣而豁亮，阿里人声音尖锐而短促，康巴人声音威武而粗犷”（dbuspa rnams – kjis ldir ʑiŋ ɦgjur，gtsaŋpa ɦtsher ʑiŋ gsalba jin，gtser ʑiŋ mdudpa mŋaɦrispa，khamspa rnams – kji brdʑid tɕiŋ gjoŋ）。藏文见《西藏研究》1983 年第 2 期；汉文译文见《西藏歌舞》1985 年 4，译者赵康。

现代藏语有多少方言，各家说法不尽一致。50 年代经过我国学者调查，将国内藏语分为卫藏、康和安多三大方言。卫藏方言主要分布在西藏自治区。康方言主要分布在四川和云南藏族聚居区。西藏的昌都专区和那曲专区的藏话也属康方言。安多方言主要分布在青海和甘肃两省的藏族聚居区。此外，四川的阿坝和甘孜两个藏族自治州的部分地区也属安多方言区。三大方言中，卫藏和安多两大方言内部比较一致，康方言内部分歧较大，需细分小方言或次方言。

藏族方言的分歧主要在语音。语音上的差异虽然表现在许多方面，但影响面较大的有以下三项特征：有无声调、有无清浊声母的对立、辅音韵尾的多寡。

有无声调最引人注目。就现有材料看，安多方言和拉达克藏话没有声调，[①] 卫藏方言、康方言和南部边境一带的藏话有声调。从历史上看，藏语声调是后起的现象。它的产生不是来自外部影响，而是内部结构调整的结果。[②] 安多方言和拉达克藏话的共同点是保留古音韵特征较多，如清浊声母对立、较丰富的复辅音和辅音韵尾等。音节也有习惯调，但并未用来区别语词。[③] 有无声调虽然差别很大，但二者有一定的对应规则。例如卫藏方言拉萨话的高低调同安多方言的声母清浊和繁简有关。

① 关于拉达克藏话，参阅 Sanyukta Koshal Ladakhi Grammar, Delthi, 1979.
② 参看本节二卫藏方言（拉萨话）和三康方言（德格话）。
③ 参看本节四安多方言（拉卜楞话）。

卫藏方言（拉萨）	安多方言（拉卜楞）	
（高）so^{54}	（清）so	‘养’
（低）so^{12}	（浊）zo	‘制’
（高）$ŋa^{54}$	（繁）ɦŋa	‘五’
（低）$ŋa^{12}$	（简）ŋa	‘我’

卫藏方言（拉萨话）里平降调的对立跟安多方言（拉卜楞）中韵母的舒促有关。

卫藏方言（拉萨）	安多方言（拉卜楞）	
（平）$tha:^{54}$	（舒）thar	‘逃’
（降）$tha:^{52}$	（促）thək	‘距离’

清浊声母对立是安多和康方言共有的特征。卫藏方言浊声母都已清化，代之以送气不送气或声调高低的区别。这里所说的清浊声母只指塞音、擦音和塞擦音，不包括鼻音和边音（下同）。

安多（拉卜楞）	康（德格）	卫藏（拉萨）	
so	so^{53}	so^{54}	‘养’
zo	zo^{13}	so^{12}	‘制’
ko	ko^{13}	kho^{12}	‘听见’
go	go^{13}	go^{12}	‘门’

辅音韵尾方面，安多方言和卫藏方言接近，韵尾较多。安多方言有 -p，-t，-k，-m，-n，-ŋ，-r 等；卫藏方言有 -p，-k，-ʔ，-m，-n，-ŋ，-r；拉达克藏话除上述单韵尾外，还有双辅音韵尾 -ps，-ts，-ks，-ms，-ns，-ŋs，-rs，-ls。①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康方言，除喉塞音韵尾外，再无其他韵尾，非常接近毗邻的彝语支语言。见下例：

① Sanyukta koshal, Ladakhi Grammar, Delhi, 1979.

安多（拉卜楞）	卫藏（拉萨）	康（德格）	
htəp	tup^{52}	tu^{54}	‘切’
wot	$phøʔ^{132}$	$pøʔ^{31}$	‘西藏’
zək	sik^{132}	$ziʔ^{53}$	‘豹’
hsəm	sum^{55}	$sũ^{55}$	‘三’
jən	jin^{113}	$jĩ^{13}$	‘是’
ɦȵaŋ	$ȵiŋ^{55}$	$ȵĩ^{55}$	‘心’
hwar	par^{55}	pa^{55}	‘版’

拿以上三项特征作标准，三大方言的关系，如下表：

语音特征 / 藏语方言	（一）有无声调	（二）清浊对立	（三）韵尾多寡
卫藏方言	+	-	+
康方言	+	+	-
安多方言	-	+	+

从“能懂度”考察，卫藏方言和安多方言处于两端，差别之大达到难以通话的程度，康方言介乎两者之间。

方言的划分还要考虑到国外藏语的情况。罗里希和西田龙雄提出了五分法。① 他们以西藏为中心，把整个藏语分为五个方言群：

1）中部方言：相当于“卫藏方言”。

① 罗里希（G. N. Roerich）：Modern Tibetan Phonetics. JAS - C, XXV11, 1931。《藏语》（俄文），莫斯科，1961 年。《藏语语言学的基本问题》（俄文），《东方学杂志》第 4 卷，1958。西田龙雄：《西番馆译语研究—西藏语言学序说》，松香堂，1970。
匈牙利学者乌瑞（Uray）还提出过四分法：（1）西部藏语，（2）中部藏语，（3）南部藏语，（4）东部藏语。美国学者谢飞（Shafer）亦持类似看法。

2）东南部方言：相当于“康方言”。

3）东北部方言：相当于“安多方言”。

4）西部方言：包括拉达克（la dags）话、巴尔提话、斯普里格话、拉呼儿话等。

5）南部方言：包括斯皮提话、卡噶特话、夏尔巴话、亚东话等。

根据现有材料，考虑到国内外藏语的整体分布和结构异同，我们对现代藏语的方言划分提出过如下设想：先以声调作标准，把藏语分为两大方言——有声调方言和无声调方言。有声调方言包括卫藏、康和南部诸方言，无声调方言包括安多和西部方言。下面再根据关系远近，细分若干次方言或小方言。请看下表

现代藏语
- 无声调方言
  - 安多（东部）
    - 农区话
    - 牧区话
  - 拉达克（西部）
    - 拉达克话
    - 斯普力克话
    - 巴尔提话
- 有声调方言
  - 南部
    - 夏尔巴话
    - 卡噶特话
  - 卫藏（中部）
    - 前藏话
    - 后藏话
  - 康（东部）
    - 南路话
    - 北路话
    - 牧区话

当然，确切地划分方言还有待于更深入地调查研究。

下面分别介绍几个有代表性的方言点。

（二）卫藏方言（拉萨话）

1. 语音

现代拉萨藏话的语音系统跟古代藏语比，发生了很大的变

化，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声母简化、元音增多、韵尾减少、声调产生。这些变化相互关联，导致整个结构系统的重组。

1)声母

p	t	c	k	ts	tʂ	tɕ	(ʔ)
ph	th	ch	kh	tsh	tʂh	tɕh	
m	n	ɲ	ŋ	l	ɬ	h	
s	ʂ	ɕ	ç	r	w	j	

现代拉萨话的声母系统没有复辅音，没有全浊音(b,d,g,等)，比古代大为简化。一千多年前的那套复杂的复辅音声母系统，由于前缀音的脱落和音位的合并等作用，在现代拉萨话里都变为单纯声母了。[①] 请看下面的例表：

古 dm－ rm－ sm－ smr－ →今(拉萨话)m－

古 gn－ mn－ rn－ sn－ brn－ bsn－→今(拉萨话)n－

古 gt－ bt－ rt－ lt－ st－ brt－ blt－ bst－ gd－ bd－ md－ ɦd－ rd－ ld－ sd－ brd－ bld－ bsd－ zl－ bzl－→今(拉萨话) t－

古 kw－ dk－ bk－ rk－ lk－ sk－ brk－ bsk－ dg－ bg－ mg－ ɦg－ rg－ sg－ brg－ bsg－→今(拉萨话) k－

声母的大量简化，直接导致声调的产生，间接导致双音词的增多。详见后文。

2)元音

a i u e o

ɛ y ø

① 拉萨话内部也不完全统一。拉萨人来自四面八方，小的分歧在所难免。比如有些拉萨人的话里有带鼻冠音的声母：mp，nt，ŋk 等。

现代拉萨话有 8 个基本元音,比古代多三个:ε,ø,y。这三个元音是从古 * a, * o, * u 中分化出来的,最初只是 * a, * o, * u 在舌尖辅音韵尾 * -l, * -d, * -s, * -n 前的变体,后来随着舌尖辅音韵尾的弱化和消失,它们开始自成音位。演变过程举例如下:

* al > * εl > ε(:)

* ol > * øl > ø(:)

* ul > * yl > y(:)

例字: 古 今

* ral	rε:[113]	'破'
* rol	rø:[113]	'犁沟'
* rul	ry:[113]	'烂'

现代拉萨话元音系统的形成受辅音韵尾演变的影响很大。例如古鼻音韵尾 -n、-ŋ 逐渐脱落导致元音鼻化(an > ε̃:, aŋ > ã:),塞音和擦音韵尾弱化使元音紧化或带喉塞音(ag > a̱/aʔ, ad > ε̱/εʔ, as > ε̱/εʔ),流音韵尾消失往往使元音延长(al > ε:, ar > a:),舌尖辅音韵尾消失使后元音前化等。

3)韵尾

-p -k -ʔ -m -ŋ -n -r

现代藏语拉萨话虽有上列 7 个韵尾,但使用频率各不相同。-k, -ŋ, -n 处于弱化消失过程之中,在单音节词中往往只出现在高元音之后,韵尾 r 是一种古音残余,出现不多。出现频率最高的只有 -p, -m, -ʔ。从历史上看更清楚。古韵尾 * -b, * -m,在拉萨话中基本保存下来。古韵尾 * -d, * -s 大都转化为喉塞音 -ʔ。古韵尾 * -l 消失,其余韵尾发生分化,如古韵尾 * -g,少部分变成 -k,大部分变成 -ʔ。古韵尾 * -n 和 * -

ŋ,少部分保留,大部分脱落,使前面元音鼻化 ṽ。古韵尾 * - r,少部分保留下来,大部分脱落后使前面元音长化。如:

	古	今(拉萨话)	
* - b	lab	$lәp^{132}$	说
* - m	lam	lam^{113}	路
* - d	nad	$nɛʔ^{132}$	病
* - s	nas	$nɛʔ^{132}$	青稞
* - g	rig	rik^{132}	见
	rag	$raʔ^{132}$	找到
* - n	jin	jin^{113}	是
	jan	$j\tilde{ɛ}:^{113}$	别
* - ŋ	riŋ	$riŋ^{113}$	长
	raŋ	$r\tilde{a}:^{113}$	自己
* - r	par	par^{55}	像片版
	mar	$ma:^{113}$	酥油
* - l	ral	$rɛ:^{113}$	破

古代复辅音韵尾在拉萨话中或者单音化或者消失。因此,从整体来看,现代拉萨藏话的辅音韵尾系统比古代简化和减少了很多。韵尾的简化也影响到声调的分化和双音词的增多。

4)声调

高调类	高平	$ka:^{55}$	柱子
	高降	$ka:^{52}$	阻挡
低调类	低平	$ka:^{113}$	安装
	低降	$ka:^{132}$	阻塞

现代拉萨话有四个声调。短元音开音节词只有高低两类调。如:sa^{54}'土':sa^{12}'吃';la^{54}'工钱':la^{12}'山口';$ŋa^{54}$'五':$ŋa^{12}$'我'

等。我们把高短调(54)归入高平调(55),把低短调(12)归入低平调(113)。

古代藏语本无声调,拉萨话怎样从无到有,需略加说明。概括地说,主要有三种历史音变导致拉萨话声调的产生和分化。

Ⅰ声母清浊对立的消失。[①]

拉萨藏话在历史演变的某一阶段出现了浊音清化的势头。清浊对立的消失,会影响一大批本来不同音的字变为同音字。这时,拉萨话采用声调高低作为区别特征代替声母清浊的对立,这样就避免了大批同音字的出现。通常清声母字转化为高调字,浊声母字转化为低调字。这就是“清高浊低”规则。拉萨话声调产生的时间不会早于9世纪,也不会晚于13世纪。[②] 见下例:

古(书面语)	今(拉萨话)	
sa	sa^{54}	土
za	sa^{12}	吃

Ⅱ前缀音的脱落

拉萨藏话的另一项重大历史变化是前缀音的脱落。这项变化也部分地转化为声调高低的区别。最明显的表现在次浊声母字上。带前缀音的鼻音和边音声母字在前缀音脱落后都转化为高调字,原来不带前缀音的鼻音边音声母则变为低调字。这就是所谓“高繁低简”规则。如:

---

① 这里的声母指塞音、擦音和塞擦音声母,不包括鼻音和边音。下同。

② 胡坦:《藏语(拉萨话)声调研究》,《民族语文》,1980;黄布凡:《12—13世纪藏语(卫藏)语音初探》;B. Laufer, Bird divination among the Tibetans, TP,1914;西田龙雄:《西番馆译语研究》,1970。

古(书面语)	今(拉萨话)	
l-ŋa	$ŋa^{54}$	五
ŋa	$ŋa^{12}$	我
g-la	la^{54}	工钱
la	la^{12}	山口

Ⅲ辅音韵尾的简化

拉萨藏话中的第三项重大变化是辅音韵尾合并、弱化和脱落。这项变化也影响到声调的分化。通常舒声韵使声调趋平，促声韵使声调趋降。这就是所谓的“舒平促降”规则。拉萨话因此而由二调系统变为四调系统。如：

古(书面语)	今(拉萨话)	
thar	$tha:^{55}$	逃
thag	$tha:^{52}$	距离

总之，拉萨话声调的来历大都可以从古藏语音节结构的一头一尾中找到渊源，声母的简化导致高低调的对立，韵尾的简化导致高低调各分平降。声调的产生是卫藏方言发展中的一个划时代标志，也是它区别于安多方言的一个重要特征。

2. 词汇

1)敬语和谦语

卫藏方言，特别是拉萨话，向以敬语繁多闻名中外，说话人和听话人在社会地位上稍有差异便会在用词上表现出来。因此不仅名词，而且动词和形容词也有敬语形式，个别动词还有谦语形式。

拉萨话的敬语形式多种多样。有时使用跟普通形式完全不同的词。例如：

普通形式	敬语形式	
miʔ^{52}	tɕɛ̃ː^{55}	目
kha^{54}	ɕɛː^{113}	口
ko^{12}	wu^{54}	头
tɕe^{54}	tɕaʔ^{132}	舌
na^{12}	ȵuŋ^{55}	病
sem^{52}	thuʔ^{52}	心
miŋ^{113}	tshɛ̃ː^{55}	名

有些敬语形式与普通形式部分相合。例如：

普通形式	敬语形式	
kho^{54}	khoŋ^{55}	他
tshe^{54}	ku^{55}tshe^{54}	寿命
tsa^{54}	ku^{55}tsa^{54}	脉
ŋyː^{55}	tɕhaː^{55}ŋyː^{55}	钱
tho^{54}	tɕhaː^{55}tho^{54}	册
wuʔ^{52}	ɕɛ^{11}wuʔ^{52}	气(息)
kha^{55}laʔ^{52}	ɕɛː^{11}laʔ^{52}	饭菜
ɕa^{11}mo^{54}	wu^{55}ɕa^{54}	帽子
ko^{11}tʂhiʔ^{52}	wu^{55}tʂhiʔ^{52}	领导

有的词不止一种敬语形式，如：

普通形式　　敬语形式

ɕi^{54} ——
- tʂhoŋ^{113}
- ɕaʔ^{52}
- koŋ^{11}pa^{54}tsoʔ^{132}

死、逝世

也有几个词共用一种敬语形式。例如：

普通形式	敬语形式
sa¹²	吃
khø̃:¹¹³	穿 —— tɕhø:⁵² 吃、穿、喝
thuŋ⁵⁵	喝

有的动词具有普通、敬语和谦语三种形式：

普通形式	敬语形式	谦语形式	
lap¹³²	suŋ⁵⁵	ɕu¹²	说
te:⁵⁵	naŋ⁵⁵	phy:⁵⁵	给

拉萨话中同一个词的谦语和敬语形式可以并用，表示说话人既对听者尊敬，又对所涉及的第三者尊敬。这是拉萨话中一种很特别的格式。如：

kɛ̃:¹¹³la-la　ka⁵⁵ntʂi⁵⁴　ɕyʔ¹³²　naŋ⁵⁵-pɛ　'(您)问老师了吗?'
老师(向格)　问　(谦)　(敬)吗

2)借词

卫藏方言拥有大量借词。有些借词历史悠久，像一面镜子，反映出当地人民与周围各族人民之间的文化接触和交流关系。例如借自汉语的 tɕha¹²'茶'，tɕoŋ⁵⁵'钟'，ha⁵⁵ɕaŋ⁵⁵'和尚'，kuŋ⁵⁵'公'等均有上千年的历史。佛教传入西藏，带进不少梵文词。有些至今仍活跃在卫藏地区人民的口语中，如 tir'芝麻'，tsɛ̃:⁵⁵tɛ̃:⁵⁵'旃檀'，ka⁵⁵la piŋ⁵⁵ka 迦陵频伽(传说中的一种白色的、声音婉转的小鸟)，kɛ:⁵⁵pa⁵⁴'劫'等等。历史上藏族和蒙古族以及满族也有过密切关系，因此卫藏方言中也吸收了一些蒙、满语词。例如借自蒙古语的 em⁵⁵tɕhi⁵⁴'大夫'，thəp⁵⁵tɕhi⁵⁴'扭扣'，ther⁵⁵ka⁵⁴'大车'，ta⁵⁵lɛ:⁵⁵'达赖(大海)，er⁵⁵te⁵⁵ni'额尔德尼'等

等;借自满语的 am^{55}p ɛ:^{55}‘钦差’等。近代由于英国殖民者利用印度作跳板入侵西藏,在卫藏方言中也带来一些英、印借词。这是其他方言中很少有的。例如借自英语的 mo^{11}tʂa^{54}‘汽车’,pa:^{55}se^{54}‘票、证’,tʂa^{55}je^{54}‘领带’,tʂu^{55}ma^{55}tʂu‘西红柿’,tʂi^{55}ka^{55}si‘票’,ra^{11}tʂeu^{55}‘无线电收音机’,i^{55}si^{55}pi^{55}riŋ^{55}‘弹簧’,so^{55}tʂa^{54}‘苏打’等,借自印地语的 ta:^{55}se^{54}‘扑克牌’,pa^{11}tam^{55}‘花生’,pi^{11}tɕi^{55}li‘手电筒’,kaŋ^{55}pa^{55}liŋ‘毛毯’,a^{55}tsa^{55}ra‘小丑’等等。但是卫藏方言中最大量的借词还是来自汉语,包括古代和现代的大批生活用语,如 tɕok^{55}tse^{54}‘桌子’,khø:^{55}tse^{54}‘筷子’,tɕhem^{11}tse^{54}‘剪子’,pir^{55}‘毛笔’,pɛ:^{55}tshɛ:^{55}‘白菜’,lə^{11}puʔ^{52}‘萝卜’,pin^{55}‘粉’,mo^{11}moʔ^{52}‘馍馍’,s ø:^{11}p ɛ:^{55}‘算盘’,thoŋ^{11}tse^{54}‘铜子儿’等等。政治术语以及科技术语也不少,例如:tʂu^{55}ɕi^{54}‘主席’,ʂu^{55}ji^{54}‘书记’,wu^{55}j ø:^{55}‘委员’,kuŋ^{11}tʂh ɛ:^{55}taŋ^{52}‘共产党’,ɕ ɛ:^{52}‘县’,tʂu^{55}－r ɛ:^{55}‘主任’,tɕhi^{55}tʂe^{54}‘汽车’,si^{55}－ji^{54}‘司机’,den^{55}tsi^{54}‘电子’,yn^{11}tsi^{54}‘原子’,tao^{11}t ɛ^{55}‘导弹’,re^{11}hø^{55}(ny:^{11}pa^{54})‘热核(能)’

3)双音词

古声母和韵尾大量简化,不仅导致元音增多和声调独立,而且促进了双音词的发展。藏语中固有的双音节语素是不多的,因此双音词大多是由两个单音节语素组成的派生词或复合词。双音词古已有之,不过于今尤烈罢了。现代卫藏方言中最常见的派生词格式是“词根＋词尾”。能产的词尾有:

－pa

phø:^{11}pa^{54}	藏人	so^{11}pa^{54}	工人
ɕiŋ^{11}pa^{54}	农民	tʂok^{11}pa^{54}	牧民

-ŋɛ̃:/khɛ̃:

so^{11}ŋɛ̃:^{55}	制作者	tʂhi^{11}ŋɛ̃:^{55}	作者
lo^{55}ŋɛ̃:^{55}	读者	ta^{55}ŋɛ̃:^{55}	观众

-jaʔ

sa^{11}jaʔ^{52}	食物	thuŋ^{55}jaʔ^{52}	饮料
ɕu^{11}jaʔ^{52}	所说的	ta^{55}jaʔ^{52}	读物

-cu

sa^{11}cu^{54}	食品	kh ø̃:^{11}cu^{54}	衣物
ɕu^{11}cu^{54}	要说的	ta^{55}cu^{54}	要看的

-sa

ce^{55}sa^{54}	出生地	tʂo^{11}sa^{54}	去处
ɕa:^{11}sa^{54}	存放处	ɲo^{11}sa^{54}	买处

-taŋ

tɕhe:^{11}taŋ^{52}	作风	so^{11}taŋ^{52}	做法
khø̃:^{11}taŋ^{52}	穿法	tshem^{55}taŋ^{52}	缝法

用两个词根构成一个复合词是最能产的构词方式。在这方面藏语各方言无大差别,仅举数例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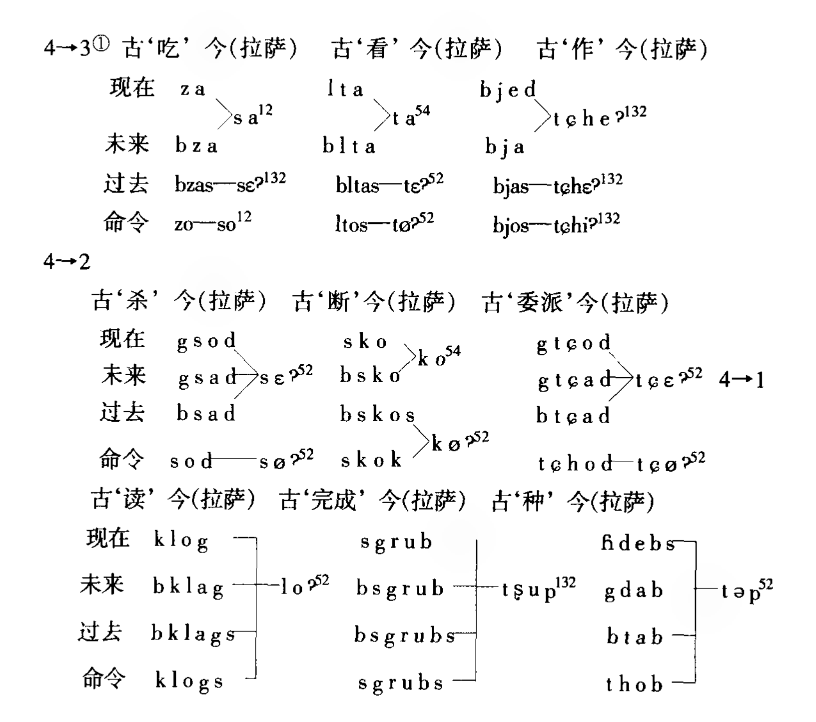
kɛ:^{55}jiʔ^{52}	mi^{11}maŋ^{52}	maŋ^{55}tso^{54}
语 文	人 民	民 主
ɲo^{11}tshoŋ^{55}	sa^{11}tuŋ^{55}	ɲin^{11}tsh ɛ:^{55}
买 卖	吃 喝	昼 夜
tʂhak^{11}tɕha:^{55}	tɕhu^{55}khø:^{55}	tha:^{11}ma:^{55}
暴 雨	水开(开水)	旗红(红旗)

3. 语法

1)动词形态简化

如前所述,古代藏语动词形态发达,多数自主动词有“三时

一式”的变化。发展到现代卫藏方言,动词形态已普遍简化。古代的四形动词,在卫藏方言中多变为三形、二形甚至只有一种形态。请看下例:



4→3① 古'吃' 今(拉萨) 古'看' 今(拉萨) 古'作' 今(拉萨)

	古'吃'	今(拉萨)	古'看'	今(拉萨)	古'作'	今(拉萨)
现在	za	sa12	lta	ta54	bjed	tɕheʔ132
未来	bza		blta		bja	
过去	bzas	sɛʔ132	bltas	tɛʔ52	bjas	tɕhɛʔ132
命令	zo	so12	ltos	tøʔ52	bjos	tɕhiʔ1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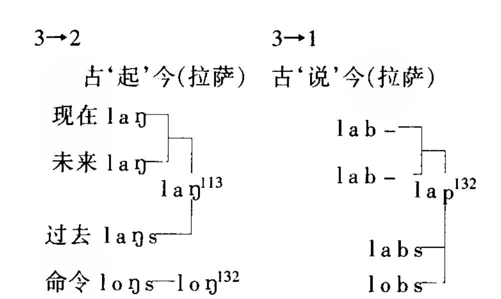
4→2

	古'杀'	今(拉萨)	古'断'	今(拉萨)	古'委派'	今(拉萨)
现在	gsod	sɛʔ52	sko	ko54	gtɕod	tɕɛʔ52 4→1
未来	gsad		bsko		gtɕad	
过去	bsad		bskos	køʔ52	btɕad	
命令	sod	søʔ52	skok		tɕhod	tɕøʔ52

	古'读'	今(拉萨)	古'完成'	今(拉萨)	古'种'	今(拉萨)
现在	klog	loʔ52	sgrub	tʂup132	ɦdebs	təp52
未来	bklag		bsgrub		gdab	
过去	bklags		bsgrubs		btab	
命令	klogs		sgrubs		thob	

古代三形动词,卫藏方言多简化为二形或一形。例如:

① 指古藏语的4形动词,现在卫藏方言中变为3形动词。主要趋势是现在形同未来形合并。余类此。



古代二形动词,卫藏方言多简化为一形。例如:

2→1

古'牵引'今(拉萨)

现在 ɦkhrid
未来 ɦkhrid —tʂhiʔ52
过去 khrid
命令 khrid

2)句尾助词复杂化

随着动词本身形态的萎缩,句尾助词部分开始发达起来。过去由动词形态表达的许多语法意义,现在改由句尾助词承担。例如:

未来时 v + ki54 jin、 v + ki54 re
现在时 v + kij54 jø、 v + ki54 tuʔ v + ki54 jo:ʔ132re
过去时 v + pa jin、 v + pa re

例句:

ŋa12 tɕha12 thuŋ55 – ki54 jin '我将喝茶'
我 茶 喝(未来,自称)

kho^{54}　tɕha　thuŋ^{55} - ki^{54}　re　‘他将喝茶’

他　　茶　　喝（未来，他称）

ŋa^{12}　tɕha^{12}　thuŋ^{55} - ki^{54}　jø　‘我正喝茶、我常喝茶’

我　　茶　　喝（现在/习惯，自称）

kho^{54}　tɕha^{12}　thuŋ^{55} - ki^{54}　tuʔ　‘他正喝茶’

他　　茶　　喝（现在，他称）

kho^{54}　tɕha^{12}　thuŋ^{55} - ki^{54}　yo：^{132} re　‘他常喝茶’

他　　茶　　喝！（现在/习惯，他称）

ŋɛʔ^{132}　tɕha　tuŋ^{52} - pa　jin　‘我喝了茶’

我（作格）茶　　喝（过去，自称）

khø^{52}　tɕha^{12}　tuŋ^{52} - pa^{54}　re　‘他喝了茶’

他　　茶　　喝！（过去，他称）

句尾助词部分通常包括附加成分（如 - ki^{54}，- pa 等）和辅助动词（如判断动词 jin，re，存在动词 jø，tuʔ、jo：^{132}re 等）。它的形式不止上述那些，表达的意义也不止三时。下面再举几组实例：

v + tʂo：^{55} jø　表示动作即将进行。

ŋa^{12}　kha^{55}laʔ^{52}　sa^{11} - tʂo：^{55}　jø　‘我就要吃饭了’

我　　饭　　吃（即将）

v + cu^{54}　jin　表示将作未作。

ŋa^{12}　kha^{55}laʔ^{52}　sa^{11} - cu^{54}　jin　‘我还没吃饭呐’

我　　饭　　吃（将作未作）

v +（n）tʂo：^{55}　jin　表示动作刚刚过去

ŋa^{12}　kha^{55}laʔ^{52}　sa^{11} - n̥tʂo：^{55}　jin　‘我拐吃过饭’

我　　饭　　吃（动作刚过去）

v + soŋ　表示动作完成。

kho^{54}　phøʔ^{132} - la　tɕhĩ^{52}　soŋ　‘他到西藏丧了’

他　　西藏（向格）　走　了（动作完成说者亲见确知）

v + tɕhuŋ 表示动作完了

ŋɛʔ^{132} mi^{12}tɕiʔ^{52} thoŋ^{55} tɕhuŋ ‘我看见一个人’

我(作格)人一 看见 了(动作完了)

3)判断句的构成

古藏语中肯定式判断句可以不用判断词结尾,但现代卫藏方言的判断句必须用判断词结尾。拉萨话中有两个判断词:jin(自称或炽称)和 re(他称或远称)。如:

ŋa^{12} phø:^{11}pa^{54} jin ‘我是藏人’

我 藏人 是

khoŋ^{55} so^{55}ko^{54} re ‘他是蒙古人’

他 蒙古人 是

4)描写句的构成

古藏语中描写句常以形容词根加句终语气词结尾,现代卫藏方言通常需要在形容词后加判断动词‘是’或存在动词‘有’才能成句。例如:

me^{11}toʔ^{52}ti ma:^{55}po^{54} re ‘这(朵)花是红的’

花 这 红 是

ri^{12} ti uho^{55}po^{54} tuʔ ‘这(座)山高’

山 这 高 有

ŋa^{12} te^{11}po^{54} jin ‘我很好’

我 平安 是

ŋɛ:^{112} ȵu^{55}ku^{54} ti ja^{11}ko^{54} jøʔ ‘我的这(支)笔好’

我的 笔 这 好 有

只有感叹式的描写句才可以以形容词根接语气词结尾。例如:

ri^{52} ti tho^{54}wa la 这(座)山真高哇!

山 此 高 哇

5)格助词

现代拉萨话基本上保留了古藏语的几类格助词:属格、作格、向格、从格、比较格等。只有位格 - na 并入向格 - la。例如:

古代藏语　　现代拉萨藏话

bod - na bʑugs→phøʔ132 la ɕuʔ132 '在西藏住'
西藏(位格)住

bod - la phebs→ phøʔ132 - la pheʔ52 '到西藏去'
西藏(向格)往

从用法上看,现代拉萨藏话的格系统具有"作格语言"(ergative language)的某些特性。例如:

甲 lo55saŋ52 - kɛ luʔ132 tɕik sɛʔ52-pa re '洛桑杀死一(只)羊'
洛桑(作格) 羊 一 杀 了

乙 luʔ132 te ɕi54 - pa re '那(只)羊死了'
羊 那 死 了

及物动词句的主语(洛桑)用"作格"(- kɛ),不及物动词句的主语(羊乙)用"通格"(- ø)。后者跟前句的宾语(羊甲)同格。这是作格型语言的基本特征。但统观全局,现代拉萨藏话还算不上纯粹的作格语言。这主要因为这类格标志不是"强制性的",而是"选择性"的。比如,有些及物动词句的主语不用作格,用通格。

ŋa12 tha55maʔ52 then55ki54 mɛʔ 我不吸烟(指习惯)
我(通格)烟 吸 不

有些不及物动词句的主语却带"作格标志":

ŋɛʔ132 lam11sa:55 lɛʔ52 jõ: '我立刻来'
我(作格) 立刻 来

还有些宾语不用通格而用向格。如:

khøʔ⁵² ŋaː¹¹³ ɕyʔ¹³² tɕuŋ '他打我了'

他(作格) 我(向格) 打 了

ŋa¹² khoː⁵⁵ ɕiː¹¹ – kiʔ⁵² '我怕他'

我(通格)他(向格) 怕

关于拉萨藏话格助词的用法,这里不细讨,请参阅专文。①

(三)康方言

康方言区由于山川纵横、交通不便,方言内部分歧较大,农牧区之间以及南北两端都有不小差异。牧区康话通行于川青藏交界处,接近安多方言,但有声调。南路康话通行于川滇藏交界处,包括巴塘、理塘、迪庆、宁静一带。北路康话通行于康定、甘孜、德格、昌都一线,主要交通干线的两侧,分布辽阔,影响较大,其中尤以德格话较具代表性,简单介绍如下。②

1. 语音

1)声母

p	t	k	ts	tʂ	tɕ
ph	th	kh	tsh	tʂh	tɕh
b	d	g	dz	dʐ	dʑ
s	ʂ	ɕ	x	h	ʔ
sh	ʂh	ɕh	xh	ɬ	j

① 胡坦:《藏语几种动词句式的分析》,《民族语文》1984,1。
Betty Shifts & Kun Chang, Ergativity in Spoken Tibetan,《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1本第1分册。

② 康方言材料参考格桑居勉:《藏语方言概要》(油印本),1964。

z	r	ʑ	ɣ	l	w
m	n	ȵ	ŋ		
m̥	n̥	ȵ̥	ŋ̊		

从这个声母表可以看出，现代德格藏话的声母系统比古代藏语声母系统已大为简化。古代的二合(gr-)、三合(sgr-)和四合(bsgr-)复辅音声母普遍单音化，只剩下一套带鼻冠音的二合声母。如 mba^{53}‘巴塘’，nda^{53}‘箭’，ŋgo‘头’，ndza^{53}‘溅出’，ndʐo^{31}‘走’，ȵdʑa^{53}‘虹’。但是比起卫藏方言拉萨话的声母系统来还是要复杂一些。多出几套声母。除鼻冠音声母外，德格话以及整个康方言普遍存在清浊声母的对立。例如：

清~浊	例		词	
t~d	to^{13}	双	do^{13}	石
k~g	ko^{53}	挖	go^{53}	门
ts~dz	ts ø^{55}	卖	dzø^{55}	发配
tʂ~dʐ	tʂaʔ	武	dʐa^{31}	敌
tɕ~dʑ	tɕa^{31}	茶	dʑa^{31}	汉人
s~z	so^{53}	养	zo^{53}	制做
ɕ~ʑ	ɕa^{53}	搬运	ʑa^{53}	贴
x~ɣ	xiʔ^{53}	毁	ɣiʔ^{53}	家产

2)元音

a	i	u	e	o
ɑ			ɛ	ø

德格话的元音 ɑ,ɛ,ø 是后起的。[ɑ]主要源于古代的 * ag 和 * ar。如：tɑʔ^{53} < * stag‘虎’，mɑ^{13} < * mar‘酥油’。[ɛ]主要源于古代的 * ad 和 * as。如：lɛ^{13} < * las‘作’，tɕhɛʔ^{53} < * tɕhad‘断’。[ø]主要源于古代的 * os 和 * od。如：tɕhø^{55} < * tɕhos‘佛法’，

pø$ʔ^{53}$ < * bod‘西藏’。

同其他方言比，德格话的元音有三个特点：[1]前后 a 的对立。这是康方言独有而其他两个方言没有的现象。[2]大量鼻化元音。安多方言与之对应的是鼻韵尾 – m，– n，– ŋ。卫藏方言有 – m 韵尾，部分 – n，– ŋ 韵尾脱落使前面的元音鼻化。卫藏方言虽有鼻化元音，但不如康方言多。[3]喉塞韵尾前有 i，u，o 同i̠，u̠，o̠的对立。如：

xi$ʔ^{53}$	毁	xi̠$ʔ^{53}$	相处
tʂu$ʔ^{31}$	六	tʂu̠$ʔ^{31}$	缝
lo$ʔ^{31}$	例	lo̠$ʔ^{31}$	习惯

甚至鼻音声母也有清浊对立。例如

m ~ m̥	ma^{53}	伤	m̥ a^{53}	小树
n ~ n̥	na^{53}	誓	n̥ a^{53}	鼻(子)
ȵ ~ ȵ̊	ȵĩ^{55}	名	ȵ̊ ĩ^{55}	心
ŋ ~ ŋ̊	ŋo^{53}	炒	ŋ̊ o^{53}	青草

清化鼻音是后起的，源于古藏语中带前缀 s – 的鼻音。m̥ ε̃^{55} < * sman‘药’，n̥ a < * sna‘鼻’，ȵ̊ ĩ^{55} < * sȵiŋ‘心’，ŋ̊ o^{53} < * sŋo‘青’。此外，德格话以及整个康方言还有一套送气擦音。这是卫藏方言所没有的。例如：

s—s^h	so^{53}	养	s^ho^{53}	牙
ɕ—$ɕ^h$	$ɕa^{53}$	运	$ɕ^ha^{53}$	讥笑
x—x^h	xa^{53}	宰	x^ha^{53}	肉

从历史上看，送气擦音源于古无前缀擦音，s^ho^{53} > * so‘牙’，不送气擦音源于古有前缀的擦音，so^{53} > * gso‘养’。

总之,康方言声母就整体而言,比卫藏方言多,比安多方言少。[①]

3)辅音韵尾

康方言的辅音韵尾最简单,只有一个喉塞音 -ʔ。如果把它处理作紧元音标志,(如彝语支),康方言就成了最典型的开音节语言了。古代复杂的韵尾系统在今日的康方言里演变的结果大体如下:

古辅音韵尾	现代康方言
-b, -d, -g	vʔ（紧化）
-m, -n, -ŋ	ṽ（鼻化）
-r, -l, -s	ø（脱落）

韵尾脱落、音节开放是康方言的发展趋势,也是它区别于其他方言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

4)声调

高调类[53 $tʂu^{53}$ 洗<现、未>
　　　　55 $tʂu^{55}$ 洗<过>

低调类[(2)^{31} $tʂu^{31}$ 挖<现、未>
　　　　13 $tʂu^{13}$ 挖<过>

康方言声调的产生也同声母和韵尾的简化有关,但分化时间可能稍晚于卫藏方言。许多词的声调尚不稳定,特别是浊音声母词[②],声调忽高忽低,因人而异,甚至同一个人也因时而异。浊声母词里还没有找到声韵完全相同只靠声调区别的成对的词。

---

① 拉萨话只有一套舌面塞音 c, ch(或 ȶ, ȶʰ)是德格话里没有的。安多方言中多种形式的复辅音,是康方言没有的。

② 指塞音、擦音和塞擦音,不包括鼻音和边音。

康方言声调仍在演变形成之中。

2. 词汇

1)敬语

德格话(乃至整个康方言)里敬语非常有限,无法同拉萨话相比。常用的敬语有:

nõ^{55}	给	ziʔ^{53}	看
ɕɛ̃^{13}	走	ɣuʔ^{53}	坐
ndzɛ^{53}	做	khõ^{55}	他

2)借词

康方言的借词大部分跟卫藏、安多方言相同,只是汉语借词更多些。这主要因为康方言区与汉区毗邻,民间来往较多的缘故。比如有一些词,拉萨话借自英印语,德格话借自汉语(主要是四川话)。

拉萨话	德格话	
ɕik^{55}rɛʔ^{52} <英>	tʂi^{55}jɛ̃^{55}	纸烟
ri^{11}li^{54} <英>	ho^{55}tʂhe^{53}	火车
pa^{11}tam^{55} <印>	xɑ^{55}sẽ^{55}	花生
pi^{11}tɕi^{54}li <印>	tẽ^{55}pɑ̃^{55}	电棒

有一些词,拉萨话是自造,德格话借自汉语。例如:

拉萨话	德格话	
lap^{55}tʂaʔ^{52}	ɕo^{13}sẽ^{55}	学生
tʂa:^{11}khaŋ^{55}	ji^{13}tɛ̃^{55}tɕu^{53}	邮电局
lo:^{55}ȵɛ̃:^{55}	tɛ̃^{13}jɿ^{55}	电影
so^{55}mɛ̃:^{55}	jɑ^{13}kɑ^{53}	牙膏
kup^{55}caʔ^{52}	pɑ^{55}ndẽ^{55}	板凳

有些词借自汉语的不同方言，例如‘肥皂’，德格话叫 jã^{13}tɕẽ^{53} <洋碱>，拉萨话叫 ji^{11}tsi^{54} <胰子>。‘脸盆’，德格话叫 phẽ^{53}tsi <盆子>，拉萨话叫 thuŋ^{11}phɛ̃ː^{55} <铜盆>。

3）本地词

每个方言都有一些带有自己地方色彩的词，数量虽然不多，却是辨别方言的有用标志。例如：

康（德格话）	卫藏（拉萨话）	安多（拉卜楞）	
le^{13}le^{53}	ɕi^{11}mi^{54}	lulə	猫
a^{55}sɑʔ^{53}	pha^{11}leʔ^{52}	kore	饼子
lũ^{55}	ɬak^{55}pa^{54}	s^{h}eru	风
tɕi^{55}mẽ^{55}	ɕe^{11}tʂaː^{55}	hongə	很

3．语法

1）动词形态

康方言动词形态的简化比安多方言和卫藏方言都明显。有些地方话里动词本身已无变化。时体等主要语法意义由助词或时间词等分析形式表达。德格话保留了少量的动词形态变化。例如：

现在、未来	过去	命令	
ta^{53}	tɛ^{55}	tø^{55}	看
se^{31}	dzɛ^{55}	dzø^{55}	说

现在、未来	过去命令	
tʂi^{31}	tʂi^{13}	写
tsi^{53}	tsi^{55}	算

现在、未来、过去	命令	
tsaʔ^{53}	tsoʔ^{53}	教

da⁵³ to⁵⁵ 磨

主要语法意义由句尾助词表示。例如：

现在：v + si⁵⁵ jøʔ³¹

ŋɛ¹³ ji¹³ɣe⁵³ tʂi³¹ - si⁵⁵ jøʔ³¹ ‘我正在写信’

我 信 写(正在)

未来：v + dʑi⁵³jĩ

ŋɛ¹³ ji¹³ɣe⁵³ tʂi³¹ - dʑi⁵³ jĩ ‘我将写信’

我 信 写(将要)

过去：v + zi⁵³ jĩ

ŋɛ¹³ ji¹³ɣe⁵³ tʂi¹³ - zi⁵³ jĩ ‘我写了信’

我 信 写(了)

德格藏话的句尾助词种类繁多，表达各种细致的语法意义和修辞意义。在这方面，同卫藏方言接近。

2)判断句的构成

康方言的判断句不能以名词结尾，必须后加判断词(‘是’)。判断词有 jĩ 和 reʔ³¹两个。前者表自称或近称，后者表他称或远称。与卫藏和安多方言无异。例如：

ŋɛ¹² khã⁵⁵pa⁵³ jĩ ‘我是康巴人’。

我 康巴人 是

kho⁵³ khã⁵⁵pa⁵³ reʔ ‘他是康巴人’。

他 康巴人 是

3)描写句的构成

通常描写句要用判断词‘是’或存在动词‘有’结尾。‘是’有两个，已如上述；‘有’有三个：

[1]jøʔ³¹[2]ŋge⁵³[3]jo¹³li⁵³ reʔ

见下例：

jĩ ‘是$_1$’

ŋa^{13} de^{13}mo^{53} jĩn ‘我好’

我 平安 （是$_1$）

reʔ ‘是$_2$’

khõ^{55} de^{13}mo^{53} reʔ ‘他好’

他 平安 （是$_2$）

jøʔ ‘有$_1$’

ŋi^{13} pha^{55}ju^{53} ja^{13}mo^{53} jøʔ ‘我的家乡好’

我的 家乡 好 （有$_1$）

ŋge ‘有$_2$’

tɕhu^{53} e^{55}nde^{53} tsha^{53}mo^{53} ŋge ‘这水热’

水 这 热 （有$_2$）

jo^{13}－li^{53} reʔ ‘有$_3$’

khu^{55} ɬo^{55}dʐa^{53} ja^{13}mo^{53} jø^{13}－li^{53}re^{1} 他的学校好。

他的 学校 好 （有$_3$）

有些带感叹意味的描写句可以用形容词根加－do一类的语气词煞尾。例如：

rɛ^{12} e^{55}nde^{53} kõ^{55} jaʔ^{31}－do 这种布质地真好！

布 这 质地 好

比较句亦可以形容词根加一些辅助成分结尾。如：

ŋa^{13}－ji^{31} kho^{53} ndʑoʔ^{53}－li^{53}reʔ 他比我快。

我 比 他 快

4)格助词

德格话的格助词与卫藏方言大同小异。主要形式和例词列表如下：

格助词	基本形式	例		词	
通格	-ø	ŋa^{13}	我	khõ^{55}	他(敬)
属格	-ki(有变体)	ŋi^{13}	我的	khõ^{55}-ki	他的
作格	-ki^{31}(有变体)	ŋɛ^{13}	被我	khõ^{55}-ki^{31}	被他
向格	-le	ŋa^{13}-le	对我	khõ^{55}-le	对他
从格	-nɛ^{31}	kha^{55}-nɛ^{31}	从口中	khã^{55}-nɛ^{31}	从康区
比较	-ji^{31}	ŋa^{13}-ji^{31}	比我	khõ^{55}-ji^{31}	比他
随同	-do^{31}	ŋa^{13}-do	我和	khõ^{55}-do	他和

德格话以及整个康方言的格助词系统有几个特点值得一提。首先，格助词的变体减少，趋于定型化。例如古藏语的向格有6个变体：-la，-su，-tu，-du，-r，-ru，德格话并为一个-le。属格和作格也有单音节定型化的趋势。其次，在用法上，强制性多于选择性，更接近“作格语言”（ergative language）的特性。例如及物动词句的主语后都带作格助词（-ki^{31}），不及物动词句的主语都用通格（-ø），不像拉萨话那样因时制、语气的不同可用可不用。见下例：

ŋɛ^{13}	ji^{13}ɣe^{53}	tʂi^{31}-dʑi^{53}	jĩ	‘我将写信’
ŋɛ^{13}	ji^{13}ɣe^{53}	tʂi^{31}-si^{55}	jøʔ^{31}	‘我正写信’
ŋɛ^{13}	ji^{13}ɣe^{53}	tʂi^{31}-zi^{53}	jĩ	‘我已写信’
ŋa^{13}	pøʔ^{13}-le	ndʐo-dʐi^{53}	jĩ	‘我将赴藏’

在拉萨话里前两句都可用通格。此外，古代的方向格（-la）和方位格（-na）在德格话里合二为一。这同卫藏方言的拉萨话一样，跟安多方言不同。

(四) 安多方言

安多方言分布虽广，内部却较一致，只是农区话和牧区话略有差别。一般说来，牧区话保留古代音韵特征多些，例如复辅音多于农区话。不过农牧民相互交谈毫无问题。下面以甘肃夏河县拉卜楞藏话为例对安多方言的特点略作介绍。

1. 语音

1）声母

p	t	k	ts	tʂ	tɕ
ph	th	kh	tsh	tʂh	tɕh
b	d	g	dz	dʐ	dʑ
s	ʂ	ɕ	x	h	
s^h			x^h	ɬ	
z	r	ʑ	ɣ	l	
m	n	ȵ	ŋ	j	w

复辅音

NC　　hc/ɦc

安多方言的声母虽不及古藏语那样复杂，但比其他两大方言都多。首先，它不同程度地保留了一批复辅音声母。最少的，如拉卜楞话，也有两类，近30种组合。例如：

NC 型

mba	巴塘	nda	箭	ŋgo	头
ndzo	犏牛	ndʐa	似	ȵdʑo	走

hC 型

hta	马	nka	沟	htsa	草

htɕa	头发	ɦna	鼻子	ɦŋa	五

复辅音最多的是安多方言的牧区话。例如四川的道孚牧区藏话有一百多种不同形式的辅音组合，不仅有二合，而且有三合辅音。例如：

二合

spə	毛	stoŋ	千	ski	颈
sman	药	sna	鼻	sŋon	蓝
zgo	门	zboŋ	泡	zɦi	口袋
rta	马	rko	挖	rtse	尖
rdo	石	rma	伤	rŋa	鼓
lŋa	五	ltɕi	舌	phjo	方向
bta	采	pki	驮	ptso	煮
wdən	七	wgu	分配	wsat	杀
ɣtəp	切	ɣma	低	ɣzu	豹
mtha	边	mda	箭	mdzo	犏牛
nthoŋ	喝	ndar	颤	ndzom	齐全

三合

mbre	米	sprən	云
zgra	声	sdtʂe	装饰
spji	公	mbjar	粘

安多方言有一套全浊声母，是卫藏方言所没有的。拉卜楞话中的浊塞音和浊塞擦音声母前往往带有一个轻微的浊送气音 ɦ。例如：

[ɦ] do	石	[ɦ] go	门	[ɦ] dza	月
zo	制	ʑə	四	ɣa	狐

安多方言还有一套送气擦音，也是卫藏方言所没有的。例如：

$s \sim s^h$	so	吃<命>	s^ho 牙

2）元音

a　i　u　e　o　ə

安多方言元音少于其他方言，但比古代藏语多出一个/ə/音位。这个/ə/源于古代的 * i 和 * u，原来古藏语在安多方言中发生了一种高元音央化而合并的变化。见下表：

古代	* a	* i * u	* e	* o
现代(安多)	a	ə	e	o

例词	* bʑi > ʑə ‘四’	* khji > tɕhə ‘犬’
	* bʑu > ʑə ‘溶’	* khju > tɕhə ‘群’

既然古藏语的 * i 和 * u 已变为现代安多方言的/ə/，那么现代安多方言中的/i/和/u/又从何而来呢？根据现有材料看，现代安多藏语的/i/是古代元音 v + s 演变而来的。见下表：

古代　* as　* is　* us　* es　* os→现代（安多）i

例句	* nas > ni	青稞	* gȵis > ȵi	二
	* dus > ti	时间	* ɕes > ɕi	知
	* ȵos > ȵi	买<过>		

现代安多方言的/u/是古代元音 o + ［ɦ］i 演变而来的。例如 * khoɦi > khu ‘他的’。

正因为/i/和/u/在古代都曾有过韵尾，所以在现代安多方言中 i 和 u 不能同任何辅音韵尾相组合，只有/a/ /o/ /e/ /ə/可同 －p，－t，－k，－m，－n，－ŋ，－r 组合。

3）辅音韵尾

－p	－t/l	－k/x
－m	－n	－ŋ

－r

安多方言保留古辅音韵尾比其他方言都多。除＊－s脱落，＊－l和＊－d合并外，都保存下来。复辅音韵尾由于＊－s（及其变体＊－d）的脱落已不存在。

2. 词汇

1）敬语

安多方言同康方言一样，敬语远不如拉萨藏话多。但日常为礼貌所必需的敬语词还是有一些。例如：

ʑək	坐	phep	来去
naŋ	给	suŋ	话
ɕək	手	wu	头
sudʑa	茶	hkutshap	代表

2）借词

安多方言也有大量借词。除与其他方言的共同部分外，通过西北地区借进不少汉语词。包括日常生活用语和所谓的文化词。如果说康区借词带有"川味"，安多地区借词往往带有"西北风味"。例如：

laŋ	粮，薪金	la	腊	saŋ	笙
lendʑa	梿枷	talen	搭连	taŋdzi	戥子
ligi	立柜	ladʑu	辣椒	phio	票
xe	鞋	lidʑən	厘金（税）	torən	道人
taji	大衣	pandze	本子	toŋdze	铜子
pinʂə	本事	tɕudze	轿子		
jəntu	熨斗				
tɕhiʂhe	汽车	tholadʑi	拖拉机		

3）同名异实

安多方言里有许多带地方色彩的词。如“自行车”叫“铁马”（htɕəkhta），“飞机”叫“铁鸟”（htɕəkɕa）等等。还有一些词跟其他方言同源，但表达不同的意义和事物。例如 * thurma，在拉萨话里指“匙子”，拉卜楞话里指“筷子”。* semstɕan，在拉萨话里指“牲畜”，拉卜楞话里指“人类”、“大家”等。有些词的意思甚至完全相反。例如 * thon，拉萨指“出发”,；拉卜楞指“到达”。* graŋ，拉萨指“天寒”，* nkhjags 指“人感觉冷”；拉卜楞话正相反。此类语词为数不多，但最易误会。

3. 语法

1）动词形态

从历史上看，安多方言的动词形态也趋于简化。例如动词的现在形和未来形普遍合二为一。但是比起其他两个方言则动词形态保留得多一些。例如卫藏方言（拉萨话）里许多动词的“三时一式”只剩下两种形式，在安多方言（拉卜楞话）里还保存着三种形式。见下例：

	安多（拉卜楞）	卫藏（拉萨）	
现·未	htɕok	> tɕaʔ^{52}	打破
过　去	tɕak		
命　令	tɕhod	tɕoʔ^{52}	
现·未	sot	> sɛʔ^{52}	杀
过　去	sat		
命　令	shot	søʔ^{52}	
现·未	ndʐə	tʂhi^{12}	写
过　去	tʂi	> tʂhiʔ^{132}	
命　令	tʂhi		

有些动词在卫藏方言（拉萨话）里只剩下一种形式，在安多方言（拉卜楞）里依然保存着三种或至少两种形式。例如：

	安多（拉卜楞）	卫藏（拉萨）	
现·未	ndep		
过去	tap	tәp[52]	播种
命令	thop		
现·未	ŋgi		
过去	kat	kɛ:[55]	驮
命令	k^hu		
现·未·过	kon	khø̃:[113]	穿
命令	khon		
现·未·过	ɕak	ɕaʔ[52]	劈
命令	ɕaʔ		

2）句尾助词

尽管安多方言保存了较多的形态变化，但分析形式日益发展。许多重要的语法意义开始由句尾助词来承担。这种总的发展趋势与其他方言完全一致，只是具体形式有所不同。以“时制”为例，现在、未来和过去等语法意义的区别，主要不在动词词根的形态变化，而在动词后面的种种辅助成分。

未来时	v + dʑә	jәn
	v + dʑә	ret
现在时	v + kә	jot
	v + kә	jot – kә
过去时	v + nә	jәn
	v + nә	ret

例句：

Ⅰ ŋi　　jəɣe　　ndʐ̥ə－dʑə　　jən　　‘我将写信’
我（作格）信　　写（未来，自称）
khəgi　　jəɣe　　ndʐ̥ə－dʑə　　ret　　‘他将写信’
他（作格）　信　　写（未来，他称）

Ⅱ ŋi　　jəɣe　　ndʐ̥ə－ɣə　　jot　　‘我正写信’
我（作格）信　　写（现在/习惯，自称）
khəgi　　jəɣe　　ndʐ̥ə－ɣə　　jot－kə　‘他正写信’
他（作格）　信　　写（现在/习惯，他称）

Ⅲ ŋi　　jəɣe　　tʂi－nə　　jən　　‘我写了信’
我（作格）信　　写（过去，自称）
khəgi　　jəɣe　　tʂi－nə　　ret　　‘他写了信’
他（作格）　信　　写（过去，他称）

句尾助词跟其他方言一样包括附加成分（－dʑə，－kə，－nə等）和辅助动词（判断词‘是’jən，ret，存在动词‘有’jot，jot－kə等）。它们附加在主要动词后面，组成的形式比古代复杂得多，成为谓语动词语法意义的主要承担者。

3）判断句的构成

以名词（或名词＋语气词）结尾的判断句在安方言中已不多见。正常情况下，判断句要以“是”字结尾。安多方言中有两个‘是’字：jən和ret，前者多用于自称，后者多用于他称。例如：

ŋa　　hmanpa　　jən　　‘我是医生’
我　　医生　　是
khəga　　natpa　　ret　　‘他是病人’
他　　病人　　是

4）描写句的构成

安多方言里描写句的构成更接近古代藏语，即可以用形容词 + kə 直接做谓语。这是跟卫藏方言（拉萨话）不同的一点。拉萨藏话除比较句和感叹句外，形容词一般不能直接做谓语，后面需加存在动词“有”或判断动词“是”。比较下例：

安多方言（拉卜楞）	卫藏方言（拉萨）
Ⅰ tɕə　ndə　ɦno－kə 刀　这　锐	tʂhi^{12}ti　no^{55}po^{54}　tuʔ ‘这把刀快’ 刀　这　锐利　有
Ⅱ ndə－nə　tɕhə　maŋ－kə 这（在）犬　多	te：^{113}c^{h}i^{54}maŋ^{11}ko^{54}　tuʔ ‘这里狗多’ 这里 犬　多　有

5）格助词

安多方言普遍保留了古代藏语方向格（－la）和方位格（－na）的区别。例如：

Ⅰ khəga　wot －na　jot－kə　‘他在西藏’
　他　西藏（位格）　有

Ⅱ khəga　wot －la　s^{h}oŋ－nə　ret　‘他在西藏’
　他　西藏（向格）　走　了

其他方言里向格和位格大都合为一格。另一方面，古代藏语以及现代卫藏方言和康方言中的属格、作格、从格和比较格，在安多方言中完全合流。比较下列例句：

卫藏方言（拉萨）	安多方言（拉卜楞）
属格－ki	－kə
t^{h}øn^{11}tʂup^{52}－ki　ji^{11}ki^{54} 顿珠　（属格）　信	tondʐəp －kə　jəɣe ‘顿珠的信’ 顿珠（属格）　信
作格－kɛ	－kə

$t^h øn^{11} tʂup^{52}$ -kɛ $ji^{11}ki^{54}$ tondʐəp -kə jəɣe tʂi-nə ret

顿珠（作格） 信 顿 珠（作格） 信 写 了

$tʂhi{:}^{132}$-pa re ‘顿珠把信写了’

写 了

比较格 -lɛ -kə

$t^h øn^{11} tʂup^{52}$ lɛ tondʐəp -kə tsheraŋ lo tɕhe ret

顿珠（比较） 顿珠（作格） 次仁 年纪 大

$tshe^{11} riŋ^{52}$ $lo^{12} tɕhe^{55}$-ki re ‘次仁比顿珠年纪大’

次仁 年纪 大

从格 -nɛ -kə

$t^h øn^{11} tʂup^{52}$ $phøʔ^{132}$-nɛ re tondʐəp wol -kə ret

顿珠 西藏（从格）是顿珠 西藏（属格）是

‘次仁是从西藏来的（顿珠是西藏人）’

从历史上看，安多方言的格助词在数量上减少了，用法上增加了强制性。与此同时，还补充或利用其他手段以弥补由此而引起的表达上的歧义。

（五）藏语发展的共同趋势

藏语尽管方言众多，分歧较大，但共同性仍占主导地位。从有文字记载以来一千余年的演变看，有一些共同的发展趋势简述如下：

1 语言演变的普遍趋势是声母系统和辅音韵尾的简化。尽管简化程度不同，但就我们所知，现代藏语中没有哪一个方言的声母和韵尾系统比古藏语言复杂。简化较多的方言导致声调的产生，简化较少的方言没有产生声调。这是藏语一个非常引人注意的特征。

Ⅱ藏语是一个词汇丰富的语言。在漫长的岁月里，藏族创造了大批的语词，也吸收了大量借词。从词汇发展史看，藏语（特别是书面的）更倾向于利用自己的语素创造新词。无论是古代印度佛教文化的输入，还是现代科学技术的冲击，尽管带来了不少外来词语，但自己制造的语词仍占绝对优势。有些借词后来被译词所代替的例子也不少。不过民间交往、口头交流，禁忌不多，什么方便用什么。在借词中以汉语借词为最多。

Ⅲ语法上，形态变化虽较发达，但从古到今也有不同程度的简化。助词的作用在增加，分析手段逐渐取代综合手段。名词后的格助词，动词后的辅助词是释读藏语句义的关键。若依重要性而论，三种常用的语法方式中，第一是助词，第二是形态，第三是语序。各种句式中动词句最多，影响力最强。历史上的名词谓语句和形容词谓语句都逐渐在句尾加上了判断词“是”或存在动词“有”，使藏语成为典型的“动居句尾”（verb - final）型语言。

原载《汉藏语概论》（上），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1年

藏语文研究

一　传统藏语文研究——“声明”

藏族的故乡在中国。中国的藏语文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卓越的贡献。早在1000多年前，当藏族的先辈们创制文字时，已经对自己的语言有所分析和研究。他们没有走表形、表意的老路，而是采用了比较先进的表音文字体制。众所周知，要创制一套表音文字，就必须对自己语言的语音系统做一番分析。藏族的先贤们选择了就近的古代印度的字母系统作基础，再根据藏语的语音特点加以改造，去其所无，增其独有，创制了一套基本上反映当时藏语语音面貌的拼音文字，用以记录藏语，从事翻译和著述，留下了浩瀚的文献典籍。在使用过程中还继续不断改进，经过三次厘定和规范，大致定型于公元9世纪，流传至今，成为我国第一套比较完备的拼音类型的民族文字。尽管1000余年来藏语音系不断变迁，方言日趋分化，但这套文字仍同当今各地藏语方言保持着比较严整的对应规律。这说明当年的藏文创制者对自己语言的音韵系统已有相当精确的分析，其高超水平，不能不令人叹服。这无疑是古代藏族学者对

中国语言学的一大贡献。

在创制藏文的同时，据藏文史书记载，还有八篇正音正字和文法著作问世，可惜后来由于内乱，大部散失，流传至今的只剩下两篇：一为《授记根本三十颂》(lung du ston pa rtsa ba sum cu ba)；一为《授记性入法》，亦称《音势论》(lung du ston ba rtags kyi vjug pa)。前者侧重讲解字母与语音的关系以及某些虚字的用法；后者则侧重描写语音结构与动词形态变化的关系，以及名、动之间的某些语义句法关系等。二者在内容上互补，形式上类似，均以偈颂体写出，言简意赅，世代传诵，成为藏语语音学和文法学奠基之作。后世藏族学者多以此为本，详加解释与发挥，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即传统藏学“五明”（五门学问）中的一“明”，通称“声明”(sgra rig ba)。

此外，在藏语词汇研究和辞书编纂方面，我国也有着悠久的传统和重要贡献。敦煌千佛洞中曾发现两篇用藏文书写的藏汉对照词汇和《瑜伽师地论·菩萨地》等。这大约是我国最早的藏汉对照辞书。据考证均系9世纪初的作品。同一时代的还有为规范佛经译语而编写的梵藏对照语汇，后收录在藏文《大藏经·丹珠尔》中之《语合》篇，经修订增补成为著名的《翻译名义大集》。元、清两朝学者又增添了蒙、汉二文，成为我国最早的四种民族文字合璧的工具书。明永乐五年（1407）由四夷馆编纂的《华夷译语》，包括了更多文种，汉藏对照词汇《西番译语》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到18世纪后期，由清代官修，包括满、藏、蒙古、汉和维吾尔五种文字对照的大型分类辞书《御制五体清文鉴》收词更多，正编加补编共有18671语条，按意义分类排列，开创了我国多民族合作多文种义典之先河。清代还编纂了一部地名专书《西域同文志》，包含满、汉、

蒙古、藏、托忒（一种蒙古文）、维吾尔六种文字，是一部十分珍贵的地名语料。单语词汇亦有许多名著，如16世纪贝康译师（dpal khang lo tswa ba）的《语灯论》（ngag sgron）、仁蚌·阿旺吉扎（rin spung ngag dbang vjigs grags）的《贤者喜闻》、其美森格（vchi med seng ge）的《词藻集》、丹增坚赞（bstan vdzin rgyal mtshan）的《简明词藻善说之金钥》等。

语言随时代而变迁，词汇最为敏感。早在15世纪，藏族著名译师觉顿·仁钦扎西（skyogs ston rin chen bkra shis）已觉察到古今词汇之差异。他比较了9世纪藏文厘定前后的文献典籍中的用语，编纂了一部名著《藏语古今词语辨析——丁香帐》（1476），列出新旧词语差异近千条，为后世研究藏语词汇史留下了一部难得的珍贵资料。

藏族传统声明是藏语文研究的宝贵成果的汇集，也是我国语言学宝库中的一份珍贵遗产。

二 近代语言学与藏语文研究

随着近代语言学的建立与发展，藏语文研究逐渐成为一门世界性的学问，无论从理论上、方法上都登上了一个新台阶。我国学者一方面继承发扬古典“声明”的优良传统，一方面吸收近代语言学的新成就，以科学的方法从事藏语文的调查研究，取得了可喜成果。现择其要者介绍一二。

1930年于道泉先生翻译出版了《第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情歌》，包含了对现代拉萨藏语的研究。该书列出了62首情歌的藏文原文，下附有用国际音标标注的拉萨读音，逐词汉译，汉文意译，藏文罗马代字（亦称拉丁转写），罗马字母拼

音，逐词英译以及英文意译。由于方法科学，功力精到，译文优美，此书一出版便受到了中外学人的一致赞扬。其中国际音标注音部分出自中国语言学大师赵元任博士之手，为本书增色不少，赵先生以其深厚的语言学功力和天才的耳力将拉萨读音记录得精确又周详，并依音位学原理首次整理出拉萨藏话的音位系统，包括辅音、元音、声调、轻声、语调以及连读变音变调规律等等，为现代藏语拉萨话的语音描写奠定了科学基础。后来为国际语言学界所普遍采用的“四段五点字母式声调符号”以及两个特殊音标符号［ȶ］和［ȡ］（舌面前塞音）就是赵先生为这本书标音的时候所设计创造的。

1933 年，李方桂先生发表了一篇英文名作《藏文前缀音对于声母的影响》（Certain Phonetic Influences of the Tibetan Prefixes upon the Root Initials）①，用现代语音学的方法和理论解释了何以藏文中某些前缀音（前加字和上加字）只出现在某些类声母之前而不出现在其他声母之前的原因。文中指出有三种因素导致这一现象的产生：1）异化作用。如双唇前缀音 b－不能出现在唇音声母之前；舌根前缀音 g－不能出现在舌根声母之前等等。2）前缀音影响后面的声母，使之改变某些发音方法。如前缀音 s－、b－、g－、d－使后面原本送气的清辅音变为不送气音，即 * skh > sk、 * sth > st、 * sph > sp 等等。用大量动词形态变化作为佐证。3）声母影响前缀音。作者认为此类实例古代藏语中少见，但前缀音 d－和 g－的互补分布可能与此有关。文中还对孔好古（A. Conrady）和沃尔芬顿（S. N. Wolfenden）的一些错误假设和构拟作了匡正。

① 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4 本第 2 分册，1933 年。

30 年代还有些学者运用现代语音学的原理和方法对古代汉藏对音材料进行了研究。例如罗常培的《梵文腭音五母之藏汉对音研究》（1930）、《唐五代西北方音》（1933）等，开创了以对音探讨古音和方音之先河。陈寅恪的《吐蕃彝泰赞普名号年代》（1929）从语文入手，订正旧史之误书，考出“彝泰”二字实为藏文 skyid rtag 之对音，“可黎可足”则为藏文 khri gtsug 之对音。

40 年代有些学者开始对现代藏语进行实地调查，运用现代语言学的方法描写藏语方言，从事汉藏语系的历史比较研究，留下了许多开拓性的成果。例如闻宥先生在《中国文化研究汇刊》上发表的一系列论著：《论汉藏语中 m/ŋ 之演化》（1941），《论汉藏语族中若干 T/M 之现象》（1942），《嘉戎语中动词之方向前置及其羌语中之类似》（1943），《论嘉戎语动词之人称尾词》（1944），《论唐蕃会盟碑中所见之藏语前置子音与添首子音》（1945），“Phonetic Changes of the Superadded and Prefixed Letters in Eastern Tibetan Dialects”（《东藏方言中上加字和前加字的语音变化》，1946），“Studies in Tibetan Phonetics, Sde - dge Dialect”（《藏语语音学研究——德格方言》，1948）等。此外，王森、金鹏、俞敏等也曾在古今藏语以及汉藏历史比较研究方面留下了一些开拓性的传世之作。

在继承发扬传统声明和辞书编纂方面也有新的进展。例如：嘎列仲译白玛多吉（dkar lebs drung yig pad ma rdo rje）所著《嘎列文法释难》，罗布丁珍（nor bu bstan vdzin）所著《正字法》，格西曲扎（dge bshes chos kyi grags pa）编著的《藏文辞典》（收词 2600 余条，1949）等均属这一时期的藏语文名著之列。

三 新中国成立后的藏语文研究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实行了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共同繁荣的民族政策。宪法中明文规定了“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文字的自由”，这就为我国民族语文的使用和发展提供了最根本的法律保障和广阔的自由天地。藏语文研究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进入了一个全面发展繁荣的新阶段。

为了培养藏语文高级研究人才，北京大学东语系首建藏语专业，此后不久，于1951年6月并入新成立的中央民族学院，由著名的藏语文专家于道泉教授领头，用现代语言学理论和方法培养造就了大批藏学人才。此外，西北民族学院、西南民族学院、青海民族学院、西藏民族学院、西藏大学等也先后开办了大学藏语文专业；中国社会科学院、西藏社会科学院、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以及甘、青、川、滇的有关科研翻译出版机构也汇集了一批学者从事藏语文现状与历史的研究。几十年来，大批经过科学训练的藏学人才的成长为藏语文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藏语文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藏汉学者通力合作，从活的语言调查入手，在收集积累了大批语料的基础上进行科学分析，同时也有一批学者从事古代藏文史料的发掘整理，二者结合起来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首先通过田野调查，基本上弄清了藏语的现状、方言的分布与结构上的主要分歧。在此基础上，通过深入分析研究，横向与纵向的比较，一批批有关藏语文的研究成果陆续问世，大大推动了这一学科的发展。现仅就个人手头上的材料摘要介绍。

（一）方言研究

金鹏的专著《藏语拉萨、日喀则、昌都话的比较研究》[1]是藏语普查的第一批成果。作者选择了卫藏方言和康方言中三个有代表性的方言点作为对象，对其语音、词汇和语法做了详细的描写和比较，勾画出两大方言的基本特点，并同书面语进行比较，探索其演变的轨迹。

周季文和藏族学者宁武甲、玛久、龙智博合作编写的《安多藏语教材》[2] 是我国第一部较全面地介绍安多方言夏河话的著述，包括夏河藏话的音位系统、语法特点和常用语汇、语句与长篇材料。

瞿霭堂和谭克让合著的《阿里藏语》[3] 是另一本藏语方言专著。作者选择了西藏阿里地区的七个方言点（噶尔、日土、普兰、札达、革吉、措勤和改则）为对象，整理出各点的语音系统，并对其基本语法结构与常用语汇进行了描写和比较，认为阿里藏语应属卫藏方言，只有个别地方（如改则）话应划入康方言。此书填补了 50 年代藏语普查的一个空白点。

瞿霭堂和藏族学者共确、益西、结昂合写的《卫藏方言的新土语——记最近发现的巴松话》[4]，对西藏自治区工布江达县一种特殊土语进行了全面调查与描写，使用这种话的人口约 2500 左右，占全县人口的 13．5%。作者认为这部分人所说的

---

① 科学出版社，1958 年。

② 中央民族学院油印本，1952 年。

③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年。

④ 载《民族语文》1989 年第 3 期。

话与周围的藏话差别较大，可能是因为他们原来使用一种与门巴话比较接近的语言，后来换用藏语而留下了一个非藏语的词汇底层。

华侃和于振江合写的《迭部藏语的一些语音、语法现象》[①]，杨士宏撰写的《一河两江流域藏语方言汇要》[②]，都对安多方言区内的“语言孤岛”作了调查研究。华、于侧重迭部藏话，杨氏则在更大范围内进行了调查，包括甘肃省境内洮河下游、白龙江中游和白水江中游一带的六个方言点，即卓尼藏巴哇、迭部卡坝、桑坎、舟曲立节、宕昌新城子、文县利平、铁楼，认为这一带藏话独具特色，在语音上失去了安多牧区话的基本特点，而接近康藏方言，表现在声母单音化、辅音韵尾简化、复合元音增多，特别是出现了声调对立。这项研究填补了藏语方言调查的一个空白。

泽登孝（tshe batan skyabs）在《浅谈藏语松潘话》[③] 一文中，对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松潘（zung chu）藏话的语音、词汇、词类、语序以及句子成分等作了简要的描述。

陆绍尊的《云南藏语语音和词汇简介》[④]（1992）简述了云南中甸藏话的语音和词汇的主要特点，将其归入康方言南部土语群。

此外，格桑居冕对巴塘藏话的研究《藏语巴塘话的语音分析》[⑤]、玉珍对青海同仁藏话的研究《现代藏语安多方言（同

---

① 载《甘肃民族研究》，1982 年第 4 期。

② 甘肃民族出版社，1995 年。

③ 载《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2 年第 2 期。

④ 载《藏学研究论丛》第 4 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92 年。

⑤ 载《民族语文》1985 年第 2 期。

仁话）语音分析》[1]、瞿霭堂对卓尼藏话的研究《卓尼藏语的声调与声韵母的关系》[2] 和对夏尔巴藏话的研究等等，都在具体方言的研究方面做出了贡献。另外，黄布凡的《从巴尔蒂话看古藏语语音》[3] 是我国第一篇研究域外藏语方言的文章，作者对通行于巴基斯坦北部地区的巴尔蒂话作了初步调查和描写。这种藏话的特点是一方面保留了较多的古藏语语音结构，如二合辅音、三合辅音，辅音韵尾竟多达 16 个（-p、-b、-t、-d、-k、-g、-q、-m、-n、-ŋ、-l、-r、-f、-s、-ɕ、-x），另一方面却发展出五个有辨义功能的声调。这在藏语方言中是较罕见的。

除具体方言的描写外，还有一些综合性的论著。例如：格桑居冕的《藏语方言概要》[4] 是我国第一部概括介绍藏语三大方言特点的教材。作者根据普查结果，将三大方言细分如下：

（1）卫藏方言

　　前藏土语群

　　后藏土语群

（2）康方言

　　北路次方言

　　南路次方言

　　牧区次方言

（3）安多方言

---

① 载《藏语文研究》第 3 辑，西南民族学院学报编辑部编，1993 年。

② 载《中国语文》1962 年第 7 期。

③ 载《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4 年第 4 期。

④ 中央民族学院油印本，1964 年。

农业区土语群

牧业区土语群

作者选择了卫藏方言的日喀则话、康方言的德格话、安多方言的夏河（拉卜楞）话作代表，分别从语音、词汇和语法三方面进行描写，并比较三者在结构上的异同。书后附有藏文与方音对照表。金鹏主编的《藏语简志》[①] 扼要地介绍了现代藏语（以拉萨话为主）的语音、词汇和语法的特征，列举了三大方言间的 11 个分歧点，书后附有藏语基本词汇和拉萨读音表。瞿霭堂的《藏族的语言和文字》[②] 是新出版的关于藏族语言文字的专著，书中既有概括性的介绍，又有对具体方言（拉萨话）的描写，并从现代语言学的角度对传统的文字和文法加以解释和说明。胡坦的《有声调藏语和无声调藏语之比较》[③]，提出现代藏语可以从大的方面划分为有声调方言和无声调方言两大类，前者可称“康藏方言”，后者称“安多方言”，下面再细分若干小方言。文中以有声调的拉萨话和无声调的夏河（拉卜楞）话为代表，比较其异同，举出了对两类方言具有普遍意义或影响面较大的八点语音分歧，四点词汇差别，六点语法差异。张济川的《藏语方言分类管见》[④]，提出现代藏语应分为五大方言：（1）卫藏方言（或中部方言），包括前藏土语、后藏土语和阿里土语；（2）康方言，包括迪庆次方言、卓舟次方

---

① 民族出版社，1983 年。

② 中国藏学出版社，1996 年。

③ 载《东亚的语言和历史——纪念西田龙雄六十寿辰论文集》，日本京都松香堂，1988 年。

④ 载《民族语文论文集——庆祝马学良先生八十寿辰文集》，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 年。

言、中部次方言；(3) 安多方言，包括牧区土语群、农区土语群；(4) 西部方言（或拉达克方言），包括东部次方言（列城、桑噶尔）、西部次方言（卜日克、巴尔提）；(5) 南部方言（或喜马拉雅方言），包括东部次方言（宗喀话）和西部次方言（比迪、扎得、崂、夏尔巴、吉瑞尔）。

事实上，研究最多最深的当属拉萨藏话，这方面的部分成果在下文中分别介绍

（二）语音研究

藏语语音的共时和历时研究近几十年来取得了比较丰硕的成果。这同我国学者多年来坚持田野调查、注重活语言的研究有关；同时也由于藏文是一种较好的拼音文字，有着上千年的历史，留下了丰富的文献，对于上推古音下及今音的探索有许多方便之处。

藏语语音研究主要集中在三方面：一是各方言点音系的归纳整理与分析；二是对藏语声母、韵母与声调的专题探讨；三是有关语音历史演变的研究。第一类成果已在上文略有介绍，不再赘述。现着重介绍第二、三类方面的著述。瞿霭堂的《藏语的复辅音》[1]，从分析古藏语复辅音构成入手看现代藏语各方言中出现的类合、合并与脱落现象，对简化过程作了详细的描写。黄布凡的《12、13 世纪的藏语（卫藏）声母探讨》[2]，根据 12—13 世纪的三篇藏文文献（《文字读法启蒙》、《"启蒙"释文——利蒙》和《正字拼读宝海》），推断当时卫藏地区藏语

① 载《中国语文》1965 年第 5 期。

② 载《民族语文》1983 年第 3 期。

的声母概貌，认为此时前置辅音 s-、r-、b-、d-、g-在清声母前已脱落，在浊声母前合并为一个或脱落；鼻冠音 N-、m-在浊声母前合并，在清声母前并为清化鼻音或脱落；前置辅音 l-出现在词首时不发音，部分人读为鼻音；后置辅音-j 同双唇基辅音组合已变为舌面音，-r 同基辅音组合变为卷舌塞擦音。不带前置辅音的全浊声母已清化，带前置辅音的仍读浊音。文中指出当时的后藏方言中前置辅音尚未脱落，只是部分合并，后置辅音-r 仍读音。车谦的《从 gcig 谈起》[①]，探讨了古藏语中清塞音、塞擦音声母送气不送气是否两套对立音位的问题。作者根据敦煌历史文书中两套字母常常自由变写而推断出在吐蕃时代二者为自由变体，后因音变才形成两套对立的音位。张济川在《藏语声母（lh-）的来源和演变》[②] 比较了现代藏语各方言中 lh-的读音，认为这个声母虽然在藏文上是由两个字母组合而成，但在创制藏文的时代这个合成字母代表的是单辅音 [ɬ]，更早时期可能源于 * khl-和 * thl-。孙宏开和王贤海在《阿坝藏语语音中的几个问题》[③] 一文中，探讨了阿坝地区属安多方言的藏话中的小舌音（q、qh、χ、ʁ)、复辅音和送气擦音（sʻ、ɕʻ、xʻ）的来历问题。同时也谈到了辅音韵尾的构成、分布和小舌辅音韵尾（-q）的来源问题。华侃在《安多藏语声母的几种特殊变化》[④] 一文中，详细描述了古藏语的几类声母（* ph-、* mj-、* rmj

① 载《民族语文》1981 年第 2 期。
② 载《民族语文》1990 年第 2 期。
③ 载《民族语文》1987 年第 2 期。
④ 载《民族语文》1983 年第 3 期。

-、*smj-、*Cr-、*sp、*spr-、*sbr-）在现代安多方言农区、牧区和半农半牧区话中的几种不同变化。

关于藏语韵母问题，瞿霭堂做过较系统的研究。他在《藏语韵母的演变》[①] 和《藏语韵母研究》[②] 中，分析了藏语韵母的特点、方言间的对应以及古今变迁等，认为历史演变的总趋势是简化，包括量的减少和结构的简化，但它又要同声母的变化保持一定平衡。张济川的《古藏语塞音韵尾读音初探》[③]，专门探讨了古藏语塞音韵尾*-b、*-d、*-g是否带音的问题，认为从早期藏文语料看古塞音韵尾在创制藏文初期是带音的，大约到8—9世纪才开始由浊变清，而复辅音韵尾*-d由浊变清，进而喉音化乃至脱落的演化时间可能更早些。谭克让的《藏语擦音韵尾的演变》[④]，探讨了古藏语韵尾*-s在现代藏语各方言中的两种演变情况：(1) 脱落；(2) 喉音化。罗秉芬在《古藏语复辅音韵尾中d的演变——从古藏文手卷P.T.1047看古藏语语音演变》[⑤] 一文中，考察了敦煌古藏文文献中复辅音韵尾*-nd、*-rd、*-ld中-d的时隐时现情况，推断大约在10世纪末叶（敦煌千佛洞封洞时间）便开始由变读而逐渐脱落。

藏语声调问题引起了广泛的注意。我们知道，藏语声调产生较晚，1000多年前在创制文字的时期尚无声调对立的迹象；1000年后的今天仍有部分方言（安多话）没有声调对立。因

① 载《中国语言学报》第1期，1983年。
② 青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
③ 载《民族语文》1982年第6期。
④ 载《民族语文》1985年第4期。
⑤ 载《民族语文》1991年第3期。

此许多学者对藏语声调的起源、发展与现状发生浓厚兴趣，从多方面进行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研究最多的是拉萨话声调系统。自从赵元任归纳出高低两调对立后，于道泉认为高降调亦取得调位价值，周季文则进一步补充了一个低（升）降调，形成四分法。王尧在《藏语的声调》[①] 和《藏语 Mig 字古读考——兼论藏语声调的发生与发展》[②] 中，论述了拉萨话调位的划分与来历。胡坦、瞿霭堂、林联合利用电子计算机（7504 系列）对拉萨话作了一次提取声调的实验，发现单字调值有六个，按音位学原理可归纳为四个调类：高平（55/54）、高降（52）、低升（12/13）和低升降（132）[③]。胡坦在第十二届国际汉藏语言学会议（巴黎，1979）上宣读的《藏语（拉萨话）声调研究》一文中认为，拉萨话声调的产生是声韵母简化的结果。具体地说，主要有三个因素导致声调的产生与分化：(1) 声母清浊对立的消失；(2) 前缀音的脱落；(3) 辅音韵尾的简化。最早分出高低两类调，跟前两项有关；高低调再分化则同第三项演变有关。文中还对两字组连读变调的规则概括为“前字分高低、后字无低调，两字相结合，总共有六套”。瞿霭堂在《藏语的变调》[④] 中指出，藏语变调除前后声调自然影响外，还有类型上的配合要求。瞿霭堂在《藏语的声调及其发展》[⑤] 中则描述了现代藏语方言的七种调类系统，认为声调产生过程中总经历一个“迭合并存”的阶段，并随韵母长短进一

① 载《中国语文》1956 年第 6 期。
② 载《民族语文》1981 年第 4 期。
③ 参阅《藏语（拉萨话）声调实验》，载《语言研究》1982 年第 1 期。
④ 载《民族语文》1981 年第 4 期。
⑤ 载《语言研究》1981 年第 1 期。

步分化为长短调。在《谈谈声母清浊对声调的影响》[①] 一文中，瞿霭堂认为标准型是清高浊低，但也有相反情况，如德格藏话浊声母字读高调，卓尼藏话中有些清声母字读低调等。黄布凡的《藏语方言声调的发生和分化条件》[②] 考察了藏语 10 个方言点的材料，认为藏语声调起源确与声母与韵尾的简化有关，但各方言条件各异、自成系统，并非都是清高浊低。冯蒸的《试论藏文韵尾对于藏语方言声调演变的影响》[③]，从古代藏语韵尾的演变看它和拉萨、日喀则、德格、卓尼话声调系统的关系。谭克让在《夏尔巴藏语的声调系统》[④] 一文中，谈到夏尔巴人系 13 世纪左右由康区迁至西藏和尼泊尔境内，其声调系统保留了康方言特点，4 个本调均为降型，但也受邻近的后藏方言的影响。

涉及历史音变还有一些作品。例如王青山的《古藏文写本反映的几种语音变化》[⑤]，从敦煌、新疆的古藏文写本和吐蕃时期的碑铭上的众多异体字推断古代某些语流音变的痕迹，包括同化现象、辅音弱化、连续增音和脱落等现象。这类变化在现代安多方言中仍不同程度地保存下来。胡坦的《藏语的语素变异和语音变迁》[⑥]，联系语法结构研究语音的演变。音变会引起语素的变异，有时候可以反过来，通过语素的研究去探索语音演变的线索。例如古藏语的复辅音在现代拉萨话里大多变

---

① 载《民族语文》1979 年第 1 期。
② 载《民族语文》1994 年第 3 期。
③ 载《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4 年第 2 期。
④ 载《民族语文》1987 年第 2 期。
⑤ 载《青海民族学院（社会科学）学报》1988 年第 4 期。
⑥ 载《民族语文》1984 年第 3 期。

为单辅音，但在某些复合词中常有一种连读增音现象 tɕu（十）+ɕi（四）→tɕu^{55}pɕi^{54}（十四）。从历史上看，这里并非增音，只是在一定条件下保留了某些古复辅音。今日之例外可能是昨日之通则。研究例外和残存现象有助于研究语言的历史变迁。胡坦在《略谈规则与例外》① 一文中，进一步从现代拉萨藏语中的不规则读音和不对称分布的两个实例中说明今日之例外可能是昨日之通则，甲地之例外可能是乙地之通例的道理。在《藏语历史音变的几种类型》② 一文中，胡坦以拉萨藏语为例，从三方面描述了藏语古今的语音变迁：（1）音质音位的变化（新音位的产生，音位合并，音位组合的变化）；（2）非音质音位的产生（调位、轻声、时位）；（3）不规则的语素音变（复辅音的残留，韵尾的隐现，介辅音的脱落，异读）。历史音变的趋势与结果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1）声母简化；（2）元音增多；（3）韵尾削减；（4）声调产生。

应当指出，在这一时期，台湾学者和海外华裔学人在藏语语音研究方面也有诸多贡献。例如李方桂的“The Chinese Transcription of Tibetan Consonant Clusters”③，专门考察了“唐蕃会盟碑”中藏汉对音（复辅音）问题。张琨夫妇的“A Morphophonemic Problem in the Spoken Tibetan of Lhasa”④，描写了拉萨藏话中的几种语素音变现象；“Vowel Harmony in

---

① 载《民族语文》1993 年第 4 期。

② 载《民族语文论文集——庆祝马学良先生八十寿辰文集》，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 年。

③ 台湾 BIHP50，1979。

④ JAOS 85，1965。

Spoken Lhasa Tibetan"[①]，分析了拉萨藏话中的元音和谐现象；"Spoken Tibetan Morphophonemics: p"[②]，探讨了拉萨藏话中连读增音［p］的现状与来历；"Tibetan Prenasalized Initials"[③]指出，藏文前置字'小a'实际上代表一个鼻音。不但现在藏语读音证明这种解释，汉语同源字也支持这种说法。龚煌城的《古藏文的y及其相关问题》[④]，探讨了藏文y的腭化作用以及藏文字母ca，cha，ja的来历问题，并进一步指出作为基字的y与下加字的y的关系，匡正了前人的谬谈。孙天心对安多藏语和藏语声调类型也作了独到的研究，论著有："Aspects of the Phonology of Amdo Tibetan: Ndzorge Saeme XoRA Dialect"[⑤]、《安多藏语的小舌辅音：藏语语音史上朝"立体对立"发展的一个个案研究》[⑥]、"The Typology of Tone in Tibetan"[⑦]。

（三）语法研究

藏语语法研究近几十年来大体上顺着两条路子并行发展。一是沿袭传统文法，在《三十颂》和《性入法》的框架内加以阐述、补充和发挥；另一条路子则是力图运用现代语言学原理和方法探索藏语语法的内在规律。前者多以书面语为对象，带

---

① 台湾 BIHP 40，1968。
② 美国 LANGUAGE，43，1967。
③ 台湾 BIHP XLVIII，1977。
④ 台湾 BIHP，48，1977。
⑤ 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言语文化研究所，1986年。
⑥ 海峡两岸蒙古学藏学研讨会，1995年。
⑦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3年，台北。

有规范语法性质；后者多从现代口语入手分析具体方言的语法特点，属描写语法范围。至于历史语法研究则还是一个薄弱环节。

新中国成立后，在传统文法的继承和发展上做了大量工作。首先是整理重印了一批文法名著，如：《西藏文法四种合编》[①]、《藏文文法根本颂色多氏大疏》[②]、《色都文法详解》[③]、《藏文虚词使用法》[④]、《语门文法概要》[⑤]、《司都文法详解》[⑥]、《嘎列文法释难》[⑦] 等等。其次也出版了一些当代藏学家的新作，如：《藏文文法简编》[⑧]、《藏文文法详解》[⑨]、《藏文文法》[⑩]、《藏文文法简要及动词的用法》[⑪]、《藏文文法讲义》[⑫]、《藏文文法难释》[⑬]、《藏文文法概论》[⑭]、《语法明悦》[⑮]、《藏文

---

① 图弥三菩札等著，黄明信编，民族出版社，1956 年。
② 色多五世罗桑崔臣嘉措著，钟秀生编辑整理，民族出版社，1957 年。
③ 色都·却吉穷乃著，四川民族出版社，1957 年。
④ 央金朱白 多吉著，西藏人民出版社，1978 年。
⑤ 珍贝益西扎巴著，民族出版社，1980 年。
⑥ 嘎玛司都著，青海民族出版社，1982 年。
⑦ 嘎列仲译白玛多吉著，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 年。
⑧ 桑热嘉措著，青海民族出版社，1979 年。
⑨ 才旦夏茸编，青海民族出版社，1954 年。
⑩ 才旦夏茸著，甘肃民族出版社，1980 年。
⑪ 贡噶·夏珠却吉桑戈著，四川民族出版社，1957 年。
⑫ 擦珠·昂旺洛桑著，民族出版社，1959 年。
⑬ 扎西旺堆著，西藏人民出版社，1979 年。
⑭ 毛尔盖·桑木旦著，四川民族出版社，1979 年。
⑮ 毛尔盖·桑木旦著，甘肃人民出版社，1980 年。

文法知识》[①]、《三十颂详解》[②]、《藏语语法论集》[③] 等等。还有几本文法书虽依传统框架写成，却力图用现代语法学术语予以诠释。例如格桑居冕的《实用藏文文法》[④]、胡书津的《简明藏文文法》（上、下册）[⑤]。

脱离传统“声明”框架、采用现代语法学原理与方法描写当代藏语方言语法的作品日渐增多。其中既有全面分析某一具体方言语法的专著，也有就某一语法现象的专题讨论。例如：韩镜清的《拉萨口语语法》[⑥] 对拉萨藏语的词法与句法做了全面分析，第一次指出了动词 有自主和不自主的区别。周季文的《藏语语法》[⑦] 也以拉萨口语为对象探讨了藏语中词素、词、词组和句子的区别与联系，十大词类的特点与用法，句法部分以谓语为核心分析了简单句的各种句型，单层复合句与多层复合句的区别等等。王志敬的《藏语拉萨口语语法》[⑧]，是近年出版的一部拉萨口语语法。书中用例丰富，分析独特，还有一章专门分析歧义问题。

有关藏语语法的专题讨论涉及面较广，其中以探讨动词及其相关的问题最多。我们知道藏语属 SOV 型语言，动词虽位于句尾，却往往决定着全句的格局。动词本身有一定的形态变化，全句的时体、语气、意志、趋向等范畴，乃至名词的用格

① 多吉杰布著，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 年。
② 饮饶威色著，四川民族出版社，1987 年。
③ 多识著，甘肃民族出版社，1987 年。
④ 四川民族出版社，1987 年。
⑤ 云南民族出版社，1987—1988 年。
⑥ 中央民族学院油印本，1958—1959 年初稿，1978 年修订。
⑦ 中央民族学院油印本，1964 年。
⑧ 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4 年。

等都同动词的特点及其后附成分有关。陈来嘉措的《谈藏语语法中的能所关系》[1]，以书面语为对象探讨了动、名关系中的能所关系及与之相关的业格（与格）的用法。金鹏的《论藏语拉萨口语动词的特点与语法结构的关系》[2]，提出拉萨藏语动词的四个特点：（1）自主不自主的区别；（2）判断动词和存在动词各有一对含有不同语气的词；（3）动词的时态和体的表达方式用后附成分表示；（4）动词名物化有标志。金鹏的另一篇论文《藏语拉萨话动词的式及其表达方式》[3]，将动词的"式"/"语气"范畴归纳为七种：特陈式、泛陈式、判断式、推断式、拟测式、命令式与否定式。谢广华的《藏语动词语法范畴》[4] 探讨了拉萨藏话中动词的几种语法范畴：时态、人称、语气、及物不及物、使动等。

使动范畴有一组文章专门探讨。例如：张琨夫妇的"The Tibetan Causative: Phonology"[5] 侧重分析了拉萨藏话的使动范畴与表达方式。格桑居冕的《藏语动词的使动范畴》[6] 指出书面语和口语中使动范畴有两种表达方式：（1）屈折形式，如 NKhol"沸"与 skol"煮沸"，可称自动与他动范畴；（2）分析形式，如 NKhol par byed"使沸"，skol du bcug"使煮沸"，可称使动结构。从历史上看，屈折形式产生于分析形式之前。

---

① 甘肃民族出版社，1986年。
② 载《民族语文》1979年第3期。
③ 载《民族语文》1983年第1期。
④ 载《民族语文》1982年第4期。
⑤ 台湾 BIHP，42。
⑥ 载《民族语文》1982年第5期。

谭克让的《藏语动词的自动态与使动态》[1]，将现代藏语中的“自动和使动态”归纳为七类。张济川在《藏语的使动、时式、自主范畴》[2]一文中认为，从历史上看，使动范畴产生在前，时式范畴出现在后，而自主范畴形成的历史最短。

关于藏语的“体”（aspect）范畴，除上述几本语法专著中对拉萨话有所分析外，瞿霭堂在《阿里藏语动词体的构成》[3]一文中指出，阿里地区的噶尔、普兰、扎达藏话中有现行体、将行体、已行体和即行体四种，日土、革吉、措勒和改则藏话中多一个未行体。构成方式归纳为六种。

关于动词本身的形态变化，也有一组文章从各方面加以描写，例如：张琨夫妇的“Perfective and Imperfective in Spoken Tibetan”[4]，分析了拉萨话中的完成未完成的对立；“The persistence of present - tense reflexes in modern spoken Tibetan”[5]一文中指出，藏文中的动词有现在、完成、未来三种形式。拉萨口语中，有些动词只有完成（perfective）和非完成（Non - perfective）两种形式，二者的区别在于前者本来有一个 - s 词尾，后者没有。非完成形式跟藏文的现在式相当，偶而跟未来式相当。另一篇文章“The spoken Tibetan verb KΛp”[6]专门探讨了拉萨话中动词 KΛp 的形式、意义、用法和来历。此外，还有许多文章涉及动词形态问题。如黄布凡的

① 载《民族语文》1988 年第 6 期。
② 载《民族语文》1989 年第 2 期。
③ 载《民族语文》1980 年第 4 期。
④ 台湾 BIHP，51。
⑤ 台湾《清华学报》第 14 卷第 1、2 期合刊，1982 年。
⑥ 《匈牙利东方学报》第 19 卷，1984 年。

《古藏语动词的形态》[①]、金鹏的《藏语动词表三时的屈折形态简化的两种途径》[②]、瞿霭堂的《藏语动词屈折形态的结构及其演变》[③]、王青山的《青海环海区藏语的动词重叠形式》[④]、王会银的《藏语拉萨话动词的重叠形式》[⑤]、江荻的《藏语动词屈折现象的统计分析》[⑥] 等等。其中瞿文指出，公元8、9世纪的书面语中有形态变化的动词约占整个单音动词的70%，现代安多方言中有形态变化的动词约占单音动词总数的45%，卫藏方言约占30%，康方言最少。巴塘藏语（康方言）动词本身已无屈折变化，代之而起的是动词的后置表达系统。黄文指出，古代藏文中单音动词有严整规律变化的仅占一半左右。

关于藏语格助词的问题也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兴趣。张琨夫妇在"Ergativity in Spoken Tibetan"[⑦] 一文中，分析了藏语中格助词的特点和用法，认为至少现代拉萨藏语不能算是一种作格语言。胡坦的几篇文章中也探讨了这一问题，认为藏语不是印欧语那样的主格·宾格对立型的语言，具有一定的作格·通格对立型语言特征，但不是典型的作格语言。藏语格助词的用法受语法、语义和语用多种因素的制约[⑧]。谢广华的《论藏语结

---

① 载《民族语文》1981年第3期。
② 载《语言研究》1983年。
③ 载《民族语文》1985年第1期。
④ 载《民族语文研究文集》，青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
⑤ 载《民族语文》1988年第3期。
⑥ 载《民族语文》1992年第4期。
⑦ 台湾 BIHP，1980。
⑧ 参阅胡坦发表在《民族语文》1984年第1期、1992年第4期、1993年第5期上的文章。

构助词》[①]、胡书津的《藏语格助词的句法功能——兼谈藏语格助词的特点》[②]，都从不同角度探讨了藏语格助词的问题。此外，丹巴嘉措的《藏文文法中 la don 的若干问题》[③]、胡书津的《藏语的宾语和结构助词 la sgra》[④]，都对藏语中“位格/与格”助词 - la 的特点与用法做了专门阐述。关于藏语格助词的来历，龚煌城在《藏缅语的格助词》[⑤] 一文中提出一种假设，认为属格 * - ʔyi、与格/位格 * - a 和对格 * - du 是原始藏缅语的三种格助词，“拿来跟阿尔泰语言的格词尾比较，可以找到形态功能都相似的字。除这些字以外，书面藏语还有表‘与格、位格、对格’的格助词 - ru 及 - la，也可以在阿尔泰语言中找到对应的字”。“这些词汇上的一致并非巧合，而是由于藏缅语受了阿尔泰语言的影响，从那里移借过来的”。

藏语动词名化有自己的特色。胡坦在《藏语动词的名词化》[⑥] 一文中，探讨了藏语中动词和名词的区别及其相互转换的方式，侧重描写了现代藏语中动词（语）转化为名词（语）的种种方式。王志敬的《藏语动名词探索》[⑦]，分析了兼有动词和名词双重语法特征的动名词问题。

藏语句法研究大都围绕着动词特征展开。胡坦在《拉萨藏语中几种动词句式的分析》[⑧] 一文中，首次运用动词“配价”

---

① 载《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3 年第 3 期。
② 载《西南民族学院学报·民族语言文学专辑》，1988 年。
③ 甘肃民族出版社，1978 年。
④ 载《民族语文研究文集》，青海民族出版社，1982 年。
⑤ 台湾《西藏通讯》，1988 年。
⑥ 载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言语文化研究所学报，第 41 卷，1991 年。
⑦ 载《民族语文》1987 年第 1 期。
⑧ 载《民族语文》1984 年第 1 期。

（或“向”）理论探讨藏语的几种动词句式，描写了动词的“向”和名词的“格”的复杂关系。谢广华的《拉萨藏语的句法结构》[1]，根据谓语动词的特点将藏语的基本句式分为四类：（1）以 yin 为代表的“是”字句；（2）以 yod 为代表的存在句；（3）以 chag 为代表的断字句（现象句）；（4）以 byed 为代表的作字句（动作句）。车谦的《试论藏语动词在句子中的核心作用》[2] 指出，藏语六种句子成分中除定语外，主、宾、状、补均在某些方面受制于谓语动词。陈来嘉措的《谈藏语语法中的能所关系》[3]，以书面语为对象分析了动·名组合中的能所关系，以及与之相关的“业格”用法。胡坦在《藏语中的名·动组合》[4] 一文中，探讨了名词与动词之间的选择性、语法关系、语义关系、连接方式以及动词配价与名·动组合等问题。

藏语句型研究在句法中占有一定地位。胡坦的《论藏语比较句》[5] 专门分析了藏语中“甲比乙如何”句式。这类比较句有繁式与简式、明比与暗比、单项、双项与多项比较，比异同与比高下。此外，比较格标志在现代藏语各方言中也有很多差异，有的方言中比人与比物使用不同的格助词。胡坦的另一篇文章《拉萨藏语中的“是”字句》[6] 专门分析了藏词中“甲是乙”这类判断句型，特别对比了藏语中两个“是”字（yin 和 red）在用法上的区别、对换和中和现象，以及古今判断句之

① 载《民族语文》1985 年第 6 期。
② 载《民族语文》1994 年第 5 期。
③ 甘肃民族出版社，1986 年。
④ 载《藏缅语新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 年。
⑤ 载《民族语文》1985 年第 5 期。
⑥ 载《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3 年第 3 期。

异同。格桑居冕的《论书面藏语单句的两大部类——陈述句与祈使句的结构》[1]，根据句子的用途和语气将藏语句子分为陈述句与祈使句两大类，各有一套语尾助词作为区分标志。这些区分标志古今书面语也不尽相同。格桑居冕的《藏语复句的句式》[2]，分析了书面语中复句的类别、句式与关联词语。

（四）词汇研究

藏语词汇的研究与辞书的编纂，近几十年来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俞敏的《汉藏同源谱稿》[3]、《汉藏两族人和话同源探索》[4]、《汉藏虚字比较研究》[5] 是一组系统研究汉藏语亲属关系和同源语词的论文。作者一方面借助藏语同源字窥测汉语上古音，一方面通过确凿的语料和史料论证了汉藏语的亲缘关系。黄布凡的《敦煌<藏汉对照词语>残卷考辨订误》[6]、《敦煌<藏汉对照词语>残卷考辨综录及遗留问题》[7]，对现存伦敦大英博物馆藏编号 S2736 和 S1000 中的用藏文注音的汉语词语进行了详细的考辨，订正了前人的若干错译。郑张尚芳的《补敦煌<藏汉对照词语>残卷考辨订误》[8]，对前人的缺释和

---

① 载《中国藏学》1995 年第 1 期。
② 载《中国藏学》1996 年第 1 期。
③ 载《民族语文》1989 年第 1、2 期。
④ 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0 年第 1 期。
⑤ 载《中国语文学论文集》，日本东京光生馆，1984 年。
⑥ 载《民族语文》1984 年第 5 期。
⑦ 载《民族语文论丛》第 1 集，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4 年。
⑧ 载《民族语文》1990 年第 6 期。

舛误作了进一步的补解和订正，并对残卷所反映的语言现象作了细致的分析。王青山的《藏语佛教与藏语》[①]，就佛教传入西藏后对藏族语言词汇的各方面影响作了专门论述。同一作者的《藏族禁忌语试析》[②]，描述了青海藏区禁忌语的几种情况。胡书津的《藏语 dgu“九”及其文化内涵》[③] 指出，藏语 dgu“九”字除表基数外，还有“极多”、“满数”的含义，认为这同藏族使用的十进位制有关。高丙辰的《藏文藻饰词浅说——兼谈藏语的同义词》[④]，对 13 世纪后的藏文书面语，特别是文学作品中盛极一时的藻饰词语（mngon brjod）作了分析，认为藻饰语有其生动活泼的一面，也存在着一些应予扬弃的糟粕。许云的《藏民族语言文化现象刍议》[⑤]，探讨了雪域文化、草原文化和宗教文化对藏语词汇的影响。

关于藏族人名、地名的特点也引起了广泛的讨论。王贵的《藏族人名研究》[⑥] 较全面地分析了藏族人名的构成、含义及译写等问题。李钟霖的《藏族人名修辞特点》[⑦]、仁青措的《浅谈藏族人的命名方式与传统社会心理的关系》[⑧]、三智才让的《藏族姓氏初探》[⑨]、王青山的《藏族姓名的社会文化背

① 载《藏学研究论文选》，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 年。
② 载《藏学研究论丛》第 4 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92 年。
③ 载《藏学研究论丛》第 4 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92 年。
④ 载《民族语文》1980 年第 1 期。
⑤ 载《藏语文研究》第 3 辑，西南民族学院学报编辑部编，1993 年。
⑥ 民族出版社，1991 年。
⑦ 载《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7 年第 4 期。
⑧ 载《藏语文研究》第 2 辑，西南民族学院学报编辑部编，1992 年。
⑨ 载《藏语文研究》第 2 辑，西南民族学院学报编辑部编，1992 年。

景》[①] 等，从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不同角度分析了藏族姓氏人名的种种特点。扎西邓珠的《泸定藏语地名初探》[②] 考证了泸定一带源于藏语的一些地名，说明这一带自古以来便是多民族居住的地区。国家测绘局、总参测绘局还制定了《藏语（拉萨话）地名译音规则》[③]。

关于词汇与正字问题的讨论，例如：王青山的《谈谈古藏文词汇的拼写法》[④] 列举了 9 世纪藏文厘定前的文献中的词汇歧异、拼写混乱的情况，认为这同语音的历史演变与方言分歧有关。罗秉芬和安世兴的《浅谈历史上藏文正字法的修订》[⑤]，介绍了藏文历史上的三次厘定情况。罗秉芬和周季文的《藏文翻译史上的重要文献——〈语合〉》[⑥]，介绍了藏文历史上第二次厘定的有关法令以及与正字相关的一些工具书。周季文的《藏文异体词的整理》[⑦]，考察了《藏汉大辞典》[⑧]（张怡荪主编）中的正字问题，发现异体字 1100 余个，占总数（5. 3 万）的 2%，提出从今、从简、从俗、从主、照顾方言和同音分化等几项规范原则。

关于构词法的研究，除各专著中论述外，还有结昂撰写的

---

① 载《民族语文》1993 年第 5 期。
② 载《西藏研究》1990 年第 3 期。
③ 测绘出版社，1986 年。
④ 载《民族语文》1981 年第 4 期。
⑤ 载《民族语文》1981 年第 2 期。
⑥ 载《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7 年第 5 期。
⑦ 载《民族语文》1992 年第 2 期。
⑧ 民族出版社，1985 年。

《工布藏语构词法》[①]、许云的《藏语书面语形容词构词法初探》[②]、胡坦的《藏语并列式复合词的一些特征》[③] 和《藏语中的随欲名和随立名》[④]。

辞书编纂成绩斐然。由张怡荪主编的《藏汉大辞典》（共3册）[⑤] 收录5．3万余词条，是我国第一部收词最多的综合性藏汉辞书。《汉藏对照词典》[⑥] 是西藏、北京以及甘、青、川、滇多家出版社与翻译工作者多年收集积累共同协作的成果，收词8万余条。索朗降村的《藏文词典》[⑦] 收词1．5万余条。此外，还有阿旺·却太尔的《藏文古词浅释》[⑧]、格西曲扎的《藏文辞典》[⑨]、才旦夏茸的《藏汉词汇》（上、下册）[⑩]、安世兴的《梵藏汉对照词典》[⑪]、扎西才仁主编的《英藏汉对照词典》[⑫]、哲伦·旺多的《藏英汉对照小辞典》[⑬] 等。集体编写的《汉藏对照成语》[⑭] 收录了汉藏对照成语6200余条，藏汉对照成语2500余条。由索朗多吉、罗旦、班丹、央宗、赤米等编

① 载《民族语文》1993年第4期。
② 载《藏语文研究》第2辑，西南民族学院学报编辑部编，1992年。
③ 载《民族语文》1986年第6期。
④ 载《藏学研究文选》，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
⑤ 民族出版社，1985年。
⑥ 民族出版社，1991年。
⑦ 西藏人民出版社，1980年。
⑧ 青海民族出版社，1980年。
⑨ 民族出版社，1957年。
⑩ 青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
⑪ 民族出版社，1991年。
⑫ 民族出版社，1988年。
⑬ 民族出版社，1994年。
⑭ 民族出版社，1980年。

译的《藏语敬语词典》[1] 收录了敬语5500余条。土登尼玛主编的《藏汉双解格萨尔词典》[2] 是一部对格萨尔史诗中出现的人名、地名、马名等进行诠释的辞书。这方面的工具书还有李午阳、刘大林选编的《格萨尔谚语选》[3]、李午阳的《藏族谚语手册》[4] 等。

在方言调查的基础上，一批学术价值很高的方言词典陆续问世。例如：于道泉主编、傅家璋编辑的《藏汉对照拉萨口语词典》[5]，收录了拉萨话常用词语2.9万余条。由华侃、龙博甲等编著的《安多藏语口语词典》[6]，收录安多方言常用词语1.1万余条。

随着藏区教育的发展和科技的普及，一批专业辞书也陆续出版。例如：旺堆主编《藏医辞典》[7]、嘎多编著的《藏药晶镜本草》[8]、程列主编的《藏汉英物理学辞典》[9]，以及从1991年开始由西藏人民出版社编纂出版的系列专业词汇：《汉藏法律对照词汇》、《汉藏数学对照词汇》、《汉藏历史对照词汇》、《汉藏物理学对照词汇》、《生物学汉藏对照词汇》等等。

藏族编纂辞书有着悠久的历史。有些文章综合了这方面的

---

① 民族出版社，1993年。
② 四川民族出版社，1989年。
③ 民族出版社，1984年。
④ 民族出版社，1992年。
⑤ 民族出版社，1983年。
⑥ 甘肃民族出版社，1993年。
⑦ 民族出版社，1983年。
⑧ 民族出版社，1995年。
⑨ 青海民族出版社，1994年。

情况，如华侃的《藏语辞书述略》[①]、伊伟先的《藏语文词书编纂简史》[②] 等。

（五）语文应用研究

关于藏语文的使用发展、标准语的建立以及计算机藏文文字处理等问题也得到广泛的讨论和实验。例如：东嘎·洛桑赤烈的《藏语文发展问题初探》[③]，探讨了藏文的历史发展、方言和书面语的统一等问题。朋措扎西的《关于西藏使用藏语文若干问题的探讨》[④]，谈到藏语文使用对藏族人民的重要意义，西藏怎样建立以藏语文为主的教学体系问题，以及双语教学问题。才让太的《试论藏民族的普通话》[⑤]、旦增晋美的《拉萨话语音是建立藏民族标准音的基础》[⑥]、赞拉·阿旺措成关于国际藏语研讨会的报道[⑦] 等，都主张现代藏语应建立一种普通话以克服方言的分歧。这种普通话应以卫藏方言为基础，拉萨语音为标准音。关于现代藏语文使用的基本情况，在 1986—1988 年做过一次调查，其成果见于《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使用和发展问题》[⑧] 和《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使用情况》[⑨] 两书

---

① 载《西藏研究》1990 年第 3 期。
② 载《中国藏学》1995 年第 1 期。
③ 四川民族出版社，1980 年。
④ 载《西藏研究》1989 年第 4 期。
⑤ 载《藏语文研究》第 2 辑，西南民族学院学报编辑部编，1992 年。
⑥ 载《藏语文研究》第 2 辑，西南民族学院学报编辑部编，1992 年。
⑦ 载《藏语文研究》第 2 辑，西南民族学院学报编辑部编，1992 年。
⑧ 中国藏学出版社，1991 年。
⑨ 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 年。

中有关藏语的部分。

为了帮助非藏族学习藏语文，出版了一系列读本。例如：旦增晋美主编的《藏语广播讲座》[①]，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文系藏语文教研组编的《藏文拼音教材（拉萨音）》[②]，胡坦、索南卓噶、罗秉芬合编的《拉萨口语读本》[③]，青海师范大学民族部编写的《藏汉对照简易藏文读本》[④]，敏生智、耿显宗编写的《安多藏语会话选编》[⑤]，土丹旺布、索多和罗秉芬合编的《拉萨口语会话手册》[⑥] 等。

如何利用电子计算机进行藏文信息处理是一个新课题。于道泉在《藏文数码代字》[⑦] 一文中拟订了一套将藏文转换为数码形式的方案。张连生的《计算机藏文文字处理设计》[⑧]，介绍了作者利用 PLATO 计算机系统 TUTOR 程序进行藏文处理设计的成果。罗圣仪的《计算机处理藏文的初步探讨》[⑨]，介绍了在微机 PC－8001 和 IBM－PC 上实现藏文输入输出的编码方案。许寿椿在《藏文信息处理概况》[⑩] 一文中概括地介绍了中国藏文信息处理的几个阶段：初级阶段都是用 Basic 语言在应用层实现，属单一文种的处理系统，第二阶段进入藏汉英

① 西藏人民出版社，1980 年。
② 民族出版社，1983 年。
③ 民族出版社，1989 年。
④ 青海民族出版社，1990 年。
⑤ 书海民族出版社，1989 年。
⑥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5 年。
⑦ 载《民族语文》1982 年第 3 期。
⑧ 载《民族语文》1983 年第 5 期。
⑨ 载《民族语文》1986 年，第 3 期。
⑩ 载《中国各民族文字与电脑信息处理》，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1 年。

兼容操作系统的开发。文章还探讨了藏文基本字符的不同选择和藏文字符集的序性问题。

原载《20世纪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
书海出版社 1998年

藏族语言文字的现状与展望

藏族语言源远流长，仅从有文字记载算起已有1300余年的历史。独具特色的藏族文化的形成与繁荣同藏语文的使用密不可分。随着时代的变迁，西藏社会逐渐由封闭走向开放，与其他民族的交往日益频繁。影响所及，语言文字也在不知不觉地发生变化。特别是近半个世纪以来，变化尤为明显。这种变化究竟意味着什么？是走向消亡萎缩抑或丰富发展？这已引起海内外藏族学人的关心，同时也为世人所注目。

语言文字不仅是民族文化的载体和传承的工具，而且也常常作为民族认同的标志之一。其命运如何往往跟民族的兴衰息息相关。因此，语文问题，特别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中的少数民族语文问题引起人们的关注是很自然的事情。笔者曾在藏区学习和调查藏语多年，愿就此问题略抒己见，以就教于方家。

一 现 状

衡量一种语言是在发展还是趋于消亡，需要从多方面观察，有若干客观标准可兹参考。例如同过去比，使用人口增加了还是减少了；使用范围扩大了还是缩小了；识字人口与出版

物增多了还是减少了；现代化传播工具是否采用；言文是否趋于一致等等。从语言结构看，现代语汇是否迅速扩充，语法构造是否日趋精密多样化等等。总之，若能从语言的功能和结构诸方面作一客观的考察，便可大体上看出一个语言变化的走向。那么，藏语文近几十年来的变迁与现状如何呢？

（一）使用人口

20世纪后半叶，藏族人口有了明显的增长。以西藏地方为例，据不完全统计，1950年约有100万人左右，1991年人口普查为221.6万人。除去非藏族人口，约有210万人使用藏语，实际使用人口增长了一倍以上，其他藏区亦有类似情况。近年来，藏民中双语人虽大为增加，但单语人仍为主体。藏语仍为藏族之主要交际和交流思想的工具。

（二）使用领域

旧西藏，藏语文主要用于藏族的日常生活、生产、教育、文学、行政管理、宗教活动以及以五明为代表的传统文化领域。近几十年来，除上述领域继续使用藏语文外，还扩展到现代政治、文化教育乃至部分现代科技领域，使用范围明显扩大而非缩小。

（三）识字人口

藏文创制千余年，过去识字人只占极少数，主要为官家、贵族及其子弟以及上层喇嘛。识字读经教育以寺庙为中心，官办学校寥寥无几，私塾也仅限于城市。据统计，1949—1950

年西藏官办学校学生不过2000人。近百年来，西藏业已形成了从小学、中学直到大学的一套现代化教育体系。西藏现有各类学校2485所，在校学生17.5万，适龄儿童入学率达54.5%，再加上成人教育、私塾、自学成才者，识字人口虽较先进地区落后，却比旧日西藏大为增加。

（四）出版物

藏族人民经过上千年的勤奋笔耕，积累了丰富的文献，为中华文明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毕竟由于社会发展缓慢，识字人少，工具落后（主要靠手写和木刻），使藏族人民的聪明才智受到极大限制，出版物中宗教经典又占很大比重。反观近半个世纪，中国藏文出版物如雨后春笋，欣欣向荣。无论在数量上和内容上都超越了过去。藏民族第一次有了自己的藏文日报和各种定期刊物。西藏人民出版社的图书中70%为藏文图书；北京民族出版社在40年中出版各类藏文图书1629种，印行27439225册；中国藏学出版社成立仅5年，已出版藏文图书27种，135000册。现在由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对勘的藏文大藏经《丹珠尔》也已陆续问世。

（五）现代化传播手段

长期以来，藏语文的传播主要靠口说、手写和木刻印刷。落后的技术手段限制了藏语文的传播。如今，藏族破天荒地有了藏语广播、电影和电视。西藏自治区现已初步形成了覆盖全区的卫星传输和无线电传输和有线广播传输相结合的广播电视网。此外，利用电脑的藏文信息处理系统和精密照排系统的开

发更使藏语文使用范围扩大，信息传播加快，交际效用大增。这些都是往日西藏所无法企及的。

（六）现代语汇

一种语言表达能力的强弱在很大程度上同语汇的丰富与否密切相关。40多年前，藏语极度缺乏表达新时代新概念的词语。在敲定《和平解放西藏协议》的藏文文本时，译师们还曾为“人民”一词而搜索枯肠。短短40年里，藏族人民创造了大量的新词、新语和新用法，绝大部分以原有语料为基础派生或合成，同时也适当地借用一部分外族语（主要是汉语），从而使藏语表达现代生活的能力迅速提高。仅北京民族出版社最近出版的《藏语新词术语词典》便收录了8万余条。现在全套的中小学课本已用藏文出版。无论讨论国家大事的会议还是小型的学术会议均可用藏语同声传译。若无大批现代语汇与精通双语的人才，这是不可能做到的。

（七）外族人学习藏语文

1951年当我学习藏语文时，汉人通晓藏语文者寥寥无几。1949年北京大学首设藏语文专业；1951年中央民族学院成立伊始，第一个大学专业便是藏语文专业。其他民族学院和大学也先后开设了藏语文专业或课程。由此吸引了一大批志愿学习藏语文的汉族及其他民族青年，通过掌握藏语文，向藏族学习，为藏民服务。这对沟通民族文化、增强民族团结起了重要作用。

（八）藏语文研究

1956 年，一个由近百人组成的语言工作队来到青藏高原，普查藏语方言。经过多年调查与研究，基本弄清了藏语方言的分布与分歧所在。随后，大量论文、专著、课本和工具书陆续问世。更深入的语言描写、比较和历史研究正在进行。在这个科学领域，中国无疑已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总之，回顾近半个世纪的历史，尽管路程崎岖，藏语文并没有走向没落消亡。相反，其语汇不断扩充，功能不断增强，正处于一个蓬勃发展的阶段。

二 问题与展望

当然，藏语文并未达到尽善尽美的地步。藏族要跻身于先进民族之林，同全国各族人民一样任重而道远。为了进一步适应现代文明的飞速发展，藏语文仍需急起直追。当前也面临着一些急待解决的“语文现代化”问题。试举数例稍加说明：

（一）言文一致问题

大凡文字历史悠久的民族多有言文不一致的问题。“五四”运动功绩之一是汉族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用“白话”替代“文言”符合世界语言发展的共同规律。藏文创始于 7 世纪，定型于 9 世纪。此后书面语变动远较口语为慢，言文差距日增。过去读书识字为少数人，倒也好说；如今劳苦大众都要读书识字、学习科学和文化，言文脱节增加了教育迅速普

及的难度。虽然近年来，藏语书面语开始注意从民间语中吸取营养，但这一问题从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未完全解决。文字要现代化，就应尽量靠拢口语。

（二）方言与共同语问题

藏文言文迟迟不能靠拢的原因之一是方言分歧严重，而半文不白的书面语却具有“超方言”的优点。众所周知，藏语有声调的康藏方言和无声调的安多方言分歧之大，几乎达成难以通话的地步。而目前藏族又没有一个公认的类似汉语“普通话”那样的标准语，使得书面语向哪个方言口语靠拢成了问题。所幸近来藏族知识界已趋向于达成共识，拟在拉萨口语的基础上建立民族共同语。若被认同，则广播、电视、电影、报纸、杂志以及其他出版物将成为推广共同语的有力工具。

（三）新词术语问题

现代文明和科学技术的飞跃发展呼唤着大批新词术语的诞生。近年来，尽管藏族民间和知识界创造了大批新词、新语、新用法，但仍跟不上时代的步伐。特别是科技领域缺乏专业术语，使得高等教育难以用藏语文普及。当务之急是从藏族中培养懂得现代科技的人才，配合精通传统文化的专家，共同翻译出门类众多的专业术语，以加速现代化的进程。当然，完成这一历史重任需要假以时日。

（四）正字法规范问题

藏文正字法定型于9世纪，迄今变动不大。然而，由于新

词术语的大量增加，方言词语的渗入，在使用中仍有若干语词拼法因地而异或因人而异。消除正字分歧，努力作到统一规范是语文现代化的一项重要内容。它有利于信息交流和教育普及。目前一些藏语文工作者正在整理分歧的正字法，拟邀请藏族学人共同研讨，以达到统一规范的目标。

（五）双语教育

一个开放的现代化的社会和民族不能囿于本族语文教育，更多的青年为了开拓眼界，增长知识，应当在掌握本族语文的同时，努力学习第二种乃至第三种语文。藏族的故乡在中国，接触最多的是汉语。事实上，近年来在藏族青年中通晓藏汉双语的人日益增多。在大学生中学习外语，特别是学习英语的人也越来越多。这无疑对一个民族走向现代化，提高文化素质，有重要意义。学习外族语，只是对本族语的一个补充，绝非有人所说的同化。

历史悠久的藏族语文，承载着藏族上千年的文明史，对中国以及世界文化宝库做出过巨大的贡献。今后藏族语文也必将随着藏民族共存共荣，做出更大的贡献。

原载《两岸蒙古学藏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台湾　政治大学民族研究所　1995 年

国外藏语语法研究述评

藏语和汉语，作为同根所生的亲属语言，保留了许多共同特征。多年来，从事汉藏语历史比较研究的学者，主要致力于挖掘同源词以及寻找可能的语音对应关系，较少涉足语法领域。近年来，随着对现代藏语和现代汉语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二者在语法结构上的分歧点已然超过共同点，甚至可以说已经发展成为两种不同类型的语言。桥本万太郎在《语言地理类型学》（中译本，1985 年）一书中援引河野的话说："如果从语言区域的角度来考虑藏语，那可真有趣"。他说这话的意思是："藏语在词汇方面和汉藏语系大有关联，然而在句法方面更像阿尔泰语" 龚煌城（1989）认为藏语的格助词就是从阿尔泰语言那里移借过来的。西田龙雄在《论东亚语言及其类型》一文中谈到"从东亚地区看，位居中部的汉藏语系大致可以分为两支：东侧为汉、台、苗瑶语圈，西侧为羌藏语圈。主要分歧在于语法结构类型"。海外许多学者这些年来对藏语语法结

构和特征进行了概括性或单项的描写。① 这种描写可以帮助我们从更广阔的角度比较藏、汉语以及其他亲属语言间的异同，探索汉藏系语言发展演变的道路。

从类型学的角度对藏语语法的描述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 格标志系统，(2) 动词特征，(3) 语序。

一　格标志系统

藏语有一套格标志系统（或称格助词、格后缀），位于名词性成分之后，表达名词语在句中的不同语义和语法功能。这是藏语不同于（现代）汉语的一个明显特征。例如汉语“老师给学生一本书”，

藏语：gevgaenf－gae givchuh-la befqaf ji (ø) nangfba rew.
　　老师（作格）　学生（与格)书 一（通格）给 了

汉语名词“老师、学生、书”的前后均无特殊标志，功能靠位置定性；藏语由于动词居句尾，一切名词性成分都位于动词之前，名词语在句中所扮演的角色主要靠后置的格助词标示。如上句中的主语（老师）后用－gae/－gi，间接宾语（学生）后用－la，直接宾语（一本书）后无标志，用零形式（ø）。这套

① 本文所用语例主要是现代藏语拉萨方言，标音符号选用中央民族学院周季文教授式，优点是以汉语拼音方案为基础，无附加符号，用字母标调，便于印刷。f＝高平，h＝高降，v＝低升，w＝低升降，轻声无标志。辅音：b，p，m，d，t，n，l，g，k，ng，h，j，q，x，z，c，s，zh，ch，sh，r，gy [ȶʽ]，ky [ȶ]，ny [ȵ]，lh [ɬ]，hy [ç]，y，w，元音：a，o，u，i，e [e]，ae [ɛ]，oe [ø]，ue [y]. 转写藏文时采用于道泉教授式，依藏文字母顺序如下：k，kh，g，q，c，ch，j，ny，t，th，d，n，p，ph，b，m，ts，tsh，dz，w，zh，z，v，y，r，l，sh，s，h，元音符号：a，i，u，e，o。

格系统表面看来颇似日语的格助词或阿尔泰语的格后缀，但仔细研究，藏语和这些语言的格系统在类型上并不相同。Bauman（1975）认为藏缅语的格系统跟印欧语、阿尔泰语、日语不同。属于“作格型”的（ergative）。长野泰彦（1987）则认为藏缅语中只有很少一部分语言可以算作真正作格型的，多数属于“分裂作格型”（split - ergative type）。张琨夫妇（1980）分析了现代藏语拉萨口语的用格特征，指出：“人们常说书面藏语是一种作格语言，即及物动词的宾语和不及物动词的主语共用一种格形式一通格（absolutive），而及物动词的主语则用另一种形式一作格（ergative），这一特点使藏语区别于主 - 宾格对立的语言。后者不论是及物动词抑或不及物动词的主语都用同一种格形式一主格（nominative），而及物动词的宾语则用另一种格形式一宾格（accusative）。但是现代藏语口语（指拉萨话）已同书面藏语有了明显的差异。它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还能归入作格型语言值得探讨”。张琨认为拉萨藏语名词的用格跟动词词下的意义有关。他将藏语动词先分为及物和不及物两大类，不及物动词内再分为可控制动词（controllable verbs，亦称自主动词或意志动词）和不可控制动词（non - controllable verbs，亦称非自主或非意志动词）两小类。在可控制的不及物动词句中，他发现主语既可用通格，又可用作格。例如：

（1）ngav toenvba yinv “我出来了”
我（通格）出来了

（2）ngaew toenvba yinv “我出来了”
我（作格）出来了

区别在于用通格（ngav）时不牵涉到 volition（意志），用作格

(ngaew) 时牵涉到 volition. Dixon (1979) 把不及物动词的主语在作格与通格之间的摆动称作“流动的主语标志” (fluid S marking)。张琨认为:“藏语的这种流动程度取决于动词词干的意义”。有一些不及物动词常跟作格主语同现,有些动词常跟通格主语同现。(格的用法还部分取决于动词词缀)。至于及物动词的主语在用格上也有摇摆的情况,除用作格外,有时也可用通格。可见,拉萨藏语中名词的用格不单纯取决于动词之及物与否,它还牵涉到动词的意义,动词后缀的类别、动词的时体 (完成,非完成) 以及说话人的意志等多种因素。有鉴于此,张琨认为“藏语 (拉萨) 口语当然不是一种作格语言”。长野泰彦 (1987) 看到藏语名词用格同动词意义密切相关,就根据意义将动词分为六大类,并依次检查这些动词前面所带的两个名词的用格情况。这六类动词是: (a) 动作 (包括 a^1 行动+过程,如‘杀’,a^2 行动±过程,如‘吃’,a^3 “等候”); (b) 知觉,如“知道”; (c) 感觉,如“看”; (d) 感情,如“喜欢”; (e) 所有,如“有”; (f) 潜在性,如‘能做’等。检查结果发现:作格特征依动词及物性强弱而定,表达高度及物行为的动词 (highly transitive),如 (a) (b) 两组表现出较一贯的作格特征,下面依次递减。至于不及物动词的主语有时用作格则同表强调、焦点等语用因素有关。N. Tournadre (1990) 认为拉萨藏语中作格标志的运用有强制性的,也有选择性的。这取决于动词的范畴 (意志范畴、配价范畴以及使动范畴等) 和时体 (完成、未完成和未来)。在两可的情况下,作格标志起一种修词功能 (rhetorical function),如表示对比中的强调,某一动作者为焦点等。关于藏语格助词的来历,如前所述,龚煌城 (1989) 有一种假设:属格, * -ʔyi,与格/位

格 * -a 和对格 * -du 是三种原始藏缅语的格助词，“拿来跟阿尔泰语言的格词尾比较，可以找到形态功能都相似的字。除这些字以外，书面藏语还有表‘与格、位格、对格’的格助词 -ru 和 -la，也可以在阿尔泰语言中找到对应的字。”“这些词汇上的一致并非巧合，而是由于藏缅语受了阿尔泰语言的影响，从那里移借过来的。汉语与藏缅语是同系的语言，后来语法上分歧的发展，外族语言的影响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总之，藏语的格系统有自己的特点，形式上古今有别、方言互异；功能上主要用来区别名词语在句中的不同角色，使用上具有一定的灵活性，不仅涉及语法，而且同语义和语用因素有关。对于它的来历和用法仍需深入研究。

二 动词特征

藏语和汉语的动词系统差别也较大，主要表现在：1）汉语动词缺乏形态变化，藏语动词保留了较丰富的形态；2）藏语动词有一些独特的范畴是汉语所没有的（如自主、非自主，亲见、非亲见等）；3）动词在句中的位置不同（藏：SOV，汉语：SVO）. 海外不少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藏语动词做过一些分析描写，简述如下：

（一）静态动词

指“是、有、在”一类的判断动词和存在动词。关于判断动词，汉藏语都是后起的。从古代藏文文献看，早期的肯定判断句（甲是乙）可以不用“是”字，只在句终加语气助词 -o

（有变体）便可成句。到了现代藏语，判断句则必须用判断动词结尾（如不能说“今天星期日”，要说“今天—星期日—是”）。跟汉语不同，藏语有两个“是”字：yinv 和 rew，前者出现早于后者，区别主要同主语人称有关。例如：（1）ngav poevbaf yinv“我是藏人”，（2）kongf sofgof rew‘他是蒙古人’。张琨夫妇（1984）探讨过拉萨口语中这类动词的特征，认为动词同人称的联系不是汉藏系语言的共同特征，是藏语内部发展的结果。这种联系也不象印欧语那样严格，yinv 和 rew 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换。例如第三人称主语可以用 yinv 表示说话人“确信与强调”：kongf sofgof yinv“（我肯定）他是蒙古人”，第一人称主语也可用 rew 表示非意志的客观陈述，把自己摆在第三者的立场：tevdueh ngav bufguf bufguf rew“那时我还是小孩子”。在另一些条件下二者可以“中和”（neutralization）. 例如在后置连词 - naf“如果”， - zangf“因为”的前面不分人称一律用 yinv：kongf poevbaf yinvnaf.“如果他是藏人……”，kongf poevbaf yinvzangf“因为他是藏人……”。至于第二人称作主语的判断句，通常疑问句式用 yinv，陈述句式用 rew. 根据以上情况，张琨（1984）认为藏语中两个判断动词（以及后面谈到的几个存在动词）的区别，与其说同人称有关，勿宁说是说话人对事物判断时表达的一种确定程度强弱或“确定程度等级”（certainty hierarchy）的差异。

拉萨藏话中表存在和领有的静态动词有四个：yoew（与‘有’可能同源）用于自称，yowre（源于“有”+“是”yod. pa red）用于他称，duw（源于‘坐’）不分人称，强调说话人亲见或确知，yongv（源于‘来’）表说者熟知的一种习惯状态。其细致区别可参看西田龙雄（1954，1987），张琨（1984），长野泰彦（1987），星实千代（1988），武内绍

人(1990)等人的文章。

（二）动态动词

1. 形态变化

藏语静态动词无时态变化，动态动词有时态变化，传统分为现在、未来、过去和命令四类，区别手段主要用元音交替和辅音前后缀。李方桂在 30 年代研究藏文前缀辅音对声母的影响时，着重分析了书面藏语动词的形态特征。后来他的学生柯蔚南（S. Coblin）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构拟了古藏语动词形态变化的八种类型（共 135 个动词，另 25 个例外）。见下表：

	现在	完成	未来	命令
1 类	’...	b... s	b...	... s- *o
2 类	’... d	b... s	b...	... s- *o
3 类	... d	b... s	b...	... s- *o
4 类	g...	b... s	b...	... s- *o
5 类	g...	b...	d...	... s- *o
6 类	’... d	b...	d...	... s- *o
7 类	’...	b... s	d...	... s- *o
8 类	’... d	b... s	d...	... s- *o

由于语音变迁，现代藏语动词形态趋于简化，前缀消失，后缀弱化，现在时态和未来时态合并，但多数方言仍保留了过去和非过去（或完成、非完成）、命令和非命令的对立。星实千代（1988）列举了拉萨藏语意志动词（= 自主动词）的三条变化规则和若干例外。规则[1] 主要适用于短元音开音节型动词，利用声调和元音交替区别完成非完成，如 sav（非完成）：saew（完

成）“吃”。规则[2] 利用声母送气不送气区别动词的非完成与完成，如：tungh（非完成）：dungh（完成）“喝”。规则[3] 利用元音交替区别完成非完成，如：soeh（非完成）：saeh（完成）“杀”。

2. 动词的后附成分

随着动词形态的简化，现代藏语发展出一套复杂的辅助成分置于动词之后表达各种不同的时体态语气等等，由综合型向分析型过渡。其中最重要的是“体”（aspect）的范畴，主要表达动作完成与否和持续与否。星实千代（1988）将拉萨藏语动词后附成分的形式与意义归纳为以下几类：

体（“相”）	动　词　句
非完了·非继续体	动词非完了语干＋gif yinv 动词非完了语干＋gif rew
非完了·继续体	动词非完了语干＋gif yoew 动词非完了语干＋gif duw 动词非完了语干＋gif yowre
完了·非继续体	动词完了语干＋ba yinv 动词完了语干＋ba rew 动词完了语干＋song 动词完了语干＋qung
完了·继续体	动词完了语干＋yoew 动词完了语干＋duw 动词完了语干＋yow re

3. 动词的几种特殊语法范畴

藏语动词除区分及物、不及物和使动、非使动外，还有自主、非自主的区别。海外学者都注意到这一重要特征。张琨（1980）称为“可控制范畴”（controllability），S. Delancey（1985）等称为“意志范畴”（volitionality），国内多称自主、非自主范畴，主要指动词所表之动作能否为人的主观意志所控制。象 xif

“死”，nav“病”，jew“忘”，doh“饿”等属“不可控”“非意志”“非自主”动词，sav“吃”，daf“看”，nyov“买”等属“可控制”“意志”“自主”动词。藏语里许多自主动词源于非自主动词，如古代chag“碎”（非自主）：bcag“打碎”（自主），现代qah“碎”（非自主）：jah“打碎”（自主）。这样两两相对的词实质上是使动式的构成。现代藏语自主、非自主的区别更重要的表现在句法方面。当主语为第一人称时，非自主动词后不能用-gif yinv或-ba yinv等后附成分。比较：

（1）ngav navba rew“我病了”（非自主）

（2）kongf navba rew“他病了”（非自主）

（3）ngaew saewba yinv“我吃了”（自主）

与动词有关的另一个重要范畴是“亲见非亲见”（evidentiality）的区别。比较：

（1）kof qinh song“他走了”（说者亲见动作过程）

（2）kof qinh xah“他走了”（说者只知后果未见过程）

三 语 序

藏语和汉语在语序方面差异更大，可以说基本语序常是“镜象关系”（mirror image）。西田龙雄从语序类型学角度将羌藏语圈与汉、台、苗瑶语圈之不同处概括为三点：SOV型，后置词型以及AN和NA并用。星实千代（1988）对拉萨藏语的基本语序作了具体描述。由于古今藏语在语序方面差别不大，这里仍以拉萨话为例简述基本语序。

（一）名词短语

前置定语：名词、代词作定语时位于中心语之前。如：

lofsangh－gi afmaf“洛桑的母亲” kongf－gi afmaf“他的母亲”。

后置定语：形容词、数量词和指示词作定语时位于中心语之后。如：‘那三匹白马’要说成“马—白—三—那”（daf gaafbof sumfbof tev）。格助词位于名词或名词短语之后。lofsangh－gi“洛桑的”，lofasngh－la“对洛桑”等。

藏语动词、动词短语或动词句不能直接修饰名词，需加适当后缀使之名词化后方可作前置定语。

（二）动词短语

宾语、状语位于动词之前。如 xaf“肉” sov“吃” ＝ “吃肉！”，gyovgof sov“快吃”。

助动词（＝能愿动词）位于主要动词之后。如 qew“做” tubh“能” ＝ “能做”等。

（三）形容词短语

前置状语：hafjangf“很” yavgof“好” ＝ “很好”。后置状语：yavgof“好” xibufji“很” ＝ “好（得）很”。两可：yavgof xevzhaaf ～ xevzhaaf yavgof“好（得）很” ～ ‘很好’

（四）句子格局

主宾动（SOV）：ngaew chav dungh ba yinv“我茶喝了”。

从句在前，主句在后：rav saefnaf，luw daavgif re，“杀山羊的话，绵羊会发抖”。

* * * *

汉藏语的语法架构还有许多分歧，如词类和句子成分的对当关系，汉语相当灵活，藏语比较固定。限于篇幅，不再赘

述。仅从上面简单的介绍不难看出两种语言在语法结构上相距甚远。但是如果把这种分歧主要归于阿尔泰语的影响，还缺乏足够证据。从整体看，藏汉语言的分流，各有其内在因素和内在规律，即内因是主要的，虽然不排除外来影响。

参考文献

龚煌城（1989）藏缅语的格助词，藏学研究论文集（二）台湾。

桥本万太郎（1985）语言地理类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星实千代（1988）现代藏语语法（拉萨方言），东洋文库。

长野泰彦（1986）Newari 语的能格现象，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研究报告 11 卷 4 号。

长野泰彦　现代藏语的文法特征，《藏族言语和文化》，日本冬树社。

（1987）Some Ergative Phenomena in Tibeto - Burman. The Toyo Bunko.

李方桂（1933）Certain Phonetic Influences of the Tibetan Prefixes upon the Root Initials. BIHP 4（2）.

汤川恭敏（1975）藏语的述语，《亚非文法研究》4。

西义郎（1990）喜马拉雅诸语言几个类型上的特征，第 1 回民博共同研究发表用资料（2）

西田龙雄（1957）藏语动词构造研究，《言语研究》33。

—（1979）藏缅语和语言学，《言语研究》76。

—（1987）藏语的变迁和文字，《藏族言语和文化》日本冬树社。

—（?）论东亚语言及其类型，《 语最前线》59。

武内绍人（1990）藏语谓语助动词的功能及其发达过程，《亚洲诸语言和一般言语学》，三省堂。

Bauman, J. （1979）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on Ergetivity in Tibeto - Burman languases. In Plank（ed）. ERGATIVITY .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Chang, B. Shefts & Kun Chang.（1980）Ergativity in Spoken Tibetan.

BIHP 51.

— (1981) Perfective and Imperfective in Spoken Tibetan. BIHP 52.

— (1982) The Persistence of Present - tense in Modern Spoken Tibetan. Ts 14.

— (1984) The Certainty Hierarchy among Spkoen Tibetan Verbs of Being. BIHP 55.

Coblin, W. S. (1976) Notes on Tibetan Verb Morphology. T' oung Pao 62.

Delancey, S. C. (1982) Lhasa Tibetan: A Case Study in Ergative Typology. Journal of Linguistic Research (Indiana University Linguistic Circle) 2 (1).

— (1984) Transitivity and Ergative Case in Lhasa Tibetan. Proceeding of the 10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Berkeley Linguistic Society.

— (1985) Lhasa Tibetan Evidential and the Semantics of Causanion. Proc of the 11 - 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Berkeley Linguistic Society.

Dixon, R. M. W., (1979) Ergativity, Language: JLSA 55.

北村甫 (1977) Tibetan [Lhasa Dialect] ·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Langs. and Cultures of Asia and Africa.

Shafer, Robers (1951) Studies in the Morphology of Bodic Verbs. BSOAS 13.

Sprigg, R. K. (1954) Verbal Phrases in Lhasa Tibetan (Ⅰ—Ⅲ), BSOAS 16.

Tournadre, Nicolas (1990) The rhetorical use of the Tibetan ergative. Paper presented to the 23th ICSTLL.

Uray Geza (1953) Some Problems of the Ancient Tibetan Verbal Morphology. Acta Linguistica (Hungaricae) 3.

Wolfenden, S. N. (1992) Outlines of Tibeto - Burman Linguistic Morphology, London: Royal Asiatic Society.

原载《国外语言学》1993年第2期



二 语音

藏语（拉萨话）声调研究

一 引 言

声调是汉藏语系的一个重要特征。研究汉藏语系语言，不可不考察其声调之现状和历史。

藏语声调，产生较晚。一般认为，公元7世纪前后，即藏文创始时期，藏语还是一种没有声调（对立）的语言。那时前缀音和辅音韵尾等比较发达，字音高低的变化，只是一种伴随特征，并不具备音位功能。此后1000多年来，藏语的发展，因地而异。有些方言，在语音演变过程中，逐渐发展出声调系统；有些方言，则保存前缀音和辅音韵尾较多，至今依旧没有声调。根据我国藏语的普查材料，现代藏语可以分为三大方言：A.“卫藏方言”，主要分布在西藏自治区；B.“康方言”，主要分布在四川、云南等省的藏族地区；[①] C.“安多方言”，主要分布在甘肃、青海等省的藏族地区。三大方言中，AB属有声调方言（可合称“康藏方言”），C属无声调方言。一个语言内部，一部分方言有声调，另一部分

① 西藏昌都话也属“康方言”。

方言没有声调，这种情形，在整个汉藏语系里，虽非绝无仅有，至少也是罕见的。① 因此，藏语的声调问题，很早就引起人们的注意。弄清它的来龙去脉，不仅对藏语语音史的研究十分重要，而且对汉藏语系历史比较研究也有一定价值。

本文讨论的是藏语拉萨话的声调系统及其来历。为了尽可能准确地描写声调现状，我们除根据耳听手记的材料外，还利用电子计算机（7504 系列机）作了一次提取声调的实验。② 提调所用方法叫限幅自相关方法，所选例词共 37 个，包括 21 个单音节词（下面简称“字”）和 16 个双音节复合词。前者为了测定基本字调，后者为了测定双音节词词调或连续变调。在此基础上，我们对拉萨话的调类、调值、连读变调以及历史来源等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③

---

① 羌语有类似情况。羌语分南北两大方言：南部方言（桃坪话）有声调，北部方言（麻窝话）无声调。参看孙宏开：《羌语概况》，《中国语文》，1962，12，第 561—571 页。此外，嘉戎话声调作用也很小，限于少数地区和少数语词。珞巴话和门巴话没有声调。

② 这次实验所用仪器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语音实验室的 7504 系列机。它包括 7504 计算机（7504 computer system），7502 数字记录仪（7502 digital even recorder）和 3348 实时频谱分析仪（3348 Real-time narrow band analyser）三个主要部件。提调方法是限幅自相关方法（clipping auto-correlation），每个例字给出基频、时间和强度三套数据，表明每个音节的高低、长短和强度的变化。担任这次发音工作的是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文系藏语教研组的三位藏族教师：洛桑贡噶（བློ་བཟང་ཀུན་དགའ），男，43 岁，拉萨人；格桑顿珠（སྐལ་བཟང་དོན་གྲུབ），男，39 岁，拉萨人；索南卓嘎（བསོད་ནམས་སྒྲོལ་དཀར），女，41 岁，拉萨人。参加这项研究工作的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瞿霭堂同志，语言研究所的林联合同志和本文作者。实验的结果见上述作者合写的《藏语（拉萨话）声调实验》。本文引用其中部分数据。

③ 拉萨话语音并不完全统一。除文白异读外，口语内部也有分歧。如古不带前缀音的浊声字（* ga * da * ba 等）在拉萨分送气和不送气两大派。* go ‘听见’，有人读 ko^{12}，有人读 $k‘o^{12}$。本文所用例字均以口语发音为准。遇有分歧，予以注明。

二 调类和调值

现代拉萨话有几个声调？每个声调的调值是什么？对这个基本问题，国内外有不少人研究，但各家观点相异，所见各殊。以调类而言，少至二分，多至六分，其说不一。原因何在，暂且不论。在这里选几种有代表性的说法介绍如下：

（一）二分法

1930 年赵元任博士在《仓洋嘉错情歌》的记音说明中，将拉萨话的单字调归纳为高低两类：

高 调 ˥˧ $_{53}$

低 调 ˩˧˩ $_{131}$ （或更近一点，是 231）[①]

最早叶斯开（H. A. J~schke）[②] 曾将中部藏语的声调分为高低两大类。近几十年，米勒（R. A. Miller）[③]、北村甫[④]、斯普里格（R. K. Sprigg）[⑤] 分析拉萨话声调也都采用二分法。斯普里格教授的二分法以“词”（word）为单位，不以“字”（syllable）为单位。

---

① 于道泉编注、赵元任记音：《第六代达赖喇嘛·仓洋嘉错情歌》，历史语言研究所单刊甲种之五，1930 年，第 9 页。

② H. A. Jäschke，《Tibetan-English Dictionary》，1881.

③ R. A. Miller, Studies in Spoken Tibetan I. Phonemics JAOS vol. 75. 1. 1955.

④ 北村甫：《世界语言概说》中〈藏语〉，研究社，1955 年。

⑤ R. K. Sprigg, The Tonal System of Tibetan (Lhasa Dialect) and the Nominal Phrase BSOAS vol. 17, 1955.

（二）三分法

1951 年于道泉教授在中央民族学院教授藏语拉萨话时，从高调中分出一类高降调，将声调定为三类（包括轻声是四类），用一套拉丁拼音符号表示，h 表高平调，x 表高降调，v 表低升调，轻声不标调。比如：

h 调	dah	རྟ	马
x 调	dax	སྟག	虎
v 调	dav	བརྡ	信号
轻声	shoxda	ཤོག་དང་	过来！

贝尔（C. A. Bell）另有一套三分法，他把拉萨话声调分为高、中、低三类。[①] 高调：以 ཀ ཅ ཏ པ ཙ ཤ ས ཧ作声母的字和除 ཁ ཀ ཆ ཇ ཐ ད ཕ བ ཚ 或 ཛ以外的所有带前缀音的字。例如：

ཀོ་བ	ko-wa	皮	高调
སྤོས	pö	香	高调、长音
པག	pǎ	砖	高调、短音

中调：以 ཁ ཆ ཐ ཕ ཚ 为声母（不管是否带前缀音）的字。例如：

ཆམ་པ	chham-pa	感冒	中调
ཐབས	thap’	方法	中调
ཐག་པ	thak’ -pa	绳子	中调、短音

---

① C. A. Bell, 《Grammar of Colloquial Tibetan》, Culcutta, 1919, 第三版 1939, 第 15—16 页。

低调：以ག ང ཇ ཉ ད ན བ མ ཛ པ ཞ ཟ ཡ ལ ར འ 为声母的字或带前缀音的ག ཇ ད བ ཛ 。如：

ལ	la	（后置词）低调
ལགས	lā	是（敬语）低调，长音
བོད	p' ö	西藏 低调，短音

事实上，贝尔所谓的高调和中调在拉萨话并无区别。古全清次清声母在拉萨话没有演变为两类调。所以后来学者对此说几无苟同者。稍早一些，桑贝格（G. Sandberg）也曾主张中部藏语三调说。①

（三）四分法

50年代以来，一些语言学家对拉萨话进行了更周密的调查研究。根据较严格的记音和本地人的语感，一些人倾向于把声调划分为四类（不包括轻声）。但怎样划法，仍有分歧。就我们所知，至少有三种不同的四分法。我们姑且称之为A、B、C式。

A式

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藏语教研组在于道泉教授三分法的基础上，又从低调中分出一类低（升）降调，共分四类，不包括轻声，后来分别用f（高平）h（高降）v（低升）w（低升降）代表，简称A式或“民院式”四分法。② 如：

① Graham Sandberg, Handbook of Colloquial Tibetan, A Practical language of Central Tibet, Culcutta, 1894

② 关于“民院式”拉丁拼音符号，请参看附录（一）。这一式，元音分长短，喉塞音并入降调。

f 调	˥55	gaf	བཀའ	命令
		gaaf	ཀ་བ	柱子
h 调	˥˩51	gah	བཀག	阻挡
v 调	˩˧13	gav	སྒ	鞍
		gaav	བསྒར	安装
w 调	˩˧˨132	gaw	འགག	阻塞

B 式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藏语组的四分法是把长短元音的区别改为长短调的区别。53 和 35 是短调，包括开音节短元音字、带-ʔ-p -k 的促声字以及某些鼻韵字；55 和 15 是长调，包括开音节长元音字和某些鼻韵字。调值跟 A 式（“民院式”）也有所不同。我们简称 B 式或“民族所式”。[①] 如：

˥˧53	ka^{53}	བཀའ	命令
	$kaʔ^{53}$	བཀག	阻挡
˥55	ka^{55}	ཀ་བ	柱子
˧˥35	ka^{35}	སྒ	鞍
	$kaʔ^{35}$	འགག	阻塞
˩˥15	ka^{15}	བསྒར	安装

C 式

张琨教授在 1964 年的《藏语口语（拉萨方言）手册》一书中[②]，将拉萨话的声调分为两种情况：单元音字只分高低两

① 关于“民族所式”的标音符号，请参看附录（一）。这一式，元音不标长短，喉塞音标出。

② Chang Kun & Betty Shefts; A Manual of Spoken Tibetan (Lhasa Dialect),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Seattle, 1964.

类调（如 ā，a̲）；双元音和单元音带韵尾-ŋ 或-m 的字分四类调：高－高，高－降，低－低，低－降（如 aa，āà，a̲a̲，a̲à；a m̲̄，a m̀，a̲m̲，a̲m̀）。我们简称 C 式或“张琨式”四分法。按照这种标调法，上述例字标法如下：

声调	例字标音	藏文	意义
高	qā	བཀའ	命令
低	q a̲	སྒ	鞍
高-高	qāā	ཀ་བ	柱子
高-降	qāà	བཀག	阻挡
低-低	q a̲a̲	བསྒར	安装
低-降	q a̲à	འགག	阻塞

轻声不标调

（四）六分法

罗利赫（G. de Rörich）曾把中部藏语（包括拉萨话）的声调分为三类六种，即升、平、降、各分高低。①

升调	高	སེར་པོ	se” -po
	低	གསལ་པོ	se’ -po

① G. de Rörich,《Modern Tibetan Phonetic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dialect of Central Tibet》, JRSB. n. s. vol. 27. 1931.

Ю. Н. Рерих,《Тибетский язык》Издателвство Восточ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61. p. 54.

平调	高	སྲས	sē =
	低	སས	sē-
降调	高	བསད	sè
	低	སེད	sè

这种分法跟拉萨话的实际读音相去甚远。在我国藏语普查时也没有发现过类似的声调分类。

下面我们介绍另一种六分法。这是我们此次提调实验的结果，与罗氏分法无关。这六个调值还不能算是“调位”。不过它为归纳调位提供了可靠的基础，也便于说明各家分歧之所在。六个调值是：

高调	1 ˥˦ 54	ka^{54}	བཀའ	命令
	2 ˥ 55	$ka:^{55}$	ཀ་བ	柱子
	3 ˥˨ 52	$kaʔ^{52}$	བཀག	阻挡
低调	4 ˩˨ 12	ka^{12}	སྒ	鞍
	5 ˩˩˧ 113	ka^{113}	བསྒར	按装
	6 ˩˧˨ 132	$kaʔ^{132}$	འགག	阻塞

从以上简单介绍可以看出，前人对拉萨话声调的描写几乎因人而异。① 声调本为客观存在，数目也极有限，何以众说如

---

① 涉及拉萨话声调的还有许多文章。例如金鹏：《藏文动词曲折形态在现代拉萨话里衍变的情况》，《语言研究》Ⅰ，1950年。又《藏语拉萨日喀则昌都话的比较研究》，1958年。E. Richter, Grundlagen der Phonetik des Lhasa-Dialektes, Akademie-Verlag, Berlin, 1964。西田龙雄：《西蕃馆译语研究》，第六章第五节，松香堂，1970年。*Kamil Sadlaček*, The tonal system of Tibetan (Lhasa dialect). TP Vol. XL VII, 1959。

此纷纭？据我们观察，有些跟辨音正误有关，有些则同处理方法有关。方法上的不同，主要表现在怎样处理“共生现象”。例如拉萨话的降调多带紧喉、平调多为长音等等。对于这一类“共生现象”，如何区别主次，怎样决定取舍，各家看法不一，因而造成分类上的差异。这种“共生现象”主要表现在韵母上，因此拉萨话声调的分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声调和韵母的关系如何分析和处理。

三 声调和韵母的关系

现代藏语拉萨话的韵母可以分为四类：舒声韵三类，促声韵一类。它们跟声调的配合关系有所不同。我们用 V 代表元音，N 代表鼻韵尾（-m，-ŋ）或鼻化元音（Ṽ），G 代表塞音韵尾（-p，-k，-ʔ），r 代表闪音韵尾，VV 代表双元音（包括长元音和复元音）。这四类韵就是：V，VV（包括 Vr），VN 和 VG，也可简称‘短’‘长’‘鼻’‘促’。下面分别说明它们和声调的关系。

V 韵

指非鼻化的单元音开音节韵，如 a，i，u，e，o 等[①]。这一韵类的字只分高低两类调。高调略降。例如：

① 现代拉萨话有几个元音音位，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好在它不影响韵母结构的分析，这里不去讨论。关于各家异同，参看附录（一）。

高调	˥˦ 54		低调		˩˨ 12
ka54	བཀའ	命令	ka12	སྒ	鞍
ŋa54	ལྔ	五	ŋa12	ང	我
la54	གླ	工钱	la12	ལ	山
to54	ལྟོ	食物	to12	རྡོ	石头
ɕi54	ཤི	死	ɕi12	བཞི	四
tʂi54	ཁྲི	万	tʂ‘i12	གྲི	刀子

V 韵字的高调调值，过去有人记作 55，有人记作 53；低调调值有人记作 13，有人记作 131 甚至 35。我们选了四个例字（བཀའ，སྒ，ཁྲི，གྲི），由两位拉萨人（一男一女）朗读，用电子计算机进行提调实验。根据计算机提供的基频（F_0），时间（T）和强度（LD_1）的数据，可以看出，བཀའ，［ka ˥˦］ཁྲི［tʂ‘i ˥˦］二字的声调，起点高、下降幅度小、时间短、强度变化不大。换算成五度标调法，大致相当于 43。为醒目起见，可标作 54。སྒ，［ka ˩˨］གྲི［tʂ‘i ˩˨］二字的声调，起点低、上升幅度小、时间短、强度变化不大。换算成五度标调法，大致相当于 12。两类调的区别主要在高低，不在升降。现将四个字的基频数的起讫点列举如下（单位：赫兹）。

			男	女
高	ka54	‘命令’	137—116	286—263
	tʂ‘i54	‘万’	161—128	357—303
低	ka12	‘鞍’	102—120	192—244
	tʂ‘i12	‘刀’	128—130	256—286

VV 韵和 Vr 韵

VV 指双元音开音节韵，包括长元音 a:，i:，u:，e:，o:，ɛ:，ø:，y: 等和复元音 iu，əu 等。Vr 指单元音带闪音韵尾，如 ar，ir，ur，er，or 等。

这一韵类的字也只有高低两类调，不过调值跟 V 韵字略有出入。高调长而平，低调先平后升。例如：

高 调			低 调		
ka:55	ཀ་བ	柱子	ka:113	བསྒར	安装
ja:55	གཡར	借	ja:113	ཡར	向上
tɕa:55	བཅར	拜访	tɕa:113	སྦྱར	黏
tø:55	རྟོལ	戳穿	tø:113	རྡོལ	被弄穿
ȵɛ:55	སྙལ	使睡	ȵɛ:113	ཉལ	睡
tar55	ཏར	电报	tar113	འདར	颤抖
pir55	པིར	毛笔	pir113	སྦྲིད	麻痹
liu55	སླེའུ	一种羊毛毯	liu113	ལེའུ	篇章

我们从这一韵类的字中选了六个例字进行提调实验。这六个字是 ཀ་བ，ཁྲིའི，པར，སྦྲེའུ，བསྒར，གྲིའི。实验结果：前四个字的声调，起点高、调型平、时间长、强度变化不大。换算成五度标调法相当于 44。为醒目起见，标作 55。后两个字的声调，起点低、调型先平后升、时间长、强度有一定变化，大体

上相当于五度标调法的 113，女声上升略高。

V 韵和 VV 韵，长短分明，绝不相混。男声长韵字平均为 0. 22 秒，短韵字平均为 0. 12 秒；女声长韵字平均为 0. 3 秒，① 短韵字平均为 0. 13 秒。男女平均，长短韵相差一倍。

实验证明：par^{55} ‘像片’ 和 piu^{55} ‘猴子’ 都属长韵字，跟短韵字 ka^{54} ‘命令’ 和 tʂ‘i^{54} ‘万’ 对比，长短分明、一目了然。（单位：秒）

	男	女
par^{55}	0. 39	0. 37
piu^{55}	0. 45	0. 39
ka^{54}	0. 15	0. 12
tʂ‘i^{54}	0. 10	0. 10

VG 韵

指以-p，-k，-ʔ 结尾的促声韵（或入声韵）。如 aʔ，iʔ，uʔ，əp，ip，up，ik，uk，ek 等等。这一韵类的字也只有高低两类调，但调值与上两类都不同。例如：

① 男声长韵字比女声长韵字所以差 1/3，是因为男声有一个字 ka：^{55}念得不够正常，而又未重做。

高 调			低 调		
kaʔ^{52}	བཀག	阻挡	kaʔ^{132}	འགག	阻塞
paʔ^{52}	སྤགས	糌粑团	paʔ^{132}	འབག	面具
tɛʔ^{52}	བལྟས	看(过)	tɛʔ^{132}	བསྡད	坐(过)
ɕɛʔ^{52}	བཤད	说(过)	ɕɛʔ^{132}	གཞས	歌
tʂ‘iʔ^{52}	ཁྲིད	领(过)	tʂ‘iʔ^{132}	བྲིས	写(过)
ləp^{52}	བསླབས	教学(过)	ləp^{132}	ལབས	告诉(过)
təp^{52}	བཏབ	种(过)	təp^{132}	བརྡབས	碰(过)

我们从这一韵类的字中选了五个例字作提调实验。这五个字是 བཀག，ཁྲིད，ཁབ，འགག，བྲིས。实验结果：前三字是高降调，它的起点最高，下降幅度较 V 韵字大，时间较 VV 韵字短，强度变化不大。大致相当于五度标调法的 52 或 53。后两字属低调，它的起点低，调型先升后降、时间短、强度有变化。升降两段所占时间不均等，升长降短，大致相当于五度标调法的 132。

关于促声韵（VG）有一些争议的问题。其一，Vʔ 单念时是长韵还是短韵？有人把 Vʔ 标作 V:，如 kaʔ^{52}标作 ka: ^{52}，tʂ‘iʔ^{52}标作 tʂ ‘i:^{52}。从听觉上，Vʔ 似乎长些，但实验结果 Vʔ 属短韵。① 如高调 Vʔ 比高调 V 只是下降幅度大，时间并不长。

① 把 Vʔ 韵记作 V: 也并非没有道理。第一，拉萨话-ʔ 尾前的元音，没有长短的对立。第二，有一部分拉萨人 Vʔ 韵读 V:，特别是低元音字。例如我们这里的一位拉萨藏族教师就把 taʔ^{52} ‘虎’ 读作 ta: ^{52}，tɕaʔ^{52} ‘铁’ 读作 tɕa: ^{52}。第三，连读变音中，Vʔ 韵常变 V:。如 t ‘ɔʔ^{52} ‘上面’，t ‘ɔ: ^{55}ka^{54} ‘楼上’。拉萨话的喉塞韵尾源于古 *-d *-g *-s 和部分 *-b 韵尾，是一种趋于消失的不稳定的音素。在日喀则方言中，-ʔ 尾脱落后使元音变长：Vʔ→V:。

现将计算机提供的关于 V，V?，V：三韵例字的音长数据列表如下：

	例字		男	女	例字		男	女
短韵	ka⁵⁴	命令	0.15	0.13	ka¹²	鞍	0.19	0.18
	tʂʻi⁵⁴	万	0.1	0.1	tʂʻi¹²	刀子	0.14	0.15
	kaʔ⁵²	阻挡	0.1	0.14	kaʔ¹³²	阻塞	0.11	0.17
	tʂʻiʔ⁵²	带领	0.13	0.11	tʂʻiʔ¹³²	写	0.09	0.12
长韵	ka:⁵⁵	柱子	0.17	0.33	ka:¹¹³	安装	0.27	0.33
	tʂʻi:⁵⁵	一万的	0.22	0.28	tʂʻi:¹¹³	刀子的	0.25	0.26

其二，V? 和 Vp、Vk 的声调是否一样？实验证明，调型相同，调值略有区别。V? 在高调中下降幅度比 Vp 大，低调 Vp，Vk 未作实验。

VN 韵

鼻韵字有四类调，高低两类各分平降。例如：

高平		高降		低平(升)		低(升)降	
kam⁵⁵	干(现)	kam⁵²	干(过)	kam¹¹³	箱子	kam¹³²	干咽
kom⁵⁵	渴(现)	kom⁵²	干(命)	kom¹¹³	静修	kom¹³²	忍耐
ȵam⁵⁵	平	ȵam⁵²	使平	ȵam¹¹³	变弱	ȵam¹³²	威风
tã⁵⁵	派出	tã⁵²	党	tã¹¹³	鸡架	tã¹³²	声调
tʻã⁵⁵	平原	tʻã⁵²	清朗	tʻã¹¹³	和	tʻã¹³²	澄清
kʻõ⁵⁵	他	kõ⁵²	喂！	kõ¹¹³	鞍绳	kõ¹³²	价钱

我们选了六个鼻韵字作实验。这六个字是 1，སྐམ 2，བསྐམས

3，སྐམ 4，འགམས 5，ཕྱིན 6，མིང。实验结果：第一个字读高平调（55），属长韵字，按严式标音应作［ka：m^{55}］‘干（现）’。2，5 两个字读高降调（53 或 52），属短韵字，按严式标音应作［kam^{52}］‘干（过）’，［tɕʻĩʔ^{52}］‘去’。3，6 两个字读低平升调（113），属长韵字，按严式标音应作［ka：m^{113}］‘箱子’，［mi：ŋ^{113}］‘名’。第四个字读低升降调（132），短韵字，应标作［kam^{132}］‘干咽’。总之高平和低平升调的鼻韵字同 VV 韵；高降和低升降的鼻韵字同 Vʔ 韵。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说现代藏语拉萨话里“韵”分四类，“调”（值）有六种。二者之间的配合关系如下表：

1	˥˦ ^{54}	V		
2	˥ ^{55}	VV	Vr	VN
3	˥˨ ^{52}	VG		VN
4	˩˨ $_{12}$	V		
5	˩˩˧ $_{113}$	VV	Vr	VN
6	˩˧˨ $_{132}$	VG		VN

这里只有鼻韵字有四个调，其余韵类的字只出现在两类调里。如果鼻韵字也按严式标音分长短，则韵类同声调配合应如下表①：

1	˥˦ ^{54}	V		
2	˥ ^{55}	VV	Vr	V：N
3	˥˨ ^{52}	VG		VN

① 习惯上我们管 1、2、3 调叫高调，4、5、6 调叫低调。二者除起点高低不同外，来历也有别。同时，习惯上又管 2、5 调叫平调，3、6 调叫降调，这是根据两个不同标准的分类。

4	˩˨ 12	V		
5	˩˩˧ 113	VV	Vr	V：N
6	˩˧˨ 132	VG		VN

精密的仪器和灵敏的耳朵，可以帮助我们测定调型和调值，但声调的归类仍需人们对语言材料进行科学的分析。上述配合表提供了素材，怎样加工，往往因为语言学家的观点和方法不同而有不同的处理方案。以下几种方案，在一定前提下，都可以自圆其说。

1，假如韵类按照上述系统划分，长短舒促严格标记出来，声调分两类就够了。1，2，3 调合为高调，4，5，6 调合为低调。若以 1 代表高调，2 代表低调，例字则可写为：

高调：	ka^{1}	命令	ka：^{1}	柱子	kaʔ^{1}	阻挡
低调：	ka^{2}	鞍	ka：^{2}	安装	kaʔ^{2}	阻塞

这一方案的特点是强调韵母的差别是主要区别特征（distinctive features），声调除高低调外，其余的差别都是次要特征。

2，反之，如果把声调的差别视为主要区别特征，采用六分法，韵类就可以大大简化。长元音和喉塞韵尾都可视为声调的附属物，不必标记出来。上述例字可改写为：

ka^{1}	命令	ka^{2}	柱子	ka^{3}	阻挡
ka^{4}	鞍	ka^{5}	安装	ka^{6}	阻塞

3，考虑到声调的来历和本地人的语感，许多人认为二分法失之过简，六分法失之过繁，宁愿酌乎其中，采用四调系统。但在字调分合上，仍然可以有不同处理办法。例如上述 A 式四分法，把高调 1，2 合并（54，55→55），把低调 4，5 合并（12，113→13），标出元音长短，省去喉塞音符号。B 式四

分法，则把 1，3 调合并（54，52→53），4，6 调并（12，132→35）[①]，标出喉塞音，省去长音符号。C 式四分法，把字调分为三个最小单元：高、低、降。一切字调均由这三个单元单独或联合构成。单元音字只有高低两类调，双元音字或带鼻韵尾的字有四个调：高－高，高－降，低－低，低－降。

以上几种方案，巧妙各有不同，只要承认它们各自的前提[②]，都可以言之成理。但有一条原则不能违背，即拉萨话声调无论怎样归并，高低调不能混为一谈。因为高低调在声韵母完全相同的条件下具有辨字功能，它的音位价值无可非议。可争议的主要是高低调应否再分类，以及怎样分类的问题。高低调的再分化，就现状而言，常常伴随着韵母上的某些差异，找不到干净利索的“对立”；从历史上看，这是由于辅音韵尾的简化引起声调和韵母同时起变化的结果。语言学家们由于考虑问题的侧重点不同（如：体系的繁简，拼写的难易，本地人的语感，历史的渊源等等），因而处理办法也就不一样。我们认为只要不抹煞语音的基本区别特征，怎样处理就只是实用上的长短问题了。四十多年前，赵元任博士在其著名论文《音位标音法的多能性》中就曾指出：把语音归纳为音位时，不存在独一无二的办法（或答案）。[③]

---

① 35 调值定得太高。

② 不是任何二分法、四分法和六分法都正确，必须具备一定条件和前提。例如二分法必须以严格区分韵母的长短舒促为前提，否则是不正确的。如果 V V：Vʔ 不分，声调必须六分。同理，四分法也必须在一定条件下才是正确的。

③ 赵元任：《The nonuniqueness of phonemic solutions of phonetic systems》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四本四分，1934 年。

例字	严式标音	二分法	六分法	四A	四B	四C
命令 བཀའ	ka⁵⁴	ka¹	ka¹	ka⁵⁵	ka⁵³	qā
柱子 ཀ་བ	ka: ⁵⁵	ka:¹	ka²	kaa⁵⁵	ka⁵⁵	qāā
阻挡 བཀག	kaʔ⁵²	kaʔ¹	ka³	ka⁵²	kaʔ⁵³	qāà
鞍 སྒ	ka¹²	ka²	ka⁴	ka¹³	ka³⁵	q a̱
安装 བསྒར	ka: ¹¹³	ka:²	ka⁵	kaa¹³	ka¹⁵	q a̱a̱
阻塞 འགག	kaʔ¹³²	kaʔ²	ka⁶	ka¹³²	kaʔ³⁵	q a̱à

四 声调和声母的关系

从历史上看，拉萨话的声调同声母的关系最为密切，但就现状而言，声调跟声母的关系远不如跟韵母的关系那样“难解难分”。我们只能指出一些细微末节。

现代藏语拉萨话的声母有以下几类：

塞　音　p pʻ t tʻ ȶ ȶʻ k kʻ ʔ

塞擦音　ts tsʻ tɕ tɕʻ tʂ tʂʻ

擦　音　s ɕ ʂ ç h

鼻　音　m n ȵ ŋ (m̥)①

边　音　l ɬ

颤　音　r

半元音　j w

有一些声母只出现在高调类，如：

ɬ　ɬa⁵⁴　神　　　ɬo⁵⁴　南

① 拉萨话有清化鼻音，但只出现在高调类，且多为词素音位变体。如m̥ – m̥ə⁵⁵tɕĩ⁵² “没有去”。

ʂ-	ʂək⁵⁵ty ʔ⁵² 简略		ʂaŋ⁵⁵to⁵⁴	惯坏了的
ç-	çã⁵² 浮起		k'a⁵⁵ çəp⁵²	撇出（浮油）
h-	ha⁵⁵lam⁵⁵ 几乎		ha⁵⁴ k'o¹²	懂
ʔ	ʔa⁵⁵ma⁵⁴ 母亲		ʔa⁵⁵tɕe⁵⁴	妻子

低调送气声母 p'- t'- k'- ȶ'- ts'- tɕ'- tʂ'-，有一部分拉萨人读作低调不送气。读送气的人，对于下列成对儿的字分得很清楚：

送 气		不送气	
k'o¹²	听见	ko¹²	门
t'o¹²	双，两	to¹²	石头
p'u¹²	男孩	pu¹²	虫子

读不送气的人把上列各对儿字视为同音字。在他们的音系里，送气声母只出现在高调类，不出现在低调类。我们知道，低调清声母送气与否来历不同：低调送气音源于古不带前缀音的浊声母（* b- * d- * g-等），低调不送气音源于古带前缀音的浊声母（* mb- * rd- * sg-等）。后者在一部分拉萨人的口语里又分为带鼻冠音或不带鼻冠音两套。如：

不带鼻冠音		带鼻冠音	
ko¹²	门	ŋko¹²	头
to¹²	石头	nto¹²	经
tʂa¹²	声音	ɳtʂa¹²	像，似

据我们观察，不分者居多。但这套鼻冠都是潜在的，在连读中经常出现。如：

ra⁵⁴ 马 + ko¹²头 → ta⁵⁵ŋko⁵⁴ 马头

ra¹² 山羊 + ko¹²头 → ra¹¹ŋko⁵⁴ 山羊头

五　连续变调

以上讨论的都是单字调。下面分析两字连读变调。我们选了 16 个双音节复合词用 7504 系列机作提调实验。每个复合词的词素都能单说，以便观察变调现象。这 16 个词的变调情况如下：

	本调　变调	例　词	藏　文	意　义
1	54 + 54→55 + 54	sə^{55} tɕ$^{(‘)}$u^{54}	ས་ཆུ	水上
2	54 + 12→55 + 54	tɕi^{55} lu^{54}	སྤྱི་ལོ	公元
3	54 + 55→55 + 55	tsa^{55}m ɛ̃ː^{55}	རྩ་སྨན	草药
4	54 + 113→55 + 55	ta^{55} tʂeː^{55}	རྟ་དྲེལ	骡马
5	12 + 54→11 + 54	ȵa^{11} ɕa^{54}	ཉ་ཤ	鱼肉
6	12 + 12→11 + 54	t‘a^{11} lo^{54}	ད་ལོ	今年
7	12 + 55→11 + 24	mi^{11} ts(‘)ãː^{24}	མི་ཚང	人家
8	12 + 113→11 + 24	tɕ$^{(‘)}$a^{11} maː^{24}	ཇ་མར	茶和酥油
9	55 + 54→55 + 54	tsəŋ^{55} tɕ$^{(‘)}$u^{54}	གཙང་ཆུ	(雅鲁)藏布江
10	55 + 12→55 + 54	nəm^{55} tʂu^{54}	གནམ་གྲུ	飞机
11	55 + 55→55 + 55	ts‘õ^{55} p øː^{55}	ཚོང་དཔོན	商人
12	55 + 113→55 + 55	ŋyː^{55} loː^{55}	དངུལ་ལོར	纸币
13	113 + 54→11 + 54	ȵɛː^{11} sa^{54}	ཉལ་ས	睡处
14	113 + 12→11 + 54	ɕuŋ^{11} tʂu^{54}	གཞུང་འབྲུ	公粮
15	113 + 55→11 + 24	tɕ‘ãː^{11} ɕaː^{24}	བྱང་ཤར	东北
16	113 + 113→11 + 24	tỹ；^{11} ləm^{24}	མདུན་ལམ	前途

如果仍以六个单字调为出发点，两字连读中，每个调的变化情形如下：

1. ^{54}调作两字组的前字时变高平调，作后字时不变。

2. ^{55}调作前字时不变，作后字时，视前字而定。前字若为高调，不变；前字若为低调，变高升调^{24}①。

3. ^{52}调作前字时变高平调^{55}，作后字时不变。

4. $_{12}$调作前字时变低平调$_{11}$（或 22），作后字时变高短调^{54}。

5. $_{113}$调作前字时变低平调$_{11}$（或 22），作后字时，依前字之高低，分别变作高平调^{55}或高升调$_{24}$（或 35）。

6. $_{132}$调作前字时变低平$_{11}$（或 22），作后字时变高降$_{52}$。列表说明如下：

单字调		连读变调	
		前字	后字
1	54	55	54
2	55	55	55 24
3	52	55	52
4	12	11	54
5	113	11	55 24
6	132	11	52

① 有的拉萨人仍读高平调。

从位置上看,两字连读变调的规律可以归纳为两条:

1,前字只分高低两类调。原 54,55,52 一律变高平调 55(实为 44);原 12,113,132 一律变低平调 11(实为 22)。例如:

54 + 54→55 54	ས་ཆུ	sə^{55} tɕ$^{(ʻ)}$u^{54}	水土
55 + 54→55 54	གཙང་ཆུ	ts ə̃:^{55} tɕ$^{(ʻ)}$u^{54}	藏布江
52 + 54→55 54	ཕག་ཤ	pʻak^{55} ɕa^{54}	猪肉
12 + 54→11 54	ཉ་ཤ	ȵa^{11} ɕa^{54}	鱼肉
113 + 54→11 54	ཉལ་ས	ȵɛ:^{11} sa^{54}	睡处
132 + 54→11 54	བསྡད་ས	tɛ:^{11} sa^{54}	住处

计算机得出的数据也证实了这一点。例如男声第一例的前字 sa-的基频数是 172—172 赫兹,第二例的前字 ts ə̃:-的基频数是 164—164 赫兹,第四例的前字 ȵa-的基频数是 127—130 赫兹,第五例的前字 ȵɛ:-的基频数是 125—125 赫兹,中间几乎没有波动。

2,后字除轻声外低调一律变高调。原低调类的 12,113,132 分别变为 54,55,52。

54 + 12→55 + 54	སྤྱི་ལོ	tɕi^{55} lu^{54}	公元
54 + 113→55 + 55	ཏ་རྡེལ	ta^{55} tʂe:^{55}	骡马
12 + 113→11 + 24	ཇ་མར	tɕʻ^{11} ma:^{24}	茶和酥油
12 + 132→11 + 52	ར་ལུག	rə^{11} luʔ^{52}	山羊和绵羊

从结果上看,两字连读的声调类型只有六种:①

---

① 单字调以六调系统计算,两字连读应有三十六种组合形式(6 × 6 = 36),但实际读音只有六种形式。单字调若以四调系统计算,应有十六种组合形式(4 × 4 = 16),实际读音只有四种形式:55 + 55,55 + 52,11 + 35 或 11 + 55,11 + 52。若以二调系统计算,应有四种组合形式,实际读音只有两种形式:高高,低高。

55 + 54	ལྷ་ས	ɬɛː ^{55} sa^{54}	拉萨
55 + 55	ལྷ་སར	ɬɛː ^{55} saː ^{55}	在拉萨
55 + 52	ལྷ་ས་བ	ɬɛː ^{55} saʔ^{52}	拉萨人
11 + 54	གྲོ་མོ	tʂʻo^{11} mo^{54}	亚东
11 + 24	གྲོ་མོར	tʂʻo^{11} moː ^{24}	在亚东
11 + 52	གྲོ་མོ་བ	tʂʻo^{11} mɔʔ^{52}	亚东人

后字若为轻声，前字一般不变调。①

两字连读变调除上述一般规则外还有些零星的例外。它们各有不同的来历。例如：གཉིས（二），单念是高平调 ȵiː^{55}；‘十二’（བཅུ་གཉིས）中的‘二’读高降调 tɕuŋ^{55} ȵiʔ^{52}；‘二十’（ཉི་ཤུ）中的‘二’读低平调 ȵi^{11} ɕu^{54}。又如否定词 མ，随后面动词的高低调变化。动词本调是高调，མ读高调 ma^{55}，动词本调是低调，མ读低调。

མ་བལྟས	ma^{55} tɛʔ^{54}	没有看（第一人称）
མ་བསྡད	ma^{11} tɛʔ^{54}	没有坐（第一人称）
མ་བསད	ma^{55} sɛʔ^{52}	没有杀（第一人称）
མ་བཟས	ma^{11} sɛʔ^{52}	没有吃（第一人称）

六 声调的来历

本文开头说过，藏语声调是后起的现象。书面藏语建立初期，尚无声调对立的迹象。此后发展，因地而异。川滇藏一带藏语（“康藏”方言）演变出了声调系统，甘青一带藏语（“安多”方言）至今没有利用这一手段。人们自然会问：究竟是什

① 轻声和三音节、四音节词未作提调实验。

么因素和条件导致前者产生声调？过去有人以为汉语的影响起了主要作用①。这种说法站不住脚。甘青地区汉藏两族人民交往并不亚于川滇藏地区，何以“安多”方言至今未受影响？从历史文献和现代方言的比较来看，“康藏”方言声调的产生，主要是自身声母和韵尾大量简化的结果。就拉萨话而言，影响声调产生和分化的主要因素有三项：1，声母清浊对立的消失，2，前缀音的脱落，3，辅音韵尾的简化。拉萨话最早分出高低两类调，跟前两项演变有关。高低调再分化，跟第三项演变，即韵尾的影响有关。我们可以说，现代拉萨藏话声调的来历，大都可以从古藏语音节结构的一“头”一“尾”中找到渊源关系。我们把这种关系的演变情形分述如下：

（一）声母清浊和声调

古藏语里，塞音、塞擦音和擦音都有清浊音位的对立。演变到现代藏语各方言，大体有三种情形：A. 浊音清化，清浊对立消失，② B. 浊音部分清化，清浊对立部分消失，C. 基本保留。拉萨话属第一类，康方言和安多方言大都属第二类。第三类很少见，就我们所知，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的道孚藏话属此类。③ 例如：

---

① H. A. Jäschke，《Tibetan-English Dictionary》，1881。

② 这里所说“浊音清化，清浊对立”的“浊音”是指全浊音，不包括次浊音。下文同。

③ 道孚有两种话：一种是藏话，属安多方言；一种是当地“土话”，据调查是嘉戎话的一种。

例	字	转写①	道孚	夏河②	德格③	拉萨
口	ཁ	kha	kʻa	kʻa	kʻa^{53}	kʻa^{54}
方法	ཐབས	thabs	tʻap	tʻap	tʻaʔ^{53}	tʻəp^{54}
失败	ཕམ	pham	pʻam	pʻam	pʻã^{55}	pʻam^{52}
热	ཚ	tsha	tsʻa	tsʻa	tsʻa^{53}	tsʻa^{54}
水	ཆུ	tɕhu	tɕʻə	tɕʻə	tɕʻU^{53}	tɕʻu^{54}
土	ས	sa	sʻa	sʻa	sʻa^{53}	sa^{54}
肉	ཤ	ɕa	ɕʻa	xʻa	xʻa^{53}	ɕa^{54}
听见	གོ	go	go	ko	ko^{131}	kʻo^{12}
狗熊	དོམ	dom	dom	tom	tã^{13}	tʻom^{113}
西藏	བོད	bod	bo	wot/wol	pøʔ^{131}	pʻøʔ^{132}
茶	ཇ	dʑa	dʑa	tɕa	tɕa^{131}	tɕʻa^{12}
酸奶	ཞོ	ʑo	ʑo	ɕo	xo^{131}	ɕo^{12}
门	སྒོ	sgo	zgo	ɦgo	go^{53}	ko^{12}
七	བདུན	bdun	wdən	ɦdən	dɛ̃^{55}	tỹ:^{113}
豹	གཟིག	gzig	ɣzu	zək	ziʔ^{53}	siʔ^{132}
四	བཞི	bʑi	wʑʌ	ʑə	ɣe^{131}	ɕi^{12}

拉萨话声母清浊对立消失后转变为高低调的对立。④ 演变

① 为便于作语音比较，藏文转写符号采用近似国际音标的一套：ka kha ga ŋa tɕa tɕha dʑa ɲa ta tha da na pa pha ba ma tsa tsha dza wa ʑa za ɦa ja ra la ɕa sa ha ʔa i u e o。

② 甘肃夏河藏话属安多方言。

③ 四川德格藏话属康方言，拉萨属卫藏方言。

④ 藏语的高低调，类似汉语的阴阳调。不过汉语阴阳调是声调的再分化，藏语的高低调则是最早分裂的两类调。

过程大体上是这样的：古藏语清声母字读得高些，浊声母字读得低些。在清浊对立的情况下，高低的差别只是一种伴随特征。正象今日安多方言一样。① 但当全浊音清化，清浊对立消失后，声调高低的差别就变成了主要区别特征。这时，声调由“习惯调”变为“音位调”，从此拉萨话也就由无声调进入有声调阶段。② 举例如下：

	古（书面藏语）		今（拉萨话）	
清	kho	高	kʻo^{54}	他
	tho		tʻo^{54}	数目，册
	phu		pʻu^{54}	山谷深处
	sa		sa^{54}	土
浊	go	低	kʻo^{12}	听见
	do		tʻo^{12}	二，两
	bu		pʻu^{12}	男孩
	za		sa^{12}	吃

① 安多方言只有“习惯调”，而无“音位调”。通常清声母字读得高些，浊声母字读得低些。如夏河话：hka^{55} ‘困难’，ɦga^{12} ‘高兴’。在双音节词中，前字读音也是‘清高浊低’，后字则不论是清是浊，一律读高调，如夏河话：ka^{55}ra^{55} ‘糖’ ŋga^{11}ra^{55} ‘铁匠’。这种高低变化跟拉萨话十分接近，所不同的只是在安多方言中找不到纯由声调高低来辨别字的异同的实例。

② 拉萨话声调产生于何时，尚无充足证据。劳佛（Berthold Laufer）认为9世纪时，拉萨一带藏语已发展出高低调的对立。参看他所著《鸟卜》一文，《Bird divination among the Tibetans》TP，1914。

西田龙雄认为10世纪时中部藏语（包括拉萨话）的声调开始向调位转换。见他所著《西蕃馆译语研究》，1970，p. 315。

（二）前缀音和声调

藏文创始时期，有许多前缀音。① 如塞音前缀 b- d- g-，鼻音前缀 ɦ/N- m-，续音前缀 r- l- s-。它们可以加在词根声母的前头构成各种辅音群，区别不同的语词。这些前缀音后来在各地方言都趋于合并、简化和脱落。安多方言，尤其是牧区话保留最多，康方言只剩下鼻冠音，拉萨话则全部脱落。② 前缀音脱落是造成一部分字调分化的一个条件。举例如下：

	例	字	转写	道孚	阿力克	德格	拉萨
r-	挖	རྐོ	rko	rko	rko	ko^{53}	ko^{54}
	马	རྟ	rta	rta	rta③	ta^{53}	ta^{54}
	尖	རྩེ	rtse	rtse	rtse	tse^{55}mo^{53}	tse^{54}
	石头	རྡོ	rdo	rdo	rdo	do^{131}	to^{12}
	伤	རྨ	rma	rma	rma	ma^{53}	ma^{54}
	鼓	རྔ	rŋa	rŋa	rŋa	ŋa^{53}	ŋa^{54}
l-	看	ལྟ	lta	rta	rta	ta^{53}	ta^{54}
	舌	ལྕེ	ltɕe	rtɕi	rtɕi	tɕe^{53}	tɕe^{54}
	舔	ལྡག	ldag	rdɑ	rdak	dɑʔ^{53}	taʔ^{132}
	五	ལྔ	lŋa	lŋa	rŋa	ŋa^{53}	ŋa^{54}

---

① 前缀音也叫前置辅音，包括藏文所说的 སྔོན་འཇུག（前加字）和 མགོ་ཅན（上加字）。

② 只在连读变音中留下某些痕迹。如 tɕu^{55}pɕi^{54} ‘十四’，tɕu^{55}ktɕiʔ^{52} ‘十一’，tɕu^{55}rku^{54} ‘十九’，k‘ə^{55}mtɕ‘u^{54} ‘官司’，等等。

③ 阿力克的 a，实际音值为［ɐ］。

s-	毛	སྤུ	spu	spə	rpə	pu^{53}	pu^{54}
	颈	སྐེ	ske	ski	rke	ke^{53}	ke^{54}
	虎	སྟག	stag	stɑ	rtak	tɑʔ^{53}	taʔ^{52}
	泡	སྦང	sbaŋ	zboŋ	rbaŋ	ʔõ: ^{55}	pã^{132}
	门	སྒོ	sgo	zgo	rgo	go^{53}	ko^{12}
	药	སྨན	sman	smen	r m̥an	m̥ẽ^{55}	mɛ̃: ^{55}
	鼻	སྣ	sna	sna	r n̥a	n̥a^{53}	nə^{55}ku^{54}
	心	སྙིང	sȵiŋ	sȵoŋ	rȵaŋ	ȵ̥ĩ: ^{55}	ȵĩ: ^{55}
b-	采摘	བཏོག	btog	ptɑ	ptok	toʔ^{53}	tɔʔ^{52}
	驮运	བཀལ	bkal	pki	kwa	ke: ^{55}	kɛ: ^{55}
	煮	བཙོ(ས)	btso	(s)ptso	ptso	tso^{53}	tsøʔ^{52}
	十	བཅུ	btɕu	ptɕə	ptɕə	tɕu^{53}	tɕu^{54}
	七	བདུན	bdun	wdən	wdən	dẽ^{55}	tỹ: ^{113}
	分配	བགོས	bgos	wgo	wgu	go^{53}	køʔ^{132}
	杀	བསད	bsad	wsɛ	wsat	sɛʔ^{53}	sɛʔ^{52}
	说	བཤད	bɕad	wɕɛ	wɕat	ɕɛʔ^{53}	ɕɛʔ^{52}
	四	བཞི	bʑi	wʑə	wʑə	ɣe^{131}	ɕi^{12}
d-	难	དཀའ	dkaɦ	rka	rka	ka^{55}mo^{53}	ka^{55}lɛʔ^{52}
	喜欢	དགའ	dgaɦ	rga	rga	ga^{53}	ka^{12}
	九	དགུ	dgu	rgə	rgə	gu^{53}	ku^{12}
	低	དམའ	dmaɦ	ɣma	hma（ɣə）	ma: ^{55}wʊ^{53}	ma^{55}po^{54}
	银	དངུལ	dŋul	ɣŋəl	ɣŋu	ŋu: ^{55}	ŋy: ^{55}
g-	切，剁	གཏུབ	gtub	ɣtəp	htəp	tʊʔ^{53}	tup^{52}
	主要，领袖	གཙོ་བོ	gtsobo	ɣtsowo	htsowo	tso^{55}wo^{55}	tso^{55}wo^{54}
	一	གཅིག	gtɕig	ɣtɕu	htɕək	tɕiʔ^{53}	tɕiʔ^{52}
	三	གསུམ	gsum	ɣsəm	hsəm	sũ^{55}	sum^{55}

	豹	གཟིག	gzig	ɣzu	ɦzək	ziʔ^{53}	siʔ^{132}
	垫	གདན	gdan	ɣden	ɦdan	dɛ̃^{55}	tɛ̃ː^{113}
	弓	གཞུ	gʑu	ɣʑə	ɦʑə	ɣu^{131}	ɕu^{12}
	天	གནམ	gnam	ɣnam	ɦnam	nã^{55}	nam^{55}
	二	གཉིས	gȵis	ɣȵi	ɦȵi	ȵiː^{55}	ȵiː^{55}
	牦牛	གཡག	g-jag	ɣjɑ	ɦjak	jɑʔ^{53}	jaʔ^{52}
m-	边	མཐའ	mtaɦ	mtʻa	mtʻa	n tʻa^{53}	tʻa^{54}
	湖	མཚོ	mtsho	mtsʻo	mtsʻo	n tsʻo^{53}	tsʻo^{54}
	唇	མཆུ	mtɕhu	mtɕʻə	mtɕʻə	n tɕʻu^{53}	tɕʻo^{55}to^{54}
	箭	མདའ	mdaɦ	mda	mda	nda^{53}	ta^{12}
	头	མགོ	mgo	ŋgo	ŋgo	ŋgo^{53}	ko^{12}
	犏牛	མཛོ	mdzo	mdzo	mdzo	ndzo^{53}	tso^{12}
	谒见	མཇལ	mdʑal	ȵdʑəol	ȵdʑa	ndʑeː^{55}	tɕɛː^{113}
ɦ/N	喝	འཐུང	ɦthuŋ	ntʻoŋ	ntʻoŋ	tʻũ^{55}	tʻũː^{55}
	转	འཁོར	ɦkhor	ŋkʻor	ŋkʻor	kʻoː^{55}	kʻoː^{55}
	虫	འབུ	ɦbu	mbə	mbə	mbu^{131}	pu^{12}
	颤	འདར	ɦdar	ndar	ndar	nda^{53}	tar^{113}
	干咽	འགམ	ɦgam	ŋgam	ŋgam	ŋ gɑ^{55}	kam^{132}
	齐全	འཛོམ	ɦdzom	ndzom	ndzom	nd zɑ^{55}	tsom^{132}
	虹	འཇའ	ɦdʑaɦ	ȵdʑa	ȵdʑa	ndʑa^{53}	tɕa^{12}

前缀音对声调的影响主要发生在次浊声母字。古次浊字，依前缀音之有无，在拉萨话分为高低两类调。古无前缀之次浊声母字，今读低调；古有前缀音之次浊声母字，今读高调。① 如：

① zla 是例外，另有来历。

	古（书面藏语）		今（拉萨话）	
无前缀	ŋa	低	ŋa12	我
	na		na12	病
	la		la12	山
	ma		ma12	不，没
有前缀	lŋa	高	ŋa54	五
	sna		nə55ku54	鼻
	bla		la54	魂
	rma		ma54	伤

前缀音何以会影响次浊声母字变高调？一种可能是清音前缀（s-）导致次浊声母清化。清化音读高调，合乎“清高浊低”的通例。如德格话：＊sman＞m̥ ɛ̃55‘药’，＊sna＞n̥ a53‘鼻’，＊slu＞ɬu53‘赎’等。另一种可能是浊音前缀（g- d- m- r- l-）脱落前，本身在变为清化喉音，从而导致声调变高。如青海贵德话＊lŋa＞hŋa‘五’，＊rŋa＞hŋa‘鼓’。甘德话：＊lŋa＞ʔŋa‘五’，＊rŋa＞ʔŋa‘鼓’。拉萨话在历史演变中是否经历这一阶段，虽无大量证据，但珠丝马迹，依稀可辨。如：＊rŋa-moŋ＞ʔə55mu：55‘骆驼’，＊rna-mtɕhog＞ʔa55mtɕɔʔ52‘耳朵’，＊g-jer-ma＞ʔe：55ma54‘花椒’等。总之，前缀音看来也是通过清浊对声调分化间接发生影响的。

（三）辅音韵尾和声调

古藏语辅音韵尾较多。据文字记载，不仅有单辅音韵尾，而且有复辅音韵尾。前者如-b -d -g（塞音韵尾），-m -n -ŋ（鼻音韵尾），-r -l -s（续音韵尾）；后者如-ms -nd -ŋs -bs -gs -ld等。这些复杂的韵尾在各地方言也都趋于简化。复辅音韵尾已

不复存在，单辅音韵尾也在逐渐减少。保存韵尾较多的仍数安多方言，如久治话有八个：-p -t -k -m -n -ŋ -r -l。保存最少的是康方言，一般只剩下一个喉塞音-ʔ。拉萨话介乎两者之间，经过弱化、合并、脱落、变音后剩下-m -p -ʔ -ŋ -k -r 六个。前三个较常见，后三个只是古韵尾的残迹，出现频率很低。拉萨话辅音韵尾的简化和脱落，先从舌尖音开始（-l -r -n -s -d），然后是舌根音（-ŋ -g），保存较完整的是双唇音（-m -b）①。例见下表：

	例	字	转写	阿力克	德格	拉萨
-l	羊毛	བལ	bal	wɑ	pe: 13	pʻɛ: 113
	骡	དྲེལ	drel	ptʂi	tʂi: 13	tʂʻe: 113
	煮	སྐོལ	skol	rku	ki: 55	kø: 55
	银	དངུལ	dŋul	rŋu	ŋu: 55	ŋy: 55
-s	青稞	ནས	nas	ni	nɛ: 13	nɛʔ132
	布	རས	ras	ri	rɛ: 13	rɛʔ132
	痕迹	རྗེས	rdʑes	rdʑi	ɣe: 55	tɕeʔ132
-r	酥油	མར	mar	mar	ma: 13	ma: 113
	东	ཤར	ɕar	xʻar	xʻa: 53②	ɕa: 55
	金	གསེར	gser	hser	se53	se: 55
	颤	འདར	ɦdar	ndar	nda53	tar113
-n	穿	གྱོན，གོན	gjon，gon	kon	tɕœ̃13	kʻø: 113
	垫	གདན	gdan	ɦdan	dẽ55	tẽ: 113

① 少数字的双唇韵尾脱落，如古 phebs > 今 pʻeʔ52 ‘来，去（敬）’，古 thebs > 今 tʻeʔ52 ‘陷入’。

② 德格话 ཤར分化为两个词，读音也不一样。“东”读 xʻa53，‘升起’读 xʻa: 55。

	药	སྨན	sman	rm̥an	mẽ^{55}	mɛ̃ː^{55}
	七	བདུན	bdun	wdən	dẽ^{55}	tỹː^{113}
-ŋ	铜	ཟངས	zaŋs	saŋ	sõ^{13}	Sã^{132}
	千	སྟོང	stoŋ	rtoŋ	tõ^{55}	tõː^{55}
	喝	འཐུང	ɦthuŋ	ntʻoŋ	tʻũ^{55}	tʻũː^{55}
	树木	ཤིང	ɕiŋ	xʻaŋ	çʻĩ^{55}	ɕiŋ^{55}
-d	光	འོད	ɦod	ot	øʔ^{131}	øʔ^{132}
	八	བརྒྱད	brgjad	wɟat	dʑɛʔ^{53}	ʨɛʔ^{132}
	话	སྐད	skad	rkat	kɛʔ^{53}	kɛʔ^{52}
-g	虎	སྟག	stag	rtak	tɑʔ^{53}	taʔ^{52}
	牦牛	གཡག	g-jag	hjak	jɑʔ^{53}	jaʔ^{52}
	生命	སྲོག	srog	ʂok	soʔ^{53}	sɔʔ^{52}
	一	གཅིག	gʨig	hcək	ʨiʔ^{53}	ʨik^{52}
-b	针	ཁབ	khab	kʻap	kʻaʔ^{53}	kʻəp^{52}
	嚼子	སྲབ	srab	ʂap	saʔ^{53}	tʂəp^{52}
	获得	ཐོབ	thob	tʻop	tʻo̜ʔ^{53}	tʻop^{52}
	西	ནུབ	nub	nəp	nʊʔ^{131}	nuʔ^{132}
-m	三	གསུམ	gsum	hsəm	sɑ̃^{55}	sum^{55}
	天	གནམ	gnam	ɣnam	nɑ^{55}	nam^{55}
	狗熊	དོམ	dom	tom	tɑ^{13}	tʻom^{113}
	箱子	སྒམ	sgam	rgam	gɑ^{55}	kam^{113}

辅音韵尾的简化，引起两方面的变动：一是元音增多，二是声调分化。

古藏语元音只有 a，i，u，e，o 五个。① 但在辅音韵尾影

① 有人认为古藏语有六个元音，即 a，i，u，e，o，ï.

响下，元音逐渐分化。从上文所举拉萨话的例证可以看出：古鼻音韵尾-n -ŋ 逐渐脱落使元音鼻化（* an >ɛ̃:， * aŋ > ã:）；古塞音韵尾和擦音韵尾消失过程中使元音带喉塞或紧化（* ag > aʔ， * ad > ɛʔ， * as > ɛʔ）；古流音韵尾脱落后使元音延长（* al > ɛ:， * ar > a:）；舌尖辅音韵尾 * -d * -l * -n * -s 使后元音前化（* al > ɛ:， * ol > ø:， * ul > y:， * an > ɛ̃:， * on > ø̃:， * un > ỹ:）等等。这样，随着韵尾的简化，拉萨话便发展出了长短元音的对立（a—a:，i—i:，u—u: 等），口元音和鼻元音的对立（a—ã:，i—ĩ:，u—ũ: 等），还产生了象 ɛ ø y 等新的元音音位。而它们对声调的分合也有一定影响。①

韵尾的简化，引起的另一个后果就是声调的再分化。由声母清浊造成的高低二调系统，因韵尾的影响进一步分化为四调系统。通常舒声韵尾（-m -n -ŋ -r -l）使声调变平（高调变高平，低调变低平升），② 促声韵尾和擦音韵尾（-b -d -g -s）使声调变降（高调变高降，低调变低升降）。③ 韵尾舒促的区别，也可以说是辅音清浊的区别。古促声韵尾-b -d -g 是否读浊音待考。至少后来在拉萨话（以及大多数方言）都演变为清音：* -b > -p， * -d > -t > ʔ， * -g > -k > -ʔ（-k）。韵尾-s 本为清音，

---

① B 式四分法中长短调的区别就是由元音长短决定的。

② 有些鼻韵字象促声字一样读降调。条件是鼻尾之后古代还有一个-s 或-d 尾，如 khams [kʽam52] ‘境界’，phjind [tɕʽĩ52] ‘去’。有些鼻韵字读降调，条件不明。或许古代也有过-s 尾或-d 尾，但文字上无记载。如 gtiŋ [tĩ52] ‘底’，sgaŋ [kã132] ‘顶’，g-jaŋ [jã52] ‘渊’ 等。

③ 复辅音韵尾以-s 或-d 结尾，对声调的影响同促声韵。辅音韵尾-s 在拉萨话使声调变降。过去有人以为变平，是辨音上的错误，不足为凭。-s 在康方言里对声调的影响同舒声韵。

后演变为-ʔ。所以实际上促声韵尾和擦音韵尾都是清音，而舒声韵尾都是浊韵尾。由此可见，辅音的清浊，不仅在音节“开头”，而且在音节“结尾”，也对声调的分化起作用。辅音清浊的变动是藏语声调分化的总根源。下列例词说明韵尾简化对声调分化的影响：

	古（书面藏语）			今（拉萨话）	
舒	-r	khor	平	kʻo:^{55}	（在）他
	-l	khul		kʻy:^{55}	地区
	-n	ɦkhon		kʻø̃:^{55}	怨恨
	-ŋ	khoŋ		kʻõ:^{55}	他（敬）
	-m	khom		kʻom^{55}	闲暇
	-i	khoɦi		kʻø:^{55}	他的
促	-b	khab	降	kʻəp^{52}	针
	-g	khag		kʻaʔ^{52}	部分
	-d	ɦkhod		kʻøʔ^{52}	安排
	-s	khos		kʻøʔ^{52}	（由）他
	-bs	khebs		kʻep^{52}	复盖
	-gs	ɦkhjags		ȶʻaʔ^{52}	冻，冷
	-ms	khams		kʻam^{52}	境界
	-ŋs	kheŋs		kʻã^{52}	充满
	-nd	phjind		tɕʅ^{52}	去

现代拉萨话声调系统和古藏语声母和韵尾的关系，总起来可用下表说明：①

① 有少数读音不合表中条例，如zl-读低调，db-读高调，文字上某些以-m -n -ŋ结尾的字读降调等，都各有来历和理由，这里不便一一列举。

声 / 韵母尾		清	次浊		(全)浊
			带前缀	不带前缀	
舒		高调		低调	
	-∅	1 ˥˦ $_{54}$		4 ˩˨ $_{12}$	
	-v -r -l -m -n -ŋ	2 ˥ ^{55}		5 ˩˩˧ $_{113}$	
促	-b -d -g -s -bs -gs -ms -nd -ŋs	3 ˥˨ $_{52}$		6 ˩˧˨ $_{132}$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拉萨话在长期的历史演变过程中，由于声母清浊对立的消失、前缀音的脱落和辅音韵尾的简化，使得语音系统中区别手段大为减少。在这种情况下，如无适当的补偿办法，同音词会骤然增多，不利于交际和交流思想。为了解决这一矛盾，拉萨话除大量发展双音词外，在语音上的补偿手段，就是增加元音和利用声调。声调随着某些音素的消失，由伴随特征或者说由“羡余特征”（redundant feature）变为“区别特征”（distinctive feature），跟辅音元音音位鼎足而三。这种语音区别特征的转换需要一定条件和时间。交替过程中常有两种特征“共生并存”“此消彼长”的过渡阶段。就拉萨藏话来说，声母清浊对立转换为高低调的对立已经完成，而由辅音韵尾影响所引起的声调再分化仍处于过渡阶段。有些韵尾弱化而未完全脱落（如 *-s *-d *-g > -ʔ），有些韵尾“销声”而未“匿迹”（如在元音上留下痕迹），因而出现许多“共

生现象”（如降调常跟喉塞韵尾共生），使得语言学家在区别主次决定取舍上颇伤脑筋。拉萨话声调分类问题上所以众说纷纭，除个别属于审音谬误外，大都与此有关。但是不管怎么说，声调已经成为拉萨话语音系统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声调的产生是藏语（康藏方言）发展史上一个划时代的标志。

七 小 结

1. 藏语古无声调。现代藏语三大方言中，“安多方言”没有声调，只有“卫藏方言”和“康方言”发展出了声调系统。声调的产生是声韵母简化的结果。

2. 拉萨话属“卫藏方言”，声调分高低两大类。高调源于古清声母和带前缀音的次浊声母，低调源于古浊声母和不带前缀音的次浊声母。高低两类下面又依韵母之短、长、促，各分三小类。高值是：

	短	长	促
高调	54	55	52
低调	12	113	132

3. 归纳调位，各家见解不同。有二调系统、四调系统和六调系统等不同分法。在一定前提下，都可以言之成理。但多数人倾向四调系统，即高低各分平降。从五十年代起，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文系在拉萨藏语教学中采用的是四调系统，把54，55合并，12，113合并，元音分长短，不标喉塞音符号。四个调号和调值是：

高平 f 55

高降	h	51
低升	v	13
低升降	w	132

4. 拉萨话连读变调很普遍。以两字组为例，除去轻声，变调规则可以概括为"前字分高低，后字无低调，两字相结合，总共有六套"。这六种形式是 55+54，55+55，55+52，11+54，11+55（或 13+35），11+52。若以上述四调系统表示，只有四种形式：ff，fh，vf，vh。

5. 拉萨话声调是后起的现象。产生的确切时间尚难断定，但来历比较清楚。影响声调分化的主要因素在于音节的一"头"一"尾"。"头部"的简化（声母清浊对立消失和前缀音脱落）使声调一分为二，"尾部"的简化使声调二分为四（或六）。

附录（一）现代藏语拉萨话的几种音标符号对照表

辅音

国际音标	B式（民族所式）	A式（民院式）	C式（张琨式）
p	p	b	p
pʻ	pʻ	p	ph
t	t	d	t
tʻ	tʻ	t	th
ȶ/c	c	gy	k
ȶʻ/cʻ	cʻ	ky	kh
k	k	g	q
kʻ	kʻ	k	qh
ts	ts	z	ts
tsʻ	tsʻ	c	tsh
tʂ	tʂ	zh	ṭ
tʂʻ	tʂʻ	ch	ṭh
tɕ	tɕ	j	c
tɕʻ	tɕʻ	q	ch
ʔ	ʔ	-	-
s	s	s	s
ʂ	ʂ	sh	rh
ɕ	ɕ	x	š
ç		hy	
h	h	h	h
ɬ	ɬ	lh	lh
l	l	l	l
r	r	r	r
m	m	m	m
n	n	n	n
ȵ	ȵ	ny	ñ
ŋ	ŋ	ng	ŋ
m̥		mh	mh
ȵ̊			ñh
ŋ̊			ŋh
j	j	y	y
w	w	w	w

元 音

国际音标	B式（民族所式）	A式（民院式）	C式（张琨式）
i	i	i	i
I		ê	ė
e	e	e	e
E		aê	
ε	ε	ae	ε
ʌ/ə		â	ʌ
a	a	a	a
y	y	ue	ü
ø	ø	oe	ö
u	u	u	u
ʊ/ω		ô	ȯ
o	o	o	o
ɔ	ɔ	ȯ/o	ɔ
ɿ		-	

辅音韵尾

国际音标	B式（民族所式）	A式（民院式）	C式（张琨式）
-m	-m	-m	-m
-n		-n	
-ŋ	-ŋ	-ng	-ŋ
-p	-p	-b	-p
-k	-k	-g	-q
-ʔ	-ʔ	-	-
-r	-r	-r	-r

声 调

五度标调法（严氏）		B式（民族所式）	A式（民院式）	C式（张琨式）
高调	54	53	f (53)	ā
	55	55	f (55)	āā
	52	53	h (51)	āà
低调	12	35	v (13)	a̲
	113	15	v (13)	a̲a̲
	132	35	w (132)	a̲à
轻声	不标调		不标调	不标调

附录(二) 拼音样品

藏 文		A 式（民院式）	B 式（民族所武）	C 式（张琨式）
གཅིག	一	jigh	tɕik^{53}	cīq
གཉིས	二	nyiif	ȵi^{55}	ñīī
གསུམ	三	sumf	sum^{55}	sūm̄
བཞི	四	xiv	ɕi^{35}	ši̠
ལྔ	五	ngaf	ŋa^{53}	ŋā
དྲུག	六	chuw	tʂ‘uʔ^{35}	ṭhu̠ù
བདུན	七	duenv	tỹ^{15}	tü̠ ü̠
བརྒྱད	八	gyaew	cɛʔ^{35}	kɛ̠ɛ̀
དགུ	九	guv	ku^{35}	qu̠
བཅུ	十	juf	tɕu^{53}	cū
ལྷ་ས	拉萨	lhaefsaf	ɬɛ^{55}sa^{53}	lhɛ ɛsā
གཞིས་ཀ་རྩེ	日喀则	xivgâfze	ɕiʔ^{35}ka^{53}tse	ši̠ qʌtsē
ཆབ་མདོ	昌都	qamfdof	tɕ‘am^{55}to^{53}	chām̄tō

རྩེ་ཐང	泽当	zeftangf	tse⁵³t'aŋ⁵⁵	tsētāā
ནག་ཆུ	那曲	nâgvquf	nak⁵³tɕ'u⁵³	nʌ̱qcū
གྲོ་མོ	亚东	chovmof	tʂ'o³⁵mo⁵³	ṭhoṃō

འདི་ག་རེ་རེད? 这是什么?	div kavref rae?	ti³⁵k'a³⁵re⁵³rɛ?	ti̱ qha̱ rē rɛ̱ɛ?
འདི་སྨྱུ་གུ་རེད。这是笔。	div nyufguf re.	ti³⁵ȵu⁵³ku⁵³re.	ti̱ ñū qū re̱è.
ཁྱེད་རང་ལ་སྨྱུ་གུ་ཡོད་པས? 你有笔吗?	kyefrangfla nyuf guf yoevbaeh?	c'eʔ⁵³raŋ⁵⁵la ȵu⁵³ku⁵³jøʔ³⁵pɛʔʔ⁵³	khērāā lʌ(khōrāā) ñūqū yö̱p̱ɛɛ̀?
(ལ)ཡོད。有。	(la)yoew.	la jøʔ³⁵.	(lʌ)yö̱ö.
— — —	— — —	— — —	— — —
ཁྱེད་རང་གི་མིང་ལ་ག་རེ་ཟེར་གི་ཡོད? 你的名字叫什么?	kyefrangfgi mingvla kavref sivgif yow?	c'e⁵³raŋ⁵⁵ki miŋ¹⁵la k'a³⁵re⁵³ si³⁵ki⁵³jɔ?	khērāā qhi (khōrɛɛ)miŋ lʌ qha̱rē si̱qī yɔ̱ ɔ̀?

ངའི་མིང་ལ་སྐལ་བཟང་ཟེར་གི་ཡོད	ngaev mingv	ŋɛ^{15}miŋ^{15}la	ŋ ɛ̱ɛ̱ mi̱ŋ lʌ
我的名字叫格桑。	la Gaefsangh	kɛ^{55}saŋ^{53}si^{35}ki^{53} jø.	qɛ̄ɛ̄sāāsi̱ qī yö̱ö.
	sivgif yoe.		
ཁྱེད་རང་ལོ་ག་ཚོད་ཡིན་པ?	kyefrangf lov	c'eʔ^{53}raŋ^{55}lo^{35}	khērāā(khōrā)lo̱
你多大岁数?	kâvcâeh yinvbaa?	k'a^{35}ts'eʔ^{53}jin^{35}pa?	qhʌ̱ tsēè jī̱paa
ང་ལོ་ཉི་ཤུ་གཅིག་ཡིན。	ngav lov	ŋa^{35} lo^{35} ȵi^{35}ɕu^{53}	ŋa̱ lo̱ ñi̱šū
我二十一岁。	nyivxuf zâgfjih yin.	tsak^{53}tɕiʔ^{53}jin	tsʌqcī̱ jī̱ī̱.
ཁྱེད་རང་ལྷ་ས་བ་ཡིན་པས?	kyefrangf lhaefsah	c'e^{53}raŋ^{55}ɬɛ^{55}saʔ 53	khērāā lhɛ̄ɛsāà
您是拉萨人吗?	yinvbâeh?	jin^{15}pɛʔ^{53}	yī̱pēè?
(ལ)ཡིན。	(la)yinv.	(la)jin^{15}	(lʌ)yī̱ī̱.
是。			
ཁྱེད་རང་ལྷ་སར་ག	kyefrangf lhaefsaaf	c'eʔ^{53}raŋ^{55}ɬɛ^{55}sa^{55}	khērāā lhɛ̄ɛsāā
པར་བཞུགས་གི་ཡོད?	kavbaaf xuuvgif	k'a^{35}pa^{55}ɕuʔ^{35}ki jɔ?	qha̱pāā šu̱u̱qī yɔ̱ɔ̀?
您在拉萨哪儿住?	yow?		
ང་སྟོད་ས་རྗེ་བོ་དབུ	ngav daevsaf	ŋa^{35}tɛʔ^{35}sa^{53}tɕ'o^{15}wu^{53}	ŋa̱ tɛ̱ɛ̱sā chò̱ò̱

སྐྲ་དང་ཁ་སྤྲོད་ཡིན	qoov wufzhâf	$tʂa^{53}$ ta $k'ap^{53}tʂø^{ʔ53}$	ūʈʌ taa qhāpʈöö
我住在公主柳对过儿。	dang kapfzhoeh yin.	jin.	y ǐ ǐ.
ཇོ་བོ་དབུ་སྐྲ་ཁ་ཕྱོགས་	qoov wufzhâf	$tɕ'o^{15}$ $wu^{53}tʂa^{53}$	chọ̀ọ̀ ūʈʌ qhāp
ག་པར་ཡོད་པ་རེད?	kapfqoh kavbaaf	$k'ap^{53}tɕ'ɔ^{ʔ53}k'a^{35}$	cɔɔ qhapāā yɔ̱ɔ
公主柳在哪个方向?	yowrae?	$pa^{55}jɔ^{35}rɛ$?	rɛ̱ɛ̀?
ཇོ་བོ་དབུ་སྐྲ་གཙུག་	qoov wufzhâf	$t'ɕo^{15}wu^{53}tʂa^{53}$	chọ̀ọ̀ ū ʈʌ tsūqlāà
ལག་ཁང་གི་ནུབ་ངོས་	zugflah kangf	$tsuk^{53}la^{ʔ53}k'aŋ^{55}$	qhāā qhi nṳù ŋɔɔ
ལ་ཡོད་པ་རེད.	gi nuw ngoola	ki $nu^{ʔ35}ŋɔ^{ʔ53}la$	lʌ yɔ̱̀ɔrɛ̱è.
公主柳在大昭寺的西面。	yowre.	$jɔ^{ʔ35}re$.	
ཁྱེད་རང་བསམ་ཡས་	kyefrangf samfyaeh la	$c'e^{ʔ53}raŋ^{55}$ sam^{55}	khērāā sāmyɛɛ̀
ལ་ཐེད་མྱོང་ངས?	taeh	$jɛ^{ʔ53}$ la $t'ɛ^{ʔ53}$	lʌ thɛɛ̀ñṳŋɛ̄è?

您去过桑鸢吗?	nyungvngâeh?	ȵoŋ^{15}ŋɛʔ^{53}?	
ང་བསམ་ཡས་ལ་ཐེངས་	ngav samfyaeh	ŋa^{35} sam^{55} jɛʔ^{53} la	ŋa sām̄yɛɛ lʌ
གཅིག་ལས་འགྲོ་མ་མྱོང་	la tâenh jigh	t‘ẽ^{53}tɕiʔ^{53}lɛ	thē̇ė cīq lėė to̲
我只去过桑鸢一次。	lâe zhov mâv nyungf.	tʂo^{35} ma^{35}ȵoŋ^{15}.	mʌ̲ ñū̄ū̄.

《第十二届国际汉藏语言学会议》论文,1979年。

有声调藏语和无声调藏语之比较

一 引 言

藏语方言众多，差别较大，藏民早有觉察。有句民间谚语风趣地形容说："一个喇嘛一套经，一个地方一种话（bla ma re re tɕhos lugs re，luŋ pa re re skad lugs re）①。"

方言是历史的产物。从早期藏文文献看，7—9 世纪的吐蕃王朝时期已有方言分歧之迹象。随着强大的吐蕃不断扩展领土，藏族的足迹遍布青康藏高原及其周围地区。这块被称为"世界屋脊"的高原，由于地广人稀、山川险阻、来往不便，极易滋生方言。特别是 9 世纪中叶后，统一的吐蕃王朝崩溃，藏族社会长期陷于割据状态，这更进一步助长了方言的分化。12、13 世纪时，著名的藏族学者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1182—1251）在其名著《乐论》中曾对各地藏人的发音特征作了一番生动的描述：

① 本文所用的藏文转写符号（transliteration）依藏文字母顺序如下：k kh g ŋ tɕ tɕh dʑ ȵ t th d n p ph b m ts tsh dz w zh z ɦ j r l ɕ s h (ʔ)，元音符号：a i u e o。

dbus pa rnams kjis ldir ʑiŋ ɦgjur， 前藏人声音洪亮而婉转，
gtsaŋ pa ɦtsher ʑiŋ gsal ba jin， 后藏人如马嘶鸣而豁亮，
gtser ʑiŋ mdud pa mŋaɦ ris pa， 阿里人声音尖锐而短促，
khams pa rnams kji brdʑid tɕiŋ gjoŋ. 康巴人声音威武而粗犷[①]。

到了近代，人们发现有些方言之间差别之大已经达到难以通话的程度。

现代藏语方言之间的差别主要表现在语音上，而语音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声调之有无。有声调的藏语方言主要通行于西藏自治区和四川、云南等省的藏族聚居区，即通常所说的卫藏方言（区）和康方言（区），我们合称为“康藏方言（区）”，无声调的藏语方言主要通行于甘肃和青海一带的藏族聚居区，即通常所说的安多方言（区）。中国境外的藏语也有类似的区别。同一种语言内部，一部分方言有声调，一部分方言没有声调，这在汉藏语系里是非常罕见的。有声调性和单音节性一向被公认为是汉藏系语言的两个最重要的共同特征。

研究和比较这两类方言的异同和成因是很有意义的。鉴于康藏方言内部非常复杂，安多方言内部也不统一，我们只从两大方言中各选一点，加以初步比较，重点在于列出影响面较大、对两大方言具有普遍意义的分歧点。有声调方言选用的是西藏拉萨话，无声调方言选用的是甘肃夏河拉卜楞话[②]。比较项目包括语音、词汇和语法。

---

① 赵康译，载《西藏歌舞》1986年第2期。

② 拉卜楞藏话材料主要采自中央民族学院教师马久、龙智博、周季文等在五十年代编写的教材和词典以及格桑居勉《藏语方言概要》（油印）。作者曾参加过安多班教学和青海藏语方言调查。

二 主要的语音分歧

拉萨藏话和拉卜楞藏话在语音上的差别是很大的。声调的有无仅是其中一项，声韵母的分歧也很显著。从大的方面说，有以下几点：

（一）有没有复辅音声母

这里说的复辅音不包括结合很紧的塞擦音（ts-，tɕ-，tʂ-等）。众所通知，古代藏语里复辅音声母曾是很丰富的，不但有二合复辅音（CC-），而且有三合复辅音（CCC-），乃至四合复辅音（CCCC-）。现代藏语各方言都趋于简化。拉卜楞藏话保留了两套复辅音声母；一套是带鼻冠音的复辅音 nC-，另一套是带擦音的复辅音 hC-或 xC-。拉萨藏话里除部分人保留 nC-型声母外，大部分人的话里已无复辅音声母。
例如：

<拉卜楞>	<拉萨>		<拉卜楞>	<拉萨>	
nda	ta^{13}	"箭"	ndzo	tso^{13}	"犏牛"
ngo	ko^{13}	"头"	ndʐo	$tʂo^{13}$	"走"
ndʐa	$tʂa^{13}$	"似"			
	*			*	
hta	ta^{54}	"马"	hŋa	$ŋa^{54}$	"五"
htsa	tsa^{54}	"草"	hla	la^{54}	"工钱"
hma	ma^{13}	"伤"			

拉卜楞话的鼻冠音源于古藏语浊塞音和浊塞擦音前的 * m-和 * n-（藏文写作 ɦ-，即小 a）。例如：

<古藏语>		<拉卜楞话>	
* mda	>	nda	"箭"
* ndi	>	ndə	"这"

hC-型复辅音中的擦音前缀 h-源于古藏语中除鼻冠音外的其他前缀音。例如：

<古藏语>		<拉卜楞话>	
* rta	>	hta	"马"
* lŋa	>	hŋa	"五"
* stag	>	htak/htəx	"虎"

拉萨话只在双音节词中间保存了一部分前缀音。例如：

〈古藏语〉	〈拉萨话〉	
* kha-mtɕhu	k^{h}a^{55}mtɕ^{h}u^{54}	"官司"
* mi-ndug	mi^{11}ntuʔ^{52}	"没有"
* btɕu-bʑi	tɕu^{55}pɕi^{54}	"十四"
* btɕu-gtɕig	tɕu^{55}ktɕiʔ^{52}	"十一"
* btɕu-rgu	tɕu^{55}rku^{54}	"十九"

（二）有没有浊声母

这里说的浊声母指带声的塞音、塞擦音和擦音，不包括鼻音和边音。拉卜楞话有一套浊声母（b-，d-，g-，dz-，dʐ-，dʑ，z-，ʑ-，ɣ-等），拉萨话与之相应的均已清化。例如：

<拉卜楞>	<拉萨>		<拉卜楞>	<拉萨>	
ba	pa^{13}	"瘦"	ʑə	ɕi^{13}	"四"
da	ta^{13}	"信号"	dza	tsa^{13}	"岩"
ga	ka^{13}	"喜欢"	dʐa	tʂa^{13}	"声音"
zo	so^{13}	"做"	dʑar	tɕa：^{113}	"粘"

拉卜楞话的浊塞音和浊塞擦音声母前面实际上都带有一个轻微的浊擦音：b = ɦb，d = ɦd，g = ɦg，dz = ɦdz，dʐ = ɦdʐ，dʑ = ɦdʑ。因为这套浊声母源于古藏语中带前缀音的浊声母。古不带前缀音的浊声母（＊b-，＊d-，＊g-等）在拉卜楞话也已清化。所以，拉卜楞话里只保留了部分清浊对立，而拉萨话却完全没有这种对立，它把古清浊声母之对立演变为高低调的对立。

（三）有没有送气清擦音声母

拉卜楞话里的两个送气清擦音声母（s^h-和 x^h-）是拉萨话里所没有的。这也是安多方言和卫藏方言另一个带有普遍性的分歧点。见下例：

<拉卜楞>	<拉萨>		<拉卜楞>	<拉萨>	
s^ha	sa^{54}	“土”	x^ha	$ɕa^{54}$	“肉”
s^ho	so^{54}	“牙”	x^ho	$ɕo^{54}$	“骰”

送气清擦音源于古不带前缀音的清擦音，古带前缀音的清擦音以及古不带前缀音的浊擦音在拉卜楞话里读作不送气清擦音，古带前缀音的浊擦音在拉卜楞话里读作单纯浊擦音。因此，拉卜楞话里擦音有清送气、清不送气和浊音三套对立（s：s^h：z），而拉萨话里古清浊擦音变为高低调的对立。见下例：

<古藏语>	<拉卜楞>	<拉　萨>	
＊so	s^ho	so^{54}	“牙”
＊gso	so	so^{54}	“养”
＊zo	so	so^{13}	“吃（命）”
＊bzo	zo	so^{13}	“制作”

（四）有没有卷舌音平舌化的现象

古藏语中舌根辅音后带-r 的复辅音在拉萨话里大多变为卷

舌塞擦音（tʂ-，tʂʰ-），在拉卜楞话里则大多变为平舌/颚化的塞擦音（tɕ-，tɕʰ-，dʑ-等）。因此，卷舌与平舌之对应是两类方言区分的另一明显特征。① 见下例：

<古藏语>	<拉　萨>	<拉卜楞>	
＊gro	tʂʰo^{13}	tɕo	“麦”
＊gri	tʂʰi^{13}	tɕə	“刀”
＊graŋ	tʂʰaŋ^{113}	tɕaŋ	“冷”
＊dgra	tʂa^{13}	dʑa（ja）	“敌”
＊khro	tʂʰo^{54}	tɕʰo	“生铁（锅）”
＊khrid	tʂʰiʔ^{52}	tɕʰit	“牵”
＊khra	tʂʰa^{54}	tɕʰa	“鹞”
＊khrag	tʂʰaʔ^{52}	tɕak/tɕʰəx	“血”

（五）有没有前元音/ɛ，ø，y/

拉萨藏语里有一套与后元音/a，o，u/相对立的前元音音位/ɛ，ø，y/（类似德语中的a，o，u与ä，ö，ü的对立）。这套前元音音位源于古藏语中舌尖辅音/＊-d，＊-n，＊-l，＊-s/前的元音/＊a，＊o，＊u/。拉卜楞话，乃至整个安多方言没有发生这种元音前化而独立成音位的现象。所以有无/ɛ，ø，y/便成为两大方言相区别的一个特点。见下例：

<古藏语>	<拉　萨>	<拉卜楞>	
＊ȵal	ȵɛː^{113}	ȵa	“睡”
＊bal	pʰɛː^{113}	wa	“羊毛”
＊bsad	sɛʔ^{52}	sat/sæt	“杀”

① 有些以舌根辅音＋r做声母的字在拉卜楞话里也读卷舌音。

* ɦod	øʔ^{132}	ot	"光"
* jod	jøʔ^{132}	jot	"有"
* gon	kʰø̃:^{113}	kon	"穿"
* rul	ry:^{113}	ru	"烂"
* dŋul	ŋy:^{55}	ŋu	"银"
* jul	jy:^{113}	ju	"家" "地"
* khol	kʰø:^{55}	kʰu	"沸"

拉卜楞话有一项前高元音化的演变，即古擦音韵尾 * -s 前的元音一律变为/i/。例如：

<古藏语>	<拉卜楞>		<古藏语>	<拉卜楞>	
* ras	ri	"布"	* ɕes	ɕi	"知"
* gos	ki	"衣"	* gȵis	ȵi	"二"
* ŋus	ŋi	"哭（过）"			

另外，舌尖辅音前的/a/亦有前化之倾向，如：sat 可读作 sæt "杀"，但［æ］并不构成独立的音位。

（六）有没有/ə/音位

拉萨话里的［ə］是/a/音位的一个变体，拉卜楞话中的/ə/自成音位。它同拉萨话中的/i/和/u/相对应，源于古藏语中的/ * i/和/ * u/。例如：

<拉卜楞>	<拉 萨>	<古藏语>	
rə	ri^{13}	* ri	"山"
ȵə	mi^{13}	* mji	"人"
ʑə	ɕi^{13}	* bʑi	"四"
xʰə	ɕi^{54}	* ɕi	"死"

tɕə	$tʂ^hi^{13}$	* gri	"刀"
ŋə	$ŋu^{13}$	* ŋu	"哭"
gə	ku^{13}	* dgu	"九"
$s^hə$	su^{54}	* su	"谁"
$tɕ^hə$	$tɕ^hu^{54}$	* $tɕ^hu$	"水"
htɕə	$tɕu^{54}$	* btɕu	"十"

古元音/＊i/和/＊u/合并为一个央元音音位/ə/是安多方言的一个普遍特征，也是它区别于卫藏方言的一个重要标志。

（七）有没有舌尖辅音韵尾

拉卜楞话有七个辅音韵尾：-p，-m，-k（x），-ŋ，-r，-t（l），-n，拉萨话有六个辅音韵尾：-p，-m，-k，-ŋ，-r，-ʔ。两地藏话在韵尾上的主要差别表现在有无舌尖辅音韵尾-t 和-n。从历史上看，古藏语中辅音韵尾较多。单辅音有九个，依发音部位可分三类：双唇＊-b，＊-m；舌尖＊-d，＊-n，＊-l，＊-s，＊-r；舌根＊-g，＊-ŋ。复辅音韵尾有七对：＊-ms，＊-ŋs，＊-bs，＊-ŋs，＊-nd，＊-ld，＊-rd。到了现代藏语，韵尾普遍简化。首先是复辅音韵尾单辅音化，接着是＊-s 和＊-l 的脱落，康方言进一步简化，只剩下一个喉塞音韵尾-ʔ。拉萨话保留了双唇和舌根韵尾，舌尖辅音韵尾则由弱化而脱落，拉卜楞话保留较多，除古＊-s，＊-l 脱落外，其余单辅音韵尾基本上保留下来。因此拉卜楞和拉萨两地藏话在韵尾方面的区别主要表现在有无舌尖辅音韵尾-t 和-n。大体上说，拉卜楞话的-t（可变读为-l）与拉萨话的-ʔ 对应，-n 与鼻化元音对应。举例比较如下：

<拉卜楞>	<拉 萨>	<古藏语>	
ot	øʔ^{132}	* ɦod	“光”
jot	jøʔ^{132}	* jod	“有”
wot	pʰøʔ^{132}	* bod	“西藏”
on	ø̃^{113}	* ɦon	“聋”
kon	kʰø̃ʔ^{113}	* gon	“穿”
ɕon	ɕø̃^{113}	* ʑon	“骑”
ȵon	ȵø̃^{113}	* ȵon	“听（命令）”

（八）有没有声调

这是两大方言间最引人注意的分歧点。表面看来，一个有声调，一个无声调，差别很大，实际上稍作比较，便可看出其间存在着有规则的对应。简单地说，拉萨话高低调的对立跟拉卜楞话声母繁简和清浊有关，拉萨话平降调的对立跟拉卜楞话韵母舒促有关。比较下例：

	<拉 萨>	<拉卜楞>	
高	so^{54}	so	“养”
	ɕi^{54}	xʰə	“死”
	ŋa^{54}	hŋa	“五”
	la^{54}	hla	“魂”
	ta^{54}	hta	“马”

低	so¹³	zo	"制作"
	ɕi¹³	ʑə	"四"
	ŋa¹³	ŋa	"我"
	la¹³	la	"山口"
	ta¹³	da	"信号"
平	kʰa⁵⁴	kʰa	"口"
	sa⁵⁴	sʰa	"土"
	ɕo:⁵⁵	xʰor	"失"
降	kʰap⁵²	kʰap	"针"
	sɛʔ⁵²	sat	"杀"
	ɕoʔ⁵²	xʰok	"来"

从历史上看，藏语声调是后起的现象。书面语建立初期，尚无声调对立之证据。当时声母复杂，韵尾较多，字音高低变化，大约只是一种伴随特征，并不具备音位功能。声调的产生跟声母和韵尾的简化密切相关。自从七世纪文字创制以来，各地藏语的声母系统和韵尾系统都有不同程度的简化，不过康藏方言比安多方言改变较多。以拉萨话为例，促使声调产生和分化的主要因素有三项：1）声母清浊对立的消失，2）前缀音的脱落，3）辅音韵尾的简化。高低调的产生与前两项有关，高低再分平降跟第三项有关。可以说，拉萨藏话声调的来历，大都可以从古藏语音节结构的一"头"一"尾"中找到渊源关系①。拉卜楞藏话保留了部分声母清浊的对立、部分前缀音和

① 参看：胡坦《藏语（拉萨话）声调研究》，载《民族语文》1980年第一期。西田龙雄：《藏语声调的发展》，《亚洲学报》（Acta Asiatica）29卷，1975年。

大部分辅音韵尾，区别手段还够用，没有发展出声调系统。它有一套“清高浊低”的习惯调与拉萨话很相近，只是不区别词义罢了。

拉萨话和拉卜楞话在语音上还有别的分歧，限于篇幅，不再列举。下面将两地藏话的语音系统列出：

	<拉　萨>	<拉卜楞>
声　母		
	p t c k ts tʂ tɕ	p t k ts tʂ tɕ
	p^h t^h c^h k^h ts^h $tʐ^h$ $tɕ^h$	p^h t^h k^h ts^h $tʂ^h$ $tɕ^h$
		b d g dz dʐ dʑ
	m n ȵ ŋ l ɬ ʔ	m n ȵ ŋ l ɬ
	s ʂ ɕ ç h w j	s ʂ ɕ x h
		s^h x^h
		z r ʑ ɣ w j
		nC（C＝浊塞音和浊塞擦音）
		hC（C＝不送气的清塞音和清塞擦音、边音、鼻音）
韵　母		
	a i u e o ɛ ø y	a i u e o ə
	-p -m -k -ŋ -ʔ -r	-p -t/l -k -m -n -ŋ -r
声　调		
	高 平 54/55	没有声调对立
	高 降 52	
	低 平 13/113	
	低 降 132	

三　词汇的差别

拉萨话和拉卜楞话在词汇上的差别是错综复杂的。《藏语简志》的编者曾选取 2,710 个词对两种话进行比较，统计结果，来源相同的词有 2,030 个，占 75%，非同源的词有 680 个，占 25%①。从内容上看，两地方言的基本词汇差别不大，新出现的文化语汇（新词术语）也较一致，分歧主要表现在日常生活用语。在这方面往往表现出浓厚的地方色彩，同名异实、异名同实、语词交叉等现象颇为常见，下面分别举例说明。

（一）异名同实

同一概念在两种方言里用不同的词表达。例如：

	<拉　萨>	<拉卜楞>
父亲	pa^{55}pa^{54}	adʑa
哥哥	tɕo^{55}tɕo^{52}	aga
孩子	pu^{55}ku^{54}	ɕaji
男孩	p^{h}u^{13}	ɕələ
爷爷	po:^{55}	amɲi
奶奶	mo:^{55}	aji
尼姑	a^{55}ni^{54}	tɕomo
和尚	tʂ^{h}a^{11}pa^{54}	ak^{h}ə

① 金鹏主编：《藏语简志》，民族出版社，北京，1983 年。

富人	tɕ^{h}uk^{55}po^{54}	jotpo
穷人	y:^{55}po^{54}	metpo
矮子	te^{55}po^{54}	nəlo
猫	ɕi^{11}mi^{54}	lulə
饭菜	k^{h}a^{55}laʔ^{52}	sama
蔬菜	ts^{h}ɛ:^{55}	ts^{h}otma
馍，馒头	mo^{11}moʔ^{52}	kore
辣椒	si^{55}p$\tilde{ɛ}$:^{55}	latɕu
筷子	k^{h}o:^{55}tse^{54}	t^{h}ərma
胃口	t^{h}aŋ^{11}ka^{54}	jəɣə
园根	ȵuŋ^{11}ma^{54}	adok
灯	ɕu^{11}ma:^{55}	hkarme
火柴	mu^{11}se^{54}	mbarʑən
枪	me^{11}nta^{54}	wu
铣	tɕa:^{11}maʔ^{52}	htɕakk^{h}em
镢头，镐	tɕo:^{113}	kakle
锄	ko^{55}maʔ^{52}	ʑor
砖	sa^{55}paʔ^{52}	tɕomok
手杖	k^{h}ə^{55}cuʔ^{52}	lakhten
毛巾	a^{55}tɕo:^{55}	lakɕi
梳子	cuk^{11}ɕɛʔ^{52}	s^{h}omaŋ
椅、凳	kup^{55}caʔ^{52}	oŋhtɕak
球	po^{55}lo^{54}	gaŋlə
羊皮风箱	pi^{11}pa^{54}	k^{h}umo
尺子	tʂ^{h}e^{55}tse^{54}	ts^{h}att^{h}ək

故事	tʂum^{113}	hnatam
家	naŋ^{113}	ju
次	t^{h}eŋ^{52}	ts^{h}ar
坏	tuk^{11}tɕaʔ^{52}	akamo
快	co^{11}ko^{54}	rimbe
胖、肥	cak^{11}pa^{54}	ts^{h}onpo
何时	k^{h}a^{11}tyʔ^{52}	nam
多少	k^{h}a^{11}ts^{h}ɛʔ^{52}	tə
什么	k^{h}a^{11}re^{54}	tɕ^{h}əzək
今年	t^{h}a^{11}lo^{54}	tots^{h}ək
明年	t^{h}y^{11}saŋ^{55}	saŋlo
明天	saŋ^{55}ȵĩ:^{55}	naŋk^{h}a
半	tɕ^{h}e^{55}ka^{54}	ts^{h}awa
看见	t^{h}oŋ^{55}	rək
怕	ɕeʔ^{132}	htɕək
读、诵	loʔ^{52}	ndon
给	te:^{55}	ɕən
去	tɕ^{h}ĩ:^{52}	wut
作	tɕ^{h}eʔ^{132}	li
结婚	tɕ^{h}aŋ^{55}sa^{54}cap^{132}	zawa jet

少数新词术语也有分歧。例如“自行车”，拉萨话是 kaŋ^{55} ka^{54}ri（借词），拉卜楞话是 htɕakhta（意为“铁马”）；“飞机”，拉萨话为 nam^{55} tʂu^{54}（意为“天船”），拉卜楞话为 htɕakɕa（意为“铁鸟”）。

（二）同名异实

同一个词在两种方言里表示不同的概念。确切地说，有些词历史上是同源的，后来意义上发生分化，在不同地区指称不同事物，形成同名异实的现象。例如 thurma，在拉萨指“匙子”（t^{h}u:^{55}ma^{55}），拉卜楞话里指“筷子”（t^{h}ərma）；semstɕan 在拉萨指“牲畜”，拉卜楞则指“人类”“大家”等。有些词义甚至变得完全相反。例如 thon，拉萨话指“出发”，拉卜楞话指“到达”。又如，拉萨话里 tʂaŋ^{11} mo^{54} 指“天寒”，c^{h}aʔ^{52} 指“人冷”；拉卜楞话里正相反，tɕaŋ 指人体感觉“冷”，tɕ^{h}ək 指“天寒”。类似的例子还有：

<书面藏语>	<拉 萨>		<拉卜楞>	
lto	to^{54}	“食物”	hto	“泔水”,“食物”
jul	y:^{113}	“地区”	ju	“家”
spo	po^{54}	“搬”	xwo	“踏”
ŋan	ŋ̃ɛ:^{113}	“坏”	ŋan	“厉害”
mŋags	ŋaʔ^{52}	“委托”	ŋak	“派遣”
jag	ja^{11}ko^{54}	“好”	jakkwa	“好看”
tɕalag	tɕa^{55}laʔ^{52}	“东西”	tɕalak	“傢具,用具”
khalag	k^{h}a^{55}laʔ^{52}	“饭菜”	k^{h}alak	“(洗)手脸”
rogspa	rok^{11}pa^{54}	“助手”	rokkwa	“朋友”

（三）语词交叉

两地的语词并非都是一对一的关系，一对多和多对多的关系也很常见。例如拉卜楞话里“山顶积雪”叫 kaŋ，“地面上

的雪”叫 k^haŋ，分得很清楚，拉萨话则不加区别，一概叫做 k^haŋ^{132}。拉卜楞话里有两个“借”：hjar 用于借非消耗品，即用后可归还原物的；htɕi 用于借消耗品（钱、粮、食物等），用后无法归还原物的。拉萨话不分，都叫 ja:^{55}。另外，拉萨话区别“读（书）”loʔ^{52}和“诵（经）”tø̃:^{113}或 tø̃:^{55}，拉卜楞话则不加区别，一律叫做 ndon。

语词的搭配习惯有时也不相同。例如“饿”（ltogs），拉萨话习惯说 $tʂ^h$ø^{11}k^hoʔ^{52}toʔ^{52}（肚了饿），拉卜楞话习惯说 hohtok（胃饿）；做“工作”，拉萨话说 lɛ^{11}ka^{54}$tɕ^h$eʔ^{132}，拉卜楞话说 lika li；“处分”，拉萨话说 $tɕ^h$ɛ^{55}pa^{54} tɕɛʔ^{52}或 taŋ^{55}，拉卜楞话说 $tɕ^h$ipa ndʑok。

（四）敬语的繁简

两地方言在词汇构成上的另一个明显的差别表现在敬语形式的多少。众所周知，拉萨藏话里敬语很发达，许多实词都有一个甚至几个敬语形式，有的使用专门的敬语词，有的则在原词的前后附加敬语形式。它反映说话人与听话人之间的不同等级、地位和关系。举例如下：

普通	敬语	
k^ha^{54}	ɕɛ:^{113}	“口”
miʔ^{52}	tɕɛ̃:^{55}	“目”
ko^{13}	wu^{54}	“头”
na^{55}kuʔ^{52}	ɕaŋ^{52}	“鼻”
lak^{11}pa^{54}	$tɕ^h$aʔ^{52}	“手”
kaŋ^{55}pa^{54}	ɕap^{132}	“足”

sem^{52}	t^{h}uʔ^{52}	“心”
tɕe^{55}le^{54}	tɕaʔ^{132}	“舌”
so^{54}	ts^{h}em^{52}	“牙”
miŋ^{113}	ts^{h}ɛ̃^{55}	“名”
tɕ^{h}u^{54}	tɕ^{h}ap^{52}	“水”
paʔ^{52}	so:^{55}	“糌粑团”
k^{h}a^{55}laʔ^{52}	ɕɛ:^{11}laʔ^{52}	“饭菜”
ɕa^{54}	sø:^{55}tʂum^{52}	“肉”
ts^{h}e^{54}	ku^{55}ts^{h}e^{54}	“寿命”
tʂ^{h}i^{54}	sim^{11}tʂ^{h}i^{54}	“床”
tɛ:^{55}mo^{54}	si:^{11}mo^{54}	“热闹”
re^{11}wa^{54}	t^{h}u:^{55}ri^{54}	“希望”
kɛ:^{55}tɕ^{h}a^{54}	suŋ^{55}kɛʔ^{52}	“话”
tʂo^{13}	p^{h}eʔ^{52}	“走、去”
ta^{54}	siʔ^{132}	“看”
ȵɛ:^{113}	sim^{132}	“睡”
na^{13}	ȵuŋ^{55}	“病”
toʔ^{52}	tɕom^{52}	“饿”
tɕ^{h}eʔ^{132}	naŋ^{55}	“做”
ȵɛ̃:^{113}	sɛ̃:^{55}	“听”
sa^{13}	tɕ^{h}øʔ^{52}	“吃”
ɕɛʔ^{52}	suŋ^{55}	“说”
tɛʔ^{132}	ɕuʔ^{132}	“坐”
ɕẽ^{52}	c^{h}ẽ^{52}	“知”
laŋ^{132}	ɕaŋ^{132}	“起”
ɕi^{54}	ɕaʔ^{52}	“死”

$k^{h}e:^{55}$	nam^{52}	“拿”
lap^{52}	$lap^{52}naŋ^{55}$	“教”
$kuʔ^{132}$	$ku^{132}naŋ^{55}$	“等候”
$ka^{11}po^{54}$	$ɲe:^{55}po^{54}$	“喜欢”
$co^{11}ko^{54}$	$tsø:^{55}po^{54}$	“快”
$k^{h}o^{54}$	$k^{h}oŋ^{55}$	“他”

相比之下，拉卜楞话里敬语没有那么多。

四 语法的差别

两地藏话的语法结构大同小异，即基本语序和间架相同，差别主要表现在一些具体细节方面，例如动词的形态变化、谓语的辅助成分、名词后的格助词以及部分虚词的用法等等。举例说明如下：

（一）动词形态

古代藏语动词形态比较丰富，多数动词有“现在”、“未来”、“过去”和“命令”四种形式。例如“看”的现在形是 lta，未来形是 b-lta，过去形是 b-lta-s，命令形是 lto-s。现代藏语各方言的动词形态普遍趋于简化，有些将“现在”和“未来”二式合并，有些将“过去”和“命令”二式合并，还有三合一甚至四合一的现象。在这方面，拉萨话比拉卜楞话简化得更多些。换句话说，拉卜楞话保留了较多的古代形式。试比较下面的例子：

	<拉卜楞>	<拉萨>	
现·未	htɕok		“打破”
过 去	tɕak	tɕaʔ^{52}	
命 令	tɕʰok	tɕoʔ^{52}	
现·未	sot		“杀”
过 去	sat	sɛʔ^{52}	
命 令	sʰot	søʔ^{52}	
现·未	ndʐə	tʂʰi^{13}	“写”
过 去	tʂi	tʂʰiʔ^{132}	
命 令	tʂʰi		
现·未	ndep		
过 去	tap	tap^{52}	“播种”
命 令	tʰop		
现·未	ŋgi		
过 去	kat	kɛ:^{55}	“驮”
命 令	kʰu		
现·未·过	kon	kʰø̃:^{113}	“穿”
命 令	kʰon		
现·未·过	ɕak	ɕaʔ^{52}	“劈”
命 令	ɕok		

（二）动词的辅助成分

藏语动词由于语音演变导致形态简化，而形态的简化又促使谓语动词辅助成分的增多。从现代拉萨藏话和拉卜楞藏话可以看出，谓语动词由综合形式向分析形式过渡，表达时态等语

法意义的方式不再靠动词本身的形态变化，而主要靠动词后的某些辅助成分，例如“是”字、“有”字以及其他后附成分。这种趋势两地方言是一致的，只是具体形式有所区别。例如：

-现　在

<拉萨>动＋ ki ＋“有”	<拉卜楞>动 ＋ kə ＋“有”
ŋa^{13} ji^{11}ki^{54} tʂ^{h}i^{11}-ki^{54} jøʔ^{132}.	ŋi jəɣə ndʐə-ɣə jot.
我在写信。	我在写信。
k^{h}oŋ^{55} ji^{11}ki^{54} tʂi^{11}-ki^{54} tuʔ^{132}.	k^{h}əgi jəɣe ndʐə-ɣə jot-kə
他在写信。	他在写信。
k^{h}oŋ^{55} ji^{11}ki^{54} tʂ^{h}i^{11}-ki^{54} yoʔ^{132}re.	（同上）
他在写信。	

-未　来

<拉萨>动＋ ki ＋“是”	<拉卜楞>动 ＋ dʑə ＋“是”
ŋa^{13} ji^{11}ki^{54} tʂ^{h}i^{11}-ki^{54} jĩ:.	ŋi jəɣe ndʐə-dʑə jən.
我将写信。	我将写信。
k^{h}oŋ^{55} ji^{11}ki^{54} tʂ^{h}i^{11}-ki^{54}re.	k^{h}əgi jəɣe ndʐə-dʑə ret.
他将写信。	他将写信。

-过　去

<拉萨>动＋ pa ＋“是”	<拉卜楞>动 ＋ nə ＋“是”
ŋɛʔ^{132} ji^{11}ki^{54} tʂ^{h}i:^{113}-pa jĩ:.	ŋi jəɣe tʂi-nə jin.
我写了信。	我写了信。
k^{h}øʔ^{52} ji^{11}ki^{54} tʂ^{h}i:^{113}-pa re.	k^{h}əgi jəɣe tʂi-nə ret.
他写了信。	他写了信。
动＋ soŋ	动＋ t^{h}a
k^{h}øʔ^{52} ji^{11}ki^{54} tʂ^{h}i:^{113} soŋ.	k^{h}əgi jiɣe tʂi t^{h}a.
他写了信。	他写了信。
动＋ ts^{h}a:^{55} soŋ	动＋ taŋ t^{h}a

k^{h}øʔ^{52} ji^{11}ki^{54} tʂ^{h}iʔ^{132} ts^{h}a:^{55} soŋ.

他写完了信。

动 + ts^{h}a:^{55} ɕaʔ

k^{h}øʔ^{52} ji^{11}ki^{54} tʂ^{h}iʔ^{132} ts^{h}a:^{55} ɕaʔ.

他写完了信。

k^{h}əgi jiɤe tʂi-taŋ t^{h}a.

他写完了信。

动 + taŋ zək

k^{h}əgi jiɤe tʂi-taŋ zək.

他写完了信。

（三）形容词做谓语

拉卜楞藏话里形容词根 + kə 可以直接做描写句的谓语，拉萨藏话则除比较句和感叹句外，形容词一般不直接做描写句的谓语，通常后面需加动词“有”或“是”。比较下例：

<拉卜楞>

tɕə ndə hno-kə

这把刀子快。

ndə- na tɕ^{h}ə maŋ-kə

这里狗多。

teraŋ-ŋgə t^{h}əkkwa ɕəm-kə

今天的面条香。

jarka ȵəma raŋ-kə.

夏天天长。

wol naŋ-na soklak maŋ-kə,
tik^{h}uɤə, oma ra maŋ-kə,
mar ra maŋ-kə, wa ra
wokkwa hane maŋ-kə.

西藏牛羊多，所以牛奶也多，
酥油也多，羊毛和皮革也很多。

<拉 萨>

tʂ^{h}i^{13} ti no^{55}po^{54} tuʔ

这把刀子快。

te:^{113} c^{h}i^{54} maŋ^{11}ko^{54} tuʔ

这里狗多。

t^{h}e^{11}riŋ^{55}-ki t^{h}uk^{55}pa^{54} ɕim^{11}po^{54} tuʔ

今天的面条香。

ja:^{55}ka:^{55} ȵi^{11} ma^{54} riŋ^{11}ko^{54} tuʔ

夏天天长。

p^{h}øʔ^{132}-la sok^{11}luʔ^{52}
maŋ^{11}ko^{54} tuʔ（yoʔ^{132} re）.
tɕ^{h}ɛʔ^{132} tsaŋ, o^{11}ma^{54} jɛ:
maŋ^{11}ko^{54}tuʔ, ma:^{113}jɛ:
maŋ^{11}ko^{54}tuʔ, p^{h}ɛ:^{113} taŋ
pak^{11}pa^{54}（ko:^{55}）jɛ maŋ^{11}ko^{54} tuʔ

西藏牛羊多，所以牛奶也多，
酥油也多，羊毛和皮革也多。

（四）格助词

两地方言的格助词系统也有区别。例如拉萨话里表示领属、施动、比较和从由关系分别用四种不同的格助词［-ki，-kɛ，-lɛ，-nɛ］，拉卜楞话里则只用一种形式［-kə］。试比较下列例句：

<拉　萨>	<拉卜楞>
领　属	
tʰøn^{11}ʈʂup^{52}-ki ji^{11}ki^{54}	tondʐəp-kə jəɣe
顿珠的信	
施　动	
tʰøn^{11}ʈʂup^{52}-kɛ ji^{11}ki^{54} tsʰiʔ^{132}-pa re.	tondʐəp-kə jəɣe ʈʂi-nə re
顿珠把信写了。	
比　较	
tʰøn^{11}ʈʂup^{52}-lɛ tsʰe^{55}riŋ^{52} lo^{13} tɕʰe^{55} ki^{54} re.	tondʐəp-kə tsʰeraŋ lo tɕʰe ret.
次仁比顿珠年岁大。	
从　由	
tʰøn^{11}ʈʂup^{54} pʰøʔ^{132}-nɛ re.	tondʐəp wol-kə ret.
顿珠是从西藏来的（西藏人）	

另一方面，拉卜楞话里区分位格［-na］和向格［-la］，而拉萨话里却没有这种区别，它们共用一种形式［-la］。例如：

<拉卜楞>	<拉　萨>
gegan ju-na jot-kə.	ke^{11}kɛ̃ː^{55} naŋ^{13}-la tuʔ

老师在家

gegan ju-a wət-t^{h}a.	ke^{11}kɛ̃:^{55} naŋ^{13}-la p^{h}eʔ^{52} soŋ.
老师回家了。	

（五）疑问方式

两地方言在某些疑问方式上也有所不同。例如是非问句中拉卜楞话可以在判断词（“是”）、存在词（“有”）、其他动词以及形容词根前加 ə 表示疑问，拉萨话通常是在这些词后加疑问语气词-pɛʔ^{52}，-kɛʔ^{52}表示发问。比较下列各例：

<拉卜楞>	<拉　萨>
ndə tɕ^{h}əra ə ret.	ti^{13} tɕ^{h}u^{55}ra^{54} re^{11}-pɛʔ^{52}
这是奶渣吗？	
tɕ^{h}o tɕ^{h}əra ə jot	c^{h}e^{55}raŋ^{55}-la tɕ^{h}u^{55}ra^{54} jø:^{11}-pɛʔ^{52}
你有奶渣吗？	
wot naŋ-na tɕ^{h}əra ə maŋ-ŋgə	p^{h}øʔ^{132}-la tɕ^{h}u^{55}ra^{54} maŋ^{11}ko^{54} tu^{11}-kɛʔ^{52}
西藏奶渣多吗？	
ə tɕaŋ-ŋgə	c^{h}a:^{55}ki^{54} tu^{11}-kɛʔ^{52}
冷吗？	

拉萨话里也有一个 a（或 e）字可以加在 jĩ:（“是”）、jøʔ（“有”）和 joŋ（“有”）等的前面，表面上象是问句，实际上表达一种倾向于否定的怀疑语气。如：

k^{h}oŋ^{55} p^{h}ø^{11} pa^{54} a^{54} jĩ:	他是藏人吗？不是吧
k^{h}oŋ^{55} p^{h}ø^{11}kɛʔ^{52} ɕẽ:^{55}-ki a^{54} jøʔ	他会藏语吗？不会吧
k^{h}oŋ^{55} lam^{11} saŋ^{55} lɛʔ^{52} a^{54} joŋ.	他马上能来吗？不能吧。

有些疑问词两地方言不相同。例如：

<拉卜楞>	<拉　萨>	
tə	kʰa^{11}tsɛʔ^{52}	“多少”
nam	kʰa^{11}tyʔ^{52}	“何时”
tɕʰi（zək）	kʰa^{11}re^{54}	“什么”
tɕʰimo（zək）	kʰa^{11}ntʂɛʔ^{52}	“如何”

（六）比较方式①

两地方言的比较句构成方式有所不同。拉萨话在表达“x 比 y 大”一类句式时，用-lɛ 作为标志置于比较标准之后。例如：

kʰo^{54}	ŋa^{13}-lɛ	kɛ̃ː^{113}-ki	re.	
他	我-比	年长		“他比我大”

拉卜楞话不用-lɛ，有两种表达方式：一用-kə，二用动词 hti（“看”）+ na（“如果”）。例如：

kʰəga	tondʐəp-kə	tɕʰe	ret.	
他	顿珠-比	大		“他比顿珠大”
raxʰa	hti-na	ləkxʰa	ɕim-kə.	
山羊肉	看的话	绵羊肉	香	“绵羊肉比山羊肉香”

*　　*　　*

拉萨藏话和拉卜楞藏话的差异还有不少，这里只列举了一些影响面较大的方面。它们大体上反映了有声调的卫藏方言和

① 参看：胡坦《论藏语比较句》，载《民族语文》1985 年第 5 期。

无声调的安多方言之间的主要分歧点。[①] 从整体的交际功能看，两地人初次接触交谈，相互是难以听懂的。主要障碍是语音，其次是语汇和语法。今日藏语特点之一是书面语统一，口语因地而异。研究活的口语方言，不仅有助于了解现代藏语的全貌，而且对研究藏语的历史也有莫大帮助。

原载《东亚语言和历史》日本京都 Shokado，1988

① 详见作者正在编写的《现代藏语方言研究》。

藏语历史音变的几种类型

语言的生命在于运动，一旦停止运动，便会成为死的语言。明人陈第在《毛诗古音考序》中说得好：“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变革，音有转移，亦势所必至”。这一浅显的道理，世上语言概莫能外。

藏族语言，历史悠久，从有文字记录也已上千年。在这段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字有更革，音有转移，推陈出新，从未间断。时至今日，仅从语音系统看，古今面目业已迥然不同。对照古今语料可以看出，语音演变虽然错综复杂，却非杂乱无章；尽管因地而异，却都遵循一定之规。藏文创始于7世纪，定型于9世纪，是一种较好的拼音文字，大致反映了当时藏语语音的概貌。拿它跟现代藏语比较，可以看出藏语语音系统变化的总体趋势、主要类型以及若干特殊变化。本文用现代藏语拉萨方言同书面藏语比，从三方面说明历史音变的结果：1. 音质音位的变化；2. 非音质音位的产生；3. 某些不规则的语素音变。

一　音质音位的变化

（一）新音位的产生

1. 舌面塞音

跟古代藏语比较，现代拉萨藏语有一套独特的舌面前塞音是过去所没有的。赵元任先生 1931 年在为《六世达赖仓洋嘉错情歌》注音时特意为之设计了一套音标符号：（ȶ，ȶ′，ȡ）。如：

ȶaŋ^{55}	野驴	ȶ′i^{53}	犬
ȶop^{52}	救	ȶ′u^{53}	群
ȶa^{13}	百	ȶ′øʔ^{52}	你

这套舌面塞音源于古舌根塞音，是古/k，k′，g/在介音/j/前腭化的结果。腭化现象（palatalization）在藏语历史音变中是一个普遍趋势。腭化的结果，因地而异。拉萨方言辅音腭化向两个方向分流：双唇塞音/p，p′，b/在/j/前腭化为舌面塞擦音，同固有音位/tɕ，tɕ′，（dʑ）/合流；舌根塞音/k，k′，g/在/j/前腭化为舌面塞音/ȶ，ȶ′，（ȡ）/，形成一套独特的新音位，比较下列实例：

书面藏语	现代拉萨藏语	
kjog	ȶoʔ^{52}	歪
rkjaŋ	ȶaŋ^{55}	野驴
skjob	ȶop^{52}	救
khji	ȶ′i^{54}	犬
khjim	ȶ′im^{55}	家室

khjod	ȶ'øʔ^{52}	你
mkhjend	ȶ'ẽ:^{52}	知道
gjoŋ	ȶ'õ:^{113}	亏
gjod	ȶ'øʔ^{132}	悔
rgja	ȶa^{13}	面积

腭化现象在今日拉萨话里仍有一定活力。例如舌根塞音在某些前元音前常可变读作舌面塞音：

书面藏语	现代拉萨藏语	
rgan lags	kɛ̃:^{113}la ~ ȶɛ̃:^{113}la	老师
(b) gad－mo	kɛ^{11}mo^{54} ~ ȶɛ:^{11}mo^{54}	可笑
gan－pa	kɛ̃:^{11}pa^{54} ~ ȶɛ̃:^{11}pa^{54}	推诿

卷舌塞擦音/tʂ，tʂ'/也是后起的音位，源于带－r的古复辅音声母，即（c）　（c）Cr－。介音－r导致的卷舌化(retroflexion）是藏语历史变音中另一个普遍趋势。一般规律是：（1）古不送气清塞音+/r/变为今不送气的/tʂ/；（2）古送气清塞音+/r/变为今送气/tʂ'/；（3）古浊塞音+/r/，依其有无前缀音分别归入不送气与送气的卷舌塞擦音。见下例：

书面藏语	现代拉萨藏语	
kruŋs	tʂũ:^{52}	青稞穗
dkroŋs	tʂõ:^{52}	弑
skra	tʂa^{54}	头发
sprod	tʂøʔ^{52}	给
*	*	
k^{h}ri	tʂ'i^{54}	座
p^{h}ra	tʂ'a^{54}	饰品

nk^hru	tʂ'u[54]	洗
np^hro	tʂ'o[54]	照耀
*	*	
bri	tʂ'i[13]	写
gri	tʂ'i[13]	刀
drug	tʂ'uʔ[132]	六
dgra	tʂa[13]	敌人
ndri	tʂi[13]	问
nbri	tʂi[13]	写
sbrul	tʂy:[113]	蛇

* Sr－声母的变化比较特殊，分为两类：一类卷舌化，读/tʂ/，另一类/r/脱落，读/s/。例如：

书面藏语	现代拉萨藏语	
sro	tʂo[54]	烘
sram	tʂam[55]	水獭
srab	tʂəp[52]	辔
sreg	tʂaʔ[52]	烧，烤
*	*	
srid	siʔ[52]	治
sraŋ	sã:[55]	两
srog	soʔ[52]	生命
srol	sø:[55]	习俗

2. 前元音/ε，ø，y/

在拉萨话的八个单元音中，/a，i，u，e，o/古已有之，/ε，ø，y/属后起，是从/a，o，u/中分化出来的新音位。后元音/a，o，u/由于受舌尖辅音韵尾/l，d，s，n/以及高元音/ɦi/

的影响而前化为/ε，ø，y/，起初只是一种条件变化。后因韵尾逐渐弱化和脱落，/ε，ø，y/渐趋独立，自成音位。后元音在一定条件下的前化（frontalization/umlauting）是藏语历史音变中又一个普遍趋势。公式可写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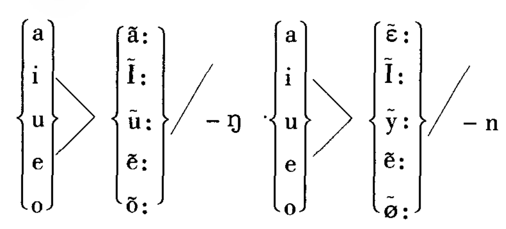
$$\left\{\begin{matrix} a \\ o \\ u \end{matrix}\right\} > \left\{\begin{matrix} \text{ε} \\ \text{ø} \\ y \end{matrix}\right\} / \text{—} \left\{\begin{matrix} l \\ d \\ s \\ n \\ \text{ɦi} \end{matrix}\right\}$$

举例如下：

	书面藏语	现代拉萨藏语	
a > ε	bal	p'ε:^{113}	羊毛
	nad	nεʔ^{132}	病
	nas	nεʔ^{132}	青稞
	ɲan	ɲɛ̃:^{113}	听
	ŋaɦi	ŋε:^{113}	我的
o > ø	jol	jø:^{113}	越
	bod	p'øʔ^{132}	西藏
	gos	k'øʔ^{132}	衣服
	gjon	k'ø̃:^{113}	穿
	k^{h}oɦi	k'ø:^{55}	他的
u > y	jul	y:^{113}	地域
	lud	lyʔ^{132}	肥料
	dus	t'yʔ^{132}	时
	jun	jỹ:^{113}	时期
	suɦi	sy:^{55}	谁的

3. 鼻化元音/ṽ：/

古藏语中没有鼻化元音，只有三个鼻音韵尾/m，n，ŋ/。现代安多方言保留了这一特征。元音鼻化（nasalization）是康藏方言中鼻音韵尾弱化与脱落的结果。康方言最彻底，三个鼻韵尾全部脱落，作为补偿，形成了一套鼻化元音，与口元音对立。拉萨话中保留了双唇鼻韵尾/m/，舌尖与舌根鼻韵尾/n，ŋ/则由弱化而脱落，导致前面的元音的鼻化与长化，舌尖鼻韵尾/n/还使后元音前化。公式如下：



例字：

书面藏语	现代拉萨藏语	
naŋ	nã：[113]	内
ɕiŋ	ɕĨ：[55] ~ ɕiŋ[55]	木
ȵuŋ	ȵũ：[113]	少
k^heŋs	k'ã：[52]	满
ts^hoŋ	ts'õ：[55]	卖
*	*	
ȵan	ȵɛ̃：[113]	听
jin	jĨ：[113]	是
jun	ỹ：[113]	时期
len	l̥ẽ：[113]	取
don	t'ø̃：[113]	出

4. 喉塞音韵尾

现代拉萨话中喉塞音韵尾/ʔ/也是一个后起成分。它是古塞音韵尾/d，g/和擦音韵尾/s/弱化所致，另一来源是表人后缀/ba/与前面开音节语素合并而成的：CV + ba > CVʔ。举例如下：

书面藏语	现代拉萨藏语	
ŋag	ŋaʔ^{132}	口
ɕog	ɕoʔ^{52}	来 < 命 >
nad	nɛʔ^{132}	病
jod	jøʔ^{132}	有
nas	nɛʔ^{132}	青稞
lus	lyʔ^{132}	身
lhasa－ba	ɬɛ：^{55}saʔ^{52}	拉萨人
lhok^{h}a－ba	ɬo^{55}k′aʔ^{52}	山南人

拉萨话中的喉塞音韵尾至今仍然处于变动之中，因此显得不够稳定，在连读中有时还原为/Vk/（源于 Vg），有时变为长元音/V：/。例如：

书面藏语	现代拉萨藏语	
stag	taʔ^{52}	虎
	tak^{55}ts′ã：^{55}	虎穴
	ta：^{55}mo^{54}	母虎，虎

因此，各家标音不大一致。有人标作/Vʔ/，有人标作长元音/V：/，有人则处理作降调的共生现象而不标注任何符号/V^{52}，V^{132}/。

（二）音位的合并

1. 浊音清化

藏语历史音变中，音位有增有减，有分有合。浊音清化属于两套音位合流从而导致音质音位减少的一种变化。根据文字记录，古藏语中声母清浊对立十分严整。经过长期演变，在拉萨话里音质清浊的区别特征逐渐让位于音调高低的区别特征，到现在，全浊辅音声母已完全并入同部位的清辅音声母。规则如下：（1）古无前缀音的浊塞音和浊塞擦音变为送气的清塞音和清塞擦音；（2）古有前缀音的浊塞音和浊塞擦音变为不送气之清塞音和清塞擦音；（3）古浊擦音/z，ʑ/变为清擦音/s，ɕ/。见下表：

古	b		d		g		dz		dʑ	
今	p	p'	t	t'	k	k'	ts	ts'	tɕ	tɕ'
古	z	ʑ								
今	s	ɕ								

例字：

书面藏语	现代拉萨藏语	
bod	p'øʔ[132]	西藏
de	t'e[13]	那
go	k'o[13]	听见
dza	ts'a[13]	剧烈
dʑa	tɕ'a[13]	茶
sbo	po[13]	胸
rdo	to[13]	石

sgo	ko^{13}	门
mdzo	tso^{13}	公犏牛
ndʑaɦ	tɕa^{13}	虹
zur	su:^{113}	棱，角，边
bzo	so^{13}	制作
ɕo	ɕo^{13}	奶酪
bʑi	ɕi^{13}	四

2. 双唇辅音之腭化

由介音/j/引起的声母腭化现象从结果上看分为两类：（1）产生新音位，如上文谈到的/ȶ，ȶ'/，源于古舌根塞音 + /j/；（2）并于旧音位，如占双唇辅音/p，p^{h}，b，m/ + /j/腭化为/tɕ，tɕ'，ȵ/。由于这套音位古已有之，故属音位合流，未增添什么新音。其中/m/ + /j/只在后元音/a，o，u/前腭化为/ȵ/，在前元音/i，e/前不腭化，而是介音脱落，声母仍读/m/。见例字：

书面藏语	现代拉萨藏语	
p^{h}je	tɕ'e^{54}	分开
p^{h}jag	tɕ'aʔ^{52}	手<数>
spji	tɕi^{54}	公
dpjid	tɕiʔ^{52}	春
bja	tɕ'a^{13}	鸟
bjang	tɕ'ã:^{113}	北
sbjin	tɕĩ:^{113}	赐
sbjoŋ	tɕõ:^{113}	习
mjaŋ	ȵã:^{113}	经受
mjoŋ	ȵõ:^{113}	经验

mjur	ȵur^{113}	快，速
mji	mi^{13}	人
mje	me^{13}	火

（三）音位组合的变化

1. 复辅音的单音化

根据文字记载以及方言材料的印证，古代藏语曾有过复杂的复辅音系统，不仅有二合辅音，而且有三合与四合辅音，不但声母有复辅音，韵尾也有复辅音。它跟印欧语的辅音丛（consonant clusters）有所不同。首先组合限制较多，其次复辅音中往往有主次之分，核心通称基本辅音，与词根声母有关，其前可附加数目限定的前缀音，亦称前置辅音，其后可带介音，亦称后置辅音。一个音节最多可有七个成分，公式如下：（c）（c）C（c）V（c）（c）

这些多种多样的复辅音经过长期的历史演变，普遍趋于简化，代之而起的是元音增多，音调产生和语词拉长（双音节词大量产生）等。当然各地方言变化并不平衡。拉萨话属于变动较大的方言，如今复辅音已全部单音化，只在少数语词或连读中留下了一些复辅音残余。现代拉萨话音节的基本结构是 CV（c）加固定的声调。复辅音的简化方式主要表现为前缀音脱落以及基本辅音与介音合二为一。请看下例：

书面藏语	现代拉萨藏语	
spu	pu^{54}	毛
rta	ta^{54}	马
lŋa	ŋa^{54}	五

bdun	tỹ:^{113}	七
dŋul	ŋy:^{55}	银
gsum	sum^{55}	三
mt^{h}o	t'o^{54}	高
nbu	pu^{13}	虫
brda	ta^{13}	信号
rgju	ȶu^{13}	因
mgrin	tʂĩ:^{113}	喉
nbru	tʂu^{13}	粮食
brgja	ȶa^{13}	百
bskrun	tʂỹ:^{55}	建设

2. 辅音韵尾的弱化与脱落

根据文字记载，古藏语有九个单辅音韵尾/b，d，g，m，n，ŋ，r，l，s/，七对复辅音韵尾/bs，gs，ms，ŋs，nd，rd，ld/。现代拉萨方言中除留下双唇辅音韵尾/p，m/外，其余都逐渐弱化或脱落。演变的过程有先有后，最先是复辅音韵尾单音化，其后是单辅音韵尾中舌尖韵尾的弱化与脱落，舌根韵尾变化还要晚一些。演变的结果如下：/d，g，s/弱化为/ʔ/，鼻尾/n，ŋ/脱落后使前面元音鼻化；续音韵尾/r，l/脱落后使前面元音长化。例如：

书面藏语	现代拉萨藏语	
deb	t'ep^{132}	书本
dom	t'om^{113}	熊
dud	t'yʔ^{132}	俯
dug	t'uʔ^{132}	毒
dus	t'yʔ^{132}	时

don	t'ø̃:^{113}	出现
duŋ	t'ũ:^{113}	号角
mar	ma:^{113}	酥油
bal	p'ɛ:^{113}	羊毛

3. 元音和谐

复合词内部，元音同化现象古已有之。例如：btɕu‘十’在btɕo－lŋa‘十五’，btɕo－brgjad‘十八’中元音/u/写作/o/显然是受后一语素低元音/a/的影响而变低的。不过古代这类变化还不成系统。到了现代拉萨话，元音同化现象逐渐系统化，形成一整套的元音和谐律，主要表现在复合词内部高低元音之间的接近与趋同。最常见的是元音高化现象，即非高元音/a，ɛ，o，ø，e/受邻近高元音/i，u，y/的影响而各提高一度，变为/ə，e，u，y，i/。见下例：

	单词		复合词	
a→ə	ŋa^{13}	我	ŋə^{11}ȵiʔ^{52}	我俩
	sa^{54}	土	sə^{55}tɕ'u^{54}	水土
	ra^{13}	山羊	rə^{11}luʔ^{52}	羊类
o→u	k'o^{54}	他	k'u^{55}ȵiʔ^{52}	他俩
	ɕo^{13}	酸奶	ɕu^{11}luʔ^{52}	盛酸奶的器皿
	to^{13}	石	tu^{11}rĩ:^{52}	石碑
e→i	me^{13}	火	mi^{11}ɕĩ:^{55}	柴火
	ts'e^{54}	寿	ts'i^{55}rĩ:^{52}	长寿（人名）
	t'e^{13}	那	t'i^{11}tyʔ^{52}	那时
ø→y	p'øʔ^{132}	西藏	p'y:^{11}jiʔ^{52}	藏文
	sø:^{55}	请	sy:^{55}tsiʔ^{52}	宴席

	mø^{ʔ132}	愿意	my:^{11}t'ỹ:^{55}	同意
ε→e	k ε^{ʔ52}	话	k e:^{55}ji^{ʔ52}	语文
	nε^{ʔ132}	病	n e:^{11}ɕi^{54}	病源
	p'ε:^{113}	羊毛	p'e:^{11}ky^{ʔ52}	羊毛线

除元音高化外，也有元音低化而趋同的现象。例如：

	单词		复合词	
u→o	p'u^{13}	子	p'o^{11}mo^{54}	女儿
	ku^{54}	身<数>	k o^{55}tø^{ʔ52}	上身<数>
	tɕu^{54}	十	tɕop^{55}ȶε^{ʔ52}	十八
i→e	ȵi:^{55}	二	ȵ e:^{11}tõ:^{55}	两千
	mi^{13}	人	mer^{11}kø^{ʔ52}	野人
	mi^{ʔ52}	目	mek^{55}ɕe:^{55}	眼镜

元音和谐多为逆同化形式，顺同化虽有，但限制较多。如：ta^{54} ‘看’—mik^{55} tə^{54} ‘照看’；tsa^{54} ‘草’—tɕ' u^{55} tsə^{54} ‘水草’，ɕa^{54} ‘肉’—luk^{11}ɕə^{54} ‘羊肉’等。

二　非音质音位的产生

（一）调　位

我们在《藏语（拉萨话）声调研究》（1979）一文中已经谈过，藏语调位的产生是藏语发展史上一个划时代的标志。公元 7 世纪前后，藏文创始时代，藏语还是一个没有声调对立的语言。那时前缀音、辅音韵尾等比较发达，字音的高低化只是

一种伴随特征，并不具备音位功能。后来藏语语音系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特别是卫藏方言，由于浊音清化、前缀脱落以及韵尾简化，引起了区别特征的转移，利用音高变化区别语词便成为一种重要的补偿手段，首先产生了高低调的对立，随后又各分平降，从而形成了今日拉萨话的四调系统。有些方言，如安多藏话，由于保留了较多的古音，至今未发展出声调系统。一个语言内部一部分方言有声调一部分方言无声调，这种情形在汉藏语系里是非常罕见的现象。至于卫藏方言调位的确立起于何时至今尚无定论。劳佛（B. Laufer）认为九世纪时拉萨话已有高低调的特点。西田龙雄则认为可能诞生于 10 世纪。我国有些学者认为卫藏方言由习惯调转换为音位调大约完成于 13 世纪。下面我们具体分析一下拉萨话声调对立是怎样形成的。

（1）高低调的来历

拉萨话里高低调的对立主要是浊音清化的结果。古清声母字变为固定的高调字，古浊声母字变为低调字。这就是所谓“清高浊低律”。例如：

书面藏语	现代拉萨藏语	
（清声母）	（高调类）	
k^ho	$k'o^{54}$	他
t^ho	$t'o^{54}$	册
sa	sa^{54}	土地
ɕi	$ɕi^{54}$	死
（浊声母）	（低调类）	
go	$k'o^{13}$	听见
do	$t'o^{13}$	双，二

za	sa^{13}	吃
ʑi	$ɕi^{13}$	平和

鼻音、边音等次浊声母字高低调的对立跟前缀音之脱落有关。古无前缀音者变为低调字，有前缀音者变为高调字。例如：

书面藏语	现代拉萨藏语	
（有前缀音）	（高调类）	
rma	ma^{54}	伤
sna	na^{54}	鼻
lŋa	$ŋa^{54}$	五
bla	la^{54}	魂
（无前缀音）	（低调类）	
ma	ma^{13}	不
na	na^{13}	病
ŋa	$ŋa^{13}$	我
la	la^{13}	山口

（2）平降调的来历

平调降调的分化较晚。它跟辅音韵尾的弱化与脱落有关。古舒声韵尾/m，n，ŋ，r，l/的弱化与脱落导致声调变平，古促声韵尾/b，d，g，s/的弱化导致声调变降。例如：

书面藏语	现代拉萨藏语	
（舒声韵尾）	（平调类）	
gsum	sum^{55}	三
son	$s\tilde{ø}:^{55}$	种子
soŋ	$s\tilde{o}:^{55}$	去
sor	sor^{55}	指宽度

sol	sø:⁵⁵	炭
（促声韵尾）	（降调类）	
sib	sip⁵²	稀疏
sad	sɛʔ⁵²	醒
srog	soʔ⁵²	生命
subs	sup⁵²	抹
sogs	soʔ⁵²	等
sems	sem⁵²	心

音节合并也是平降调分化的一个因素。例如：

	书面藏语	现代拉萨藏语	
属格字	kʰo-ɦi	k'ø:⁵⁵	他的
	ŋa-ɦi	ŋɛ:¹¹³	我的
	su-ɦi	sy:⁵⁵	谁的
表物后缀	ka-ba	ka:⁵⁵	柱子
	du-ba	t'o:¹¹³/t'uo¹¹³	烟
	tʰo-ba	t'o:⁵⁵	锤
表人后缀	lhasa-ba	ɬɛ:⁵⁵saʔ⁵²	拉萨人
	lhokʰa-ba	ɬo⁵⁵k'aʔ⁵²	山南人
形容词比较级后缀	tɕhe-ba	tɕ'ɛʔ⁵²	较大
	kʰe-ba	k'ɛʔ⁵²	较便宜
	dmaɦ-ba	maʔ⁵²	较低

（3）轻声的来历

拉萨话中语法虚词多读轻声。它们数量有限，但使用频率高，在反复使用中，逐渐“磨损”，读得短而轻。常见的有格助词，语气词，辅助动词等。例如：

-ki	属格	k'ǒ:⁵⁵ki	他的
-la	位格	nã:¹¹³la	在家里
-lɛ	比较格	k'ǒ:⁵⁵lɛ	比他
-nɛ	从格	p'øʔ¹³²nɛ	从西藏
-ta	呀	p'e:⁵²ta	来呀!
-to	哇	tʂo¹³to	走哇!
-la	啊	ja¹¹ka⁵⁴la	好啊!
-s	地	kən¹¹tʂeʔ⁵²s	怎样地
re	是	sə¹¹ki⁵⁴re	(他)将吃
-jĩ:	是	sə¹¹ki⁵⁴jĩ	(我)将吃

(二) 时 位

时位指元音长短的对立。古代藏语元音不分长短，现代拉萨藏语由于古辅音韵尾之脱落以及某些音节合并形成长短元音对立。通常浊辅音韵尾/l，r，n，ŋ/脱落造成元音长化，其余情况成为短元音，列表如下：

古	Vr	Vl	Vn	Vŋ	V	Vc
今	v:		v:		V	Vc

例字：

书面藏语（浊辅音韵尾）	现代拉萨藏语（长元音）	
ɕar	ɕa:⁵⁵	东
kʰal	k'ɛ:⁵⁵	克
son	sø̆:⁵⁵	种子
kʰoŋ	k'ǒ:⁵⁵	他<敬>

（其他）	（短元音）	
ɕa	$ɕa^{54}$	肉
$k^{h}a$	$k'a^{54}$	口
so	so^{54}	牙
$k^{h}o$	$k'o^{54}$	他
$k^{h}ab$	$k'əp^{52}$	针
stag	$taʔ^{52}$	虎
nas	$nɛʔ^{132}$	青稞
sems	sem^{52}	心
（音节合并）	（长元音）	
ko-ba	$ko:^{55}$	牛皮
ka-ba	$ka:^{55}$	柱子
glo-ba	$lo:^{55}$	肺
lba-ba	$pa:^{113}$	瘿脖

三　不规则的语素音变

（一）复辅音的残留

古代藏语的复辅音系统，经过长期演变，在现代拉萨藏话里终于全部单音化，音节结构形式如今只剩下 CV（:）和 CVC 两种。但是少数复辅音在复合词的中间位置上以一种不规则的连读增音形式保存下来。例如‘十’字单说为 $tɕu^{54}$，‘四’字单说为 $ɕi^{13}$，二者组成‘十四’时读作 $tɕup^{55}$ $ɕi^{54}$，中间增加了一个/p/。这个/p/从表面上看好似是前字因连读而增加的一个韵尾，但从历史上看，它源于后字，是‘四’字古复辅音声母 bʑi 在特定条件（前字为短元音开音节）下的残留。这种貌似连读增音实为古音残留的现象在现代拉萨话中相当常

见。类似的语例如下：

书面藏语	现代拉萨藏语（单用）　（连读）	
k^{h}a-bzas	k'a^{54} + sɛʔ^{132}→k'ap^{55}sɛʔ^{52}	零食
k^{h}a-mtɕ^{h}u	k'a^{54} + tɕ'u^{54}→k'əm^{55}tɕ'u^{54}	官司
mi-ndug	mi^{13} + tuʔ^{132}→min^{11}tuʔ^{52}	没有
k^{h}ji-rgan	ȶ'i^{54} + kɛ̃ː^{113}→ȶ'ir^{55}kɛ̃ː^{55}	老狗
btɕu-gtɕig	tɕu^{54} + tɕ'iʔ^{52}→tɕuk^{55}tɕi^{52}	十一

增加的音虽然源于后字，但读音上属于前字。证据之一是，个别这类复合词拆开插入其他成分时，增加的音随前而不随后。例如：jam^{11}tsɛ̃ː^{55}‘奇怪’源于＊ja-mts^{h}an，中间插入rəp，‘有点’时，读作jam^{113}rəp ts'ɛ̃ː^{55}taʔ^{52}tɕ'øʔ^{52}tɕɛ‘真叫奇怪’。这说明/m/已粘着于前字。残留现象仍受主流音变制约，避免在词首出现复辅音，如mts'ɛ̃ː^{55}之类。

（二）韵尾的隐现

现代拉萨话中有些韵尾随语素所处之不同位置和语境而时隐时现。这说明藏语韵尾的简化与脱落并非一蹴而就，往往经过弱化，缩小分布范围、时隐时现才最后消失。韵尾隐现是过渡性音变的一种表现，在拉萨话里主要有三种形式：

1. 由隐而现

有些语素具有一个潜在的辅音韵尾，单用时不出现，连用时出现。例如：

单 用		连 用	
ma:^{113}	酥油	mar^{11}ta:^{55}	酥油包
su:^{113}	角，边	sur^{11}sum^{55}	三角
ku:^{55}	捎带	k ur^{55}ma^{54}	礼品

这种变异类似英语中的 linking r 或法语中的 liaison。不同处在于英、法语中的语音隐现出现在两个词之间，藏语的韵尾隐现出现在词内。

2. 由现而隐

有些语素单用时带辅音韵尾，连用时韵尾消失，导致前面元音变长。例如：

单 用		连 用	
par^{55}	版	to^{11}pa:^{55}	石版
p'ir^{55}	飞	tɕ'ə^{11}p'i:^{55}	风筝
laʔ^{52}	丢	la:^{55}to:^{55}	丢失

3. 弱化韵尾还原

弱化韵尾指喉塞音/ʔ/，源于古韵尾/s，d，g/。其中有些源于古韵尾/g/的字单用时弱化为/ʔ/，连用时则还原为/k/，或干脆脱落使前面元音长化。例如：

单 用		连 用			
taʔ^{52}	虎	ta:^{55}mo^{54}	母虎	tak^{55}ts'ã^{55}	虎穴
jaʔ^{52}	牦牛	ja:^{55}ko^{54}	牛皮	jak^{55}ɕa^{54}	牦牛肉
soʔ^{52}	生命	so:^{55}ɲɛ̃:^{55}	生命危险	sok^{55}tsa^{54}	命根
roʔ^{132}	助	ro:^{11}ʈo:^{55}	支援	rok^{11}pa^{54}	助手

（三）介辅音的脱落

古介辅音/j/导致声母腭化，/r/导致声母卷舌化。这是通则，但也有少数例外。如上文谈到介音/j/在/m/后和/i，e/前在九世纪已经脱落。古代 gjon ‘穿’，拉萨话读作 k'ø̃:^{113}，介音/j/脱落等。擦音/s/后的介音/r/也常脱落。如：＊srog > soʔ^{52} ‘生命’，＊srol > sø:^{55} ‘习俗’ 等。双唇辅音后的/r/也有少量脱落。例如：＊braŋ > p'ã:^{113} ‘胸’，＊bros > p'øʔ^{132} ‘逃’，＊sbra > pa^{13} ‘牛毛帐篷’，＊nbri > pi^{13} 母牦牛，＊np^{h}rog > p'oʔ^{52} ‘抢’ 等。

（四）异　读

现代拉萨话里有成套的语音异读，也有零星的语词异读。前者因人而异，后者因词而异。

关于成套的语音异读，最常见的有两类：（1）声母送气不送气的异读。如：

p'øʔ^{132} ~ pøʔ^{132}	西藏
t'uʔ^{132} ~ tuʔ^{132}	毒
k'ø̃:^{113} ~ kø̃:^{113}	穿

这类字都源于古浊声母，今低调字。同是土生土长的拉萨人，却有“送气派”与“不送气派”之分。（2）鼻冠音的有无。如：

ko^{13} ~ ŋko^{13}	头	ta^{13} ~ nta^{13}	箭
pu^{13} ~ mpu^{13}	虫	pa^{13} ~ mpa^{13}	面具

这类字古代都带鼻冠音，在安多方言和康方言里继续保持，拉萨地区大部分人已不读 NC－，只有少部分人保留鼻冠音，形成异读。

有些词快读与慢读不同。例如高调送气声母字作复合词后字时，快读不送气，慢读送气，形成异读。例如：

快　读	慢　读	
sa^{11}kã:^{55}	sa^{11}k'ã:^{55}	食堂
na^{11}tsa^{54}	na^{11}ts'a^{54}	疾病
ku^{55}tsəp^{52}	ku^{55}ts‘əp^{52}	代表<数>
miŋ^{11}to^{54}	miŋ^{11}t'o^{54}	名册

拉萨方言里文白异读也很常见。只要听一下藏语广播再跟日常说话相比较，就可以找出许多读音相异的语词。例如：

广播音	口　语	
t'a^{11}ta^{54}	tan^{11}ta^{54}	现在
ɬa^{55}sa^{54}	ɬɛ^{55}sa^{54}	拉萨
lo^{11}sa:^{55}	lø^{11}sa:^{55}	新年
ɕok^{55}pu^{54}	ɕu^{55}ku^{54}	纸
p'ur^{55}	p'ir^{55}	飞
tʂ'i^{11}k'ɛ̃:^{55}	tʂ'i^{11}ŋɛ̃:^{55}	写的人

同是口语，有时还有一般说法和“土话”说法的区别。例如：

一般	土话	
k‘aŋ^{55}pa^{54}	k'aŋ^{55}ka^{54}	房子
lak^{11}pa^{54}	la^{11}ka^{54}	手

tɕ'ɑ:^{55}tɕ'ɑ^{55}	tɕ ỹ:^{55}tɕy:^{55}	小
t'ɑ:^{55}t'ɑ^{55}	t' ỹ:^{55}ty:^{55}	短

少数语词可自由变读而不影响意义。例如：

tɕam^{55}tɕã:^{55} ~ tɕ'am^{55}tɕ'ã:^{55}	散步
ti^{11}ti^{54}ku^{55}ku^{54} ~ t'y:^{11}tyʔ^{52}ku^{55}ku^{54}	斑鸠
u^{55}mu^{55}su^{55}lu^{54} ~ o^{55}mo^{55}su^{55}lu^{54}	袜子
p'a^{55}põ:^{55} ~ p'a^{55}kõ:^{55}	磐
ta^{55}ŋ ɛ̃:^{55} ~ ta^{55}ɳ ɛ̃:^{55}	看的人，观众
jĩ:^{55}tɕ ɑ:^{55} ~ ẽ:^{55}tɕ ɑ^{55}	小喇嘛

*　　　　*　　　　*

在这样一篇短文里要描述藏语千年来的语音变迁是不可能的。我们仅仅通过古今的初步比较，用粗线条描出拉萨话历史音变的一个轮廓，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在四个方面：

1）声母简化；2）元音增多；3）韵尾削减；4）声调产生。

附注：文中音标，c' = c' = c^h

原载《民族语文论集》——庆祝马学良先生八十寿辰文集，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1993 年

论藏语韵尾的隐现

从语言现状出发去拟测古音，不规则的语素音变往往是很有用的材料。现代藏语拉萨话里这类现象相当丰富，韵尾的隐现仅是其中的一种。所谓韵尾的隐现是指有些语素的辅音韵尾在一定场合下出现，一定场合下隐去。这种变异并不完全以语音为条件，往往因语素而异。单就现状分析，类似不规则的连读变音；从历史上看，它反映了韵尾演变过程中两个阶段衔接与过渡的一些特点。下面就此作一初步分析和讨论。

一 现代拉萨藏语中的辅音韵尾

现代拉萨藏语里可以作音节韵尾的辅音有七个：

韵尾	例		词	
-m	tam^{55}	‘话’	pham^{52}	‘失败’
-p	təp^{52}	‘播种’	phəp^{52}	‘酒糟’
-ʔ	taʔ^{52}	‘老虎’	phaʔ^{52}	‘亥’
-r	tar^{55}	‘电报’	phar^{55}	‘跳动’
-k	ɕik^{52}	‘虱子’	phik^{55}phiʔ^{52}	‘肉冻子’
-ŋ	ɕiŋ^{55}	‘树木’	phiŋ^{55}	‘粉’

-n tɕin^{113} ‘给与’ phin^{55} ‘分’

这七个韵尾的分布与出现频率很不均衡。一般说来，前四个韵尾/-m，-p，-ʔ，-r/分布面较宽、出现频率高；后三个韵尾/-k，-ŋ，-n/分布面较窄，主要出现在双音词的前字和少数带高元音的单音词里。从稳定性来看，只有双唇辅音韵尾/-m，-p/变异少、较稳定，其余几个辅音韵尾则经常随语素所处的位置和语境之不同而时隐时现。

二 显性韵尾与隐性韵尾

拉萨藏话里辅音韵尾的隐现可以分为两种情况：

1. 由现而隐

有些语素单用时带辅音韵尾，连用（作构词成分）时，韵尾消失。例如：

单 用	连 用
khar^{55}	tsoŋ^{11}kha:^{55}
‘堡垒’	‘城 堡’

2. 由隐而现

同上述情形相反。有些语素单用时没有辅音韵尾，连用时出现辅音韵尾。例如：

单 用	连 用
ma:^{113}	mar^{11}tã:^{55}
‘酥油’	‘酥油包’

凡是单说时带辅音韵尾的语素，我们称之为带显性韵尾的语素，如 khar^{55} ‘堡垒’。凡是单说时不带辅音韵尾，连用时经常出现一个固定的辅音韵尾的语素，我们称之为带隐性韵尾

的语素，如 ma:¹¹³ ‘酥油’。

有一些语素在连读中也增加韵尾，但这种韵尾不一定是本身潜在的隐性韵尾。例如：tɕu⁵⁴ ‘十’ ～ tɕuk⁵⁵ tɕiʔ⁵² ‘十一’中的-k 源于后一语素之声母。关于两者的区别，后文将谈到。①

三 常见的例证

拉萨藏话里哪些韵尾有隐现现象？常见的有三类：（一）韵尾-r 同长元音的对转，即 Vr↔V:；（二）喉塞韵尾-ʔ 同舌根韵尾-k 或长元音的转换，即 Vʔ ↗ Vk ↘ V:；（三）鼻化元音同鼻音韵尾的转换，即 Ṽ: ↗ Vn ↘ Vŋ。

（一）颤音韵尾-r

Vr 和 V：的转换是双向的，既可能由 Vr 变 V：（由现而隐），也可能由 V：变 Vr（由隐而现）。举一些不同类型的常见语例如下：

单 词	合成词
（1） Vr	V:
par⁵⁵	to¹¹pa⁵⁵

① 参看本文第四部分。

‘版’	‘印刷’	石头印刷	‘石印’
kur^{55}		tsi^{55}ku:^{55}	
‘敬’		尊　敬	‘尊敬’
lor^{113}		ŋy:^{55}lo:^{55}	
‘纸币’	‘票子’	银　票	‘货币’
ker^{113}		ɕuŋ^{11}ke:^{55}	
‘私’		公　私	‘公私’
nar^{113}		na^{11}na:^{55}	
‘延长’		长　长	‘长长的’
tar^{113}		tɕoŋ^{11}ta:^{55}	
‘磨’		练　磨	‘训练、锻炼’
por^{113}		tɕin^{55}po:^{55}	
‘量’	‘额’	总　量	‘总量’
wur^{113}		tip^{11}wu:^{55}	
‘哄’		伙同哄	‘一齐哄’
phir^{55}		tɕha^{11}phi:^{55}	
‘飞’		鸟　飞	‘风筝’
(2)　V:		Vr	
ma:^{113}		mar^{11}me^{54}	
‘酥油’		酥油火	‘酥油灯’
su:^{113}		sur^{11}sum^{55}	
‘角边’		角　三	‘三角’
ku:^{55}		kur^{55}ma^{54}	
‘捎带’		捎带（后缀）	‘礼物’
khu:^{113}		khur^{11}thaʔ^{52}	
‘帐篷’		帐篷　绳	‘帐篷绳’
tɕa:^{55}		tɕar^{55}tẽ:^{55}	
‘拜会’		拜会 依靠	‘见面礼’

ȶo:^{55}	ȶor^{55}tɕã:^{52}	
‘背诵’	背诵 练习	‘背诵’
ja:^{55}	jar^{55}ŋy:^{55}	
‘借’	借　钱	‘借款’

（二）喉塞音韵尾-ʔ

Vʔ 的变异多是单向的，但有两种可能：一是喉塞音脱落，元音延长（Vʔ→V:）；二是喉塞音变舌根塞音（Vʔ→V_K）。反方向的变异少见。举一些常见的例子：

单　词	合成词	
Vʔ	V:	
laʔ^{52}	la:^{55}to:^{55}	
‘丢失’	丢 散落	‘丢失、失落’
paʔ^{52}	pa:^{55}pho:^{55}	
‘糌粑团’	糌粑团、木碗	‘盛糌粑的木盒’
maʔ^{52}	ma:^{55}ka:^{55}	
‘军’	军　营	‘军营’
nɛʔ^{132}	nɛ:^{11}pa^{54}	
‘疾病’	病（表人后缀）	‘病人’
ɕuʔ^{132}	ɕu:^{11}sa^{54}	
‘住，坐’ <敬>	住　地	‘住处’
phøʔ^{132}	phø:^{11}pa^{54}	
‘西藏’	西藏（表人后缀）	‘藏人’
khyʔ^{132}	khy:^{11}tyʔ^{52}	
‘敬’	敬　　恭	‘恭敬’
teʔ^{132}	te:^{11}suŋ^{52}	
‘追’	追　抓	‘追捕’

toʔ^{52}	to:^{55}kom^{52}	
‘饿’	饿　渴	‘饥渴’
thoʔ^{52}	tho:^{55}kha^{54}	
‘上’	上　方	‘屋顶、楼上’
tɕhaʔ^{52}	tɕha:^{55} tɕaʔ^{52}	
‘手’ ＜敬＞	手＜敬＞铁	‘锁’ ＜敬＞
Vʔ	Vk	
taʔ^{52}	tak^{55}tshã:^{55}	
‘虎’	虎　穴	‘虎穴’
toʔ^{52}	tok^{55}pa^{54}	
‘悟’	悟（后缀）	‘见解’
paʔ^{132}	pak^{11}pa^{54}	
‘牌’	牌（后缀）	‘赌徒’
kaʔ^{52}	kak^{55}to^{54}	
‘阻’	阻　石	‘拦路石’
soʔ^{52}	sok^{55}tsa^{54}	
‘生命’	生命 根	‘命根子、命脉’
thuʔ^{132}	thuk^{11}tʂy:^{55}	
‘毒’	毒　蛇	‘毒蛇’
siʔ^{132}	sik^{11}paʔ^{52}	
‘豹子’	豹子皮	‘豹皮’
riʔ^{132}	rik^{11}mã:^{52}	
‘种类’	种类多	‘多种多样’

值得注意的是这类变异只出现在合成词的前字（前一个语素）里，后字（后一个语素）中喉塞音韵尾通常保持不变。如paʔ^{52} ‘糌粑团’ →sø:^{55}paʔ^{52} ‘糌粑团’ ＜敬＞。

（三）鼻音韵尾-ŋ 和-n

拉萨话里带鼻音韵尾-ŋ 或-n 的单音词寥寥无几，鼻韵尾同鼻化元音的转换多是反方向的，即 Ṽ：→Vŋ 或 Ṽ：→Vn。变异多出现在合成词前字。

单　词	合成词	
Ṽ:	Vŋ	
nã:^{113}	naŋ^{11}mi^{54}	
‘内、家’	家　人	‘家里人’
khã:^{132}	khaŋ^{11}ri^{54}	
‘雪’	雪　山	‘雪山’
ɕã:^{52}	ɕaŋ^{55} thaʔ^{52}	
‘鼻’ <敬>	鼻〈敬〉烟	‘鼻烟’ <敬>
lõ:^{55}	loŋ^{55}ŋ̊ɛ:^{55}	
‘讨’	讨（表人后缀）	‘乞讨的人’
sũ:^{55}	suŋ^{55}kɛʔ^{52}	
‘说’ <敬>	说　话	‘话’ <敬>
tɕhã:^{55}	tɕhaŋ^{55}tsi^{54}	
‘青稞酒’	酒　糟	‘酒糟’
thũ:^{55}	thuŋ^{55}ʈu^{54}	
‘喝’	喝（后缀）	‘饮料’
Ṽ:	Vn	
lɛ̃:^{113}	lɛn^{11}tep^{52}	
‘答’	答　给	‘回答’
tỹ:^{113}	tyn^{11}tɕu^{54}	
‘七’	七　十	‘七十’
thø̃:^{113}	thøn^{11}taʔ^{52}	

‘意义’	意义（后缀）	‘意义’
khø̃:^{55}	khø̃n^{55}sem^{52}	
‘仇恨’	仇　恨　心	‘仇恨心’
ȶø̃:^{55}	ȶø̃n^{55}tø̃:^{55}	
‘缺点’	缺点 指出	‘批评，揭发’
jỹ:^{113}	jyn^{11}riŋ:^{52}	
‘时期’	时期 长	‘长远，长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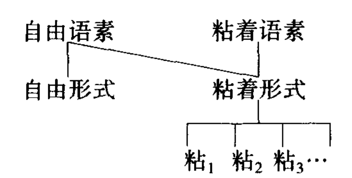
四　韵尾隐现的条件

从上文所举的语例可以看出，拉萨藏话里除双唇辅音作韵尾时比较稳定外，其余几个辅音韵尾常因语素所处之语境不同而时隐时现。隐现的条件涉及许多方面，既同语音有关，又因语素而异，很难以类相推。尽管如此，其中仍有一些共同特征和基本条件。下面从三方面加以讨论。1 自由与粘着，2 前字与后字，3 长音与短音。

（一）自由与粘着

拉萨藏话中的韵尾隐现在某些方面类似法语中的 liaison 现象。例如 un peti t͡ enfant （‘一个小孩子’）。petit 单念时读［pəti］，-t 不发音，但它具有一个隐性的-t 尾，当后面遇到以元音开的词时，这个-t 便读出来。上面那组词读作［œ̃ pəti tã fã］。英国英语中有一个 linking r 也与此相仿。far fa r͡ away（‘很远很远’），第一个 far 读［fa:］，-r 不发音，第二个 far 跟后面以元音开头的词相遇读作［farəwei］。far 具有一个隐性的 -r。一个不同之处在于英、法语中词尾的隐现是词间连读，藏

语则是词内连读。具体地说，拉萨话中的韵尾隐现主要表现在语素的自由形式与粘着形式之间以及同一语素的不同粘着形式之间的差异。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藏语里需要区分两种概念：（1）自由语素与粘着语素，如 mar^{113} ‘酥油’ 可以单说，是自由语素；mar^{55-} ‘红’ 不能单说（单说为 ma:^{55} po^{54}），属粘着语素，（2）语素的自由形式与粘着形式。如 ma:^{113}是 ‘酥油’ 的自由形式，mar^{11} me^{54} ‘酥油灯’ 中的 mar^{11-}是粘着形式。粘着形式又可以不止一种，如 sø:^{55} ma:^{55} ‘酥油’ <敬>中的-ma:^{55}是另一种粘着形式。关系如下图：



辅音韵尾的隐现就出现在这些不同形式的变异之中。有些韵尾在语素的自由形式中不出现，只在粘着形式中出现。这是隐性的韵尾。如上文所举的 ma:^{113} ‘酥油’。粘着形式可能不止一种，因此在粘$_1$ 中出现的韵尾，在粘$_2$ 中又可能隐去。

另外，纯粘着语素的不同形式之间也有韵尾隐现问题。例如 mar^{55-} ‘红’ kar^{55-} ‘白’，sar^{55-} ‘新’ 都不能单说，属粘着语素。当它们跟其他语素组合成词时视语境和位置的不同韵尾也有变异。

V:		Vr	
(1) ma:^{55}po^{54}		mar^{55}ɬã:^{55}	
红（后缀）	‘红的’	红 单一	‘全红’
ma:^{55}mo^{54}		mar^{55}sɛʔ^{52}	

红（后缀）	‘红的’	红　食	‘荤食’
(2) ka̲:^{55}po^{54}		ka̲r^{55}ʈã:^{55}	
白（后缀）	‘白的’	白　单一	‘全白’
ka̲:^{55}tʂ̣ha^{54}		ka̲r^{55}sɛʔ^{52}	
白　花	‘白色带花的’	白　食	‘素食’
(3) sa̲:^{55}pa^{54}		sa̲r^{55}ʈã:^{55}	
新（后缀）		新　单一	‘全新’
sa̲:^{55}ta:^{55}		sa̲r^{55}tɕe^{54}	
新　兴	‘新兴’	新　换	‘革命’

从共时的观点看，我们常把语素的自由形式作为基本形式，把粘着形式作为变异形式，但从历时的角度看，有些粘着形式或许更古老①。

（二）前字与后字

影响韵尾变异的另一个因素是语素在合成词中的位置。藏语语素大都是单音节的，合成词大都是双音节的。我们就以双音合成词为例看看单音语素韵尾在前后字中的不同变异。一般说来，不同的辅音韵尾有不同的情形。响音韵尾-r，-n，-ŋ 在前字中易于保留，在后字中易于脱落。② 这种类型可以叫做“前现后隐”型。下面是一些例子，除合成词里前后字的读音差异外，也列出单用时的读音以便比较。

---

① 例如“酥油”的自由形式/ma：/是后起的，粘着形式/mar-/保留了较古的读音。

② 参看本文第四部分。

单词（自由）	合 成 词	
	前字（粘$_1$）	后字（粘$_2$）
khar^{55} ‘堡垒’	khar^{55}tsõ:^{55} 堡垒 城 ‘城堡’	tsoŋ^{11}kha:^{55} 城 堡垒 ‘城堡’
ker^{113} ‘私’	ker^{11}sem^{52} 私 心 ‘私心’	ɕuŋ^{11}ke:^{55} 公 私 ‘公私’
kur^{55} ‘尊敬’	kur^{55}ti^{54} 尊敬 ‘尊敬’	tsi^{55}ku:^{55} 遵守 尊敬 ‘敬重’
par^{55} ‘照片’	par^{55}tɕɛʔ^{52} 照片 物 ‘照相机’	ku^{55}pa:^{55} （前缀）照片 ‘照片’ <敬>
tar^{113} ‘颤抖’	tar^{11}nɛʔ^{52} 抖 病 ‘虐疾’	kun^{55}ta:^{55} （前缀）抖 ‘颤抖’ <敬>
tur^{113} ‘比’	tur^{11}tshɛʔ^{52} 比 量 ‘比例’	tʂen^{11}tu:^{55} 较 比 ‘比较’
lor^{113} ‘钞票’	lor^{11}khã:^{55} 钞票 房 ‘印币所’	ny:^{55}lo:^{55} 银 钞票 ‘货币’
* *	*	* *
ku:^{55} ‘捎带’	kur^{55}ma^{54} 捎带（后缀）‘礼物’	ji:^{11}ku:^{55} 信 寄 ‘写信、尺牍’
khu:^{113} ‘帐篷’	khur^{11}thaʔ^{52} 帐篷 绳 ‘帐篷绳’	pa^{11}ku:^{55} 牛毛织品帐篷 ‘牛毛帐篷’
su:^{113} ‘角边’	sur^{11}sum^{55} 角 三 ‘三角’	ri:^{11}su:^{55} 山 角 ‘山脚’
	*	* *
lɛ̃:^{113} ‘答’	lɛn^{11}tep^{52} 答 给 ‘回答’	ka^{55}lɛ̃:^{55} （前缀）答 ‘回答’ <敬>
thø̃:^{113} ‘事情’	thø̃^{11}ta^{52} 事（后缀）‘事情，意义’	lɛ:^{11}tø̃:^{55} 做 事 ‘事务’
tỹ:^{113} ‘七’	tyn^{11}tɕu^{54} 七 十 ‘七十’	tɕup^{55}tỹ:^{55} 十 七 ‘十七’
	*	* *

单词（自由）	合成词	
	前字（粘$_1$）	后字（粘$_2$）
rã:^{113} ‘自己’	raŋ^{11}tø^{ʔ52} 自己 意愿‘主观’	mi^{11}rã:^{55} 人　自己‘他、她’
tõ:^{55} ‘千’	toŋ^{55}ko:^{55} 千　约‘约一千’	ȵe^{11}tõ:^{52} 二　千‘两千’
sã:^{132} ‘铜’	saŋ^{11}to^{ʔ52} 铜　色‘红铜色’	se:^{55}sã:^{52} 金　铜‘包金’

喉塞音在合成词的前后字中的表现跟响音韵尾-r，-n，-ŋ相反，在前字中易变，在后字中通常只变调，不变韵尾。上一节已举出了-ʔ尾作前字时变异的两种可能，下面补充一些作后字时例子。先看“前隐后现”型语例：

单词（自由）	合成词	
	前字（粘$_1$）	后字（粘$_2$）
nɛ^{ʔ132} ‘病’	nɛ:^{11}pa^{54} 病（后缀）‘病人’	lo^{55}nɛ^{ʔ52} 肺　病‘肺病’
sɛ^{ʔ132} ‘饭食’	sɛ:^{11}kø^{ʔ52} 食　衣‘衣食’	phø:^{11}sɛ^{ʔ52} 西藏　食‘藏饭’
ɕɛ^{ʔ132} ‘歌’	ɕɛ:^{11}tã:^{52} 歌　调‘曲调’	phø:^{11}ɕɛ^{ʔ52} 西藏　歌‘藏歌’
kɛ^{ʔ52} ‘话’	kɛ:^{55}tɕha^{54} 话（后缀）‘语言’	phø:^{11}kɛ^{ʔ52} 西藏　话‘藏语’
phø^{ʔ132} ‘西藏’	phø:^{11}pa^{54} 西藏（后缀）‘藏人’	ʈa^{11}pø^{ʔ52} 汉　藏‘汉藏’
tɕhø^{ʔ52} ‘法’	tɕhø:^{55}kø^{ʔ52} 法　衣	naŋ^{11}tɕhø^{ʔ52} 内　法‘佛教’
tɕy^{ʔ52} ‘养料’	tɕy:^{55}mɛ̃:^{55} 养料　药‘营养药’	ro^{11}tɕy^{ʔ52} 滋味　养料‘滋养’

单词（自由）	合 成 词	
	前字（粘$_1$）	后字（粘$_2$）
tɕhyʔ^{132} ‘计’	tɕhy:^{11}ŋ ɛ̃:^{55} 计 坏‘诡计’	ŋɛn^{11}tɕyʔ^{52} 坏 计‘诡计’
laʔ^{52} ‘丢’	la:^{55}ŋɛ̃^{55} 丢（后缀）‘失主’	por^{11}laʔ^{52} 丢 失‘丢失’

再看另一种类型的变异：‘前-k 后-ʔ’型的语例。

单词（自由）	合 成 词	
	前字（粘$_1$）	后字（粘$_2$）
jaʔ^{52} ‘公牦牛’	jak^{55}ɕa^{54} 公牦牛肉‘牦牛肉’	tʂi^{11}jaʔ^{52} 母牦牛公牦牛‘牦牛’（总称）
taʔ^{52} ‘老虎’	tak^{55}tshã:^{55} 虎 穴‘虎穴’	tɕak^{55}taʔ^{52} 铁 虎‘铁虎年’
tʂhaʔ^{52} ‘血’	tʂhak^{55}tsa^{54} 血 脉‘血管’	ɕa^{55}tʂhaʔ^{52} 肉 血‘血肉’
toʔ^{52} ‘悟’	tok^{55}pa^{54} 悟（后缀）‘见解’	kho^{11}toʔ^{52} 明 悟‘觉悟’
thoʔ^{132} ‘疑惑’	thok^{11}pa^{54} 疑惑（后缀）‘怀疑’	thu^{55}toʔ^{52} （敬）疑惑‘疑惑’ <敬>
thuʔ^{52} ‘触’	thuk^{55}tʂhɛʔ^{52} 触 遇‘会晤’	ŋo^{11}thuʔ^{52} 面 触‘会见’
luʔ^{132} ‘绵羊’	luk^{11}paʔ^{52} 绵羊 皮‘绵羊皮’	ra^{11}luʔ^{52} 山羊绵羊‘羊’（总称）
miʔ^{52} ‘目’	mik^{55}pu^{54} 目 毛‘眉毛’	khə（p）^{55}miʔ^{52} 针 目‘针眼’

喉塞音在前字中所以有两种变异（脱落或变舌根音）是因为这两类语素中的-ʔ来历不同。在前字中脱落的喉塞音大都来源于古韵尾 * -s 或 * -d，少数源于 * -g。在前字中变-k 的喉塞

音都来源于古韵尾 * -g。即使从现状看，两类语素在元音上也有区别，前一类的元音多为前元音［ɛ，ø，y］，后一类的元音多为后元音［a，o，u］。也有少数跨类。

（三）长音与短音

元音的长短也同韵尾的隐现有密切关系。从上述语例中可以看出，无论是颤音韵尾-r，鼻音韵尾-n，-ŋ，还是塞音韵尾-ʔ，-k，前面只出现短元音，一旦韵尾隐去，留下的都是长元音。事实上，今日拉萨话中长元音的形成正是辅音韵尾脱落的结果，不论是暂时的，还是永久的。古代语料中未见长短元音之对立，现代安多方言中元音也不分长短。只有拉萨话里一些韵尾由弱化而消失的过程中把前面的元音拉长，使整个音节的长度不变，保持区别功能，以元音之长短来代替韵尾之有无。现代拉萨话中韵尾的隐现正是这一历史演变的某种反映。因此，当我们发现某些短元音开音节（CV）词在连读中也出现韵尾时，要倍加小心。因为这个韵尾通常并非这个词潜在的所谓隐性韵尾，它另有来历。[①]

此外，元音的前后也同韵尾的隐现有一定关系。例如带鼻化元音（Ṽː）的语素作合成词前字时究竟转化为 Vn，还是转化为 Vŋ，常常可以根据元音的前后来判断。一般说来，前元音［ɛ̃ː，ø̃ː，ỹː］只同［ɛn，øn，yn］对转，后元音［ãː õː ũː］只同［aŋ，oŋ，uŋ］对转。

① 见下文五〔1〕。

五 与韵尾隐现有关的现象

（一）声母前移

在韵尾隐现的实例中有两类语素的变异极为相似。但仔细分析起来，各有不同来历。请看下面两个例词：

1, su:^{113} ‘角，边’ sur^{11}sum^{55} ‘三角’
2, tɕu^{54} ‘十’ tɕur^{55}ku^{54} ‘十九’

两个语素的自由形式都没有韵尾，作合成词前字时都增添了一个韵尾-r。这是相同点。不同点在于例 1 的自由形式是长元音开音节，例 2 的自由形式是短元音开音节。例 1 在作合成词前字时，如果出现辅音韵尾，只能是-r。如：

sur^{11}ko^{54} ‘角门，旁门’ sur^{11}thoʔ^{52} ‘角楼’
sur^{11}tep^{52} ‘副本’ sur^{11}ȵ̃ɛ:^{55} ‘旁听’

例 2 作合成词前字时，却可能增添不同的辅音韵尾，如：

tɕur^{55}ku^{54} ‘十九’ tɕuk^{55}tɕiʔ^{52} ‘十一’
tɕuŋ^{55}ȵiʔ^{52} ‘十二’ tɕup^{55}ɕi^{54} ‘十四’

这里 tɕu^{54} ‘十’后面出现什么韵尾完全取决于后字。这些韵尾不是 tɕu^{54} ‘十’本身潜在的隐性韵尾，而是后字潜在的复辅音声母向前移的结果。现代藏语拉萨话里不仅有隐性韵尾，而且有**隐性的复辅音声母**。复辅音在语词的开头已不存在，只有在合成词后字的位置上遇到前字为短元音开音节时才以变相形式出现，即把复辅音的一部分前移作前一音节的韵尾。公式

可写作：

CV + CCV→CVC + CVC

$tɕu^{55}$-rku^{54}→$tɕur^{55}$-ku^{54} ‘十九’

$tɕu^{55}$-$ktɕiʔ^{52}$→$tɕuk^{55}$-$tɕiʔ^{52}$ ‘十一’

（二）韵尾后移

有些语素的辅音韵尾由于同化作用可以后移。例如拉萨话中形容词由原级变比较级时，韵尾辅音移至后一音节作声母(也可以说把后一音节之声母同化而本身脱落)：

sar^{55}-	‘新’	$sa^{55}ra$	‘较新’
kar^{55}-	‘白’	$ka^{55}ra$	‘较白’
mar^{55}-	‘红’	$ma^{55}ra$	‘较红’
$maŋ^{11}$-	‘多’	$ma^{13}ŋa$	‘较多’
$jaŋ^{11}$-	‘轻’	$ja^{13}ŋa$	‘较轻’

有些动词完成体也有类似变异。例如：

tor^{55}	‘破坏’	$to^{55}ra$ re	‘破坏了’
$thor^{55}$	‘散’	$tho^{55}ra$ re	‘散了’
$laŋ^{113}$	‘起立’	$la^{11}ŋa$ re	‘起来了’

（三）异 读

同韵尾隐现有关的还有异读问题。有些带辅音韵尾的词有

两种读法。例如：

Vr ~ V：

par^{113}	~ pa:^{113}	‘点燃’
tar^{113}	~ ta:^{113}	‘磨，锉’
ɕer^{55}	~ ɕe:^{55}	‘查点、清查’
ʈur^{113}	~ ʈu:^{113}	‘翻译’

Vŋ ~ Ṽ：

ʈaŋ^{55}	~ ʈã:^{55}	‘野马、野驴’
puŋ^{52}	~ pũ:^{52}	‘堆’

Vk ~ Vʔ ~ V：

ɕuk^{52}	~ ɕuʔ^{52}	ɕu: ^{52}	‘力气’

造成异读有种种原因。除常见的文白异读外，同一个人在自然语体和特意强调时也可能不同。

六 韵尾隐现的来历

现代拉萨藏语中韵尾隐现现象涉及许多因素。单从现状分析，很难‘一言以蔽之’。这种错综复杂的不大规则的变异说明拉萨话韵尾仍处于变动调整之中。现在让我们从历史的角度看看这种局面是怎样形成的。

根据文字记载和方言的印证，一千多年前的古藏语曾有过复杂的韵尾系统，不仅有单辅音韵尾，而且有复辅音韵尾。单辅音韵尾有九个：

塞音韵尾：*-b　*-d　*-g

鼻音韵尾：*-m　*-n　*-ŋ

续音韵尾：*-r　*-l　*-s

复辅音韵尾有七对：

*-bs　*-gs　*-ms　*-ŋs

*-nd　*-rd　*-ld

一千多年来这套复杂的韵尾系统在各地都不同程度地发生了简化。简化最多的是康方言，只剩下一个喉塞音。保留较多的是安多方言，一般剩下七个单辅音韵尾：-p，-t/l，-k/x，-m，-n，-ŋ，-r。拉达克藏话里还保留了复辅音韵尾。例如：

thuŋs　'喝'<完成>　　zers　'说'<完成>

dzəts　'做'<完成>　　tsums　'闭'<完成>

卫藏方言（包括拉萨话）则介乎两者之间。

拉萨藏语韵尾系统的简化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渐变过程。最早的变动大约是**复辅音韵尾的单音化和浊塞音韵尾的清化**（*-b > -p，*-d > -t，* g > k）。据张济川研究，后者发生在八世纪末九世纪初。[①] 复辅音韵尾的简化主要是最后的 *-s 和 *-d 的脱落。此后演变的总趋势是：舌尖辅音韵尾（*-s，*-d，*-l，*-n,）逐渐由弱化而脱落，接着舌根辅音（*-

① 张济川：《古藏语塞音韵尾读音初探》，《民族语文》1982 年第 6 期。

g，＊-ŋ）也由弱化而脱落。最后只剩下双唇辅音韵尾（＊-b，＊-m）最为稳定，可以说千年来基本未变。从这种演变的过程和特点可以看出现代拉萨藏话中双唇辅音韵尾（-p，-m）很少有韵尾隐现现象，它们在各个位置上大部保持了原状。那些时隐时现的韵尾都是由弱化而趋于消失的韵尾。例如鼻韵尾Vn和Vŋ大部分已变为Ṽ:，只有少数高元音词和合成词前字中保留下来，形成同一语素在不同位置上的Ṽ:～Vn/ŋ对转。喉塞音韵尾源于古＊-d，＊-s和＊-g，正处于完全脱落变为V:的过程，只有部分源于＊-g尾的语素在合成词前字中保留了-k的形式，从而形成了 V↗V: ↘Vk 的变异。古韵尾＊-r在许多语素中已脱落变为V:，有些语素则在自由形式与粘着形式之间形成了Vr～V:的对转。

韵尾的变化还带来了元音系统的调整。不同韵尾对元音造成不同的影响。通常舌尖辅音使后元音前化（a，o，u→ε，ø，y）；鼻音韵尾使元音鼻化（Vn/ŋ→Ṽ:）；响音韵尾（-r，-l，-n，-ŋ）使元音长化；塞音和擦音韵尾使元音紧喉化（Vg，Vd，Vs→Vʔ）。在韵尾隐现的变异中，什么元音同什么韵尾配合大都有一定之规。例如鼻化的前元音（ε̃，ø̃，ỹ）总跟Vn对转，鼻化的后元音（ã: õ: ũ）总跟Vŋ对转。从历史看现状，现代拉萨藏话里的韵尾隐现现象是整个韵尾系统演变中的过渡现象和某些韵尾消失过程中的残留现象。语音的变化是不平衡的，既有大规律，又有小规则，还有不守规则的例外。在甲词中变了的，在乙词中可能保留，在A位置上消失的，在B位置上可能保留。现代拉萨藏话韵尾隐现现象除符合一般通则外，还有两

个特点值得一提：（1）上文谈到，韵尾的存留和隐现跟语素所处的位置有关。看来在所有的位置中合成词前字（或者说得确切些，合成词的两个语素的交界处）是个比较保守的地方。在这里许多趋于消失中的韵尾保存下来（如-k，-n，-ŋ，-r），甚至后字的古复辅音声母也可以在这里变相地保存下来（如 rk-，ktɕ-，ks-，pɕ-，nt-，mt-，rt-等等）。（2）单说是本音（原形）、连读是变音（变形）的观念需要适当改变。从拉萨藏话韵尾隐现现象的分析可以看出，有些粘着形式比自由形式更古老，如‘角，边’这个语素的两种形式中，自由形式［suː^{113}］是后起的，粘着形式［sur^{11-}］反映早期形式。从事共时分析可以把自由形式（单说）当作本体，粘着形式作为变体。但从历时角度分析，本体和变体，原形和变形并不完全取决于自由与粘着。总之从现状出发去拟测古音，不规则的音变和特殊的语素变异往往包含着许多有用的材料。

原载《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学报，亚非语言文化研究集刊》41，1991

略谈规则与例外

语言研究的主要任务在于发现语言内在的规律。但是语言是个复杂的系统，由于种种意想不到的因素，常常会出现一些不守规矩的例外。无论断代结构还是历史演变，规则与例外几乎处处并存。关于两者的关系，语言学史上曾经有过一场热烈的讨论。上个世纪末叶，欧洲学者在重建印欧语系过程中发现语音的变化整齐规则，语音对应井井有条，便比照自然科学把这些规则称之为"定律"（law），并冠以发现者的名字，例如"格林定律"（Grimm' s Law）等，进而宣称："音变无例外"(1876)。[①] 有人以为这一结论过于武断，因为语言规则（包括语音规则）并非天衣无缝，许多"定律"都不难找到例外。由于话说得太满，因此很快招来非议。有人甚至极而言之，认为"语言中没有一条规则是没有例外的。"规则论者（当时主要是"青年语法学派"）很不服气，认为应当说："语言里没有一条例外是没有规则的，例外有例外的规则。"[②] 这场有趣的争论

① Robert A. Hall Fr.（1964）Introductory Linguistics, Chilton Books, pp. 300—305。

② Robert A. Hall Fr.（1964）Introductory Linguistics, Chilton Books, pp. 300—305。

事过多年，虽无定论，却对后来的语言研究颇多启发。如果说过去对例外往往视而不见或故意绕开，不大重视对这方面材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那么如今语言学家不再把例外视为异己，拒之门外，而是把发现规律和研究例外当作相辅相成的事。正如俗话所说："例外证明规律之存在"。现代语言学中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就是研究语言中的"共时的不规则现象"（synchronic irregularity）。不规则现象中往往蕴藏着丰富的语言史资料，对于从事内部构拟（internal reconstruction）和历史比较都是很有用的材料。今日之例外可能是昨日之通则，甲地之例外也可以是乙地之通则。本文从现代藏语拉萨话中举出两个实例并略加分析，一个涉及不规则读音，一个涉及不对称分布。

一　不规则读音之一例

（一）现代拉萨藏语中元音音位/a/在双唇塞音韵尾/p/前变读作［ə］（有人标作［ʌ］）。例如：

单音节词		双音节词	
lap^{132}→ləp^{132}	说，告诉	jõ:^{11}pap^{52}→jõ:^{11}pəp^{52}	收入
sap^{52}→səp^{52}	补充	ȶɛ:^{11}kʻap^{52}→ȶɛ:^{11}kʻəp^{52}	国家
jap^{132}→jəp^{132}	父亲<敬>	kʻo^{11}kap^{52}→kʻo^{11}kəp^{52}	时机
tap^{52}→təp^{52}	播种	tɕʻe^{11}tʻap^{52}→tɕʻe^{11}tʻəp^{52}	作法
kap^{52}→kəp^{52}	时	ja^{11}rap^{52}→jə^{11}rəp^{52}	高贵

总之，无论单音节词还是双音节词，凡在词的结尾处，/a/在/p/前都变读作［ə］，没有发现例外。因此，这条规则可以写成一个公式如下：

a→ə/-p$^{\#}$　　　（# 表词的分界处）

（二）但是在双音节复合词的中间位置上，或者说在双音节词的第一个音节里，却发现某些例外。在这个位置上，既出现［əp］，又出现［ap］。比较下面甲、乙两组词：

甲 组［əp］		乙 组［ap］	
rəp^{11}taʔ^{52} 漫画	səp^{55}nø̃:^{55} 补充	rap^{11}taʔ^{52} 上加字	sap^{55}taʔ^{52} 地主
tʂʻəp^{55}so^{54} 舞姿	ləp^{55}tã:^{52} 教法	tʂʻap^{55}so^{54} 镶嵌	lap^{55}taʔ^{52} 雇主
kʻəp^{55}len^{55} 吸铁石	kəp^{55}tʂʻɛ:^{55} 暂时	kʻap^{55}so^{54} 说法	kap^{55}ɕɛʔ^{52} 一种韵体
təp^{55}te^{54} 方便		tap^{55}tʂeʔ^{52} 马槽	

（三）为什么在双音节复合词的前字（=第一语素）里有些/a/在/p/前变［ə］，有些则不变［ə］？单从语音结构分析，一下还看不出造成这种不规则变异的原因和条件。显然这里不单纯是一种共时的条件音变，而是一种不规则的语素音变，涉及某种历史因素。我们可以用分读连读的方法进一步揭示甲、乙两组词前字的不同特点。凡甲组词前字单念（=作单词用）时，都带有韵尾/p/，而当乙组词的前字单念单用时，韵尾/p/则全部消失。请看下例：

甲 组		乙 组	
tʂʻəp^{52} 跳，表演	səp^{52} 补充	tʂʻa^{54} 饰品	sa^{54} 土，地
kʻəp^{52} 针	ləp^{52} 教	kʻa^{54} 口	la^{54} 雇
təp^{52} 机缘	kəp^{52} 时	ta^{54} 马	ka^{54} 藏文第一个字母

从上述不同表现可以隐约看出两组词中的-p 来历有所不同，而/a/在/p/前变与不变跟/p/的不同来历有关。甲组词的韵尾/

p/为前字的一部分，不论单用或连读，/p/不可少，并按通例使前面的元音/a/变读作［ə］；乙组词的/p/则并非前字所固有，它源于后字，单念时脱落，连读时出现，表面上看类似连读增音，实际上是后字古复辅音声母在一定条件下的残留。/p/读音时属前，按语素切分应属后。这种源于后字声母的/p/对前面元音/a/不起作用。因此，乙组词前字的/a/虽在/p/前，却不变读作［ə］。由此可以进一步推论：凡复合词内部/a/在/p/前不变［ə］者，其/p/均出于后字。不妨再举一些例子：

kʻap^{55}ta^{54}	闲谈	ɕap^{55}tʂaʔ^{52}	烤肉	tʂap^{55}ɕa:^{55}	理发
ŋap^{55}ɬa^{54}	五百	sap^{55}tɕɛʔ^{52}	段落	lap^{11}sɛʔ^{52}	干粮

（四）为了证明乙组词中的/p/确实源于后字而非前字，还可以从多方面提供证据。首先从拉萨话本身看，这种时隐时现的/p/主要取决于后字而非前字。例如：kʻa^{54}“口”＋so^{13}“制造，方式”→kʻap^{55}so^{54}“说法”，其前字 kʻa^{54}“口”同其他后字组合不一定都出现/p/，如：kʻa^{55}kɛʔ^{52}“口语”，kʻa^{55}rɛʔ^{52}“口罩”，kʻa^{55}ɕo^{54}“豁嘴”等词中均无“增音”，而后字 so^{13}若同某些短元音开音节前字组合常使前字增加一个韵尾/p/，如：

ta^{13} 箭 ＋so^{13}制造→tap^{11}so^{54} 造箭
tʂʻa^{54} 饰品＋so^{13}制造→tʂʻap^{55}so^{54} 制饰
ɬa^{54} 神 ＋so^{13}制造→ɬap^{55}so^{54} 造佛像

乙组词的其他后字亦有类似的功能。这些都说明是后字在起作用。这些语素都具有一种隐性的复辅音声母/pC-/，位于词首时，/p/消失，作后字时，如果前字为短元音开音节，/p/出现。按语音切分为 CVC-CV（C），按语素切分和历史来源应为

CV-CCV（C）。然而最有力的证据是来自其他方言材料和古代文字记录。安多方言保留了一些复辅音声母。通过比较，我们看到，拉萨话中的隐性复辅音声母（C）C-在安多方言往往是显性的复辅音声母 CC-。九世纪定型的藏文书面记录更清楚地标明这类语素的声母确系 bC-或其他复辅音声母。请比较下列例字：

拉萨	泽库	藏文		拉萨	泽库	藏文	
so^{13}	vzo	bzo	制造	ʈa^{13}	vdʑe	brgya	百
taʔ^{132}	vdəx	bdag	所有	taʔ^{52}	ftəx	btags	挂，搭
sɛʔ^{132}	vzi	bzas	食	ɕɛʔ^{52}	fɕel	bɕad	说
ta^{13}	vda	brda	信号	tɕɛʔ^{52}	ftɕel	btɕad	断

（五）综上所述，拉萨话中/a/在/p/前变［ə］为通例，不变［ə］为特例。特例只出现在少量复合词内部非词尾位置上。造成例外的原因跟/p/的来历有关。源于前字的/p/，循通例使前面元音/a/变［ə］，源于后字的/p/，对前面元音/a/无影响，因而形成复合词内部［əp］和［ap］的对立。从这种不规则的读音中可以看出某些貌似前字韵尾的实为后字声母，貌似连读增音实为古音残留的现象。通过方言比较和古代文字的印证，我们知道古代藏语有过复杂的复辅音系统，经过长期演变，在拉萨话里都趋于单音化，但是没有丢得一干二净，少数复辅音以变相形式隐藏在复合词内部，由于其特殊表现，为古音拟测留下了一些痕迹和凭证。当然，若无文字和方言材料佐证，这种内部构拟也是很有限度的。

规则是成套的，可以类推；例外是零碎的，很难以类相推，只能个案处理，就事论事。即以上述古音残留为例，拉萨

话里并非所有古 bC-在同样条件下都保留下来。比较下例：

藏文	拉萨话	
ra-btags	rap^{11}taʔ^{52}	下加字 ra
la-btags	lap^{11}taʔ^{52}	下加字 la
ja-btags	ja^{11}taʔ^{52}	下加字 ja

此外，有些/p/虽源于后字，然而前面的/a/仍变读作［ə］。例如：

藏文	拉萨话	
lŋa-btɕu	ŋəp^{55}tɕu^{54}	五十
rtsa-bʑi	tsəp^{55}ɕi^{54}	廿四

这里不是/p/在起作用，而是另一条规律——元音和谐律在起作用，即后字高元音/u，i/使前字的元音/a/变［ə］。

二 不对称分布之一例

（一）拉萨藏话中后元音/a，o，u/和前元音/ɛ，ø，y/（亦标作 ä，ö，ü）是两套对立的元音音位。它们在喉塞音前以及鼻化、长音中两两相对，区别不同的语词。例如：

（1）喉塞音前/vʔ/ 后元音 taʔ^{52} 虎 toʔ^{52} 饿 luʔ^{132} 绵羊

前元音tɛʔ^{52}看<过> tøʔ^{52}看<命> lyʔ^{132}肥料

（2）鼻化音/ṽ：/

tsʻã:^{55} 窝，家 tʻũ:^{55} 喝 tsʻõ^{55} 卖

tsʻɛ̃:^{55} 名字<敬> tʻỹ:^{55} 协合 tsʻø̃:^{52} 颜色

（3）长音/v：/

ȵa:[113]	保存	ko:[55]	转	ku:[55]	捎带
ȵɛ:[113]	睡	kø:[55]	煮	ky:[55]	动员

（二）但是，这两套元音在分布上并不处处对称，在若干场合里，常常有此无彼，形成“空格”。例如：

（1）在辅音韵尾/p，m，r/前只出现后元音/a，o，u/，不出现前元音/ɛ，ø，y/。例字：

tap[52]/təp[52]	播种	kam[113]	箱子	tar[55]	电报
top[52]	力气	som[113]	木水桶	tor[55]	洒，打坏
nup[132]	落，沉	sum[55]	三	ɕur[113]	溶化

（2）在开音节词里，后元音/a，o，u/有长短音的对立，前元音/ɛ，ø，y/则只有长音无短音（在闭音节词里，所有元音均无长短对立）。如：

后元音				前元音		
短		长		（短）	长	
ȵa[13]	鱼	ȵa:[113]	保存	–	ȵɛ:[113]	睡
kʻo[54]	他	kʻo:[55]	转	–	kʻø:[55]	沸
ku[54]	佛像	ku:[55]	稍带	–	ky:[55]	动员

（3）在双音节复合词的语素音变中，两套元音表现各异。拉萨话里同一语素跟不同语素组合成词时读音常有变异。例如后元音/a:，o:，u:/常同/ar，or，ur/交替，后元音/aʔ，oʔ，uʔ/常同/ak，ok，uk/交替，而前元音/ɛ，ø，y/则无此类变化。见下例：

单纯词		复合词			
ma:[113]	酥油	ma:[11]paʔ[52]	酥油糌粑团	mar[11]koʔ[52]	酥油包
kʻo:[55]	转	kʻo:[55]wa[54]	轮回	kʻor[55]tɕoʔ[52]	转向

su:^{113}	角，边	su:^{11}pa^{54}	前任	sur^{11}ma^{54}	旁边的人
taʔ^{52}	虎	ta:^{55}mo^{54}	母虎	tak^{55}tsʻã:^{55}	虎穴
tsʻoʔ^{52}	集会	tsʻo:^{55}sa^{54}	会场	tsʻok^{55}pa^{54}	团体

（三）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后元音/a，o，u/和前元音/ɛ，ø，y/只在某些场合下对立，在另外一些场合则处于互补分布。见下表：（v = 元音）

韵尾 元音	∅	m	p	r	ʔ	v:	ṽ:
a	+	+	+	+	+	+	+
o	+	+	+	+	+	+	+
u	+	+	+	+	+	+	+
ɛ	–	–	–	–	+	+	+
ø	–	–	–	–	+	+	+
y	–	–	–	–	+	+	+

造成这种既对立又不对称的分布格局有其特殊的历史原因。不规则的现状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线索，方言比较和文字记录可以提供更确切的解释。

从拉萨话看，元音的变化同辅音韵尾有着密切关系。上文谈到，后元音系列的/vʔ，v:，ṽ:/并不太稳定，单念和连读往往不同，常见的交替形式是：vʔ ~ vk，v: ~ vr，ṽ: ~ vŋ。这种特殊的变异给人以启示，说明拉萨话中的紧元音、长元音和鼻化元音都跟不同的辅音韵尾有关。如果后元音系统作如下构拟是合乎一般音理的：vʔ > * vk，v: > * vr，ṽ: > * vŋ，逆向变化不大可能。另一方面，前元音系列的/v:，vʔ，ṽ: /

没有这类变异，说明另有来历。现在将内部构拟再扩大到方言比较，情况更加明朗。保留古音较多的安多方言根本没有拉萨话那样的紧元音、长元音和鼻化元音。与之相对应的是不同的 v_c 或 v。见下表：

拉萨	（后元音系列）	安多	拉萨	（前元音系列）	安多
v:	~	vr	v:	~	vl/v
vʔ	~	vk/vx	vʔ	~	vt/v
ṽ:	~	vŋ	ṽ:	~	vn

例字

拉萨	安多		拉萨	安多	
ma:¹¹³	mar	酥油	ȵɛ:¹¹³	ȵa	睡
ɕo:⁵⁵	xor	失	kʻø:⁵⁵	kʻu	沸
ku:⁵⁵	hkər	捎带	y:¹¹³	ju	地方
			kʻy:⁵⁵	kʻəl	地区（文读）
			tsʻy:⁵⁵	tsʻəl	样子（文读）
taʔ⁵²	tək/təx	虎	tsʻɛʔ⁵²	tsʻat	比量
toʔ⁵²	tok/tox	饿	jøʔ¹³²	jot	有
luʔ¹³²	lɯk/lɯx	绵羊	tyʔ¹³²	ndət	结
			nɛʔ¹³²	ni	青稞
			jøʔ¹³²	ji	炒青稞
			nyʔ¹³²	ni	能
tsʻã:⁵⁵	tsʻaŋ	穴	tsʻɛ̃:⁵⁵	tsʻan	名（敬）
tsʻõ:⁵⁵	tsʻoŋ	卖	tsʻø̃:⁵⁵	tsʻon	颜色
tʻɑ̃:⁵⁵	tʻoŋ	喝	tỹ:¹¹³	hdən	七

从两种方言的比较可以看出拉萨话中的紧元音、长元音和鼻化元音的形成跟辅音韵尾密切相关。具体而言，拉萨话后元

音系列的/vʔ，vː，ṽː/和安多话/vk，vr，vŋ/的对应恰巧同拉萨话内部语音交替相吻合。前元音系列的/vʔ，vː，ṽː/和安多话/vt，v（l），vn/的对应说明前元音/ɛ，ø，y/同韵尾/-t，-l，-n/有关。这一推测表明拉萨话中后元音/a，o，u/和前元音/ɛ，ø，y/的对立可能是后起的，当初同出一源，因辅音韵尾的差异而逐渐分化为两套。

最有力的证据来自古代文字记录。创始于七世纪，定型于九世纪的藏文是一种拼音文字。它比较忠实地记录了那个时代藏语的语音概貌和语词读音，为后代留下了极其珍贵的古代语料，也使我们考察现代复杂的藏语方言时少走许多弯路。例如从文字记录来看今日拉萨话后元音/a，o，u/和前元音/ɛ，ø，y/既对立又不对称格局的形成，脉络分明，来历有据。我们知道，古代藏语有五个单元音/a，i，u，e，o/，可以同九个单辅音韵尾/b，d，g，m，n，ŋ，r，l，s/相配，分布均衡，没有空格。随着历史的变迁，拉萨方言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就韵母而言，首先是不同的辅音韵尾对前面元音产生了不同的影响，例如舌尖辅音韵尾/d，s，n，l/使后元音前化，鼻音韵尾/ŋ，n/使口元音鼻化，韵尾/r/使元音长化，双唇韵尾/b/使元音/a/变［ə］等等。这种变化起初只是一种条件变体，后来随着另一种演变趋势——辅音韵尾的弱化与脱落（如/l，r，n，ŋ/脱落，/d，s，g/弱化为/ʔ/），变体逐渐演变为独立的音位，从而形成长短元音、口鼻元音、松紧元音的对立，前元音/ɛ，ø，y/遂由后元音/a，o，u/中分化出来，自成音位。整个韵母系统打破旧有的平衡，重新排列组合，形成今日之格局。详见下表：

现代拉萨韵母 \ 古韵尾 / 古元音	Ø -b -m	-g -d -s	-r -l	-ŋ -n
a	a əp am	aʔ εʔ εʔ	a: ~ ar ε:	ã: ε̃:
o	o op om	oʔ øʔ øʔ	o: ~ or ø:	õ: ø̃:
u	u up um	uʔ ~ uk yʔ yʔ	u: ~ or y:	ũ: ỹ:
i	i ip im	iʔ ~ ik iʔ iʔ	i: ~ ir i:	ĩ: ~ iŋ ĩ: ~ in
e	e ep em	aʔ eʔ eʔ	e: ~ er e:	ẽ: ~ ã ẽ:

从上表可以清楚看出：今日拉萨话前元音/ε，ø，y/乃后起之音位，脱胎于后元音/a，o，u/，受舌尖韵尾/d，s，n，l/影响而前化，因韵尾之脱落与弱化而独立。具体而言，现代拉萨话后元音/a，o，u/与前元音/ε，ø，y/对立而又不对称的来历解释如下：（1）长元音的对立

a:，o:，u: 源于 * ar:，* or:，* ur:；　ε:，ø:，y: 源于 * al，* ol，* ul

（2）鼻化元音的对立

ã: õ:，ũ: 源于 * aŋ，oŋ，uŋ；　ε̃:，ø̃:，ỹ: 源于 * an，* on，* un

（3）紧化元音的对立

aʔ，oʔ，uʔ 源于 * ag，* og，* ug；　εʔ，øʔ，yʔ 源于 * ad/s，* od/s，* ud/s

（4）不对称格局出现在无韵尾音节和非舌尖韵尾/b，m/之前。在这里，后元音未前化，因而形成空格。

不对称的分布都有一定的历史缘由，是构拟古音和研究音变的好材料。已故语言学家李方桂先生在 30 年代的论文《藏

文前缀音对声母的影响》（Certain Phonetic Influences of the Tibetan Prefixes upon the Root Initials）（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集刊第四本第二分）就是根据藏文拼写中不对称的分布拟测上古藏语声母系统的一篇名著。现代藏语方言既有大量规则变化，又有少量不规则变化。通过内部构拟、方言比较以及与文字对照，可以更全面地探索藏语历史 演变的轨迹。发现规律与研究例外互不排斥，相辅相成，是一个铜板的两面。

参考文献

李荣《语言演变规律的例外》，《中国语文》1965年第2期。

徐通锵《历史语言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

梅祖麟《内部拟构汉语三例》，《中国语文》1988年第3期。

马学良主编《汉藏语概论》（上、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周季文《藏语拉萨话的文白异读》，1982。

瞿霭堂《藏语中的异根现象》，《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2期。

霍凯特《现代语言学教程》（上、下），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

Robert A. Hall Fr. (1964), Introductory Linguistics, Chilton Books.

Betty Shefts and Kun Chang (1967), Spoken Tibetan Morphophonemics: P, Language Vol. 43, No. 2. Kun Chang and Betty Shefts (1965), A Morphophonemic Problem in the Spoken Tibetan of Lhasa, JAOS vol. 85 No. 1.

原载《民族语文》1993年第4期



三 词 汇

藏语中的随欲名和随立名

一

事物怎样获得名称，古往今来都是一个令人感兴趣的问题。古代藏族学者曾参照印度声明因明中某些论述，探讨过事物命名的方式，把万事万物的名称分为两大类：一类叫随欲名（Vdod rgyal gyi miq），另一类叫随立名（rjes grub kyi miq）[①]。

什么叫随欲名？格西曲扎《藏文辞典》中注释说：随欲名就是语言里的“最初的名称”（thog mavi miq）。这类名称说不上立名的原因[②]。张怡荪先生主编的《藏汉大辞典》中有一段更加详细的解释：“最初对事物命名时，不凭借理由，但由命名者随心所欲任意安立之名，如云、水、火、风等。”（dqos por thog mar brdav sbyor ba na rgyu mtshan la ma brten par brda

① 为了印刷方便，本文将藏文例字一律转写成拉丁代字。所用方案系由于道泉教授设计，依藏文字母表顺序排列如下：K，kh，g，q；c，ch，j. ny；t，th，d，n；p，ph，b，m；ts，tsh，dz，w；zh，z，v，y；r，l，sh，s；h，—。四个元音符号是 i，u，e，o。标注方音则用国际音标。

② 格西曲扎：《藏文辞典》，民族出版社，1957 年，第 43 页。

sbyor mkhan gyi vdod pa dbaq btsan du byas nas raq dgar btags pavi miq, dper na sa, chu, me, rluq zhes pa lta buvo)。又说：随欲名即原始词、根词。无理可解，无义可释，最初任意所创之语词（qes tshig gi vgrel bshad daq rgyu mtshan gaq yaq brjod rgyu med par raq vdod kho nas thog mar sbyar bavi brda)[①]。

什么叫随立名？随立名又译作后成词。格西曲扎《藏文辞典》中解释说："依靠随欲声（即说不上立名原因的名称），以相似和有关为原因（而再立名），如于愚人假名为牛，是为随立声或名（vdod rgyal gyi sgra la brten nas vdra bar daq vbrel ba sogs rgyu mtshan du byas te blunpo la ba laq la sogs par sgro vdogs pa ni rjes bsgrubs kyi sgravam miq qo)[②]。《藏汉大辞典》里也有类似的解释："事物已经存在之后，依据相似、相关之随一理由给予的名称。如对口大、鼻扁之小狗，命名为狮儿，是依据其相似而命名"（dqos po byuq bavi rjes su vdra vbrel gaq ruq gi rgyu mtshan la rten nas btags pavi miq, dper na, khyi gu kha che sna nyag la seq ge zhes btags pa lta bu vdra ba rgyu mtshan du byas nas btags pavo)。另一词条说："依义依因选用基本词汇新构成的语词"（qes tshig gam rgyu mtshan la rten nas btags pavi miq)。[③]

论及这两种不同的命名方式的早期藏文作品有译自印度的论著《声明八品》（sgravi gnas brgyad）和吐蕃赤松德赞时代杰奇珠（lce khyi vdrug）所作的《声明八品本释》（sgravi gnas

---

① 张怡荪主编：《藏汉大辞典》中册，民族出版社，1985 年第 1414 页和 1415 页。

② 格西曲扎：《藏文辞典》，第 298 页。

③ 张怡荪主编：《藏汉大辞典》，第 913 页

brgyad rtsa vgrel）等。

随欲名和随立名的区分，类似近代语言学中关于语词理据性（motivation）的分析。词的理据指事物获得名称的依据，说明词义同事物命名之间的关系。我们知道，有些事物之得名是可以解释的：比方“飞机”在藏语一些方言（康藏）里叫“天舟”（gnam gru），因为他们觉得飞机形似船而行于空中；有的方言（安多）里叫“铁鸟”（lcags bya），因为他们觉得飞机象飞鸟而由钢铁制成。又如：钟表的“针”在藏语里叫“箭”（mdav），“发条”叫“肠子”（rgyu ma），是因为事物间相似而比喻的名称。这种立名上有理可解的语词，语言学上叫“有理据性”语词或“可释性”语词。反之，有些事物之得名，说不出什么道理来。例如：为什么藏语中管“天”叫 gnam，“舟”叫 gru“铁”叫 lcags，“鸟”叫 bya，“箭”最 mdav 等等，就无理可解、无从分析，只能说约定俗成。凡是这种“没讲儿”的语词，语言学上称之为“无理据性”语词或“不可释”语词。藏文中所说的随欲名（vdod rgyal gyi miq）都是无理据性的，不可论证的；随立名（rjes grub kyi miq）则是有理据的，可以论证的。区分这两类概念对于探讨语词的构造和来历有一定用处。本文试就藏语中这两类名称的构成及其特点略作描写和讨论。

二

藏语中的随欲名有许多特点。从语音上说，单音节居多，例如：mi（人），me（火），ma（母），bu（子），chu（水），nya（鱼），kha（口），mig（目），so（牙），sa（土），ri（山），shi

（死），nad（病），tsha（热），ro（尸），sha（肉），za（吃）等等。多音节随欲名较少，象 ne（n）tso（鹦鹉），skyu ru ra（余甘子），umusulu（纺织品，袜子）等大都是外来借词。[①]单音节性可以说是藏语随欲名的一项特征。不过并非所有单音节词都能归入随欲名。有些单音词是可以分析的。例如：min（否）是 ma（不）和 yin（是）二字之合音；med（无）是 mi（不）和 yod（有）二字之合音；byivu（小鸟）是 bya（鸟）和 bu（子）二字之合音。

从语法上说，随欲名，特别是单音随欲名，大多是藏语中最古老的根词，表达生活中最常见的事物和最基本的概念，使用频率高，构词能力强。以 mi（人）为例，它可以同其他随欲名组合起来，构成大量的随立名。如：mi qo（人口），mi graqs（人数），mi chos（人道），mi sna（人士），mi dmaqs（人民），mi tshaq（人家），mi tshe（人生），mi yul（人间），mi rabs（世代），mi rigs（民族），mi lus（人身），mi shugs（人力），mi gshis（人情），mi sems（人心），mi ser（百姓）等等。学习藏语，应该先学习随欲名；掌握了随欲名，也就掌握了藏语词汇的核心和构词的基础。

从语义上看，随欲名立名之初都是单义的，但由于使用频繁、结合力强，逐渐走向多义。从词典上可以看出，大部分随欲名都不止一个意义。举几个简单的例子：shar 的初始义是"太阳升"后引申作"东方"，"（花）开"；nub 的初始义是"太阳落"，后引申作"西方"；dqul 本指"银子"，后兼指

---

① 个别随欲名也有不是一个音节的。例如表使动的 s－。有人不承认这也算个"名称"。

"钱"; nor本指"牛", 后兼指"财富"; go本义为"听见", 后延伸作"懂"、"明白"; vgro本义"行走", 限人、畜等, 后来延伸也可用于"钟表"和"时间"。此类实例不胜枚举, 传统藏文文献里有专讲"一名多义"(miq gcig don maq)的论著可作参考。

语言是变化的。有些名称, 现在看来, 好似是不可分析的随欲名, 但追本溯源也许是可以分析的随立名。例如现代藏语拉萨话里"兔子"[ri^{11} $kuŋ^{55}$], 不明其来历的人可能把它归入随欲名, 但语源学家告诉我们这个词是由"山驴"(ri boq)二字合成的随立名。汉语中的"蚯蚓", 现代人很难想象出它立名的缘由。据俞敏教授考证, 它是"曲伸"二字之变音。反之, 如果错误地解释了一个名称的来历, 并在民间流传开来, 就会产生语言学上所说的"俗语源现象"(folk etymology)。现代藏语拉萨话里有个sotra(苏打), 本是英语借词(soda), 但是一般人不明真象, 误以为sotra(苏打)跟so(牙)有关, 还给它造出一个敬语形式tshems tra, 好似它是一个可分析的随立名。tshems在拉萨藏话里读[$tshem^{52}$], 是so(牙)的敬称。

随欲名, 特别是单音随欲名, 大多产生于有文字记载之前的史前时期。由于年代久远, 文献缺乏, 要弄清每个名称的来龙去脉是很困难的。语言学家通常只能根据现存文献和方言、亲属语言材料运用历史比较的方法构拟其原始形式和意义。实际上这只是一种无法印证的假设而已。

公元七世纪左右, 藏语有了文字记录。这时大批产生随欲名的时代已经过去。藏语的立名方式主要转向利用已有的随欲名合成或派生大量有理据性的随立名的方式, 单音随欲名只零星地出现一些。随立名的逐渐增多成为有文字记载以来藏语发

展史上一个明显的趋势。

三

随立名是在随欲名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因此被称为“后成的名称”（rjes grub kyi miq）。怎样利用旧材料创造新名称，涉及到民族的社会历史、风土人情以及当时当地的人们 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等许多方面，常常因时、因地、因民族而异。藏语创制随立名的办法主要有两种：（1）旧瓶装新酒，用已有的名称去指称新事物；（2）利用旧材料实行新组合，即用几个随欲名合成一个随立名。

用甲事物的名称指称乙事物，是由于人们联想到甲和乙有某些相似之处或相关的特征。例如前面提到的“称愚人为牛”①；“对口大、鼻扁之小狗，命名为狮儿”等②。它们各有自己的通常叫名儿（愚人、小狗），这里只是一种比喻的说法。但也有些名称是由比喻而固定下来的。例如藏语把钟表的“针”叫“箭”（mdav），“发条”叫“肠子”（rgyu ma）。安多方言里把锁的“簧”叫做“翅膀”（za yi gshog pa）；拉萨方言里管自行车的“车把”叫做“犄角”（ra co）等都是由比喻而得名。

更常见的办法是用两个或几个随欲名组合起来构成一个随立名。这种命名方式潜力很大，既可充分利用人们已熟悉的固有材料，又可依据事物间的相似性和相关性加以新的组合，所

① 格西曲扎：《藏文辞典》，第298页。

② 张怡荪主编：《藏汉大辞典》，第913页。

立之名一般说来，不致同旧名混淆，且具有便于联想，易于记忆、容易推广的优点。下面我们从藏语书面语和口语中举出一些随立名的实例说明藏族人民是怎样利用事物间的相似性和相关性来为事物命名的，也可以说看看事物是怎样得名的。

（1）由形状得名

藏语里菟丝叫“蛇索”（sbrul zhags）；鹅首马先蒿叫“象鼻花”（glaq sna me dog）；彗星叫“长尾烟星”（du ba vjug riq）；银元宝叫“马蹄”（rta rmig ma）[1]；钟表长针叫“长箭”（mdav riq）；短针叫“短箭（mdav thuq）”；蜈蚣叫“百足百手”（rkaq brgya lag brgya）；安多方言里梳子叫“多齿”（so maq）；哈蜊叫“龙爪”（vbrug gi sen mo），牡丹叫“草莲花”（rtswa pad ma）；拉萨方言里喇叭花叫“duq chen me dog；喇叭裤叫 gu thuq rgya gliq kha 等等皆因形似而得名。

（2）因用途得名

生活用具的名称常常从其功能（用途）角度起名。例如：牙刷叫“刷牙的”（so vkhru）；手绢叫“擦鼻涕的”（snabs phyis）；椅子叫“垫屁股的”（rkub kyag）；篦子叫“刮虮子的”（sro shad）；梳子叫“梳头发的”（skra shad）；围巾叫“围脖子的”（ske dkri）；裹腿是“裹小腿肚的”（nywa dkris）；搅茶棍是“搅茶的”（ja dkrug）；吸铁石是“吸针的石头”（khab len rdo）；安多方言称镜子为“看脸的”（qo lta）等等。

（3）由颜色得名

有些事物的名称以颜色词代表，例如：脂粉叫“白的红的”（dkar po dmar po）。有些事物的名称用颜色词来区分。例

---

① 汉语广东话管荸荠叫“马蹄”，也因形似而命名。

如：羊类叫“白毛”（spu dkar），牦牛类叫“黑毛”（spu nag）；荤食叫“红食”（dmar zas），素食叫“白食”（dkar zas）；蛋黄叫“黄丸”（ser ril），蛋清叫“白清”（dkar kriq）；白青稞叫 nas dkar，黑青稞 nas nag；乳品叫“白水”（dkar chu）；蚯蚓叫“红虫”（vbu dmar）；凶手叫“红手”（lag dmar）；秃头叫“红头”（mgo dmar ba）好友叫“白心”（blo dkar）；坏心眼儿叫“黑心”（sems nag）；老脑筋叫“绿脑子”（klad pa ljaq khu）等等。

（4）由事物其他特点得名

一个东西往往有许多特点，通常选择一个最明显的特征命名。例如：萤火虫叫“带火的虫”（srin vbu me vkhyer）；虫草叫“夏草冬虫”（dbyar rtswa dgun vbu）；牲畜叫“俯首而行者”（dud vgro）；动物或牲口叫“具心者”（sems can）；葵花叫“太阳花”（nyi ma me dog）；牵牛花叫“缠绳花”（thag vkhyud me dog）；六弦琴叫“悦音”（sgra snyan）等。藏语书面语中的所谓“藻语”（mqon brjod）常用这类办法为事物起别名。例如把驴叫“大耳”（rna chen）等。

（5）由比喻或比况得名

藏语中把海狗叫“海熊”（mtsho dom）；冰糖叫“玻璃糖”（shel kara）或“石头糖”（rdo ka ra）；懒惰叫“屁股重”（rkub ljid po）；脾气暴躁叫“鼻子短短”（sna thuq thuq）；脾气好叫“肠子长”（rgyu ma riq po）等等。

（6）由产地得名

后藏出产的地毯叫 gtsaq rum；康区生产的氆氇叫 khams lwa；工布地区出产的氆氇叫 koq snam；工布骡子叫 koq drel，

工布大米叫 koq vbras；阿里杏叫 mqar kham①；酥油茶亦称“西藏茶”（bod ja）。

（7）由声音得名

用摹拟动物或事物的声音命名。例如藏语拉萨方言里“老鼠”叫［tsi^{55}tsi^{53}］；“蝉”叫［pu^{13}tsiŋ^{11}tsiŋ^{55}］；“斑鸠”叫［ty^{11}ty^{52}ku^{55}ku^{53}］；“啄木鸟”叫［pu^{55}pu^{53}khu^{55}ɕu^{53}］；小玲铛叫［tiŋ^{55}tiŋ^{55}］；摩托车或机枪叫［p ak^{11}pa^{52}］。拟声词应否归入随立名，尚有争议。

事物得名之由来还有许多别的理据和途径，限于篇幅，不再一一列举。

藏语随立名的产生和推广有两条渠道：（1）民间渠道。先出现在群众口语中，后被书面语采纳。大部分生活用语是这样产生的。民间造词，有时带有地方色彩。因为同一事物不同地方的人可以选取不同特征予以命名。例如前面提到的“飞机”、安多人叫“铁鸟”（lcags bya）；康藏人叫“天舟”（gnam gru）。“自行车”，安多人叫“铁马”（lcags rta）；拉萨人叫“脚车”（rkaq ka ri）。（2）书面渠道。先由少数文人，翻译家创制，后推广于口语。有的最终也未获推广，局限于书面或某一行业之内。例如早期的佛教译语和近代的科技术语。

四

研究事物得名的历史常常同文化史的研究有着密切关系。有时我们可以从考证一些名称的来源上看出某些文化发展的遗

① mqar kham 一说意为“甜杏”。

迹。众所周知，英语 pen（钢笔）源于“羽毛”（拉丁语 penna)，因为古代欧洲人用鹅毛作笔，起初只指“鹅毛笔”，后来词义扩大，可以用来指金属笔尖的书写工具。从 pen 的来历可知欧洲早期的笔是什么样子。藏语的“笔”（smyug gu）跟“竹子”（smyug ma）有关，因为藏族人民长期以来使用竹笔书写藏文。

有时从某些事物的得名可以看出古代人对客观世界认识的水平。例如：藏语管“打雷”叫“龙吼”（vbrug skad rgyag）；把一种皮肤病叫做“龙病”（klu nad），据说得这种病是因为触犯了龙神。

古代藏族社会男尊女卑的观念也部分地反映在命名上。最明显的例子是管“妇女”叫做“生来低贱者”（skyes dman）。这个词流传至今，还指称“女子或妻子”，不过立名时的理据已经在人们的心目中淡薄了。现代人说起来并无卑视妇女的感觉。

名山大川、名胜古迹的名称往往具有一定的理据和典故。四川马尔康县境内有一寺庙叫“达仓寺”（da tshaq dgon），相传系宗喀巴弟子擦科·阿旺扎巴（tsha kho qag dbaq grags pa）发愿修建的 108 寺之最末寺庙，当落成时，人谓“现已足数”（da tshaq soq），故称“达仓寺”[①]。

* * * * *

综上所述，藏语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通过创制随欲名合成随立名等办法，建立起自己一套丰富的词汇系统。词汇

① 张怡荪主编：《藏汉大辞典》中册。第 1235 页。

是语言中反映时代变化最快的部分。近几十年来，由于藏族社会的剧烈变革，藏语中新词术语的增长速度也是空前的。尽管如此，藏语仍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全国现代化建设在加快，全世界科学技术在迅猛发展，藏语要跟上时代的步伐，还必须大力扩充自己的词库，或创制随欲名，或合成随立名，或引进外来词，只有这样，才能满足社会进步文化发展的迫切需求。词汇反映着语言发展的状态，词汇越丰富、越纷繁，那么语言也就越丰富、越发展。

原载《藏学研究文选》西藏人民出版社 1989 年

藏语并列式复合词的一些特征

一

复合词的逐渐增多是藏语发展的明显趋势之一。现代藏语里，复合词的数目已远远超过单纯词。构成复合词的方式多种多样，并列式是其中比较能产的一种。

并列式复合词，也叫联合式复合词，是由两个（或几个）并列关系的词根组成的。并列的词根往往在意义上相近、相同、相关或相反。例如：①

snyiq-sems	心	na-tsha	病痛	gab-yib	躲藏
心脏　心		病痛		躲　藏	

① 为印刷方便，下面采用藏文转写，或称拉丁代字。这套代字是于道泉教授设计的，优点是只用26个拉丁字母，不附加任何符号，便可转写全部藏文。按照藏文字母顺序，拉丁代字是：ĸ，ĸh，g，q，c，ch，j，ny，t，th，d，n，p，ph，b，m，ts，tsh，dz，w，zh，z，v，y，r，l，sh，s，h，（零）。藏文四个元音符号的拉丁代字是i，u，e，o。其中比较生疏的是用q代表ng［ŋ］，用zh代表［ʑ］，用v代表小a，用零形式代表［ʔ］。གཡར和གྱར的区别是qyar和gyar。当文中需要标注现代语音时，采用国际音标。

ra-lugs 山羊 绵羊	羊〔类〕	ba-glaq 母牛 公牛	黄牛〔类〕	rkaq-lag 足 手	四肢
mdav-gzhu 箭 弓	弓箭	nyi-zla 日 月	日月	skad-yig 语 文	语文

这种构词方式，古代已有所见。从早期藏文文献，尤其是宗教典籍和宗教用语中可以找到不少例证。如：

rgyu-vbras 因 果	因果	sdig-nyes 罪 孽	罪孽	ser-skya 黄 灰白	僧俗
rgyu-rkyen 因 缘	因缘	lha-vdre 神 鬼	神鬼	chos-srid 教 政	政教
dge-sdig 善 恶	善恶	mdzaqs-blun 贤 愚	贤愚	blaq-dor 取 舍	取舍

到了近代，层不穷的新词术语中也有不少是用这种方式构成的。例如：

bshu-gzhog 剥 削	剥削	vthab-rtsod 斗 争	斗争	vdzugs-skrun 建 修	建设
bcos-sgyur 改 变	改革	slob-gso 教 养育	教育	dmag-dmaqs 军 民	军民

并列式复合词，不仅在藏语里，而且在整个汉藏系语言里都很普遍。不过在具体构成上，各种语言有各种语言的特色。下面我们分别从语音、语义和语法等几个方面考查一下藏语并列式复合词的特点。

二

藏语并列式复合词，从组成成分看，以双根并列式最常见，前面所举的例子都属于这一类。三根并列式较少，一般有两种模式：

（1）ABC 型，即把三个词根按照一定连读规则并列而成。如：

lus-qag　yid　身口意①　　bzo-zhiq　dmag　工农兵
身　口　意　　　　　　工　农　兵

（2）（ABC）$_3$ 型，即在三个并列的词根后面加个“三”（gsum）字，凑够双数音节。如：

lus-qag　yid　gsum②　身口意三者
身　口　意　三

ja-mar　tshwa　gsum　茶、酥油、盐三者
茶 酥油　盐　三

bzo-zhiq　dmag　gsum　工农兵三者
工　农　兵　三

gro-nas　sran　gsum　小麦、青稞、豌豆三者
小麦青稞 豌豆　三

后一种模式更常用，不过这种组合方式包含两个层次，越出了复合词范围，这里不去讨论。

四根并列采用 ABCD 型，通常词根两两连读，后面不加“四”（bzhi）字。这类格式很常见，实例较多。如：

skye-rga　na-vchi　生老病死　　sa-chu　me-rluq　地水火风
生　老　病　死　　　　　　土 水　火　风

dbyar-dgun　ston-dpyid　春夏秋冬
夏　冬　秋　春

gser-dqul　zaqs-rags　金、银、赤铜、黄铜
金　银　赤铜　黄铜

四个以上的词根并列就少见了。举几个属于习惯语的例

① “身口意”，佛教术语，指行动、言语和思维三方面。

② 参看马月华：《藏语里一种特殊的四音组词结构》，《民族语文》1986 年第 1 期。

子：

dkar-ser 白 黄	dmar-ljaq 红 绿	sqo 兰	白黄红绿兰（五色土）
sa-chu 土 水	me-shiq 火 木	lcags 铁	金木水火土（五行）
zhiq-nags 农 林	phyugs-zhor 牧 副	nya 渔	农林牧副渔（五业）

这里有一个怎样区分词和短语的界限问题。一般说来，双根并列式作为复合词，不成问题，因为它有许多特征区别于并列式短语（详见后文）。至于三个以上的多根并列式是词还是短语，其说不一。这是因为在汉藏系语言里，词都不是很长的，多数只有一个音节或两个音节。因此，在人们心目中，词似乎有个长度的界限。像 dbyar-dgun ston-dpyid“夏冬秋春”这样的组合，尽管在现代藏语里每个词根都不能单用，次序是固定的，中间也不能插入其他成分，但作为一个词看待，人们嫌长，宁可把它归入短语类，叫凝固型短语，固定词组，或者笼统地称之为“×字格”（“三字格”、“四字格”等等）。本文讨论的并列式复合词主要是双根并列式复合词。偶尔涉及多根并列式时，另加说明。

三

藏语并列式复合词，从词性上看，大多属于名词类。例如：

名＋名→名	mig-rna 目 耳	耳目	chaq-rag 青稞酒白酒	酒〔类〕
	sa-chu 土 水	水土	dbus-gtsaq 卫 藏	卫藏
动＋动→名	mthoq-thos 见 闻	见闻	nyes-rduq 打 打	殴打

	na-tsha 病　痛	病痛	slob-sbyoq 学　练	学习
形＋形→名	che-chuq 大　小	大小	mtho-dman 高低	高低
	riq-thuq 长　短	长短	skyid-sdug 乐　苦	甘苦、组织

其他词类里，并列式复合词非常有限。例如：

副＋副→副	yaq-skyar 又　再	又再	phan-tshun 彼　此	彼此
数＋数→数	gnyis-gsum 二　三	二、三个	bzhi-lqa 四　五	四、五个

四

藏语并列式复合词在语音上也有一些特点。这些特点使它跟并列式短语有所不同。以现代藏语拉萨话为例，并列式复合词一般结合较紧、中间无停顿、有连读变音现象；并列式短语则结合松散、成分之间可稍加停顿、无连读变音现象。例如：[ŋa^{54}]“五”和[tʂhuʔ^{132}]“六”二字并列，如果每个字都读本音本调，字间略有停顿，读作[ŋa^{54} tʂhuʔ^{132}]，那是并列式短语，意为“五和/或六”。如果二字连读、变音变调，读作[ŋə^{55} tʂuʔ^{52}]则为并列式复合词，意为“五、六（个）”。这里声韵调都发生了变化，前字的韵母[a]变为[ə]，声调^{54}变为^{55}，后字的送气声母[tʂh-]变为不送气[tʂ-]，声调^{132}变为^{52}。象这样明显对立的例子在拉萨藏话里是很普遍的，下面再举几个：

并列式短语（读本音本调）.		并列式复合词（有连读变音）	
ra^{13}　luʔ^{132}	山羊、绵羊	rə^{11}luʔ^{52}	羊［类］

sa^{54}	tɕhu^{54}	土、水	sə^{55}tɕhu^{54}	水土
ta^{54}	tʂhe:^{113}	马、骡	ta^{55}tʂe:^{55}	骡马
ɕa^{54}	ma:^{113}	肉。酥油	ɕa^{55}ma:^{55}	肉、油
ta^{13}	ɕu^{13}	箭、弓	tə^{11}ɕu^{54}	弓箭
lu^{54}	ɕɛʔ^{132}	鲁体歌、谐体歌	lu^{55}ɕɛʔ^{52}	歌曲

拉萨藏话复合词内部的连读变音是很有规则的，常见的有以下几条：①

（1）送气声母变不送气声母

送气声母字作复合词后字时变为不送气声母。其中低调字（13，132，113，源于古浊声母）非变不可。如：

送气声母	→	不送气声母	
thor^{113}	舍	laŋ^{55}tor^{55}	取舍
tɕhaŋ^{113}	北	ɬo^{55}tɕaŋ^{55}	南北
tʂhe:^{113}	骡	ta^{55}tʂe:^{55}	骡马
phu^{13}	子	mə^{11}pu^{54}	母子
phøʔ^{132}	（西）藏	ȶa^{11}phøʔ^{52}	汉藏

高调字（54，55，52，源于古清声字）可变可不变。如：

tɕhu^{54}	水	sə^{55}tɕ（h）u^{54}	水土

（2）低调变高调

	低调	→	高调	
13→54	phu^{13}	子	phə^{55}pu^{54}	父子
113→55	ma:^{113}	酥油	tɕha^{11}ma:^{55}	茶、酥油
132→52	nɛʔ^{132}	青稞	tʂho^{11}nɛʔ^{52}	小麦、青稞

① 参看胡坦：《藏语的语素变异和语音变迁》，《民族语文》1984年第3期。

(3) 降调变平调

	降调		→ 平调	
54→55	pha^{54}	父	pha^{55}ma^{54}	父母
52→55	kham^{52}	康	kham^{55}phøʔ^{52}	康藏
132→11	thyʔ^{132}	时	thy^{11}kəp^{52}	时代

(4) 元音和谐

高低元音在一个复合词内相遇，通常较低的元音向较高的元音靠拢。例如：

a→ə	kha^{54}	口	khə^{55}miʔ^{52}	嘴、眼
o→u	so^{13}	做	su^{11}ɕiŋ^{55}	工农
e→i	ȵe^{13}	近	ȵi^{11}riŋ^{55}	远近
ɛ→e	kɛʔ^{52}	话	ke^{55}jiʔ^{52}	语文

偶尔也有反方向变化，即高元音低化。例如：

u→o	luʔ^{132}	规矩	lok^{11}sø:^{55}	规矩

音变细则还有很多，这里不再列举。总之，在现代藏语拉萨话里有无连读变音是区别（并列式）复合词和（并列式）短语相当有效的标准。

五

从语义构成上看，藏语并列式复合词大致可以归为三类：

(1) 同义复合：并列的两个词根，意义相同或相近。例如：

vjigs-skrag 惧 怕	惧怕	riq-goq 价值 价格	价钱	blo-sems 心 心	心

na-tsha 病 痛	病痛	mgyogs-myur 快 疾	迅速	lhag-vphros 剩 余	剩余

（2）反义复合：并列的两个词根，意义相对或相反。例如：

tsha-graq 热 冷	冷热	stod-smad 上 下	上下	bden-rdzun 真 假	真假
qyas-qyon 右 左	左右	dkar-nag 白 黑	黑白	spyi-sger 公 私	公私
yin-min 是 非	是非	yod-med 有 无	有无		

（3）相关复合：并列的两个词根，意义相关。例如：

nyi-zla 日 月	日月	lto-gos 食 衣	衣食	sha-rus 肉 骨	骨肉
ja-chaq 茶 酒	茶、酒	gru-zam 舟 桥	浮桥	khab-skud 针 线	针线

如果从并列式复合词的整体意义和部分意义之间的关系来考察，有两种不同情况。多数并列式复合词的整体意义等于局部意义的总和，即 AB = A + B。例如：pha-ma“父母”的意义等于 pha“父”加 ma“母”的意义；rgya-bod“汉藏”的意义等于 rgya“汉”加 bod“藏”的意义。但是也有一些并列式复合词的整体意义不等于或不完全等于局部意义的总和即 AB≠A + B。比较常见的是两个意义很具体的词根并列成词后，往往含有比较抽象的意义。例如 lto“食”和 gos“衣”并列，不只指“衣”和“食”，而且泛指“生活、日子”。sha“肉”和 rus“骨”并列，可以泛指“亲密、亲缘”。sha“肉”和 chaq“青稞酒”并列可以引申作“吃喝玩乐”。与此相仿的是用两个小类名相加代表一个大类名。这是藏语中创制概括抽象语词的一个很常用的办法。例如：

chaq-rag	青稞酒 + 白酒 = 酒［类］
ra-lug	山羊 + 绵羊 = 羊［类］
ba-glaq	母黄牛 + 公黄牛 = 黄牛［类］
go-mtshon	防御型武器 + 进攻型武器 = 武器

有些并列式复合词，意义引申得很远，使人难以望文生义。例如：dkyid-sdug 本是“甘”与“苦”的联合，原指“疾苦、生计”，再引申作“行会、组织”讲。kha-lag 是“口”和“手”并列，在拉萨藏话里指“饭菜”，kha-mchu 是“口”和“唇”并列，实际意义指“官司”。

还有少数并列式复合词，形式上并列，意义上偏向一边，好象汉语“窗户”只等于“窗”一样，拉萨藏语的［ȶi^{55} tuʔ^{52} ɕu^{13}］本指诉说“苦与乐”，现侧重指诉“苦”。

总之，有些并列式复合词可以“望文生义”，知道词根意义便可推知整个词的意义；有些并列式复合词不可以‘望文生义’，知道字面意义未必能推出实际意义。这是学习语言，特别是学习第二种语言时需要特别注意的事。

六

最后我们考察一下藏语并列式复合词内部语序安排的一些特点。首先，并列式复合词跟并列式短语比，次序固定，不能任意颠倒。例如：ra“山羊”和 lug“绵羊”并列总称“羊”，作为复合词，只能是 ra“山羊”在前，lug“绵羊”在后，不能倒过来。但是作为短语，特别是中间加连词 daq“和”之后，次序可以对换，既可说 ra daq lug“山羊和绵羊”，又可说 lug daq ra“绵羊和山羊”。类似的例子还有：

并列式复合词		并列式短语	
ja-mar 茶 酥油	茶 酥油	1. ja daq mar 2. mar daq ja	茶和酥油 酥油和茶
rkaq-lag 足 手	手足	1. rkaq-pa daq lag-pa 2. lag-pa daq rkaq-pa	脚和手 手和脚
dkar-nag 白 黑	黑白	1. dkar-po daq nag-po 2. nag-po daq dkar-po	白和黑 黑和白

当然也有少数并列式复合词内部顺序可以对换，对换后意义基本不变。例如：

skya-ser	~	ser-skya	僧俗	dbul-phyug	~	phyug-dbul	贫富
yaq-ljid	~	ljid-yaq	轻重	rkun-jag	~	jag-rkun	盗匪
phra-sbom	~	sbom-phra	粗细	jus-thabs	~	thabs-jus	策略

有一些并列式复合词，词根虽可颠倒，但颠倒后变成另外一个词，语法关系往往由并列关系变为偏正关系。请看下面例子：

并列式复合词		偏正式复合词	
sha-khrag 肉 血	血肉	khrag-sha 血 肉	血豆腐
sa-zhiq 土 地	土地	zhiq-sa 地 土	土壤，可耕地
rtswa-chu 草 水	水和草	chu-rtswa 水 草	水草
dpon-dmag 官 兵	官兵	dmag-dpon 军 官	军官

其次，我们还可以拿藏语并列式复合词同其他语言比，看看有些什么特别的地方。比方跟汉语比，我们很容易看到有相当多的并列式复合词构造顺序是相同的，但是也有不少是次序相反的。例如：

藏语		汉语	藏语		汉语
dkar-nag	“白”“黑”	黑白	mdav-gzhu	“箭”“弓”	弓箭
qyas-qyon	“右”“左”	左右	me-chu	“火”“水”	水火
phyi-naq	“外”“内”	内外	rgyab-mdun	“后”“前”	前后
rkaq-lag	“足”“手”	手足	dam-lhod	“紧”“松”	松紧
mig-rna	“目”“耳”	耳目	vkhyag-ltogs	“寒”“饥”	饥寒
sha-rus	“肉”“骨”	骨肉	sha-khrag	“肉”“血”	血肉

语序的差异，除习惯使然外，有无别的含义？一些学者认为，某些语序习惯跟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往往有某种联系。①

关于语言和思维的关系，以及语言和人类行为的关系问题异常复杂，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领域。单就语序而论，它本质上是一种约定俗成的社会习惯。社会习惯是历史形成的，完全可以因时因地而异。有些语序看来顺乎自然，合于逻辑，例如：sqon“前”-rjes“后”前后，sqa“早”-phyi“晚”早晚，ma“母”-bu“子”母子，gcen“兄，大”-gcuq“弟，小”兄弟，等等。但是当我们多考察一些语言以后就知道这种顺序绝

① 记得 Cooper 和 Ross 曾经指出，英语中一些短语内的词序是凝固的(frozen word order)，比方只能说：here and there“这里和那里，各处”，now and then“时而，不时”，sooner or later“或早或晚，早晚”等等，不能倒过来说。在考察了大批短语后，发现操英语的人对客观世界事物的顺序有三种基本看法：

a. Up/down，自上而下，如：peak and valley（山峰和山谷）。

b. Right/left，自右而左，如 East-west（东西）。

c. Vertical/horizontal，先竖后横，如 height and width（高度和宽度）。

据说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平日行为习惯也都以此顺序进行。例如写大写字母时总是自上而下，先竖后横，打垒球时运动员先跑一垒，而非三垒，原因也是先右后左，如此等等。

非天经地义。汉语里既可说“早晚”，也可说“迟早”；既可说“兄弟”，也可说“弟兄”。在布努瑶语里，兄弟并列，习惯上是弟在前兄在后，要说 cau³tu² “弟兄”；姊妹并列，则妹前姊后，说 cau³e³ “妹姊”。夫妻并列，是妻前夫后，要说 ve³ “妻” kaŋ⁷ “妻夫”。藏族虽有尚右习俗，但信奉古老本教的人却一切反其道而行之。

*　　　　　　*　　　　　　*

并列式构词法在藏语里构词能力强，活力经久不衰，由此造成的并列式复合词也日渐增多。就我们所知，这类复合词不仅在藏语里，而且在整个汉藏系语言里都很常见。究其原因，大约同两个因素有关：第一跟使用这些语言的民族格外讲究结构对称、对偶对仗的构词造句的心理有关；第二同这些语言在历史演变过程中语词双音节化的倾向有关。音节整齐、结构对称、成双成对，这似乎是东方文化里经常被视为和谐美的一种现象。

原载《民族语文》1986 年第 6 期

藏语时间词探源

一

时间观念在语言中怎样表现是一个相当复杂而又引人入胜的题目。人类语言在这方面既表现出多样性，又具有某些共性。

藏语在表达时间概念和时间信息方面运用多种形式和手段。概括起来说主要有两类：一是用词汇手段，如时间名词，时间副词等；二是用语法手段，集中体现在谓语动词及其后附成分上。二者在句中往往相互配合、制约和照应，表现出藏语的句法特征。

从词汇系统看，藏语里有一批直接了当表达时间概念的名词和副词。时间名词如（例词选自拉萨藏话，先标藏文拉丁转写，后附拉萨口语读音，下同）：dus [thy^{ʔ132}] ‘时’，dus tshod [thy:^{11}tshø^{ʔ51}] ‘时间’，dus skabs [ty:^{11}kap^{51}] ‘时期’，lo [lo^{13}] ‘年’，nyi ma [ȵi^{11}ma^{54}] ‘日、天’，zla ba [ta^{11}wa^{54}] ‘月（份）’，tshes pa [tshe^{55}pa^{54}] ‘日、号’，dering [the^{11}riŋ^{55}] ‘今天’，kha sa [khɛ:^{55}sa^{54}] ‘昨天’，sang nyin

[saŋ^{55}ȵin^{55}] ‘明天’，zhogs pa [ɕo^{11}kɛ^{ʔ51}] ‘早晨’，nyin mo [ȵin^{11}mo^{54}] ‘白天’，dgong mo [koŋ^{11}mo^{54}] ‘晚上’，mtshan mo [tshɛn^{55}mo^{54}] ‘夜’，nam dus [nam^{11}ty^{ʔ51}] ‘季节、时节’，gzav vkhor [sa^{11}kho:^{55}] ‘周、星期’，dus rabs [thy:^{11} rap^{51}] ‘世纪、时代’等等。

时间副词如：lam sang [lam^{11} saŋ^{55}] ‘立刻、马上’，vphral du [tʂhɛ:^{55} tu] ‘立即’，mtshams mtshams [tsham^{55} tsham^{51}] ‘有时’，skabs re [kap^{55}re^{54}] ‘偶而’，da gin [tha^{11} kin^{55}] ‘刚才’，da lta [than^{11}ta^{54}] ‘现在’，sngon ma [ŋɛn^{55} ma^{ʔ51}] ‘从前’ rjes ma [tɕe:^{11} ma^{ʔ51}] ‘以后’，nam yang [nam^{13}jaŋ^{13}] ‘永远’，rtag par [tak^{55}pa:^{55}] ‘经常、恒久’，ga le [ka^{11}le^{54}] ‘慢’等等。

时间信息的一个重要负荷者是动词及其后附成分。人们通常总是通过具体事物的运动变化来感知时间的存在。因此动词在任何语言里都同时间系统密不可分。藏语单音动词大都有形态变化，传统文法称之为“现在”（da lta ba）、“未来”（ma vongs pa）和“过去”（vdas pa）三时（dus gsum）变化。例如：

现在	未来	过去	意义
za [sa^{13}]	bzav [sa^{13}]	bzas [sɛ^{ʔ132}]	‘吃’
lta [ta^{54}]	blta [ta^{54}]	bltas [tɛ^{ʔ51}]	‘看’
gcog [tɕo^{ʔ51}]	gcag [tɕa^{ʔ51}]	bcag [tɕa^{ʔ51}]	‘击碎’
gcod [tɕø^{ʔ51}]	gcad [tɕɛ^{ʔ51}]	bcad [tɕɛ^{ʔ51}]	‘弄断’
nyo [ȵo^{13}]	nyo [ȵo^{13}]	nyos [ȵø^{ʔ132}]	‘买’
rku [ku^{54}]	brku [ku^{54}]	brkus [ky^{ʔ51}]	‘偷’

谓语动词后面还常常附加一些语法成分表达全句的时态意义。这类成分在古代比较简单，现代拉萨藏语则发展出成套的复杂的动后辅助系统。例如：

(1) ŋa^{13} kha^{55}la^{ʔ51} sa^{11}k i^{54}jø^{ʔ}
我 饭 吃（现行） ‘我在吃饭’

(2) ~ ~ sa^{11}k i^{54}jin ‘我将吃饭’
（将行）

(3) ~ ~ sa^{11}ʈu^{54}jin ‘我(将吃还)没吃呐’
（将行未行）

(4) ~ ~ sa^{11}tʂo:^{55}jø^{ʔ} ‘我就吃饭’
（即行）

(5) ~ ~ san^{11}tʂo:^{55}jin ‘我才吃过饭’
（方过）

(6) ~ ~ sɛ:^{132}pa ta^{11}ka^{54}jin ‘我刚吃了饭’
（刚行）

(7) ~ ~ sɛ:^{132}pɛ kaŋ^{13}jin ‘我正在吃饭’
（正行）

(8) ŋɛ^{ʔ132}~ sɛ:^{132}pa jin ‘我吃了饭啦’
（已行）

在复合句的时间从句中表时成分位于从句尾而非句首。例如：

(1) khoŋ^{55} phe:^{55}ty^{ʔ51} ‘他来的时候’
他 来（时）

(2) ~ phe:^{55}kap^{51} ‘他来时’
（时）

(3) ~ phe:^{51}tɕe^{ʔ} ‘他来后’
（后）

(4) ~ phe:[51]pa ta[11]ka[54] '他刚一来，就…'
(刚一)

(5) ~ phe:[51]pɛ ɕu[11]ko:[55] '他来了以后…'
(以后)

(6) ~ phe:[51]pɛ kaŋ[113]la '他正来时…'
(正在)

(7) ~ phe:[51]kha[54]ɬa[55]mo[54] '他临行时…'
(行将，临)

(8) ~ ma[55]phe[251]khoŋ[113]la '他(没)来以前…'
(前)

藏语句法中动词的表时系统比较复杂，涉及时相、时制和时态,①，我们拟另文探讨。这里仅就词汇系统中一些时间词语的来历作一简单的考察。

二

藏语时间语词和语素大都是后起的。依照藏学传统说法，它们多属"随立名"（rjes grub kyi ming）范畴，不属"随欲名"（vdod rgyal gyi ming）范畴。即这类语词并非凭空创造出来的无理据性语词，而是在其他类语词的基础上依据相关相似性联想引申而来的。从人类语言的共性看，与时间概念关系最密切的莫过于空间一视觉概念。依据空间方位学说，无形的时

① 关于句子的"时相"（phase）结构，"时制"（tense）结构和"时态"（aspect）结构，参看参考书目 陈平（88）。

间要用具体的空间或视觉行为来体现，时间只是空间的比喻。① 事实上，世上许多语言的时间词往往源于空间一视觉词。例如汉语的“日”“月”“天”“周”“钟”“头（天）”“（岁）尾”“上（周）”“下（周）”“中（旬）”“前（天）”“白（天）”“长（夜）”“大（前天）”“来（年）”“去（年）”“过去”“将来”“现在”等等②。藏语也不例外，许多时间概念是从空间一视觉概念转化而来的。下面我们从现代拉萨藏话中举例说明。

（一）空间方位词引申表时间

—thog [tho^{ʔ51}]

本义‘房顶’，引申表方位义‘上方’，如 khang pavi thog la [khang^{55}pɛ:^{55}tho^{ʔ51}la] ‘房上’，vdzam gling thogla [tsam^{11}liŋ^{55} tho^{ʔ51}la] ‘世界上’。再由方位义引申表时间义，如 chu tshod lnga pavi thog [tɕhu^{55}tshø^{ʔ51}ŋa^{55}pɛ:^{55}tho^{ʔ51}] ‘五点时’，me chung thog nas gsod [me^{13}tɕhuŋ^{55}to:^{51}nɛ sø^{ʔ51}] ‘火小的时候扑灭’，lcags tsha thog la gtong [tɕa^{ʔ51}tsha^{54}tho:^{51}la toŋ^{55}] ‘趁热打铁’ thog ma [tho:^{55}ma^{54}] ‘起初、首先’，dang thog [thaŋ^{11}tho^{ʔ51}] ‘原始、最初’ dus thog [thy:^{11}tho^{ʔ51}] ‘及时、准时’，snga thog [ŋa^{55} tho^{ʔ51}] ‘早上、上午’等等。

—sgang [kaŋ^{113}]

本义‘山岗’‘山丘’，引申表方位义‘上面’，如：nyal khrivi sgang la [ɲɛ:^{11}tʂhi:^{55}kaŋ^{113}la] ‘床上’，rdo rings sgang

①② 关于时间词与空间词的关系，游顺创（88）和戴浩一（91）文章有详细的论述。H、Clark（73），也总结过几条通则。

la [to^{11}riŋ^{51}kaŋ^{113}la] ‘石碑上’，再由方位义引申表时间义，如：phru guvi sgang la [pu^{55}ky:^{55}kaŋ^{113}la] ‘儿时’，lo gsar sgang la [lø^{11}sa:^{55}kaŋ^{113}la] ‘新年期间’，de vdra cig gi sgang la [thin^{11}tʂɛ^{ʔ51}tɕi^{51}ki: kaŋ^{113}la] ‘就在这时’，laska byed pavi sgang la [lɛ:^{11}ka^{54}tɕhe^{132}pɛ kaŋ^{113}la] ‘工作时’等等。

—gong [khoŋ^{113}]

本义‘房檐’‘衣领’，引申表‘前方’，如：gong nas vog tu [khoŋ^{11}nɛ wo^{132}tu] ‘自上而下’，gong la shor [khoŋ^{113}la ɕo:^{55}] ‘跑在前面’。再由方位义引申表时间义‘先前’，如：lo shas gong la [lo^{11}ɕɛ^{ʔ51}khoŋ^{113}la] ‘数年前’，ma bzas gong la [ma^{11}sɛ^{ʔ51}khoŋ^{113}la] ‘没吃以前’。

—stod [tø^{ʔ51}]

本义‘上身’，如 stod gug ra [tø:^{55}ku^{55}ra] ‘罗锅儿’，引申为‘上部’‘上方’，如 stod phyogs [tø:^{55}tɕho^{ʔ51}] ‘上方’‘上面’，再由空间方位义引申表时间义，如：lo stod [lo^{11} tø^{ʔ51}] ‘上半年’，zla stod [ta^{11}tø^{ʔ51}] ‘上半月’，tshe stod [tshe^{55}tø^{ʔ51}] ‘前半生’，nam stod [nam^{11}tø^{ʔ51}] ‘前半夜’。

—smad [mɛ^{ʔ51}]

本义‘下身’，如：smad g·yogs [mɛ:^{55}jo^{ʔ51}] ‘裙子’‘贴身下衣’，引申表‘下部’‘下方’，如：smad phyogs [mɛ:^{55} tɕho^{ʔ51}] ‘下游’，amdo smad ma [am^{55}to^{54}mɛ:^{55}ma^{54}] ‘下安多’，再由空间方位义引申表时间义，如：lo smad [lo^{11}mɛ^{ʔ51}] ‘下半年’，zla smad [ta^{11}mɛ^{ʔ51}] ‘下半月’，tshe smad [tshe^{55} mɛ^{ʔ51}] ‘后半生’，nam smad [nam^{11}mɛ^{ʔ51}] ‘后半夜’。按 stod smad [tø:^{55}mɛ^{ʔ51}] ‘上下’可能源于 mtho dman [tho^{55}mɛn^{55}] ‘高低’。使用上下这种垂直空间关系来描写过去和未来是汉藏

系语言的一个普遍特点。①

—sngon [ŋøn^{55}] / [ŋɛn^{55}]

本义‘前’，如：sngon gral [ŋøn^{55}ʈʂɛː^{55}] ‘前排’，sngon vjug [ŋøn^{55}tɕu^{ʔ55}] ‘前加字’ ru sgrig gi sngon ma [ru^{11}ʈʂi^{ʔ51}ki ŋøn^{55}ma^{54}] ‘队伍前面的’，引申表时间义‘先、早’，如：sngon dus [ŋøn^{55}ty^{51}] ‘早先、昔日’，sngon byung [ŋøn^{55} tɕuŋ^{55}] ‘往事’，sngon chad [ŋɛn^{55}tɕhɛ^{ʔ51}] ‘以前、以往’，sngon ma [ŋɛn^{55}ma^{ʔ54}] ‘从前’。

—rjes [tɕe^{ʔ132}]

本义‘痕迹’，如 rkang rjes [kaŋ^{55}tɕe^{ʔ51}] ‘足迹’，引申表方位‘后’，如：rjes su vgro [tɕe^{ʔ132}su ʈʂo^{13}] ‘跟在后面走’，再引申表时间（先）后，如：rjes la [tɕe^{ʔ132}la] ‘将来、后来’，rjes ma [tɕeː^{11}ma^{ʔ51}] ‘以后’，zla ba rjes ma [ta^{11}wa^{54} tɕeː^{11}ma^{ʔ51}] ‘下个月’，lo gsum gyi rjes la [lo^{11}sum^{55} ki tɕe^{ʔ132} la] ‘三年以后’。

—phyi [tɕhi^{54}]

本义‘外’，如：khang pavi phyi la [khaŋ^{55}pɛː^{55}tɕhi^{54}la] ‘屋外’，引申表时间‘晚、迟’，如：phyi po [tɕhi^{55}po^{54}] ‘晚、迟’，phyi nyin [tɕhi^{55}ȵin^{55}] ‘次日’，phyi dro [tɕhi^{55} ʈʂo^{54}] ‘午后、下午’，phyi rting [tɕhi^{55}tiŋ^{55}] ‘近来’，tshe phyi ma [tshe^{54}tɕhi^{55}ma^{54}] ‘来生’ phyi dar [tɕhi^{55}taː^{55}] ‘晚近流行’‘后宏（期）’。

---

① 据戴浩一（91）说：美国学生初学汉语，总觉得以“上星期”表过去，“下星期”表未来违反他们的直觉。在他们看来“上”应为“未来”，“下”才跟“过去”有关。

—nang [naŋ^{113}]

本义‘内’或‘家’，如：khang pavi nang la [khaŋ^{55}pɛ:^{55} naŋ^{113}la]‘屋里’，ngavi nang la [ŋɛ:^{113}naŋ^{113}la]‘我家里’，引申表时间‘内’，如：lo shas nang [lo^{11}ɕɛ:ʔ^{51}naŋ^{113}]‘几年内’，zla ba lnga pavi nang [ta^{11}wa^{54}ŋa^{55}pɛ:^{55}naŋ^{113}]‘五月里’，lo gsar nang la [lø:^{11}sa:^{55}naŋ^{113}la]‘新年期间’gung seng nang [kuŋ^{11}saŋ^{51}naŋ^{113}]‘假日期间’。

—bar [phar^{113}] / [pha:^{113}]

本义指空间上的‘间隙’、‘中间’，如 la gnyis bar [la^{13} ȵi:^{55}pha:^{113}]‘两山间’，lha sa nas lho khavi bar [ɬɛ:^{55}sa^{54} nɛɬo^{55}khɛ:^{55}pha:^{113}]‘从拉萨到山南之间’，引申表时间上的‘间隙’‘中间’，如：lo gnyis bar [lo^{11}ȵi:^{55}pha:^{113}]‘两年间’，sngar nas da bar [ŋa:^{55}nɛ tha^{13}phar^{113}]‘从过去到现在’(始终一贯)。用 bar 构成的时间词，如：bar lam [pha:^{11} lam^{55}]‘近来、最近’，bar skabs [pha:^{11}kap^{51}]‘一度、一段时间’。拉萨口语中与 bar 同源的还有 [pa^{55}ru:^{55}]‘空闲、工夫’，[pha:^{11}tsa^{55}la]‘中间、期间’等。

—dkyil [ʈi:^{55}]

源于 nkhyil [ʈhi:^{55}]‘旋绕、旋涡’，引申表‘中心、中央’义，如：chuvi dkyil la [tɕhy:^{55}ʈi:^{55}la]‘水中央’，grong khyer dkyil la [tʂhoŋ^{11}ʈhe:^{55}ʈi:^{55}la]‘市中心’，由空间中心引申表时间‘中间、当中’义，如：nyi mavi dkyil la [ȵi^{11}mɛ:^{55} ʈi:^{55}la]‘日间、白天，zla dkyil [ta^{11}ʈi:^{55}]‘月中、中旬’，mtshan dkyil [tshɛn^{55}ʈi:^{55}]‘半夜、中宵’。

—mtshams [tsham^{51}]

本义‘界、界线’，如 mthav mtshams [than^{55} tsham^{51}]

‘边界’，sa mtshams [san^{55} tsham^{51}] ‘地界、边境’。空间有界，时间亦有界，引申表时间界限，如：dus mtshams [thy:^{11} tsham^{51}] ‘时限’，mtshams mtshams [tsham^{55} tsham^{51}] ‘有时’，mtshams re [tsham^{55}re^{54}] ‘偶而’。

—mthav [tha^{54}]

本义‘边缘’，如：mthav khul [tha^{55} khy:^{55}] ‘边陲’，mthav bzhi [tha^{55}ɕi^{54}] ‘四边、四方’，引申表时间‘终’，如：mthav ma [tha^{55} ma^{54}] ‘最终，最后’，byed mthar [tɕhe^{11} thar^{55}] ‘做到最后’，mthar thug rgyal kha [thar^{55} tu$^{?51}$ ʈɛ:^{11} kha^{54}] ‘最后胜利’。

—mu [mu^{13}]

本义‘边沿，尽头’，如 mu mthav [mu^{11} tha^{54}] ‘边界，边际’，mu kha [mu^{11}kha^{54}] ‘田边，田坎’，引申表时间，如 da gavi mu la [ta^{11}kɛ:^{55}mu^{13}la] ‘在此之际’‘就在这个时候’，mu mthud nas [mu^{13}thy:^{51}nɛ] ‘继续’。

拉萨口语里一些表空间方向的词（‘向上’‘向下’‘向外’等）亦可引申表时间，比较下列各对例子：

（1）a. pha^{55}tsa ʈu$^{?}$ ‘滚开’ <表方向>

b. pha^{55}tsa tɕhin^{55}na^{54}khom^{113}ʈʂo^{11}ki^{54}re. ‘过一段时间就会习惯’ <表时间>

（2）a. ȵi^{11}ɕu^{54}j ɛn^{11} tɕhɛ$^{?51}$ ‘二十以上’

b. tʰan^{11} ta^{55}j ɛn^{11} tɕhɛ$^{?51}$ ‘现在以前’

（3）a. ȵi^{11}ɕu^{54}mɛn^{11}tɕhɛ$^{?51}$ ‘二十以下’

b. than^{11} ta^{54}mɛn^{11}tɕhɛ$^{?51}$ ‘现在以后（今后）’

（二）用具体实物名称引申表时间

时间是抽象的，看不见摸不着。人们有时利用一些最常见

的具体实物名称（如日月星辰、人体动物肢体器官名称）加以引申来表达时间，这是各种语言里都很常见的现象。下面是藏语中的一些例子：

—nyi ma [ȵi^{11}ma^{54}]

本义‘日，太阳’，它和时间运行关系最为密切，引申表时间‘日、天、天数’。如：nyi ma gsum [ȵi^{11}ma^{54}sum^{55}] 不是‘三个太阳’，而是‘三天’，nyima gang vkhyol [ȵi^{11}ma^{54} khaŋ^{11}ȶhø:^{55}] ‘混日子’ ‘消磨时间’，nyi mavi dkyil [ȵi^{11} mɛ:^{55}ȶi:^{55}] ‘大白天’。与 nyima 同源的 nyin [ȵin^{113}] ‘日、天’可构成一系列时间词。如：nyin gang [ȵin^{11}kaŋ^{55}] ‘一整天’，nyin gung [ȵin^{11}kuŋ^{55}] ‘中午，正午’，nyin mtshan [ȵin^{11}tshɛn^{55}] ‘日夜’，nyin ltar re bzhin [ȵin^{11}ta:^{55}re^{13}ɕin] ‘每天’。

—zla ba [ta^{11}wa^{54}]

本义‘月亮’，是另一个与时间关系最密切的星球，引申作‘月（份）’，如 zla ba gsum [ta^{11}wa^{54}sum^{55}] ‘三个月’，zla ba gsum pa [ta^{11}wa^{54}sum^{55}pa^{54}] ‘三月（份）’，zla ba sngon ma [ta^{11}wa^{54}ŋɛn^{55}ma^{54}] ‘上月’，zla ba mjug ma [ta^{11}wa^{54}tɕu:^{11} ma^{51}] ‘下月’，zla dkyil [ta^{11}ȶi:^{55}] ‘月中、中旬’，zla gzhug [tap^{11}ɕu^{ʔ51}] ‘月尾’。

—skar ma [ka:^{55}ma^{54}]

本义‘星辰’，引申表计时单位‘分（秒）。’如：chu tshod gcig dang skarma nyi shu [tɕhu^{55}tshø^{ʔ51}tɕik^{51}taŋ ka:^{55}ma^{54} ȵi^{11}ɕu^{54}] ‘一小时零二十分’ skar cha [ka:^{55}tɕha^{54}] ‘秒’。

—gzav [sa^{13}]

本义‘星宿，曜’，引申表时间上的‘周、星期’。如：

gzav nyi ma [sa^{13}ȵi^{11}ma^{54}] ‘日曜日’（星期日），gzav zla ba [sa^{13}ta^{11}wa^{54}] ‘月曜日（星期一）’，gzav mig dmar [sa^{13}mi:^{11}ma:^{55}] ‘火曜日（星期二）’，gzav phur bu [sa^{13}phu:^{55}pu^{54}] ‘木曜日（星期四）’，gzav pa sangs [sa^{13}pa^{55}saŋ^{51}] ‘金曜日（星期五）’，gzav spen pa [sa^{13}pen^{55}pa^{54}] ‘土曜日（星期六）’，gzav nkhor [sa^{11}kho:^{55}] ‘周（星期）’。

—nkhyug [ʈhu^{ʔ51}]

本义‘闪电’，引申表‘短暂’的时间。如：nkhyug tsam cig [ʈhuk^{51}tsa tɕi] ‘一瞬间、霎时’

—（d）gung [kuŋ^{113}]

本义‘天空’，如：（d）gung sngon [kuŋ^{11}ŋøn^{55}] ‘青天，苍穹’，引申表时间‘正中’义。如：nyin gung [ȵin^{11}kuŋ^{55}] ‘正午’，mtshan gung [tshɛn^{55}kuŋ^{55}] ‘午夜’，gung yol [kuŋ^{11}jø:^{55}] ‘过午’。

—nam [nam^{113}]

本义‘天空、虚空’如：nam mkhav [nam^{11}kha^{54}] ‘天空’，引申泛指时间或作‘夜’讲。例如：nam yang [nam^{113}jaŋ] ‘永远’，nam rgyun [nam^{11}ʈyn^{55}] ‘平常，日常’，nam dus [nam^{11}ty^{ʔ51}] ‘时节，季节’；nam nag [nam^{11}na^{ʔ51}] ‘黑夜’ nam phyed [nam^{11}tɕhe^{ʔ51}] ‘半夜’，nam stod [nam^{11}tø^{ʔ51}] ‘上半夜’，nam smad [nam^{11}mɛ^{ʔ51}] ‘下半夜’。

利用人/动物身体部位名称表时间，在藏语中也很常见。例如：

—mgo/vgo [ko^{13}]

本义‘头、首’，引申表一段时间的开始。如：lo vgo [lon^{11}ko^{54}] ‘年初、岁首’，zla vgo [tan^{11}ko^{54}] ‘月初’，dus

vgo [tyn^{11}ko^{54}] ‘初期’。

—mjug [tɕu^{ʔ132}]

本义‘尾’引申表一段时间的末尾。如：lo mjug [lon^{11} ju^{ʔ51}] ‘年底、残年’，zla mjug [tan^{11}tɕu^{ʔ51}] ‘月底’，dus mjug [t^{h}yn^{11}tɕu^{ʔ51}] ‘末日、一叶’，mjug ma [tɕuŋ^{11}ma^{ʔ51}] ‘以后’。

—gzhug [ɕu^{ʔ132}]

本义‘尾’，与 mjug 同源，在拉萨口语中亦可表时间末尾。如：lo gzhug [lo^{11}ɕu^{ʔ51}] ‘年底’，zla gzhug [ta^{11}ɕu^{ʔ51}] ‘月底’，las ka byas tshar bavi gzhug gur [lɛː^{11}ka^{54}tɕhɛ^{ʔ132}tsha^{55} rɛː^{55}ɕu^{11}koː^{55}] ‘工作做完以后’。

—kha [kha^{54}]

本义‘口’，引申表边、沿、岸等空间义。如：chuvi kha [tɕhyː^{55}kha^{54}] ‘河边’。从空间义再引申表“临近”等时间义。如：vgro kha [tʂo^{11}kha^{54}] ‘临行时’，nyi ma nub kha [ȵi^{11}ma^{54}nup^{11}kha^{54}] ‘日落时’。还可说 vgro kha lha mor [tʂo^{11}kha^{54}ɬa^{55}moː^{54}] 或 vgro kha lha khar [tʂo^{11}kha^{54}ɬa^{55} khaː^{55}] ‘刚要走的时候’。

—mig [mi^{ʔ51}]

本义‘目’，可用于构成时间词，如：mig sngar [mi^{55} ŋar^{55}] ‘目前，眼下’。

—tshigs [tshi^{ʔ51}]

本义‘（关）节’，可用于构成时间词，如：dus tshigs [thyː^{11}tshi^{ʔ51}] ‘季节，时期’。

—ngo [ŋo^{13}]

本义‘面’，引申表‘物体表面’，再由空间方位义引申表时间义。如：zla re ngo re [ta^{11}re^{54}ŋo^{11}re^{54}] ‘月月’。ngos

[ŋø^{ʔ132}] 是由 ngo [ŋo^{13}] ‘面’ 派生出来的方位词，如 shar ngos [ɕaː^{55}ŋø^{ʔ132}] ‘东面’，gyang ngos [ȶhaŋ^{11}ŋø^{ʔ51}] ‘墙面’，引申表时间，如：dgong ngos [koŋ^{11}ŋø^{ʔ51}] ‘晚间’。

—sen mo [sen^{55}mo^{54}]

本义‘指甲、趾甲’，引申比喻时间，作霎时瞬时解。如：sen mo gang [sen^{55}mo^{54}khaŋ^{113}] ‘一会儿，一刹那’。

— rkub [kup^{51}]

本义“臀部”，引申表空间义‘末尾，后面’，如：rkub nas trsi [kup^{51}nɛ tsi^{54}] ‘倒数’‘从后头数’，rkub sdod [kup^{55} tyː^{55}] ‘最末尾’，亦可用来比喻时间的‘最后’。rkub rkub [kup^{55}kup^{51}] ‘最后’、‘最末了’。

在常用的表具体事物的语汇里，还有一些与空间有关的词可用于构成时间词语。例如：lam [lam^{113}] ‘道路’，可引申表时间历程。bar lam [phaː^{11}lam^{55}] ‘近来、最近’，nye lam [ȵe^{11}lam^{55}] ‘近来’，lam sang [lam^{11}saŋ^{55}] ‘立刻’，da lam [tha^{11}lam^{55}] ‘近来’。

shul [ɕyː^{55}] 本义‘痕迹’，亦可引申表时间历程。如：devi shul la [thiː^{11}ɕyː^{55}la] ‘在这期间’，slob sbyong byed shul ring kar [lop^{55}tɕoŋ^{51}tɕhe^{11}ɕyː^{55}riŋ^{11}kaː^{55}] ‘在学习期间’。yun [yn^{113}] 及其同源字 rgyun [ȶyn^{113}] 本义‘水流’。人们认为时间流动犹如河水流动，由比喻而构成时间词语。如（rg）yun ring po [（ȶ）yn^{113}riŋ^{11}ku^{54}] ‘久远、长期’，dus yun [thyː^{11}yn^{55}] ‘时间、时期’，dus rgyun [thyː^{11}ȶyn^{55}] “常常、日常”，yun tshad [yn^{11}tshɛ^{ʔ51}] ‘期限、期间’。

（三）利用空间移动词语表时间流动

时间虽然无形，人们仍然意识到它在流动，从过去到现在至未来，象江河一样川流不息，无穷无尽。这一切都是靠观察万物和运动变化间接感知的，因此借用空间运动词语来表达时间流动是很自然的事。在藏语里可以用人或动物的‘来往行走’‘坐立起卧’、物体的‘升降起落’等来表示时间的变化。例如：

—vgro [tʂo^{13}] ‘行走’：lo gcig vgro grabs vdug [lo^{13}tɕik^{51} tʂo^{11}tʂo:^{55}tu^{ʔ}] ‘一年快过了’

—slebs [le^{ʔ51}] ‘来到’：dus tshod slebs vdug [thy:^{11} tshø^{ʔ51}le^{ʔ51}ɕa] ‘时间到了’

—phyin [tɕhin^{51}] ‘去’：lo gsum phyin song [lo^{13}sum^{55} tɕhin^{51}soŋ] ‘三年过去了’

—song [soŋ^{55}] ‘过去’：nyin shas song nas [ȵin^{11}ɕɛ^{ʔ51} song^{55}nɛ] ‘过了几天’‘几天过后’

—bsdad [tɛ^{ʔ132}] ‘坐、在’：dus tshod mang po bsdad mi vdug [thy:^{11}tshø^{ʔ51}maŋ^{11}ko^{54}tɛ^{ʔ132}min^{11}tu^{ʔ51}] ‘留下时间不多了’

—lang [laŋ^{113}] ‘起立’：nam lang [nam^{113}laŋ^{113}] ‘天亮’

—bab [phap^{132}] ‘降落’：dus la bab [ty^{ʔ132}la phap^{132}] ‘到时候了’‘时机到了’

—shar [ɕa:^{55}] ‘（日）出’‘升起’：dpyid ka ɕar vdug [tɕi:^{55}ka^{54}ɕa:^{55}ɕa] ‘春天到了’

—yol [jø:^{113}] ‘跨越’：nyin dgung yol nas [ȵin^{11}kuŋ^{55}

jø:^{113}nɛ] ‘午间过后’

—vdas [tɛ$^{?132}$] ‘越过’: dus las vdas pa [thy$^{?132}$lɛ tɛ$^{?132}$pa] ‘过时’

—vkhor [kho:^{55}] ‘旋转、回旋’，人们认为时间可以重复，日复一日，春去夏来，秋去冬来，年复一年，周而复始，时间似乎是循环重复的，因此常用 vkhor 表时，如：lo vkhor gcig [lo^{11}kho:^{55}tɕi$^{?51}$] ‘一周年’，lo gcig vkhor ba red [lo^{11}tɕi$^{?51}$khor^{55}ra re] ‘过了一周年’。

虽然时间是无形的，看不见摸不着，但人们认为对时间也不是完全无能为力的。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可以‘抓紧’时间 dus tshod dam vdin [thy:^{11}tshø$^{?51}$tam^{11}tsin^{55}]，可以‘推迟’时间 dus tshod vgyangs [thy:^{11}tshø$^{?51}$ȶaŋ^{11}]，可以‘阻挡’时间 dus tshod bkag [thy:^{11}tshø$^{?51}$ka$^{?51}$] ‘限期’，甚至可以‘浪费’时间 dus tshod vphrog brlag gtong [thy:^{11}tshø$^{?51}$tʂho:^{55}la$^{?51}$toŋ^{55}]。

（四）用一维空间词描写时间长度

尽管我们大量运用具体的空间—视觉概念来比喻时间概念，但是同具有三维性（长、宽、高）的占有一定空间的具体物体相比，时间只具有一维性。学者们早已发现，许多语言里都是用一维（单向度）的空间词语来描写时间。例如我们只说时间“长”，不说时间“宽”或“高”。①

① 转引自戴浩一（91）。

1 a. thag pa ring po [thak^{55}pa^{54}riŋ^{11}ku^{54}] ‘绳子长’

b. thag ring po [tha^{ʔ51}riŋ^{11}ku^{54}] ‘距离长’（远）

c. dus tshod ring po [thy:^{11}tshø^{ʔ51}riŋ^{11}ku^{54}] ‘时间长’

2 a. thag pa thung thung [thak^{55}pa^{54}thuŋ^{55}thuŋ^{55}] ‘绳子短’

b. thag thung thung/nye bo [tha^{ʔ51}thuŋ^{55}thuŋ^{55}/ȵe^{11}po^{54}] ‘距离短/近’

c. dus tshod thung thung [thy:^{11}tshø^{ʔ51}thuŋ^{55}thuŋ^{55}] ‘时间短’

不能说时间 mtho po [tho^{55}po^{54}] ‘高’ 或时间 zheng ka chen po [ɕaŋ^{11}ka^{54}tɕhen^{55} po^{54}] ‘宽’。

三

藏语里有些时间词的来历我们还不清楚。但从已查明的实例看，时空的密切关系不容否认，大量时间词是由空间—视觉概念的词引申转换而来的。从认识论的角度看，高度抽象的词语往往是后起的，大多源于表具体概念的词。因此说“时间是空间的比喻”，“无形的时间要用具体的空间或视觉行为来体现”是有一定道理的。①

① 游顺创（88）。

参 考 文 献

1. 游顺钊 1988 口语中时间概念的视觉表达—对英语和汉语的考察，《国外语言学》第2期，徐林摘编。2. 陈平 1988 论现代汉语时间系统的三元结构，《中国语文》第6期。3. 戴浩一 1990，1991 以认知为基础的汉语功能语法刍议（上）（下），《国外语言学》90年第4期，91年第1期，叶蜚声译。4. 石毓智 1995 时间的一维性对介词衍生的影响《中国语文》第1期。

原载《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6年 第5期

藏语科技术语的创造与西藏现代化建设[①]

（一）西藏现代化建设离不开现代科学技术，而现代科技的传播又离不开语言这个媒介。藏语（包括口语与书面语）作为藏族人民的通用语言，历史上一直是藏民族生存与发展的不可或缺的工具。它支撑了藏民族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创造与传承，维系了民族的统一，为祖国文化宝库留下了光辉的篇章。如今社会巨变，科技腾飞，知识激增，西藏现代化建设蓬勃发展，藏语文怎样跟上时代的步伐再创辉煌是当前面临的一项严峻的考验和挑战。

（二）使用藏语文在藏族人民中传播现代科学技术，首先必须创制大批反映现代科技成果的新词术语。术语是指称专业概念的词或词组，是人类科学知识在语言中的结晶。术语丰富与否反映一个民族科技发展的水平。藏语文虽然历史悠久、语汇丰富、文献繁多，但由于西藏社会发展长期滞后，反映现代科技的术语异常匮乏。西藏和平解放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的巨变、现代化进程的加快，藏语词汇中涌现出大批的新词术语，其中既有民间创造的，也有学术界和翻译界

① 本文提纲曾在1997北京藏学讨论会上宣读，会后整理成文。

创造的。仅民族出版社于1991年出版的《汉藏对照词典》就搜集了八万余条新词术语。西藏自治区近年来陆续出版了汉藏对照的数学、物理、生物、法律、生理卫生、历史、地理等多种专业术语词汇。青海省也制订了自然科学术语词典系列工程五年计划，现已完成了计算机、化学、药物学、地理学、经济学、数学、物理、现代管理学等八种学科八万条常用专业术语的编纂工作。这些划时代的工程反映了藏族人民努力摆脱宗教束缚、接受科学洗礼、跻身先进民族之林的迫切愿望。它必将对西藏和其他藏区的经济建设、科技进步和人才培养等方面起重大的推动作用。

（三）藏语科技术语的构成方式多种多样，但其主流仍遵循着一贯的传统，以意译为主、音译为辅。首先充分发掘固有资源，如无适当词语，则参照汉语或国际通用语，利用自己的构词要素与规则进行意译或仿译。实在难以意译的，就直接借用。即使音译术语，也尽量照顾藏语的语音特点和藏文的独特拼写方式。具体地说，主要有以下几种构成方法：

1. 挖掘固有资源

某些概念可以在古代文献中找到相对应的词语，就不必借用外来语。例如：

汉文	英文	藏文
相对	relative	ལྟོས་བཅས
绝对	absolute	ལྟོས་མེད
奇数	odd number	ཡ་གྲངས
偶数	even number	ཆ་གྲངས

2. 旧词赋予新义

有些概念可以利用“旧瓶装新酒”的办法表示。例如：

汉文	英文	藏文
世界	world	འཛམ་（བུ་）གླིང（原义“<南>瞻部州”）
宇宙	universe，cosmos	འཇིག་རྟེན（原义“世间”“变坏有情”）

3. 拟声法构词（onomatopoeia）

汉文	英文	藏文
机（关）枪	machine gun	（མེ་མདའ）ཐག་ཐག
摩托车	motorcycle	ཐག་ཐག （འཁོར་ལོ）
蝉	cicada	（འབུ་）འཛིང་འཛིང
蚂蚱	locust	ཨ་ཙག་ཚག་པ

4. 意译

根据概念内涵定名。例如：

汉文	英文	藏文
克隆	clone	མཚན་མེད་རྒྱུད་འཕེལ་（བྱེད） （无性繁殖）
幽门	pylorus	ཕོ་བའི་འདོན་སྒོ
指南针	compass	ཕྱོགས་ལྷ་འཁོར་ལོ ཕྱོགས་སྟོན་འཁོར་ལོ
寄生虫	parasite	གཞན་རྟེན་འབུ་སྲ
梅雨/雾雨	plum rains	སོས་ཀའི་ཆར་པ
	mold rains	དཔྱིད་དབྱར་མཚམས་ཀྱི་ཆར་ཟིམ

5. 仿译（calque，loan translation）

用藏语固有词或词素仿照借词的字面意义直译。例如：

汉文	英文	藏文
硬件	hardware	མཁྲེགས་ཆས
软件	software	མཉེན་ཆས
激光	leser	སྒྲུལ་འོད
须根	fibrous root	ཨོག་ཚོམ་རྩ་བ

驼鸟	ostrich	ཛ་མོང་བྱ
生物钟	biological clock	སྐྱེ་དངོས་ཆུ་ཚོད
针叶树	coniferous tree	ཁབ་ལོ་ཤིང

6. 音译

用藏语相近的音直接译入外来语。如：

汉文	英文	藏文
基因	gene	དཀྱིན
尼龙	nylon	ཉི་ལུང
安培	ampere	ཨན་ཕེ
伏特	volt	ཧྥུ་ཐེ
氢	hydrogen	ཆིང
氧	oxygen	དབྱང
炸弹	bomb	འབོམ（英），ཀྲ་ཏན（汉）

7. 音译＋意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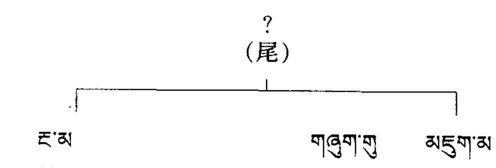
汉文	英文	藏文
因特网	Internet	དབྱིན་ཐེ་དྲ་བ
艾滋病	AIDS	ཨེ་ཙི་འགོས་ནད
拓扑学	topology	ཐུའོ་ཕུའུ་རིག་པ
X 射线	X-ray	ཨེ་ཁེ་སིའི་འཕྲོད་འོད
恐龙	dinosaur	ཁྲུང་འབྲུག
郁金香	tulip	ཡུས་ཅིན་མེ་ཏོ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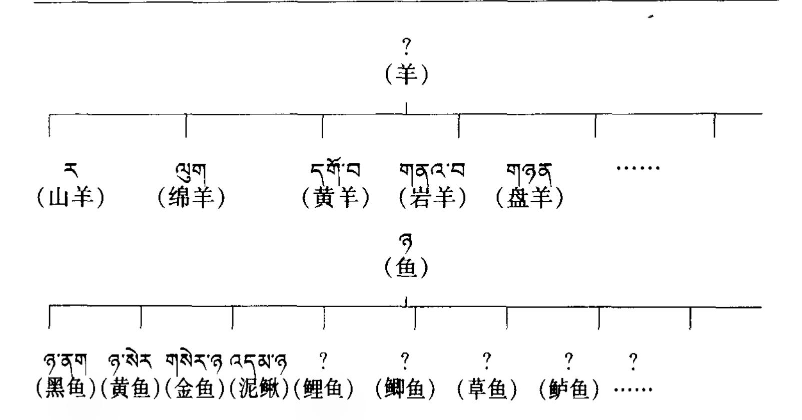
8. 意译＋音译

汉文	英文	藏文
蟑螂	cockroach	འབུ་ཀྲང་ལང
山茶花	camellia	མེ་ཏོག་ཤན་ཁྲ

沙丁鱼	sardine	ཤ་ཏྲ་ཏིང
香槟酒	champagne	ཨ་རག་ཞང་ཕིན
伏特加	vodka	ཨ་རག་ཧྲུ་ཐི་ཙ

（四）制订科技术语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近几十年来，藏语虽已创制了大批新词术语，但同世界科技发展的速度比，差距仍然很大。仅以化学为例，化学物质近千万种，每年还不断发现新化学物质约 20 余万种，每一个化学物质都需要命名，而这些名称既要相互区别，又要表现出一定联系。人类知识增长速度十分惊人。据说在 19 世纪每 50 年翻一番，20 世纪则每 10 年翻一番。由此可见，藏语要跟上时代的步伐依然任重而道远。面对数目如此庞大、内容陌生的科技术语群，要想使之完全藏化实非易事。当务之急是从基础学科的基本概念入手。概念是反映事物特征的思维单元。术语就是给科学概念命名。概念之间存在一定关系。这种关系可分为层级关系与非层级关系。层级关系是一种上、下位的关系。从这个角度看，藏语词汇中有时缺乏表上位概念（大概念）的词，有时缺乏表下位概念（小概念）的词。前者例如：





此外，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关系亦有许多缺环（lexical gap）有待添补。例如“飞机”有了藏文名称 གནམ་གྲུ，但构成飞机的大量部件仍待命名。非层级关系，如时空关系、因果关系等，亦有许多词汇缺失。“任何学科领域的术语集合都不是随意的，而应是构成与概念体系相对应的术语体系。”①

“概念体系的作用是：

a、使认识序列化的手段；

b、使概念间的关系清晰而具体化；

c、使已统一化、标准化的术语实现优化；

d、使各个不同语种的术语之间建立等效对应关系；

e、使数据库中各种信息的分类有一个科学的基础。”②

因此，创制术语应联系各学科的概念体系通盘考虑，而不能单独无序地进行。当然，这不是翻译工作者能够独立完成

---

①② 引自《确立术语的一般原则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10112—88，国家技术监督局发布。

的，必须有各门学科的专家参与。

（五）科学技术的发展是永无止境的。创制术语的工作也不可能一劳永逸。对已创制的术语还有一个试用、筛选、修订和规范的过程，这通称术语标准化工作。藏语在创新的过程中，同其他语言一样，难免出现一物多名、一词多义、乃至错译误译定名不当等问题。例如“信息”（information）一词，在藏语中有多种译法：ཆ་འཕྲིན、བརྡ་འཕྲིན、བརྡ་རྟགས等。“反馈”（feedback）有 ལྡོག་འདྲེན、ཕྱིར་འདྲེན、ཕྱིར་ལྡོག、ལྡོག་བརྡ་གཏོང་བ等多种说法。“自动错误校正”（automatic error correction）可译为 རང་འགུལ་ནོར་བཅོས、རང་འགུལ་ཞུ་དག、རང་འགུལ་དག་བཅོས、རང་འགུལ་ཡིག་ནོར་བཅོས་བསྒྱུར等。作为术语，应通过协调尽量做到一物一名。另外，一词多义也应避免。如藏语 གློག་འཕྲིན既表“电信”（telecommunication），又表“电报”（telegram，cable）。ཆ་གྲངས既表“偶数”（even number），又表“分数”（fraction）。这些应当予以分化。如“电报”不妨采用拉萨话的 དར，“分数”可用 གྲངས་ཆ་或 ཆ་ཤས་གྲངས。有些术语翻译不准确的应当重译。如计算机术语 menu，原直译为 ཚལ་ཐོ（菜单），现改为 འདེམས་ཐོ、བདམས་ཐོ或 ཚན་ཐོ（选单），更易理解。myocardial infarction 原译为 སྙིང་རྩ་འགག་པ（心肌梗塞），现根据医学专家的意见改译为 སྙིང་ཤ་འཆི་བ（心肌梗死）。bowling 汉文译作“保龄球”，本是音兼义类型，藏语仿译为 ན（龄）སྦུང（保）སྤོ་ལོ（球）不妥，不妨改为 ཤིང་རིལ་སྤོ་ལོ（滚木球）或其他。术语标准化工作需要建立权威性机构，分学科地按照术语学理论和规则逐个予以审定。术语的混乱会导致信息传播失误，妨碍学术交流。

（六）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对科技术语的创制与统一工作非常重视。早在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就设立了“学术名词统一工作委员会”，审定了汉语中一批自然科学名词。1985年经国务院批准正式成立了“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现改名为“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该组织是代表国家进行科技名词审定、公布和管理的权威性机构。下设理、工、农、医和交叉学科的名词审定分委员会52个，有1700多位科学家参加了汉语名词审定工作。目前已公布了天文学、物理学、大气科学、林学、遗传学、测绘学等38个学科的名词。1988年由国家技术监督局牵头成立了“全国术语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先后发表国家术语标准近800项，总计10万余条。1995年6月在这个委员会（“术标委”）下设立了“少数民族术语标准化特别分委员会”，同年9月又成立了“藏语术语标准化工作委员会”，开始制定确立藏语术语的一般原则与方法，藏语的辞书编纂一般原则与方法，藏语的辞书编纂符号，并准备建立藏语术语数据库。近来还在西藏等地举办了两期术语标准化培训班。

根据我国多年来术语工作经验的实践经验，1988年由国家技术监督局发布的“确立术语的一般原则与方法”（GB10112—88）中提出选择和构成术语的基本要求是：1）语言上正确，2）表意准确，3）表达简明，4）易于构词，5）尽可能单义，6）相对稳定，7）协调统一。这些原则对制订和统一藏语科技术语具有指导意义。

藏语是一种历史悠久、富于创造力的语言。藏语现代科技术语的创制和规范工作虽然起步较晚，但在国家支持下，有汉语术语工作的经验参照，这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基础工程一定会

有组织有步骤地开展起来。它必将大大扩展藏语文的社会功能，为加快现代科技在藏区的传播，为加速西藏和其他藏区的现代化建设做出重要的贡献。

参考文献

《汉藏对照词典》，民族出版社，1991。

《术语学、标准化与技术传播国际学术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92。

《第二届术语学、标准化与技术传播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

原载《中国藏学》1998年第1期

藏语科技术语的创制与标准化问题

一 引 言

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知识经济迎面而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和“科教兴国”战略已成为我国各族人民的共识。地处边陲的西藏自治区于 1995 年底召开全区科技大会，做出了《关于实施“科教兴藏”战略，加速科技进步的决定》。这反映出西藏人民努力摆脱宗教、接受科学洗礼、加速现代化建设的迫切愿望。发展科技和普及教育都离不开语言文字这一最重要的载体和交流工具。藏族有自己的语言文字。如何发挥藏语文在藏区传播现代科技中的作用是一个亟待研究和解决的课题。

藏族语言历史悠久，与汉语同出一源，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藏族文字是一种独特的拼音文字，创始于 7 世纪，几经改进，通行至今，留下了丰富的文献典籍。藏语文在历史上曾支撑了藏民族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创造与传承，功不可没。它今天仍然起着重要的作用，但在普及传播现代科技方面却远远

落在后面。用藏文撰写和翻译的现代科技著作寥寥无几，在课堂上会场上用藏语宣讲各种科学知识的也屈指可数。究其原因，除科技人才缺乏外，就语言本身而论，藏语词汇中缺少反映和表达现代科技成果的专门术语，也是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因此，要发挥藏语文在科技传播和文化交流中的作用，还需要科技工作者和藏语文专家联手做些基础性的工作，即从基础学科入手，分门别类地系统地创制大批空缺的专业术语，同时对已经有的术语通过协调进行统一、规范和标准化工作。

藏族有创制新词术语的优良传统，也有协调规范的历史经验，应当加以科学总结，再接再厉，努力突破“瓶颈”，以迎接 21 世纪的挑战。

二 藏语术语的构成

（一）术语的构成要素

术语是词汇中专门用来指称专业概念的词或词组。它的通行范围有限，但构成方式与要素与一般词汇无大差别。

藏语术语的构成要素是词素和词。词素（语素）包括词根和词缀，词包括实词和虚词。由词素构成词，再由词构成词组（短语），这是世界上多数语言的通则。现代藏语的特点是词素多为单音节，词则多为双词素双音节。这是汉藏系诸语言的普遍特征。

（二）术语的结构类型

藏语术语有单词型术语和词组型术语。

单词型术语，从构成上看，可以分为三类：

（1）单纯词　由一个词根独立构成。词根多为单音节，也有双音节或多音节构成的单纯词。例[①]：

ra	‘山羊’	lug	‘绵羊’
lishi	‘丁香’	gurgum	‘草红花’
arura	‘藏青果’	kandrikari	‘复盆子’

（2）复合词　由两个或多个词根构成一个词。例：

vphar-rtsa　‘动脉’
khab-lo-shing‘针叶树’
dbyar-rtswa-dgun-vbu‘冬虫夏草’

（3）派生词　由词根和词缀（主要是后缀）构成的词。例：

rkang-pa	‘足’	lag-pa	‘手’
pho-ba	‘胃’	glo-ba	‘肺’
gro-ma	‘人参果’	gso-ma	‘麻’
zas-nyung-can	‘寡食性’	dbugs-sun-can	‘媒气性’

词组型术语是在单词的基础上按照藏语句法规则组合而成的。从内部句法关系看，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① 为了印刷方便，本文举例时将藏文改为拉丁转写。按照藏文字母顺序如下：K，kh，g，ng，c，ch，j，ny，t，th，d，n，p，ph，b，m，ts ，tsh，dz，w，zh，z，v，y，r，l，sh，s，h，Ø。元音符号 i，u，e，o。

（1）并列型

tshwa　　bulto　　‘盐碱’

kwa-rigs　dang　　shing-tog　　‘果瓜’

（2）偏正型

中心语前后加修饰语构成偏正型词组。以名词为中心语为例，藏语形容词、数词修饰名词中心语时置于其后，这是同汉语的重要区别。例：

phra-phung　　dkar-po　　‘白细胞’

rkang-lag　　bzhi　　‘四肢’

名词修饰名词，则修饰语在前，同汉语。例：

medog-gi　　myu-gu　　‘花芽’

tshe-srog-gi　　vbyung-khungs　　‘生命起源’

两个名词若为上、下位（大、小类）关系，藏语中通常是“大名冠小名”。例：

vbu　　rkang-brgya-lag-brgya　　‘蜈蚣（虫）’

vbu　　bla-ma-ma-ni　　‘蜻蜓’

但也有“小名冠大名”的，特别是‘县(宗)’名和寺名。例：

rtswa-lham　　vbu　　‘草履虫’

stag-rtse　　rdzong　　‘达孜宗’

se-ra　　dgon-pa　　‘色拉寺’

（3）宾动型

藏语动词和宾语的位置跟汉语相反，宾语在前，动词在后，构成宾动型词组。例：

vbu　　gsod-pa　　‘杀虫’

sa snon-pa ‘培土’

（4）主谓型

medog bzhad-pa ‘花开’
medog yal-ba ‘花谢’

常用词组，通过省略与压缩，可以词化。藏语缩略方式以省略某些词素为主。例：

省略虚字：sha dang mar→sha-mar ‘肉（和）酥油’

省略后缀：dbyar-ka，dgun-ka，ston-ka，dpyid-ka→dbyar-dgun-ston-dpyid（夏冬秋春 = 春夏秋冬）

省略某些词根：tshan-rig lag-rtsal→tshan-rtsal ‘科（学）技（术）’

间或也有省略某些音节的例子。如：

sdig-pa-rwa-tsa →sdig-rwa ‘蝎子’

由自由词组变为固定词组，再压缩为双音复合词是藏语创制新词术语中的一种很常见的方式。例：rtsis rgyag-yag-gi vhprul-vkhor ‘从事计算的机器’ →rtsis-rgyag vphrul-vkhor ‘计算机器’ →rtsis-vkhor ‘计算机’。

（三）术语的来源

藏语术语不外乎两个来源：一为自制，一为借用。二者交相使用，互为补充。传统上以自制为主，借用为辅。

所谓自制，包括从古代书面语中挖掘某些固有语词用来表达新概念，犹如“旧瓶装新酒”。如：Vdzam-gling 原为佛教术语，指人居住的‘南瞻部州’，现在用来指“世界”（world）。但更常见的办法是以旧材料为基础通过复合法或派生法构成新

词，或以句法手段构成新的词组，表达层出不穷的术语群。现代科技术语一般产生于科技比较发达的国家或民族，其他民族往往通过翻译或借用加以移植。藏语现代科技术语大多从汉语翻译引进的。藏汉本是同源，术语构成传统相似（以意译为主），因此仿译汉语术语，对藏语来说，是一条捷径。移植过程中，所用材料是藏语固有的，组合方式亦合藏语词法和句法规则。

所谓借用，包括全音译和半音译半意译。
全音译的如：leda ‘雷达’，lenmesuu ‘链霉素’，shikwa ‘西瓜’，nankwa ‘南瓜’，sikwa ‘丝瓜’ 等。半音译半意译包括音加意，如：cing-vbras ‘粳米’，yuscan medog ‘郁金花’；lohan vbrasbu ‘罗汉果’ 等；意加音，如：ja khokho ‘可可’，vbu kranglang ‘蟑螂’，chang-mngar buranti ‘白兰地酒’ 等等。藏语也从国际通用语如英语中直接吸收了一些音译词，如 kromakru（音为 zhomazhu） ‘番茄’ （tomato），pase ‘票’（pass），nbom ‘炸弹’（bomb）等。

三　藏语术语标准化问题

科技术语的创制与选择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不仅有数量问题，而且有质量问题。数量欠缺，靠创新与借用解决；质量问题则靠权威机构通过协调达到一致和标准化的目标。

术语是语言词汇中的一个重要而特殊的部分，它不同于文学语言和日常生活用语，它要求构成与概念体系相对应的体系。术语混乱或选择不当，会妨碍学术交流和科技进步。在考察藏语现有术语和创制新术语时，应在术语体系范围内进行。

通常要注意以下几种情况：

（1）避免一个概念有几个术语，努力做到一个概念只对应一个术语。“一物多名”应予规范。例：

‘蝙蝠’①phawang②tsitsi　sgam-po

‘医生’①sman-pa②emchi

（2）避免一个术语代表几个概念，努力保持术语的单义性。“一名多指”、“一词多义”应予规范。例：

sgra rig-pa　①声明②文法③语音学

sman-khab　①注射用的针②针和药

（3）避免同音异义。藏语同音词有音同形同者，如：

mazin ①底稿②理发推子；par-ris①图片②画面③镜头；也有音同形异者，如：mtsho-lam（航线）和 vtsho-lam（生路）发音都是［$tsho^{55}$ lam^{55}］。

（4）避免同一名称写法不同。例：

‘水果’　①shing-tog②shing-thog

‘庄稼’　①lo-tog②lo-thog

（5）避免方言分歧，力求译名统一。例：

‘自行车’①rkang-sga-ri（拉萨藏话）②lcags-rta（甘青藏话，意为‘铁马’）③rkang-vkhor（藏语书面语）。

‘飞机’①gnam-gru（拉萨藏话和书面语，意为‘天船’）②lcags-bya（甘青藏话，意为‘铁鸟’）。

（6）避免俗名误解，尽量创制学名。例如：计算机术语‘菜单’（menu）直译为藏语的 tshal-tho 易生误解，不如意译为 vdem-tho‘选单’。‘机器人’（robot）不是人，直译为

vphrul-chas-kyi mi，不如意译为 mi-dpe vphrul-chas。

（7）避免术语过长，尽量避繁就简。例：

‘计算机’ rtsis rgyag-yag-gi vhprul-vkhor→rtsis-rgyag vphrul-vkhor→rtsis-vkhor。

当然，在许多应避免的情况中，最重要的是避免误译。例如汉语“保龄球”系音译自英语的 bowling，藏语根据汉语字面义直译为 na（龄）srung（保）bolo（球）欠妥。不如意译为 shing-ril bolo（滚木球）。

藏语作为一个古老而又年轻的语言，语汇丰富，表达能力强，在现代科技术语的创制和标准化工作方面虽然起步较晚，比国内外先进水平尚有差距，但新中国成立以来，政府对此十分重视，在科技工作者和藏语文专家的共同努力下，已创制和审定了大批的新词术语，各藏区也正在努力推广和应用。1995年6月“全国术语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下设立了“少数民族术语标准化特别分委员会”，同年9月又成立了“藏语术语标准化工作委员会”，开始制定确立藏语术语的一般原则与方法、藏语的辞书编纂一般原则与方法和藏语的辞书编纂符号，并准备建立藏语术语数据库。1991年北京民族出版社出版的《汉藏对照词典》搜集了八万余条新词术语。西藏自治区近年来陆续出版了汉藏对照的数学、物理、生物、法律、生理卫生、历史、地理等多种专业术语词汇。青海省也制订了藏语自然科学术语词典的系列工程计划，并出版了计算机、化学、药物学、地理学、经济学、现代管理学等多种学科的常用专业术语词书。从1997年开始，西藏自治区语文工作指导委员会向有关翻译部门发出通知，重申藏语术语标准化工作的重要性，并决

定：藏语新词术语翻译的统一规范工作由西藏自治区编译局和自治区翻译工作者协会负责协同有关部门，组织专家，逐步开展此项工作。经过审定统一规范的新词术语由自治区藏语文工作指导委员会办公室以活页形式统一印发各有关单位参照使用，使用中逐步改进。这是藏语文术语规范化、标准化的重要举措。随着西藏和其他藏区现代化建设的蓬勃发展，藏语文一定能跟上时代的步伐，迎接21世纪的挑战。

参 考 文 献

《汉藏对照词典》，民族出版社，1991。

《术语学，标准化与技术传播国际学术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92。

《第二届术语学、标准化与技术传播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

《生物学汉藏对照词汇》，琼次仁、罗布编译，西藏人民出版社，1992。

原载《术语标准化与信息技术》1998年第3期

从化学元素藏文命名看藏语音译术语的特点

化学是当代科学中发展最快的一门学问。化学知识传入西藏是解放后的事。在西藏以及其他藏区怎样使用藏语文传授这门学问是一个全新的课题。众所周知，藏族人民的通用语言是藏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其结构与印欧系语言迥然不同，藏族的文字是一种独具特色的拼音文字，具有上千年的历史，其字母形式与拼写规则也跟西方拼音文字大不相同。藏语文虽然历史悠久、语汇丰富、文献繁多，但由于社会发展长期滞后，反映现代科学技术的新词术语异常匮乏。尤其象化学这样发展迅速、术语繁多的领域几乎是一片空白。因此，移植和制订科技术语便成为藏语文现代化的当务之急。

（一）化学名称是一个庞大的术语体系，仅化学物质就有几百万之多，每年新发现的化学物质又有几十万之多，而每一种化学物质都需要命名，这些名称既要相互区别，又要表现出一定的相互联系。面对数目如此庞大、内容相当陌生的化学术语群，如何使之藏化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万事开头难。西藏自治区和其他藏区为了在学校中使用藏语讲授化学课，多年来在翻译课本和培训师资方面进行了不懈的努力。1988 年在

四川成都召开了部分科学家和藏学家的座谈会，重点讨论了化学元素名称的藏文定名问题。1989年全国藏文教材审查委员会审定了化学元素藏文译名表，作为推荐术语在课本和课堂上试用。1994年青海省藏文名词术语规范委员会编纂出版了《藏汉英化学辞典》。可以说，化学术语的译制工作在我国藏区起步虽晚，却在急起直追。

（二）化学元素名称是组成化学名称的基本单元。现在所知道的化学元素虽然只有105个，但是它的定名却是化学物质命名的基础。将这套术语移到藏语文中来有两个参照系统：一个是以印欧语为基础的国际通名，另一个是汉语文独有的命名系统。藏族学者和翻译家充分参照了这两套术语系统，又考虑到自己语言文字的特点，决定一方面努力发掘利用本族语固有的词汇，另一方面在没有对应词语的情况下采用以单音节音译的办法命名。译音中既考虑到藏语的语音特点和藏文的独特拼写方式，又参照了汉语化学元素名和国际通用名的读音，以使这一领域的交流更容易同国内外接轨。

（三）具体地说，这一百多个化学元素的藏文命名有以下几个特点，或者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 采用固有名词。有些元素名在藏语固有词汇中能找到对应的就采用本族语。例如：

藏　文①	汉　文	国际通用名
gser	金	Gold

① 为了印刷方便，本文所用藏文均用拉丁转写加以标注。按照藏文字母顺序如下：k，kh，g，ng，c，ch，j，ny，t，th，d，n，p，ph，b，m，ts ，tsh，dz，w，zh，z，v，y，r，l，sh，s，h，Ø。元音符号i，u，e，o。

dngul	银	Silver
zangs	铜	Copper
lcags	铁	Iron
gshav	锡	Tin
zha	铅	Lead
dngul chu	汞	Mercury
mu si	硫	Sulfur
tsha la	硼	Boron
ha yang	铝	Aluminum

2. 固有词汇中没有，依照汉语，音译为单音节词。例如：

藏 文	汉 文	国际通用名
ching	氢	Hydrogen
tan	氮	Nitrogen
lin	磷	Phosphorous
the	钛	Titanium
si	锶	Strontium
ten	碘	Iodine
lu	镥	Lutetium
then	钽	Tantalum
wu	钨	Tungsten
a	锕	Actinium
yu	铀	Uranium
men	钔	Mendelevium

3. 某些元素名音译为单音节词时，读音不同于汉语而接近国际通用名的第一个音节。例如：

藏 文	汉 文	国际通用名
ar	氩（yà）	Argon
dzir	锆（gào）	Zirconium
mol	钼（mù）	Molybdenum
ne	钕（nǚ）	Neodymium
sam	钐（shān）	Samarium
rod	氡（dōng）	Radon
rad	镭（léi）	Radium
am	镅（méi）	Americium
dzir	锆（gào）	Zirconium

4. 避免与日常用语同音同字，在拼写上进行特殊处理。例如："铟"（yīn），若照汉语读音读作 yìn，则与藏语中常用的判断动词"是"同音同字，易生误解，故改译为 yen。又如"镁"，藏文如标作 me，与常用"火"同音同字，故在 me 下加一个附加符号，藏文叫 achung（小 a）以示区别。"氧"，藏文本可标作 yang，但此字在藏语中为常用副词"又，也"，为避免误解，标写作 dbyang，这里 db-属不发音字母，实际读音仍为 yang。

5. 避免象汉语那样单纯以声调别义。例如"钠"（nà）和"镎"（ná），汉字写法有别，但读音仅以声调区别，藏文则分别译作 nva 和 neb。汉语的"镉"（gé）和"铬"（gè），藏文分别标作 khad 和 khir。汉语的"铱"（Yī）、钇（Yǐ）和"镱"（yì），藏文分别标作 yìr，ye 和 yed。我们知道，声调系统在藏语里属后起现象。古代藏语属无声调语言，现代藏语中仅康藏方言发展出声调系统，安多方言至今仍属无声调方言。因此从藏语实际出发，多用声韵母相区别，避开单纯以字调别

义，实属明智之举。

6. 避开方言分歧。藏文书写是统一的，但读音因地而异，目前藏语还没有建立起公认的标准音，因此在标音时应尽量避开方言分歧。例如元素“锂”，藏文如标作 li，康藏方言读 li，安多方言则读作“勒”（le），故决定标作 lis，这个韵尾-s 实际不发音，各地都将 lis 读作 li。又如元素“钪”（kàng），藏文如标作 khang，有些方言可能读作 khong，故参照国际通用名 scandium 音译作 khan。

（四）从一百多个化学元素之藏文命名可以看出藏族学者们用心之良苦。一方面要充分利用本族语的固有资源，另一方面又要考虑尽量与汉语和国际通用术语接轨。从语言系属和类型看，藏汉接近，单音和双音词占优势，多音节词少。从文字类型看，藏汉不同。藏文属拼音文字，不能象汉文那样制造形声字，因此音义难以兼顾。纯音译既要避开与日常用语混淆又要避开方言分歧。现在化学元素名和其他术语的藏文译名均已用于化学课本和教学中，效果如何尚待观察。当务之急是建立权威机构对各种科技术语之藏文命名进行评估、规范、统一和协调。全国已建立起权威机构——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同时由国家技术监督局牵头成立了全国术语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下设少数民族语术语标准化特别分技术委员会，1995 年又成立了藏语术语标准化工作委员会，并在西藏等地举办了有关的培训班。这必将加快藏语科技术语的创制和标准化工作的步伐，促进西藏和其他藏区的科学技术的传播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参 考 文 献

《汉藏对照词典》，民族出版社，1991
《术语学、标准化与技术传播国际学术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92。

原载《术语标准化与信息技术》1997 年第 3 期

藏语的语素变异和语音变迁

一 语 素

（一）藏语里有大大小小的各种单位，最小的音义结合体叫语素。如果说音素（＝音位）是最小的语音单位，语素就是最小的词汇·语法单位，是语言中构词造句的基本“建筑材料”。

（二）语素按能否单用分为两大类：一类可以单用，能独立成词，叫自由语素。例如 རེད（red）“是”，ཤོག（shog）“来”。[①] 另一类不能单用，叫黏着语素。例如 མཁན（mkhan 表人后缀），པོ（po 形名后缀），གི（gi 属格标志）等。

（三）藏语语素大都是单音节的，如 མ（ma）“不”，ན（na）“病”，ཉ（nya）“鱼”，ང（nga）“我”；也有多音节的，如 ཧ་ཅང（ha-cang）“很”，པོ་ཏ་ལ（po-ta-la）“布达拉”；还有不足一个音节的，如古代藏语的使动前缀 s-，具格后缀-s，现代

---

① 本文所用拉丁符号是藏文转写或称藏文拉丁代字。注音时使用国际音标，加方括弧，以示区别。

藏语拉萨话的引语标志 s 等等。此外，音节合并还可以造成一个音节包含两三个语素而又无法切分的特殊情况。例如拉萨话：

བྱེད་གི་འདུག→བྱེད་ཀིས（他）正在做。བྱེད་གི་ཡིན་པས→བྱེད་ཀས（你）做吗？

这里的动词语尾 ཀིས［$ki^{ʔ51}$］是由［$-ki^{54}tu^{ʔ132}$］两个语素压缩而成；ཀས［$kɛ^{ʔ51}$］是由［$-ki^{54}jin^{11}pɛ^{ʔ51}$］三个语素压缩而成。

（四）一个语素可以只有一个意义，叫单义语素。如 བཞི（bzhi 四），ལྔ（lnga 五）；也可以有几个相互关联的意义，叫多义语素。如 ཉལ1）睡：བཀྲ་ཤིས་ཉལ་བསྡད་པ་རེད། 扎西躺下睡。2）停：ཆུ་ཚོད་ཉལ་བསྡད་པ་རེད 钟表停了。常用语素往往多义。藏语里有三个特别活跃的语素——བྱེད，རྒྱག，གཏོང，能同许多语素组合，表示各种各样的动作和行为，其用途之广、意义之多，比汉语的“搞、作、打”有过之而无不及。① 这类组合能力强、结合面宽的语素叫能产语素（包括自由和黏着的）；组合能力弱的叫少产或不能产语素。一个语素若是用途过多，意义引申太远，几个意思失去联系，多义语素便分化为几个同音异义语素。②

（五）从语音形式看，一个语素可以只有一种读音，也可以有几种相近的读音。只要意义不变，语音形式的少许变异可以认为是一个语素的几个变体。以 བོད（bod）“藏族”和 གཉིས（gnyis）“二”为例，这两个语素在拉萨话里都有几个变体：

---

① 韩镜清教授曾搜集过这方面的材料，列举了上述三个语素的几百条用例。

② 意义的远近和有无联系缺乏精确的衡量标准，因此区分多义和同音并非易事，在很大程度上要靠本族人的语感和传统习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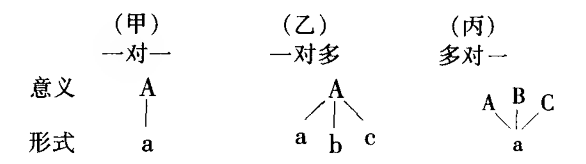
བོད (bod)

[pʻø^{ʔ132}]	བོད	藏族	[pʻø:^{11}]	བོད་སྐད	藏语
[pʻy:^{11}]	བོད་ཡིག	藏文	[pø^{ʔ51}]	རྒྱ་བོད	汉藏

གཉིས (gnyis)

[ȵi:^{55}]	གཉིས	二	[ȵi:^{11}]	ཉི་ཤུ	二十
[ȵi:^{11}]	ཉིས་ཁྲི	二万	[ȵe:^{11}]	ཉིས་སྟོང	二千
[ȵi^{ʔ51}]	བཅུ་གཉིས	十二			

（六）语素既是音义结合体，每个语素必须有音又有义。但音义之间的关系不一定都是"一对一"。在语音不变的情况下，语义可以引申；在语义不变的情况下，语音可以变异。结果音义之间有了"一对多"和"多对一"的关系，语素产生了多义和多音现象。关系见下表：①



下面进一步讨论的是（乙）类关系在藏语中的表现。

二 语素变异

（一）藏语里语素单念和连读的形式往往不同，连读中又常因环境和位置的不同而发生变音，此外还有其他一些因素造成语素变读和异读，我们统称为语素变异。

① Bruce L. Pearson: Introduction to Linguistic Concepts, Alfred A. Knoph, Inc. 1977, p. 115.

（二）语素变异在古代藏语中已很常见。从流传至今的金石铭刻木牍手卷，规范藏文和不规范藏文中可以找到许多实例。下面是几组常见的例子：

འང ~ ཡང ~ ཀྱང	('ang ~ yang ~ kyang)	也
དུ ~ ཏུ ~ སུ ~ རུ	(du ~ tu ~ su ~ ru)	业格字①
བཅུ ~ བཆུ ~ བཅོ	(bcu ~ bchu ~ bco)	十
ཆིག ~ ཅིག ~ ཞིག	(chig ~ cig ~ zhig)	一
ཅུང ~ ཆུང	(cung ~ chung)	小
(ཆེན་)པོ་ ~ (ཆེན་)ཕོ	(chen-po ~ chen-pho)	大
པོ་ཉ་ ~ ཕོ་ཉ	(po-nya ~ pho-nya)	使者②

古代藏族文法学家已经注意到这种现象。他们在文法书里分析藏文虚字（ཕྲད）时，首先根据有无语音变体把虚字分为ཕྲད་རང་དབང་ཅན（自主虚字）和ཕྲད་གཞན་དབང་ཅན（不自主虚字）两大类。所谓ཕྲད་རང་དབང་ཅན就是指不随语境而变音的虚字，即无变体虚字。ཕྲད་གཞན་དབང་ཅན则是指随语音环境而变异的虚字，即有变体虚字。后一类字反映了古代藏语某一阶段

---

① 业格字还有一ར，ལ，ན它们跟དུ ཏུ རུ སུ 是否属同一语素的不同变体，尚有疑义，需进一步研究。

② 古代清塞音和清塞擦音在某些前缀音，特别是 s-的后面由送气变为不送气。参看李方桂：Certain phonetic influences of the Tibetan prefixes upon the root initials，BIHP4 <1933>．清塞音和清塞擦音声母在双音节词的第二个音节上送气不送气常常自由变读，古今材料都可印证。唯独词首的清塞音和清塞擦音在无前缀音的情况下古代是自由变读（异读字）还是自由变写（异体字），尚需进一步研究。参看车谦：《从 gcig 谈起》，《民族语文》，1981 年 2 期。

上一些虚语素变异的情况。[①] 例如：

རྫོགས་ཚིག (句终字)

འོ～གོ～དོ～བོ～སོ～ངོ　～ནོ～མོ～རོ～ལོ

'o～go～do～bo～so～ngo～no～mo～ro～lo

འབྱེད་སྡུད (离合字)

འམ～གམ～དམ～བམ～སམ～ངམ　～ནམ～མམ～རམ～ལམ

'am～gam～dam～bam～sam～ngam～nam～mam～ram～lam

འབྲེལ་སྒྲ (属格字)

འི～ཡི～གི～གྱི　～ཀྱི

'i～yi～gi～gyi～kyi

བྱེད་སྒྲ (具格字)

-ས～ཡིས～གིས～གྱིས～ཀྱིས

-s～yis～gis～gyis～kyis

（三）“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②] 这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尽管现代藏文正字法仍以古音为准，但在现代藏语口语中，语素读音照变不误，各地方言也都有按自己的内部规律的读音。语素变体，古今不同，方言互异，是很自然的。下面仍以几个虚字为例：[③]

འབྲེལ་སྒྲ (属格字)

---

① 这类变异是一种连音变化，主要取决于前一音节的韵尾。参阅传统文法《三十颂》和《字性组织法》；胡坦：《藏文文法三十颂》，1959，中央民族学院印；张济川：《古藏语塞音韵尾读音初探》，《民族语文》1982 年 6 期。

② 陈弟：《毛诗古音考·序》。

③ 参阅马久、周季文：《安多藏语课文》，1953，中央民族学院印。
格桑居冕：《藏语方言概要》，1964，中央民族学院印。

夏河 [kə] [ɣə] [ŋgə] 或元音变异

拉萨 [ki] [k 'i] 或元音变异

木雅 [ki]

ལ་དོན (业格字)

夏河 [wa] [la] [ka] [ra] [ma] [na] [ŋa] 或元音变异

拉萨 [la] 或元音变异

木雅 [la]

（四）我们从现代藏语拉萨话的语素变异情况来看，一个语素具有若干变体是很常见的现象。这类变异包括有规则和不规则的，成系统的和不成系统的，有条件的和无条件的等等。变异涉及语素的声韵调，或单项变化，或几项联合变化。如：

声母：

ལྷ 神 [ɬa⁵⁴] ~ [la⁵⁴]

例： ལྷ [ɬa⁵⁴] 神 ཡུལ་ལྷ [yː¹¹la⁵⁴] 土地神

ཇ 茶 [tɕ 'a¹³] ~ [tɕa⁵⁴]

例： ཇ [tɕ 'a¹³]茶 བོད་ཇ [p 'øː¹¹tɕa⁵⁴] 藏茶

བཞི 四 [ɕi¹³] ~ [pɕi⁵⁴]

例： བཞི [ɕi¹³] 四 བཅུ་བཞི [tɕu⁵⁵pɕi⁵⁴] 十四

དགུ 九 [ku¹³] ~ [rku⁵⁴]

例： དགུ [ku¹³] 九 བཅུ་དགུ [tɕu⁵⁵rku⁵⁴] 十九

མ 不，没 [ma¹¹] ~ [ma⁵⁵] ~ [m̥a⁵⁵]

例： མ་བཟས [ma¹¹sɛ²⁵¹]没吃 མ་བལྟས [ma⁵⁵tɛ²⁵¹] 没看

མ་ཕྱིན [m̥ə⁵⁵tɕin⁵⁵] 没去

མདའ 箭 [ta¹³] ~ [nta¹³] ~ [nta⁵⁴] ~ [mta⁵⁴]

例： མདའ [ta¹³] 或 [nta¹³] 箭 མེ་མདའ [me¹¹nta⁵⁴]

火枪（火＋箭）

ཆུ་མདའ [tɕ ʻu⁵⁵mta⁵⁴] 水枪（水+箭）

韵母：

བུ 孩子 [p ʻu¹³] ~ [p ʻo¹¹] ~ [pu⁵⁴]

例： བུ [p ʻu¹³] 男孩子 བུ་མོ [p ʻo¹¹mo⁵⁴] 女孩子 མ་བུ [mə¹¹pu⁵⁴] 母子

གུར 帐篷 [k ʻuː¹¹³] ~ [k ʻur¹¹] ~ [kuː⁵⁵]

例：གུར [k ʻuː¹¹³] 帐篷 གུར་ཐག [k ʻur¹¹ta²⁵¹] 帐篷绳

སྦྲ་གུར [pə¹¹kuː⁵⁵] 牛毛帐篷

ལྕགས 铁 [tɕa²⁵¹] ~ [tɕaː⁵⁵] ~ [tɕak⁵⁵]

例： ལྕགས [tɕa²⁵¹] 铁 ལྕགས་དཀར [tɕaː⁵⁵kaː⁵⁵] 白铁

ལྕགས་ཁྲ [tɕak⁵⁵tʂa⁵⁴] 纱窗

ཁབ 针 [k ʻəp⁵¹] ~ [k ʻəp⁵⁵] ~ [k ʻə⁵⁵]

例： ཁབ [k ʻəp⁵¹] 针 ཁབ་སྐུད [k ʻəp⁵⁵ky²⁵¹] 针线

ཁབ་མིག [k ʻə⁵⁵mi²⁵¹] 针眼

声调：

ཉ 鱼 [ȵa¹³] ~ [ȵa⁵⁴]

例： ཉ [ȵa¹³] 鱼 གསེར་ཉ [seː⁵⁵ȵa⁵⁴] 金鱼

རྡོ 石 [to¹³] ~ [to⁵⁴]

例： རྡོ [to¹³] 石头 ས་རྡོ [sa⁵⁵to⁵⁴] 土石

སྐད 话 [kɛ²⁵¹] ~ [kɛː⁵⁵]

例： སྐད [kɛ²⁵¹] 话 སྐད་ཡིག [kɛː⁵⁵yi²⁵¹] 语文

ལུག 绵羊 [lu²¹³²] ~ [luk¹¹] ~ [lu²⁵¹]

例： ལུག [lu²¹³²] 绵羊 ལུག་རྫི [luk¹¹tsi⁵⁴] 牧羊人

ར་ལུག 绵羊 [ʐə¹¹lu²⁵¹] 山羊和绵羊

（五）上述各例的变异大都是语音条件决定的，音虽变而义未变。如果音变涉及意义，不论是语法意义还是词汇意义，

那就是另一种性质的变异。因此有三种情况需要加以区分：

（1）语音变异：语素音变而义不变。上属各例均属此类。

（2）语法变异：语音形式的变化伴随着语法意义的改变。如拉萨话的 རེད（red）“是”，用于陈述句的肯定式时读［reʔ¹³²］或［reʔ］：ཁོང་དགེ་རྒན་རེད（他是老师），用于特殊疑问句时读［rɛʔ］：ཁོང་སུ་རེད（他是谁?）。［reʔ］和［rɛʔ］可以认为是同一语素的两个语法变体。

（3）同族语素：语音相近语义也相近但不相同。例如［kam⁵¹］“乾”和［kom⁵⁵］“喝”。这类音近义通的语素可能同出一源，可以叫做“同源语素”、“同族语素”或者象吕叔湘先生所说的“亲属字”。①

三　语素变异的类别和规则

（一）自由变异　有些语素的变异看不出什么条件，时而这样说，时而那样说，就叫自由变异。例如拉萨话：

［nem⁵⁵］　［lem⁵⁵］　མནན　摁，按，压②

［ŋɛ̃ː⁵⁵］　［ȵɛ̃ː⁵⁵］　མཁན　者（表人后缀）③

有时同是拉萨人，读音有分歧。有的分歧表现成系统，造成一大批的词有异读。如部分低调字：

---

① 吕叔湘：《语文常谈》，三联书店，1980年。

② ［n］和［l］在拉萨话里是对立的音素（=音位）。如：［la⁵⁵ma⁵⁴］“活佛”，［na⁵⁵ma⁵⁴］“媳妇”。

③ ［ŋ］和［ȵ］在拉萨话里是对立的音素（=音位）。如［ŋa¹³］“我”，［ȵa¹³］“鱼”。

送气～不送气

[pʻu^{13}]～[pu^{13}]	孩子	[tɕʻa^{13}]～[tɕa^{13}]	茶
[tʻo^{13}]～[to^{13}]	二，双	[tʂʻo^{13}]～[tʂo^{13}]	麦
[kʻo^{13}]～[ko^{13}]	听见	[ɬʻõː^{13}]～[ɬõː^{13}]	亏

鼻冠音的有无

[ko^{13}]～[ŋko^{13}]	头	[tɕɛː^{113}]～[ȵtɕɛː^{13}]	拜见
[ta^{13}]～[nta^{13}]	箭	[tso^{13}]～[ntso^{13}]	犏牛
[pu^{13}]～[mpu^{13}]	虫	[tʂo^{13}]～[ntʂo^{13}]	走

（二）连读变音　这是拉萨话里造成语素变体的最主要的原因。下面举几条影响面较宽的连读变音规则：

（1）“送气变不送气”规则

送气声母→不送气声母/复合词的第二音节

这条规则是说：送气声母的语素在复合词的第二音节位置上变为不送气声母。这里又可细分为强制性的（obligatory）和可选性的（optional）两类。低调（源于古浊声母）语素非变不可：

	送气		不送气	
[pʻ]→[p]	[pʻu^{13}]	孩子	[mə^{11}pu^{54}]	母子
[tʻ]→[t]	[tʻep^{132}]	本子	[ȵin^{11}tep^{51}]	日记本
[kʻ]→[k]	[kʻõː^{132}]	价钱	[tɕʻa^{11}kõː^{51}]	茶价
[tʂʻ]→[tʂ]	[tʂʻeː^{113}]	骡子	[ta^{55}tʂeː^{55}]	骡马
[tɕʻ]→[tɕ]	[tɕʻa^{13}]	茶	[ɕɔː^{11}tɕa^{54}]	早茶

高调（源于古清声母）语素变不变取决于快读慢读或因人而异（见下文）。

（2）“低调变高调”规则①

低调→高调/复合词的第二音节

这条规则是说：低调语素在复合词第二音节位置上变高调。如：

13→54	[lo¹³]	年	[t‘a¹¹lo⁵⁴]	今年
	[me¹³]	火	[mar¹¹me⁵⁴]	酥油灯
	[to¹³]	石	[me¹¹to⁵⁴]	火石
113→55	[ma:¹¹³]	酥油	[tɕ‘a¹¹ma:⁵⁵]	茶和酥油
	[kam¹¹³]	箱子	[tɕa:⁵⁵kam⁵⁵]	铁箱
132→51	[luˀ¹³²]	绵羊	[rə¹¹luˀ⁵¹]	山羊和绵羊
	[ʐiˀ¹³²]	族	[mi¹¹ʐiˀ⁵¹]	民族

（3）“降调变平调”规则②

降调→平调/复合词的第一音节

这条规则是说：降调语素在复合词的第一音节的位置上变为平调。精确地说：低（升）降变低平，高降变高平。如：

132→11	[p‘øˀ¹³²]	藏族	[p‘ø:¹¹kɛˀ⁵¹]	藏语
	[sɛˀ¹³²]	食	[sɛ:¹¹køˀ⁵¹]	衣食
	[t‘yˀ¹³²]	时	[t‘y:¹¹kəp⁵¹]	时期
51→55	[kɛˀ⁵¹]	话	[kɛ:⁵⁵pa:⁵⁵]	话匣子
	[tɕ‘øˀ⁵¹]	宗教	[tɕ‘ø:⁵⁵kã:⁵⁵]	经堂
	[sem⁵¹]	心	[sem⁵⁵tʂɛ:⁵⁵]	担心

① 拉萨话里低调包括低平升［13或113］和低升降［132］；高调包括高平［55］和高降［51］。

② 拉萨话里降调包括低升降［132］和高降［51］，平调包括低平升［113或13］和高平［55］。

(4)“元音和谐”规则①

拉萨话里的“元音和谐”规则是指高低元音在一个词内相遇，较低的元音舌位抬高一度向较高的元音靠拢，或者方向相反，高元音舌位下降一度向较低元素靠拢。前者（元音高化）是能产规则，如：a→ə，o→u，e→i，ø→y 等。后者（元音低化）是不能产规则，限于少数语词，如 u→o，i→e。

高 化

a→ə	[sa^{54}]	土	[sə^{55}tɕu^{54}]	水土
	[k'a^{54}]	口	[k'ə^{55}tɕu^{54}]	口水
o→u	[lo^{13}]	年	[lu^{11}ɬyʔ^{51}]	历史
	[to^{13}]	石	[tu^{11}rĩ^{51}]	石碑
e→i	[me^{13}]	火	[mi^{11}ɕĩ:^{55}]	柴火
	[ȵe^{13}]	近	[ȵi^{11}rĩ^{51}]	远近
ø→y	[tɕ'øʔ^{51}]	宗教	[tɕ'y:^{55}tʂim^{51}]	法规
	[p'øʔ^{132}]	藏族	[p'y:^{11}jiʔ^{51}]	藏文

低 化

u→o	[p'u^{13}]	孩子	[p'o^{11}mo^{54}]	女孩子
	[luʔ^{132}]	规	[lok^{11}sø:^{55}]	规矩
i→e	[ȵi:^{55}]	二	[ȵe:^{11}tõ:^{55}]	二千
	[mi^{13}]	人	[me^{11}tse^{54}]	人生

(5)“清擦音浊化”规则

① 张琨、张贝蒂：《Vowel Harmony in spoken Lhasa Tibetan》，台湾史语所集刊，第四十本上册，1968 年。

清音{[ɬ] [ʂ] [ç]}→浊音{[l] [r] [j]}/复合词的第二音节

ɬ→l	[ɬa^{54}]	神	[y:^{11}la^{54}]	土地神
	[ɬo^{54}]	南	[ɕa:^{55}lo^{54}]	东南
	[ɬø^{ʔ51}]	松	[ɬø^{55}lø^{ʔ51}]	轻松的
ʂ→r (')	[ʂaŋ^{55}]	孤	[ʂaŋ^{55}rã:^{55}]	单身
	[ʂi:^{55}]	整	[ʂi:^{55}ri:^{55}]	整个儿
	[ʂu^{ʔ51}]	碎	[ʂu^{55}ru^{ʔ51}]	碎石块
ç→j	[çəp^{55}]	撇出	[çəp^{55}jəp^{51}]	薄薄一层
	[çaŋ^{55}]	漂浮	[çaŋ^{55}jã:^{55}]	漂浮的

(6) 减音规则

复合词中两个相同的辅音碰到一块儿通常要削去一个。如:

pp→p	[lo(p)^{55}p õ:^{55}]	大师	[k 'ə(p)^{55}põ:^{55}]	粗针
	[tʂə(p)^{55}pu^{54}]	薄		
kk→k	[tu(k)^{11}kɛ^{ʔ51}]	叫苦声	[tʂu(k)^{11}kɛ^{ʔ51}]	雷声
mm→m	[tʂ 'i(m)^{55}me^{ʔ51}]	无法	[ka(m)^{55}ma^{ʔ51}]	不孕牛
rr→r	[pə(r)^{55}ri^{ʔ51}]	图片	[p 'ə(r)^{55}ri^{54}]	那边山上

(7) 异化规则

重叠式的双音词中，两个相同的辅音韵尾，后一个常发生异化(有例外)。如:

-p-p→-p-ʔ	[ɕip^{11}ɕi^{ʔ51}]	细	[səp^{11}sə^{ʔ51}]	小心
	[lep^{11}le^{ʔ51}]	扁		
-k-k→-k-ʔ	[ɕik^{55}ɕi^{ʔ51}]	推挤	[tak^{55}ta^{ʔ51}]	恰好
	[tʂuk^{55}tʂu^{ʔ51}]	搅		

-m-m→-m-ṽ [tɕam⁵⁵tɕã:⁵⁵]散步

（三）快读慢读 这也是影响语素变读的一个因素。前面说过，有些复合词第二音节的声母送气与否跟快读慢读有关。一般说，慢读时送气，快读时不送气。如：

	慢读	快读	
p‘～p	[k‘e⁵⁵p‘ɛ̃:⁵⁵]	[k‘e⁵⁵pɛ̃:⁵⁵]	利益
t‘～t	[k‘ur¹¹t‘a²⁵¹]	[k‘ur¹¹ta²⁵¹]	帐篷绳
k‘～k	[sa¹¹k‘ã:⁵⁵]	[sa¹¹kã:⁵⁵]	食堂
ts‘～ts	[ŋa¹¹nts‘o⁵⁴]	[ŋa¹¹ntso⁵⁴]	我们
tɕ‘～tɕ	[pe⁵⁵tɕ‘a⁵⁴]	[pe⁵⁵tɕa⁵⁴]	书

快读慢读还影响动词语尾的读音。如 ཟ་གི་ཡོག་རེད"正在吃"，慢读是[sə¹¹ki⁵⁴yɔ¹³²reʔ]，快读是[sə¹¹kwɔ⁵⁵re]。轻读加快读可使一些语素的元音清化乃至脱落。如：

(ཤེས་) སོང [sõ] [so] [su̥] （知道）了

(ཤེས་) བྱུང [tɕ‘ũ] [tɕ‘u̥] （我知道）了

（四）文白异读 文读指读书音，白读指口语音。文白两读并用，是语素变异的另一个原因。藏语播音员的读音可以说是典型的例子。他们读藏文稿件跟平日说话有明显差异。如：

	读书音	口语音	
མཁན	[k‘ɛn⁵⁵]	[ŋ̥ɛ̃:⁵⁵～nɛ̃⁵⁵]	者(表人后缀)
སླེབས	[lep⁵¹]	[le²⁵¹]	来
ཁེངས	[k‘eŋ⁵¹]	[k‘ã:⁵¹]	充满
ད་ལྟ	[t‘a¹¹ta⁵⁴]	[tan¹¹ta⁵⁴]	现在
ག་ཚོད	[k‘a¹¹ts‘ø²⁵¹]	[k‘ə¹¹tsɛ²⁵¹]	多少

འཕྲོག [tʂʻɔ²⁵¹] [pʻɔ²⁵¹] 抢

有时普通口音和拉萨土音也有差异。如：

	普通口音	拉萨土音	
ཁང་པ	[kʻaŋ⁵⁵pa⁵⁴]	[kʻaŋ⁵⁵ka⁵⁴]	房子
ལག་པ	[lak¹¹pa⁵⁴]	[la¹¹ka⁵⁴]	手
ཆུང་ཆུང	[tɕʻũ⁵⁵tɕũ:⁵⁵]	[tɕʻyn⁵⁵tɕy:⁵⁵]	小
ཐུང་ཐུང	[tʻũ⁵⁵tũ:⁵⁵]	[tʻyn⁵⁵ty:⁵⁵]	短
དེ་རིང	[tʻe¹¹rĩ:⁵⁵]	[tə¹¹ri²⁵¹]	今天

在缺少标准音的情况下，藏语的文白异读将会长期存在。① 此外还有许多社会因素促成语素变异，例如方言的相互影响，语言的相互接触，男女长幼的差异等等。

四 语素变异和语音变迁

（一）语素变异的基本原因是语音的历史变迁。藏语自有文字以来到现在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在这一千多年中整个语音系统经历了重大的变化。拿早期书面藏语所反映出来的语音系统跟现代藏语的任何一种方言比较，都有明显差异。比方跟拉萨话比，最引人注意的演变有三：②

（1）声母和韵尾系统大为简化。这包括清浊声母对立的消失：＊b＞p(ʻ)，＊d＞t(ʻ)，＊g＞k(ʻ)，＊z＞s 等等；前缀

① 周季文：《藏语拉萨话的文白异读》，第十届国际汉藏语言学会议论文，1982 年。

② 胡坦：《藏语（拉萨话）声调研究》，《民族语文》1980 年第 1 期。

音的脱落：* st > t，* sg > k，* rk > k，* br > tʂ，* bsgr > tʂ等等；辅音韵尾的脱落和简化：* is > iʔ，* ad > ɛʔ，* ol > øː，* ems > em，* ind > in 或 ĩʔ，* aŋs > aŋ 或 ãː，* ugs > uʔ，等等。

（2）元音数目增多。书面藏语系统只有五个元音：* a，* i，* u，* e，* o。辅音韵尾的简化促进了元音的分化。例如鼻韵尾-n-ŋ脱落，使元音鼻化：* an > ɛ̃ː，* aŋ > ãː，塞音和擦音韵尾的弱化，使元音带喉塞或紧化：* ag > aʔ，* ad > ɛʔ，* as > ɛʔ；流音韵尾脱落，使元音延长：* al > ɛː，* ar > aː；舌尖辅音韵尾使元音前化：* al > ɛː，* ol > øː，* ul > yː等等。随着韵尾的简化，拉萨话产生了长短元音的对立、口鼻元音的对立，以及象 ɛ，ø，y 这样的新元音。

（3）声调的产生。古藏语本无声调。由于声母和韵尾的大量简化，声调作为补偿物应运而生。首先是声母清浊的对立转化为高低调的对立，随后韵母舒促的区别又进一步导致高低调再分平降。

（二）古今语音的大变迁使得语素的面貌大为改观。过去大约读作 * skra "头发" 的，现在拉萨话要说成 [$tʂa^{54}$]，古 * bsgrags "宣扬" 今读 [$tʂa^{ʔ132}$]。语素形式的改观由小到大、由不明显到明显，经历了长期的渐变过程，一般都服从语音演变的规律。语音演变规律大都是有条件的。在一定条件下古音发生变化；在另一些条件下可能保存着没变。例如古藏语的辅音群，大多数情况下在拉萨话里已简化为单纯辅音，词首再没有 st- rg- sgr- lng- rny- md-一类的辅音群，词尾也没有-ms -gs - nd -bs这类复辅音了。但是在复合词中间，某些复辅音改头换面地保存下来。这就造成拉萨话语素变异中的一些特例——

两个语素合成一个复合词时的一种貌以“增音”的现象。

-p-	tɕu^{54}	（十）	+ ɕi^{13}	（四）→tɕu^{55}pɕi^{54}	十四
-k-	tɕu^{54}	（十）	+ tɕi^{ʔ51}	（一）→tɕu^{55}ktɕi^{ʔ51}	十一
-r-	tɕu^{54}	（十）	+ ku^{13}	（九）→tɕu^{55}rku^{54}	十九
-m-	tɕ‘u^{54}	（水）	+ ta^{13}	（箭）→tɕ‘u^{55}mta^{54}	水枪
-n-	mi^{13}	（不）	+ tu^{ʔ132}	（有）→mi^{11}ntu^{ʔ51}	没有
-ŋ-	tɕ‘u^{13}	（水）	+ ko^{13}	（头）→tɕ‘u^{55}ŋko^{54}	水源

从平面上看，上述例子类似“连读增音”，所增的音属前属后常有疑义：究竟是前一语素增加了变体（如 tɕu^{54} ~ tɕup^{55} ~ tɕur^{55} ~ tɕuk^{55} “十”），还是后一语素有不同的变体（如：ɕi^{13} ~ pɕi^{54} “四”，tɕi^{ʔ51} ~ ktɕi^{ʔ51} “一”，ku^{13} ~ rku^{54} “九” 等）？从语音层上说（音节切分），-p- -r- -k- -m- -n- -ŋ-属前。从词汇·语法层上说（语素切分），它们应属后一语素。用转换生成语法的术语说，这些音是后一语素的底层语音形式的一部分，在一定条件下（如前一音节是短元音开音节）转换为表层形式，它有一套隐现规则。从历史上看，这里并没有增音，只是在一定条件下保留了某些古复辅音。

今日之特例可能是昨日之通则。我们可以从许多不规则的语素变体中看到某些历史音变的痕迹。例如拉萨话语素变异中有［tʂ］~［p］，［tʂ‘］~［p‘］，交替：

tʂ ~ p	［tʂa^{13}］	~	［pa^{13}］	牛毛帐篷
	［tʂa^{54}］	~	［pa^{54}］	猿
tʂ‘ ~ p‘	［tʂ‘ɔ^{ʔ51}］	~	［p‘ɔ^{ʔ51}］	抢
	［tʂ‘a^{55}po^{54}］	~	［p‘a^{55}po^{54}］	细

这种交替从表面上看差异较大。从历史上看一脉相承，是复辅

音（双唇塞音 + r）简化的结果：

$$*pr\begin{cases}tʂ\\ p\end{cases}\qquad *phr\begin{cases}tʂ‘\\ p‘\end{cases}$$

此外，象上面谈到的“自由变异”中有无鼻冠音的交替（t ~ nt，p ~ mp……）以及各种各样的文白异读现象都留下了消失中的某些古音的痕迹。①

现在的拉萨人为什么把“拉萨”说成[ɬɛ^{55} sa^{54}]，而不照文字念[ɬa^{55} sa^{54}]？一般人认为这里加了一个属格字，表示“神圣的地方”，实际上这是历史音变的残留现象，是前一音节的［a］受后一音节［s］声母的影响变读作［ɛ］：＊a→ɛ/-s。② 我们知道＊as＞ɛʔ是拉萨话音变中的一条普遍规律。类似 ལྷ་ས 的变异还可以举出一些例子：

རྟ་སྒ	[tɛ:^{55}ka^{54}]	马鞍	རྟ་སྦང	[tɛ:^{55}pa:^{51}]	马粪
གཉའ་སྒ	[ȵɛ:^{55}ka^{54}]	牛轭抬杠	བ་སྤུ	[p‘ɛ:^{11}pu^{54}]	汗毛
རྒྱ་སྒོ	[tɕɛ:^{11}ko^{54}]	大门	ཁ་ས	[k‘ɛ^{55}sa^{54}]或[k‘e:^{55}sə^{54}]	昨天

对于缺乏古代文献的语言来说，不规则的语素变体往往是拟测古音的珍贵材料。

原载《民族语文》1984 年第 3 期

---

① 详见周季文：《藏语拉萨话的文白异读》，1982 年。

② 张琨先生较早地指出了这一点。另参考本页注①周文。

四 语 法

拉萨藏语中几种动词句式的分析

藏语动词句，结构繁简不一，形式多种多样。常见的有三大类型：（1）是字句，（2）有这句，（3）动字句。（1）（2）两类算特殊动词句，第（3）类才是一般动词句。前者虽很能产，但论花样远不如后者繁多。

三类句型有一个共同点：动词语都位于句尾，名词语一律放在动词前头。从语言类型上说，藏语跟彝缅语同属“动居句尾”（verb－final）型语言。

另一个特点是名词语在句中都带有一定的“格”标志，用以表达名词语在句中的各种语法功能。以下面三句话为例，在现代藏语拉萨话里要说成：

(1)བཀྲ་ཤིས་ཕྲུ་གུ་(སྤུ་གུ)རེད།　扎西是孩子。

　扎西－孩子－ 是

(2)བཀྲ་ཤིས་ལ་ཕྲུ་གུ་ཡོག་རེད།　扎西有孩子。

　扎西 la－孩子－有

(3)བཀྲ་ཤིས་གིས་ཕྲུ་གུ་ཉེས་པ་རེད།

　扎西打孩子。

　扎西 ki－ 孩子 － 打

三句话里的“扎西”用格各不相同。是字句主语用原格（通格，零形式），有字句的所有者用位格标志-la，及物动词句主语用施（事）格（作格）标志-ki或-kɛɛ。本文主要讨论一般动词句中的几种句式（语言材料限于现代藏语拉萨方言，下面简称藏语）。其他句式，另文讨论。

一　名词的“格”和动词的“向”

（一）藏语动词句都以动词语压轴。这个动词语有时只是一个单独的动词，但更多的情况是由动词带一些后附成分（如词尾、辅助动词等）构成的。动词前面可以只有一个名词语（包括代词），也可以有两个或更多的名词语，由此构成下列一些不同的句子形式。

名	+动	代号：	N	+V
$名_1+名_2$	+动		N_1+N_2	+V
$名_1+名_2+名_3$	+动		$N_1+N_2+N_3$	+V
$名_1+名_2+名_3\cdots\cdots名_n$	+动		$N_1+N_2+N_3\cdots\cdots N_n$	+V

（二）这一串串名动组合的句子，并不都是在同一平面上的排列。稍微复杂一点的句式，比方说动词前头有两个名词时，就有语序和层次问题。比较下列两个句子：

(4) ང་ཀང་པ་ན་གིས།

我－脚－痛

(5) ངའི་ཀང་པ་སྐྲངས་ཤག

我的－脚－肿了

例（4）里的“脚”和“痛”先组合，然后再跟“我”发生关

系。尽管“我”跟“脚”在意义上关系也很密切，但句法上不是直接成分。例（5）则由“我”和“脚”先组合，用属格助词连接，然后再同“肿”发生关系。按层次结构应是：

ང་（རྐང་པ་ན་གིས）| 我（脚痛）。

（ངའི་རྐང་པ）སྐྲངས་ཤག（我的脚）肿了。

（三）从语义方面看，名词跟动词之间可以有多种多样的关系。例如：施动者－动作，受动者－动作，事物－状态，工具－动作，目标－动作，时间－动作，处所－动作等等。名词之间也可能有语义联系。比方：领有－被领有，限制－被限制等等。所有这些关系（即名词在语句中跟其他成分的关系），如果用一个简单的名目来概括，不妨叫做“格关系”。

（四）表达格关系有多种方式。藏语主要靠在名词语后头加标志（包括零形式）的办法。这种标志可以叫格标志或格助词。这是和汉语不同的一个特点。汉语里象“小孩打小孩”，“人剥削人”这样的句子，动词居中，主前宾后，谁是打人的，谁是挨打的，谁是剥削者，谁是被剥削者，仅凭语序，一目了然。藏语属“动居句尾”型语言，如果单凭语序，这样的句子要说成：“小孩－小孩－打”，“人－人－剥削”，关系不清。加上格标志，施受才分明。这两句话在拉萨藏话里要说成：

（6）ཕྲུ་གུས་ཕྲུ་གུ་ཉེས་པ་རེད།

小孩（施格）－小孩（原格）－打

（7）མིས་མི་ལ་བཤུ་གཞོག་བཏང་པ་རེད།

人（施格）－人（与格）－剥削

再如，汉语里“他怕”和“怕他”，语序不同，关系相反。按照藏语语序，两者都是“他－怕”。要弄清究竟是他害怕还

是害怕他，要靠格标志。

(8) ཁོ་ཞེད་གིས། 他怕

他（原格）－怕

(9) ཁོར་ཞེད་གིས། 怕他

他（与格）－怕

这里行为的主体用原格（零形式），行为的对象用与格-la。这样主宾关系就不会误解了。

有了格标志，语序作用相对变小。例如："洛桑给扎西一个苹果"，在藏语里说成：

(10)བློ་བཟང་གིས་བཀྲ་ཤིས་ལ་ཀུ་ཤུ་ག་ཅིག་སྟེར་པ་རེད།

洛桑(施格)－扎西(与格)－苹果 ·个(原格)－给了

动词 སྟེར（给）的前头有三个名词：N_1（洛桑）是与者，N_2（扎西）是受者，N_3（苹果）是与者所与和受者所受的事物。他们各带不同的格标志。我们根据这些标志就可以推断出谁给谁什么东西。即使三个 N 的位置互换也不致改变句子的基本意思。我们可以说：

(11)བློ་བཟང་གིས་ཀུ་ཤུ་དེ་བཀྲ་ཤིས་ལ་སྟེར་པ་རེད།

洛桑(施格)－苹果那(原格)－扎西(与格)－给了

(12)བཀྲ་ཤིས་ལ་བློ་བཟང་གིས་ཀུ་ཤུ་གཅིག་སྟེར་པ་རེད།

扎西(与格)－洛桑(施格)－苹果一个(原格)－给了

(13)ཀུ་ཤུ་དེ་བློ་བཟང་གིས་བཀྲ་ཤིས་ལ་སྟེར་པ་རེད།

苹果那个(原格)－洛桑(施格)－扎西(与格)－给了

只有改变格标志，三者的关系（即全句的意思）才会改变。例如：

(14)བཀྲ་ཤིས་ཀྱིས་བློ་བཟང་ལ་ཀུ་ཤུ་གཅིག་སྟེར་པ་རེད།

扎西(施格)－洛桑(与格)－苹果一个(原格)－给了

（五）藏语的格标志可以附着在一个单独名词（包括代词，下同）的后边，也可以附着在一个名词短语的后边。因此我们

可以把它叫做格助词或后置词。传统藏文文法讲的 རྣམ་དབྱེ་བརྒྱད（唐人译作“八啭声”，现在有人译作“八格”）就指这部分语法字。名称的正误与优劣，尚可讨论。本文为了叙述方便，暂叫格标志或格助词，简称“格”。当然藏语的格范畴在许多方面不同于印欧语的格范畴。

（六）藏语的格助词数目不多，常见的有-ki，-kεε/ki，-la，-nεε，-lεε 等，用法非常复杂，受语法、语义和语用修辞等多种因素支配。其中谓语动词的性质和类别起很重要的制约作用。请看下面的例子：

（15）བློ་བཟང་གིས་བཀྲ་ཤིས་བསྒུགས་བསྡད་ཤག
洛桑（施格）－扎西① —等
洛桑等扎西

（16）བློ་བཟང་གིས་བཀྲ་ཤིས་ལ་གཞུས་པ་རེད།
洛桑（施格）－扎西（与格）－揍
洛桑揍扎西

（17）བློ་བཟང་ཁོ་བཀྲ་ཤིས་ལ་ཞེད་གིས།
洛桑他－扎西（与格）－怕
洛桑怕扎西

（18）བློ་བཟང་ལ་བཀྲ་ཤིས་ཐུག་པ་རེད།
洛桑（与格）－扎西－遇见
洛桑遇见扎西

乍一看，“等”“揍”“怕”“遇见”芳是及物动词，它们都有一主（洛桑）一宾（扎西），主施宾受，用格应当相同。实则不

---

① 自此以下，标注“格”时，凡不特别注明某格者为原格，亦称通格。原格后无标志，跟其它格相比，可以说是零形式。

然。四个动词性质不同，对前面名词的用格也有不同的要求，因此造成四种不同形式的句子。藏语动词语虽居句末，但在用格上常常支配前面的名词语。从某种意义上说，藏语的动词语是句子的核心，决定着全句的格局。因此分析句子结构，必须进一步考察动词的性质、类别和特点。

（七）藏语动词有各种类别，各有不同特点。对句法分析来说，下述的分类都很有用。例如：根据动词和宾语的关系分为及物动词和不及物动词；根据动词和主语的关系（即动作行为能否为主体所控制）分为自主动词和不自主动词；根据动词和主、宾双方的关系分为使动词和非使动词等等。每一类下面还需要再细分，以便进一步揭示一些潜在的语法规则，说明各类句式的细微差别。此外，我们觉得动词“向”的概念作为分析藏语句式的出发点似乎很有用。所谓“向”是指句中动词和名词的关系，看一个动词能跟几个名词语发生联系。根据这一特点动词可以分为单向动词、双向动词、三向动词等等。我们知道，有些行为通常只跟一方面的人或物有关系。例如：ཤི（死），ན（生病），རྨས（受伤），འཁོལ（沸腾）等。这类动词就叫单向动词。有些行为总是跟两方面的人或物发生联系。例如：ཟ（吃），འཐུང （喝），ལྟ（看），སྐོལ（烧开）等。这类动词叫双向动词。有些行为经常跟三方面的人和物发生联系。例如：སྟེར（给），སྤྲོད （交给），ཕུལ（献）等。这类动词叫三向动词。依此类推，还可以有四向或更多向的动词语。① 如：

① 参看朱德熙《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商务印书馆，1980。
John Lyons:《Introduction to Theoretical Linguistics》CUP 1968. p. 350.
“向”亦称“价”或“配价”。

(19)ངས་མོ་ཕྲུ་གུར་ཡང་རྩིས་བསླབ་རུ་བཅུག་པ་ཡིན།

我叫她给孩子教算术。

我(施)-她-孩子(现)-算术—使教

下面我们就根据这一概念对藏语里三种常见的句式-单向动词句、双向动词句和三向动词句作一粗浅的分析。

二　单向动词句：N+V型

（一）单向动词句结构比较简单，核心部分只有两项：一名一动，名前动后，构成N+V句式。这类句式没有主语和宾语的对立。N项可统称主语。NV两部分均可扩展、添枝加叶。比方为了说明事情发生的时间和地点，可以添加时间词和处所词。不过这些语词并非句子核心，语法上叫可取舍(optional)成分。有没有它不影响句子的基本结构。因此我们把下面三句话都看作是单向句：①

(20) ངག་དབང་ཕྱིན་པ་རེད།　　阿旺去了。

阿旺 - 去了

(21) ངག་དབང་བོད་ལ་ཕྱིན་པ་རེད།

阿旺-西藏（与格）-去了

阿旺到西藏去了。

(22) ངག་དབང་ན་ནིང་བོད་ལ་ཕྱིན་པ་རེད།

阿旺-去年-西藏（与格）-去了

阿旺去年到西藏去了。

（二）单向动词句的核心虽然仅由一名一动构成，但名动

---

① 本文着重分析核心句的句子核心，暂不讨论句子的次要成分。

之间的关系是多种多样的。先看下面的例子：

（23）ཕྲུ་གུ་ཉལ་པ་རེད།

孩子－躺下了

（24）ཕྲུ་གུ་ན་པ་རེད།

孩子－病了

（25）ཆུ་འཁོལ་པ་རེད།

水－开了

例（23）里 ཕྲུ་གུ［pu⁵⁵ku⁵⁴］（孩子）和 ཉལ［ȵɛɛ¹¹³］（躺下）的关系是动作者－动作的关系。“躺下”的行为是由孩子发出的，并能为孩子所控制。如果是妈妈弄躺下的，要用使动式 བསྙལ［ȵɛɛ⁵⁵］。例（24）里“孩子”和“生病”的关系则不同。生病的虽是孩子，但生病这一行为是不由自主的，非孩子意志所能控制。例（25）里“水”和“开了”的关系又有所不同。“水”是无意识的东西，根本谈不上支配或控制行为的问题。再则这里的“水”也不是受支配或受控制的对象［宾语］。因为那种情况要说 ཆུ་སྐོལ（烧开水）。ཆུ་འཁོལ་པ་རེད།（水开了）里的“水”是主语，“开了”只是说明“水”的某种状态。上述这些区别在藏语里不纯粹是意念上的，在语法上也有明确的反映。

（三）我们拿行为能否为意志所控制做标准，把单向动词句分为两类：1．自主式－N 能控制 V。例（23）属此。2．不自主式－N 不能控制 V。例（24）（25）属此。不自主式再按 N 是否表生物分为两小类。结果如下：

1．自主式：		名（生物）	＋动（自主，不及物）
2．不自主式	A：	名（生物）	＋动（不自主，不及物）
	B：	名（非生物）	＋动（不自主，不及物）

下面分别举例说明这些单向句式在语法上的异同点。

（四）自主式单向句

（26）སྐལ་བཟང་ཡོང་གི་རེད། 格桑要来。

（27）ངག་དབང་འགྲོ་གི་རེད། 阿旺要走。

（28）སྒྲོལ་དཀར་ཕྱིན་པ་རེད། 卓嘎去了。

（29）ཡེ་ཤེས་བསྡད་པ་རེད། 益西住下了。

（30）བུ་ཉལ་པ་རེད། 男孩躺下了。

（31）བུ་མོ་ངུས་པ་རེད། 女孩哭了。

这种 N + V 句式有以下一些特点：

1．V 都是自主、不及物动词，意义上大都表示与身体有关的活动。例如：འགྲོ（走），ཕྱིན（去），ཡོང（来），ཐོན（出发），ལོག（回来），ཉལ（睡），ལངས（起），བསྡད（坐，待），བྲོས（逃），རྒྱུགས（跑），མཆོངས（跳），འཛེགས（爬），དོན（出来），འཕུར（飞），ངུས（哭）等等。

2．N 都是表人或其他生物的名词。[①] 作为行为的主体，N 可以控制动词所说的行为。这一点表现在主语为自称（我）时，动词后要用-གི་ཡིན或-པ་ཡིན等自称语尾。N 若不能控制行为，即使主语是自称，动词后也要用他称语尾，（以示不能为“我”所控）。比较：

（32）ང་ཡོང་པ་ཡིན། 我来了。

（33）ང་རིལ་པ་རེད། 我倒下了（不由自主）。

3．由此可知，自主式单向句里 N 和 V 之间有人称上的一

① 有些动词用于引申义时，N 项也可出现非生物名词。如：1982ལོ་ཕྱིན་པ་རེད། 1982 年走（过去）了。ཆུ་ཚོད་ཉལ་བསྡད་ཤག 钟睡（停）了。

致关系。如：

自称 ང་འགྲོ་གི་ཡིན། ང་ཕྱིན་པ་ཡིན།

我－走 我－去了

他称 ཁོ་འགྲོ་གི་རེད། ཁོ་ཕྱིན་པ་རེད།

他－走 他－去了

藏语里的人称一致关系不象印欧语里扣得那么死，活动余地较大。比方“我去拉萨了”，通常说：ང་ལྷ་སར་ཕྱིན་པ་ཡིན།，但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说：ང་ལྷ་སར་ཕྱིན་པ་རེད།。这样说带有一点不由自主的味道。张琨先生解释说：如果小的时候，被人带到拉萨去，过后自述时可以说：ང་ལྷ་སར་ཕྱིན་པ་རེད།。这表明动作主体不能完全控制动作。这种 ཕྱིན（去）的功用很象不自主不及物动词 ན（生病）。[①]

4．这类句式的主语 N 大都用原格，只在少数情况下可用施格。条件：

A．强制性的（obligatory）－非用施格不可。如：

（34）ངས་ཕྱིན་གོ 我去吧。

（35）ངས་ཡོང་གོ 我来吧。

ངས་……གོ（དགོས）格式表示说话人自告奋勇、主动做某件事情。

（36）ངས་ཕྱིན་ཆོག 我可以去。

（37）ངས་བསྡད་ཆོག 我可以留下。

表示说话人同意或愿意做某件事。

① 参看张文第 17 页。

B. 选择性的或可取舍的（optional）- 可用可不用。确切地说，用不用施格意思不同，如：

(38)ང་བསྡད་པ་ཡིན། 我留下了。

(39)ངས་བསྡད་པ་ཡིན། 我(施格)留下了。

例(38)是一般陈述；例(39)用施格，强调主观意志，表示特意留下。再如：

(40)རྟ་འགྲོ་གི་མི་འདུག 马不走。

(41)རྟས་འགྲོ་གི་མི་འདུག 马(施格)不肯走。

例（40）是一般陈述；例（41）强调意志，即使打鞭子，马也不肯走。张琨先生举了一对例子：

(42) ཁོ་ནང་ལ་བསྡད་པ་རེད། 他留在〔自己〕家

(43) ཁོས་ངའི་ནང་ལ་བསྡད་པ་རེད།
　　他（施格）留在我家。

住在自己家是惯例，无需特殊考虑；而决定住在别人家总有一定原因、目的或意图。张先生认为这里 N 用不用施格是“目的”（purpose）和“惯例”（inertia）的对立。①

5. 总之，在 N + V 句式里，N 能否控制 V，主要表现在动词语尾上；而 N 对 V 控制程度的强弱则表现在主语名词的用不用施格上。

（五）不自主式单向句（A组）

(44) ངག་དབང་ན་པ་རེད། 阿旺病了。

(45) ངག་དབང་དྲག་པ་རེད། 阿旺病愈。

① 参看张文第 22 页。

(46) ངག་དབང་རིལ་པ་རེད། 阿旺倒下了。

(47) ངག་དབང་ཕམ་པ་རེད། 阿旺失败了。

(48) ངག་དབང་ཐང་ཆད་པ་རེད།阿旺累了。

(49) ངག་དབང་ར་བཟི་པ་རེད། 阿旺醉了。

(50) ཁྱི་དེ་ཤི་པ་རེད། 那条狗死了。

(51) རྟ་འདྲོགས་པ་རེད། 马受惊了。

(52) མེ་ཏོག་རྙིད་པ་རེད། 花儿蔫了。

这一组 N + V 句式有以下一些特点：

1.V 都属不自主、不及物动词。这类动词所表示的行为都是意志所不能控制的，在数量上较前一类（自主单向动词）为多。

2.N 虽然都是有意识的生物，却不能控制 V 所说的行为。在语法上主要表现在主语是自称（我）时，动词语尾要用他称。NV 之间没有人称上的一致关系。这是不自主式跟自主式的主要区别。比较：

自主式	不自主式
ཁོ་ཕྱིན་པ་རེད།	ཁོ་རིལ་པ་རེད།
他－去了（他称）	他－倒了（他称）
ང་ཕྱིན་པ་ཡིན།	ང་རིལ་པ་རེད།
我－去了（自称）	我－倒了（他称）

3. 以上所说动词语尾主要指-གི་ཡིན། -པ་ཡིན།。བྱུང་和 སོང་加在不自主动词后面有时起区别人称的作用。例如：

(53) ང་ན་བྱུང་། 我病了。

(54) ཁོ་ན་སོང་། 他病了。

但是，仔细分析，སོང་和 བྱུང་的主要区别似乎不在人称，

而在“离心”“向心”，动作的方向和事物的得失等。例如：

(55) ཁོ་ཐོན་སོང་། 他走了。

(56) ཁོ་སླེབས་བྱུང་། 他来了。

离开说话人用 སོང，接近说话人用 བྱུང。

(57) ངས་བརྗེད་སོང་། 我忘了。

(58) ངས་དྲན་བྱུང་། 我想起来了。

忘掉用 སོང，记起用 བྱུང。

(59) དེབ་ངས་བརྒྱགས་སོང་། 我把书弄丢了。

(60) ངར་དེབ་རྙེད་བྱུང་། 我找到书了。

有所失用 སོང，有所得用 བྱུང。

(61) ངས་ཤེས་སོང་། 我（刚）知道了。

(62) ངས་ཤེས་བྱུང་། 我（早）知道了。

时间较短用 སོང，时间较长用 བྱུང。

སོང和 བྱུང是由主要动词虚化而成的。སོང的原义是‘走开’‘离去’，བྱུང་的原义是“获得”。

4. 这类句式的主语名词要用原格。少数用施格。比较：

(63) ཡི་གེ་དེ་ནོར་པ་རེད། 这个字错了（指物）。

(64) ངས་ནོར་པ་རེད། 我错了（指人）。

(65) ང་འགྲིགས་མ་སོང་། 我不对（一般）。

(66) ངས་འགྲིགས་མ་སོང་། 我不对（强调）。

(67) ང་རིལ་པ་རེད། 我倒下了（一般）。

(68) ངས་མ་ཐུབ་པར་རིལ་པ་རེད། 我背不动倒下了（强调）。

（六）不自主式单向句（B组）

(69) ཇ་འཁོལ་པ་རེད། 茶烧开了。

（70）དཀར་ཡོལ་ཆག་པ་རེད། 杯子碎了。
（71）ཐག་པ་ཆད་པ་རེད། 绳子断了。
（72）ཁང་པ་སོག་པ་རེད། 房子塌了。
（73）ལྡེ་མིག་བརླག་པ་རེད། 钥匙丢了。
（74）ཉི་མ་ཤར་པ་རེད། 太阳出来了。
（75）གངས་བབས་པ་རེད། 下雪了。
（76）མིག་སོང་པ་རེད། 眼瞎了。
（77）ལྷ་སའི་རྣམ་པ་འགྱུར་པ་རེད།
拉萨的面貌变了。

这一组 N + V 句式有以下一些特点：

1.V 都是不自主、不及物动词，表示非意志的行为和状态，后面不出现带 ཡིན的自称语尾。

2.N 都指没有生命的东西，无法控制和支配动词所说的行为。

3.N 虽然不能支配 V，却也不受 V 的支配。从语法结构上看，这种 NV 关系仍属主谓而不属宾动关系。

4.由于藏语的主语和宾语都在动词的前面，因此名动组合（N + V）既可能构成主谓结构（SV），也可能构成宾动结构（OV）。判别两种不同结构，不能单凭意义，还要看形式标志：

A．名词标志 - 格助词是主要标志。例如：

（78）སྟག་བསད་པ་རེད། 杀死虎（OV）。
虎（原格） - 杀死
（79）སྟག་གིས་བསད་པ་རེད། 虎杀死［什么人或动物］（SV）。
虎（施格） - 杀死

B．动词标志 - 动词本身自主不自主、自动使动的对立也有助于识别主宾。例如：

(80) ཤེལ་སྒོ་ཆག་སོང་། 玻璃碎了（SV）。
玻璃－碎（自动）

(81) ཤེལ་སྒོ་བཅག་སོང་། 打碎玻璃了（OV）。
玻璃－打碎（使动）

(82) ཤོག་བུ་རལ་སོང་། 纸碎了（SV）。
纸－碎

(83) ཤོག་བུ་དྲལ་སོང་། 撕碎纸了（OV）。
纸－撕碎

C．动词语尾－人称上的一致关系也有助于辨别主宾。例如：

(84) དྲིལ་བརྡ་བཏང་སོང་། 铃响了（SV）。

(85) དྲིལ་བརྡ་བཏང་པ་ཡིན། ［我］打铃了（OV）。

实际上，单向句并不存在主语和宾语的对立。区别主宾是分析双向动词句时的首要任务。

三 双向动词句：$N_1 + N_2 + V$ 型

（一）双向动词句涉及两方面的人或物，结构较为复杂。这类句式的核心是由一个双向动词带两个名词构成的；排列顺序是：名$_1$ + 名$_2$ + 动，代号为 $N_1 + N_2 + V$。名$_1$ 和名$_2$ 跟压轴的动词各有不同的关系。最常见的是：一个代表行为的主体，另一个代表行为的客体或对象，构成典型的“主 + 宾 + 动”（SOV）句式。例如：

(86) ཨ་མས་ཇ་བསྐོལ་པ་རེད། 母亲烧茶了。

(87) ཕྲུ་གུས་སྤག་བཟས་པ་རེད།
小孩吃糌粑团了。

(88) ཨ་ཁུ་སྟོན་པས་རྟ་བཞོན་པ་རེད།

阿库登巴骑马了。

(89) རྟས་ཁོ་དབྱུགས་པ་རེད།

马把他扔下来了。

(二) 双向动词句并不限于 SOV 一种模式。由于动词品种繁多，性质各异，双向句的花样也很多。首先双向句也需要分为自主式和不自主式两大类。

(三) 自主式双向句

以双向自主动词为核心构成的句式。其特点是：意念上，施动者可以控制动作行为，并使之及于另一人或物。形式上，名动之间相互制约：主语（名词）决定动词的人称形式，谓语（动词）往往支配名词语的格标志。我们举出四组句式加以讨论。

(1)名(施格)+名+动(自主)　(2)名+名+动(自主)

(3)名(施格)+名(与格)+动(自主)　(4)名+名(与格)+动(自主)

(四)“名（施格） +名+动”型

(90) ངས་ཇ་བཏུངས་པ་ཡིན།　我喝茶了。

(91) ངས་མར་ཉོས་པ་ཡིན།　我买酥油了。

(92) ངས་བློ་བཟང་བཙལ་པ་ཡིན།

我找洛桑了。

(93) འབྲོག་པས་གཡག་ཕར་དེད་པ་རེད།

牧民赶走牦牛。

(94) ཨ་མས་བག་ལེབ་བཟོས་པ་རེད།

母亲做了饼子。

(95) ཞི་མིས་ཙི་ཙི་གཅིག་ཟིན་པ་རེད།

猫抓住一只老鼠。

这类句式的特点是：

1. V 都是自主、及物动词；动词前头的两个 N 是一主一宾；主语用施格（-ki/-kεε），宾语用原格（-Ø）；语序和层次为：主＋（宾＋动）。

2. 从时态上看，这类句式的动词部分以表达过去、完成或保证完成的事情居多。一般表示未来或未完成的事情时主语大都不用施格（属下一类句式）。比较：

（96）ངས་ཁ་ལག་བཟས་པ་ཡིན། 我吃了饭了。

我（施格）－饭－吃了

（97）ང་ཁ་ལག་ཟ་གི་ཡིན། 我就吃饭。

我－饭－吃（未来）

只有语气特别肯定、表示意志和决心时，未完成式主语才用施格。例如：

（98）ངས་རྒྱ་ཐུག་འཁྱེར་ཡོང་གི་ཡིན།

我把面条拿来。

3. 这一组句子的主语和宾语容易识别，因为有格助词作标志。主语后都带-ki/-kεε，宾语后为零形式。主宾的位置也因之可以互换。提前的宾语往往表有定或已知的信息。比较：

（99）འབྲོག་པ་དེས་ལུག་གཅིག་བསད་པ་རེད།

牧民那（施格）－绵羊－杀了

（100）ལུག་དེ་འབྲོག་པས་བསད་པ་རེད།

绵羊那－牧民（施格）－杀了

某些特指问的宾语可以放在句首。例如：

（101）ལུག་དེ་སུས་བསད་པ་རེད།

绵羊那－谁（施）－杀了

(102) དེ་རིང་གི་ཚགས་པར་སུས་ཁྱེར་སོང་།
今天的报－谁（施格）－拿去了

4. 这类句式里的动词通常要跟主语保持人称上的一致关系。主语名词是自称（我）时，动词语尾用自称形式－-གི་ཡིན། -པ་ཡིན།；主语名词是他称时，动词语尾用他称形式－-གི་རེད། -པ་རེད། སོང་། ཤག等。例如：

(103)ངས་ཡི་གེ་བྲིས་པ་ཡིན། 我写信了。
我(施格)－信－写了(自称)

(104)ཁོས་ཡི་གེ་བྲིས་པ་རེད། 他写信了。
他(施格)－信－写了(他称)

也有主谓人称不一致的情况。例如：

(105)ངས་གོང་བཅག་པ་ཡིན། 我把价钱降下来了。
我(施格)－价钱－降了(自称)

(106)ངས་གོང་བཅག་པ་རེད། 我把价钱降下来了。
我(施格)－价钱－降了(他称)

这两句话的意思有细微的差别：例（105）主谓人称一致，表示自愿降价，是自主的动作；例（106）主语是自称，谓语用他称，表示非自愿、被迫降价。张琨先生认为前一句是主动句，后一句是被动句。例（105）的 ངས（我）是施事格或作格(ergative)，“我”是主语；(106) 的 ངས（我）用的是［工］具格，起有生命工具的作用（the function of an animate instrument or means）不是主语，虽然两个格的形式一模一样。[1]

---

① 参看张文第 18 页。

（五）“名＋名＋动”型

（107）ང་ཇ་འཐུང་གི་ཡིན།　　　我喝茶。

（108）ང་ཆང་འཐུང་གི་མིན།　　　我不喝青稞酒。

（109）ང་ཐ་མག་འཐེན་གི་མེད།　　　我不［会］抽烟。

（110）ཁོང་ཚོ་དཔེ་ཆ་ལྟ་གིས།　　　他们正在看书。

（111）ཨ་མ་ལགས་བག་ལེབ་བཟོ་གི་ཡོག་རེད།
妈妈正在做饼子。

（112）ང་སྐྲ་བཞར་པ་ཡིན།　　　我理发了。

（113）ཁོང་ཚོ་ལས་ཀ་བྱས་ཚར་སོང་།
他们工作做完了。

这类句式有一些特点：

1.V 都是自主、及物动词，前面有两个 N，一主一宾，基本格局跟前一类（3．4）相同。不同点在于主语不用施格，而用原格，造成主宾同格。

2. 跟前一类句式比较，产生了两个问题：SOV 句式的主语究竟在什么情况下用施格，什么情况下不用施格？用和不用有什么不同？很难用一句话回答，因为它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

3. 近代语言学家研究了世界上许多种语言的格范畴，发现［至少］有两种不同类型的格系统：一种是主格宾格对立的系统（nominative－accusative system），一种是施事格独立格对立的系统（ergative－absolutive system）。[①] 简单地说，前者的特点是：在主动句中，主动者用主格，受动者用宾格。凭主格宾格就能识别主语宾语。印欧系一些语言属此。后者的特点是：不及物动词的主语（S）跟及物动词的主语（A＝Agent）

① 亦称作格与通格对立的系统。

不同格，而与及物动词的宾语（P或O）同格。高加索一些语言属此①。两者区别如下：

<table>
<tr><td rowspan="2">主格</td><td>A</td><td>施事格（作格）</td></tr>
<tr><td>S</td><td rowspan="2">独立格（通格）</td></tr>
<tr><td>宾格</td><td>O</td></tr>
</table>

一般认为藏语属于后一种格系统。这类语言有两种主语：施动主语（A）和自动主语（S）。前者用施格（-ki），后者用原格（-Ø）。自动主语（S）跟受动宾语（O）同格。例如：

（114）ཕྲུ་གུས་ཕྱི་རིལ་ཉོས་སོང་།　　小孩买糖（AV）。
　　小孩（施格）－糖－买了

（115）ཕྲུ་གུ་ཉལ་སོང་།　　小孩睡了（SV）。
　　小孩（原格）－睡了

（116）ཕྲུ་གུ་ཉེས་སོང་།　　打小孩（OV）。
　　小孩（原格）－打了

4. 不过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本节所列的句式说明施动主语在一定情况下也可以跟受动宾语同格。换句话说，施动主语也一分为二：有时用施格，有时用原格。分化条件比较复杂，需要专题讨论。这里只举几个例子：

时态

(117)ཁོ་རྟག་པར་ཆང་འཐུང་གིས།
　　他老喝酒。

(118)ཁོས་མདང་དགོངས་ཆང་མང་པོ་བཏུངས་ཤག
　　他(施格)昨晚喝了好多酒。

---

① 参看 Dixon, R. M. W. Ergativity《Language》55, 1979。

一般说来，双向句中叙述过去的事情、完成的事情时，主语多用施格；叙述未完成（包括未来、现在、经常）的事情时，主语多用原格。

意志

（119）ཁོ་ཆང་འཐུང་གི་མི་འདུག 他不喝酒。

（120）ཁོས་ཆང་འཐུང་གི་མི་འདུག 他不肯喝酒。

例（119）是一般叙述，例（120）强调意志，表示怎样敬酒劝酒他都不肯 喝。这同例（41）打鞭子‘马也不肯走’རྟས་འགྲོ་གི་མི་འདུག 中的“马”要用施格一样。

强调

（121）ཁྱེད་རང་སྒྲ་འདི་ཀློག་ད།

你读这个音！

（122）ཁྱེད་རང་གིས་སྒྲ་གསལ་ཙམ་ཅིག་ཀློག་ཨ།

你把这个音读清楚点！

命令式的主语一般省略。如果需要说出来大都用原格，不用施格，但表强调时可用施格。

命令和叙述

（123）འོ་ན་ཁྱེད་རང་གཉིས་གནའ་སྐྱོལ་ད།

那么你们俩发个誓！

（124）ཨ་ནི་ཁོ་གཉིས་ཀྱིས་གནའ་བསྐྱལ་པ་རེད།

于是他们俩发了个誓。

这里命令句主语未用施格，叙述句（完成）主语用了施格。

施动和受动

（125）ང་སྐྲ་བཞར་པ་ཡིན།

我理发了（顾客）。

（126）ངས་སྐྲ་བཞར་པ་ཡིན།

我理发了（理发员）。

例（125）是顾客的话（让人理发），例（126）是理发员的话（给人理发）。象汉语里“我打针了”这样有歧义的话，藏语里靠格区分。受动者用原格，ང་ཁབ་བརྒྱབ་པ་ཡིན།（病人的话）；施动者用施格 ངས་ཁབ་བརྒྱབ་པ་ཡིན།（医生的话）。

动作性强弱

（127）ང་ཁ་ལག་བཟས་ཚར། 我吃完饭了。

（128）ངས་ཁ་ལག་བཟོས་པ་ཡིན། 我做完饭了。

这里的区别可以说是动作性强弱的分别，也可以说是否强调。此外，两个 N 如果都表人（或其他生物），主语一般要用施格，以免混淆。例如：

（129）ད་ཁྱོད་ངས་ཟ་གི་ཡིན།

我要把你吃掉。

（130）ང་ར་སང་ཉིན་སྲིན་མོས་ཟ་གི་རེད།

妖精明天要把我吃掉。

（131）ཁོ་རང་སྲིན་མོས་བསད་སོང་།

他被妖精杀死了。

（132）ཁྱེད་རང་ཡའི་སྲིན་མོས་བསད་ཡོང་།

你也要被妖精杀死。

5. 这类句式的另一个问题是：两个 N 同格，怎样区别主语和宾语。前面说过，除参考位置和意义外，在格标志不起作用的情况下，主要看动词语尾（主谓一致关系）。例如：

(133) ང་ཁོ་སྒུག་གི་ཡིན། 我等他。

(134) ཁོ་ང་སྒུག་གི་རེད། 他等我。

例（133）的动词语尾-གི་ཡིན表明主语是自称（我），例（134）的动词语尾-གི་རེད表明主语是他称（他）。若是两个 N 都是第三人称，就得靠位置或请回“格标志”了。例如：

(135)ཁོས་ཀན་ལགས་སྒུག་གི་མ་རེད། 他不等老师。

（六）名（施格）+名（与格）+动

(136)ཁོས་ངར་གཞུས་བྱུང་། 他打了我。

(137)ཁྱིས་རྒན་མོ་ལགས་ལ་འཆང་གིས། 狗冲老太太叫。

(138)ཁྱེད་རང་ཚོས་སློབ་དེབ་ལ་གཟིགས་ས་ཨ།
你们看课本！

(139)ང་ཚོས་དཔེ་བཟང་ཅན་ལ་སློབ་སྦྱོང་བྱེད་དགོས་རེད།
我们应当向模范学习。

(140)སྨན་པས་ནད་པར་སྨན་བཅོས་བྱས་པ་རེད། 医生给病伤治病。

这类句式有下列一些特点：

1.V 都是自主、及物动词。受动者 N 用与格。能出现在这种句子格式中的单音动词不多。复合动词较多。这种复合动词本身大都由名+动（N+V）构成。因此它近似三向句中的双宾语句。例如：

(140) སྨན་པས་ནད་པར་སྨན་བཅོས་བྱས་པ་རེད།
医生给病人治病。

(141) སྨན་པས་ནད་པར་སྨན་སྤྲད་པ་རེད།
医生给病人药（三向）。

2.N_1 通常指人或其他生物，用施格。N_2 可以指人也可以

指物，用不用与格有细微的差别。通常动作的直接承受者不用与格，动作所向的对象和目标要用与格。如：བོད་སྐད་སློབ་སྦྱོང་བྱེད། （学藏文）不用与格，དཔེ་བཟང་ཅན་ལ་སློབ་སྦྱོང་བྱེད （向模范学习）用与格。有时宾语用不用与格意义不同：ཕྲུ་གུ་ལྟ（看 kān 小孩），ཕྲུ་གུར་ལྟ（看 kàn 小孩）。有时只是习惯用法：མི་ངན་ཟེར་འདོན་བྱེད（揭发坏人）不用与格，མི་ངན་ལ་དགག་པ་བརྒྱབ（批判坏人）要用与格。如果是“揭批坏人”，就是看哪个动词紧跟“坏人”决定取舍。

（七）名＋名（与格）＋动

（142）ཁྱེད་རང་ཚོ་ངར་ཡག་པོ་བྱས་གཟིགས་ཨ།
你们好好看我！

（143）ཁྱེད་རང་ཚོ་ཁོ་རང་ལ་མ་ཉན་ཨ།
你们别听他的。

（144）［ཁྱི་］ང་ཕག་པར་འཆང་གི་མིན།
我［指狗］可不咬猪。

（145）ང་ཁོར་ཉན་གི་མིན། 我不听他的。

这类句式实际上是上一类句式的变体，只是主语名词在一定条件下（未完成、命令式等）不用施格而用原格。

（八）不自主式双向句

不自主动词可以是双向动词，但不一定是及物动词。这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我们举出四组句式讨论。

（九）“名（施格）＋名＋动（不自主）”型

（146）ངས་བློ་བཟང་མཐོང་བྱུང་། 我看见洛桑了。

（147）ངས་གསར་འགྱུར་གོ་བྱུང་། 我听到新闻了。

（148）ངས་གནས་ཚུལ་དེ་ཤེས་མ་བྱུང་།

我根本不知道那个情况。

(149) ངས་ཡི་གེ་འདི་བརྗེད་ཤག 我忘了那个字。

(150) ཁོས་ང་ངོ་ཤེས་གི་མི་འདུག 他不认识我。

这类句式的特点：

1. V 虽为不自主动词，却是双向的，经常同两方面的人或物发生联系，所表达的不是人施于外界的行为，而是人对外界事物的感受。参与者是人（或其他生物），行为却是人的意志所不能控制的。反映在语法结构上，这类动词不能跟-གི་ཡིན和-པ་ཡིན结合煞句尾。这类动词不多，常见的有 མཐོང（看见）、གོ（听见）、བརྗེད（忘）、ཤེས（懂）、ཧ་གོ（明白）、ངོ་ཤེས（认识）等。

2. 有少数单向动词，在某种情况下，也可以构成类似的句式，表达无意（非故意）造成的事故。例如：

(151) ངས་དཀར་ཡོལ་ཆག་སོང་།

我［不留神］把碗给打碎了。

(152) ངས་ལག་ཤུབས་ཡ་གཅིག་བརྒྱགས་སོང་།

我丢了一只手套。

(153) ངས་གྱུ་ཐུང་རལ་སོང་།

我［不小心］把裤子弄破了。

(154) ངས་ཡི་གེ་ནོར་ཤག

我写错了这个字。

3. 这类句式有两个 N：N_1 用施格助词，N_2 用原格。哪个是主语？比方“我看见洛桑”，“我”是主语还是“洛桑”是主语？此外，“看见”、“听见”这类动词究竟是及物动词还是不及物动词？关于这个问题，有不同见解：一般认为带施格的 N_1（我）是主语，用原格的 N_2（洛桑）是宾语，V（看见）

是不自主及物动词。与此相反，张琨先生认为这类动词是不及物动词：N_2（洛桑）才是主语，N_1（我）用的具格是“有生命的工具”（instrumental of animate means），全句是被动句不是主动句，译作“洛桑被我看见”。མཐོང 应译作“被看见”。[①]这涉及 藏语语法分析体系问题，我们将另文讨论。

（十）“名 + 名 + 动（不自主）”型

(155) ང་ཨ་མ་དྲན་གིས། 我想妈妈。

(156) བློ་བཟང་པ་ཡུལ་དྲན་གིས། 洛桑想家（乡）。

(157) ཁོ་སྤྲང་པོ་ཆགས་པ་རེད། 他成了乞丐。

(158) ཁྱེད་རང་སིབ་བི་ན་སྐྱོང་ངས། ཆུང་དུས་ནས་ན་སྐྱོང་། 你得过麻疹吗？小时候得过。

能出现在这种格式里的句子有几种不同的情况：1. 两个N都用原格，是动词本身的要求。如 ཆགས（成为）、དྲན（想念）等。2. N_1 用原格或施格均可。如：ང་བོད་ཡིག་ཤེས་གི་མེད། ངས་བོད་ཡིག་ཤེས་གི་མེད།（我不会藏文）。ང་གཡག་མཐོང་མ་སྐྱོང་། ངས་གཡག་མཐོང་མ་སྐྱོང་།（我没见过牦牛）。3. 有少数单向动词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同两方面的人或物发生联系，构成类似的句式。如：ཁྱེད་རང་སིབ་བི་ན་སྐྱོང་ངས། 你得过麻疹吗？ཁོ་སྨྱོ་ནད་ན་པ་རེད།他得了疯病。4. 有一小类单向动词（多表人体感觉）比较特殊，前头可以有两个主语（所谓大、小主语或内、外主语），形成 N +（N + V）。如：ང་མགོ་ན་གིས།我头痛。ང་གྲོད་ཁོག་ལྟོགས་བྱུང་།我肚子饿。

（十一）“名 + 名（与格）+ 动（不自主）”型

---

① 参看张文第30—31页。

（159） ང་ཁོར་ཞེད་གིས།

我怕他。

（160） ཁོ་དཀའ་ངལ་ལ་ཞེད་གི་མི་འདུག

他不怕困难。

（161） མི་དེ་སྒྲོལ་དཀར་ལ་སེམས་ཤོར་པ་རེད།

那个人爱上了卓嘎。

（162） ཁོ་ངར་ཚིག་པ་ཟ་ཤག

他生我的气。

（163） ང་ཚོ་ཚང་མ་རྩམ་པ་ཟ་ཡག་ལ་གོམས་ཡོད།

我们已经习惯了吃糌粑。

这类句式的动词都是不自主的，大都表示某种感情，如爱、憎、怕、喜欢、讨厌、生气等等。感情的发出者 N_1 用原格，发泄感情的对象或目标要用与格。由于是不自主动词，主体即使是自称，动词语尾也不能用-གི་ཡིན或-པ་ཡིན。

有个别单向动词表示一事物变为另一事物时也可用这种格式。例如：

（164） སྤྲེའུ་དེ་བུ་མོ་ལ་ཕྱིན་པ་རེད།

那个猴子变成了一个女孩。

（十二）"名（与格）+名+动（不自主）"型

（165） ངར་ཁོ་ཐུག་བྱུང་། 我遇到他。

（166） ངར་རྟ་ཡག་པོ་གཅིག་རག་བྱུང་།

我得到一匹好马。

（167） ངར་དེབ་རྙེད་བྱུང་། 我找到本子了。

（168） ངར་སློབ་གསོ་ཆེན་པོ་ཐོབ་བྱུང་།

我受到很大教育。

（169） ཁོང་ལ་ནང་གི་ཡི་གེ་གཅིག་འབྱོར་ཤག

他收到一封家信。

（170）མོར་ཕྲུ་གུ་འཁོར་ཤག 她怀孕了。

（171）ངར་དངུལ་ཏོག་ཙམ་བྱུང་། 我弄到点钱。

这类句子的动词大都有“获得”义，如 རག（弄到）、ཐུག（遇到）、རྙེད （找到）、ཐོབ（获得）、བྱུང（得到）、འབྱོར（收到）、འགོས（染上）、ཐེབས（受到）等。这类双向动词要求获得者 N_1 用与格，获得的东西或人等用原格，形成“名（与格）+名+动”句式。

怎样分析这类句式也有不同见解。如果把动词视为及物动词，那么 N_1 就是与格主语，N_2 是宾语。例（165）中‘我遇到他’，“我”是主语，“他”是宾语。如果把动词视为不及物动词，那么就不存在主语和宾语的对立。N_1 看成与事（recipient）而不是施事（agent），N_2 才是主语。这样‘我遇到他’。“他”是主语。张琨先生持此见解，并认为 ངར་ཚོན་འགོས་བྱུང་།（我沾上染料了），ངར་ཆམ་པ་འགོས་བྱུང་།（我染上感冒了），ངར་སྣུམ་གྱི་དྲི་མ་ཁ་བྱུང་།（我闻到油味）等均属此类句式。①

四　三向动词句：$N_1 + N_2 + N_3 + V$ 型

（一）三向动词句要涉及三方面的人和物，其结构关系和表达方式更加复杂多样。这类句式的核心是由一个三向动词带三个名词语构成的。排列顺序是：名$_1$ + 名$_2$ + 名$_3$ + 动，代号为 $N_1 + N_2 + N_3 + V$。三个 N 在句中各有不同语法功能，格标

① 参看张文第30—31页。

志也各不相同。最典型的三向句是给字句。例如：

(172)འབྲོག་པས་རྟ་ལ་ཆུ་སྟེར་པ་རེད།

牧民(施格) - 马(与格) - 水 - 给了

'牧民给马饮水。

N_1 —— N_2 —— N_3——V

核心动词 སྟེར（给）前头有三个名词：离动词最近的是 N_3（水），无标志（原格），表示给的东西，语法上的直接宾语；稍远一点的是 N_2（马），表示“受者”一方，以与格助词-la作标志，语法上的间接宾语；最远的是 N_1（牧民），有施格助词（-ki/-kɛɛ 已同名词最后音节合并）作标志，表示“与者”一方，是全句的主语。按结构层次应是：N_1 + ［N_2 + （N_3 + V）］三个名词的位置可以互换。

三向动词都是自主动词，性质和类别不全一样，构成的句式也就不止一种。我们举出几种讨论。

（二）双宾语句 - 名（施格） + 名（与格） + 名 + 动

（173）སྨན་པས་ནད་པར་སྨན་སྟེར་པ་རེད།

医生给病人药。

（174）རྒན་ལགས་ཀྱིས་སློབ་གྲྭ་བ་ཚང་མར་སློབ་དེབ་སྤྲད་པ་རེད།

老师给学生课本。

（175）སློབ་གྲྭ་བ་གཅིག་གིས་དགེ་རྒན་ལ་ཡི་གེ་གཅིག་ཕུལ་པ་རེད།

学生给老师送上一封信。

（176）ངས་ཁོང་ཚོར་ཡི་གེ་གཅིག་སྐུར་པ་ཡིན།

我托他们带了一封信。

（177）ངས་ཁྱེད་རང་ལ་ལས་ཀ་ཅིག་སྐྱལ་གོ

我给你派个活儿。

（178）ཁོས་ངར་བོད་ཡིག་བསླབ་བྱུང་།

他教给我藏文。

能带双宾语的动词数目有限，常见的是带有“给予”意义的动词。如 སྤྲེར（给），སྤྲོད（交给）、ཕུལ（献给）、བསྐྱལ（送）、སྐྱེར（捎带）、བསྟན（给看）、གཡར（借给）、བཙོངས（卖给）、བསླབ（教给）、གནང（赐给）等。

有的句子含有“服务”的意思，表示“为”“替”“给”人做某些事，服务对象要用与格。例如：

(179) ཁོས་མི་དམངས་ལ་ལས་བཟང་མང་པོ་བྱས་པ་རེད།

他给人民作了很多好事。

(180) ཁོས་ངར་ཁ་ལག་ཞིམ་པོ་ཅི་བཟོས་བྱུང་།

他给我做了一顿好饭。

(181) ངས་ཕྲུ་གུར་ལྷམ་གོག་གསར་པ་ཆ་གཅིག་ཉོས་པ་ཡིན།

我给孩子买了一双新鞋。

(182) ཁྱེད་རང་གིས་རྒན་ལགས་ལ་ཇ་ཅིག་བླུག་ད།

你给老师倒杯茶。

有些动词表示‘说讲’‘称谓’等也构成这类句式。如：

(183) ངས་རང་ལ་གསར་འགྱུར་ཅིག་ཞུས་སོ

我告诉你件新闻。

(184) ཁྱེད་རང་གིས་ང་ཚོར་སྒྲུང་ཅིག་གསུང་ད།

你给我们讲个故事。

(185) ཁོས་གྲོགས་མོར་གནས་ལུགས་དེ་ཚོ་བཤད་སོང་།

他把那些情况告诉女朋友了。

(186) མི་ཚང་མས་ངར་བུ་ཆུང་ཟེར་གི་ཡོད།

人家都管我叫小鬼。

两个宾语用不同的格。直接宾语用原格，间接宾语用与格。双宾位置可以互换。

这种句式的动词语尾跟“与者”和“受者”双方有关。以过去时为例：如果“与者”是他称，“受者”是自称，动词语尾要用 བྱུང等，如例（178）。如果“与者”和“受者”都是他称，动词语尾用-པ་རེད，སོང，ཤག等。如例（173）（185）等。如果“与者”是自称，“受者”是他称，动词语尾要用-པ་ཡིན，如例（181）。由此可见，藏语动词语的形式不仅与主语人称有关，而且跟宾语人称也有关。这种一致关系也可以叫做动名之间的呼应关系。

（三）结果宾语句 －名（施格）＋名＋名（与格）＋动

（187）ཁོས་རྡོ་དེ་གསེར་ལ་བསྒྱུར་པ་རེད།
他把石头变成金子。

（188）ཁྱེད་རང་གིས་རྒྱ་ཡིག་བོད་ཡིག་ལ་བསྒྱུར་རོགས་གནང་།
请你把汉文译为藏文。

（189）ཞིང་པས་འབྲུ་འདི་ཀྱད་དངུལ་ལ་བཙོངས་པ་རེད།
农民把粮食卖成钱。

（190）མ་བྱན་གྱིས་ཤ་འདི་དུམ་བུར་གཏུབས་པ་རེད།
厨师把肉切成块。

这是一种处置句式，主要表达施动者通过某项动作行为使一事物转变为另一事物。转变前的事物位置在前（N_2），用原格，象例（187）中的 རྡོ（石头）；转变后的事物位置在后（N_3），用与格，例（187）中的 གསེར（金子）。两个名词的位置不能互换。它跟上一类句式（4．2）因双宾位置互换而构成的“名（施）＋名＋名（与）＋动”型形似而实异。

（四）工具格句－名（施格）＋名（施格/具格）＋名＋动

（191）ཤིང་བཟོ་བ་གིས་སྟ་རེས་ཤིང་བཅད་པ་རེད། 木匠用斧子砍树。

（192）མ་བྱན་གྱིས་གྲིས་ཤ་གཏུབས་པ་རེད། 厨师用刀剁肉。

（193）ཁོང་གིས་ཤིང་གི་པགས་པས་ཡི་གེ་འབྲི་སའི་དེབ་ཅིག་བཟོས་པ་རེད།

他用树皮做了一个写字本。

这类句式涉及的人和事如下：N_1 - 行为的主体（生物），用施格；N_2 - 行为的工具，用工具格（形式跟施格一样）；N_3 - 行为的客体（对象），用原格，V 普通及物动词。N_2 和 N_3 的位置可以互换。

分析这类句式也有不同方法。如果把 N_2 看成一种非核心成分，比方说只是修饰动词的一种状语，那么这类句子只是一种普通的 SOV 型的双向句。如果把工具格名词视为小主语，这类句子就成为双主语句（SsOV 型或 AAOV 型）。藏语中存在“有意志的施动者”（ཁོས་སྒོ་བརྒྱབ་པ་རེད། 他把门关上）和“无意志的施动者”（རླུགས་པས་སྒོ་བརྒྱབ་པ་རེད། 风把门关上，མོ་ཊས་མི་བརྫིས་པ་རེད། 车轧了人，ངང་པ་ཆུས་འཁྱེར་གི་མ་རེད། 鸭子不会被水淹死）的分别。工具格名词作状语和施格名词作主语也需要区别，因为在句式变换中有不同特征。还有些表工具的名词不用工具格。例如：

（194）ཁོས་ངར་རྡོ་བཙོག་གཞུས་བྱུང་།

他用小石头打我。

三向动词中还有许多常见的句式，如使动句（双向变三向）、随同句（དང་སྒྲ构成的句子）等。限于篇幅，不再讨论。

*　　　　*　　　　*

藏语句式丰富多样。我们只初步讨论了其中一小部分简单句式。这些句式的核心由动名组合而成。我们以谓语动词为基点，按其同前面名词语的关系分为单向、双向和三向动词句。另一方面也可以以名词为基点，看一个（或几个）名词能同几

个动词语发生联系，构成哪些复杂的谓语类型。这是另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参 考 文 献

金鹏：《藏语拉萨话动词的式及其表达方式》，《民族语文》，1983．1期。

张贝蒂、张琨：《西藏口语中的动词》，台湾史语所集刊51本1分册，1980。

朱德熙：《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商务印书馆，1980。

Dixon, R. M. W. Ergativity,《Language》55, 1979。

Robins, R. H. Basic Sentence Structures in Sudanese, 《Syntactic Theory I, Structuralist》241—247, 1972。

原载《民族语文》1984年第1期

论藏语比较句[①]

事物的特点往往通过比较才显出来。通过比较，可以了解不同事物的区别和联系，认识同一事物前后的变化和差异。世界上还没有发现哪一种语言是无法表示比较的。至于用什么法子去表达，那就各不相同了。[②] 藏语里表示比较的语句有很多样式。从结构上看，有繁式和简式；从方式上看，有明比和暗比；以项目而论，有单项、双项和多项式比较；就内容而言，有比异同，有比高下。此外，比较句还有时代和地域的差异。例如藏语比较句中的格标记就是古今有别、方言互异。有的方言里两人相比和两物相比使用不同格标记，等等。

本文先就藏语比较句的一般特征作一概略的描述，然后具体剖析一种最常见的比较句式："甲比乙怎么样"。

---

① 本文提纲曾在 1984 年 9 月匈牙利纪念乔玛诞生二百周年的国际藏学会议 (Bicentenary Csoma de Körös Symposium) 上宣读过，此为全文。

② 据说有的语言里没有比较句，不能说"甲比乙大"，只能说"甲大，乙小"。从广义说，这也不失为一种表示比较的方法。见参考文献英文 (2) 和 (3)。

一

（一）繁式和简式

藏语比较句常有繁简不同的说法。同一个意思，有时用较为复杂的句式表示，有时用较为简单的句式表示。例如，要说“次仁比白玛力气大”，藏语（以下除特别注明外均以拉萨话为例）至少可以有三种不同的表达方式：

（1）用两个并列的小句。

tshe^{55}riŋ^{51}ɕuk^{51}tɕhe^{55}ki^{54}re，pɛ:^{55}ma^{54}ɕuk^{51}tɕuŋ^{55}ki^{54}re.

次仁 力气大 是 白玛 力气 小 是

次仁力气大,白玛力气小。

（2）用一个偏正复句。

pɛ:^{55}ma^{54}thaŋ tshe^{55}riŋ^{51}ȵi:^{55}ɕuk^{51}tshɛ:^{55}na^{54}，tshe^{55}riŋ^{51}

白玛 和 次仁 二 力气比的话， 次仁

ɕuk^{51}tɕhe^{55}ki^{54}re.

力气 大 是

白玛和次仁二人比力气的话,次仁力气大。

pɛ:^{55}ma^{54}thaŋ tshe^{55}riŋ^{51}ȵi:^{55}ɕuk^{51}tɕhe^{55}tɕuŋ^{55}tɛ:^{55}na^{54},

白玛 和 次仁 二 力气 大小 看的话，

tshe^{55}riŋ^{51}ɕuk^{51}tɕhe^{55}ki^{54}re.

次仁 力气 大 是

白玛和次仁二人要论力气大小的话,还是次仁力气大。

（3）用一个简单的比较句。

pɛ:^{55}ma^{54}lɛ tshe^{55}riŋ^{51}ɕuk^{51}tɕhe^{55}ki^{54}re. 次仁比白玛力气大。

白玛 比 次仁 力气 大 是

以上几种句式，逻辑意义相同，附加色彩有些差别，主要是说话时的语气和侧重点等方面有所不同。

（二）明比和暗比

明比句是把相比的两端，即描述的对象和比较的对象（或基准）都说出来。例如：

ra^{11}ɕa^{54}lɛ luk^{11}ɕa^{54}ɕim^{11}ki^{54}re.　　绵羊肉比山羊肉香。

山羊肉比绵羊肉 香　　是

kha^{54}phu^{11}ram^{55}lɛ ŋar^{55}wa，tiŋ^{55}so^{55}la^{54}lɛ nak^{51}pa.

口　糖　　比　甜　　心　　炭　比　黑

口比糖甜，心比炭黑。

暗比句则只说出相比的一端，通常省去的是比较的对象（＝比较的基准）。例如：

ti^{11}nɛ^{ʔ51}tɕhin^{55}na^{54}tha^{ʔ51}ȵe^{11}ki^{54}re.

这从　去　的话 距离　近　是

打这儿走（比从别处走）近些。

nam^{55}tʂu^{54}tɕhin^{55}na^{54}ʈo^{11}ki^{54}re.

飞机　　去　的话 快　　是

坐飞机去（比乘其他交通工具）快些。

ɕa^{11}mo^{54}　ti^{13}　tɕhuŋ^{55}　tʂa^{ʔ132}　ɕa.

帽子　　这　　小　　过于

这顶帽子太小了。（跟一般的帽子比或跟心目中的标准比）

这里比较的对象多半儿是不言自明的，略而不谈，显得自然而简洁。

（三）单项、双项和多项比较

用来比较的事物可以只有一件，也可以有两件或三件以

上。一件事可以前后比。例如：

than^{11}tɛ:^{55}tsho^{55}wa^{54}ŋɛn^{55}ma^{ʔ51}lɛ ja:^{132}ru ɕe^{11}tʂa:^{55}tɕhin^{51}ɕa.
现在的 生 活 过去 比 好 很 去 了
现在的生活比过去好多了。

than^{11}tɛ:^{55} ɬɛ^{55}sa^{54} ŋɛn^{55}ma^{ʔ51} thaŋ tʂa^{11}ki^{54} ma^{11}re^{ʔ51}.
现在的 拉萨 过去 跟/和 相同 不 是
现在的拉萨跟从前不 -样。

两件事相互比。例如：

ta^{54} lɛ tʂhe:^{113} ɬiŋ^{55}ki^{54} re. 骡子比马稳。
马 比 骡子 稳 是

pha^{13} lɛ tsi^{13} maŋ^{132}. 放牛的比牛多。
牛 比 牛娃 多

ɕøn^{11}pɛ:^{55} ɕuk^{51} lɛ kɛn^{11}pɛ:^{55} tɕhy^{ʔ132} saŋ^{132}.
年轻人的 力气 比 老人的 计谋 好
老人的计谋比年轻人的力气强。

多项事物相比取其“最”。这类比较句说明某一事物在某项特点上比其余的同类事物都强或都差。例如：

phø^{ʔ132} ki køn^{11}pɛ:^{55} naŋ^{13} nɛ tʂɛ^{11}puŋ^{51} tɕhe^{55}ɕø:^{55} re.
西藏 的 寺庙的 里面 从 哲蚌(寺) 大 最 是
西藏寺院中哲蚌寺最大。

thy^{11}ɕi:^{55}naŋ^{13}nɛ tɕi^{55}ka^{54}ȶip^{55}ɕø:^{55}re. 四季之中春天最好。
季四的 里头从 春天 舒服最 是

（四）比较异同和比较高下

事物可比异同，也可就某一特征比比高下（优劣）。前一

种句式多用随同格 thaŋ（和、同、跟），后一种句式多用比较格 lɛ（比）。前者例如：

tʂho^{13} thaŋ nɛ$^{?132}$ tʂa^{11}ki^{54} ma^{11}re$^{?51}$. 小麦和青稞不同。
小麦 和 青稞 相似 不 是

khaŋ^{132} thaŋ kha^{55}wa^{54} thøn^{11}ta$^{?51}$ tɕik^{55}pa^{54} re.
"康" 和 "卡瓦" 意思 一样 是
"康"(雪)和"卡瓦"(雪)意思一样。

theŋ^{11}saŋ^{55}ŋɛn^{55}ma$^{?51}$thaŋ tɕik^{55}pa^{54}ma^{11}re$^{?51}$.
现在 从前 和 一样 不 是
现在跟过去不一样。

比异同也可不用随同格，而用 naŋ^{11}ɕin^{55}（相似），naŋ^{11} tar^{55}（象）等，它们都位于比较对象之后。例如：

kho^{54} pu^{55}ku^{54} naŋ^{11}ɕin^{55} re. 他象小孩一样。
他 孩子 象 是

还可用形容词根复合的形式（大小、好坏）或形容词根加后缀 -lø$^{?51}$的形式表示事物在某一特征上的异同关系。例如：

thak^{55}pa^{54} ti^{11}ɲi$^{?51}$ riŋ^{11}thuŋ^{55} tɕik^{55}pa^{54} re.
绳子 这 二 长 短 一样 是
这两条绳子长短一样。

kho^{55}ɲi$^{?51}$ su^{11}ku^{54} riŋ^{11}lø$^{?51}$ tɕik^{55}pa^{54} re.
他 二 身体 长度 一样 是
他们俩个子高矮一样。

比高下的句子用 -lɛ，（相当于汉语的比字，不过要后置）。

tha^{11}lo^{54} ta^{11}ɲin^{55} lɛ tʂhaŋ^{113}ŋa?. 今年比去年冷。
今年 去 年 比 冷

书面藏语还可以用-bas。[1] 例如：

tsandan gser bas (或 las) rin che. 梅檀比金子还贵重。
梅檀（树蒁子 比 价值大

（五）比人、比物和比事

有的方言里两人相比和两物相比使用不同的格标记。例如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的木雅藏话中，比人句用-je，比物（非人，包括动物）句用-le：

kho^{53} ŋa^{13} je ndʑo^{132} do. 他比我快。
他 我 比 快

ta^{53} jɑ^{51} le ndʑo^{132}lə re. 马比牦牛快。
马 牦牛 比 快

thɑ^{55}pa^{53}an^{55}də wan^{13}də le riŋ^{13}do. 这条绳子比那条绳子长。
绳子 这 那 比长

比事句又跟比人、比物句不同。比事句涉及动词时，需要加名物化后缀-pa或表条件的后缀-na等。例如：

拉萨藏话：pha^{11}mo^{54}sɛ:^{51}pa lɛ ɕø:^{132}pa ka^{ʔ132}.
母牛 杀(后缀)比 挤 好
与其杀死母牛，不如留着挤奶。

木雅藏话：tɕho^{53} je ŋa^{13} ndʑo^{13}na^{53} ga^{13}.
你 比 我 走 的话 好
你去不如我去。

---

① 为了印刷方便，书面藏语例字一律采用于道泉教授设计的代字转写。这套符号的优点是只用拉丁26个字母，不增加字母或附加符号。按藏文字母顺序转写如下：k, kh, g, q [ŋ], c, ch, j, ny, t, th, d, n, p, ph, b, m, ts, tsh, dz, w, zh, z, v, y, r, l, sh, s, h, - (a) 元音符号i, u, e, o。

二

（一）传统藏文文法对比较句的分析侧重在格助词的用法。按照传统说法，表比较的格助词属藏文八格中的第五格 - 从格（vbyuq khuqs）。从格包含两个形式标志：nas 和 las，在句中置于比较对象之后，主要表示事物的出处、由来和起点等。此外还可表示区分和比较。nas 和 las 在一定场合可以互换，但多数场合不能互换。有几句传统的口诀说明它们各自的用场，列举如下：

nas las vbyuq khuqs dgar sdud de，vbyuq khuqs dqos la gaq sbyar vthus；rigs mthun dgar nas mi mthun las，sdud la nas sgra khona vjug.

大意是说，从格有 nas、las 二字，真正表事物来源出处者用哪个字都行。若是表比较，则各有各的用场：同类相比用 nas，异类相比用 las，表（时、空、数的）起点者，只用 nas，不用 las。

（二）口诀中所说的 dgar ba，本指区分，也含有比较的意思。所谓同类区分或比较（rigs mthun pavi dgar ba）指的是具有包容关系的大、小概念（种、属概念）之间的比较，或语义学中所说的上、下义关系的比较。所用格标志是 nas。例如：（书面藏语）

shiq gi naq nas tsandan dri zhim. 树中椽檀树（最）香。
树 的 当中 从 梅檀 味 香

bya yi naq nas rmabya gzugs mdzes. 鸟中孔雀（最）美。
鸟 的 当中 从 孔雀 身体 美

少数情况也可用 las。例如：

khadog rnams las dkarpo nyid mdzes so.

颜 色 诸 从 白 本身 美
各种颜色中(数)白色(最)美。

这类句子主要用来说明某一事物在某种特征上胜过（或不及）其余的同类事物。

（三）所谓异类或非同类比较（rigs mi mthun pavi dgar ba），指相比双方不存在种属关系，即并非上下义关系。格助词要用 las 或 bas/pas，不能用 nas。例如：

khruqkhruq las rmabya gzugs mdzes. 孔雀比大雁美。
雁/鹤 比 孔雀 体 美

thag riq gi gnyen las groqpavi dgra dgav. 远亲不如近邻。
距离 长 的 亲属 比 邻居的 敌人好

srogchags grogma mig med kyaq, mig ldan gzhan pas lhag par mgyogs.
昆虫 蚂蚁 目 无 虽然 目 具有别的 比 更 加 快

蚂蚁虽然没有眼睛,跑起来比有眼的还快。

三

（一）随着历史的发展，藏语比较句也起了一些变化。从今天看，不仅现代跟古代有所不同，就是现代藏语内部也还有方言的分歧。下面我们以二物相比的句子（甲比乙好）为例谈谈现代藏语方言间比较句的异同。主要从五个方面考察：（1）语序，（2）标记，（3）形容词，（4）否定，（5）疑问。

（二）语序

二物相比的句子（如“甲比乙好”）至少包含四个成分：首先有两个名词项（甲和乙）分别代表比较的两端，一为描写对象，一为比较对象（即比较标准）；其次是标记（marker），

标明两个名词项中哪一个是比较的标准；最后是形容词项（包括附加成分），表明比较的属性及其优劣。

这四项可用下列代号表示：（名词甲 = N_1，名词乙 = N_2，比较标记 = m，形容词语 = A）藏语比较句的顺序可以有两种排法：（1）N_1—N_2—m—A （2）N_2—m—N_1—A

例如：

luk¹¹ɕa⁵⁴ ra¹¹ɕa⁵⁴ lɛ ɕim¹¹ki⁵⁴ re.

绵羊肉 - 山羊肉 - 比 - 香

ra¹¹ɕa⁵⁴ lɛ luk¹¹ɕa⁵⁴ ɕim¹¹ki⁵⁴ re.

山羊肉 - 比 - 绵羊肉 - 香

以上两句，语序不同，意思一样，都表示“绵羊肉比山羊肉好吃”。由此可以看出藏语比较句语序的一些基本特征：形容词（谓）语总居于句末，位置是固定的；比较标记老跟在比较标准之后，位置也是固定的；至于描写对象（无标志）和比较对象（有标志）的位置则可以互换而不改变句义。据此，上列公式改写成下面的样子也许更清楚些：

（1）N_1— [N_2—m] —A 或 N—Nm—A

（2）[N_2—m] —N_1—A 或 Nm—N—A

要改变句义，例如把“N_1 比 N_2 好”说成“N_2 比 N_1 好”。只需将标记 m 从 N_2 后移至 N_1 后就行了。当然，也可以说成 N_1 和 N_2 换个位子。例如“山羊肉比绵羊肉好吃”：

ra¹¹ɕa⁵⁴ luk¹¹ɕa⁵⁴ lɛ ɕim¹¹ki⁵⁴ re.

山羊肉 - 绵羊肉 - 比 - 香

luk¹¹ɕa⁵⁴ lɛ ra¹¹ɕa⁵⁴ ɕim¹¹ki⁵⁴ re.

绵羊肉 - 比 -山羊肉 - 香

上述基本语序无论在古代还是现代或是各种方言里都是一

致的。① 如果句式加以扩展，语序安排更加复杂。比方形容词前可以再加一个名词，以便把事物属性说得更周全些。如“甲比乙大”可以进一步说“甲比乙岁数大”，“甲比乙力气大”，“甲比乙脾气大”等等。这样一来全句就包含了三个名词性成分，排列顺序不止一种。以“他比我年纪大”为例，拉萨话里至少有四种说法：

kho^{54}ŋa^{13}lɛ lo^{13}tɕhe^{55}ki^{54}re.　ŋa^{13}lɛ kho^{54}lo^{13}tɕhe^{55}ki^{54} re.

他－我－比－年纪－大　　我－比－他－年纪－大

kho^{54}lo^{13}ŋa^{13}lɛ tɕhe^{55}ki^{54}re.　lo^{13}ŋa^{13}lɛ kho^{54}tɕhe^{55}ki^{54} re.

他－年纪－我－比－ 大　　年纪－我－比－他－大

如果全句包含四个名词项，语序排法就更复杂。例如“拉萨牛肉比日喀则牛肉价钱高”涉及“拉萨”、“日喀则”、“牛肉”、“价钱”四个名词性成分。以下几种说法在拉萨话里意思一样：

ɕi^{11}kə^{55}tse^{54}lɛ　ɬɛ:^{55}sa:^{55}tshak^{55}ɕa^{54}khoŋ^{132}tɕhe^{55}ki^{54}re.

日喀则－　比－拉萨－　（牦）牛肉－价钱－　大

拉萨比日喀则牛肉价钱高。

ɬɛ:^{55}sa:^{55}tshak^{55}ɕa^{54}ɕi^{11}kə^{55}tse^{54}lɛ　khoŋ^{132}tɕhe^{55}ki^{54}re.

拉萨－　（牦）牛肉－　日喀则－比－价钱－　大

拉萨牛肉比日喀则价钱高。

tshak^{55}ɕa^{54}ɕi^{11}kə^{55}tse^{54}lɛ　ɬɛ:^{55}sa:^{55}khoŋ^{132}tɕhe^{55}ki^{54}re.

（牦）牛肉－日喀则－　比－拉萨－　价钱－　大

牛肉，拉萨比日喀则价钱高。

应当指出，上述句子里的“拉萨”一词用的都是“位置格”（在拉

---

① 有些特例，如巴塘话，见后文。另外，藏族名字也造成一些特殊问题。如“次仁比顿珠大”，通常用第二公式的顺序：“顿珠－比－次仁－大。”要用第一公式顺序有可能误为“某人比次仁顿珠大”，因为藏族人名有四音节的。

萨),如果换成"属格"(拉萨的),全句意思迥然不同,会变成拉萨的牛肉价值连城,比日喀则市还贵呐!

ɬɛː⁵⁵sɛː⁵⁵tshak⁵⁵ɕa⁵⁴ɕi¹¹kə⁵⁵tse⁵⁴lɛ khoŋ¹³²tɕhe⁵⁵ki⁵⁴re.

拉萨的-(牦)牛肉-日喀则- 比-价钱- 大

拉萨的牛肉比日喀则(城)还贵。

在语序方面,巴塘藏话有一些特点值得指出。它用随同格-da(和)作比较标志,通常不用第二公式,只用第一公式的顺序,即 N—Nm—A 如:

ta⁵³ tʂy¹³ da ndʑo²³¹ lə re. 马比骡子快。

马- 骡- 比/和 快

如果用第二公式的顺序,即 Nm—N—A,说成

tʂy¹³ da ta⁵³ ndʑo²³¹ lə re.

骡- 比/和- 马- 快

就分不清是"骡和马快",还是"骡比马快"了。为了分清两种结构,避免歧义,还可采用下列办法:

(1)用后加数词的办法表示并列结构

tʂy¹³ da ta⁵³ ɲi⁵⁵ ndʑo²³¹ lə re.

骡- 和-马- 二- 快 骡子和马快。

(2)用形容词根后加 tɕhe⁵³(大)的办法表示比较结构

tʂy¹³ da ta⁵³ ndʑo²³¹ tɕhe⁵³ lə re.

骡- 比-马- 快- 大 马比骡子快。

不过,巴塘话比较句最常用的语序还是第一公式:N—Nm—A。

(三)标记

如前所述,藏语比较句中,代表描述对象的名词语无标志(unmarked),代表比较对象的名词语有标志(marked)。这个标

志就是在后面附加格助词。这种格助词在书面语中为-bas 或-las;在口语中无统一形式,往往因地而异。有些方言继承了书面语的 las,有些继承了 bas,还有些地方话用"工具格"(byed sgra)、"随同格"(daq sgra)或其他形式。下面分别举例说明:

bas sgra

[bɛ] 云南中甸藏话①

kho^{53} ŋa^{13} bɛ dʑa^{132} nə. 他比我胖。
他 我 比 胖

te^{13}riŋ^{44} khe^{44}zoŋ^{44} bɛ tɕoŋ^{13} nə. 今天比昨天冷。
今天 昨天 比 冷

lu^{13}ʂa^{44} ra^{13}ʂa^{44} bɛ ʂoŋ^{13} re. 绵羊肉比山羊肉香。
绵羊肉 山羊肉 比 香 是

[we] 昌都藏话

ŋa^{13} we^{13} kho^{53} lo^{13} tɕhe^{53} re. 他比我年纪大。
我 比 他 年纪 大 是

ɕə^{13}wa^{53} we^{13} lo^{44}xo^{53} tɕhe^{53} re. 猫比鼠大。
鼠 比 猫 大 是

las sgra

[lɛ] 拉萨藏话

kho^{54} ŋa^{13} lɛ kɛn^{11}ki^{54} re. 他比我大。
他 我 比 大

[le] 白朗藏话②

ni^{13} le hə^{44}ki^{53} tɕhe^{44}a^{53} jom^{132}. 那个比这个大。

---

① 云南中甸藏话的材料系由中央民族学院徐丽华同志提供。

② 白朗藏话的材料系由中央民族学院的次仁平措(tshe riq phun tshogs)同学提供。

这 比 那 大

ɕi11 mo53 le ʈi53 tɕhe44 a53 jom132. 狗比猫大。

猫 比 狗 大

[la] 阿里地区日土和措勤藏话①

ŋa13 la chø?53 thoa53. 你比我高。

我 比 你 高

ŋa13 la kho53 lɛ:11 ka53 ja?13 ka ntuŋ132. 他比我工作好。

我 比 他 工作 好

byed sgra

[kə] 及其变体 青海泽库藏话

khərgi tondʐəp kə tɕhe re. 他比顿珠大。

他 顿珠 比 大 是

teraŋ khasaŋ ŋgə ra tɕhək re. 今天比昨天还冷。

今天 昨天 比 还 冷 是

tɕho ŋi tɕhe re. 你比我大。

你 我比 大 是

[ji] 德格藏话

ta53 tʂi13 ji132 ndʐo132 ndʑo35 li:53 re. 马比骡子走得快。

马 骡 比 走 快 是

tʂa55 xhi55 ji132 lo55 zõ55 ki xha53 tɕhe53 do. 洛桑比扎西胖。

扎西 比 洛桑 肉 大

[je]表人,[le]表物或非人 木雅藏话②

表人:kho53 ŋa13 je tɕhe53 do. 他比我大。

你 我 比 大

---

① 阿里藏话材料均摘自瞿霭堂、谭克让《阿里藏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② 木雅藏话的材料系由民族宫宫宝(mgon bo)同志提供。

表物或非人：lu^{13}ɕa^{53}ra^{13}ɕa^{53}le ɕin^{13}lə re. 绵羊肉比山羊肉香。
绵羊肉山羊肉比香 是

daq sgra

[da] 巴塘藏话①

a^{13}lo^{53} na^{13}ȵĩ^{44} da tʂ õ^{13} do. 今年比去年冷。
今年 去年 比 冷

ra^{13}xa^{53}da lu^{13}xa^{53}ɕĩ^{13}tɕhe^{53} lə re. 绵羊肉比山羊肉香。
山羊肉 比 绵羊肉 香 大

sum sgra

[su:m] 阿里地区噶尔和札达藏话

ŋa^{13} su:m^{55} chø^{ʔ53} thoa:^{51}. 你比我高。
我 比 你 高

ŋa^{13} su:m^{55} kho^{53} lɛ:^{11}ka^{53} ka:^{13}. 他比我工作好。
我 比 他 工作 好

[sa:ŋ] 阿里地区革吉藏话

ŋa^{13} sa:ŋ^{55} chø^{ʔ53} thoa^{53}. 你比我高。
我 比 你 高

ŋa^{13} sa:ŋ^{55} kho^{53} le:^{11}ka^{53} ja^{ʔ13}. 他比我工作好。
我 比 他 工作 好

[sã:] 阿里地区普兰藏话

ŋa^{13} sã:^{55} chø^{ʔ53} thoa:^{53}. 你比我高。
我 比 你 高

ŋa^{13} sã:^{55} kho^{53} lɛ:^{11}ka^{53} ka:^{13}. 他比我工作好。
我 比 他 工作 好

---

① 巴塘藏话的材料系由中央民族学院格桑居冕(skal bzaq vgyur med)同志提供。

其 他

[jĩ na] 察隅藏话①

ŋa^{13} jĩ^{35}na tɕho^{53} tɕhe^{53} re. 你比我大。

我 比(如果是)你 大 是

a^{11}rĩ^{35} kha^{11}dzõ^{44} jĩ^{35}na tshɛ^{53} ɕi. 今天比昨天冷。

今天 昨天 比(如果是)冷

[htina] 贵德藏话②

khərgi ŋa htina gɛnŋgə. 他比我大。

他 我 比(看的话)年长

raɕa htina ɯkɕa ɕim ŋgə. 绵羊肉比山羊肉香。

山羊肉比(看的话)绵羊肉 香

(四)形容词

就事物某一属性比较高下的句子是离不开形容词的。藏语形容词从构造上说有类似“比较级”的后缀,从用法上说,比较句不一定非用形容词比较级不可。

关于比较级后缀,书面语和口语有一定差别,各地方言也不尽一致。详情另文论述,这里只举少数例子说明:

	大	长	新	小	薄	粗	好
书面藏语普通级	chen-po	riq-po	gsar-pa	chuq chuq	srab-po	sbom-po	yag-po
比较级	che-ba	riq-ba	gsar-ba	chuq-ba	srab-pa	sbom-pa	yag-pa
拉萨普通级	tɕhen^{55}po^{54}	riŋ^{11}ku^{54}	sa:^{55}pa^{54}	tɕhuŋ^{55}tɕuŋ^{55}	tʂa^{55}pu^{54}	pom^{11}po^{54}	ja^{11}-ko^{54}
比较级	tɕhiɛ^{251}	riŋ^{113}ŋa	sa^{55}ra	tɕhuŋ^{55}-ŋa	tʂa^{55}pa	pom^{113}-pa	ja^{113}-ka

---

① 察隅藏话材料系由中央民族学院次旺拉姆(tshe dbaq lha mo)同志提供。

② 贵德藏话材料系由中央民族学院罗布旺丹(nor bu dbaq ldan)同志提供。

日喀则	普通级	tɕhen^{55}te^{54}	riŋ^{13}ke^{54}	pom^{13}po^{54}
	比较级	tɕhe^{53}a^{31}	riŋ^{13}ŋa^{31}	pom^{13}pa^{31}
德格	普通级	tɕhẽ^{55}po^{53}	r ĩ^{13}po^{54}	tɕh ũ^{55}tɕh ũ^{55}
	比较级	tɕhe^{53}wa^{53}	r ĩ^{13}wa^{54}	tɕh ũ^{55}wa^{53}
拉卜楞	普通级	tɕhe-wo	so-ma	jak-kwa
	比较级	tɕhe-se	so-se	jak-se

形容词在比较句中的用法有几种不同情况。在书面语里，形容词根可以单独作谓语。例如前面举过的例子：ba las rdzi maq（放牛的比牛多），chu las ja zhim（茶比水香）。但在口语里，形容词很根很少单独作谓语，一般后头要加点“零碎儿”（语尾，辅助动词等）才能煞句。拉萨话里有一种表面上看来是以形容词比较级形式结尾的句子。例如：

khaŋ^{55}pa^{54}　ti^{13}　lɛ　ti^{13}　tɔʔ^{51}.　　这所房子比那所房子高。
房子　这　比　这　较高

kup^{55}ʈaʔ^{51}　ti^{13}　lɛ　ti^{13}　maʔ^{51}.　　这把椅子比那把椅子低。
椅子　这　比　这　较低

不过实际上这里有一个辅助动词 ntuʔ^{132}跟前面的形容词根缩合在一起了，在否定句和疑问句里这个 ntuʔ^{132}还是要露面的。如：

ti^{13}　lɛ　ti^{13}　tɔʔ^{51}　nto^{132}　mi^{11}nto^{51}?　这个是不是比那个高?
这　比　这　高　有　没　有

ti^{13}　lɛ　ti^{13}　tɔʔ^{51}　mi^{11}ntuʔ^{51}.　　这个没有那个高。
这　比　这　高　没有

藏语比较句还常因说话者的语感不同而使用不同语尾形式。常见的有两套：一套表普通陈述，另一套表亲身体验。例如：

拉萨话：

ja:^{55}ka^{54}　lɛ　tøn^{55}ka^{54}　ʈi:^{55}ki^{54} re.

夏天　　比 秋天　　快活

秋天比夏天快活。(泛陈式)

khe^{55}sa^{54}　lɛ　te^{11}riŋ^{51}　tʂhaŋ^{113}　ŋaʔ.

昨天　　比 今天　　冷

今天比昨天冷。(直觉或亲感式)

巴塘话:

ra^{13}xa^{53}　da　lu^{13}xa^{53}　ɕĩ^{13}　tɕhe^{53}　lə　re.

山羊肉　比　绵羊肉　香　　大

绵羊肉比山羊肉香。(一般道理,泛陈式)

a^{55}ri^{55}　kha^{55}tsõ^{55}　da　tʂõ^{13}　tɕhe^{53}　do.

今天　昨天　　比 冷　　大

今天比昨天冷。(最近的感受,亲感式)

中甸话:

kho^{53}　ŋa^{13}　bɛ　lo^{13}ȵi^{55}　tʂhe^{53}　re.

他　　我　比　年二　　大　是

他比我大两岁。(泛陈式)

kho^{53}　ŋa^{13}　bɛ　dʑa^{132}　nə.

他　　我　比　胖

他比我胖。(亲见、亲感式)

木雅话:

kho^{53}　ŋa^{13}　je　ndʑo^{13}　lə　re.　他比我快(泛陈式)

他　　我　比 快

kho^{53}　ŋa^{13}　je　ndʑo^{13}　do.　他比我快。(亲身经历,亲感式)

他　　我　比 快

(五)否定

比较句的肯定式加上否定词 ma 或 mi 就构成否定式。但这个否定词加在哪里,各个方言不大一致。在安多和康方言里,

否定词 ma/mi 可以直接加在形容词前。例如：

巴塘话：

e^{55}de^{53}　e^{13}de^{53}　da　mə^{13}　tho^{53}　do.　这个比那个不高。

这个　那个　比　不　高

若有系词作辅助动词，否定词要加在系词前：

tʂy^{13}　ta^{53}　da　ndʑo^{132}　lə　ma^{13}re^{53}.　骡子没有马快。

骡　马　比　快　不是

贵德话：

tshoŋon ɬasa ndʐamo zək　mə tʂo　kə.　青海不像拉萨那样暖和。

青海　拉萨像　那样 不 暖和

在西藏的许多方言里，比较句中的否定词 ma/mi 通常不直接否定形容词，而要放在形容词后、辅助动词之前。如拉萨话：

kho^{54}ɦa^{13} lɛ ɕuk^{51} tɕhiɛ$^{?51}$ jɔ$^{?132}$ma^{11}re$^{?51}$.他没有我力气大。

khø^{55} ɕuk^{51} ɦa^{13} lɛ tɕhe^{55}ki^{54}ma^{11}re$^{?51}$.　他的力气不比我大。

kho^{54} ɕuk^{51} ɦa^{13} naɦ^{11} ɕin^{55}mɛ$^{?132}$.　他力气不像我那么大。

白朗话：

hə^{55}ki^{53}ni^{13}le tɕhe^{55}a^{31}mom.　那个没有这个大。

那　这 比大　没有

kho^{53}ɦa^{13}le lo^{13}kɛn^{35} pa^{31}mom.　他没有我年纪大。

他　我 比年 长　没有

（六）疑问

比较句的问法因地而异。每个方言里，是非问、选择问和特指问各有不同格式。以拉萨话为例：

pho^{11}mo^{54}　lɛ　phu^{13}　kɛn^{113}pa　ntu^{11}kɛ$^{?51}$?

女孩　比 男孩　年长　吗

男孩比女孩大吗？（用语助词-kɛ$^{?51}$或-pɛ$^{?51}$）

pho^{11}mo^{54}　kɛn^{113}pa　to，　phu^{13}　kɛn^{113}pa　do.

女孩　　年长　　　　男孩　年长

女孩大,还是男孩大。(无语助词,只是辅助词元音变化)

phu^{13}　tã　pho^{11}mo^{54}　ɲ̥i:^{55}　khə^{11}ki^{54}　kɛn^{113}pa?

男孩　和　女孩　　二　　哪个　　年长

男孩和女孩哪个大?(用疑问词 khə^{11}ki^{54}“哪个”)

ȶhø^{55}ra^{54}　ɲ̥i:^{55}　su^{54}　kɛn^{113}ki^{54}　rɛ^{ʔ132}.

你们　　二　　谁　　年长　　是

你们俩谁大?(用疑问词 su^{54}“谁”)

是非问句在安多和康方言中多用 a 提问。例如:

贵德藏话:

hwetɕha　ndə　gana　htína　a　thɯk　kə?

书　　这　那　看起来阿 厚

这本书比那本(书)厚吗?(a 置于形容词前)

巴塘藏话:

e^{55}de^{53}　e^{13}de^{53}　da　tho^{53}　a^{55}　tɕhe^{53}　do.

这个　那个　比　高　阿　大

这个比那个高吗?(a 置于 tɕhe^{53}前)

*　　*　　*

藏语比较句的类型很多。以上只就其一般特征和双项比较句作了一些初步的分析。限于篇幅,未能 对累进式比较句、异同式比较句、对比句、极比句等作进一步的讨论。1984 年 9 月在匈牙利国际藏学会上,张琨先生提出一个饶有趣味的问题,即藏语“比”字[las 和 bas]的来历。这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我们虽曾探索过,并做过一些设想,但终究把握不大,未能写出。让我们把这个悬而未决的问题留给同行专家解答或共同探索吧!

参 考 文 献

藏文:gsertog sum rtags, 1957.

bod kyi brdav sprod rig pavi khrid rgyun rab gsal me loq, skal bzaq vgyur med kyis btsams pa, 1981.

汉文:格桑居冕《藏语方言概要》,中央民族学院教材,1964。

瞿霭堂、谭克让《阿里藏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胡坦《藏文文法三十颂》,中央民族学院教材,1959。

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商务印书馆,1982。

英文:Kun Chang and B. Shdfts, A Manual of Spoken Tibetan (Lhasa Dialect), Seattle, 1964.

Graham Mallinson, Barry J. Blake,《Language Typology》, North Holland, 1981.

Bernard Comrie,《Language Universals and Linguistic Typology》, Chicago, 1981.

原载《民族语文》1985 年第 5 期

藏语动词的名词化

动词和名词是藏语里最开放、最能产的两大词类，也是构成绝大多数句子的骨干成分。两者在语法上各有特点，职能上互有分工，但在一定条件下又可以互相转换。这种转换大都有一定形式标志。

古代藏语曾广泛利用前后缀附加在词根上的方式使动词名词化或名词动词化。例如动词 * na(生病)附加单音后缀 * -d 变为名词 * nad(疾病)；动词 * ngro(走，行)后加 * -d 变为名词 * ngrod(步骤)，后加 * -s 变为名词 * ngros(步伐)，后加 * -n 变为名词 * ngron(旅客，客人)。名词变动词的例子，如：* tɕhu(水)附加辅音前缀 * b-变为动词 * btɕu(舀水)，再加辅音后缀 * -s 变为动词过去形 * btɕus(已舀)[①]。

随着语言的变迁，古代的前后缀音逐渐弱化和脱落，用这种办法构词已不再能产。过去已构成的词大都流传下来，只不过读音上发生了变化。下面写在方括弧内的音标是这几个词在现代拉萨藏话里的读音。

---

① 由名词 * tɕhu(水)转化为动词的另一种形式是加鼻冠音，即 ntɕhu(舀水、现·未)。

动词	→	名词
* na[na^{13}] '生病'		* nad[nɛʔ^{132}] '疾病'
* ngro[tʂo^{13}] '行,走'		* ngrod[tʂøʔ^{132}] '步骤'
		* ngros[tʂøʔ^{132}] '步伐'
		* ngron[tʂ õ:^{113}] '旅客'

动词	→	名词
* tɕhu[tɕhu^{54}] '水'		* btɕu[tɕu^{54}] '舀水'(现·未)
		* btɕus[tɕy^{52}] '舀(水)'(过)

本文要讨论的是在现代藏语里动词怎样转化为名词(V→N)以及动词短语怎样转化为名词短语(VP→NP)的问题。所用的语料主要是现代拉萨藏话。

一 藏语动词和名词的区别

(一)词类的转换是以词类的区别为前提

藏语动、名的分野由来已久。无论意义、形态或句法功能都各有特点,互不混淆。

从意义上说,名词表事物,动词表行为,虽属老生常谈,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类认识活动与语言行为之间的某些共性。当然,区分名、动,不能光靠意义,更重要的是语法特征。

(二)形态特征

藏语动词有一系列语法范畴和形态变化,为名词所不具备。

古代藏族学者曾将这种变化归纳为“三时一式”，即现在时（da lta ba），未来时（ma ɦoŋ pa），过去时（ndas pa），和命令式（skul tshig）。区别手段在古代主要利用前、后缀和元、辅音交替。例如：

现在	未来	过去	命令	
za	bzav	bzas	zo	‘吃’
lta	blta	bltas	ltos	‘看’
rko	brko	brkos	rkos	‘挖，刻’
rŋa	brŋa	brŋas	rŋos	‘收割’
rduŋ	brduŋ	brduŋs	rduŋs	‘捶，打’
gsod	gsad	bsad	sod	‘杀’
gtɕod	gtɕad	btɕad	tɕhod	‘断’
gtoŋ	gtaŋ	btaŋ	thoŋs	‘给与’
nthuŋ	btuŋ	btuŋs	nthuŋs	‘喝’
bjed	bja	bjas	bjis	‘做，作’

现代藏语里动词的形态变化已普遍简化。现在形式和未来形式大都合二为一，再加上语音系统的变动，动词的词形变化远没有古代那样复杂，但是基本的语法范畴依然存在。下面是拉萨方言的例词：

现在·未来	过去	命令	
sa^{13}	sɛʔ^{132}	so^{13}	‘吃’
ta^{54}	tɛʔ^{52}	tøʔ^{52}	‘看’
ko^{54}	køʔ^{52}	køʔ^{52}	‘挖，刻’
ŋa^{54}	ŋɛʔ^{52}	ŋøʔ^{52}	‘收割’
tũ:^{113}	tũ:^{132}	tũ:^{132}	‘捶，打’
søʔ^{52}/sɛʔ^{52}	sɛʔ^{52}	søʔ^{52}	‘杀’
tɕøʔ^{52}/tɕɛʔ^{52}	tɕɛʔ^{52}	tɕ(h)øʔ^{52}	‘断’
tõ:^{55}/tã:^{55}	tã:^{55}	t(h)õ:^{52}	‘给与’

thũ:55	tũ:52	t(h)ũ:52	‘喝’
tɕheʔ132	tɕhɛʔ132	tɕhiʔ132	‘做,作’

此外,藏语动词还有自主不自主、使动非使动之对立。这些都是名词所没有的。

藏语名词虽然没有上述那些范畴和形态,却有一套格助词可以跟随其后表达名词同其他词的关系。这是动词所没有的名词特征。例如:

通格	lo55sã:52	‘洛桑’
属格	lo55sã:52-ki	‘洛桑的’
作格	lo55sã:52-kɛ	‘洛桑’(施动者)
与格	lo55sã:52-la	‘对洛桑’
从格	lo55sã:52-nɛ	‘从洛桑’
比较格	lo55sã:52-lɛ	‘比洛桑’

藏语名词和动词在句中的功能也不相同。名词的主要功能是做句子的主语和动词的宾语,还可以做修饰其他名词的定语;动词的主要功能是做谓语。二者分工明确,相互配合,构成各种句式。古代曾有过名词单独做谓语的句子,但仅限于肯定式判断句。到了近代,这类句式也必须以判断动词“是”(yin 或 red)结尾。

藏语动词是不能直接做主语、宾语或定语的。象汉语里“知难行易”、“说容易做难”、“他忘了来”之类的句子,藏语里必须在动词后附加一定标志使之名词化,然后才能充任主、宾语。拉萨藏话在这里所用的名词化标志为后缀-jaʔ52和-ʈu54:

(1)‘说容易,做难’

ɕɛː^{55}ja̠ʔ^{52} ti lɛ^{13}la^{55}po^{54} re
说(后缀) 这 容易 是
tɕhe^{11}ja̠ʔ^{52} ti kha^{55}ko^{54} re
做(后缀) 这 困难 是

(2)‘忘了来’

joŋ^{11}tu̠^{54} tɕeː^{132}pa re
来(后缀) 忘了

总之,藏语的动词和名词界限分明,各有特点①。

二　动词转化为名词的方式

(一)名词化后缀

藏语动词转化为名词的方式不止一种。在现代拉萨藏话里最常用的方式是在动词词根后面附加名词性后缀,即动词词根+后缀→名词。这种后缀已不是古代的单辅音式的,而是单音节,多由实词虚化而成,数目不多,用途很广。下面列出十六个能使动词转化为名词的后缀。

(1)-ŋ ɛ̃ː^{55}

藏文写作 mkhan,拉萨话读作[ŋ̊ɛ̃ː^{55}]或[n̥ɛ̃ː^{55}],附着于动词现·未形式之后,使动词变为名词,动作变为动作者,有时也可表抽象事物。附着能力强,只要意义允许,几乎能同所有动词或

① 名词还有一些句法特点是动词所没有的。例如名词作中心语,前面可以受名、代词加属格助词的修饰,后面可以受形容词、数词和指示词的修饰等等。

动词短语组合。例如：

tʂo^{11}ŋ ɛ̃:^{55}	‘去者’	joŋ^{11}ŋ ɛ̃:^{55}	‘来者’
ta^{55}ŋ ɛ̃:^{55}	‘看者’	ȵɛn^{11}ŋ ɛ̃:^{55}	‘听者’
ɕɛ:^{55}ŋ ɛ̃:^{55}	‘说者’	tɕhe^{11}ŋ ɛ̃:^{55}	‘做的人’
tshoŋ^{55}ŋ ɛ̃:^{55}	‘卖方’	ȵo^{11}ŋ ɛ̃:^{55}	‘买方’
loŋ^{55}ŋ ɛ̃:^{55}	‘付者’	te:^{55}ŋ ɛ̃:^{55}	‘给方’
ȶɛ:^{55}ŋ ɛ̃:^{55}	‘送行者’	su^{55}ŋ ɛ̃:^{55}	‘去迎接的人’

-ŋ ɛ̃:^{55}有时表动物或事物。例如：

a. tɕha^{11}mo^{54} ko^{11}ŋa^{54} daŋ^{55}ŋ̊ɛ:^{55}
母鸡 蛋 下(后缀) ‘下蛋的鸡’

b. jøn^{11}tɛ̃:^{55} se^{11}ŋ̊ɛ:^{55} ti
学问 叫(后缀) 这 ‘所谓学问’‘学问这个东西’

c. ȶɛ:^{11}sã:^{52} se^{11}ŋ̊ɛ:^{55}-ki luŋ^{11}pa^{54}
杰桑 叫(后缀)的 地方 ‘叫做杰桑的地方’

(2)-pa^{54}

藏文写作-pa。拉萨话里有两个-pa：一个读轻声，一个带正常的声调(高调)。两者在意义和用法上都不一样，是两个不同的后缀，尽管文字上写成一个。这里先说后者。-pa^{54}附着于动词现·未形后面可以表人，也可以表物。表人时，跟后缀-ŋ̊ɛ:^{55}的区别在于：-pa^{54}专指从事某种职业或行业的人，意义专门化，-ŋ̊ɛ:^{55}则泛指进行某一动作的人，可能是一时的行为。-pa^{54}主要用于构词，能附着的动词词根有限，-ŋ̊ɛ:^{55}不仅可以构词，而且可以附着于动词短语之后使之变为名词短语，活力远比前者为强。下面举例说明它们的差别：

动 + pa^{54}		动 + ŋ ɛ̃:^{55}	
so^{11}pa^{54}	‘工人’	so^{11}ŋ ɛ̃:^{55}	‘制造者’

tshoŋ^{55}pa^{54}	‘商人’	tshoŋ^{55}ŋ ɛ̃:^{55}	‘卖方’
tsi:^{55}pa^{54}	‘会计’‘星象家’	tsi:^{55}ŋ ɛ̃:^{55}	‘计算的人’
la^{55}pa^{54}	‘雇工’	la^{55}ŋ ɛ̃:^{55}	‘雇佣的人’
tum^{11}pa^{54}	‘中人’	tum^{11}ŋ ɛ̃:^{55}	‘调解人’

-pa^{54}加在动词词根之后还可以表示与动作有关之事物。例如：

动　词		动 + pa^{54}→名词	
ʈuʔ^{52}	‘呕吐’	ʈuk^{55}pa^{54}	‘呕吐物’
tɕin^{113}	‘给，赐’	tɕin^{11}pa^{54}	‘布施’
tɕhøʔ^{52}	‘祭祀’	tɕhø:^{55}pa^{54}	‘祭祀物’
sam^{52}	‘想’	sam^{55}pa^{54}	‘思想’
thɛʔ^{132}	‘信仰’	thɛ:^{11}pa^{54}	‘信仰’
tøʔ^{132}	‘愿，想’	tø:^{11}pa^{54}	‘愿意，贪恋’
køʔ^{132}	‘需要’	kø:^{11}pa^{54}	‘需要，用处’
phɛ̃:^{55}	‘有益于，有用’	phɛn^{55}pa^{54}	‘利益’

(3)-pa

轻读的-pa附着于动词过去形的后面，表已完成之行为或状态，类似汉语的“所”字，具有自指和转指两种功能。跟前面所说的-pa^{54}不仅在读音上，而且在意义和用法上都有区别。下面举例作一对比：

动 + pa^{54}		动 + pa	
sam^{55}pa^{54}	‘思想’	sam^{52}pa	‘想的，所想的’
tsi:^{55}pa^{54}	‘会计，星象家’	tsi:^{52}pa	‘计算，所算的’
tɕhɛ:^{11}pa^{54}	‘功劳’	tɕhɛ:^{132}pa	‘所做的’
tok^{55}pa^{54}	‘觉悟，认识’	to:^{52}pa	‘领悟，了解’
tɕin^{11}pa^{54}	‘布施’	tɕin^{113}pa	‘施舍的，所给的’

lap⁵⁵pa⁵⁴	‘资历，资格’	lap⁵²pa	‘所学的’
kø:⁵⁵pa⁵⁴	‘构造，安排’	kø:⁵²pa	‘所安排的’
ʈuk⁵⁵pa⁵⁴	‘呕吐物’	ʈu:⁵²pa	‘呕吐的’
tɕhɛ:⁵⁵pa⁵⁴	‘惩罚’	tɕhɛ:⁵²pa	‘所罚的，欠缺的’

后缀-pa 有一特殊用法，即加在动词词根重叠式之后表示‘早已…’‘原来就…’。例如：

ȵø:¹¹ȵø:⁵²pa ‘早买的，原来就买下的’

jø:¹¹jø:⁵²pa ‘早就有的，原来就有的’

sø:¹¹sø:⁵²pa ‘现成的，早做好的’

jin¹¹jin⁵²pa ‘早就如此，原来就是’

ɕen⁵⁵ɕẽ:⁵²pa ‘早已知道的，原来就知道的’

(4)-jaʔ⁵²

藏文无固定写法，或作 jag，或作 jas，是拉萨藏话中一个非常能产的后缀，几乎可以附着于任何动词现·未形式的后面使之转化为名词，表示动词之客体或动作本身，具有自指和转指两种功能。

不及物动词后加-jaʔ⁵²多指动作本身。例如： ɕi⁵⁵jaʔ⁵² ‘死（这件事）’

tʂo¹¹jaʔ⁵²‘走（这件事）’

na¹¹jaʔ⁵²‘病（这件事）’

joŋ¹¹jaʔ⁵²‘来（这件事）’

ȵɛ:¹¹jaʔ⁵²‘睡觉（这件事）’

ŋo¹³tsha⁵⁵jaʔ⁵²‘害羞（这件事）’

及物动词后加-jaʔ⁵²多指动作之客体或与动作有关之事物。例如：

sa¹¹jaʔ⁵² ‘吃的，食物’

thuŋ⁵⁵ jaʔ⁵²	‘喝的，饮料’
ɕɛ: ⁵⁵ jaʔ⁵²	‘说的(话)’
tʂhi¹¹ jaʔ⁵²	‘问的(问题)’
ta⁵⁵ jaʔ⁵²	‘看的(东西)’
kho¹¹ jaʔ⁵²	‘听到的’
ɕøn¹¹ jaʔ⁵²	‘骑的，座骑’
tʂhu⁵⁵ jaʔ⁵²	‘洗的(东西)’
so⁵⁴ ŋo: ⁵⁵ jaʔ⁵²	‘剔牙的→牙签’
tsha⁵⁵ wa⁵⁴ ta⁵⁵ jaʔ⁵²	‘看温度的→体温表’

有时及物动词后加-jaʔ⁵²也可以仅表动作本身。这取决于上下文①。

(5)-ȶu⁵⁴

藏文写作 rgju，能产后缀，加在动词现·未形后头使之名词化，可表动作本身，也可转指与动作相关之事物。兼有自指与转指两种功能。意义上与后缀-jaʔ⁵²接近，不同处在于动词 + ȶu⁵⁴多表未完成或将完成的事情，动词 + jaʔ 不包含时体观念。例如：

sa¹¹ ȶu⁵⁴	‘吃的’
thuŋ⁵⁵ ȶu⁵⁴	‘喝的’
ta⁵⁵ ȶu⁵⁴	‘看的，看头’
kho¹¹ ȶu⁵⁴	‘听到的，含义’

---

① 主要取决于是否列出宾语。藏语属 OV 型语言，如果及物动词前不列出宾语，后面附加-jaʔ⁵²多转指动作之客体或相关事物，如果及物动词前出现宾语，后面再附加-jaʔ⁵²，多指动作本身。例如：

thuŋ⁵⁵ jaʔ⁵²	tɕha¹³	thuŋ⁵⁵ jaʔ⁵²
喝(后缀)	茶	喝(后缀)
‘饮料，喝的’	‘喝茶(这件事)’	

tshoŋ^{55}ȶu^{54}	‘卖的，要卖的’
ja:^{55}ȶu^{54}	‘借的，要借的’
tʂhu^{55}ȶu^{54}	‘洗的，要洗的’
khi:^{55}ȶu^{54}	‘带的，要带的’
tɕhe^{11}ȶu^{54}	‘可做的，要做的’
lap^{11}ȶu^{54}	‘可说的，要说的’

从时态看，后缀-ȶu^{54}与-pa是相对的，前者表未然，后者表已然。如：

ȵo^{11}ȶu^{54}	‘要买的（东西）’
ȵø:^{132}pa	‘已买的（东西）’
ta^{55}ȶu^{54}	‘要看的’
tɛ:^{52}pa	‘已看的’
ɕen^{55}ȶu^{54}	‘未知’
ɕen^{52}pa	‘已知’

时体等语法意义本是动词特征，转化为名词后因后缀之不同仍包含某些时体意义。这可以说是由动词转化来的一部分名词的特点。有人管这类名词叫‘动名词’。

(6)-wa^{54}

藏文写作ba，在古代大约和-pa是同一后缀的两个变体，后来分化为两个后缀，各自独立造词。-wa^{54}附着在动词现·未形式的后头，改变动词属性，也改变词的意义，表物居多，表人较少①。例如：

ta^{55}wa^{54} ‘观点’ tʂhi^{11}wa^{54} ‘问题’

---

① 后缀-wa^{54}加在双音动词或动词短语后有时发生音变。如：

mi^{13} la^{54} wa^{54} 读作 mi^{11}laʔ^{52}

人 雇（后缀） ‘雇工’。

看		问	
ʈu:^{11}wa^{54}	‘变化’	py:^{11}wa^{54}	‘礼物’
变		献	
tsho^{55}wa^{54}	‘生活’	ʈe^{55}wa^{54}	‘生，世’
喂养		生	
kho:^{55}wa^{54}	‘转回’	kho^{11}wa^{54}	‘理解力’
转		了解	
tʂo^{11}wa^{54}	‘众生’		
行走			

(7)-ma^{54}

藏文写作 ma，本义“母”，后虚化为名词性后缀用以表性别（女，阴）。在拉萨话里，-ma^{54}加在动词词根后面转化出来的名词不一定都表人或动物，也有不少表无生命的东西。在表有生命的东西中，-ma^{54}也不一定是女性标志。请看下面例词：

a 有生命的

ʈe:^{55}ma^{54}	‘女性’	ɕo^{11}ma^{54}	‘奶牛’
生		挤奶	
thar^{11}ma^{54}	‘壮年，中年’	lop^{55}ma^{54}	‘弟子’
兴旺		学	
mɛ:^{55}ma^{54}	‘负伤者’	ʈuŋ^{11}ma^{54}	‘竞赛用的马’
伤		跑	

b 无生命的

ko^{55}ma^{54}	‘小锄’	kur^{55}ma^{54}	‘礼物’
挖		寄送	
tor^{55}ma^{54}	‘一种施食’	tɕø:^{55}ma^{54}	‘寄存物’
抛掷		寄存	
tʂhi:^{11}ma^{54}	‘写本’	tsha:^{55}ma^{54}	‘漏子’

写 过滤

phar^{55}ma^{54} ‘额外增加的’ tɕø:^{55}ma^{54} ‘复制品，赝品’

增 修改

kø:^{55}ma^{54} ‘刻有花纹的’ sa^{11}ma^{54} ‘饭食’

刻 吃

(8)-po^{54}

藏文写作 po，源于 pho（男，雄，阳），附着于动词词根之后构成名词的能力不强，语例不多，但也分表有生命与无生命两类。例如：

a 有生命的

la^{55}po^{54} ‘雇主’ tham^{55}po^{54} ‘流浪者’

雇 游荡

kɛ:^{11}po^{54} 老年人

变老

b 无生命的

khu:^{55}po^{54} ‘负担，包袱’ tɕe^{11}po^{54} ‘交换’

携，带 换

ja:^{55}po^{54} ‘借贷’ ȵɛn^{11}po^{54} ‘听话’

借 听

(9)-mo^{54}

藏文写作 mo，本义‘女，雌，阴’，后来逐渐虚化为名词性词缀，可以加在动词词根后面构成名词，不大能产。表有生命名词多为女性，也可构成表无生命的名词。例如：

a 有生命的

kɛ:^{11}mo^{54} ‘老妇人’ tʂe:^{11}mo^{54} ‘老妇’<敬>

变老 变老

loŋ^{55}mo^{54}	‘女乞丐’	so^{11}mo^{54}	‘女工’
讨		制作	

b 无生命的

tse^{55}mo^{54}	‘游戏,玩笑’	kɛ:^{11}mo^{54}	‘笑’
玩		笑	
si:^{11}mo^{54}	‘热闹,节目’<敬>		
看<敬>			

(10)-wo^{54}

藏文写作 bo,和 po 同源,表人后缀,现已不能产,附着在动词词根后构成名词的例子,如:ȶe^{55}wo^{54}‘人类,凡人’,ȶe^{55}wo^{54}ŋɛn^{11}pa^{54}‘小人’,ȶe^{55}wo^{54}tam^{11}pa^{54}‘圣人’。

(11)-tã:^{52}

藏文写作 staŋs,能产后缀,加在动词现·未形式的后头构成名词,表动作方式、方法、作风等。例如:

so^{11}tã:^{52}	‘制作法’	ɕɛ:^{55}tã:^{52}	‘说法’
制作		说	
tɕhe^{11}tã:^{52}	‘作风,作法’	ʈʂhi:^{11}tã:^{52}	‘写法’
作		写	
ta^{55}tã:^{52}	‘看法,观点’	lo:^{55}tã:^{52}	‘读法’
看		读	
ʈʂo^{11}tã:^{52}	‘走法,用法’	tɕha:^{55}tã:^{52}	‘格局,形成’
行走		形成	
lap^{55}tã:^{52}	‘教学法’	ʈʂhap^{55}tã:^{52}	‘演法’
教学		表演	

(12)-lõ:^{55}

藏文写作 loŋ,能产后缀,加在动词现·未形式的后面构成名

词，表活动时间、时段、工夫、空闲等。例如：

tʂo^{11}lõː^{55}	‘去的时间、工夫’	ta^{55}lõː^{55}	‘看的工夫’
行走		看	
sa^{11}lõː^{55}	‘吃的工夫’	tɕhe^{11}lõː^{55}	‘作的工夫’
吃		作	
tɕaː^{55}lõː^{55}	‘拜访的时间’	tʂhi^{11}lõː^{55}	‘写的工夫’
拜访		写	

(13)-ka^{54}

藏文有几种写法：ka，kha，ga，在拉萨话里的实际读音都是[-ka^{54}]。这一后缀可以加在少数动词词根的后面使之转化为名词，已不能产，表事物，不表人。例如：

ȶɛː^{11}ka^{54}	‘胜利’	tɕɛː^{11}ka^{54}	‘接见，拜见’
胜		会见	
tʂiː^{11}ka^{54}	‘紧轴，卷儿’	ȶeː^{55}ka^{54}	‘利息’
卷，包		生	
tam^{11}ka^{54}	‘选择，抉择’	tshoŋ^{55}ka^{54}	‘买卖’
选择		卖	
ɕɛː^{11}ka^{54}	‘开放’	tsiŋ^{11}ka^{54}	‘纷乱，纠缠’
开放		杂乱	

(14)-tɕ(h)a^{54}

藏文写作 tɕha，本义‘部分’，后逐渐虚化，失去原义，可以加在一些动词词根后面使之转化为名词，用于表事物，在拉萨话里已不能产。例如：

ȵop^{11}tɕha^{54}	‘购物，货物’	tsem^{11}tɕha^{54}	‘禁忌物’
买		禁忌	
køː^{11}tɕha^{54}	‘用品’	ŋak^{55}tɕha^{54}	‘嘱托’

需要	委托
$tʂik^{11}tɕha^{54}$ ‘安置’	$tʂhø:^{55}tɕha^{54}$ ‘许可’
安排	允许
$phap^{55}tɕha^{54}$ ‘折扣’	$suŋ^{55}tɕha^{54}$ ‘站岗’
下落	保卫

(15)-$ʈe^{54}$

附着在少数动词之后构成名词,表有某种恶习之人,属贬义后缀,不能产。例如:

$ʈham^{55}ʈe^{54}$ ‘流浪汉’	$ɳop^{11}ʈe^{54}$ ‘萎靡不振的人,懒鬼’
游荡	萎靡
$sa^{11}ʈe^{54}$ ‘饭桶,好吃懒作的人’	$ʂaŋ^{55}ʈe^{54}$ ‘惯坏的人’
吃	惯坏

(16)-to^{54}

贬义后缀,只能加在少数动词词根之后构成名词,表人亦表物。例如:

$ʂaŋ^{55}to^{54}$ ‘惯坏的人’	$ɳop^{11}to^{54}$ ‘萎靡,疲踏’
惯坏	萎靡
$tshik^{55}to^{54}$ ‘烧焦的(东西)’	$khop^{11}to^{54}$ ‘破烂的(东西)’
烧焦	变破旧

* * *

以上列举了十六个能使动词转化为名词的后缀。拉萨藏话中还有些活力充沛的语素具有类似的功能。有人也归入后缀类。例如:

-sa^{54}　表处所

tɛː^{11}sa^{54}　‘住处’　　ȶe^{55}sa^{54}　‘出生地’

-thap^{52}　表方法

so^{11}thap^{52}　‘制作法’　　tɕhe^{11}thap^{52}　‘做法’

-søː^{55}　表习惯

ɕɛː^{55}søː^{55}　‘说法’　　se^{11}søː^{55}　‘传说,说法’

-tøʔ^{52}　表意愿

san^{11}tøʔ^{52}　‘想吃’　　tan^{55}tøʔ^{52}　‘想看’

-tsiʔ^{52}　表打算

tʂo^{11}tsiʔ^{52}　‘打算去’　　ȵo^{11}tsiʔ^{52}　‘打算买’

-tshɛʔ^{52}　表程度

thøn^{55}tshɛʔ^{52}‘产量’　　ɕeː^{55}tshɛʔ^{52}　‘造诣’

-tʂhøʔ^{52}　表剩余

san^{11}tʂhøʔ^{52}‘吃剩下的’　　ɕɛː^{55}tʂhøʔ^{52}　‘没说完的’

-myʔ^{52}　表继续

tɕhe^{11}myʔ^{52}‘继续做’　　tʂo^{11}myʔ^{52}　‘继续走’

-reʔ^{52}　表轮换

tʂo^{11}reʔ^{52}　‘来往’　　ɕɛː^{55}reʔ^{52}　‘轮流说’

这类语素虽然在功能上可使动词名词化,但尚未完全虚化和定位,有时还以词根面目出现在复合词的前字,如sa^{55}tɕha^{54}‘地方’,thap^{55}ɕiʔ^{52}‘方法’,søː^{55}ȶ ỹː^{55}‘习俗’,tøː^{11}pa^{54}‘愿望’等等。如果叫后缀,不妨称之为“类后缀”①。

关于双后缀问题。有些动词词根后面带有两个后缀。例如:

tsom^{55}pa^{54}po　‘作者’　　ko^{55}ma^{54}pa　‘锄地的人’
创作　　　　　　　　　　锄

① 这种‘类后缀’还有很多,主要不是用于构词,而是作为句法手段。

实际上,这是两次性构词,具有两个层次:第一步:动词词根+后缀$_1$→名词$_1$:第二步:名词$_1$+后缀$_2$→名词$_2$。图解如下:

tsom⁵⁵pa⁵⁴po　　'作者,创始人'

关于自指与转指。藏语后缀附加在动词之后具有两种功能:(1)改变词性(V→N),(2)改变词义。例如动词 so¹³(制作)加后缀-ŋ ɛ̃:⁵⁵不仅变为名词,而且意义上转指做这种动作的人。有少数后缀加在动词后可以只改变动词词性而不增添词汇意义。具有这种自指功能的如后缀-jaʔ⁵²加在动词 jõ:¹¹³(来)后头使之变为名词,意义上仅指'来'这件事本身。见下句:

ŋa¹³	joŋ¹¹jaʔ⁵²	tɕhiʔ⁵²	tʂaʔ¹³²	ɕa
我	来的	晚	过于	了

'我来得太晚了'

这种自指功能在 VP 转 NP 时特别重要(详见下节)。

关于能产不能产。上述后缀中表人的-ŋ ɛ̃:⁵⁵,表物的-ʈu⁵⁴和-jaʔ⁵²,表方式的－t:ã⁵²,表完成之事-pa,表时间的-lõ:⁵⁵属能产后缀,其余属不能产或不大能产的后缀。能产后缀不仅可以附着于动词词根之后,而且可以附着于动词短语之后。不能产后缀大都只用于构词。

(二)分读和连读

利用分读和连读的方式来区别动词和名词是拉萨藏话的另一个特点。有些双音动词两个音节分读,如果连读就变成了名词。连读时要按照语音规则变音变调。比较下面成对的词:

动　词(分读)	名　词(连读)	
kha^{54}tʂhɛː^{113}①	kha^{55}tʂɛː^{55}	‘离别,分开’
khɛʔ^{52}lẽː^{113}	khɛː^{55}lẽː^{55}	‘承认’
kha^{54}pup^{52}	kha^{55}puʔ^{52}	‘扣下’
jiʔ^{132}tɕheʔ^{52}	jiː^{11}tɕheʔ^{52}	‘相信’
ŋo^{13}tsha^{54}	ŋo^{11}tsha^{54}	‘害羞’
tshøʔ^{52}tsin^{113}	tshøn^{55}tsin^{55}	‘节制’
tɕhom^{52}ȶaʔ^{132}	tɕhom^{55}ȶaʔ^{52}	‘跳跃’
joʔ^{52}tɕheʔ^{132}	joː^{55}tɕeʔ^{52}	‘护理’

有些宾动型短语连读后变名词。例如：

tʂa^{54}ɕɛʔ^{52}	‘梳头’	tʂap^{55}ɕɛʔ^{52}	‘梳子’
tɕha^{13}tʂuʔ^{52}	‘打茶’	tɕhap^{11}tʂuʔ^{52}	‘搅茶棍’
tɕhøʔ^{52}ȶõː^{52}	‘护法’	tɕhcː^{55}ȶõː^{52}	‘护法神’

(三)词根复合

利用词根复合使动词转化为名词也是很常见的方式。两个动词词根可以合成一个名词,动名词根组合造成的名词更多。下面分别举例说明。

(1)动 + 动→名词

ȵo^{11}tshõː^{55}	‘买卖’	tʂhi^{11}l ɛ̃ː^{55}	‘问答’
thap^{55}ɕoː^{55}	‘输赢’	toŋ^{55}jõː^{55}	‘收支’
na^{11}tsha^{54}	‘疼痛,疾病’	phar^{55}n øː^{55}	‘增添’
ȵaː^{11}tshaʔ^{52}	‘保存’	lop^{55}tɕõː^{52}	‘学习’

① 又读 kha^{54} phɛː^{55}。

sa^{11}tuŋ^{52}	‘吃喝,饮食’	ɕi^{55}mɛʔ^{52}	‘伤亡’
tshoŋ^{55}tu^{54}	‘集会’	ʈur^{11}tɕøʔ^{52}	‘改革’
suŋ^{55}ɕɛʔ^{52}	‘演讲’	thoŋ^{55}thøʔ^{52}	‘见闻’

(2)动+名→名词

sa^{11}khaŋ^{55}	‘食堂’	tshoŋ^{55}khaŋ^{55}	‘商店’
tar^{11}to^{54}	‘磨(刀)石’	ʈuk^{11}tɕhu^{54}	‘流水’
ʈuk^{11}ʈhi^{54}	‘走狗’	tsi:^{55}kho:^{55}	‘计算器’

(3)名+动→名词

ɕan^{55}tsin^{55}	‘叉子’	sen^{55}tup^{52}	‘指甲刀’
肉抓		指甲剁	
thun^{11}tʂo^{54}	‘烟筒’	tɕhum^{55}tʂo^{54}	‘水渠’
烟 走		水 走	

动词同其他类的词根(如形容词)也可构成各种名词。这里不再列举。

(四)词根重叠

动词词根重叠后常常转化为名词。这种方式多见于复合式动词。重叠后增添一些特殊含义或感情色彩,带有一定熟语性,不能类推。例如:

单音动词		复合动词 (重叠式+动)	
ɕɛʔ^{52}	‘说’	ɕɛ:^{55}ɕɛʔ^{52}tã:^{55}	‘责备’
lap^{132}	告诉	lap^{11}lap^{52}tã:^{55}	‘背后说’
thẽ:^{55}	‘拉’	then^{55}thẽ:^{55}tɕheʔ^{132}	‘拉平’
tʂuʔ^{132}	‘拾,捡’	tʂuk^{11}tʂuʔ^{52}ʈaʔ^{132}	‘拾麦穗’
tshɛʔ^{52}	‘衡量’	tshɛ:^{55}tsɛʔ^{52}tã:^{55}	‘较量’

tshøʔ^{52}	‘猜测’	tshø:^{55}tsøʔ^{52}tɕheʔ^{132}	‘揣测’
ri:^{55}	‘卷’	ri:^{55}ri:^{55}so^{13}	‘弄圆，卷起来’
phu:^{55}	‘搓揉’	phu^{55}pu:^{55}tã:^{55}	‘搓揉’
tɕheʔ^{132}	‘作’	tɕhe^{11}tɕeʔ^{52}tɕheʔ^{132}	‘做作’
ku:^{113}	‘弯’	ku:^{11}ku:^{55}tɕheʔ^{132}	‘弯腰’

（五）形式不变

有少数动词不改变形式便可直接作名词用。这样的转换多出现在复合式动词里，带有熟语性，用法上受一定限制。例如：

动 词		名 词	
ȶɛ:^{55}	‘泅，渡’	ȶɛ:^{55}(ȶaʔ^{132})	‘游泳’
tshɛʔ^{52}	‘量，称’	tshɛʔ^{52}(ȶaʔ^{132})	‘量，标准’
kom^{113}	‘忍耐’	kom^{113}(ȶaʔ^{132})	‘忍耐’
tɕhom^{52}	‘跳跃’	tɕhom^{52}(ȶaʔ^{132})	‘跳跃’
tum^{113}	‘调和’	tum^{113}(ȶsiʔ^{132})	‘调和’
nøʔ^{52}	‘害，危害’	nøʔ^{52}(ȶɛ:^{55})	‘危害’

如果动词转为名词后，形式未变，意义变化较大，由动作变为相关的事物，也可以看作是分化为两个词①。例如：

动 词		名 词	
tɕhɛʔ^{52}	‘断，罚’	tɕhɛʔ^{52}	‘罚款或物’
ȶɛ̃:^{113}	‘装饰’	ȶɛ̃:^{113}	‘装饰品’
tɕɛʔ^{52}	‘弄断’	tɕɛʔ^{52}	‘房间的隔断’
tshuʔ^{52}	‘停’	tshuʔ^{52}	‘驿，站，宿地’
ȵiʔ^{52}	‘入睡’	ȵiʔ^{52}	‘睡眠’

① 像汉语中“锁门”的“锁”，第一个锁是动词，第二个锁是名词。

三　动词短语转化为名词短语的方式

(一)这里所说的动词短语是广义的,包括小句在内。由于藏语属 SOV 型语言,名前动后的格局使得任何类型的动词短语转换为名词短语时,主要的变化仍然落在最后的动词部分。转化的方式和手段有一部分跟动词变名词时一样,有一部分不相同。

(二)在动词短语后面附加后缀是动词短语转化为名词短语的主要手段。上文列举的十六个后缀中:有六个可以加在动词短语后面,其余的十个只能构词①。类后缀却都能附着于动词短语的后面。下面举几个最活跃的后缀作为例证:

(1)-pa

轻读的-pa 加在动词短语后除作名词化标志外,多表既成事实或与动作相关之事物,也可只表行为本身。例如:

a　khõ:^{55} phø:^{11}pa^{54} jin^{11}pa ŋɛʔ^{132} ɕẽ:^{52} ma^{11}tɕɑ:^{55}

他　藏人　是(后缀)我(作格)知道　没有

‘我不知道他是藏人’

b　ŋa^{13} na^{11}ki^{54} jø:^{132}pa sy ʔ^{52} si:^{11}ki^{54} to:

我　病　正在(后缀)　谁(作格)说

‘谁说我病了’

c　ŋɛʔ^{132} tʂhi:^{132}pa ti tʂiʔ^{132}soŋ^{11}ŋɛʔ^{52}

我(作格)写(后缀)　这　对　了　吗

‘我写的对吗?’

---

① 六个可以附着于动词短语后的后缀是第(1)(3)(4)(5)(11)(12)。

d　ʈhe^{55}rã:^{55} phe:^{52}pa ku^{55}tʂĩ:^{55} tɕhen^{55}po^{54} tɕh ũ:^{113} sõ
　您　来(后缀) 恩惠　大　得到　了
　‘感谢您的光临’

(2)-jaʔ

加在动词短语后面使之名词化,多指动作事情本身,亦转指动作之结果或相关事物。如:

a　ŋa^{13} lo:^{55}ȵɛ̃:^{55} ta^{55}jaʔ^{52} la ka^{11}po^{54} jøʔ
　我　电影　看(后缀)(格助词) 喜欢　有
　‘我喜欢看电影’

b　ʈhe^{55}rã:^{55} tin^{11}tʂeʔ^{52} tɕhe^{11}jaʔ^{52} ti ja^{11}ko^{54} ɕe^{11}tʂa:^{55} re
　您　这样　做(后缀) 这 好　很　是
　‘您这样做很好’

c　phø:^{132}la taŋ^{55}jaʔ^{52} ki ji^{11}ke^{54}
　西藏(格助词) 发(后缀) 的 信
　‘向西藏发的信’

(3)-ʈu^{54}

加在动词短语后面 使之转化为名词短语,表动作事情本身,多为未然之事。例如:

a　ʈhe^{55}rã:^{55}la ŋy:^{55} ja:^{55}ʈu^{54} jø:^{11}pɛʔ^{52}
　您(格助词) 钱　借(后缀) 有 吗
　‘你有钱借(给我)吗?’

b　ȵi^{11}tuʔ^{52} khi:^{55}ʈu^{54} tɕeʔ^{132} ɕa
　伞　携带(后缀)忘　了
　‘忘了带伞’

c　tho^{11}kõ:^{52} lo:^{55}ȵɛ̃:^{55} ta^{55}ʈu^{54} re
　今晚　电影　看(后缀)是

‘今天晚上(是)看电影’

(4)-ŋɛ̃:^{55}

加在动词短语后面使之转化为名词短语,并使动作变为动作者。例如:

a luʔ^{132} tsho^{55}ŋɛ̃:^{55} su^{54} rɛʔ

绵羊 放牧(后缀) 谁 是

‘牧羊的人是谁’

b ŋɛ:^{113} tʂhi:^{52}la tɛ:^{11}ŋɛ̃:^{55} su^{54} rɛʔ

我的 旁边(格助词) 站(后缀) 谁 是

‘站在我旁边的人是谁’

c ŋan^{11}tsho^{54} saŋ^{55}ɕoʔ^{52} phø:^{132}la tʂo^{11}ŋɛ̃:^{55} jĩ:

我们 明早 西藏(格助词) 行(后缀) 是

‘我们(是)明天早上去西藏(的人)’

(5)-tã:^{52}

加在动词短语后使之转化为名词短语,表动作方式。例如:

a ma:^{113} so^{11}tã:^{52} tɕik^{52} lap^{55}roʔ^{52}nã:^{55}

酥油 制作(后缀)一下 教 请

‘请教一下酥油制作的方法’

b tshik^{52} phe^{11}tɕøʔ^{52} toŋ^{55}tã:^{52} ja^{11}ko^{54} ɕẽ:^{52} ma^{11}sõ:^{55}

词 使用 (后缀)好 知道 没有

‘词的用法还不大明白’

此外,上述‘类后缀’都具有使动词短语转化为名词短语的功能。例如:

a lɛ:^{11}ka^{54} tɕhe^{11}sa^{54}

工作 作(类后缀)

‘作工作的地方’‘工作地点’

b lɛ:^{11}ka^{54} tɕhe^{11}thap^{52}

工作 作(类后缀)

‘作工作的方法’‘工作方法’

c lɛ:^{11}ka^{54} tɕhen^{11}tʂhøʔ^{52}

工作 作(后缀)

‘剩下的工作,没作完的工作’

d lɛ:^{11}ka^{54} tɕhe^{11}sø:^{55}

工作 作(类后缀)

‘工作作风,作工作的习惯’

(三)正反组合方式。动词短语转化为名词短语的另一种方式是在最后的动词或辅助动词后面加上它的反义词或加以否定。例如:

a khõ:^{55} phø:^{11}pa^{54} jin^{11}min^{55} ɕẽ:^{52} ma^{11}tɕ ũ:^{55}

他 藏人 是不是 知道 没有

‘(我)不知道他是否藏人’

b khõ:^{55}la pu^{55}ku^{54} jø:^{11}meʔ^{52} ɕẽ:^{52} ma^{11}tɕ ũ:^{55}

他(格助词)小孩 有 无 知道 没有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孩子’

c ɕa^{54} tshøʔ^{52} toʔ^{132} min^{11}toʔ^{52} siʔ^{132}ta

肉 熟 有 没有 看<敬>(祈使)

‘请看看肉熟了没有’

d kho^{54} phø:^{132}la tʂo^{11}meʔ^{52} tʂhiʔ^{132} ta

他 西藏(格助词) 行 无 问 (祈使)

‘问问他去没去西藏’

(四)利用动词重叠变音也可以使一部分动词短语转化为名词短语。这种方式带有一定熟语性,使用范围有限。例如:

a ṭhe⁵⁵rã:⁵⁵ suŋ⁵⁵suŋ⁵² tha¹¹ka⁵⁴ rã:¹¹³ re
您 说说 如此 正 是
'正如您所说的那样'

b khi:⁵⁵ tɕho⁵⁵tɕhoʔ⁵² so¹³ ko re
携带 可以 可以 做 应当是
'要准备好随时可以带走'

c tʂo¹³ tɕho⁵⁵tɕhoʔ⁵² re
行 可以 可以 是
'随时可以走'

（五）利用语调变化不加其他标志可以使动词短语变为名词短语，通常用来作'说''问''想'一类动词的宾语①。例如：

a tʂə⁵⁵ɕiʔ⁵² ɳuŋ⁵⁵ ɕa saʔ¹³²
扎西 病 了 据说
'听说扎西病了'

b ŋɛ:¹¹³ sem⁵²la ŋa¹¹rɛʔ⁵² sɛ:⁵⁵po⁵⁴ ma¹¹ko⁵⁴pa re
我的 心里(格助词)我 清楚 没 听见
sam⁵² tɕh ũ
想 了
'我以为我没听清楚'

（六）利用一些虚词附加在动词短语后面也可以使之变为名词性成分。最常见的是几个动词短语并列，后面用-tɕe⁵⁵ taʔ⁵²（等等）总括一下共同作后面动词的宾语。例如：

a ko¹³ na¹³，lo⁵⁴ ṭap¹³²，tsha⁵⁵wa⁵⁴ṭɛʔ¹³² tɕe⁵⁵taʔ⁵² tɕe¹¹kiʔ⁵²
头 痛 嗽 咳 发烧 等等 作

① 也可以认为是小句直接作宾语。

‘正在头痛、嗽咳、发烧’

b nam⁵⁵pu⁵⁴ taʔ⁵², ɳɛ:¹¹sẽ:⁵⁵ taʔ⁵² ke⁵⁵raʔ⁵² taʔ⁵²
氆氇 织 毛毯 织 腰带 织
tɕe⁵⁵taʔ⁵² tɕe¹¹kiʔ⁵²
‘做织氆氇、织毛毯、织腰带等活儿’

动词短语后加-tsə(一点)也可使之转化为名词性成分。例如：

a ta⁵⁴ tsə tɕheʔ¹³²
看 一点 做
‘看一看，瞧一瞧’

b tʂhi¹³ ta:¹¹³ tsə ta:¹¹³ tsə tɕhɛ:¹³² pa re
刀 磨 一点 磨 一点 做 了
‘磨了磨刀’

* * *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现代拉萨藏语里动词转化为名词和动词短语转化为名词短语的方式很多①。有些是常见的、能产的，有些则具有某种局限性和熟语性。但是就整体而言，这种转化都有一定的形式标志。

原载《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学报．亚非语言文化研究》41．1991 年

---

① 限于篇幅，有些转化方式没有列出。例如利用疑问代词可使动词短语转化为名词短语：

la⁵⁵ma⁵⁴ tɕi⁵⁴ sɯ:⁵² tʂhim⁵² re, tsu:¹¹møʔ⁵² khar¹¹tõ:⁵⁵ ɕa:⁵⁵ re
喇嘛上师 什么 说 法律 是 手指 哪里 指 东 是
‘喇嘛说的就是法律，手指指到哪里，哪里就是东方’

拉萨藏语中的"是"字句

一 范 围

"是"字句是现代拉萨藏语中的一种常见句式,其结构与用法(特别是"是"字的用法)有许多独特之处,非藏族学习藏语时需仔细揣摩观察。

广义"是"字句包括以下两类:

(1)ང་བོད་པ་ཡིན།

ngav poevbaf yinv.

"我是藏人"

(2)ང་བདེ་པོ་ཡིན།

ngav devbof yinv.

"我平安(我很好)"

两类句子的区别在于:(1)类句中的表语为名词性成分,通称判断句;(2)类句中的表语为描写性成分(形容词语),属描写句。由于拉萨话中的描写句不仅可以用"是"字(ཡིན། རེད)结尾,而且可以用"在/有"字(ཡོད། ཡོག་རེད། འདུག …)结尾,其间的区别亦很复杂,故拟单作一类,另文探讨。本文仅就(1)类句式,即狭

义的"是"字句(判断句)作一初步描写。此外,藏语"是"字除作主要动词外,还可以作谓语动词的后附成分,表达复杂的时体范畴,如:动词+གི་ཡིན།,动词+གི་རེད།,动词+པ་ཡིན། 动词+པ་རེད།等等。此类用法亦不属本文讨论范围。

二　基本特征

(一)语序

藏语属"动居句尾"型语言,因此,"甲是乙"这类判断句的语序是"甲－乙－是"。三个语段"甲""乙""是"均可扩展,在一定条件下也可省略一两个部分,但顺序不能改变。

(二)"是"字

现代拉萨藏语里有两个"是"字:ཡིན(yinv)和 རེད(rew)。ཡིན起源较早,见于早期藏文文献及现代各方言。རེད起源较晚,确切年代不详。个别方言,如日喀则话中有 ཡིན无 རེད,相当于 རེད的是 སྦེད[pe?231],不过多数现代藏语方言里都有 ཡིན和 རེད的区别。

(三)时态

许多语言中动词(包括"是"字)有多种形式的时态变化,如印欧语、日语等;藏语自主动词也有时体变化,如 ཟ－བཟས－ཟོ(吃),ལྟ－བལྟས－ལྟོས(看)等,但作为静态动词的"是"字却没有时态变化,句中时间由时间词语表达。例如:

(1)དེ་རིང་གཟའ་ཉི་མ་རེད།

"今天是星期日"

tevringf sav nyivmaf rew.

(2)ཁའི་ས་གཟའ་སྤེན་པ་རེད།

"昨天是星期六"

kefasf sav benfbaf rew.

(3)སང་ཉིན་གཟའ་ཟླ་བ་རེད།

"明天是星期 -"

sangfnyinf sav davwaf rew.

(四)人称

藏语"是"字的用法同句中陈述对象的人称有关。通常自称用 ཡིན,他称用 རེད。例如:

(1)ང་སློབ་གྲྭ་བ་ཡིན།

ngav labfzhah yinv.

"我是学生"

(2)ཁོང་དགེ་རྒན་རེད།

kongf gevganf rew.

"他是老师"

(五)敬称

藏语"是"字在疑问句中有敬称,例如:

(1)ཁྱེད་རང་དགེ་རྒན་ཡིན་པས།

"您是老师吗?"

kyefrangf gevgaenf yinvbaeh? (通称)

(2)ཁྱེད་རང་དགེ་རྒན་ཡིན་པ་ནོང་།

"您是老师吗?"

kyfrangf gevaenf yinvba nong? (敬称)

(3)ཁྱེད་རང་དགེ་རྒན་ཡིན་པ་གནང་ངས།

"您是老师吗?"

kyefrangf gevgaenf yinvba nangfngaeh? (敬称)

(六)否定

ཡིན的否定形式为 མིན(maen),源于 མ་ཡིན。རེད的否定形式为 མ་རེད。

(七)疑问

	肯 定	否 定
是非问	(ཁོང་པ་)ཡིན་པས(－yinvbaeh?)	མིན་པས་(maenvbaeh?)
	(ཁོང་པ་)རེད་པས་(revbaeh?)	མ་རེད་པས་(mavrefbaeh?)
特指问	(སུ་)ཡིན་པ(yinvba?)	
	(སུ་)རེད(raew?)	
选择问	(ཁོང་པ་)ཡིན་པ། (སོག་པོ་)ཡིན་པ	
	(yinvbaa……yinvba?)	
	(ཁོང་པ་)རེད་(སོག་པོ་)རེད	
	(raew……rae?)	
反复句	(ཁོང་པ་)ཡིན་པ་མིན་པ	
	(yinvba maenvba?)	
	(ཁོང་པ་)རེད་མ་རེད	
	(raew mavreh?)	
自 问	(སུ་)ཡིན་ནྭ	
	(yinvnaa?)	

三 两个"是"字的用法

拉萨话中判断词虽然只有两个,但用法上颇为灵活,一方面彼此有明确分工,另一方面在一定条件下又可以互相转换,有时则发生"中和"(neutralization)。

(一)分工

基本分工已如上述,即主语为自称时用 ཡིན(yinv),他称用

རེད(rew)。例如:

(1)ང་བོད་པ་ཡིན

ngav poevbaf yinv.

“我是藏人”

(2)ང་གཉིས་ཆུང་ཆུང་སྐང་ནས་དགའ་པོ་ཉེ་པོ་ཡིན།

ngavnyih qungfqungf gangvnae gavbof nyevbof yinv.

“我们俩从小就是好朋友”

(3)ང་ཚོ་འཛིན་གྲྭ་གཅིག་པ་ཡིན།

nganvcof zinvzhaf jigfbaf yinv.

“我们是同一个班的(学生)”

(4)ཁོང་སོག་པོ་རེད།

kongf sofgof rew.

“他是蒙古人”

(5)ཁོ་གཉིས་གྲོགས་པོ་རེད།

kofnyih chovgof rew.

“他们俩是朋友”

(6)ཁོང་ཚོ་ཚང་མ་བོད་སྐད་བསླབ་མཁན་རེད།

kongfcof cangfmaf poevgaeh labfngaenf rew.

“他们都是学藏语的”

对称时,疑问句用 ཡིན,陈述句用 རེད。如:

(7)ཁྱེད་རང་བོད་པ་ཡིན་པས།

kyefrangf poevbaf yinvbaeh?

“您是藏人吗?”

(8)ཁྱེད་རང་སུ་ཡིན་པ།

kyefrangf suf yinvba?

“您是谁?”

(9)ཁྱེད་རང་ཨ་ལྷ་རང་རེད

kyefrangf afwaf rangv rew.

“您简直就是个小孩子”

(10)ཁྱེད་རྣམ་གཉིས་ལོ་ཟླ་རེད།

kyefnah nyiif laenvdaf rew.

“你们俩是同岁”

在引语句中 ཡིན和 རེད的对立涉及句义。比较下列两句：

(11)ཁོང་བོད་པ་ཡིན་ཟེར།

kongf poevbaf yinv saw.

“他说他是藏人”

(12)ཁོང་བོད་པ་རེད་ཟེར།

kongf poevbaf rew saw.

“据(别人)说他是藏人”

(二)对换

两个“是”字的区别并不死守主语的人称。在一定语境里，主语虽为自称也可用 རེད，主语虽为他称也可用 ཡིན。不过这种对换往往都附有某种特殊意味和色彩，表现出拉萨话“是”字在使用上的灵活性与含义上的多样化。例如表久远的事(远时)，自称可用 རེད。

(1)དེ་དུས་ང་སྤུ་གུ་སྤུ་གུ་རེད།

tevdueh ngav bufguf bufguf rew.

“那时候我还是个小孩子”

(2)སྔོན་མ་ང་དགེ་ཕྲུག་རེད། ད་ལྟ་ང་དགེ་རྒན་ཡིན།

ngaenfmah ngav gevchuh rew, tanvdaf ngav gevgaenf yinv.

“以前我是徒弟，现在我是师傅。”

(3)ང་རི་དྭགས་རྒྱག་མཁན་གྱི་མི་ཅིག་རེད།

ngav rivdah gyavngaenf-gi miv ji rew.

"我是个猎人"(多指过去)

如果身不由己,听人支配,自称亦可用 རེད。例如:

(4)ང་ག་རེ་བྱེད་མཁན་རེད།

ngav kavref qevngaenf rae?

"我(是)干什么(的)(人)?"(别人分配我干什么)

把自己置于第三者的位置上作客观的陈述,自称也可用 རེད。例如:

(5)ང་གྲྭ་པ་རེད། ཆང་འཐུང་གི་མ་རེད།①

ngav chavbaf rew, qangf tungfgif mavreh.

"我是出家人,不喝酒"(含有众所周知或你知道……意味)

如果自称包括对方,也可用 རེད。例如:

(6)ང་རང་ཚོ་ཚང་མ་ནང་ཚགས་རེད་པ།

ngavrangfco cangfmaf nangvcah revba.

"咱们都是一家人么!"

反问句中,自称可用 རེད,以肯定形式表否定意义。例如:

(7)ང་གླུགས་པ་རེད་པས།

ngav gugfbaf revbaeh?

"(难道)我是傻子吗?"(含有"你认为我是……吗?"意味)

(8)འོ་ན་ང་ཨ་མ་སྡུག་ཅག་རེད་པས།

ovnaf ngav afmaf dugvjah revbaeh?

"那么(难道)我是个坏母亲吗?"

主语是他称,判断词不用 རེད 反用 ཡིན,也包含一些特殊的

① 星实千代(1988)书中用例(86页),见参考文献。

含义和色彩。例如表语是自己或与己有密切关系的人或物。

(9)ས་རྐོད་རྨོ་མཁན་ང་ཡིན།　　“开荒者是我，
ས་བོན་འདེབས་མཁན་ང་ཡིན།　　播种者是我，
སྟོན་ཐོག་ཇ་བའི་དུས་ལ།　　收获时节到来时，
གཞིས་ཀའི་སྡེ་པས་བསྡུས་སོང་།　　却被庄园主收走。”

safgoeh mofngaenf ngav yinv,
safboenf dabfngaenf ngav yinv.
doenftoh ngafwaef tuewla,
xiivgaef devbaeh duev song.

(10)ཁོང་ངའི་ཨ་མ་ཡིན།

kongf ngaev afmaf yinv.
“他是我的母亲”

(11)དེབ་འདི་ངའི་ཡིན། མི་སུ་གཅིག་གིས་མ་ཁྱེར་ཨ།

tebv div ngaev yinv, miv suf jihgi maf kyeef a!
“这个本子是我的，谁也别拿走！”

表十分肯定和强调语气时，他称主语亦可用 ཡིན。例如：

(12)ང་མིན་ཁོ་ཡིན།

ngav maenv kof yinv.
“不是我，是他。”

(13)རྐུ་མ་རྐུ་མཁན་ཁོ་ར་རང་ཡིན།①

gufmaf gufngaenf kofraf rangv yinv
“偷东西的人就是他。”

以决策者身份说话，非自称主语亦可用 ཡིན。例如：

(14)医生对病人说：འདི་ཁྱེད་རང་གི་སྨན་ཡིན།

---

① 周季文（1964）书中用例（79页），见参考文献。

འདི་ཁྱེད་ལ་གསོའི་སྨན་ཡིན།

div kyefangf - gi maenf yinv.

div ngaevsoef baafsef yinv.

"这是你的药,这是休假条儿。"

(15)工头对工人说:བཀྲ་ཤིས་ཁྱེད་རང་ས་ཀོ་མཁན་ཡིན། དོན་གྲུབ་ཁྱེད་རང་ས་འདོར་མཁན་ཡིན།

zhafxih kyefrangf saf gofngaenf yinv.

toenvzhuh kyefrangf saf oofngaenf yinv.

"扎西你挖土,顿珠你运土。"

(16)雇主对雇员说:འདི་ཁྱེད་རང་གི་གླ་ཆ་ཡིན།

div kyefrangf - gi lafqaf yinv.

"这是你的工钱"

总之,两个"是"字用法上的区别不仅同主语的人称有关,还同时间之久暂、关系之亲疏、行为之自主与否以及语气之肯定程度等多种因素有关。

(三)中和

在某些语境里,两个"是"字不再对立,合二为一,发生"中和现象"(neutralization)。通常不分人称,一律用ཡིན(yinv)。比较下例:

(1)ཁོ་སྦུ་གུ་(སྦུ་གུ་)རེད།

kof bufguf rew.

"他是小孩"

(2)ཁོ་སྦུ་གུ་ཡིན་ཙང་། རྩེད་མོ་རྩེ་ཡག་ལ་དགའ་པོ་ཞེ་དྲག་ཡོག་རེད།

kof bufguf yinvzang,

zeefmof zefyah - la gavbof xevzhah yowre.

"他因为是小孩,所以很喜欢玩耍。"

(3)ཁོང་བོད་པ་རེད།

"他是藏人"

kongf poevbaf rew.

(4)ཁོང་བོད་པ་ཡིན་པ་འདྲ།

"他好象是藏人"

kongf poevbaf yinvba zhaw.

两个"是"字的中和多半发生在某些后附成分之前。常见的后附成分如：

1/ 测度语尾

– པ་འདྲ།(例见上)

– གྱི་རེད།

ཁོང་ཚོང་པ་ཡིན་གྱི་རེད།

"他大概是商人"

kongf congfbaf yinvgyif rew.

– པ་ཡོད།

ཁོང་ཚོང་པ་ཡིན་པ་ཡོད།

"他大约是商人"

kongf congfbaf yinvba yoew.

– གྲོ་(འདྲོ)

ཁོང་ཚོང་པ་ཡིན་གྲོ།

"他是商人吗?"(大概不是)

kongf congfbaf yinvzhoo.

ཁོང་ཚོང་པ་མིན་གྲོ།

"他不是商人吗?"(大概是)

kongf congfbaf maenvzhoo.

– གྲ(འགྲ)

ཁོང་ཚོང་པ་ཡིན་གྲ།

"他大约是商人吧！"

kongf congfbaf yinvzho.

ཁོང་ཚོང་པ་མིན་གྲོ

"他大约不是商人吧"

kongf congfbaf maenvzho.

– མདོག་ཁ་པོ་(རེད)

ཁོང་ཚོང་པ་ཡིན་མདོག་ཁ་པོ་རེད།

"他好象是商人"

kongf congfbaf yinvdoh kafbof rew.

– ས་(རེད)

ཁོང་ཚོང་པ་ཡིན་ས་རེད།

"他可能是商人"

kongf congfbaf yinvsaf rew.

– བཟོ་(འདུག)

ཁོང་ཚོང་པ་ཡིན་བཟོ་འདུག

"他象是商人"

khngf congfbaf yinvsof duw.

– ཤས་ཆེ།

ཁོང་ཚོང་པ་ཡིན་ཤས་ཆེ།

"他多半是商人"

kongf congfbaf yinvxaeh qe.

– ན

ཁོང་ཚོང་པ་ཡིན་ན་མིན་ན།

"他是不是商人呐?!"

kongf congfbaf yinvnaaf maenvnaa!

2/ 强肯定语尾

– དགོས་བྱུང་

ཁོང་ཚོང་པ་ཡིན་དགོས་བྱུང་།

"他当然是商人"

kongf congfbaf yinvgo qung.

– ཐག་ཆོད་(ཡིན/རེད)

ཁོང་ཚོང་པ་ཡིན་ཐག་ཆོད་ཡིན།

"他肯定是商人"

kongf congfbaf yinv tagfqoeh yinv.

– པ་རེད

ཁོང་ཚོང་པ་ཡིན་པ་རེད།

"他原来是商人"

kongf congfbaf yinvba rew.

– དང་ཡིན

ཁོང་ཚོང་ཚོང་པ་ཡིན་དང་ཡིན།

"他当然是商人"

kongf congfbaf yinv da yinv.

3/ 敬称语尾

– པ་སྣང་

གོང་ག་ཚད་ཡིན་པ་སྣང་།

"多少钱?"

kongv kavcaeh yinvba nong.

– པ་གནང་བ

ཁོང་སུ་ཡིན་པ་གནང་བ།

"他是谁?"

kongf suf yinvba nangfnga.

4/ 名物化后缀

– པ

ཁོང་བོད་པ་ཡིན་པ་གཞི་ནས་ཤེས་བྱུང་།

"(我)才知道他是藏人"

kongf poevbaf yinvba xivnae xenh qung.

5/ 后置连词

– ན"如果"

ཁོང་གྲྭ་པ་ཡིན་ན། ཆང་འཐུང་གི་མ་རེད།

"他若是和尚,就不喝酒"

kongf chavbaf yinvnaf, qangf tungfgif mavreh.

– ཙང"因为"

ཁོང་སློབ་གྲྭ་པ་ཡིན་ཙང་། ཐ་མག་འཐེན་གྱི་མ་རེད།

"他因为是学生,所以不抽烟"

kongf labfzhah yinvzang, tafmah tenfgif mavreh.

– ཚིན"凡是"

དུག་རྩ་ཡིན་ཚིན་བཀོག་དགོས་རེད།

"凡是毒草就要拔掉"

tugvzaf yinvqinh gohgo rew.

– པས་མ་ཚད་(མ་ཟད་)"不但,不仅"

ཁོང་གཉིས་པ་ཡུལ་གཅིག་པ་ཡིན་པས་མ་ཚད། གྲོང་པ་ཁྱིམ་མཚེས་རེད།

kofnyih pafyuef jigfpaf yinvbaeh mavcaeh,

chongvbaf kyimfceh rew.

"他们俩不只是同乡,还是邻居"

两个"是"字中和在个别情况下也出现在某些词之后。例如:

ཨ –

ཁོང་བོད་པ་ཨ་ཡིན།

"他是藏人吗?"(大概不是)

kongf poevbaf af yinv?!

སོས –

སོས་ཡིན།

loew yinv
“当然是”

此外,有些习惯用语只用ཡིན/མིན构成,不能用རེད替代。例如:

ག་ཡིན་འདི་ཡིན།	gavyinf divyinf	“莫名其妙”
ཡིན་གཅིག་མིན་གཅིག	yinvjih maenvjih	“一定”
ཡིན་ནའི་(ཡིན་ན་ཡང་)	yinvnaef	“但是”
ཡིན་རྒྱུ	yinvgyuf	“本来”
ཡིན་ཡག	yinvyah	“原来”
ཡིན་དང་མིན	yinvda maenv	“当然是”
ཡིན་མིན	yinvminf	“是非”
ཡིན་ཚད	yinvcaeh	“凡是,所有的”
ཡིན་ལུགས་མིན་ལུགས	yinvluh maenvluh	“是非曲直”
ཤི་མིན་རོ་མིན	xifmaenf rovmaenf	“半死不活”
ག་རེ་ཡིན་ནའི	kavref yinvnaef	“不论是什么”
ག་འདྲས་ཡིན་ནའི	kanvzhaeh yinvnaef	“无论如何”
ཡིན་ཁུལ་བྱེད	yinvkuef qew	“假装是”
ཡིན་ཤག་བྱེད	yinvxah qew	“一定是”
ཡིན་པ་ཐག་ཆོད	yinvbaf tahqoe	“肯定是”
ཡིན་ཡིན་པ	yinvyinfba	“原来就是”
ཡང་མིན་ན	yangv maenvnaf	“或者,不然的话”
དེ་མིན་པ	tev maenvba	“此外,其他”
ཡིན་མདོག་མདོག་བྱེད	yinv donvdoh qew	“装作是”

རེད有一种用法是ཡིན不能代替的,即在བཞག(ཤག)前,表示新发现,刚明白的事情。例如:

ཁོང་བོད་རིགས་རེད་ཤག ངས་གཞི་ནས་ཧ་གོ་བྱུང་།
kongf poevrih rew xa, ngaew xivnae hafgov qung.
“原来他是藏族,我才知道。”

否定式为 རེད་མི་འདུག rew minvduh.

四 判断句的主语和表语

(一)判断句的主语和表语通常表同一、类别、包含、从属等关系,间或也表处所位置数量等关系。例如:

(1)ང་ཚོའི་རྒྱལ་ས་པེ་ཅིན་རེད།
“我们的首都是北京”
nganvcoef gyaevsaf befjingf rew.

(2)ང་བོད་པ་ཡིན།
“我是藏人”
ngav poevbaf yinv.

(3)དེབ་འདི་ཁོང་གི་རེད།
“这个本子是他的”
tebv div kongf - gi rew.

(4)ངའི་ནང་ལྷ་སར་རེད།
“我的家是(在)拉萨”
ngaev nangf lhaefsaaf rew.

(5)ཁོང་ལྷ་ས་ནས་རེད།
“他是拉萨人”
kongf lhaefsaf - nae rew.

(6)གསུམ་གསུམ་དགུ་རེད།
“三三如(=是)九”
sumf sumf guv rew.

(二)主语部分主要由体词性成分(名词,指代词、数词等)充任。动词性成分或小句充任主语需附名物化后缀。例如:

(1)དུས་ཚོད་ཏག་ཏག་ལ་སྒྲོག་བཞུག་གསོད་ཡག་དེ་སློབ་གྲྭའི་ཁྲིག་ལམ་རེད།

tuevcoeh dagfdah – la loofxuf soefyah tev labfzhaef zhigvlamf rew.

"按时熄灯是学校的纪律。"

(2)སྔོན་མ་སློབ་གྲྭར་འགྲོ་རྒྱུ་སེམས་ཐག་རེད།

ngaenfmah labfzhaaf zhovgyuf semftah rew.

"以前上学是不可能的。"

(3)དེ་རིང་ཕེབས་པ་ཐེངས་དང་པོ་རེད་པ།

tavrih peh ba tenh tangvgof revba.

"今天(您)来是第一回吧!"

(4)ངས་བཤད་པ་ཚང་མ་ཁྱོད་རའི་དོན་ལ་རེད།

ngaew xaehba cangfmaf kyoefraef toenvla rew.

"我说的都是为了你(好)。"

有些成语里,小句可直接作主语。例如:

མི་ལ་མི་དགོས་ཁ་མཆུ་རེད། ཤིང་ལ་མི་དགོས་འཛེར་པ་རེད།

mivla movgoh kamfquf rew, xingfla movgoh zervbaf rew.

"人不需要的是打官司,树不需要的是疤瘌。"

注释性判断句的主语后面往往要附加助词 ཟེར。例如:

(5)གངས་ཟེར་ཁ་བ་རེད།

kangws kafwaf rew.

"所谓 kangw 是雪(的意思)"

(6)ལྗོངས་ཟེར་ཡག་དེ་ཡུལ་ལྗོངས་རེད།

jongw sevyah tev yuenvjongh rew.

"所谓 jongw 是地区(的意思)"

(7)ས་མ་འབྲོག་ཟེར་མཁན་དེ་ག་རེ་རེད།

saf manvzhoh sevngaenf tev kavref raew?

"所谓 saf manvzhoh(半农半牧)是什么?"判断句的主语后常有一小停顿,有时可加一停顿助词。例如:

(8)ཕྲུ་གུ་ནི་ཕྲུ་གུ་རང་རེད།

bufguf ni bufguf rangv rew.

"孩子么就是孩子。"

(9)ང་ཡིན་ན་རྒྱ་རིགས་ཡིན། ཁོང་ཡིན་ན་བོད་རིགས་རེད།

ngav yinvnaf gyavrih yinv, kongf yinvnaf poevrih rew.

"我么是汉族,他么是藏族。"

判断句主语用通格(零形式),有个别句式用位格 - ལ(la)。例如:

(10)མར་རྒྱ་མ་གང་ལ་སྒོར་མོ་བདུན་རེད།

maav gyavmaf kangv - la goovmof duenv rew.

"一斤酥油(是)七元"

(11)ཐབ་ཚང་གི་འཁྲིས་དེར་ལྷག་སྒོ་རེད།

tabfcangf - gi chih daev daafgof rew.

"厨房的旁边是小门"

用不用位格助词 - ལ(la)有时意思不同。比较:

(12)འདི་སྒོར་མོ་ལྔ་རེད།

div goovmof ngaf rew.

"这是五块钱"

(13)འདིར་སྒོར་མོ་ལྔ་རེད།

daev goovmof ngaf rew.

"这(个)值五块钱"

(三)表语部分也主要由体词性成分充任,动词性成分或小句需附加后缀或其他方式名物化后方可充任表语。例如:

(1)འདི་སྲན་མ་འཐག་ཡག་རེད།

div zhaenfmaf taafyah rew.

"这是磨豌豆用的"

(2)ང་བོད་སྐད་བསླབ་མཁན་ཡིན།

ngav poevgaeh labfngaenf yinv.

"我是学藏语的"

(3)ང་ཕྱིན་ཆོག་ཆོག་ཡིན།

ngav qinh qoofqoh yinv.

"我是随时可以去的"

(4)འདི་ཡོད་ཡོད་པ་རེད།

div yoevyoehba rew.

"这是原来就有的"

(5)ཁོ་འགྲོ་ཤག་ཤག་རེད།

kof zhov xagfxah rew.

"他无疑是会走的"

(6)ཕྲུག་གུ་སེམས་སྐྱོ་རོགས་རེད།

bufguf semh gyofroh rew.

"(这)孩子真是叫人操心"

表语用通格(零形式),有部分句式根据意义需要后附其他格助词。例如:

(7)ཞྭ་མོ་འདི་སུའི་རེད།(用属格助词)

xavmof div suef raew?

"这顶帽子是谁的?"

(8)ཚོགས་འདུ་འཚོག་ས་ཚོགས་ཁང་ལ་རེད།(用位格助词)

congfduf coofsaf coofkangf – la rew.

"开会的地方是(在)礼堂"

(9)ཁོང་གཙང་ནས་རེད།(用从格助词)

kongf zangf - nae rew.

"他是后藏人"

有些成语、谚语里,表语后加作格助词 - གིས表原因、理由等。例如:

(10)རྟ་པོ་བཟང་པོ་སྒ་ཡིས་མིན། ལྟ་ན་སྡུག་པ་རྒྱན་གྱིས་མིན།

dafpof sangvbof gav - yih maen,

dafnaf dugwba gyaenv - gi maenv.

"良马非因鞍鞯好,漂亮非因衣饰美"

*　　　*　　　*

藏语判断句古今一脉相承,基本架构未变,都是主语在前,表语在后,判断词结尾。不过藏语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毕竟已上千年,在这漫长的岁月中完全不变是不可能的。从判断句看,早期藏文文献和现代拉萨藏语相异之处至少有以下几点值得一提:1/早期藏文中有 ཡིན无 རེད,已如上述。2/早期 ལགས字可作判断句,多用于敬称。如:ཉི་ཁྲི་ནི་ཁོང་དཀར་པོ་ལགས་སོ།"聂政者即贡布王噶波者也"①。3/早期肯定式判断句可以不用"是"字,直接用"主语 + 表语"或"主语 + 表语 + 句终词 འོ(o)"表判断,正如古汉语中"荀卿,赵人","孔子,鲁人也"一类句式。如:ཁྲི་བཙན་ནམ་གྱི་སྲས། ཁྲི་སྒྲ་སྤུང་བཙན། ཁྲི་སྒྲ་སྤུང་བཙན་གྱི་སྲས། ཁྲི་ཐོག་བཙན། "墀赞南木之子墀扎邦赞,墀扎邦赞之子墀脱赞。"② ཡར་ལྷ་ཤམ་པོ་ནི་གཙུག་གི་ལྷའོ།"雅拉香波(神山)乃最高之神也。"③ 4/现代拉萨藏语中增加了判断词 རེད,与 ཡིན对立,"是"字后又发展出表达各种语气

① 王尧 陈践译注(1980),《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民族出版社。

② 王尧 陈践译注(1980),《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民族出版社。

③ 同上。

和关联的后附成分，其丰富与多样实为古代藏语所不及。至于古代判断词和判断句的某些特点并未完全消失，往往保留在成语、谚语、方言和书面语里。如：ལགས་སོ། ཉ་རྒྱལ་ལོ།等等。

参 考 文 献

周季文(1964)《藏语语法》，中央民族学院油印本。

星实千代(1988)《现代チツト语文法(ラサ方言)》，ユネスコ东アシア文化研究センター。

张贝蒂、张琨(1984)，The Certainty Hierarchy among Spoken Tibetan Verbs of Being，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55—4。

原载《西南民族学院学报(藏语文研究)》
1993 年，总第 3 期

藏语存在句

存在句是藏语基本句式之一，构造并不复杂，却有一定特色。古今藏语的存在句大体上一脉相承，但因时空差异也带来若干分歧。本文仅就现代藏语拉萨方言的存在句的基本特征做一简略分析，间或涉及古今和方言之间的差别，但未做全面比较。

一 范 围

提起存在句，往往各有所指。不同语言，结构互异，有时共用一个名称，所指范围宽窄不一。例如现代汉语语法书里所说的存在句多指“叙述什么地方存在(出现，消失)什么事物的一种句子”[①] 像“(在)木栅门上贴着对联”，“(在)后山上有条小路”，“(从)幕后传来民兵操练声”，“(从)村里走了几个人”等等。这类句子的特征“总是以表示处所(或时间)的词语开头的”，动词则是“表示事物存在、出现或消失的”，因此，也有人称之为“存现句”。另一方面，对于表示“什么人领有什么事物”的“有”字句，

① 郭德润：《汉语常见句型的用法》，新华出版社，1981。

如:"我有三个问题","小伟有不少缺点"等,汉语语法书里通常不算作存在句,而视为一般的"主-动-宾"句。[①]

藏语句法结构跟汉语句法结构差异较大,在句式划分和归类上自然不尽相同。本文所说的存在句属于静态句的一种。藏语静态句包括判断句、存在句和描写句三小类。它们都是以静态动词为主构成的句子。所谓静态动词在拉萨藏语里是指"判断动词"yin, red (yinv, rew),(大体上相当于汉语的"是"字)和"存在动词"yod, vdug, yod pa red (yoew, duw, yow re),(大体上相当于汉语的"在"字和"有"字)。这类动词数目有限,本身无形态变化(指传统文法称之为"三时一式"的变化),其后也不附加时体助词,是一小类封闭型的特殊动词,在句中主要表示判断、存在和领有意义。其余大量动词则为一般动词,可称动态动词,属开放型,数目众多,能产性强,在句中主要表示事物的动作、行为、变化、状态等义,造句时后面常附有时体助词(时体助词多由判断动词、存在动词和其他少数动词虚化而成),有些自主动态动词本身还有"三时一式"的形态变化。基于以上特点,本文所说的存在句仅限于表示空间存在关系的静态句式,跟上述汉语存在句所指范围有所不同。首先,我们把那些表示"某地出现或消失某种事物"的句子归入动态句,没有纳入存在句,因为这类表出现或消失的动词属动态动词,在句中可后附时体助词,有些本身还有形态变化,而表静态存在的动词不具备这些特征。其次,我们把领有关系的句子,"某处有某人"或"某人有某物"之类的"有无句"则归入存在句的范围,因为藏语中表空间存在和表事物领有的句子从历史上看同出一源,从现状看共用一

① 郭德润:《汉语常见句型的用法》,新华出版社,1981。

套动词系统("在"和"有"未分化),句型接近,用格规则相同。按照"空间方位论"(Localism)的说法,存在和领有具有某种共性,它们的共同基础是表示某种空间关系。也可以说,领有关系("甲有乙")往往是存在关系("乙在甲")的一种引申用法。世上许多语言有类似的现象。

关于存在句的范围,在藏语研究者内部说法也不尽一致。有些学者把形容词语+存在动词做谓语的句子也归入存在句。例如:

(1)nga bde po yod.
(ngav devbof yoew.)
我 平安 有 "我很好"

(2)nga tshovi kha lag zhim po vdug.
(nganvcoef kaflah ximvbof duw.)
我们的 饭菜 香 有 "我们的饭菜很香"

(3)nga tsho bod pa snang ba skyid po yod-pa red.
(nganvcof poevbaf nangfwaf gyifbof yow re.)
我们 藏人 心情 愉快 有
"我们藏人很乐观"

这类句子与存在句确有相通之处。它主要用来描写某人某物具有或存在某种特征,但这类句子也可以用判断动词结尾,并且从用格特征和句法结构特点看,似乎另立一类描写句较为妥当。

二 典型的存在句

现代拉萨藏语中典型的存在句主要由三部分组成:(1)存在主体,(2)存在处所,(3)存在动词。存在主体包括人、事、物等,

由名词、代词、指示词等统称名词性成分充任，在句中以通格形式(零形式，absolutive case marker)出现。存在处所包括处所、方位等，由处所词语或名词性成分 + 方位词充任，后附位格(-la及其变体)助词。存在动词有几个可供选择，拉萨藏话中最常用的是 yod (yoew), vdug (duw), yod-pa red (yowre), yong (yongv)等。存在动词的选用受语法、语义和语用等多种因素制约，详见下文。这三个部分的句法顺序是：

甲 存在主体——存在处所——存在动词

N——N(la) ——V

乙 存在处所——存在主体——存在动词

N(la)—— N ——V

下面分别举例说明：

1 “某物在某处”

这类句子用来回答“某物在何处”，使用甲类句式，即 N + N (la) + V.

(1)gtsug lag khang lha savi dkyil-la yod pa red.

(zugflah kangf lhaefsaef gyiif-la yow re.)

大昭寺 拉萨的 中部(位格)在

“大昭寺在拉萨市中心”

(2)bkra shis lhun povi dgon pa gzhis ka rtse-la yod pa red

(zhafxih lhunfboef goenvbaf xivgafzef-la yow re.)

扎什 伦布 寺 日喀则(位格)在

“扎什伦布寺在日喀则”

(3)de ring-gi tshags bar sgrog tsevi sgang-la vdug.

(tevringf-gi cagfbaaf zhogvzeef gangv-la duw.)

今天的 报纸 桌子 上(位格)在

"今天的报纸在桌子上"

(4)kyed rang-gi mig shel vdir vdug.

(kyefrangf-gi migfxeef daev duw.)

你 的眼镜 这(位格)在

"你的眼镜在这里"

(5)ngavi nang lha sar yod.

(ngaev nang lhaefsaaf yoew.)

我的 家 拉萨(位格)在 "我的家在拉萨"

(6)ngavi do po motravi nang-la yod.

(ngaev tovbof movzhaef nang-la yow.)

我的 行李 汽车的 里(位格)在

"我的行李在汽车里"

2 "某人在某处"

这类句子用来回答"某人(包括动物类)在何处",句式同上,即 N + N(la) + V。

(7)khong-gi phama gnyis gzhis ka rtse-la yod pa red.

(kongf-gi pafmaf nyiif xivgafze-la yow re.)

他的 父母 二 日喀则(位格在

"他的父母在日喀则"

(8)ngavi pha ma lha sar yod.

(ngaev pafmaf lhafsaaf yoew)

我的 父母 拉萨(位格)在

"我的父母在拉萨"

(9)nga vdir yod.

(ngav daev yow)

我 这里(位格)在

"我在这里"

(10)mi de gnyis da lta vdir vdug, da mi vdug.

(miv tevnyih tanvdaf daev duw, tav minvduh.)

人 这二 刚才 这里(位格)在,现在 不在

"那两人刚才在这里,现在不在了"

(11)khyi de sgo vgram-la vdug.

(kyif tev gonvzhamf-la duw.)

狗 那 门口(位格) 在

"那只狗在门口"

3 "某处存在(有)某物"

这类句式跟上两类不同之处在于它把已知信息的存在处所放在存在主体(多为新信息)之前,最后仍以存在动词结尾,因此属乙类句式,即 N(la) + N + V。主要用来回答"什么地方存在什么人或物",汉语多用"有"字表示,即"某处有某人/某物"。如上所述,藏语中"在"和"有"未分化,共用一套动词系统。例如:

(12)bod-la gangs ri mang po yod pa red.

(poev-la kangvrif mangvgof yow re.)

西藏(位格)雪山多 有/存在

"西藏有许多雪山"

(13)rang rgyal-la mi rigs mi vdra ba lnga bcu nga drug yod pa red.

(rangvgyaef-la mivrih manvzhah ngabfjuf ngavzhuh yow re.)

我国(位格) 民族 不同 56 有/存在

"我国有56个不同的民族"

(14)za khang nang-la mi mang po vdug.

(savkangf nangv-la miv mangvgof duw.)

食堂 内(位格)人 多 有/在

"食堂里有很多人"

(15)sgo vgram-la khyi cig vdug.

(gonvzhamf-la kyif ji duw.)

门口(位格) 狗 一 有/在

"门口有一条狗"

(16)ngavi nang-la mi bzhi yod.

(ngaev nangv-la miv xiv yoew.)

我的 家(位格)人 四 有/在

"我家里有四口人"

(17)vdir sgor mo bcu yod.

(daev goovmof juf yoew.)

这里(位格)元 十 有/在

"这里有十元"

4 "某人有某物"

"某人有某物"源于"某物在某人处"或"在某人处存在某物",因此它同"某处有某物"的句式相同,采用乙类句式:N(la)+N+V。在藏语存在句里"物主"/"领有者"被视为被领有人/物的存在处所,因此后面要用位格助词(la及其变体)作标志。例如:

(18) ngar rta cig yod.

(ngaav daf ji yoew)

我(位格)马 一 有

"我有一匹马"

(19) ngar bu ngyis yod.

(ngaav puv nyiif yoew)

我(位格)孩子二 有

"我有两个孩子"

(20) vbrog pa sgang gar khyi yod pa red.

(zhogvbaf gangvgaaf kyif yow re.)

牧民 所有(位格)狗 有

"牧民都有狗"

(21) khong-la rta yag po cig yod pa red.

(kongf-la daf yavgof ji yow re.)

他(位格)马 好 有

"他有一匹好马"

(22) khyi der bdag po yod pa ma red.

(kyif taev davgof yow mavreh)

狗 那(位格)主人没有

"那条狗没有主人"

(23) blo bzang lags-la bod yig-gi tshig mdzod vdug.

(lofsangh laav-la poevyih-gi cinfzoeh duw.)

洛桑(位格) 藏文 的 词典 有

"洛桑有藏文词典"

(24) ngar dngul sil ma mi vdug.

(ngaav nguef siifmaf minvduh)

我(位格)钱 零碎 没有

"我没有零钱"

三 关于存在主体

藏语存在句中表存在主体的名词性成分用通格(零标志)以区别于表存在处所的名词性成分(用位格-la 及其变体)。这里需要做几点说明:首先,单纯表存在的句式"x 在 y"中,x

是存在主体，而兼有［+存在］和［+领有］两项语义特征的句式“x有y”中，y为存在主体。换句话说，在表领有关系的句中的存在主体是领有物，而非领有者。例如：

（25） ngar smyu gu yod.
（ngaav nyufguf yoew）
我（位格）竹笔 有
“我有笔”

这句话里 nyufguf（竹笔）是存在主体，而领有者 nga（我）只是存在处所的一种引申用法，意思是“笔”在“我处/我这里”，因此“我”需用位格标志 nga > ngar，相当于一种状语。对比下列两句话可以看得更清楚：

（26）bod-la g. yag mang po yod pa red.
（poev-la yah mangvgof yow re）
西藏（位格）牦牛多 有
“西藏有很多牦牛”

（27）vbrog pa der g.yag mang po yod pa red.
（zhogvbaf taev yah mangvgof yow re.）
牧民 那（位格）牦牛多 有
“那位牧民有很多牦牛”

上两句话句法格式一样，“西藏”（空间）和“那位牧民”（人物）后面都有位格助词作标志，表示“牦牛”存在的处所，区别在于“西藏”为“无生名词”，而“牧民”为“有生名词”，有生名词做存在处所在意义上由表单纯的存在关系引申为存在加领属关系，句法形式并无差别。

其次，藏语中动词性成分可否充当存在的主体？一般说

来，藏语中名、动的界限和职能分工比较明确。存在句中表存在主体应属名词性成分的专职，动词性成分要充任存在主体需先名化，如附加名词性后缀或重叠等形式，使 VP 变为 NP。见下例：

(28) ngar shod-rgyu tog tsam yod.
(ngaav xoefgyuf doohza yoew.)
我(位格) 说-名缀 一点 有
"我有点要说的"

(29) khyerang-la ma shes-pa vdug-gas?
(kyefrangf-la mafxenh-ba duvgaeh?)
你(位格) 不懂(名缀)有吗
"你有不懂的吗?"

(30) do dgong ba phyugs-la vo ma bzho-yag mi vdug.
(tovgongf pavquh-la ovmaf xov yah minvduh.)
今晚 奶牛(位格)牛奶 挤(名缀)没有
"今晚奶牛没有奶挤"

(31) tshong khang-la bad tshal ma gtogs jin tshal tshong-yag mi vdug.
(congfkangf-la baefcaef mavdoh qinvcaef congf-
商店(位格) 白菜 除了 芹菜 卖
yah minvduh.)
(名缀) 没有
"商店只有白菜没有芹菜卖"

(32) tshong khang-la ga re nyos nyos yod pa red.
(congfkangf-la kavref nyoevnyoeh yow re.)
商店(位格) 什么 买买 有
"商店里要买什么有什么"

(33) khong tshor kha lag ga re bzas bzas yod pa red.

(kongfcoof　kaflah kavref saevsaeh　yow re.)
他们(位格)饭菜　什么　吃吃　　有
“他们要吃什么有什么”

再者，关于存在主体和存在处所在句中的相对位置问题。通常主体在前处所在后表示“某人某物在某处”，即 N + N（la）+ V 式。二者易位则表示“某处存在某物”或“某人有某物”。从信息传输的角度看，句法焦点/句义重心往往紧贴动词，已知信息在前，新信息在后；有定信息在前，无定信息在后。例如：

(34)sgo vgram-la　khyi cig vdug.
(gonvzhamf-la kyif ji　duw.)
门口(位格)狗　一　有
“门口有一条狗”

(35)khyi　de sgo vgram-la　vdug.
(kyif tev gonvzhamf-la duw.)
狗　那　门口　(位格)有
“那条狗在门口”

前句用来回答“门口存在/有什么”的问题，“狗”这个存在主体属新信息，带无定标志 ji，紧贴动词，在处所词之后。后句“狗”属已知信息，带有定标志 tev，位于处所词之前，用来回答“狗在何处”。

四 关于存在句中的空间和时间词语

“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空间和时间”。因此，存在句总跟一定的空间词语和时间词语相关联。

空间词语表明事物存在的地点、处所和方位，是构成存在句的必有成分。藏语中常见的表达方式有以下几种：

1 处所词 + la

(36) khong-gi pha yul gtsang-la yod pa red.
(kongfgi pafyuef zangf-la) yow re.
他 的 家乡 后藏(位格)在
“他的家乡在后藏”

(37) byang-la a bra mang po yod pa red.
Qangv-la abfraf mangvgof yow red.
藏北(位格)地鼠 多 有
“藏北有很多地老鼠”

2 名词 + 方位词 + la

(38) po ta lavi mdun-la mi dmang thang chen yod pa red,
( ) rgyab-la klu khang yod pa red.
(bofdaflaef duenv-la mivmangh tangfqenf yow re, ( )
布达拉的前面(位格)人民广场 有 ( )
gyabw-la lufkangf yow re.)
后面(位格)龙王潭有
“布达拉宫前面有人民广场，( )后面有龙王潭”

(39) de ring-gi tshags par sgrog tsevi sgang-la vdug.
(tevringf-gi cagfbaaf zhogvzeef gangv-la duw)

今天的　报纸　桌子的　上面(位格)在

"今天的报纸在桌子上"

3　指示词 + la

(40)dngul　vdir　yod.

(nguef daev　yoew.)

钱　这里(位格)在

"钱在这里"

(41)ma tsam der zam pa cig vdug.

(mavze daev samvbaf ji　duw.)

下面　那(位格)桥　一　有

"下面那里有一座桥"

4 "有生" 名 (代) 词 + la

(42)ngavi　zhwa mo blo bzang-la　yod.

(ngaev xavmof lofsangh-la　yoew.)

我的　帽子　洛桑(位格)　在

"我的帽子在洛桑那里"

(43)lde mig　ngar　yod.

(divmih　ngaav　yow.)

钥匙　我(位格)在

"钥匙在我这里"

这里"有生名词"后加位格助词所起的作用跟其他"无生"空间词语一样，表示事物存在的处所，句式也相同。比较下列两句：

(44) a. lde mig ngar　yod. (divmih ngaav yoew.)

钥匙　我 (位格) 在　"钥匙在我这里"

b. lde mig vdir　yod. (divmih daev yoew.)

钥匙　这（位格）在　　“钥匙在这里”

在古代藏文里，方位格助词有-na -la之分，-na表静态位置，-la（及其变体）表动态方向。

（45）btsan po bal po-na　bzhugs.
赞普　尼婆罗（位格）驻　　“赞普驻于尼婆罗”

（46）btsan po byang rol-du gshegs.
赞普　北方　（位格）出巡　　“赞普出巡北方”

这种区别还保留在现代安多藏语中。例如：

（47）bod-du　vgro.（wot-la ndʑo）
西藏（向格）走　　　　“去西藏”

（48）bod-na　yod　(wot-nayot)
西藏（位格）有　　　　“在西藏/西藏有”

在现代拉萨藏语中表静态方位和动态方向的两种格形式已合二为一，统用-la及其变体。

关于时间信息。藏语存在句中时间信息的表达方式主要采用词汇手段，不体现在动词形态上。无论说明过去、现在或未来的存在，动词不发生形态变化，而是用专门的时间词语来表示。例如：

(49)ngar　kha sa las ka tog tsam yod.
(ngaav　kaefsaf laevgaf dohza yoew.)
我(位格)昨天 工作　一点 有
“我昨天有点事”(过去)

(50)ngar　da lta　las ka tog tsam yod.
(ngaav　tanvdaf laevgaf dohza yoew.)
我(位格) 现在　工作　一点 有

"我现在有点事"(现在)

(51)ngar sang nyin las ka tog zam yod.

(ngaav sangfnyinf laevgaf dohza yoew.)

我(位格)明天 工作 一点 有

"我明天有点事"(未来)

(52)ngar bu gnyis yod.

(ngaav puv nyiif yoew)

我(位格)儿 二 有

"我有两个儿子"(泛时)

拉萨藏语的存在动词 yod pa red (yow re) 和 vdug (duw) 有时同时间信息有一定关系，前者通常用于长时、泛时或过去，后者则多用于近时、短时、现时，强调亲见。比较下列两句：

(53) sngon ma yin na, lugs srol de vdra yod pa ma red.

(ngaenfmah yinvnaf, logvsoef tenvzhaeh yow mavreh.)

从前 是如果 规矩 那样 没有

"从前的话，没有那样的规矩"

(54) deng sang skyes skar gtong mkhan zhe drag vdug.

(tengvsangh gyefgaaf dongfngaenf xevzhaaf duw.)

近来 生日 过的人 很多 有

"近来过生日的人很多"

需要说明的是，两个动词的差别仍属词汇（手段）的差别，而非动词本身的形态变化。此外，vdug (duw) 虽表近时，但更多的是表示说话人对存在事物的亲见亲闻和主观感受，时间信息的主要负载者仍为前面的时间词（tengvsangh)。还需说明的是，时间词语在存在句中不象空间词语那样属必有成分，而是一种可选成分，依说话人之意向必要时才出现。

五 关于存在动词

存在动词是存在句成句和结句的不可或缺的部分。藏语存在动词不止一个。书面语里最常用的是 yod. 此外还有 vdug, gdav, snang, mchis, mngav 等。现代藏语中存在动词因地而异。除 yod 在各方言中较为通用外，有些方言还分别保留了 vdug, gdav, snang, mchis 等，有些方言还产生了一些新的存在动词，如德格藏话的 vge（ge）等。现代拉萨藏语里常用的存在动词有 yod（yoew），vdug（duw）和 yod pa red（yow re），间或也用 yong（yongv）。yod（yoew）古已有之；vdug（duw）本为一般动词，原义为“坐、住”，后虚化为存在动词，而“坐、住”义则由 sdod（doew）取代；yod pa red（yow re）是由存在动词 yod 和判断动词 red 复合而成。此外，动词 yong（yongv）“来”也可引申作存在动词。例如：

(55)be cing-la　bod pavi za khang yong-ngam?
(befjingf-la　poevbaef savkangf yongvngaeh?)
北京(位格) 藏人的 饭馆 有吗
“北京有藏族饭馆吗?”

(56)bod-la　g. yag mang po yong-ngam?
(poew-la　yah mangvgof　yongvngaeh?)
西藏(位格)牦牛多 有吗
“西藏有很多牦牛吗?”

(57)bod-la　me tog de vdra mi yong.
(poew-la　mevdoh tenvzhaeh mivyongh.)
西藏(位格) 花 那样 没有

"西藏没有那样的花"

此外,判断动词有时也可表存在关系。例如:

(58)bod lugs sman khang ga par red?

(poevluh maenfkangf kavbaaf raew?)

藏法 医院 哪里 是

"藏医院(是)在哪里?"

(59)bod lugs sman khang nyis thog-la red.

(poevluh maenfkangf nyivtoh-la rew.)

藏法 医院 二层(位格)是

"藏医院(是)在二层"

关于存在动词的几种形式:拉萨藏话里存在动词用于不同语气时的几种形式。

肯定	否定	疑问	
		是非问	特指问
yoew	maew	yoevbaeh maevbaeh	yow
duw	minvduh	duvgaeh minvduhgae	dow
yow re	yow mavreh	yow revbaeh yow mavrehbae	yow rae
yongv (yongw)	mivyongh (mevyongh)	yongvngaeh	yow

关于存在动词用法上的区别:拉萨藏话里存在动词不止一个,它们之间的区别在那里?这往往是非藏族学习藏语的一个难点。存在动词的数目虽然不多,用法却涉及到语法、语义和语

用等多种因素。下面分别加以说明：

1 人 称

藏语的人称范畴有别于西方语言的人称范畴。藏语通常采用二分法，即自称和他称。所谓自称指第一人称和疑问句中的第二人称，有些跟说话人关系密切的人或物（如：我的父母，我的家等）也可用自称形式。其他情况为他称。

yod（yoew）主要用于“存在主体”或“领有者”为自称的句式，yod pa red（yow re）和 vdug（duw）则主要用于“存在主体”或“领有者”为他称的句式。例如：

(60)a khye rang-la mdong mo yod pas?
(kyefrang-la dongvmof yoevbaeh?)
你 (位格)茶筒 有吗
“你有茶筒吗?”

b ngar med, yin na yang grong par yod pa red.
(ngaav maew, yinvnaef chongvbaaf yow re.)
我(位格) 没有 但是 邻居(位格) 有
“我没有(茶筒),但是邻居有(茶筒)”

(61)a ngavi pha ma gnyis lha sar yod.
(ngaev pama nyiif lhaefsaaf yoew)
我的 父母 二 拉萨(位格)在
“我的双亲在拉萨”

b khong-gi pha ma gnyis gtsang-la yod pa red.
(kongf-gi pafmaf nyiif zangf-la yow re.)
他的 父母 二 后藏(位格)在
“他的双亲在后藏”

(62)a blo bzang lags ga par vdug?

(lofsanghla kavbaaf dow?)
洛桑先生 哪里 在
"洛桑在哪里?"

b blo bzang lags las khungs-la vdug.
(lofsanghla laevkungh-la duw.)
洛桑先生 办公室(位格)在
"洛桑在办公室"

2 亲 见

yod pa red (yow re) 和 vdug (duw) 都用于他称,二者的区别何在? 通常 yod pa red (yow re) 用于泛陈,而 vdug (duw) 则强调说话人亲知、亲见。比较下列例句:

(63)a khong-la smyu gu yod pa red.
(kongf-la nyufguf yow re.)
他(位格) 竹笔 有
"他有笔"(泛陈)

b khong-la smyu gu vdug, ngas mthong byung.
(kongf-la nyufguf duw, ngaew tongf qung.)
他(位格)竹笔 有 我 看见 了
"他有笔,我看见了"(亲见)

(64)a vbrog pa sgang gar khyi yod pa red.
(zhogvbaf gangvgaaf kyif yow re.)
牧民 全部(位格)狗 有
"牧民都有狗"(泛陈)

b sgo vgram-la khyi cig vdug.
(gonvzham-la kyif ji duw.)
门口(位格) 狗 一 有
"门口有一条狗"(亲见)

我们也可以从时间久暂的角度来看 yod pa red (yow re) 和 vdug (duw) 的区别。前者多用于惯常时，如常在或常住；后者则多用于临时性的、新发现情况。例如：

(65)blo bzang lags gtsang-la yod pa red.

(lofsanghla zangf-la yow re.)

洛桑先生 后藏(位格)在

"洛桑(住)在后藏"

(66)blo bzang lags da lta vdir vdug, da mi vdug.

(lofsanghla tanvdaf daev duw, dav minvduh.)

洛桑先生 刚才 这里在 现在 不在

"洛桑刚才在这里,现在不在了"

有时自称也可以用 vdug (duw), 含"目前""眼下"等暂时貌。比较下列例句：

(67)a ngar dngul med.

(ngaav nguef maew.)

我(位格)钱 没有

"我没有钱"(泛时)

b ngar dngul sil ma mi vdug.

(ngaav nguef siifmaf minvduh)

我(位格)钱 零碎 没有

"我没有零钱"(现时)

3 确定性

从说话人对所传达的信息的确认程度看几个存在动词的区别：通常确定性程度较高的用 yod (yoew), 有时甚至可以用于他称；反之，确定性不强或泛陈的信息多用 yod pa red (yow re), 而临时确认的信息则用 vdug (duw), 比较下例：

(68)lde mig vdir yod.

(divmih daev yoew.)

钥匙 这里(位格)在

"钥匙在这里"(说话人确知,可能就在说话人手里)

(69)lde mig vdir vdug.

(divmih daev duw)

钥匙 这里(位格)在

"钥匙在这里"(说话时亲见)

(70)a lde mig ga par yod pa red?

(devmih kavbaaf yow rae?)

钥匙 哪里(位格)在

"钥匙在哪里?"(不知)

b lde mig phal cher shur cog nang-la yod pa red.

(devmih paefqeef xuufjoh nangv-la yow re.)

钥匙 大概 抽屉 内(位格)在

"钥匙大概在抽屉里"(非确知)

六 存在动词的"中和"现象

拉萨藏话的几个存在动词在用法上既有分工互补的一面,又有灵活交叉的一面。在一定条件下还出现"中和"现象(neutralization),即几个存在动词在某些语境里合而为一,不分人称亲疏确知与否,通用 yod (yoew) /med (mew)。这主要是在某些后附成分(后缀或后置词)之前出现此类统合。例如:

(71)a khong tsho nyal khang-la vdug.

(kongcof nyaevkangf-la duw.)

他们 宿舍(位格) 在

"他们在宿舍"

b khong tsho nyal khang-la yod-pa vdra.

(kongfcof nyaevkangf-la yoew-ba zhaw.)

他们 宿舍(位格) 在 好象

"他们好象在宿舍"

下面我们把几个常见的语境举例说明:

1 测度语尾

1)-kyi red (gyif re) "大概"

(72)khong-la smyu gu yod-kyi red.

(kongf-la nyufguf yoevgyif re.)

他(位格) 竹笔 有 大概

"他大概有竹笔"

2)-pa vdra (-ba zhaw) "好象"

(73)khong-la smyu gu yod-pa vdra.

(kongf-la nyufguf yoew-ba zhaw)

他(位格)竹笔 有 好象

"他好象有竹笔"

3)-gro (-zhof) "大约"(否定语气)

(74)khong-la smyu gu yod-gro.

(kongf-la nyufguf yoew-zho)

他(位格)竹笔 有 大约

"他有竹笔吗(大约没有)"

4)-grovo (-zhoof) "大约"(肯定语气)

(75)khong-la smyu gu yod-grovo.

(kongf-la nyufguf yoew-zhoo)

他(位格)竹笔 有 大约

“他有竹笔吧(大约有)”

5)-shas che (-xaeh qef) “多半”

(76)khong-la smyu gu yod-shas che.

(kongf-la nyufguf yoevshaeh qef)

他(位格)竹笔 有 多半

“他多半有竹笔”

6)-pa yod (-ba yoew) “可能”

(77)khong-la smyu gu yod-pa yod.

(kongf-la nyufguf yoew-ba yoew/yongvngaf yoew)

他(位格)竹笔 有 可能

“他可能有竹笔”

2 敬称语尾

(78)khong-la phyag smyug yod pa nong.

(kongf-la qafnyuh yoew-ba nongf.)

他(位格)笔 有 敬称语尾

“他有笔吧”

3 名词化后缀

(79)khong-la phyag smyug yod-pa ngas shes byung.

(kongf-la qafnyuh yoew-ba ngaew xenh qung.)

他(位格)笔 有 名化后缀我 知道 了

“我知道他有笔”

4 后置连词

1)-na (-naf)

(80)khong-la phyag smyug yod-na g. yar-gyi red.

(kongf-la qafnyuh yoevnaf yaaf-gif re.)

他(位格)笔 有 如果借 将

"他有笔的话会借的"

2)-tsang (-zangf)

(81) khong-la phyag las yod tsang, dering phebs thub-kyi ma red.

(kongf-la qaflaeh yoevzangf, tevringf peh tuuf-gi mavreh.)

他(位格)工作 有 因为 今天 来 能 不是

"因为他有事,今天不能来"

3)-pas (-baeh)

(82) mi tshang der rta yod-pas matshad, g. yag yang mang po vdug.

(mivcangf daev daf yoewbae mavcaeh, yah yae

人家 那(位格)马 有 不止 牦牛也

mangvgof duw.)

多 有

"那家人不但有马,而且有很多牦牛"

5 怀疑语气词 a

表示怀疑语气的 a 是一个前置词，其后若用存在动词只能用 yod (yoew). 如:

(83) khong-la smyu gu a yod?

(kongf-la nyufguf a yoew?)

他(位格)笔 阿 有

"他有笔吗?"(没有吧)

(84) blo bzang lags slob khang-la a yod?

(lofsanghla lobfkangf-la a yoew?)

洛桑先生 教室(位格) 阿 在

"洛桑在教室吗?"(不在吧)

6 成语、习惯语

成语、习惯语形成时间较早，世代相传，说法固定，表存

在和领有时用 yod (yoew) 字最多。例如:

(85)cha yod rgyus yod

(qafyoeh gyuevyoeh)　　“熟悉内情”

(86)kha med mig med

(kafmeh miifmeh)　　“不管三七二十一”

(87)yod da yod

(yoew da yoew)　　“当然有”

(88)yod dgos byung

(yoew go qung)　　“当然有”

(89)sha yod pags yod

(xafyoeh bagfyoeh)

肉 有 皮 有　　“有肉就有皮”

(90)a yod nang-gi da yod, sgo ngavi nang-gi ser ril.

(afyoeh nangv-gi tavyoeh, govngaef nangv-gi seefriif.)

有 内 的 现 有 蛋 内 的 黄

“好中之好,蛋中黄”

(91)dgav bavi rjes su ngu gcig yod.

(gavwaef jewsu nguv ji yoew.)

喜 的 后 哭 一有　　“乐极生悲”

(92)gzugs med na grib nag yong don med.

(suw mevnaf chibvnah yongvdoenf mew.)

形体没如果 影子 出现 事 无

“无形不会有影”

(93)pho rab khog par rta brgya rgyug sa yod

(pofrabh koofbaaf daf gyav gyugvsaf yoew)

大丈夫 肚(位格)马 百 跑 处 有

“大丈夫肚里能跑百匹马”

七 省略与隐含

典型的存在句，如上所说，包含三部分：存在主体、存在处所和存在动词。但在一定的语境和上下文里可以省略其中某一部分而不影响信息的正确传递。我们在一问一答的对话中或在连续的长篇语料里经常遇到这种省略和隐含。应当说，前两部分省略的几率大，动词的省略几率小。

1 空间词语的隐略

(94)rku ma vdug.

(gufmah duw.)

贼 有

“有贼”(隐含“此时此地”)

(95)blo bzang lags vdug-gas?

(lofsanghla duvgaeh?)

洛桑先生 在吗

“洛桑在吗?”(隐含“此时此地”)

(96)sngon ma sngon ma rgyal po gcig yod pa red.

(ngaenfmah ngaenfmah gyaevbof ji yow re.)

从前 从前 国王 一 有

“很早以前有一个国王”(故事始发句常省略处所词语，也可说隐含“某地”)

(97)da ma shes pa vdug-gas?

(tav mafxenh-ba duvgaeh?)

现在 不明白的 有吗

“现在还有不明白的吗?”(对话时询问对方，省略 kyefrang-la

“(在)你”)

(98)gling khavi nang-la chu mig yod pa red pas? lags chu mig cig yod-pa red.

(lingfgaef nangv-la qufmih yow revbaeh? la qufmih ji yow re.)

林卡 内(位格)泉 有吗 泉 一有

“林卡里有泉吗?”(回答提问时承前省略存在处所“林卡里”)

2 存在主体的省略

(99)lde mig ga par vdug? ( ) vdir vdug.

(divmih kavbaaf do? ( ) daev duw.)

钥匙 何处 在 ( ) 这里在

“钥匙在哪里? ( )在这里”(回答提问时承前省略存在主体“钥匙”)

(100)sme ru dgon pa ga par yod pa red? ( ) lha sar yod pa red.

(mufruf goenvba kavbaaf yow rae? ( ) lhaefsaafyow re.)

木鹿 寺 何处 有 ( )拉萨(位格)在

“木鹿寺在哪里? ( )在拉萨。”(回答提问时省略存在主体“木鹿寺”)

(101)mi de gnyis da lta vdir vdug, da ( ) ( ) mi vdug.

(miv tevnyih tanvdaf daev duw, tav ( ) ( ) minvduh.)

人 那两个刚才 这里在 现在 不在

“那两个人刚才在这里,现在( )不在( )了”(承上省略存在主体“那两个人”和存在处所“这里”)

3 存在动词的省略

藏语中动词省略的情形较少,在面对面的交谈中偶尔出现如下的说法:

(102)lde mig ga par vdug? ( ) vdir ( )
　　(divmih kavbaaf do?)( ) daev ( )
　　钥匙　何处　在　( ) 这里( )

"钥匙在哪里?""(钥匙)(在)这里"(承上省略存在主体"钥匙"和存在动词"在")

根据信息传递原则,省略的是已知信息,隐含的是双方不言自明的特定信息(如"此时此地"),而新信息不能省略。动词虽在句尾,常常是表达最重要的信息,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能省略。

4　位格助词的省略

藏语存在句中表处所的词语和表领有者的词语后面通常要附加位格助词-la 及其变体,但在一定场合下也可略去。这种情况多见于存在物为比较抽象的名词语。例如:

(103)a khye rang (-la) da lta thugs brel yod-pas?
　　(kyefrang (-la) tandaf tufzheef yoevbaeh?)
　　您 (位格)　现在　忙事　有吗
　　"您现在忙吗?"(略去位格)

b nga (r)　da lta brel ba dog tsam yod.
　　(nga (a)v tanvdaf chevwaf dohza yoew.)
　　我(位格)现在　忙事　一点 有
　　"我现在有点忙"(略去位格)

(104)nga (r)　da lta　las ka　med.
　　(nga (a)v tanvdaf laevgaf maew.)
　　我(位格)现在　工作　没有
　　"我现在没事"(略去位格)

(105)nga (r)　lcogs pa med.
　　(nga (a)v johba　maew.)
　　我(位格)空暇　没有

"我现在没空儿"(略去位格)

(106)nga gnyis (-la)kha bcad yod-da, ma bsnyel pa gnang a.

(ngavnyih (-la) kafjaeh yoevdaf,mafnyeefba nangf a.)

我俩(位格) 诺言 有哇 别忘 请 啊

"咱俩有约在先,别忘啦"(略去位格)

有时存在句带不带位格助词在意义上有区别。例如:

(107)nga tsho mi lnga yod.

(nganvcof miv ngaf yoew.)

我们 人 五 有

"我们是五个人"(N1"我们"和 N2"五人"同指,不用位格助词)

(108)nga tshor mi lnga yod.

(nganvcoof miv ngaf yoew.)

我们(位格)人 五 有

"我们有五个人"(N1"我们"和 N2"五人"异指,需用位格助词,表领有关系。)

综上所述,拉萨藏语中的存在句有以下几种形式:

(1)典型的存在句

a N + N(la) + V "存在主体 + 存在处所(位格) + 存在动词"

b N(la) + N + V "存在处所(位格) + 存在主体 + 存在动词"

(2)部分隐略的存在句

a N + ( ) + V "存在主体 + (存在处所) + 存在动词"

b ( ) + N (la) + V "(存在主体) + 存在处所 + 存在动词"

c ( ) + ( ) + V "(存在主体) + (存在处所) + 存在动词"

d ( ) + N(la) + ( ) "(存在主体) + 存在处所 + (存在动词)"

八 小 结

1 本文所说的藏语存在句是指那些表事物存在和领有关系的静态句，不包括事物出现或消失一类的动态句。静态存在和动态持续二者虽然句义相关，但是句式不尽相同。

2 藏语中表存在关系（甲在乙）和领有关系（甲有乙）的句类自古至今一直共用一套动词，没有像汉语那样分化为“在”和“有”两个字。藏语的领有句实际上是由单纯的存在句引申而来，“某人有某物”脱胎于“某人处存在某物”。因此，领有者之后像存在处所之后一样要加位格助词（-la 及其变体）。有人称之为“有生命的处所”(the animate place)。

3 “在”字句和“有”字句在藏语里虽然共用一套动词，但在语序上有所区别。通常表某人某物在某处的句子中存在主体位于存在处所之前，而表某人某处有某物的句子中领有者或处所词语位于存在主体之前。当然，存在物和存在处、领有物和领有者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易位的。这同词语的有定无定、信息的新旧有关。通常有定成分和已知信息位于无定成分和新信息之前，后者要紧贴动词。

4 藏语存在动词不止一个，其间区别不在时态/时制，而同语法语义语用等诸多因素有关，如人称、说话人的态度、对事情的熟知程度、亲见与否等因素都影响存在动词的选择。此外，不同的存在动词又可在一定的条件下发生中和现象。

5 藏语典型存在句的三个基本组成部分（存在物、存在处、存在动词）在一定语境里可以部分省略或隐含，省略和隐含的应是已知信息。

6　藏语存在句从历史的角度或从地域方言的角度看，基本句构并未发生变化，差异主要表现在存在动词的数目和用法上。此外，在位格、业格的分合上有所出入。同汉语相比，在语序、格标记以及动词等方面都有较大的差异。

原载《藏学研究丛刊》(3)《贤者新宴》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1 年

藏语中的名·动组合

一 范 围

名词（N）和动词（V）是藏语中两个最开放的词类，每类成员众多，能产性强。名·动组合表达事物的种种状态、事物与动作的各种关系，是一种最常见的句法组合。这种组合从语法上看，既非并列，亦非并重，而是以动词为核心、名词为补足成分的动词性短语。由于藏语属于动居句尾型语言，因此名词和动词的组合总是名前动后。下面是现代藏语拉萨话的一些例子：[①]

① 为求前后一致，下文所举实例都以现代藏语拉萨话为准。标音采用了中央民族学院藏语教研组周季文教授设计的一套，优点是只用了26个拉丁字母，便于印刷，且同汉语拼音方案接近，便于认读，只是声调符号采用字母式，免除了汉语拼音方案那种附加符号太多的弊病。四个声调符号：f 高平调，h 高降调，v 低升调，w 低升降调。元音字母：a [a]，i [i]，u [u]，e [e]，o [o]，ae [ɛ]，oe [ɸ]，ue [y]，â [ə]。辅音字母：b [p]，p [p‘]，m [m]，d [t]，t [t‘]，n [n]，l [l]，g [k]，k [k‘]，ng [ŋ]，h [h]，j [tɕ]，q [tɕ‘]，x [ɕ]，z [ts]，c [ts‘]，s [s]，zh [tʂ]，ch [ts,]，sh [ʂ]，r [z]，gy [ȶ]，ky [ȶ‘]，ny [ȵ]，hy [ç]，lh [ɬ]，w [w]，y [j]。

qav（茶）	tungf（喝）	喝茶
xaf（肉）	sav（吃）	吃肉
daf（马）	xoenv（骑）	骑马
nyivmaf（日）	xaaf（出）	日出
bufguf（孩子）	nyaev（睡）	小孩睡
sangfnyinf（明天）	peh（去）	明天去
lofsangh-gi（由洛桑）	zamh（著）	洛桑著

藏语动词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提到名词的前面用以修饰名词（例如‘骑马’→‘骑的马’），但条件是先在动词后附加一定的后缀使之名词化，然后方可提位，并用属格助词（-gi‘的’）加以连接。比较下面例子：

(甲) VP		(乙) NP	
daf xoenv	骑马；	xoenvyah-gi daf	骑的马
马-骑		骑-后缀-属格-马	

（甲）例属名·动组合，构成动词性短语，（乙）例实际上是名·名组合，构成的是名词性短语。故（乙）类组合不属本文讨论的范围。

此外，由名·动词干构成的复合词亦不属本文讨论的范围。例如：

（1）V+N构成的复合词

xoenvdaf　　骑+马→座骑

（2）N+V构成的复合词

qâvzhuh　　茶+搅→搅茶棍

例（1）可以说是由名词性短语（骑的马）压缩而成的复合词，即去掉名词后缀（-yah）和属格助词（-gi），直接由动词词干加名词词干合成的一个复合词。例（2）有两种读法，

文字上写法一样，口语里读音不同。如果 N 和 V 分读，即中间有一小顿，则为动词性短语，义为‘搅茶，打茶’，属正常的名·动组合；如果 N 和 V 连读并变音，则为复合词，其字面意义与整体意义亦不相同（茶＋搅→‘搅茶棍、打茶棍’）。

总之，本文探讨的仅限于名·动的句法组合，不包括名·名组合，也不包括 V＋N 或 N＋V 的词法组合。

二 名·动之间的选择性

名词和动词作为语法类别可以相互组合构成短语，但是作为具体的词能否搭配却具有强烈的选择性，就是说，并非任何一个名词和任何一个动词都能组成一个有意义的单位。其制约因素主要是意义事理和民族习惯。例如藏语可以说 qav tungf 喝茶，xaf sav 吃肉，但是不能说 qav sav 吃茶，xaf tungf 喝肉，因为这与事理不合或意义不通，正如汉语“俏皮话”所说：“吃牛奶，喝面包，夹着火车上皮包”，这在语法上并无不妥，只是语义上名·动搭配不当。不过，语词组合与搭配往往具有民族性、地域性和时代性。在甲语言或甲方言里不能搭配的，在乙语言或乙方言里说不定是正常的说法。例如汉语有些方言里就可以说“吃茶”、“吃水”、“吃酒”，英语还可以说“吃汤”(to eat soup)；藏语也根据食物的不同类型而选用不同的表进食的动词，译成其他语言未必一一相当：

bah sav 吃糌粑团

zamfbaf gamv （干）吃糌粑面

gyofmaf daw 舐糊糊

tukfbaf tungf 喝粥

ruefgoh abvraeh gyabw 啃骨头

语词如何搭配是学习外族语时经常遇到的一个难题。初学汉语的藏族把“戴帽子”说成“穿帽子”就是因为藏语中“穿（衣）戴（帽）”共用一个动词 koenv。反之，汉族初学藏语，也不会想象出“火灭了”、“表停了”“关灯”在藏语里要说成是“火死了”（mev xif xa）“表睡了”（qufcoeh nyaev daew xa）、“杀灯”（xuvmaaf soeh da）。

语境和搭配有密切关系。平常不相匹配的名词和动词，在一定场合和上下文里可能出其不意地组合在一起并能使人理解。例如“土豆坐着”单说不成话，因为“坐”在汉语里只指人或部分动物的一种动作状态，不用于“土豆、白菜”。但是当《人民日报》（1982. 11. 13）出现如下标题：“土豆无票坐着，乘客有票站着”，读者从上下文并不难正确理解其含义。

一词多义同名、动搭配也有密切关系。多义词的确切含义往往要靠与之搭配的词来确认。例如拉萨藏语中的动词 dangf, gyabw 和 qew 是三个结合面宽、组合能力很强的动词，类似汉语的“做、搞、打”之类的动词，可以同大量名词搭配，而其具体意义需视前面的名词而定。以多义动词 dang 为例：

miv dangf	派人	nyiflamf dangf	做梦
yivgef dangf	送信	lingfgaf dangf	逛林卡
kafbaaf dangf	打电话	chimh dangf	判刑
kangw dangf	下雪	lagvbaf dangf	握手

wuh dangf	呼气	choefmaf dangf	筛子筛
sangh dangf	烧香	movzhaf dangf	开汽车
mev dangf	生火	lingfbuf dangf	吹笛子
maenf dangf	服药	puvloenf dangf	放债
goof dangf	划船	kaflah dangf	开饭
xaew dangf	唱歌	zif dangf	上漆

三 名·动之间的语法关系

同是名·动组合，其间的语法关系不全相同。从大方面看，名·动组合可以有四种语法关系。

1. 主谓关系

bufguf nyaev	小孩睡	lofsangh-gi zamh	洛桑著
zhoenvbof peh	客人来	cefringh-gi nyoew	次仁买
nyivmaf xaaf	日出		

2. 表述关系

poevbaf yinv	（我）是藏人	nguef yoew	（我）有钱
chovgof rew	是朋友	gufmah duw	有贼
befqaf rew	是书	tabh yow re	有办法

3. 宾动关系

A 直接宾语与动词

rivmof chiw	画画儿	daf xoenv	骑马
xingf jaeh	砍树	paavleh soew	做饼子
qav tungf	喝茶		

B 间接宾语与动词

pafmaf-la puef	献给父母	lofsangh-la zhaeh	给洛桑
gevgaenf-la xuew	禀告师长	miv-la yaaf	借给人
puv-la deef	给孩子（某物）		

4. 状动关系

做状语的名词大都是表时间、处所、工具之类的名词，加在动词之前充当状语。例如：

sangf nyinf peh	明天来	safnae zhuw	从地上拣起
tevringf toenf	今天出发	daflae pabw	从马上下来
chomf-la taeh	去市场	joov-gi goeh	用镐挖
congfkangf-nae nyoew	从商店买	zhiw dubh	用刀剁
namf-la piif	飞上天	tagfbaeh damw	用绳子捆
saf-la yuh	扔在地上	chimh-dang tuenf	合乎法律

四 名·动之间的语义关系

名·动组合中名词和动词的语义联系是多种多样的，很难列举穷尽。从大处着眼并联系语法表现形式，可以举出以下几种常见的类型：

1. 动作者·动作

bufguf zhov	小孩走	sovbaeh soew	工人制
zhoenvbof peh	客人来	lobfchuh-gi loh	学生读

2. 受动者·动作

pufguf nyew	打孩子	qangf tungf	喝酒
rav saeh	杀山羊	xaf dubh	剁肉

3. 与事·动作

cefringh-la zhaeh	给次仁	lobfchuh-la labh	教学生
miv-la labw	告诉人	gevgaenf-la puef	献给老师

4. 对象·心理状态

dah-la xew	怕老虎	miv-la kongfchof sav	生人的气
gafngaef-la zemw	害怕困难	puvmof-la semh xoof	倾心于女孩

5. 事物·状态

gangfbaf nav	脚痛	zaf gamh	草干
choevkoh doh	肚子饿	yivgef noov	字错了

6. 结果·动作

befqaf zomh	著书	rivmof chiw	画画儿
choenfbaf goeh	挖井	zamfbaf dah	磨糌粑

7. 工具·动作

dov xuew	用石头打	jefleh daw	用舌舐
dungv zuh	用矛刺	dafrih jah	用斧砍

8. 空间·动作/状态

pow-la zhov	去西藏	pow-la duw	在西藏
pow-la xuw	住西藏	nam-la pirf	飞向天空

9. 时间·动作/状态

sangfnyinf zhov	明天走	davnyinf gyeh	去年生
keefsaf nyoew	昨天买	caenfmof nyih nyaev	晚上睡

10. 原因·动作/状态

naew-gi dabh	因病所致	gyoenf-gi qew	弊病所致

duvngaef-gi narf 痛苦所致 qangf-gi siv 酒醉

11. 目的·动作

dafgoof-la zhov 去参观 daefmoof zhov 去看演出
congfduof zhov 去开会 lingfgoof-la zhov 去转林卡

12. 领有物（获得物）– 领有（获得）

befqaf yoew （我）有书 nyamvnyongf tobh 获得经验
nguef yoew （我）有钱 nyufguf nyih 找到笔

13. 判断语 – 判断

nyufguf rew 是笔 zhogvbaf rew 是牧民
befqaf rew 是书

14. 其他

名词还可以表示动作行为的方式、关涉、来源等等，不再列举。有一种名词跟动词的关系比较特别，它们本是同根词，组合在一起并没有增加什么语义内容，只是使意义更加明确。例如：

gufmah gueh 小偷偷 = 偷 navcaf nav 疾病病 = 病
zuvguf zuh 手指指 = 指

五 名·动之间的连接方式

藏语名·动之间的联系是用格标志（case markers）表示的。藏语格标志，亦称格助词，位于名词或名词性短语之后，表示名·动之间的各种语法·语义关系。格助词数目不多，但作用重大、使用频繁。由于历史演变，格助词的数目和用法古今有别、方言互异。以现代藏语拉萨方言为例，有通格（零形式-ø）、作

格（-gi/gae 及其变体）、位格（-la 及其变体）、从格（nae）、属格（-gi 及其变体）、比较格（-lae）。前四种是联系名·动之间的语法和语义关系的主要手段，后两种则主要用以联系名·名或名·形之间的关系。下面就前四种格助词略加说明：

1. 通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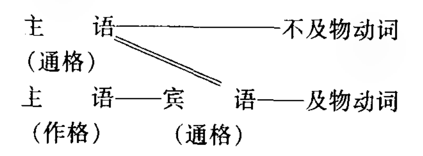
通格为零形式。因此，名词用通格跟动词发生联系意味着名词不必附加任何成分直接置于动词之前。就格系统而言，藏语不属主格（nominative）和宾语（accusative）对立型语言，而属通格（absolutive）和作格（ergative）对立型语言。名词格的用法同动词的性质密切相关。下面一则谚语可以典型地说明名词在何种情况下用通格：

rav saefnaf　luw darv，　kyif dungvnaf　pagfbaf poew

羊－杀的话－绵羊－抖，　狗－打的话　猪　－跑

杀山羊，绵羊发抖，打狗，猪出逃。

这里的名词（‘山羊’‘绵羊’‘狗’‘猪’）都用通格，然而，‘杀山羊’‘打狗’中的‘山羊’和‘狗’都是动词的直接宾语，而‘绵羊发抖’‘猪出逃’中的‘绵羊’和‘猪’则是动词的主语。这说明及物动词的宾语和不及物动词的主语在藏语里同格，都用通格，如果说‘牧民杀羊、打狗’，则名词‘牧民’需用作格：zhogvbaeh（zhogvbaf‘牧民’的作格形式）rav saeh，kyif dungw。这就是说及物动词的主语要用另一种格，即作格。列表如下：



这种类型的语言叫作格语言（ergative language）。不过，严格地说，拉萨藏语并非典型的作格语言，这里不详叙述，请参阅其他文章①。

此外，判断句（N_1 是 N_2）中的 N_1 和 N_2，有无句（N_1 有 N_2）中的 N_2，存在句（N_1 在 N_2）中的 N_1，以及某些作状语的时间名词等都用通格形式。

2. 作格

作格有两类变体：闭音节或长音节名词语后用-gi 或-gae，短元音开音节名词语用屈折形态。作格助词主要加在及物动词主语和某些由名词充当的状语后面表有意志的施事与无意志的工具等。例如：

xingfsoh-gi xingf jaehba re

木匠（作格）－木－伐了 ‘木匠伐木’

xingfsoh-gi dafrih xingf jaehba re

木匠（作格）－斧子（作格）－木－伐了

‘木匠以斧伐木’

kof duvngaef-gi xifba re

他－痛苦（作格）－死了 ‘他因病而死去’

kabh-gi zemh

针（作格）缝 ‘用针缝’

bungfbaeh gyah

肩（作格）挑 ‘用肩挑或抬’

① 参阅胡坦：《拉萨藏语中几种动词句式的分析》，《民族语文》1984 年第 1 期。张贝蒂、张琨：《西藏口语中的动词》，台湾史语所集刊 51 本 1 分，1980 年。

3. 位格

位格有两类变体：闭音节或长音节名词语后用-la，短元音开音节名词语后延长元音，位格助词加在名词语后面表示事物存在的位置、动作的方向和对象、间接宾语、领有句的领有者以及部分时段时点等。如：

zhogvzeef gangv-la duw
桌子的－上面（位格）－有　　‘在桌子上面’

poew-la xuw
西藏（位格）－住　　‘住在西藏’

poew-la peh
西藏（位格）－去　　‘去西藏’

lofsangh-la zhaeh
洛桑（位格）－给　　‘交给洛桑’

lofsangh-la yow re
洛桑（位格）－有　　‘洛桑有’

gevgaenf-la kuevgurf qew
老师（位格）－尊敬　　‘尊敬老师’

sav nyivmaaf zhov
星期日（位格）－走　　‘星期日走’

4. 从格

从格-nae加在名词语后面表示事物的出处、来源、时空的起点以及某些集体性的施事。例如：

xaf-nae xafkuf dangv maav-nae maavkuf
肉（从格）－肉汤－和 酥油（从格）－酥油汁
‘肉出肉汤，酥油出酥油汁’

gaenfzaf-nae pabw
梯子（从格）－落下　　‘从梯子上掉下来’

benfzoehkangf-nae befqaf yaaf
图书馆（从格） －书 －借 ‘从图书馆借书’
zangf-nae yongw
后藏（从格）－来 ‘从后藏来’
keefsaf-nae nav qung
昨天（从格）－病了 ‘从昨天就病了’
xungv-nae nangfba re ‘（由）公家给的’

除格助词外，还有少数后置词亦可连接 N 与 V。例如 dangv ‘跟、同、与、和’，-dar ‘像、似’，nangv xinf ‘像、似、按照’等等。

六 动词“配价”与名·动组合

分析名·动组合可以从名词的角度看它与动词怎样组合与搭配，也可以从动词的角度看它与名词怎样组合与搭配。动词“配价”（valency）问题就是从后一角度探讨名、动关系的。由于名、动组合涉及语法、语义和语用几个层面，动词“配价”理论主要侧重在句法关系，同时也兼及语义。这一理论认为句子的核心是动词，名词只是它的外围成分或补足成分。有些动词没有名词也能成句。这类动词叫“零价动词”，有些动词必须有一个名词搭配才能成句，叫“一价动词”；必须有两个名词搭配才能成句的叫“二价动词”；必须有三个名词搭配才能成句的叫“三价动词”。

从现代藏语拉萨方言看，最常见的动词有三类：

1. 一价动词

主要是不及物动词，包括自主与不自主两类。如：

bafla peh song
父亲－走 了（动词是自主·不及物动词，与之相配的名词为施事，但用通格）

bafla xah song
父亲－去世 了（动词是不自主、不及物动词，与之相配的名词是行为主体，用通格）

quf koef song
水 －开 了（动词是不自主、不及物动词，与之相配的名词非施非受，用通格）

这些动词虽然还可附加一些次要成分，但主要名词性成分（必有成分）则只有一个。

2. 二价动词

包括及物动词、判断动词和存在动词等。如：

mavqaenf-gi kaflah soew ba re 厨师做饭了
厨师（作格）－饭（通格）－做了
（soew '做，制作' 是自主·及物动词，只带一个名词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句子，必须带表施事与受事两个名词性成分才能成句。当然，承上省略并不否认其为二价动词。）

miv de emfqif rew 那个人是大夫
人－那－ 大夫 －是
（rew 是判断动词，通常需要带两个名词性成分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句子。两个名词语都用通格）

lofsangh-la puv nyiif yowre 洛桑有两个孩子
洛桑（位格）－孩子－二－有

（yowre 是存在或领有动词，通常要带表领有者和领有物两个名词才能成句。领有者用位格，领有物用通格。）

3. 三价动词

及物动词中表“给、赠、借”一类的动词以及某些使动词。例如：

bafla-gi bufguf-la ngaenfbaf deefba re

父亲（作格）－孩子（位格）－零食（通格）－给了

‘父亲给孩子零食’

（deef‘给’是三价动词，要带三个名词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句子。其中施者用作格，受者用位格，授与物用通格。）

gevgaenf-gi lobfchuh-la tafmah tenhru juufgif minvduh

老师（作格）－学生（位格）－烟（通格）－吸－让，使－不

‘老师不让学生吸烟’

（tenf‘吸，抽’本是二价动词，但变为使动式 tenhru juh‘使吸，使抽’后，配价能力提高一级，变为三价动词，这就是所谓动词“增价现象”。它要求前面带三个名词，一表使动者，用作格，二表使动对象，用位格，三表动词受事，用通格）。

拉萨藏语 3 中有些动词用形态变化的方式表现同一动词的不同配价能力。例如：

一价		二价		三价	
koef	沸	goef	煮沸	goefru juh	使煮沸
torf	散	dorf	散布	dorfru juh	使散，贵
parf	升	barf	提高	baafru juh	使提高
qaeh	断	joeh	弄断	joehru juh	使弄断
qah	碎	jah	打碎	jahru juh	使打碎
coeh	煮熟	zoeh	煮、烹	zoehru juh	使烹

※ ※ ※

总之，名·动组合是藏语语法的一个核心问题，它从多方面反映出藏语的一些重要特征。就名、动个体而言，搭配能力有强有弱；从相互关系看，彼此组合的频率有高有低。有些名词和动词经常在一起出现，可称固定组合；有些只随意义所需临时搭配，可称自由组合；还有少数出其不意的搭配，只在一定上下文里才能理解，可称特殊组合。当然还有许多名词和动词根本不能放在一起。可称“搭配冲突”（collocational clashes）。上文说过，名·动组合要受到语义、语法、语用以及民族习惯、传统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学习外族语必须特别留意，同时还应看到，时代的变迁也会带来语词之间的新的组合新的搭配。例如 samfqaaf minhba/mafminhba‘意见成熟/不成熟’就是藏语里新近出现的一种名·动组合。另外，新名词的大量涌现，也迫切需要寻找适当的动词与之搭配。例如现代西藏出现了‘电报’darf，它需要一个动词与之相配，表示‘打电报’，在几个“万能动词”中选择了 dangf；出现了‘领带’，也需要一个动词与之相配，表示‘打领带’，于是从几个“万能动词”中选择了 gyabw。这一过程是永不间断的。民族在前进，时代在变迁，今日藏语也以相当快的速度涌现出大量的新词新语新用法。

原载《藏缅语新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1994 年

藏语语序及其变异

一 引 言

语言的表层结构具有线性和层次性特征。凡由小单位组成大单位都要遵循一定的顺序和层次的安排。语序主要指语言单位组合时的线性排列次序。无论是语素构词或用词造句或小句组成大句等等，通常各语言都有一套约定俗成的排序习惯。这种习惯是历史上形成的，不同的语言可以有不同的排列模式，表现出各自的结构特点。例如汉语习惯说“左右”、“内外”、“远近”、“春夏秋冬”，藏语则要说“右左”（g·yas g·yon）、“外内”（phyi nang）、“近远”（nye ring）、“夏冬秋春”（dbyar dgun ston dpyid）。[1]在句子结构方面，汉藏两种语言的排序习惯差别更大。例如：

汉语　那 三只 白 兔‖正在 吃 草。
　　　1 2 3 4 5 6 7

藏语　ribong dkarpo gsumpo de ‖ rtswa za ji vdug
　　　（rivgongf gaafbof sumfbof tev ‖ zaf savgif duw）[2]
　　　兔 白 三 那 草 吃 正在
　　　4 3 2 1 7 6 5

从上面这个简单句子可以看出，汉语和藏语的基本语序除主前谓后相同外，其余排列次序恰好相反。汉藏虽属同源，但现代汉藏语排序习惯相差很大，常呈“镜像关系”（mirror image）。

语序不仅是一种语言习惯，而且常常充当重要的语法和修辞手段。这在汉藏系语言里表现尤为突出。语序的恰当安排往往是准确表达思想和正确理解含义的基础，是学好用好汉藏语言的不可或缺的一环。语序的变动有时会引起结构和意义的改变。例如藏语说“二和半”（gnyis dang phyed），意为“两个半”，如改变次序，说成“半和二”（phyed dang gnyis），意思则为“一个半”。汉语里类似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如：屡战屡败≠屡败屡战；说好话≠话好说≠说话好；不全懂≠全不懂等等。

作为一种语言集体的习惯，语序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但并非一成不变。不但古今可能有别，就是单从某一断代观察，也都具有一定的灵活性。灵活性的大小，可因语言而异，同时也跟语言单位层级的高低有关。一般说来，层级越低（如语素构词），限制越严，固定性越强；而层级越高（如小句组大句），弹性越大，变异的可能性越多。

语序作为语言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传统语言学里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印欧系语言大约由于形态的作用大于语序，故而传统文法书中较少提及语序问题。汉语语序的作用虽很重要，但传统文法大都重虚字而轻语序。藏文文法研究也有上千年的历史，传统文法学家关注的焦点主要在动词形态、名词用格以及各种关联成分（tshig phrad）的用法上，对于语序安排及其变异亦未予理会③。只是到了近代，随着民族间交往日益频繁，相互学习语言的人数增多，语言研究也日趋广泛和深入，

语序作为语言的一项特征才引起学者们的注意。通过比较，探讨各种语言语序的共性与个性已成为现代语言学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在这方面，美国语言学家格林伯格（J. H. Greenberg）做出了公认的贡献。他广泛搜集不同类型语言的材料，比较其造句时排序习惯的异同，建立起一门形式语序类型学，从中选出四条他认为较重要的特征作为各种语言基本语序比较的参项（parameters）。这四项是：

1. 主语（S）、宾语（O）和动词（V）的相对顺序；
2. 形容词（A）和名词中心语（N）的相对顺序；
3. 物主词（G）和名词中心语（N）的相对顺序；
4. 附置词（Adposition）和名词中心语（N）的相对顺序。所谓附置词涵括前置词（Pr）和后置词（Po）。格林柏格认为这四个参项之间还可能存在某些内在联系。例如主－动－宾（SVO）型语言多用前置词（Preposition），主－宾－动（SOV）型语言多用后置词（Postposition）等等[④]。格林伯格的论著推动了对语序问题的深入探讨，增进了人们对人类语言结构的共性和多样性的了解。

严格地说，语序一词有广狭二义。广义语序泛指各级语言单位在组合时的排列次序及其变异的可能性；狭义语序则专指句法成分的排列次序及其变易的可能性。本文仅从句法角度探讨藏语语序及其变易的几个特征。众所周知，藏语古今有别、方言歧异，但基本语序差别不大。文中所用语例均选自现代拉萨藏语。为便于打印，用于道泉教授的拉丁代字转写藏文，用周季文教授的拼音方案标注拉萨读音，与藏文和国际音标的对照表见附注[②]。

二 藏语的基本语序

(一) 名词短语

名词短语是名词的扩展。藏语里常见的扩展方式有两类：一类是以一个名词为中心向前后/左右扩展，即围绕名词中心语在其前后/左右附加定语（修饰语），构成向心式名词短语；另一类是两个或多个名词联合，构成并列式名词短语[⑤]。无论哪一种类型的名词短语，其内部排序都有一定之规。以向心结构为例，语序的安排跟词本身的类别有关。通常名词性成分（包括名词、代词和动名词）作定语要放在中心语的前面，用属格助词-gi（及其变体）连接；形容词、数量词和指示词作定语要放在中心语的后面，无连接标志。例如：

前定语

(1)blozang-gi smyugu (lofsangh-gi nyufguf)
洛桑 的 笔 "洛桑的笔"

(2)khong-gi smyugu (kongf-gi nyufguf)
他 的 笔 "他的笔"

(3)yige vbri-yag-gi smyugu (yivgef chivyah-gi nyufguf)
字 写(名词性后缀)的笔 "写字的笔"

后定语

(1)smyugu gsarpa (nyufguf saafbaf)
笔 新 "新笔"

(2)smyugu gsum (nyufguf sumf)
笔 三 "三只笔"

(3)smyugu de (nyufguf tev)

笔 那 “那只笔”

(4)smyugu gsarpa gsumpo de

(nyufguf saafbaf sumfbof tev)

笔 新 三 那 “那三只新笔”

(5)sha gyama gang (xaf gyavmaf kangv)

肉 斤 一 “一斤肉”

名词短语内部语序图表

前定语→名词中心语←后定语

(名 词性成分 + gi) (形、数、指)

并列式名词短语内部的语序排列也有两种：一种是可逆式的自由组合，另一种是不可逆的习惯性的固定组合。例如：

自由组合

(1)bodrigs dang sogrigs ~ sogrigs dang bodrigs

(poevrih tangv sogfrih ~ sogfrih tangv poevrih)

藏族 和 蒙族 ~蒙族 和 藏族

(2)blobzang dang bkrashis ~ bkrashis dang blobzang

(lofsangh tangv zhafxih ~ zhafxih tangv lofsangh)

洛桑 和 扎西 ~ 扎西 和 洛桑

固定组合

(1)tshwa buldog (caf puevdoh)

盐 碱 “盐(和)碱”

(2)bu dang bumo (puv tangv puvmof)

男孩 和 女孩 “男孩和女孩”

(3)dgergan dang dgephrug (gevgaenf tangv gevchuh)

老师 和 弟子 “老师和弟子”

藏语中关于大名与小名的排序跟汉语有相同处也有不同

处。在时空单位排序上采用由大到小的顺序。如：

(1)chigstong dgubrgya dgubcu go brgyad lovi

(qigfdongf gubvgyaf gubvjuf kobvgyaeh loev

一千 九百 九十 八 年的

zlaba lngapavi tshes gcig nyin

davwaf ngafbaef ceh jih nyinv)

月 第五的 日 一 天 “1998 年 5 月 1 日”

(2)krunggo pecing krungdbyang mirigs slobgrwa chenmo

(zhungfgof bevjingf zhungfyangf mivrih labfzhaf

中国 北京 中央 民族 学校

qenfmof)

大 “中国北京中央民族大学”

在职务、亲属称谓与姓名排序上跟汉语相反，与英语相同，如：

rgan blobzang-lags (gaenv lofsangh-la)

老师洛桑（“洛桑老师”）

ama skalbzang-lags (afmaf gaefsangh-la)

老大娘格桑（“格桑老大娘”）

（二）动词短语

动词短语是动词的扩展。藏语里动词扩展的方式有几种不同的类型。最常见的是围绕动词附加一些前修后补的成分。它们不改变动词的性质，只是使其意义更加具体化。就语序而言，修饰动词的状语都位于动词的前面，包括副词、形容词和时空词语等。例如：

时间 dalta phebs (tanvdaf peh)

现在 去 “现在去”

处所 zakhang-la phebs (savkangf-la peh)
食堂 (方位格)去 "到食堂去"

方式 mgyogspo phebs (gyovgof peh)
快 去 "快去"

yag po byis (yavgof qiw)
好 做 "好好做!"

如果时间（T）、处所（P）和方式（M）等词语同时修饰一个动词，其排列顺序通常为"时间－处所－方式－动词中心语"（TPMV）。例如：

dalta zakhang-la mgyogspo phebs
(tanvdaf savkangf-la gyovgof peh)
现在 食堂 (方位格)快 去
"现在快点去食堂"

否定词 ma/mi "不，没"在动词短语中的位置有几种不同情况。否定判断动词（"是"）和存在动词（"有""在"）时前置。例如：

肯定式	否定式
yin (yinv)	ma-yin/min (maenv) "不是"
red (rew)	ma-red (mavreh) "不是"
yod (yoew)	mi-yod/med (maew) "没有"
vdug (duw)	mi-vdug (minvduh) "没有"

否定一般动词时，ma 加在现在式动词之前表否定祈使。如：

ma-lta (mafdaf) "别看"
ma-vgro (manvzho) "别走"

加在过去式动词之前表说话人自己（第一人称）未做某事。如：

ma-bltas （mafdaeh） “（我）没看”
ma-phyin （mhafqinh） “（我）没去”

动词后若有时体助词，否定词加在动词后助词前。如：

肯定式	否定式
vgro myong	vgro ma-myong
（zhov nyongv）	（zhov mavnyongf）
去 过 “去过”	去 未 过 “没去过”
shes-kyi vdug	sheskyi mi-vdug
（xenf-qif duw）	（xenf-qif minvduh）
知道 助词“知道”	知道 不 助词“不知道”

如直接置于动词之前则含有主观色彩或非句化。如：

ma phebs-pa red （mhafpheh-ba rew）
未 来 了 “没来”（故意）
ma phebs-pa byas （mhafpheh-ba qaew）
“没来”（未完待续）

能置于动词之后的成分，除结句的时体助词、语气词和接续词（-nas，-byas）外，还有三类动词可以直接其后。

1．能愿动词

和汉语相反，藏语能愿动词都位于主要动词之后。比较下例：

能做 byed thub-pa （qew tubhba）
会做 byed shes-pa （qew xenhba）
敢做 byed phod-pa （qew poehba）

要做　byed dgos-pa（qew goewba）

2．趋向动词

“来、去”一类的趋向动词可加在主要动词之后构成动趋式短语。例如：

vkhyer vgro-ba（kyeef zhovwa）
拿　走　“拿走”

vkhyer phyin-pa（kyeef qinhba）
拿　去　“拿去”

vkhyer yong-ba（kyeef yongwwa）
拿　来　“拿来”

vkhyer rgyugs（kyeef gyuw）
拿　走（命）　“拿去!”（命令句）

3．状态动词

表持续状态的动词 bsdad（daew）“坐、住、存在”和 bzhag（xaw）“放置”可以加在主要动词之后构成状态式动词短语。例如：

nyal bsdad-pa（nyaev daewba）
躺　待住　“躺下，躺着”

gab bsdad-pa（kabw daewba）
藏躲　待住　“躲藏起来，藏着”

sbas bzhag-pa（baew xawba）
隐藏　放置　“埋藏下来，藏起来”

spungs bzhag-pa（bungh xawba）
堆积　放置　“堆起来，堆放着”

还有表完了的动词，如 tshar（caaf），grub（chubw）等亦可直接加在主要动词之后，表示动作完成。

动词短语内部语序图表

（能愿动词）

状语→[动词中心语]←（趋向动词）＋时体助词＋语气词

（状态动词）

⋮

简单句

藏语单句有多种类型，如属静态句的判断句、存在句和描写句，属动态句的叙事句等等。就内部语序而言，这些不同类型的句子有一个共同点，即除描写句中的感叹句外，都少不了一个动词。像汉语中“今天星期三”，“这个办法好”一类的句式，在拉萨藏语中都是不能成立的，只有在后面加上判断动词或存在动词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句子。因此可以说动词是现代拉萨藏语造句时不可或缺的部分。它的习惯位置是在句尾。这一特点决定了藏语各类句子的基本格局（“名前动后”）和各种信息编排的基本程序。

在一般情况下，藏语单句内部各成分之间的排序如下：

1、判断句

名（N）＋名（N）＋动（V）

dering gzav nyima red（tevringf sav nyivmaf rew）

今天　星期日　　是　　　“今天是星期日”

2、存在句

名（N_{1a}）＋名（N）＋动（V）

ngavi nang-la mi　bzhi yod(ngaev nangv-la miv xiv yoew)

我的 家(方位格)人 四有　　“我家里有四口人”.

名（N）＋名（N_{1a}）＋动（V）

ngavi ama nang-la　yod（ngaev afmaf nangv-la yoew）

我的 母亲家(方位格)有　　“我母亲在家里”

3.描写句

名(N)+形(Adj)+动(V)

metog de dmarpo red(mevdoh tev maaf bof rew)

　花　那　红　是　　　“那花是红的”

mi　de　yagpo　vdug(miv tev yavgof duw)

人　那　好　“在”　　“那个人好”

dgunga　grangmo　yodpa　red

(gunvgaf　changvmof　yowre)

　冬天　　冷　　　“有”　　“冬天冷”

4.叙事句

名(N)+动(V)

nyima　shar　song(nyivmaf xaaf song)

太阳　出来　了　　　“太阳出来了”

名(N)+名(N)+动(V)

blobzang　gzhas　gtong-gi　vdug

(lofsangh　xaew　dongf-gih)

　洛桑　　歌　　唱　正在　　“洛桑正在唱歌”

名(N_{gis})+名(N_{la})+名+动(V)

blobzang-gis　bu-la　gzhas　bslab-gi　vdug

(lofsang-ge　　puv-la　　xaew　labf-gih)

洛桑(作格)儿子(与格)　歌　　教正在

“洛桑正在教儿子(唱)歌”

ama-s　buv-la　dngul　ster-pared

(　afmaeh　puv-la　　nguef　deefba　rew)

母亲(作格)儿子(与格)钱　　给　　了

“母亲给儿子钱”

复杂句

藏语里复杂句式多种多样。这里只从语序角度对连动句和主从句略加说明。

1. 连动句

两件或几件事先后相承构成的连动句，排序上采用“时间顺序原则”，亦称“自然顺序法”（natural order），即先发生的事情先说，后发生的事情后说，类似汉语，不同于英语。

kho nang-la phyin-nas khalag bzas-pa red
（kof nangv-la qinh-nae kaflah saew-ba rew）
他 家（方位格）去 后　饭　吃 了
“他回家后吃了饭”
kho khalag bzas-nas nang-la phyin-pa red
（kof kaflah saew-nae nangv-la qinhba rew）
他　饭　吃　后家（方位格）去了
“他吃饭后回家去了”
rgyalpo-s kho vjus-byas，rkyal pa gcig-gi
（gyaevboeh　kof　juewqae　gyaefbaf　jih-gi
国王（作格）他　抓　后　袋子　一的
nang-la blugs-nas chu-la dbyugs-pa red
nangv-la　luh-nae，quf-la　yuhba　rew）
里（方位格放入后 水（方位格扔　了
“国王把他抓住，放进一个口袋里，扔到河里了”

一句中连接两个或几个动作的是虚词-nas（-nae）、或-byas（-qae）或 ani（afnif）等，通常只有最后一个动词才带时体助词结句，其余动词均用“过去”形式。这是藏语中一种非常能产句式。这类句式有时也表因果关系，语序仍为“自然顺序”，

即前因后果。例如：

lhagspa chenpo jig brgyab-nas，bu brlags-pa red
（lhagfbaf qenfbof ji gyabw-nae，puv lah-ba rew）
风 大 刮（连）小孩 丢失 了
"一阵大风把孩子刮丢了"

kho thang chad-nas，grodkhog zhedrag ltogs-gi yod-pa red
（kof tangf qaeh-nae，choevkoh xevzhaaf doof-gi yow rew）
他 累 （连）肚子 很 饿 （持续）
"他累得肚子饿极了"

连动式与并列式不同。前者有时间先后，不能随便换位，或者换位后意义不同；后者无时间先后，除习惯制约外，一般可换位，不影响基本句义。此外二者结构形式也不同。如：

连动关系

ja btungs-nas spag bzas（qav dungh-nae bah saew）
茶 喝 （连）糌粑团吃 "喝了茶（后）吃糌粑"
spag bzas-nas ja btungs（bah saew-nae qav dungh）
糌粑团吃（连）茶 喝 "吃了糌粑（后）喝茶"

并列关系

ja btungs，spag bzas（qav dungh，bah saew）
茶 喝 糌粑团 吃 "喝茶，吃糌粑"
spag bzas，ja btungs（bah saew，qav dungh）
糌粑团 吃 茶 喝 "吃糌粑，喝茶"

2. 主从句

主从句是一种偏正型的向心结构。就语序而言，藏语的习惯排序是"从前主后"。例如：

时间从句

rang yong-dus, nga vgro-grabs yod

(rangv yongvdueh, ngav zhov zhoof yoew)

你 来 时 我 走 (正要)

"你来时，我快走了"

条件从句

khyerang thad-na, nga yang vgro-gi yin

(kyefrangf taef-naf, ngav yaef zhov-gif yinv)

你 去 的话，我 也 去 (将要)

"你去，我也去"

原因从句

dpyidka shar-tsang, khamsdong-la metog shar yong-gi vdug

(jifgaf xaaf zang, kamfdongf-la mevdoh xaaf yongv-gih)

春天 出现 因为 桃/杏树(方位格)花开出来(正在)

"因为春天到了，桃/杏树上花盛开"

虚词的位置

藏语虚词，数目有限，使用频繁，功能多样，但位置多为后置型的。它们附着在名、动等实词语后面表达各种语法关系和语法意义。例如：

1. 格助词/后置词

gi-(-gi)	属格助词	blobzang-gi ama"洛桑的母亲"
-gis(-ge)	作格助词	blobzang-gis bzos-pa red"洛桑做的"
-la(-la)	方位格助词	bod-la vgro"到西藏去"
-nas(-nae)	从格助词	bod-nas yong"从西藏来"
-las(-lae)	比较格助词	vdi-las yag-gi red"比这个好"

2．接续词/连词

-na(-naf)	"如果"	phebs-na dgav"去(的话)好"
-dus(-dueh)	"的时候"	bod-la phebs-dus"去西藏的时候"
-tsang(-zangf)	"因为"	devdra yin-tsang"因为如此"
-dang(-tangv)	"和"	ra-dang lug "山羊和绵羊"

3．语气词

-dang（-da）	phebs-dang	"去吧！"
-shig（-xi）	phebs-shig	"去呀！"
-a（-aa）	phebs-a	"去啊！"
-pas（-pae）	phebs-pas	"去了吗?"
-gas（-gaeh）	phebs-gas	"去吗?"
-la（-la）	yag-ga-la	"好哇！"

4．停顿助词

-ni（-nif）	nga-ni	"我呐……"

5．目的助词

-gag（-gah）	nyo-gag vgro	"去买"

6．动态助词

-gi yin（-gif yinv）	byed-gi yin	"（我）要做"
-gi yod（-gif yoew）	byed-gi yod	"（我）正做"
-pa yin（-ba yinv）	byas-pa yin	"（我）已做"
-song（-song）	phebs song	"（他）去了"
-bzhag（-xa）	phebs bzhag	"（他）去了"
-byung（-qung）	phebs byung	"（他）来了"
-rgyu yin（-gyuf yinv）	za-rgyu yin	"（我）要吃没吃"
-gin（-giif）	za-gin za-gin	"吃着吃着"

三 语序的变异

藏语语序既有固定的一面，又有灵活的一面。上面所描述的仅是在一般情况下最常见的自然语序或称“优势语序”。实际上，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条件下，某些语序是可以改变的，某些成分是可以移位的。这种语序的变异不影响句子的基本意义和基本语法关系，只是添加某种特殊的色彩，满足某种特殊的需要。下面列举几种常见的语序变异现象。

（一）主语和宾语易位

藏语里主语和宾语都位于谓语动词之前。在多数情况下，二者的顺序是“主前宾后”。如：

khyedrang zhallag mchod（kyefrangf xaevlah qoeh）
你 饭 吃 “你吃饭！”

ngas khalag bzas tshar（ngaew kaflah saew caaf）
我（作格）饭吃完 “我吃完饭了”

但在一定条件下，主、宾语可以易位。例如：

①a. ngas mi de ngo shes－kyi mivdug
(ngaew miv tev ngov xenfgif minvduh)
我(作格)人 那 认识 没有 “我不认识那个人”

b. mi de ngas ngo shes－kyi mivdug
(miv tev ngaew ngov xenf－gif minvduh)
人那 我(作格) 认识 没有 “那个人我不认识”

②a. ngas sgo phye dgos(ngaew gov qefgo)
我(作格)门开 要 “我来开门”

sgo ngas phye dgos(gov ngaew qefgo)
门 我(作格)开 要 “门我来开”

直接宾语和间接宾语亦可易位。例如：

①a. ngas khor ldemig sprad - pa yin
(ngaew koof divmih zhaehba yinv)
我(作格)他(与格)钥匙 给 了
“我交给他钥匙了”

b. ngas ldemig khor sprad - pa yin
(ngaew divmih koof zhaeh - ba yinv)
我(作格)钥匙 他(与格)给 了
“我把钥匙交给他了”

（二）比较成分和被比较成分的易位

“甲比乙如何”这样的比较句在藏语里有两种排序方式：

a. rasha - las lugsha zhim - gyi red
(ravxaf - lae lugvxaf ximvgif rew)
山羊肉 比 绵羊肉 香 “比起山羊肉来绵羊肉香”

b. lugsha rasha - las zhim - gyi red
(lugvxaf ravxaf - lae xim - gif rew)
绵羊肉 山羊肉 比 香 “绵羊肉比山羊肉香”

-las（-lae）是比较格助词，加在比较基准的名词语后面，只要这一标志紧随其后，甲和乙就可以换位而不影响基本句义。这种易位只涉及语义重心的转移。

（三）修饰语与中心语易位

藏语定语位置比较固定。如前所述，名词性成分作定语前置，形、数、指作定语后置。只有少数后定语可以提到中心语

前面，用如名词，后附属格助词。例如：

①a. lamphyogs yangdagpa ~ yangdagpavi lamphyogs
(lamqoh yangvdaghba ~ yangvdaghbaef lamvqoh)
路线 正确 正确的 路线
"正确路线"

b. las vgan gal cheba ~ gal chebavi las vgan
(laenvgaenf kaev qefwa ~ kaev qefwaef laenvgaenf)
任 务 重 要 重要的 任 务
"重要任务"

②khri gsum ~ gsum khri
(chif sumf ~ sumf chif)
万 三 三 万 "三万"

这类语例多出现在书面语、惯用语和诗歌谚语中。

藏语动词语不能直接作定语，通常要名词化（如加后缀）后才能修饰名词。这种动名词作定语一般要置于名词中心语之前，后加属格助词，用如名词。但有些也可以去掉属格助词放在中心语之后，用如形容词。例如：

③a. rta dkarpo bzhon - mkhan - gyi mi jig
(daf gaafbof xoenvngaenf - gi miv jih)
马 白 骑 者 的人 一
"一个骑白马的人"

b. mi rta dkarpo bzhon mkhan jig
(miv, daf gaafbof xoenvngaenf jih)
人 马 白 骑 者一
"一个骑白马的人"

④a. tshos yod - pavi duglog(coeh yoewbae tugvloh)
颜色 有(后缀 + 属格)衣服 "有颜色的衣服"

b. duglog tshos yod－pa（tugvloh coeh yoewba）
衣服 颜色 有（后缀） "有颜色的衣服"

修饰形容词的状语同中心语的关系有三种：

（1）只能前置。如：hajang yagpo vdug
很 好 有
（hafjangf yavgof duw）"很好"。

（2）只能后置。如：yagpo zhepo jig vdug
好 很 有
（yavgof xivbufji duw）"好得很"

（3）既可前置又可后置。如：zhedrag yagpo vdug
很 好 有
（xevzhaaf yavgof duw）"很好"～yagpo zhedrag vdug
好 很 有
（yavgof xevzhaaf duw）"好得很"

有些时间词也可以在一定范围内移动。如：

a. sangnyin nga vgro－gi yin（sangfnyinf ngav zhov－gif yinv）
明天 我 去（将） "明天我去"

b. nga sangnyin vgro－gi yin（ngav sangfnyinf zhov－gif yinv）
我 明天 去（将） "我明天去"

"大名冠小名"在藏语里是通则，也有少数语例大名和小名可自由换位。例如：

grongkhyer lhasa～lhasa grongkher
（chongvkyeef lhaefsaf～lhaefsaf chongvkyeef）
市 拉萨 拉萨 市 "拉萨市"

藏语语序变异现象多种多样，限于篇幅，仅举上述有限语例。

四 语序变异的制约因素

藏语句法中语序无条件的自由变异的实例是很少的，多数情况属条件变异，即某些句法成分的移位、换位受某些因素的制约，其中语用修辞因素最为重要。这里仅以主语和宾语的变位为例，考察其主要的制约因素。严格地说，易位和移位不完全相同。例如藏语属 SOV 型语言。宾语（O）有时由于某种原因需要提前，结果造成主、宾易位（OSV）。同样，有时主语（S）由于某种原因需要移后紧贴动词，也造成主、宾易位（OSV）。但是有时主语或宾语移至动词之后，这种追补现象造成 OVS 或 SVO 格式。下面我们主要考察藏语中宾语提前的几种条件或制约因素。

（一）有定与无定

有定宾语可以提前，无定宾语一般不能提前。例如：

①mi de khyerang - gis mthong myong - ngas
（miv tev kyefrangf - ge tongf nyongvngaeh
人 那 你(作格) 看见 了 吗
"那个人您看见了吗?"

②ngavi smyugu khos vkhyer song
（ngaev nyufguf koeh kyeef song）
我的 笔 他(作格) 拿 了
"我的笔他拿走了"

③a. ngas dkaryol jig bcag - pa yin
（ngaew gaafyoef ji jah - ba yinv）

我(作格)碗 一 打破 了 “我打破一个碗”

b.dkaryol de ngas bcag－pa yin

(gaafyoef te ngaew jah－ba yinv)

碗 那我(作格) 打破 了 “那个碗我打破了”

(二) 新信息与旧信息

一句话里往往有新旧信息并存。从信息编码和传输的角度看，藏语的习惯是把已知信息放在前面，新信息放在后面，由已知到未知，由旧及新，越靠近句尾，信息内容越新，信息量越高。作为名词性成分的主语和宾语，传达新信息时尽量贴近动词，传达旧信息则多位于句首。在一般情况下，主语多表已知信息，宾语多表未知信息。所以“主宾动”是正常语序。如果出现相反情形，就要设法调整语序。例如疑问词 su“谁” gare“什么”等是典型的表未知信息的词。“谁开的门?”在藏语里很少说 sus 谁(作格) sgo 门 phye－pa 开 red 了 (sueh gov qef－ba rew) 更常见的是 sgo 门 sus 谁 phye－pa 开 red 了 (gov sueh qef－ba rew)。又如：mi de su red 人 那 谁 是 (miv tev suf raew)“那个人是谁?”不能说：su mi de red 谁 人 那 是 (suf mivtev raew)，“谁是那个人”可以说：khong su red 他 谁 是 (kongf suf raew)“他是谁?”，不能说：su khong red (suf kongf raew)“谁是他?”。再看下例中新信息的位置：

(1) laska vdi sus byed thub－kyi red

(laevgaf div sueh qew tuufgif raew)

工作 这 谁 (作格)做 能够

"这个工作谁能做?"

(2) khong - gis su vtshal - gyi vdug

(kongf - ge suf caef - gif dow)

他 (作格)谁 找 (正在)

"他在找谁?"

(三) 宾语的长短

长宾语往往提前，例如：

(1) kho gnyis dgongspa zhus - pa ngas rbadde brjed - pa red

(kofnyih gongvpaf xuew - ba ngaew baewde jew - ba rew)

他俩 请 假(名化后缀)我(作格)完全 忘 了

"他们俩已请假我完全忘了"

(2) da lta phebs mkhan - gyi co - lags devi skadcha

(tanvdaf pehngaenf - gi jofla tiiv gaefqaf

刚才 来(者) 的 大哥 那的 话

ngas yagpo rang go - gi mivdug

ngaew yavgof rangv kovgif minvduh)

我(作格)好 多 懂 没有

"刚才来的那位大哥的话我听不大懂"

(四) 宾语作话题

作话题的宾语可提到句首，其后常有一小停顿或加停顿助词-ni。例如：

(1) shing - ni ngas dras - nas bcad - pa yin

(xingf - nif ngaew chaew - nae jaeh - ba yinv)

木头呐 我(作格锯 后 断了

“木头呐,我锯断了”

(2)khong-gi phama-ni sabdag-gis sdugpo btang-byas bsad-pa red
(kongfgi pafmaf-nif sabfdah-ge duvguf dangf-qae
他的 父母 呐,地主(作格) 折 磨(后)
saehba rew)
杀 了
“他的父母被地主折磨死了”

(五) 对比与强调

(1)stag mis bsad, gtam rang-gis vkhyer
(dah miw saeh, damf rangv-ge kyeef)
虎 人(作格)杀,名 自己(作格)留
“别人打虎,自己留名”

(2)vgrolam rang-gis vdam, vbrasbu rang-gis myong
(zhovlamf rang-ge damw, zhaevbuf rangvge nyongw)
道路 自己(作格)选 后果 自己(作格)受
“道路自选,后果自负”

对比句中将宾语提前，而强调的语义重心却在主语。

(六) 话语连贯性

在成串的话里，与上文相关的（回指）宾语常提至句首，以便增强前后文的连贯性。例如：

ngar DGRA JIG yod ngavi dgra de khyodras
(ngaav zhav ji yoew ngaev zhav te kyoefraeh)

我(位格)敌人 一有 我的 敌人那你(作格)

btul thub - na, ani ngas gser sprad - kyi yin

(duef tubfnaf, afnif ngaew seef zhaef - gif yinv)

制服 能够的话,那么我(作格)金子 给(将)

"我有一个敌人,我的那个敌人你如能制服,我给你金子"

语序变异涉及语音、语义、语法、语用等多种因素,弄清其内外机制,尚需深入研究。此外,从历史角度探索古今藏语语序之变迁,从地域角度比较藏语方言间语序之异同,也是亟待研究的课题。

【注释】

①这里使用的拉丁代字转写藏文是于道泉教授设计的。依藏文字母表顺序如下:k, kh, g, ng, c, ch, j, ny, t, th, d, n, p, ph, b, m, ts, tsh, dz, w, zh, z, v, y, r, l, sh, s, h, (a)。元音符号:i, u, e, o。

②在拉丁藏文代字下面括号内的是现代藏语拉萨话标音符号。这是周季文教授设计的,其中 f 表高调,v 表低调,h 表高降调,w 表低降调。辅音与国际音标对照如下:

b [p] p [p'] m [m]
d [t] t [t'] n [n] l [l] lh [ɬ]
g [k] k [k'] ng [ŋ]
z [ts] c [ts'] s [s]
zh [tʂ] ch [tʂ'] sh [ʂ] r [ʐ]
j [tɕ] q [tɕ'] ny [ȵ] x [ɕ]
gy [c] kh [c'] hy [ç] h [h]
w [w] y [i]

元音与国际音标对照如下:

a [a] i [i] u [u] e [e] o [o]
aa [a:] ii [i:] uu [u:] ee [e:] oo [o:]

ae [ε:] ie [I:] ue [y:] uo [U] oe [ø:]

③在藏文《大藏经》《语合》中有所提及。

④Greenberg，1996 年。

⑤关于藏语中并列结构的特点，我们将另文探讨。

参 考 文 献

1. 金鹏主编《藏语简志》，民族出版社，1983 年。

2. 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商务印书馆，1942 年版，1982 年重印。

3. 吕叔湘《从主宾语的分别谈国语句子的分析》，《汉语语法论集》，科学出版社，1946 年，1955 年。

4. 吕叔湘《汉语语法的灵活性》，《中国语文》第 1 期，1986 年。

5. 陆俭明《汉语口语句法里的易位现象》，《中国语文》第 1 期，1980 年。

6. 黎天睦《汉语词序和词序变化》，《国外语言学》，1981 年第 4 期。

7. 马学良等《汉藏语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年。

8. 文炼 胡附《汉语语序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中国语文》，1984 年，第 3 期。

9. 徐通锵《语言论》，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年。

10. B. Comrie 1981 年，Language Universals and Linguistic Typolog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1. H. Greenberg 1966 年，Some Universals of Grammar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the Order of Meaningful Elements, MIT Press.

原载《藏学研究丛刊》(1)《贤者新宴》，
北京出版社 1998 年

藏语句子主语的隐现

一 问题的提出

凡句子必得有主语，否则难以成句。这种广为流传的说法出自西方语法书。它反映了印欧系语言造句法的一个较为普遍的特征。例如英语造句的基本框架，通常是先按个主语，然后对它议论一番。有些句子，即使从意念上找不到主事者（或谓语的主语），也得在形式上凑上一个空灵的“虚主语”（empty/dummy subjcct）。例如：It is raining.“下雨了”中的 it。所以牛津大学出版的《语法手册》（The Grammar Handbook）[①] 中开宗明义地指出：（英语中）每个句子均由主语和谓语两个基本部分组成，二者缺一不可，缺少任何一部分，只能是句子的片段（sentence fragment），而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句子。作者举例说：

① Irwin Feigenbaum, The Grammar Handboo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1）句子片段：无动词（no verb）

A television set next to the stereo in the living room

“起居室里立体收音机旁的一座电视机”

（2）句子片段：无主语（no subject）

Then drove my car to a garage.

“然后驾驶我的车到一座车库里”

上两例都不是完整的句子，只是句子的片段。象英语这样的语言，句子所以必得有主语，是因为句子主谓之间有一种形态上的照应关系或一致关系相制约。倘若主语不明，则谓语形态难以落实。因此，除个别句式以及在特殊条件下主语可以省略（如：Come here“（你）过来”）外，一般句子的主语必须明说，否则难以成句。

汉藏语系情况有所不同。主谓齐备的句子固然居多数，但没有主语的句子也很常见。若用印欧语句法观念去分析汉藏语句法结构不免有削足适履之感。究其原因，自然同语法结构特点有关。众所周知，汉藏系多数语言缺少严格意义上的形态变化，用词造句，不受形式拘束，相当灵活，意合法多于形合法，只要不引起误解和歧义，能省就省。象主语这样经常表达已知信息的句法成分，在一定条件下略而不说，隐而不露，有些句子甚至主语不明、无从说起的现象远较印欧语常见。

藏语在汉藏语系里算是具有一定形态变化的语言，主谓之间也有某些照应关系，但主语的省略和隐含，无主亦能成句的现象却同汉语一脉相承，只要能意会，就不必言传。本文即以现代拉萨藏语为例，就此问题作一初步探讨。

二 主语省略

一个句子本有主语，只是在一定条件下略而不说，称为省略。主语省略后并不影响整个句子的意义，听者能从当时语境和上下文里了解主语之所指，必要时也可以添补出来。吕叔湘先生认为严格意义上的省略应当是："第一，如果一句话离开上下文或者说话的环境意思就不清楚，必须添补一定的词语意思才清楚；第二，经过添补的话是实际上可以有的，并且添补的词语只有一种可能。这样才能说是省略了这个词语。"① 举个拉萨藏话的例子。下面这个语言片段没有主语。

（1） boflof gyaw tuf-gif minvduh
球 打 能 不
"（ ）不能打球"

这个语言片段离开一定语境孤立地说，听者不知道是"谁"不能打球，所以只是半句话。如果有了上文，比方说：

（2） ngav gangfbaf nav-gih, boflof gyaw tuf-gif minvduh.
我 脚 痛 球 打 能 不
"我脚痛，不能打球"

听者就知道"不能打球"的人是"我（说话人)"，不是"别人"。这时"不能打球"的主语虽未说出，听者也能正确无误地领会。这是承前省略主语的例子。

拉萨藏语中主语省略多见于以下几种情形。

① 吕叔湘：《汉语语法分析问题》，商务印书馆。

（一）对　话

双方对话，你一言我一语，主语为谁，不言自明。这种“乒乓式的对话”（conversational ping-pong）里常省略主语“你”（kyefrangf）和“我”（ngav）。例如两位朋友路上相遇，一问一答：

<问>：（kyefrangf）　kavbaaf　taeh-gaa?
（你）　哪里　去
“（你）到哪里去?”

<答>：（ngav）　chomf-la　zhôv-gif　yin
（我）　市场　上 去
“（我）上街去”

<问>：（kyefrangf）　kavref　nangf-gah　taeh-gaa?
（你）　什么　做　去
“（你）干什么去?”

<答>：（ngav）nyobvqaf gyav-gah zhôv-gif yin
（我）　东西　买　去
“（我）买东西去”

在这种对话句中，谓语动词后的辅助成分（-gif yin 一类）也起到识别主语所指的作用。不妨说，这里有个“双保险”，省去一个（主语），听者仍能判断出主语之所指。但是在英语里同样的句子如：Where are you going?“你到哪儿去?”，却不能省去主语 you ‘你’。

（二）祈使句和劝戒句

要求或请求对方做或别做某一件事或劝戒对方不做某一件事时，“你/您”通常可以省略。例如：

(1) yaav peh
向里 进(敬) “(你)请进!”

(2) xuvdaenf jaw
垫上 坐(敬) “(你)请坐!”

(3) soefjaf qoeh
茶(敬)喝(敬) “(你)请喝茶!”

(4) tafmah tenf-gyuf yow mavreh
烟 吸 不 要 “(你)不要抽烟”

只有特意强调主事者或者对举句中才需要说出主语。例如:

(5) kyefrangf-gae daf tev cuuf chih peh-da
你 马 那 向这里牵 来 吧
“请您把那匹马牵过来!”

(6) kyefrangf dohzâ xuw-a, ngav lamvsangf leh yongv
你 一会儿 坐啊 我 马上 来 将
“请您等一会儿,我马上就来”

(三)承前省略

最常见的是前后句主语相同,后句主语不再重复。例如:

(1) kyefrangf paavlamf zhofbof qungvba zhaw ( ) xaf
你 近来 愉快 得到 好象 ( ) 肉
gyaw-ru dohzâ qinh xa
胖 一点 变 得
“你近来好象很愉快,(你)有点发福了”(后句省略主语“你”)

(2) kongf paavlamf zhofbof qungv-ba zhaw ( ) xaf gyaw-ru
他 近来 愉快 得到 好象 ( )肉 胖
dohzâ qinh xa
一点 变 得

"他近来好象很愉快，（他）有点发福了"（后句省略主语"他"）

有时前后句主语并不相同，后句省略的主语是前句其他成分已提到的词语。例如：

（3） koeh daf daev namvgyuenf-nae qah yavgof mafdeef-
他 马 那 平常 从 料 好 不给
zangf，（ ） xeefmof gyofbof xivbuf ji yow re
因为 （马）骠 瘦弱 很 有
"因为他平常不给那匹马喂好料，所以(马）很瘦弱"

后句省略的主语是"马"而不是前句的主语"他"，听者所以不致误解，是因为从词汇意义（"骠情瘦弱"）便可做出正确的判断。

（四）蒙后省略

有时前后句主语相同，省前而留后。俗称"欲知所指，且看下文"（read on and find out message）。这种蒙后省略多见于偏正句中的偏句。例如：

(1)( ) duew tuh-zangf，bufguf xew-nae poew qinh-ba re
( ) 魔鬼 遇到 因为 小孩 怕 后 逃跑 走 了
"( )因为遇到魔鬼，小孩害怕逃走了"(前句省略主语"小孩")
(2)( ) poew zhôvdueh，bufguf lamvnoof teh-ba re
( ) 逃 走 时 小孩 迷 路 了
"( )逃走时，小孩迷了路"(前句省略主语"小孩")
(3)( ) langvgah sumfdof jih-la lefdueh，kofrangfco
( ) 路 三岔口 一 到 时 他们
gaefqaf qaew-ba re
商 量 了

"( )来到一个三岔路口时,他们商量起来"(前句省略主语"他们")

这类句子的主语如果放在前句，后句主语便可省略，成为承前省略。一般说来，蒙后省不如承前省多。

三　主语隐含

隐含可以说是一种广义的省略，也有人称之为语义层面的省略，非语法层面的省略。[①] 同狭义省略不同之处主要表现在（1）这类句子的主语通常不必说出，听者也不觉得在句法上缺少什么成分。换句话说，离开上下文，句子也能自立。（2）补上主语反显啰嗦或画蛇添足，有时可添补的词语不止一种，或者可能压根儿找不到适当的词语添补。例如：

（1）gaenv　lofsangh-la　nyungf-gih　saw
　　老师　洛桑　病了　据说
　　"据说洛桑老师病了"

（2）gaenv zhâfxih-la poew-la qinh xa siv-gih
　　老师　扎西　西藏　去　了　听说

拉萨藏语里 saw 或 siv-gih 加在句尾表示"据说"或"听说"，但是"谁"说的并未明言，通常也不必说出，听者明白这里隐含着一个"别人"（mivcoeh），即"非说话人，非我"。如果听者想刨根问底可追问：sueh siv-gif dow"谁说的?"，那么说者也可以补上一个主语。不过这个主语有多种可能，例如"尼玛"说的或"达瓦"说的，或者笼统地听"人"说的等等。有

① 范开泰：《省略．隐含．暗示》，《语言教学与研究》，1990 年 2 月。

时连说话人也不知道这个消息从哪儿听来的，就回答一个kangv xenh“谁晓得”。再如：

（3）ngaev mingv-la bafsangh siv-gif yoew
我的 名字（对）巴 桑 叫
“我的名字叫巴桑”

这个句子隐含着一个主语“别人/人家”，即“人们管我叫巴桑”，但这个主语通常不露面。拉萨藏语里隐性主语或没有主语也能自立的句子很常见。下面我们举一些用自主·及物动词构成的无主句式。

（一）主语泛指（无需说出）

（1）semfqungf qaevnaf，yarvgyaeh yongv-gif re，
虚 心 做的话 进 步 来
bofbaf qaevnaf，jiivlueh tiif-gif re
骄傲 做的话 落 后 出 现
“虚心的话就会进步，骄傲的话就会落后”（“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藏语里并非使动句。）

（2）quf mafdorfnaf，taeflaf lângv-gif re
水 不 洒 的话 灰尘 起
“不洒水的话，会起灰尘”

（3）gunvgaf pavmof mafsoefnaf，yaafgaf maav kavnaeh
冬 天 奶 牛 不养的话 夏 天 酥油 哪 里
yongv-gif rae
来
“冬天不喂牛，夏天哪来的酥油”

（4）quf zhoofnaf maav miv toenf
水 搅的话 酥油 不 出

"搅水搅不出酥油"

(二) 主语不明（无从说出）

(5) poevyih div yavgof xevzhaaf chiw xa
藏文 这 好 很 写 了
(sueh chiw-ba yinvnaa)
谁 写 了
"这个藏文写得很好。"（是谁写的?）

(6) xingfdongf wow-la daf ji dah xa
树 下在 马 一 拴 了
"树下拴了一匹马"（"拴者"不明）

(7) siw-da! gângvpuh mangvgof loeh song
看呀 汽球 多 放 了
"看呀！放了好多汽球"（"放者"不明）

(8) maav kânvzhehse soew-ba rae
酥油 怎样 制做
"酥油是怎样制成的?"（"制做者"不明）

(三) 主语不言自明

(9) chivdaf dangf song
铃 打 了
"打铃了"（隐含"打铃人"，不必说出）

(10) xingvlaeh sâfkuef-la xoovlaeh kavref kavref
农业 区 在 副业 什么 什么
qêv-gif rae
做
"在农区从事些什么副业?"（隐含"农民"，不必说出）

(11) loofnyaenf qufcoeh sumfbaaf daenf-gif re

电影 时 三在 放映
“三点钟放映电影”(隐含“电影放映员”,不必说出)

(12) chov tangv zhaenfmaf naew kavref ngaenf-la dâbf-gif rae
小麦和 豌豆 青稞什么 先 播种
“小麦、豌豆和青稞哪样先播种?”(隐含“播种者”,不必说出)

(13) baafsef maewbafco yaav dangf-gif mavreh
票 没有的 向里 放 不
“没有票的人不放进去”(隐含“门口收票人”,不必说出)

(14) poew-la savyah zofwof kavref sâv-gif rae
西藏在 食物 主要 什么 吃
“在西藏主要吃什么食物?”(隐含“藏民”,不必说出)

(15) xovdoenf tuevqenf-la afjef lhafmof châbf-gif re
雪顿 节 在 藏 戏 表演
“雪顿节时演藏戏”(隐含“藏戏演员”,不必说出)

(四) 其 他

一些带“应当、必须”等能愿动词的句子常因主语泛指而隐去。例如:

(16) kaflah mavsaeh kongv-la lagvbaf zhueh-go re
饭 没吃 前在 手 洗 应当
“饭前要洗手”

(17) lobfkangf nangv-la tafmah tenf qoof-gif mavreh
教室 里 在 烟 吸 可以 不
“教室里不准吸烟”

(18) tav kaflah sav raenv xa
现在 饭 吃 该 了
“现在该吃饭了”

(19) laevgaf kavref yinvnaef, yivtangf mafqaehba qaevnaf,
工作 什么是无论 灰心 不 断 做 的话
yavgof qew tuuf-gif re
好 做 能
"无论什么事，只要不灰心，就能做好"

(20) naevkangf-la gaeh qenfbof gyavdoh mew
病 房 在 声音 大 发出 不 要
"病房里勿大声喧哗"

一些常用短句和习惯用语常常没有主语。例如：

(21) tufjefqe "谢谢"
(22) kaev qêv-gif mavreh "没关系"
(23) nangfdah minvduh "没问题"
(24) kyaenfcaaf "真奇怪"
(25) zhâfxih devleh "扎喜德勒"（祝贺语）

以上所举主语隐含的例子都是自主·及物动词构成的句子。按照常理，自主·及物动词句应该有一个主语和一个宾语，主、宾语属必有成分，何以主语不露面句子也能自足呢？我们认为这同藏语语法结构特点有关。首先，藏语在形式上没有主动句和被动句的区别，当说话人把注意力（或语义重点）放在动作对象或结果时，表施事的主语可以隐略。如：maav kânvzhehse soew-ba rae '酥油是怎样制成的？'；gonvzhamf-la kyif ci dah xa '门口拴了一条狗'等。这类句子如果译成英语，多半是个被动句。若译为主动句就非得加个主语不可。再者，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藏语可以说是一种以动词为造句核心的语言，名词性成分的主、宾语只是谓语动词的一个补充成分，如果动作者

不言而喻，就不必说出。

此外，藏语中也有很多用不自主·不及物动词构成的句子，其中有不少也属于有动作而无动作者的句子。例如：

（26） tav qaaf baf dângf-gif duw
现在 雨 下（正在）
"现在正在下雨"

（27） tav kangw pâbv-gif duw
现在 雪 落（正在）
"现在正在下雪"

（28） quf koef song
水 开 了
"水开了"

这类句子并没有施动者，可以认为是无主句，但是也可以把"雨""雪""水"等视为主语，归入一价动词的主谓句。

四 小 结

1 拉萨藏语中句子主语之有无与隐现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复杂问题。它涉及藏语句法结构的许多特征。如上所述，印欧系语言里主语属成句的必备成分，主谓二元结构是其句法的基础，二者靠形态上的一致关系相互联系和制约，没有特殊条件，主语不能轻易省略。藏语句法框架则以动词为核心，名词性的主、宾语以及副词性的状语都位于谓语动词之前，围绕着动词核心，根据意义的需要加以补充和扩展。因此，作为句子核心的动词极少省略和隐含，而主语则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不露面，甚至无主亦能成句。从信息传输的角度上看，藏语句子

信息结构的安排通常由旧而新，即已知信息靠前，新信息压后。动词部分是句子的压轴部分，负载着最重要信息，自然不宜省略，而位于句首的主语经常表达已知信息，省略和隐含的情形则较多。此外，藏语在形式上没有主动句和被动句的区别，某些被动意义的句子以及某些状态句或习惯体句中，当动作者不言而喻时，即使自主·及物动词句有时也可略去主语而句子依然可以自立。

2 藏语中虽然没有主语的句子很常见，但就整体而言，主谓齐备的句子仍居多数，主语的省略与隐含也并非随心所欲。因为说话是双方的行为，只有说者和听者具有某种默契和共识，才能出现说者不言而听者能意会的现象。这种共识从何而来？通常有两类因素起作用：一是语言外部因素的帮助，如说话情境、知识背景等等。二是语言内部因素起作用，除上述的上下文等因素外还可举出一些语言内部因素。如：

—特殊的语音形式

(1) tamah maftenh

"（你）别抽烟"（祈使句省略主语"你"）

(2) tamah mhaftenh

"（我）没抽烟"（陈述句省略主语"我"）

判断这两句话省去了主语"你"还是"我"，靠否定词鼻音声母之清化与否。

—语法照应关系

(3) tav nguv-gif maen

"现在（我）不哭了"

听话人知道这里省去了主语“我”。这是从动词后附成分-gif maen 体会出来的，因为它只用于主语是“自称”的情况。如果主语是“他称”(“他不哭”)，则动词后附成分需用别的形式相对应，如-gif mavreh。—词汇照应关系

(4) gyovgof taeh-da “(你)快走呀”

(5) gyovgof taeh-do “(咱们)快走吧”

这两句的区别在于语气词不同。自主动词后加-da 表示要求对方做某一事情，构成祈使句，省略主语“你”。动词后加-do 表示请求对方和自己一起做某一件事，省略主语“咱们(俩)”。

—语义约束力

有时从动词的性质和含义就能知道隐性主语之所指。例如：

(5) tenh ji chavbaf jih-gae chimh gaev-ne
次 一 僧人 一(作格)法律 违反后
gyangvbueh dangf-ba re
流 放 了
“有一次一个和尚犯了法被( )流放到远方了”

这里隐含着一个施事主语“官方”，因为 gyangvbueh dangf “流放”是一个自主动词，主事者为“官家”而非“自我流放”。

此外，拉萨藏语有丰富的敬语、谦语系统，有时从动词用敬语或谦语形式便可知道未说出的主语是谁。例如有一首民歌说：

（6） kâvlef taeh sê xuew-bae
慢 走 （后引号）说<谦语>
xuvdaenf jaw sê sungf-gih
请 住 （后引号）说<敬语>
semfbaf gyof qungv sê qaew-bae
心 难过 了 （后引号）说<通称>
gyovgof jaev yongv sê sungf-gih
快 见面 将 （后引号）说<敬语>

这首歌里四个“说”的主语都没有露面，但听者知道“说者”为谁。第一句话里是“(我）说请慢走”，第二句话里是“(他)说请留步”，第三句话里是“（我）说心里很难过”，第四句话里是“(他）说很快会再见”。这种准确无误的理解是因为说听双方的共识：谦语用于自称，敬语用于对称和他称。

3 以上所举的语例多为结构简单的句子，在多动词句、包孕句以及篇章话语中主语省略、隐含和暗转的情形更为复杂，例如：

（7） hangfgoh div nyaevdueh koenv-naf kavbaaf
鞋 这 睡 时 穿 的话 哪里
zhov samf-naef lamvsangf leh tuuf-gif re
走 想 无论 立 刻 来 能
“这双鞋睡时穿上无论想到哪儿去马上就能到”

这句话里有6个动词（“睡”“穿”“走”“想”“来”“能”）都没有主语，但是说听双方都知道它们的主语是泛指任何人或“你”。如果补上主语反而显得啰嗦。

（8） ngav kongf-gi zaaf-la jaaf-gif yinv sêv-gih

我　　他的 跟 前拜 访 要　说
sê　　xuv-xoh　nangf
（后引号）禀告 请
“请告诉他就说我马上去拜访他”

这里 jaaf “拜访” 的主语是 “我”，已明说，sêvgih（据说）的主语隐含，xuv（禀告）的主语是 “你”，略去。

参 考 文 献

1 丁声树等：《现代汉语语法讲话》，商务印书馆。
2 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商务印书馆，1982。
　　《汉语语法分析问题》，商务印书馆。
　　《汉语句法的灵活性》，《中国语文》1986 年 1 期。
3 赵元任：《汉语口语语法》，商务印书馆，1979。
4 王维贤：《说“省略”》，《中国语文》1985 年 6 期。

原载《藏学研究丛刊》(2)《贤者新宴》，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0 年

藏语语法的类型特征

事物的特点往往要通过比较才能显出来。因此要了解藏语语法有什么特点，就必须跟别的语言做一番比较。但是世界上有几千种语言，跟不同的语言比，结果可能不大一样。例如藏语动词在句中通常位于末尾，“您喝茶”要说成“您-茶-喝”(ཁྱེད་རང་གསོལ་ཇ་མཆོད)。这种排列顺序，如果同汉、苗、瑶、壮、侗等语言比，可算一大特点，如果同彝、纳西、蒙古、朝鲜、日本等语言比，就不成其为特点了。

人类语言数目众多，构造五花八门，为了探索各种语言在结构上的异同，从而把握语言的特征，现代语言学发展出一门语言类型学（linguistic typology）。它在大量语言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从语言的不同层面（语音、语汇、语法或语用）抽取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参照点或参项（parameters），通过广泛比较，将世界上的语言划分为若干类型。类型相同的语言，结构相近；类型不同的语言，结构相距较远，以此显示人类语言的共性和个性。

本文就是从类型学的角度对藏语语法结构的三个特征加以初步的分析和描写：（一）语序特征，（二）形态特征；（三）作格特征。

应当说明：藏语古今有别，方言歧异，但在语法结构类型上并无根本差异。文中所用语例多采自现代藏语拉萨方言，间或涉及古代藏语和其他方言。

一 语序特征

（一）语 序

语序指语言单位在组合中的排列顺序。语言具有线性特征，凡由小单位组成大单位（如语素组成语词，语词组成句子，小句组成大句等）时，均需要遵循一定的顺序和层次。不同的语言可以有不同的排列习惯；同一语言的内部，次序的变换有时也会引起意义上的改变，例如藏语：གཉིས་དང་ཕྱེད是“两个半”，ཕྱེད་དང་གཉིས 则是“一个半”。汉语：“好说话≠说好话≠话好说≠说话好”。

语序是历史形成的一种习惯，也是重要的语法修辞手段。然而传统语言学对此不大重视，特别是印欧语法由于形态复杂而忽略语序的描写；汉语语序虽很重要，传统文法亦未予注意，重点往往放在虚词的描写上；传统藏文文法一直侧重描述动词形态、名词用格和各种关联词（ཚིག་ཕྲད）的用法，对语序亦未予理会。

本世纪60年代，美国语言学家J. H. Greenberg开始注意到语序在语言中的重要性。他广泛收集各种语言的句法材料，在比较的基础上建立起形式语序类型学。Greenberg认为句法语序中有四个方面比较重要，可以作为普遍比较的参项或基准。它们是：1）主语（S）、宾语（O）和动词（V）的相对顺序；2）形容词（A）和名词中心语（N）的相对顺序；3）物

主词（G）和名词中心语（N）的相对顺序；4）位置词（Adposition）和名词中心语的相对顺序。所谓位置词包括前置词（Pr.）和后置词（Po.）。Greenberg还认为这四个参项之间可能有某些内在联系。例如主－宾－动（SOV）型语言多用后置词（Po.），主－动－宾（SVO）型语言多用前置词（Pr.）等等[①]。

拿上述四个标准考察藏语，它的语序特征应是SOV/NA/GN/Po. 不过单是这四项还不足以充分反映藏语句法语序的特点，故下文在此基础上加以适当扩充说明。

（二）动居句尾

若以主（S）、宾（O）、动（V）三个句法成分的相对顺序为准，从理论上说应有六种可能：1）主－宾－动（SOV）；2）主－动－宾（SVO）；3）动－主－宾（VSO）；4）动－宾－主（VOS）；5）宾－主－动（OSV）；6）宾－动－主（OVS）。就现有材料看，前三类语言在世界上最多，约占85%以上，后三类语言寥寥无几[②]。若以动词在句中的习惯位置为准，则人类语言可以分为三大类：1）动居句首（Verb－initial）型语言，如"喝－你－茶"，阿拉伯语和台湾高山语属此类型；2）动居句尾（Verb－final）型语言，如"你－茶－喝"，藏缅族语言、阿尔泰系语言、日本语和朝鲜语等属此类型；3）动词

① Greenberg J. 1966 Some universals of grammar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the order of meaningful elements in Universals of Language 73113, Cambridge。

② 据Hawkins83年对300多种语言的统计，SOV174，SVO109，VSO45，其余类型只有一、二种，且有争议。

居中（Verb－medial）型语言，如“你－喝－茶”，汉语、苗瑶、壮侗族语言以及大部分印欧系语言属此类型。

藏语动居句尾的特征自从七世纪有文字记录以来没有变化。不过作谓语的动词部分有简有繁。最简单的只用一个单音动词结尾。例如：

（1）ཁོང་བོད་པ་རེད།　“他是西藏人”

（2）ཁོང་ལ་རྟ་ཡག་པོ་གཅིག་འདུག　“他有一匹好马”

（3）ཁྱེད་རང་གསོལ་ཇ་མཆོད།　“您喝茶！”

谓语动词后面还可以附加一些辅助性成分以表达时体和语气等语法意义。例如：

（4）བློ་བཟང་ལགས་ལྷོ་ཁར་ཕྱིན་སོང་།
“洛桑到山南去了”

（5）ང་ཐ་མག་འཐེན་གི་མེད།
“我不吸烟”

（6）ཁྱེད་རང་གསོལ་ཇ་མཆོད་རོགས་གནང་།
“您请喝茶”

如有能愿动词，亦需置于主要动词之后。如：

（7）ལས་ཀ་བྱེད་ཐུབ་གི་རེད།　“能作工作”

（8）ལས་ཀ་བྱེད་ཤེས་གི་རེད།　“会作工作”

（9）ལས་ཀ་བྱེད་ཕོད་གི་རེད།　“敢作工作”

（10）ལས་ཀ་བྱེད་དགོས་གི་རེད།　“要作工作”

谓语动词之前可以有主语、宾语和状语。主、宾的顺序通常是“主前宾后”。如例（3）“你－茶－喝”。如有双宾语，一般是间接宾语在前，直接宾语在后，例如：

（11）ཁོང་གིས་ངར་དེབ་གཅིག་གནང་བྱུང་།
“他给了我一本书”

（12）འབྲོག་པས་རྟ་ལ་ཆུ་སྐྱེར་པ་རེད།

"牧民给马饮水"

藏语语序虽有一定之规，但非完全固定不变。准确地说：它既有固定的一面，又有灵活的一面；既有强制性语序，又有非强制性的弹性语序。动居句尾是固定的、强制性的，主语和宾语则可在一定条件下换位。例如有定宾语可以移在主语前面：

（13）མི་དེ་ངས་ངོ་ཤེས་གི་མི་འདུག

"那个人我不认识"

（14）གཡུ་འདི་ཁྱེད་རང་གིས་སྔོན་མ་མཐོང་མྱོང་ངས།

"这块碧玉你以前见过吗？"

长宾语，如名词化小句作宾语，亦可移至句首。例如：

（15）ཁོ་གཉིས་དགོངས་པ་ཞུས་པ་ངས་ཟད་དེ་བརྗེད་པ་རེད།

"他们二位请过假我完全忘了"

（16）ཁོང་མི་རིགས་ག་རེ་ཡིན་མིན་ངས་ཤེས་མ་བྱུང་།

"他是什么民族我不知道"

名词性成分在句中的位置所以比较灵活还同格标志以及名动照应关系的制约有关。

（二）形居名后

藏语形容词作定语时位于名词中心语的后面，和汉语的次序相反。例如：

（17）རི་མཐོན་པོ　　"高山"

（18）མེ་ཏོག་དམར་པོ　　"红花"

按照 Greenberg 的蕴涵规则，SOV 型语言，形容词作定语应位于名词之前，即 AN 型。藏语可算一个例外。不过，在书面语里，有些形容词有时也可以提到名词中心语的前面，用如名词

性定语，后加属格助词。例如：

（19）ནག་པོའི་ལས "黑业，罪恶"

（20）ཡང་དག་པའི་ལམ་ཕྱོགས། "正确路线"

（21）འཇམ་པོའི་གོས་གོན། "穿柔软的衣服"

ཞིམ་པོའི་ཟས་བཟས། "吃美味的食品"

就整体而言，无论古代文献还是现代方言，藏语形居名后（NA 型）仍属主流。

与形容词相似的是数词和指示词。它们作定语时亦位于名词中心语之后，通常无需加量词。例如：

（22）མི་གསུམ "三个人"

（23）མི་དེ "那个人"

当形容词、数词和指示词共同修饰一个名词时，其顺序为：<名> + 形 + 数 + 指，跟汉语完全相反，呈“镜像现象”（mirror image）。例如：

（24）汉语：那——三只——白——兔

1 2 3 4

藏语：རི་བོང་ དཀར་པོ གསུམ་པོ དེ

4 3 2 1

（四）物主词居前

物主词（G）指表领有性的名词或代词，通常后附属格助词置于名词中心语之前，顺序同汉语。例如：

（25）བློ་བཟང་གི་ཞྭ་མོ། "洛桑的帽子"

（26）ཁོང་གི་དཔེ་ཆ། "他的书"

与此相关的是通名与专名、大类与小类、整体与部分之间的排列顺序问题。藏语的习惯顺序是通名先于专名，大类先于

小类，整体先于部分①。例如：

（27）རྒྱལ་ས་པེ་ཅིན　　“首都北京”

（28）ཤིང་སྟག་པ　　“桦树”

（29）མེ་ཏོག་ཀྲང་ཏཱ་རིན　　“张大人花”（非洲菊）

（30）ཞྭ་མོ་པགས་ཞྭ　　“皮帽子”

（31）རྒན་བཀྲ་ཤིས་ལགས　　“扎西老师”

藏语动词和动词短语（包括小句）不能直接修饰名词，这是跟汉语不同的一个明显特征。动词和动词短语作定语必须附加适当后缀使之名词化后方能充任，通常还要加属格助词，置于名词中心语之前。例如：

（32）འཐུང་ཡག་གི་སྨན།　　“喝的药”

（33）ཇ་སྲུབ་ཡག་གི་གདོང་མོ　　“打茶的竹筒”

（34）ཁའི་ས་ཉོས་པའི་དཔེ་ཆ།　　“昨天买的书”

（35）རྩིད་པས་བཟོས་པའི་ ཐག་པ
“用牛毛做的绳子”

（36）བོད་ཡིག་ཁྲིད་མཁན་གྱི་དགེ་རྒན།
“教藏文的老师”

（37）རྒྱལ་བཟང་ཟེར་མཁན་གྱི་ལུང་པ
“叫做介桑的地方”

（38）ལྷོ་ཁར་ཕེབས་རྒྱུའི་དུས་ཚོད　　“去山南的时间”

（39）འགྲོ་སའི་ལམ་ཁག　　“走的路”

（40）རྩམ་པ་བླུག་སའི་རྩམ་ཁུག　　“装糌粑的口袋”

也有少量动词短语加后缀后可以置于名词中心语之后，用如形容词，不带属格助词。例如：

---

① 有少量例外，小类位于大类之前。例如：ཏ་ལོ་མེ་ཏོག（蜀葵花）、སྐལ་བཟང་མེ་ཏོག（格桑花）、སྟག་མ་མེ་ཏོག（杜鹃花）。

（41）ལྷམ་གོག་གཟེར་ཡོད་པ　　“有钉子的鞋”

（42）མི་རྟ་དཀར་པོ་བཞོན་པ་ཅིག　　“一个骑白马的人”

综上所述，藏语的定语依其位置的不同分为前定语和后定语。凡名词性成分（包括名词、代词和名词化的动词和小句）作定语时位于中心语之前；形容性成分（包括形容词、数词、指示词以及部分带后缀的动词短语）作定语时位于中心语之后。见下图：

前定语＋（གི）→名←后定语

（名　代等）　　（形　数　指等）

（五）位置词居后

前置词（Preposition）与后置词（Postposition）合称“位置词”（adposition）。这类虚词数量不多，用途很广。例如英语中的 to，in，on，from 等等，汉语中的“把、被、对、向、在、从”等等。由于它们加在名词之前，故称前置词，亦译介词。藏语中与此功能相仿的有 གི、གིས、ལ、ནས、ལས等，由于它们都加在名词语之后，故称后置词，亦叫“格助词”，其主要语法功能是表示名词在语句中同其他词的种种关系。传统藏文文法认为藏语有八格（རྣམ་དབྱེ་བརྒྱད）。现代藏语拉萨方言从形式上看只有六种，安多方言有四种。以拉萨方言为例：

1．属格助词（གི及其变体）

（43）སྐལ་བཟང་གི་ཨ་མ　　“格桑的母亲”

（44）ཁོང་གི་རྟ　　“他的马”

2．作格助词（གིས及其变体）

（45）སྐལ་བཟང་གིས་ཞ་མོ་གཅིག་ཉོས་པ་རེད།

“格桑买了一顶帽子”

(46) ངས་ཕྱིན་གོ　　“我去吧”

3. 位格助词（ལ及其变体）

(47) བོད་ལ་འགྲོ　　“去西藏”

(48) ནང་ལ་བསྡད　　“在家里”

4. 从格助词（ནས）

(49) ལྷ་ས་ནས་ཡོང　　“从拉萨来”

(50) གནམ་ནས་བབས　　“从天上掉下来”

5. 比格助词（ལས）

(51) གཅིག་ལས་གཅིག་ལྷག་པ　　“一个比一个强”

(52) མགོ་ལས་དཔུང་པ་མཐོ་བ

“肩膀比头还高（傲慢）”

6. 通格助词　ø（零形式）

(53) ལུག་ཤི་སོང་།　　“羊死了”

(54) ལུག་བསད་སོང་།　　“羊宰了”

二　形态特征

（一）形态学分类

从形态学（morphology）角度考察语言的类型特征始于上个世纪的欧洲。以德国的施莱格尔（August Wilhelm Von Schlegel）的三分法影响最大。他根据词在句中有无词形变化以及怎样变化将世界上的语言划分为三大类：（1）孤立语（无形态语）；（2）粘着语（附加型语言）；（3）屈折语。后来洪堡特（Wilhem Von Humboldt）又补充了一类编插语（又称多式综合语）。汉藏系语言一向被视为孤立语型的代表，因为这些

语言的词入句后没有什么形式变化，语法关系和语法意义主要靠语序和虚词表达，这种看法并不准确，至少对于本系的一个重要成员——藏语来说是不大合适的。

（二）动词的“三时一式”

无论古代还是现代，藏语都不能说是完全无形态的孤立语。事实上，藏语不但利用语序和虚词等分析手段表达各种语法关系，而且也广泛利用词缀和屈折等综合手段表达多种多样的语法意义，其中以动词类最为典型。

从千年前的历史文献可以看出，古代藏语曾广泛利用前缀、后缀以及元音屈折辅音交替等形式表达动词的时体和语气等语法范畴，传统文法归纳为“三时一式”，即现在、未来、过去和命令。举例如下：

现在	未来	过去	命令	
ཟ	བཟའ	བཟས	ཟོ	“吃”
ལྟ	བལྟ	བལྟས	ལྟོས	“看”
རྐུ	བརྐུ	བརྐུས	རྐུས	“偷”
རྔོ	བརྔོ	བརྔོས	རྔོས	“炒”
རྔ	བརྔ	བརྔས	རྔོས	“刈割”
གཏོང	གཏང	བཏང	ཐོང	“放、派”
གཅོག	གཅག	བཅག	ཆོག	“打破”
གསོད	གསད	བསད	སོད	“杀”
གསོག	གསག	བསགས	སོག	“积”
ཉོ	ཉོ	ཉོས	ཉོས	“买”
ངུ	ངུ	ངུས	ངུས	“哭”

འདྲི	དྲི	དྲིས	དྲིས	"问"
འབྲི	བྲི	བྲིས	བྲིས	"写"
ལང	ལང	ལངས	ལོང	"起"
སྤོང	སྤང	སྤངས	སྤོངས	"弃"
སྒྲུབ	བསྒྲུབ	བསྒྲུབས	སྒྲུབས	"完成"
སྒུག	བསྒུག	བསྒུགས	སྒུགས	"等"

李方桂先生在本世纪 30 年代用现代语言学的方法对古代藏语动词的音变作过一次开创性的研究。① 后来他的学生柯蔚南（W. South Coblin）在此基础上将古代藏语动的形态变化构拟为八种类型。② 见下表：

	现在	未来	过去	命令
1 类	’…	b…	b…s	…s-*o
2 类	’…d	b…	b…s	…s-*o
3 类	…d	b…	b…s	…s-*o
4 类	g…	b…	b…s	…s-*o
5 类	g…	d…	b…	…s-*o
6 类	’…d	d…	b…	…s-*o
7 类	’…	d…	b…s	…s-*o
8 类	’…d	d…	b…s	…s-*o

随着语言的变迁，特别是藏语语音结构的重大变化，现代藏语的动词形态普遍趋于简化。以拉萨方言为例，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三方面：1）未来形式与现在形式合流，有些动词还

① 李方桂（Li Fangkuei），1933 Certain phonetic influences of the Tibetan prefixes upon the root initials，BIHP4：135—157。

② 柯蔚南（W. South Coblin）：《藏语动词的形态变化》。

进一步合并到过去形式中去；[①] 2）由于辅音前缀的脱落和辅音后缀的弱化，有些附加形态变为屈折形态（辅音交替、元音屈折和声调变化）；3）分析性的附加成分增加，逐渐取代由动词本身形态所代表的语法意义。尽管如此，现代藏语拉萨方言中残留的形态变化仍是汉藏系语言中比较丰富的一个。下面列举几个常用动词在拉萨口语中的变化：

现·未	过去	命令	
ཟ	བཟས	ཟོ	“吃”
ལྟ	བལྟས	ལྟོས	“看”
རྐུ	བརྐུས	རྐུས	“偷”
རྔོ	བརྔོས	རྔོས	“炒”
རྔ	བརྔས	རྔོས	“刈割”
གསོད/བསད	བསད	གསོད	“杀”
གཅོག/བཅག	བཅག	གཅོག	“打破”
ཉོ	ཉོས	ཉོས	“买”
ངུ	ངུས	ངུས	“哭”
འདྲི	དྲིས	དྲིས	“问”
འབྲི	བྲིས	བྲིས	“写”
ལང	ལངས	ལོང	“起”
བྱེད	བྱས	བྱོས	“做”

（三）使动与非使动

使动范畴是古今藏语共有的语法范畴。古代藏语主要利用前缀（s 及其他）把自动词变为使动词。此后由于历史音变，

① 有人对古代藏语是否有未来形表示怀疑。

古今形式有所变化。现代拉萨方言已由古代的附加型变为现代的屈折型（即声韵调交替）。例如：

自动		使动	
འཁོལ	“沸”	སྐོལ	“使沸”
འཁོར	“转”	སྐོར	“使转”
ཉལ	“睡”	སྙལ	“使睡”
འཁྱེར	“带”	སྐྱེར	“托带”
འཕེལ	“发展”	སྤེལ	“使发展”
ནུབ	“沉”	སྣུབ	“使沉”
འགྲུབ	“完成”	སྒྲུབ	“使成”
གྲོལ	“解脱”	སྒྲོལ	“使解脱”
འབྲེལ	“关联”	སྦྲེལ	“使连接”
འགུལ	“动”	སྒུལ	“使动”
འབར	“燃”	སྦར	“使燃”
ཐོར	“散”	གཏོར	“使散”
ཆད	“断”	བཅད	“使断”
ཆག	“碎”	བཅག	“使碎”

（四）自主与不自主

自主/不自主是藏语动词的一个特殊范畴。自主动词表意志行为，即该动作行为是说话人主观意志所能控制的，如 ལྟ（看）、ཉན（听）、བྱེད （作）、ཤོད（说）、ཟ（吃）等等；不自主动词表非意志行为，即该动作或状态不是说话人主观意志所能控制的，如 མཐོང（看见）、གོ（听见）、ཤི（死）、ན（病）、ལྟོགས（饿）、ཞེད（怕）、བརྗེད（忘）、བརླག（丢失）等等。二者

在形式上的差异主要表现在所用语尾的不同。不自主动词不能带表意志的自称语尾-གི་ཡིན和-པ་ཡིན。

（55）ང་ཟ་གི་ཡིན། 我将吃

（56）ང་ན་གི་རེད། 我将病

（57）ངས་བཟས་པ་ཡིན། 我吃了

（58）ང་ན་བྱུང་། 我病了

自主/不自主范畴起源较晚。

三 作格特征

（一）作格语言与宾格语言

作格语言（ergative languages）是跟宾格语言（accusative languages）相对而言的。这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格系统。常见的是宾格语言系统，例如印欧系语言大都属此，其特点是主语用主格（nominative case），宾语用宾格（亦译受格 accusative case），形成主格/宾格的对立系统。这样的语言叫主·宾格语言，简称“宾格语言”（或“受格语言”）。作格语言与此不同，它的主语用格一分为二：及物动词主语（A）用作格（ergative case），不及物动词主语（S）用通格（absolutive case），宾语（O）也用通格，即 S 和 O 同格，跟 A 不同格，从而形成作格/通格对立的格局。这样的语言叫作·通格语言，简称“作格语言”，过去也译作“唯被动格语言”。爱斯基摩语、巴斯克语、

阿巴兹语等属此。[1] 有人认为藏语，乃至整个藏缅语族均属此类。二类语言的区别见下表：

宾格语言

主语＜主格＞——————不及物动词

主语＜主格＞—宾语＜宾格＞—及物动词

作格语言

主语＜通格＞—————不及物动词

主语＜作格＞－宾语＜通格＞－及物动词

公式可写作：

主格	A	作格
主格	S	通格
宾格	O	通格

（二）藏语的作格特征

在一定范围内，藏语主宾语在用格上确有作格特征。藏语的作格标志是-གིས（及其变体གྱིས、ཀྱིས、-ས、ཡིས），通格标志是-ø（零形式）。下面举例说明：

（59）ར་བསད་ལུག་འདར　　“杀山羊，绵羊抖”

这句话里ར་（山羊）是及物动词བསད（杀）的宾格，ལུག（绵羊）是不及物动词འདར.（颤抖）的主语，二者都用通格，后

① Dixon，R、M、W、1972 The Dyirbal Language of North Queensland Cambridge。

Plank，F. 1979（ed）Ergativity，New York。

面均为零形式（无标志）。再看下例：

（60）འབྲོག་པས་ར་གཅིག་བསད་པ་རེད། “牧民杀死一只山羊”

这句话里འབྲོག་པ་（牧民）是及物动词བསད（杀）的主语，后面带作格标志-ས（བྱེད་སྒྲ）。拿这两句话比较可以看出：及物动词主语用作格，不及物动词主语用通格，两类主语用格不同；而不及物动词主语和及物动词宾语却同格，共用通格。这正是作格语言的特征。在印欧系语言以及日本语里，不论动词及物与否，主语均用主格，宾语均用宾格。这反映了两类语言在用格上的区别和特征。

（三）现代拉萨藏语在用格上的特点

现代拉萨藏语虽然具有作格语言的一般特征，但跟典型的作格语言，如爱斯基摩语、巴斯克语等仍有许多不同之处，主要表现在拉萨藏语的用格具有一定的灵活性，作格与通格的对立不完全取决于动词之及物与否，还有许多其他的制约因素。因此，在一定条件下，不及物动词的主语（S）也可用作格，而及物动词的主语（A）也可用通格。举几个例子：

（61）ང་ཁ་ལག་ཟ་གི་ཡིན། “我将吃饭”
（62）ང་ཁ་ལག་ཟ་གི་ཡོད། “我正吃饭”
（63）ངས་ཁ་ལག་བཟས་པ་ཡིན། “我已吃饭”

上述三句话的动词都是及物动词“吃”，但由于时体的不同，用格也不相同。拉萨话里表未完成的事情，主语可用通格；表完成或过去的事情则多用作格。

（64）སུས་ཕྱིན་ཀ “谁去?”

（65）ངས་ཕྱིན་སོ　　　“我去”

这两句话里的动词都是不及物动词“去”，主语本应用通格，但却用的是作格，其用意在于强调动作者的个人主动性（自报奋勇的动作）。又如：

（66）ཁོ་ཆང་འཐུང་གི་མི་འདུག　　“他不喝酒”

（67）　ཁོས་ཆང་འཐུང་གི་མི་འདུག　　“他不肯喝酒”

从上述两句话的对比中也可看出：强调个人意志时多用作格，例（67）表示怎样敬酒他也不肯喝。例（66）属一般陈述之习惯体，主语则不用作格，而用通格。①

总之，拉萨藏话中作格与通格的对立不单纯取决于动词的及物性，还有若干语义和语用因素制约用格。因此，现代拉萨藏语不能算是典型的作格语言，充其量只能归入“分裂型”的作格范畴（split ergative category）。

四 小　结

以上从类型学的角度考察了藏语语法的三项基本特征：语序、形态和格标志。从历史上看，藏语有文字记录以来，1300余年间虽然发生了不少变化，但三项特征基本未变。从亲属语言比较看，藏语语法的类型接近藏缅语族语言，跟汉语以及苗瑶语族、壮侗语族差别较大。特别跟汉语比，还可列举一些明显的特征。例如藏语的名词和动词分工比较明确；动词的主要功能是充当谓语，不能直接作主、宾、定语，只有附加适当后

① 胡坦：《拉萨藏语中几种动词句式的分析》，《民族语文》1984年第1期。

缀使之名词化后方可充任；名词的主要功能是充当主语、宾语和定语，一般不能单独作谓语。只有后加判断词“是”或“有”或其他语尾方能成句。又如复合句构成，形合多于意合，象汉语“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一类的句子都要后加连词才能成句。当然，语法类型上的差异并不能否认汉藏语之间的亲缘关系，但可说明二者分化的年代已久。语言分化愈久，差别愈大，到后来可以变得面目全非。差别大无疑增加了比较的困难，但对构拟原始汉藏语以及探索语法演变的历史或许可以提供更多的线索和启示。

原载《藏学研究论丛》第4辑，西藏人民出版社 1992年

五 附 录

哈尼语元音的松紧①

元音分松紧是汉藏语系彝语支的一个普遍的特征。② 就我们目前所知，在彝语支语言里，除了纳西语以外，都有松紧元音的分别，其中尤以哈尼语最为严整。本文拟以哈尼语为中心，通过方言和亲属语言的比较，探讨一下松紧元音的现状及其来源。重点在于描写现状，至于来源问题，只能提供一点材料和线索，供大家讨论研究。

一

哈尼语有二十个元音，③ 分松紧两类，紧元音十个，松元音十个。即，i e a o u ɤ ɯ y ɿ 和 i̱ e̱ a̱ ɔ̱ u̱ ɤ̱ ɯ̱ y̱ ɿ（音标下加“̱”表示紧元音，下同）。元音的松紧差别可以区别不同的词。例如：

bi^{31}　溢　　b i̱^{31}　给　　　　de^{31}　推　　d e̱^{31}　活

① 本文蒙马学良、罗季光两位先生审阅，提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又蒙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第五教研组教师给我们提供了大量语言材料，我们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② 照一般的说法，彝语支包括彝、哈尼、傈僳、拉祜、纳西等语言。

③ 凡不具体指明是什么方言的，一般指绿春县大寨哈尼话，简称绿春话。绿春话的语音是哈尼文的标准音。

na^{31}	停止	na̱^{31}	早	dɔ^{33}	穿	d ɔ̱^{33}	很
mo^{31}	马	m o̱^{31}	想要	zu^{31}	走	zu̱^{31}	揉
xɤ^{33}	捞（鱼）	x ɤ̱^{33}	到	lɯ^{33}	绕（线）	l ɯ̱^{33}	捲轴
b y^{33}	洞	b y̱^{33}	（玉米）炸裂	dzɿ^{31}	骑	dz ɿ̱	织

元音松紧的差别，主要在于喉头和声带是否紧缩。所谓紧元音，就是紧缩喉头和声带所发出的元音；反之，不紧缩喉头和声带所发出的元音，就是松元音。松紧元音除上述主要差别外，在音高、音长以及舌位的高低等方面，也还有一些差别。

在音高方面，同一调类之中，紧元音的实际音值往往比松元音高一些。如低降调，松元音读^{31}，紧元音读^{32}；又如中平调，松元音读^{33}，紧元音读^{44}。例如：

do^{31}	话	do̱^{31} [d o̱^{32}]	戴（手镯）①
mo^{31}	马	mo̱^{31} [m o̱^{32}]	想要
de^{33}	平	d e̱^{33} [d e̱^{44}]	饱
dze^{33}	丢	dz e̱^{33} [d ze̱^{44}]	烂

在长短方面，紧元音大部比松元音短一些。因而有人把松紧视为长短。照我们看，彝语支语言里，长短差别只是伴随特征，不是音位要素。发紧元音，如果不紧缩喉头，即使把元音念得多短，也显示不出紧元音的特征，而紧缩了喉头发音，即使把元音念得稍长一些，仍然不失为紧元音的特征。

在舌位高低方面，紧元音一般比相对的松元音舌位低而后。如墨江西摩洛哈尼话（下面简称西摩洛话）的ɔ̱ e̱ 比 ɔ e 舌位低而后些。例如：

xɔ^{33}（一）月　　　x ɔ̱^{33} [x ɔ̱ ˧˦˧] 捲

---

① [ ] 内的是实际音高。下同。

tʃɔ^{31}漂亮		tʃɔ̱^{33} [tʃɔ̱┬├┤]	编
pe^{33}	抱	pe̱^{33} [pe̱┬├┤] ji	羊厩
le^{33}	搓（汤园）	u̪^{55}le̱^{33} [le̱┬├┤]	肚脐①

通常，在最高和最低位置上的松紧元音，舌位差别的程度比其它位置上的松紧元音小。例如：碧约话的 i a 元音松紧之间，舌位差别很细微，而 o I 元音松紧之间，舌位差别就很显著，紧元音大致和［ɔ］、［e］相当。例如：

pi^{31}给	pi̱^{31}	芽
tsi^{31}九	tsi̱^{31}	嚼
ma^{31}不	ma̱^{31}	牛虻
tha^{31}勿	tha̱^{31}	钻(洞)
kho^{31}苦	kho̱^{31}[khɔ̱^{31}]	掏(耳朵)
mo^{31}多	mo̱^{31}[mɔ̱^{31}]	舔
pI^{31}u^{33}芋头	pI̱^{31}[pe̱^{31}]	烂
phI^{31}放(牛)	a^{31}phI̱^{31}[phe̱^{31}]	肺

紧元音的紧缩程度在不同的方言和不同的音节中也不完全相同。就我们所观察到的，有下列一些现象：在松紧对立严整的方言里，紧元音一般都比较紧一些，在松紧对立不严整的方言里，紧的程度便不那么显著。如绿春话、红河甲寅哈尼话（下面简称甲寅话）、澜沧雅尼哈尼话（下面简称雅尼话）的紧元音，都比碧约话、镇沅阿古卡多话（下面简称卡多话）的紧元音紧一些。另外，和浊辅音结合的紧元音，比和清辅音结合的紧元音紧一些。如da̱^{33}“上去”ga̱^{33}“冷”、dze̱^{33}“烂”比

① u̪发音时，上齿接触下唇，舌位比［u］靠前

t$\underline{a}^{33}$“（刀）快”、k$\underline{a}^{33}$“耙”、ts$\underline{e}^{33}$“断”紧一些。在低降调上的紧元音，比在中平调上的紧元音紧一些。如n$\underline{a}^{31}$“深”、g$\underline{u}^{31}$“缝”、d$\underline{e}^{31}$“活”比n$\underline{a}^{33}$“黑”、g$\underline{u}^{33}$“怕”、d$\underline{e}^{33}$“饱”紧一些。

松紧元音跟声母、声调的配合关系也有一些不同。

哈尼语里松紧元音的对立实际上只出现在浊辅音和清浊擦音之后。[①] 在清塞音和清塞擦音之后，松紧元音是不对立的，不送气的清塞音、清塞擦音 p t k tɕ 只同紧元音结合，而送气的清塞音、清塞擦音 ph th kh tɕh 只同松元音结合。例如：

松元音	紧元音
p ——	p$\underline{a}^{33}$半
t ——	t$\underline{a}^{33}$（刀）快
k ——	k$\underline{a}^{33}$耙
tɕ ——	tɕ$\underline{a}$-^{31}煮
ph pha^{55}换	——
th tha^{31}勿	——
kh kha^{31}隔	——
tɕh tɕha^{31}累	——
b ba^{31}薄	b$\underline{a}^{31}$拿
d de^{31}推	d$\underline{e}^{31}$活
g gu^{31}齐全	g$\underline{u}^{31}$缝
dʑ dʑa^{33}ɣa^{31}草	dʑ$\underline{a}^{33}$有
m me^{31}饿	m$\underline{e}^{31}$教

① 在没有浊塞音和浊塞擦音的方言里，松紧元音可以同任何声母配合，如碧约话和豪尼话等。

n	na^{31}停止	na̱^{31}旱
ŋ	ŋa^{31}de^{55}鱼	ŋa̱^{31}五
l	le^{31}追	le̱^{31}泡
s	sa^{31}完	sa̱^{31}蒸气
z	za^{31}儿子	za̱^{31}下（山）
ɕ	ɕo^{31}门	ɕo̱^{31}站
j	je^{31}割	je̱^{33}开（花）
x	a^{31}xa^{33}鸡	xa̱^{33}硬
ɣ	ɣa^{31}可以	a^{31}ɣa̱^{31}猪

从松紧元音和声调的配合关系看，一般是松元音出现的调比紧元音多。哈尼语通常有四个调：高平、中平、低降、高升。① 松元音在四个调上都出现，而紧元音只出现在中平、低降两个调上。如碧约话：

松元音	紧元音
35phi^{35}疲	——
55phi^{55}辣	——
33phi^{33}揹	phi̱^{33}吐
31phi^{31}值（钱）	phi̱^{31}辫

有鼻化元音和鼻音的韵尾的方言，通常紧元音不出现在鼻化元音和带鼻音韵尾的音节里。如雅尼话的 bjaŋ^{33} “满”，thaŋ^{31} “春”、duŋ^{33} “穿”、ɣuŋ^{31} “枕” 和卡多话的kɔ^{33} “椽子”、jĩ^{33} “切”、pa^{55} “挡”、tse^{55}tse^{55} “麻雀”，这些词的元音都是松的，也没有相对的紧元音的词。哈尼语的复合元音都是从汉语借来的，一般用松元音表示，只有少数用紧元音表示。如卡多话的

---

① 高升调只用在汉语借词上。

khua^{55} “垮”、tui^{33} “堆”、liu^{31} “刘”、khua̠i^{31} “块”。

另外，有少数方言，自成音节的鼻辅音也可以分松紧，如墨江七第哈尼话（下面简称七第话）的m̩^{31} “嬷”和m̩̠^{31} “闭”。不过这是很罕见的现象。

二

哈尼语的方言如果根据元音松紧特点分，大致有三种类型：（一）松紧元音数量相等，如绿春话、雅尼话、甲寅话等。绿春话前面已经说过。雅尼话有 ʅ i e ɛ a ɔ o u ɤ ɯ y 十一个元音，① 各分松紧；甲寅话有 ʅ i e a ɔ u u̪ ɤ ɯ y 十个元音，各分松紧。操这类方言的人数最多，主要分布在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的元阳、绿春、红河、金平四县和澜沧、西双版纳等地。（二）松元音多紧元音少，如墨江水癸豪尼话（下面简称豪尼话）、碧约话、墨江民兴卡多话（下面简称卡多话）等。豪尼话有 i e ɛ a ɔ o u ɤ ɯ ʅ u̪ 十一个元音，其中只有i ʅu̪ 三个元音分松紧，其余只有松的没有紧的；碧约话有 i I a o u ɯ ʅ u̪ 九个元音，除 u 只有松的没有紧的外，都分松紧；卡多话有 i I e a ɔ o u u̪ ɤ ʅ 十一个元音，除 I ɔ u u̪ 只有松的没有紧的外，都分松紧。这类方言主要分布在思茅专区的墨江、江城和玉溪专区的元江等县。（三）只有松元音没有紧元音，如墨江坝利白宏话（下面简称白宏话）有 i e y a ɔ o u ɤ ʅ u̪ 十个元音，只有松的没有紧的。操这类方言的人最少，主要分布在思茅专区的

---

① 不包括鼻化元音，下同。

墨江等地。

拿第一类方言和第二类方言比较，可以看到两种对应形式：1．松对松，紧对紧；2．松对松，紧对松

1．松对松，紧对紧：第一类方言中舌位相同的松紧元音，到了第二类方言，有的舌位仍然相同，有的舌位变得不同。舌位不同的大多数是紧的比松的舌位低。舌位相同的如：

	绿春话	豪尼话	
i ~ i：	si^{31}	si^{31}	还有（副词）
	bi^{55}	pi^{55}	分
	ȵi^{55}	ȵi^{55}	红
	di^{31}	ti^{31}	打
	tshi^{55}	tshi^{55}	辣
i ~ i̱：	mi̱^{33}	mi̱^{33}	眨
	dʑi̱^{33}	tʃi̱^{33}	推（磨）
	si̱^{33}	si̱^{33}	揩
	ȵi̱^{33}	ni^{33}	动
	ɔ^{31}tɕi̱^{31}	ɣo^{31}tʃi̱^{31}	晚上
u ~ u̪：	lu^{55}	l u̪ ^{55}	炒
	khu^{55}	kh u̪ ^{55}	焦
	xu^{33}	f u̪ ^{33}	看
	du^{31}	t u̪ ^{31}	挖
	phju^{55}	f u̪ ^{55}	白
u ~ u̪̱：	gu̱^{31}	k u̪ ^{31}	缝
	tsu̱^{33}	tsh u̪̱ ^{33}	栽
	mu̱^{31}	m u̪̱ ^{31}	薅

	du̠^{33}	tu̻^{33}	出
	xu̠^{31}	xu̻^{31}	年
ɿ ~ ɿ:	tshɿ^{55}	tshɿ^{55}	牵
	xa^{31}zɿ^{31}	xɔ^{31}zɿ^{31}	豹子
ɿ̠ ~ ʅ̠:	dzɿ̠^{33}	tsʅ̠^{33}	痒
	sɿ̠^{31}	ʃʅ̠^{31}	新
	zɿ̠^{33}	zʅ̠^{33}	压
	sɿ̠^{31}	ʃʅ̠^{31}	七
	dzɿ̠^{31}	tsʅ̠^{31}	编织

紧元音比松元音舌位低的如：

	绿春话	**卡多话**	
e ~ I:	de^{55}	tI^{55}	啼
	phe^{31}	phI^{31}	放（牛）
	phe^{55}	phI^{55}	涩
	tshe^{55}	tshI^{55}	谷子
	de^{31}	tI^{31}	按
e̠ ~ e̠:	tse̠^{31}	tshe̠^{31}	（狗）叫
	de̠^{31}	te̠^{31}	活
	be̠^{33}	pe̠^{33}	芟
	ɕe̠^{31}	ɕe̠^{31}	八
	pe̠^{31}	phe̠^{31}	呕吐
u ~ u̻:	khu^{31}	khu̻^{31}	舀
	a^{31}tshu^{33}	a^{55}tʃhu̻^{33}	嫂嫂
	du^{31}	tu̻^{31}	挖
	a^{31}ȵu^{31}	ȵu̻^{31}	牛
u̠ ~ o̠:	xu̠^{31}	kho̠^{31}	年

	a^{55}mju̱^{31}	a^{55}mjo̱^{31}	猴子
	lu̱^{31}	lo̱^{31}	够
	pu̱^{33}	pho̱^{33}	翻（书）
	tsu̱^{33}	tsho̱^{33}	栽（秧）

少数紧元音比松元音舌位高，例如：①

	绿春话	碧约话	
e ~ I：	de^{55}	tI^{55}	啼
	phe^{55}	phI^{55}	涩
	dze^{31}	tɕI^{31}	多余
	tshe^{55}	tɕhI^{55}	谷子
	ne^{33}	nI^{33}	从
e̱ ~ i̱：	pe̱^{31}	phi̱^{33}	吐
	be̱^{33}	pi̱^{33}	芟
	a^{55}je̱^{33}	a^{31}ji̱^{33}	花
	ne̱^{31}xa^{31}	ȵi^{31}	鬼

2. 松对松，紧对松：在这种对应形式中，第二类方言跟第一类方言紧元音对应的比跟松元音对应的舌位低。例如：

	绿春话	豪尼话	
a ~ ɔ：	na^{55}	nɔ^{55}	病
	la^{55}	lɔ^{55}	来
	xa^{31}	xɔ^{31}	苦
	ŋa^{55}	ŋɔ^{55}	我
	sa^{55}	ʃɔ^{55}	讨
a̱ ~ a：	tɕa̱^{31}	tʃha^{31}	煮
	sa̱^{31}	sa^{31}	蒸

① 绿春话的e̱有一部分词还和碧约话I̱对应。

	ka̲^{33}	kha^{33}	耙
	a^{55}pa̲^{31}	a^{55}pha^{31}	叶
	ɣa̲^{31}	ja^{31}	织
o ~ u̲̪：	do^{31}	t u̲̪^{31}pɔ^{31}	话
	lo^{31}	l u̲̪^{31}	船
	do^{55}	t u̲̪^{55}	喝
	no^{55}	n u̲̪^{55}	你
	dzo^{55}	ts u̲̪^{55}	学
o̲ ~ o：	a^{31}ɣo̲^{31}	ɣo^{31}	针
	ko^{31}	kho^{31}	咬
	so̲^{33}	so^{33}	摸
	do̲^{31}	to^{31}	戴（手镯）
ɯ ~ ɯ：	gɯ^{31}	kɯ^{31}	铜
	gɯ^{33}	kɯ^{33}	乾
	mɯ^{31}	mɯ^{31}	好
	xɯ^{31}	xɯ^{31}	大
	ŋɯ^{55}	ŋɯ^{55}	是
ɯ̲ ~ ɤ：	pɯ̲^{33}	phɤ^{33}	烧
	a^{55}n ɯ̲^{33}	a^{55}nɤ^{33}	果核

拿第一类方言和第三类方言比较，只有一种对应形式；松对松，紧也对松。第一类方言中成对的松紧元音，到了第三类方言，有的变为完全相同的元音，有的分化为舌位高低不同的元音，通常和松元音对应的舌位变高。元音相同的如：

	绿春话	白宏话	
a ~ a：	ɣa^{31}	ɣa^{31}	（一）个（人）
	ŋa^{31}de^{55}	ŋa^{31}sa^{31}	鱼
	ma^{31}	ma^{31}	不

	xa^{31}	xa^{31}	苦
	la^{55}	la^{55}	来①
a̱ ~ a:	ɤa̱^{31}	ɤa^{31}	织（布）
	ŋa̱^{31}	ŋa^{31}	五
	sa̱^{31}	sa^{31}	蒸
	na̱^{31}	na^{31}	深
	tɕa̱^{31}	tsha^{31}	煮
e ~ e:	le^{31}	le^{31}	追
	me^{31}	me^{31}	教
	dʑe^{55}	tɕe^{55}	湿
	de^{55}	te^{55}	啼
	phe^{55}	phe^{55}	涩
e̱ ~ e:	tse̱^{31}	tɕhe^{31}	（水）冷
	xe̱^{31}	xe^{31}	砍
	pe̱^{31}	phe^{31}	呕吐
	se̱^{31}	ɕe^{31}	杀
	ɕe̱^{31}	xe^{31}	八
ɤ ~ ɤ:	ɣɤ^{33}	ɣɤ^{33}	拉
	xɤ^{33}	xɤ^{33}	划（船）
	dɤ^{31}xɤ^{31}	dɤ^{31}xɤ^{31}	草果
	xɤ̱^{31}	xɤ^{31}	剔（牙）
	jɤ̱^{31}	jɤ^{31}	扭
	tsɤ̱^{33}	tʃhɤ^{33}	摘（花）
	bɤ̱^{33}	pɤ^{33}	打（枪）
	tsɤ̱^{31}si^{31}	tʃhɤ^{31}sɿ^{31}	株栗果(果名)

① 白宏话的高平调实际调值是^{35}。

舌位高低不同的如：

	绿春话	白宏话	
o ~ u:	bo^{33}	pu^{33}	刮
	no^{55}	nu^{55}	你
	mo^{31}	mu^{31}	老
	lo^{31}	xu^{31}	船
	xo^{31}	a^{55}xu^{31}	饭
	do^{55}	tu^{55}	喝
o̱ ~ o:	ko̱^{31}	kho^{31}	咬
	a^{55}xo̱^{33}	a^{55}xo^{33}	树皮
	po̱^{31}	sa^{31}pho^{31}	肺
	a^{31}ɣo̱^{31}	a^{31}ɣo^{31}	针
	so̱^{33}	so^{33}	漠
	a^{31}go̱^{33}	a^{31}ko^{33}	臭虫

从哈尼语方言的比较中，我们看到以下几种现象：

1．哈尼语某些方言有紧元音变松的现象。有的方言紧元音已经部分消失（第二类方言），有的方言则全部消失（第三类方言）。

2．紧元音变松后，往往在某些方面还保存着紧元音的一些特征。如豪尼话里从紧元音来的 a o ɤ 仍然只出现在中平和低降两个调上，不出现在高平调上，而原为松元音的 ɔ u̪ ɯ 则出现在三个调上。又如元江大黑浦多塔话由紧元音变来的 a，紧喉特征尚未完全消失，音值比一般的松元音略紧一些。

3．紧元音消失后，原来松紧对立的，变为：（A）舌位高低的差别。紧元音一般都比松元音低（见上页）。（B）没有差别，并为一个音位（见上页）。

4．一般说，高元音和舌尖前元音比较稳固，容易保存松紧元音的差别。例如豪尼话的十一个元音中，只剩下 i ɿ u̱ 三个元音有松紧的对立，其余都是松元音。

从声调上看，出现在中平调上的紧元音容易松化。如碧约话的 a̱ 在低降调仍读紧的，而在中平调，有许多则往往松化。试以它同绿春话比较：

	绿春话	碧约话	
低降调：	na̱^{31}	na̱^{31}	深
	ɣa̱^{31}	ja̱^{31}	织（布）
	sa̱^{31}	sa̱^{31}	蒸
	a^{31}ɣa̱^{31}	ʔa̱^{31}	猪
	a^{31}la̱^{31}	a^{31}la̱^{31}	手
中平调：	ka̱^{33}	kha^{33}	梳（头）
	sa̱^{33}	sa^{33}	称（动词）
	dza̱^{33}	tsa^{33}	滴（动词）
	na̱^{33}	a^{31}na^{33}	黑
	ta̱^{33}	tha^{33}	（刀）快

5．松紧元音对声母的演变有一定的影响。有的方言，当浊声母开始转化为清声母时，往往和松元音结合的浊声母变化了，而和紧元音结合的浊声母还没有变化。如七第话（同绿春话、碧约话对照）：

绿春话	七第话	碧约话	
di^{31}	ti^{31}	tɯ^{31}	打
dza^{31}	tsa^{31}	tso^{31}	吃
dɯ̱^{33}	dɯ̱^{33}	tɯ̱^{33}	泡沫
de̱^{31}	dɛ̱^{31}	tɪ̱^{31}	活

有的方言，和紧元音结合的不送气声母，往往转化为送气声母，如甲寅话；也有的方言，和紧元音结合的不送气声母，往往可以变读为送气声母，如美洛话。例如（同绿春话对照）：

绿春话	甲寅话	美洛话	
tɕa̱^{31}	tɕha̱^{31}	tɕa̱^{31}⇄tɕha̱^{31}①	煮
pa̱^{33}	pha̱^{31}	pa̱^{33}⇄pha̱^{33}	半
ka̱^{33}	kha̱^{31}	ka̱^{33}⇄kha̱^{33}	耙
tse̱^{33}	tshi^{31}	tse̱^{33}⇄tshe̱^{33}	断
tse̱^{31}	tshi̱^{31}	tse̱^{31}⇄tshe̱^{31}	凉
a^{31} ta̱^{33}	ta̱^{31}	ta̱^{33}⇄tha̱^{33}	上（去）

6. 在哈尼语各方言中，元音松紧现象的变化似乎对声调没有什么影响。可是在同语支语言比较中，我们看到松紧现象和声调的关系很密切（详下）。

三

我们可以拿哈尼语和同语支的彝、傈僳、拉祜、纳西等语言做一些比较。②

在彝语支这四种语言里，元音松紧方面同哈尼语最接近的是傈僳语和拉祜语。从音位系统上看，傈僳语、拉祜语像哈尼语一样，每个元音都分松紧。傈僳语有九个松元音，九个紧元音（不包括鼻化元音），拉祜语有八个松元音，八个紧元音。

① ⇄表示自由变读。

② 彝语以凉山喜德红玛话为例；傈僳语以碧江三区里吾底话为例；拉祜语以澜沧糯福话为例；纳西语以丽江一区长水话为例。

紧元音出现的声调都比松音少，紧元音只出现在两个声调上，松元音则出现在四个声调上。

从哈尼语和傈僳语、拉祜语的对应关系上看，大部分是松对松，紧对紧。例如：

	哈尼语	傈僳语	拉祜语	
松对松：	na^{31}	na^{31}	na^{31}	停
	mja^{31}	miE^{31}	ma^{31}	多
	dza^{31}	dza^{31}	tsa^{31}	吃
	phɯ^{55}	phɯ^{33}	phɯ^{33}	解
	tɕhu^{55}	tʃhi^{33}	tshɔ^{33}	甜
	tshy^{31}	tsɿ^{55}	tsɿ^{31}	咳
紧对紧：	na̱^{33}	nE̱^{33}	na̱^{53}	黑
	da̱^{33}	dE̱^{33}	ta̱^{53}	上(去)
	dza̱^{33}	dzE̱^{33}	dza̱^{53}	滴(动词)
	a^{55}nɯ̱^{33}	no̱^{33}	nɔ̱^{53}	豆
	mu̱^{31}	mo̱^{31}	mu̱^{31}	薅
	pe̱^{31}	phe̱^{31}	phe̱^{31}	吐

紧对松的现象只占少数，对应条件和紧盼紧不同，主要表现在声母的清浊和声调上。比较情况如下表：①

	哈尼语	傈僳语	拉祜语
紧对紧：	全浊、次浊、全清声母	全浊、次浊声母（有少数全清、次清）	全浊、次浊次清声母（有少数全清、次清）
	33、31 调	33、31 调	53、31 调

① 全浊指浊塞音、浊沉音和浊塞辅音；次浊指鼻音、边音，全清指不送气清音，次清指送气清音。

紧对松：	同上	全清、次清声母（有少数次浊）	全清声母（有少数次浊）
		55、35 调	35 调

例如：

	哈尼语	傈僳语	拉祜语	
紧对紧：	a^{31}ɣa̱^{31}	a^{55}vE̱^{31}	va̱^{31}	猪
	ga̱^{33}	ʤE̱^{33}	ka̱^{53}	冷
	mu̱^{31}	mo̱^{31}	mu̱^{31}	薅
	mja̱^{33}	miE̱^{33}sɿ^{31}	mu̱^{53}si^{31}	眼睛
	na̱^{33}	nE̱^{33}	na̱^{53}	黑
	pe̱^{31}	phe̱^{31}	phe̱^{31}	吐
	se̱^{31}	se̱^{31}	（ti̱^{53}）	杀
紧对松：	tɕa̱^{31}	tʃa^{55}	tsa^{35}	煮
	tsa̱^{31}	tsa^{55}	tsa^{35}	接
	tɕi̱^{31}	ku^{55}	pɯ^{35}	会(做)
	to̱^{33}	the^{35}	thi̱^{53}	包(东西)
	pu̱^{33}	pho^{35}	phu̱^{53}	翻
	tse̱^{33}	tshe^{35}e^{33}	tshe̱^{53}	断
	lu̱^{31}	lo^{55}	xɔ^{35}	牧
	na̱^{31}	nE^{55}	na^{35}	深

哈尼语同一类调，因元音松紧不同在拉吨语里分为两类，在傈僳语里不分。以哈尼语31调和拉祜语、傈僳语比较，情况如下表：

	松元音		紧元音	
	浊声母	清声母	浊声母	清声母
哈尼语	31		31	

拉祜语	53	31	31	35
傈僳语	31	55	31	55

例如：

哈尼语	**拉祜语**	**傈僳语**	
mo^{31}	i^{35}mu^{53}	a^{55}mo^{31}	马
na^{31}	na^{53}	na^{31}	停
nɔ^{31}	nu^{53}nE̱^{53}	nu^{31}	软
zɔ^{31}	zE^{53}	ze^{31}	用（钱）
se^{31}	se^{31}	ʃi^{55}	撒
sa^{31}	xa^{31}	ʃua^{55}	穷
tshy^{31}	tsɿ^{31}	tsɿ^{55}	咳
thɔ^{31}	te^{31}	ti^{55}	舂
a^{55}mj u̱^{31}	m ɔ̱^{31}	tʃE^{35}mi^{31}	猴子
a^{31}ɣa̱^{31}	va̱^{31}	a^{55}vE̱^{31}	猪
a^{31}ɣo̱^{31}	ɣo̱^{31}	wo̱^{31}	针
mu̱^{31}	mu̱^{31}	mo̱^{31}	薅
tɕ a̱^{31}	tsa^{35}	tʃa^{55}	煮
tsa̱^{31}	tsa^{35}	tsa^{55}	接
tɕi̱^{31}	pɯ^{35}	ku^{55}	会（做）

彝语紧元音比较少。例如喜德话里有ɿ i e a ɔ o u ɯ八个松元音，只有ɿ̱ u̱ 两个紧元音。因之，哈尼语的元音松紧和彝语比较，就有三种对应关系：（一）松对松；（二）紧对紧；（三）紧对松。从声调上观察，紧对松符合紧对紧的对应特点。对应关系如下表：

	哈尼语	彝　语
松对松	55　33　31	33（有例外）①
紧对紧	33	33
	31	55
紧对松	33	33
	31	55

例如：

	哈尼语	彝　语	
松对松：	na^{55}	na^{33}	场
	no^{55}	nɯ^{33}	你
	phɯ^{55}	phu^{33}	解
	tsho^{55}	tsho^{33}	人
	tshe^{55}	tshi^{33}	十
	tɕho^{33}	tɕho^{33}	跟
	ɣɤ^{33}	ŋgo^{33}	拉
	tɕhe^{33}	o^{33}tɕi^{33}	尖
	na^{31}	nɯ^{33}	停
	ɣy^{31}	gu^{33}	九
	ga^{31}	gɯ^{33}	听见
	mo^{31}	mu^{33}	马
	* nɔ^{55}②	n̥i^{31}	闻
	* nɔ^{33}	ȵi^{31}	日
	* mjɔ^{33}	m̥i^{31}	熟
	* ȵi^{31}	ȵi^{31}	二
	* di^{31}	ndu^{31}	打

① 哈尼语 55、33、31 的调有一些还和彝语的 31、55 对应，条件不明。

② 加 * 的表示例外。

紧对紧：	lɯ̱^{33}	lɿ^{33}	捲
	dze̱^{33}	dʐʅ^{33}	烂
	bo̱^{33}	mbu̱^{33}	饱
	tsu̱^{33}	tshu̱^{33}	插
	tu̱^{33}	tu̱^{33}	顶
	mu̱^{31}	mu̱^{55}	孵
	a^{55}mju̱^{31}	ȵu^{55}	猴子
	su̱^{31}	sʅ^{55}	消肿
	pe̱^{31}	phɿ^{55}	吐（口水）
	ku̱^{31}	fu̱^{55}	六
	sɿ^{31}	a^{33}ʂɿ^{55}	新
紧对松：	da̱^{33}	dɔ^{33}	上（去）
	na^{33}	a^{35}nɔ^{33}	黑
	je̱^{33}	ve^{33}	开（花）
	to̱^{33}	the^{33}	包（物）
	xe^{31}tse̱^{33}	tshe^{33}	鹿
	me̱^{31}	mi̱^{55}	饿
	ɕo̱^{31}	hi^{55}	站
	se̱^{31}	hi^{55}	杀
	sa̱^{31}	so^{55}	气
	tɕa̱^{31}	tɕo^{55}	煮
	tsa̱^{31}	tso^{55}	接
	tɕi̱^{31}	kɯ^{55}	会（做）

看来，彝语中跟哈尼语紧元音对应的松元音，大多数可能

是由紧元音转化来的。①

哈尼语同一类调，也因元音松紧不同在彝语里分为两类。以哈尼语$_{31}$调和彝语比较，对应情况如下表：

	哈尼语	彝 语
松元音	31②	33
紧元音	31	55

例如：

	哈尼语	彝 语	
松元音：	na^{31}	nɯ^{33}	停
	le^{31}	ɬe^{33}	重孙
	zɔ^{31}	zi^{33}	用（钱）
	ga^{31}	gɯ^{33}	听见
	dza^{31}	dzɯ^{33}	吃
	lo^{31}	ɬɔ^{33}	漱（口）
	* ȵi^{31}	ȵi^{31}	二
	* di^{31}	ndu^{31}	打

① 彝语中和哈尼语紧元音对应的松元音，在彝语禄劝方言里大多数仍是紧元音，这就是个证明。例如：

哈尼语	彝语	○劝方言	
da̱^{33}	dɔ^{33}	da̱^{31}	上
dza̱^{33}	ndzɔ^{33}	ndza̱^{31}	滴（动词）
na̱^{33}	a^{35}nɔ^{33}	na̱^{31}	黑
to̱^{33}	the^{33}	thɤ^{31}	包（动词）
me̱^{31}	mi^{55}	ni̱^{55}	饿
ɕo̱^{31}	hi^{55}	he̱^{55}	站
se̱^{31}	si^{55}	si̱^{55}	杀
tsa̱^{31}	tso^{55}	tsa̱^{55}	接

② 哈尼语的$_{31}$调有少数还和彝语的$_{55}$和$_{31}$调对应，条件不明，例前加 * 号。

	* tha^{31}	tha^{55}	不要、别
	* khu^{31}	khi^{55}	盛（饭）
紧元音：	a^{33}tsi̱^{31}	tʂ hʅ^{55}	山羊
	xu̱^{31}	khu̱^{55}	年
	a^{55}mju̱^{31}	n̥u̱^{55}	猴子
	gu̱^{31}	gu̱^{55}	缝（动词）
	tsʅ̱^{31}	tsʅ̱^{55}	节（竹节）
	mu̱^{31}	mu̱^{55}	薅
	sʅ^{31}	a^{33}ʂʅ^{55}	新

纳西语只有松元音没有紧元音。元音比其它四种语言都多，共有 ʅ i e æ a ɔ u u̟ ə ɯ y ər 十二个。哈尼语元音松紧的分别，在纳西语的声调上有两点反映：（一）哈尼语同一类调因元音松紧不同，在纳西语里分为两类调，和紧元音对应的是一类，和松元音对应的是另一类。（二）哈尼语出现在紧元音音节上的同一类调，在纳西语里又因声母的清浊再分为两类调，出现在浊声母上的是一类，出现在清声母上的是另一类，但在松元音音节上的声调却不因声母的清浊而再分化。下面是哈尼语$_{31}$调和纳西语的对应情况：

哈尼语	纳西语	
$_{31}$（松元音）	33	
$_{31}$（紧元音）	31	55
	（浊声母）	（清声母）

例如：

哈尼语	纳西语	
mo^{31}	ʐ̩ua^{33}	马
ba^{31}	mbe^{33}	薄
ma^{31}	mə^{33}	不

du^{31}	nd u̺^{33}	挖
dza^{31}	ndzɿ^{33}	吃
nɔ^{31}	nɯ^{33}	少
tshi^{31}	tʂhər^{33}	洗
xa^{31}	kha^{33}	苦
tsho^{31}	tsho^{33}	跳
sa^{31}	ʂʅ^{33}	肉
sɿ^{31}	sɿ^{33}	撞
a^{31}la̱^{31}	la^{31}	手
me̱^{31}	ʐu^{31}	饿
mu̱^{31}	ʐua^{31}	薅
za̱^{31}	za^{31}	下(山)
ku̱^{31}	tʂhua^{55}	六
xu̱^{31}	kh u̺^{55}	年
se̱^{31}	sy^{55}	杀
ɕo̱^{31}	xy^{55}	站
tɕa̱^{31}	tɕə^{55}	煮

从彝语支几种语言的粗略比较中，可以看出：

1. 彝语支语言元音的松紧有着类似的特征和明显的对应，它们有共同的来源。

2. 从对应关系上看，松紧和声调的关系最密切，它们在变化过程中，互相制约，互为条件。

3. 松紧和声母的清浊也有密切关系。松紧对应常因清浊之分而不同。

四

拿哈尼语以及其它彝语支语言的松紧元音跟藏缅语族其它

语支的语言比较，可以看到另外一些情况。

在藏缅语族里，除彝语支外，景颇语支也有松紧元音的区别。但是根据我们初步的观察，景颇语支的松紧元音和彝语支的松紧元音有着不同的来源。这个问题将另文讨论。现在要探讨的是彝语支的松紧元音同景颇语支有关的是什么。

从哈尼语同景颇语（盈江铜壁关一带景颇族说的话）和载佤话（陇川邦佤一带景颇族说的话）的比较中可以看出，元音的松紧同韵尾有密切的关系。一般说来：(1) 哈尼语的紧元音韵母多同景颇话、载佤话中以-ʔ -p -t 等结尾的促声韵对应；(2) 哈尼语的松元音韵母多同景颇话、载佤话中的开音节或以鼻音结尾的舒声韵对应。[1] 例如下二表：

紧元音韵	促声韵		
哈尼	载佤	景颇	汉义
mj$\underline{a}^{33}$	mjo$ʔ^{31}$	mji$ʔ^{31}$	目
n$\underline{a}^{33}$	no$ʔ^{31}$	(tʃ$\underline{a}ŋ^{33}$)[2]	黑
n$\underline{a}^{31}$	no$ʔ^{31}$	(tʃau^{55})	早
a^{31}l$\underline{a}^{31}$	lo$ʔ^{31}$	(t$\underline{a}ʔ^{55}$)	手
da^{33}	to$ʔ^{31}$	(luŋ^{31})	上
s$\underline{a}^{31}$	so$ʔ^{55}$	n^{31}saʔ^{31}	气
tɕ$\underline{a}^{31}$	tʃo$ʔ^{55}$	(ʃă^{31}tu^{33})[3]	煮
ts$\underline{a}^{31}$	tsho$ʔ^{55}$	(mă^{31}t$\underline{u}$t^{55})	接

① 哈尼语和载佤话的对应比较明显，同景颇话则距离稍远，有不少例外，有待研究。

② 例字中带括号的表示非同源词，或是否同源还待研究的词。下同。

③ 元音上的V符号表示元音弱化。下同。

ju̱^{31} ma̱^{33}	ju̱p^{55} moʔ^{31}	jup^{31} ma̱ŋ^{33}	梦
dza̱^{33}	to̱ʔ^{55}	kǎ^{31} theʔ^{31}	滴
a^{55} pa̱^{31}	phoʔ^{55}	lǎ^{55} pho^{55}	叶
ka̱^{33}	kjo̱ʔ^{55}	（mǎ^{31} sit^{31}）	梳
a^{31} ɣa̱^{31}	ʋaʔ^{31}	ʋaʔ^{31}	猪
ku̱^{31}	khjuʔ^{55}	kɹu̱ʔ^{55}	六
ku̱^{33}	kju̱ʔ^{55}	khɹoʔ^{55}	乾
tu̱^{33}	thuʔ^{55}	mǎ^{31} tiʔ^{31}	顶（住）
pu̱^{33}	phuʔ^{55}	（kǎ^{31} lau^{31}）	翻（地）
mu̱^{31}	mjoʔ^{31}	（mǎ^{31} kaŋ^{33}）	除（草）
ɣu̱^{31}	koi^{55}	mǎ^{31} koʔ^{31}	湾
du̱^{31}	tuʔ^{31}	n̩^{31} tu̱k^{55}	毒
la^{31} pe̱^{33}	lǎ^{55} phoʔ^{55}	phaʔ^{31} lap^{31}	茶
dze̱^{33}	tʃeʔ^{31}	tʃe^{55}	烂
u^{31} no̱^{31}	u^{31} nuʔ^{55}	nuʔ^{55}	脑
a^{55} nɯ̱^{33}	nuʔ^{31}	lǎ^{55} si^{31}	豆
ju̱^{31}	ju̱p^{55}	jup^{55}	睡
gu̱^{31}	khjup^{55}	tʃu̱i^{33}	缝
tsu̱^{33}	tʃu̱p^{55}	tʃu̱p^{31}	吮
-ku̱^{33}	khup^{55}	（loŋ^{31}）	（牛）圈
tsu̱^{33}	tʃa̱p^{55}	tsa̱t^{55}	插
su̱^{31}	sip^{31}	sip^{31}	消（肿）
lo̱^{31}	la̱p^{55}	lam^{33}	晒
ɕo̱^{31}	jap^{31}	tsa̱p^{55}	站
-ɣo̱^{33}	-kja̱p^{55}	（sep^{31}）	鳞
ɣo̱^{33}	khjop^{31}	khɹop^{55}	脆

po̱^{31}	siŋ^{31}wop^{55}	sin^{31}wop^{55}	肺
a^{31}ɕe̱^{31}	xup^{55}	wot^{31}	蚂蝗
se̱^{31}	sat^{55}	sat^{31}	杀
ne̱^{31}xa^{31}	nat^{31}	nat^{55}	鬼
xe^{31}t se̱^{33}	tshat^{55}	(ʃan^{31}ŋa^{33})	鹿
ɕe̱^{31}	ʃit^{55}	mǎ^{31}tsa̱t^{55}	八
tse̱^{33}	pjit^{31}	tiʔ^{31}	断
me̱^{31}	mut^{31}	(kɔ̱ʔ^{55}si^{33})	饿
se̱^{33}	sut^{55}	(kǎ^{31}tsut^{55})	擦、摸
pe̱^{31}	pje^{55}	pɹa̱t^{55}	吐

松元音韵　　舒声韵

哈尼	载佤	景颇	汉义
a^{55}na^{55}	a^{31}na^{31}	a^{31}na^{31}	病
na^{31}bo^{55}	nǒ^{31}phjo^{31}	na^{33}	耳
ŋa^{55}	ŋo^{31}	ŋai^{33}	我
ŋa^{31}	ŋo^{55}	mǎ^{31}ŋa^{55}	五
ŋa^{31}de^{55}	ŋǒ^{31}tso^{31}	ŋa^{55}	鱼
na^{55}me^{55}	no̱^{51}	(lǎ^{55}ti^{51})	鼻
sa^{31}	ʃo^{31}	ʃanɥ	肉
xa^{31}	kho^{31}	kha^{55}	苦
dza^{31}	tso^{31}	ʃa^{55}	吃
teha^{31}dχ̱^{31}	tsho^{31}	tʃum^{31}	盐
gɯ^{31}	kji^{31}	mǎ^{33}kɹi^{33}	铜
phɯ^{55}	phji^{31}	phɹan^{31}	解
a^{31}khɯ^{55}	khji^{51}	lǎ^{31}ko^{33}	脚
a^{31}khɯ^{31}	khui^{31}	kui^{31}	狗
dɔ^{31}mi^{31}	ʃǒ^{31}mi^{31}	mai^{31}	尾

mi^{31}dza^{31}	mji^{31}	(wan^{31})	火
a^{55}si^{31}	a^{31}ʃi^{31}	a^{31}si^{31}	果
tshe^{55}	ʒǎ^{31}tshe^{51}	ʃi^{33}	十
du^{31}	tu^{31}	thu^{31}	挖
khu^{31}	khu^{31}	(ʃap^{31})	饭（盛）
tshu^{55}	tshu^{31}	(sau^{33})	肥
phju^{55}	phju^{51}	phɹo^{31}	白
a^{31}ȵu^{31}	no^{31}	ŋa^{33}	牛
tɕhu^{55}	tʃhui^{31}	tui^{31}	甜
phu^{31}	ʔam^{31}	pum^{55}	肿
ɣy^{31}	kau^{31}	tʃǎ^{31}khu^{31}	九
xy^{31}	khau^{31}	lǎ^{31}ku^{55}	偷
phy^{31}	a^{31}phau^{31}	tʃǎ^{31}phu^{33}	价
mo^{31}	ʃǒ^{31}mau^{33}	mun^{33}	毛
lo^{31}	la̠i^{51}	li^{33}	舟
mo^{31}	mjaŋ^{31}	(kum^{31}ʒa^{31})	马
xu^{33}mo^{55}	mjaŋ^{31}	mu^{31}	见
no^{55}	naŋ^{31}	naŋ^{33}	你
bjo^{55}	kam^{51}pum^{51}	kam^{55}pum^{55}	份
ɣo^{33}xe^{31}	khum^{31}	n̩^{33}kha^{33}	门
do^{55}	tiŋ^{55}	tiŋ^{33}	直
nɔ^{33}	ŋji^{55}	ni^{55}	日
khɔ^{33}	khjui^{31}	khji^{31}	擤
nɔ^{31}	ŋjo̠m^{55}	ŋja̠^{31}	软
nɔ^{55}	nam^{31}	mǎ^{31}nam^{55}	闻
lɔ^{55}	lum^{55}	lum^{33}	暖
sɔ^{55}	sum^{31}	mǎ^{31}sum^{33}	三
dzɔ^{31}	a^{31}tʃum^{31}	kǎ^{31}tsi̠ŋ^{33}	生

thɔ^{31}	thuŋ^{31}	thu^{31}	舂
bjɔ^{33}	pjiŋ^{55}	phɹiŋ^{33}	满

再拿彝语支几个语言的松紧元音同藏语比较,[①] 看到的几乎是同样的对应现象，即：①彝语支的紧元音韵母常常同藏语中以-g -d -b 结尾的促声韵对应；②彝语支的松元音韵母常常同藏语的开音节或以响辅音（-m -n -ŋ -r -l 等）结尾的舒声韵对应。例见如下二表：

紧元音韵				促声韵	
哈尼	拉祜	傈僳	彝	藏	汉义
na̲^{33}	na̲^{53}	nE̲^{33}	a^{23}nɔ^{33}	nag	黑
a^{31}la̲^{31}	la̲^{31}	lE̲^{31}phE^{35}	lo^{55}	lag	手
dza̲^{33}	dza̲^{53}	dzE̲^{33}	ndzɔ^{33}	ɦdzag	滴
a^{31}ɣa̲^{31}	va̲^{31}	a^{55}vE̲^{31}	vo^{55}	phag	猪
ga̲^{33}	ka̲^{53}	dʒE̲^{33}	ŋgo^{33}	ɦkhjags	寒冷
ma̲^{31}za^{31}	ma̲^{31}za^{53}	mE̲^{31}za̲^{31}	mo^{55}jɔ^{31}	dmag	兵
za̲^{31}	za̲^{31}	zE̲^{31}	jɿ^{33}	zags	下去
mja̲^{33}	mE̲^{53}si^{31}	m iE̲^{33}sɿ^{31}	ɲɔ^{33}dzɿ^{31}	mjig	目
du̲^{31}	tɔ^{31}tu^{31}	do̲^{31}	ha^{33}du̲^{55}	dug	毒
ɣu̲^{31}	qɔ̲^{31}	go̲^{31}	la^{31}gu̲^{55}	ɦgug	湾
ku̲^{31}	khɔ̲^{31}	tʃho̲^{31}	fu̲^{55}	drug	六
tsu̲^{33}	(bE^{33})	tsu^{55}	tshu̲^{33}	ɦdzug	筑，盖
ɣu̲^{33}	ɣɔ^{31}	go̲^{44}	ŋgu̲^{33}	sgrug	拾
tsu̲^{31}	tshe^{31}	tʃhi̲^{31}	tɕɿ^{55}	ɦdzib	吸、吮
tsɿ^{31}	tsɿ^{35}	tsɿ^{55}	tsɿ^{55}	tshigs	节(竹节)
xa^{31}zɿ^{31}	(la^{53})	(la^{31}sa^{55})	zɿ^{55}	gzig	豹

① 藏语用的是文字材料，这里我们用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一套符号把藏文转写下来。它同藏文对照表附在本文后。

se̱^{31}	（ti^{31}）	se̱^{31}	si^{55}	bsad	杀
ɕe̱^{31}	xi^{35}	he̱^{31}	hi^{55}	brgjad	八
tse̱^{33}	tshe̱^{53}	tshe^{35}e^{33}	li^{33}tɕhʅ^{33}	btɕad	断
ne̱^{31}	（kha̱^{53}）	（ʑu^{33}）	（ŋgo^{55}）	ɳab	抓、捉
a^{31}ɣo̱^{31}	ɣo̱^{31}	wo̱^{31}	ʑi^{55}	khab	针
so̱^{33}	sE̱^{53}	sʅ^{35}	sʅ^{33}	sub	擦抹
phɤ^{31}	phE̱^{31}	pɯ^{55}	pu̱^{55}	phod	敢

松元音韵				舒声韵	
哈尼	拉祜	傈僳	彝	藏	汉义
ma^{31}	ma^{53}	ma^{31}	a^{31}	ma	不
ŋa^{55}	ŋa^{31}	ŋua^{33}	ŋa^{33}	ŋa	我
ŋa̱^{31}	ŋa^{53}	ŋua^{31}	ŋɯ^{33}	lŋa	五
ŋa^{31}de^{55}	ŋa^{53}	ŋua^{55}	hɯ^{33}	ɳa	鱼
na^{55}me^{55}	na^{31}qhɔ^{53}	na^{33}be^{33}	n̊ a^{31}bi^{55}	sna	鼻
na^{31}bo^{55}	na^{31}pɔ^{33}	na^{33}po^{33}	ɳa^{31}po^{33}	rna	耳
a^{55}na^{55}	na^{31}	na^{33}	na^{33}	na	病
tsha^{31}dɤ̱^{31}	（a^{35}lE̱^{31}）	tsha̱^{31}bo̱^{33}	tshɯ^{33}	tshwa	盐
dza^{31}	tsa^{53}	dza^{31}	dzɯ^{33}	za	吃
sa^{31}	sa^{31}	xua^{31}	ʂɯ^{33}	ɕa	肉
ga^{31}	ka^{53}	pa^{33}dʒa^{31}	gɯ^{33}	go	听见
mi^{31}dza^{31}	a^{31}mi^{31}	（a^{55}to^{55}）	mu^{31}tu̱^{55}	mje	火
ɳi^{31}	nE^{53}	mu^{31}	（ga^{34}）ɳi^{33}	ɳe	近
bi^{55}	pE^{31}	be^{33}	mbi^{33}	dbje	分
ɣy^{31}	qɔ^{53}	ku^{33}	gu^{33}	dgu	九
xy^{31}	qhɔ^{53}	khu^{31}	khu^{33}	rku	偷
ŋy^{55}	xɔ^{31}	ŋu^{33}	ji^{33}ŋo^{34}	ŋu	哭
by^{31}za^{31}	pɯ̱^{31}mɯ^{31}	bɯ^{31}di^{33}	bu^{31}di^{33}	ɦbu	虫

phy^{55}	pa^{31}	phu^{33}	pu^{33}	pho	阳性
sɤ^{31}	(tsi^{31})	sɿ^{31}tʃhi^{33}	(dʐʅ^{33})	so	牙
ɣo^{33}xe^{31}	(zE^{31}mi^{35})	a^{55}khɯ^{31}	i^{31}kho^{33}	sgo	门
a^{31}so^{55}	a^{31}su^{33}	(a^{31}ma^{33})	(kha^{34}di^{33})	su	谁
nɔ^{33}	ni^{33}	ȵi^{33}	ȵi^{31}	ȵi	日
phɔ^{33}	phɔ^{33}	phu^{33}	pho^{31}	phje	开
nɔ^{55}	ɔ^{31}nu^{33}	e^{55}ne^{33}	n̥i^{33}	sȵe	穗
sɔ^{55}	sE̱^{53}	sa^{33}	sɔ^{33}	gsum	三
nɔ^{55}	nu^{31}	tʃhi^{31}nu^{33}	n̥i^{31}	mnam	闻，嗅
nɔ^{55}	nu^{53}nE̱^{53}	nu^{31}	i^{24}nu^{33}	bsnems	软
ɯ^{55}sɔ^{55}	(ɣɯ^{31}phɯ^{53})	ŋua^{55}la^{31}	ʂo^{33}	sram	水獭
lɔ^{55}dzɔ^{55}	tso^{31}	kho^{31}dze^{33}	dzi^{33}	zam	桥
mjɔ^{33}	mE^{33}	mi̱^{33}	m̥i^{31}	smin	熟
la̱^{31}sɔ^{31}	la̱^{31}si^{31}qu^{35}	lE̱^{31}se^{31}	lo^{55}si^{33}	sen	手指甲
dzɔ^{31}	ɔ^{31}tsɿ^{53}	dzɿ^{31}	dzi^{33}	rdʑen	生（肉）
nɔ^{31}	(i^{33})	ne^{55}	i^{34}ȵi^{55}	ȵuŋ	少
bɔ^{33}	pho̱^{53}	phu^{55}	bo^{33}	spuŋ	堆
thɔ^{55}	(xi^{35})	tu^{33}	tu̱^{33}	stoŋ	千
mja^{31}	ma^{53}	miE^{31}	a^{34}ȵi^{55}	maŋ	多
bja^{31}	pE^{53}	dʒE^{31}	dʑi^{33}	sbraŋ	蜂
a^{31}khɯ^{55}	khɯ^{33}sE^{33}	tʃhi^{33}phE^{35}	tɕɿ^{33}ɕɿ^{33}	rkaŋ	脚
do^{55}	dɔ^{31}	do^{33}	ndo^{33}	ɦthuŋ	喝
di^{31}	dɔ̱^{53}	dɯ^{31}	ndu^{31}	rduŋ	打
tshu^{55}	tshu^{33}	tshɯ^{33}	ndu^{33}	tshon	肥
a^{31}gɯ^{55}	mɯ^{31}kɯ^{33}	ku^{33}za̱^{31}	mu^{33}tɕɿ^{33}	skar	星
bjɔ^{55}	po^{31}	be^{33}	dʑi^{33}	ɦphur	飞
sɿ^{55}	si^{33}	ʃi^{33}	a^{33}ʂɿ^{33}	ser	黄

亲属语言的比较对我们探索哈尼语乃至整个彝语支松紧元音的来源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如上所见，紧元音韵同促声韵的对应，松元音韵同舒声韵的对应，如果不是出于偶合，则必有一定的历史根由。目前我们固然无法断言其间的来龙去脉，但是无妨做一些合理的推想。

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彝语支松紧元音的对立可能是古辅音韵尾脱落后留下的痕迹。从亲属语言的比较中，我们推想，古代彝语支大约也曾有过辅音韵尾，韵母也有舒促之别。后来由于开音节化的倾向，辅音韵尾纷纷脱落，闭音节陆续变成了开音节。辅音韵尾脱落后，原为舒声韵的元音转化为松元音，原为促声韵的元音转化为紧元音，从而形成了松紧元音的对立。

从音理上讲，舒声韵转化为松元音，促声韵转化为紧元音，也不难解释。我们知道，促声韵的元音本来就比舒声韵的元音念得短促些。当各种促声韵尾逐渐一律弱化为喉塞音-ʔ时，[1]短促的元音便同紧喉发生了联系。在喉塞音-ʔ脱落后，紧喉作用却作为元音的特征保存下来，变成音色殊异的紧喉元

---

① 现在彝语支有个别方言没有紧元音，却有喉塞音韵尾-ʔ。这也许是一个有意义的旁证。例如根据马学良先生研究，撒尼彝语中无紧元音，但是有短调带喉塞音韵尾的韵母，而这种韵母多同其它的方言和语言的紧元音或促声韵相对应。如：

撒尼（彝）	哈尼	拉祜	傈僳	载佤	藏	汉义
loʔ^{33}	a^{31}la̲^{31}	la̲^{31}	lE̲^{31}phE^{35}	loʔ^{31}	lag	手
veʔ^{33}	a^{31}ɣa̲^{31}	va̲ʔ^{31}	a^{55}vE̲^{31}	ʋaʔ^{31}	phag	猪
neʔ^{33}	na̲^{31}	na̲^{31}	nE̲^{31}	noʔ^{31}		早
meʔ^{33}	ma^{31}za^{31}	ma^{31}za^{31}	mE̲^{31}za̲^{31}		dmag	兵
zeʔ^{33}	za̲^{31}	za̲^{31}	zE̲^{31}		zags	下
heʔ^{33}	ɕe̲^{31}	xi^{35}	he̲^{31}	ʃit^{55}	brgjad	八
khuʔ^{33}	ku̲^{31}	khɔ̲^{31}	tʃ ho̲^{31}	khjuʔ^{55}	drug	六

音。类似的转化过程在汉语方言中也可以找到。[①] 至于舒声韵的元音本来就念得舒展些，因此它们转化为松元音也是很自然的。

当然，以上的解释只是一种假设，历史事实也许是很复杂的，可惜我们没有文献可作直接印证。彝语支语言普遍缺乏历史文献，因此研究松紧元音起源一类的问题，不得不单纯依靠现代亲属语言的比较；而通过比较，往往只能做一些揣想，很难精确地重建历史事实。上述设想，若能成立，也并不排除还有其它来源的可能性，因为松紧元音的形成可以是多源的。[②] 本文仅将这个问题提出来，并就力之所及提供一点材料和线索，为的是抛转引玉，使有关研究者予以注意。今后若能积累更多的资料，扩大比较范围，[③] 这个谜底想来还是可以揭破的。

---

① 汉语入声韵尾在吴方言简化为喉塞音-ʔ，在江淮方言苏北有些地方则弱化为喉部肌肉之紧缩。参看袁家骅等著《汉语方言摘要》第12页，文字改革出版社。

② 哈尼语的借词中有些值得注意的现象。例如汉语的一些阳声韵的字，借到哈尼语变为紧元音：ja³¹tɕi̱³³（洋碱），ma³¹dza̱³¹（马掌），ma³¹ɣa̱³³（马鞍），te̱³³（蹬），za̱³³（嚷）等等。

③ 同汉语比较很重要，需要深入研究。仅从表面上看，彝语支紧元音同汉语某些入声韵的对应也是不乏其例的。

附：藏文转写字母表

ཀ	k	ཁ	kh	ག	g	ང	ŋ
ཅ	tɕ	ཆ	tɕh	ཇ	dʑ	ཉ	ȵ
ཏ	t	ཐ	th	ད	d	ན	n
པ	p	ཕ	ph	བ	b	མ	m
ཙ	ts	ཚ	tsh	ཛ	dz	ཝ	w
ཞ	ʑ	ཟ	z	འ	ɦ	ཡ	j
ར	r	ལ	l	ཤ	ɕ	ས	s
ཧ	h	ཨ	ʔ	ི	i	ུ	u
ེ	e	ོ	o				

胡 坦 戴庆厦

原载《中国语文》1964年第1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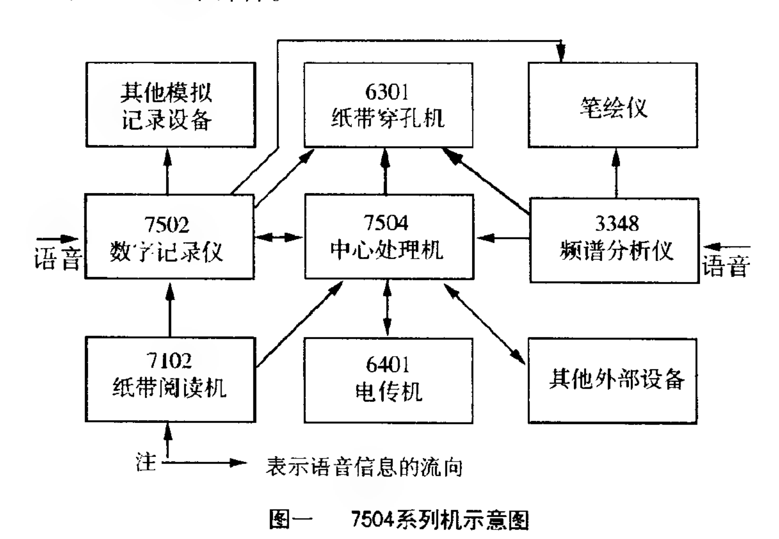
藏语（拉萨话）声调实验

现代藏语，单就声调而论，可以分为两大方言：一为有声调方言，一为无声调方言。前者主要分布在西藏、四川、云南一带的藏族地区，后者主要分布在甘肃、青海一带的藏族地区。拉萨话属有声调方言，它在西藏流传较广，具有一定代表意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藏语节目和西藏人民广播电台的藏语节目均以拉萨读音播出。我国有关藏区地名的转写也采用拉萨读音。对于这个方言，过去有不少学者进行过描写和研究。特别在语音方面，可以说研讨得相当深入细致。不过这些多半是语言学家靠“耳朵”分析出来的。由于各人语言背景不同和听觉上的差异，难免有些疑难问题，各家看法不同，因而分析结果互异。声调就是其中的一个问题。虽然多年来国内外有不少人研究过藏语拉萨话的声调，但始终没有取得一致的见解。拿调类来说，有人分为高低两大类，有人分为四类，有人分为六类，众所纷纭，莫衷一是。调型、调值以及具体字的声调归类等有若干分歧。为了解决积疑，努力做到实事求是，信而有征，我们在过去研究的基础上，利用现代化的手段——电子计算机，对藏语拉萨话的声调（主要是单音节字调和双音节连读变调）做了一些“抽样”分析。用实验的结果跟语音的系统分

析以及本族人的听感相互参证，对解决拉萨话声调问题肯定会有一定帮助。本文简述实验情况，分五部分：一、所用仪器的介绍；二、声调的提取方法；三、发音人；四、选词；五、结果。文后附图。

一 所用仪器的介绍

这项实验所用的电子计算机是七十年代初期丹麦配制的7504系列机（见图一）。它是一种分析语音或其他声响、振动很灵敏、很精密的仪器。7504系列机中最重要的是7504、7502和3348三个部件。



图一 7504系列机示意图

（一）7504计算机 实为美国 Varian 620 计算机。它是一种小型通用数字计算机字长16位，内存以4K为一模块。主

机最小是 4K，最大可增加到 32K。系统软件有汇编和 FORTRAN 编译等。

（二）7502 数字记录仪　语音（或其他信号的磁带记录）可以直接输入 7502。7502 面板上有旋钮可以选择采样频率。根据采样定理，采样频率应高于信号频率的二倍。7502 有 10K 内存，字长 8 倍。采样值装满 10K 后就自动关闭。因此语音或其它信号的输入时间长度等于 10K/采样频率。语音信号的采样频率可选择二万赫或一万赫。用于提取声调的数字记录，采样率还可以再低点。7502 内部有反折叠滤波器。采样前，信号将经过反折叠滤波器。采样后，连续的信号波就成了离散波，并以数字形式存储在 10K 内存里。它可以重新还原成原信号，还原中将产生量化误差。存储器的数字可以通过 6301 纸带穿孔机，把声音以数字的形式穿孔记录在纸带上。这些纸带可以通过 7102 重新读入 7502，通过模拟回放，使声音重现；也可以读入计算机，在程序的控制下，进行各种分析运算，如快速付氏变换、提取基频、提取共振峰、统计音强、音长等。7502 的缺点是内存较小。

（三）3348 实时频谱分析仪　3348 由 2030、6701 和 4710 组成。2030 开头部分的原理类似于 7502，但它只有 1200 个内存单元。模拟信号输入后，先经过反折叠滤波器，然后采样。语声信号可选择 fu = 10KHz 的频率分析范围。仪器将自动调整反折叠滤波器，把高于 10KHz 的频率成份滤掉。采样频率将自动调到 fu 的三倍，并进行采样。第一次将采 1200 个样点，费时 40ms。这些样点值在存储器内进行高速循环移位。当它输出时，它的输出速度高达 12M 字/秒，即每秒输出 12×10^6 个样点值。比采样频率高 4M/fu 倍。无论输入信号频率

fu是多少，均被提高到4MHz。加速的目的在于降低滤波器的响应时间，以便实现实时分析。2030有400个恒定带宽的通道。由存储器输出的高速离散信号，先进行数——模转换成高频连续信号，然后在每个通道上过一遍。3348的实际设计，只有一个通道。这个通道通过改变振荡器的响应频率来达到通道数的改变。平均每个通道带宽10KHz。通道滤波器的响应时间为带宽的倒数，即1/10K，等于100μs，因此经过400个通道的总的时间为40ms。从每个通道端输出的是电压信号。先把信号转化为电流信号（这样精确些），然后再次进行模——数转换。这时我们得到400个频率值。2030的存储器有三种状态：一是封闭状态。这时1200个样点值在存储器内进行高速循环移位，不俘获新的样点值，也不输出或释放已有的样点值。当触发固定显示或交替显示开关时，这些样点值就输出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分析后的频谱。第二是连续运行状态。存储器内的1200个样点值以12兆字/秒的速度（费时100μs）输出，送往下一步分析。存储器在输出过程中，不断俘获新的样点值。俘获新样点值的速度等于采样速度。新存入的样点值将顺序地不断地挤掉前头的老的样点值。存储器始终有1200个样点值。假设第一个100μs把当时的1200个数输给第一通道，那么第二个100μs就把稍后的1200个数输给第二通道。依次类推，到第400个通道时，共花40ms。由于存储器不断抛弃老的样点值，并俘获新的样点值，前100μs送出的1200个样点值和后100μs送出的1200个样点值不是完全一样的。后者含有新的样点值，并挤掉了相同数量的老的样点值。这种更新的数量取决于采样速度。总之，在连续分析过程中，一帧谱中的400个通道频率值，不是由完全相同的1200个样点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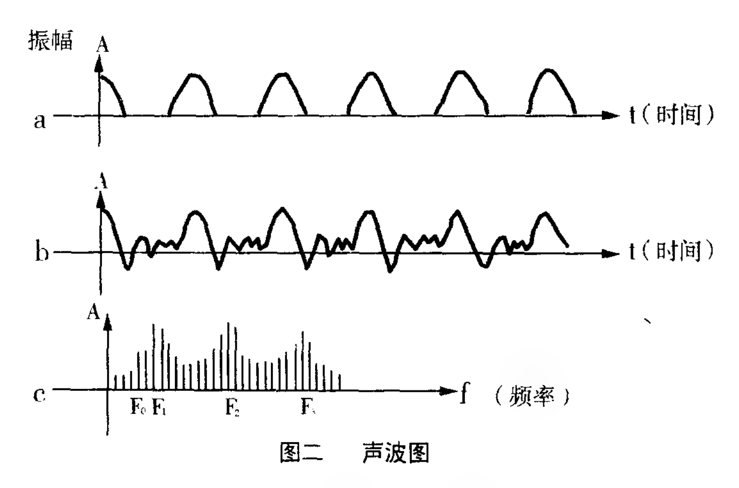
得出的。相邻几帧频谱之间可能是统计相关的。例如，当分析范围选一万赫时，采样速度等于每秒三万个样点值。40ms 可采 1200 个样点值。相邻二帧是统计相关的；每隔一帧之间的谱是统计无关的。第三瞬态俘获状态。瞬态俘获开关一触发，控制器发信号给计算器，并开始计数；同时存储器开始俘获新的样点值。当连续俘获达 800 个新样点值后，存储器进入封闭状态。这时 800 个新样点值前面还有 400 个旧样点值。这 1200 个数在存储器内不断作高速循环移位。出谱时，每次送往各通道分析的数据都是一样的。因此，瞬态俘获所得到的谱，在某种意义上比连续分析时所得到的谱更精确些。但是瞬态俘获的时间不好掌握。

6710 的主要功能是对 2030 的分析结果进行一些简单的统计平均计算。这些计算可通过按钮来选择。4710 主要功能是显示 400 个通道的谱值。连续显示时，每帧谱显示二次，每次 22ms。

3348 可通过 6301 纸带穿孔机，把 400 个通道值记录在穿孔纸带上，也可以直接与 7504 连接，在程序的控制下，把谱读入计算机，在计算机内进行各种必要的运算，再把计算结果输出。瞬态难以捕获的短信号，只能用计算机来采谱。3348 还可以和其他记录设备连接，如用笔绘仪绘出图谱。

二 语言声调的提取方法

如何利用这套设备来提取语言的声调？我们知道，人讲话时，声带、口腔、舌位等迅速地、连续地变化。这种变化使我们能够发出丰富多采、变化无穷的语音。其中声调的高低变化



图二　声波图

a.声带波　b.元音波　c.元音频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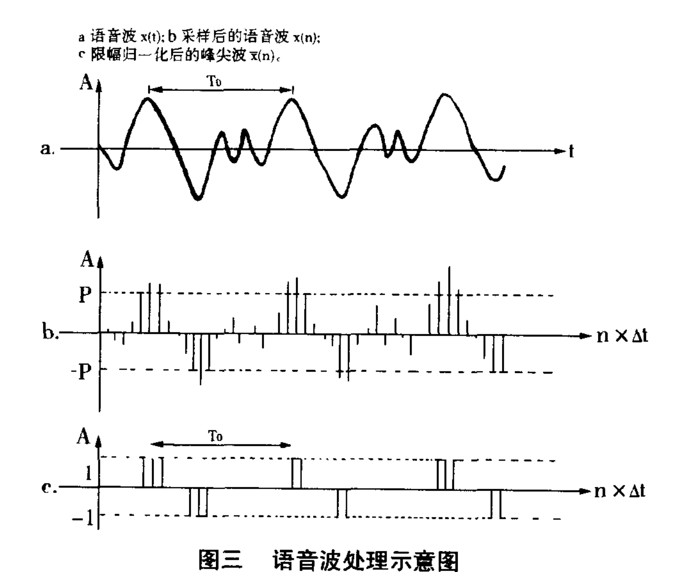
主要是由声带的松紧变化造成的，紧则高，松则低。声带发出的声波，未受口腔、鼻腔调制前是简单的锯齿波（见图二，a)。调制后就形成含有许多谐波的周期性很强的复合波（见图二，b)。声带波的频率成了复合波的基频 F_0。其中强谐波的频率一般是基频的整数倍。如果我们让声带的振动保持不变，让口腔、舌位、咀唇连续地变动，连续发出 [a] — [e] — [u] — [o]。通过仪器可以测得这里的 [a] [e] [u] [o] 具有相同的基频。可见不同元音是由不同的口腔形状、不同的舌位、不同唇形等造成的。辅音主要是由不同的发音方法和发音部位形成的。辅音音波没有明显的周期，频率成份比元音复杂。它的频谱图象，可见到强频区，但没有清晰的谐频线条。语言的声调则主要是语音中元音的基频决定的，与辅音（特别是清辅音）关系不大。我们给 3348 频谱分析仪发个元音，通过瞬态俘获，可在 4710 的荧光屏上看到该元音的基频，及其

它谐波频率。谱线的高低代表该谐波的强弱。把各谐频的谱线的顶点连成一条曲线。这条曲线就是该元音的频谱包络线（见图二 c)。包络线的第一个峰左边的第一条 3 号谐频，一般是该元音的基频。这些峰从左到右分别是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共振峰。基频也可能与第一共振峰靠得很近。不同形状的包络线，特别是第一共振峰 F_1 和第二共振峰 F_2 的位置，是区分不同元音的主要特征。从上述的介绍中可以看到，从 3348 的分析结果中，可以提取语音的基频，即语调。把 3348 频谱分析仪和 7504 计算机连结起来，在程序的控制下，把 3348 的分析结果不断读入计算机内存中，然后找出 F。并输出即可。计算机运算速度很快，从 3348 读入的速度跟得上 3348 出谱的速度。这样提调法，精度可能差点。我们可以从语音波形直接观察语言声调的变化。每 10ms 测算一次声调值。

用限幅自相关方法提取声调的过程大致是这样的：把语音 x（t）输入 7502 数字记录仪，用 10K/秒的采样率对 x（t）进行采样。采样所得数据记为 x（n）。x（t）对时间 t 来说是连续的，x（n）对时间 t 来说是离散的。用 Δt 表示两个相邻样点的时间间隔，那么 $\Delta t = 100\mu s$；$x(n\Delta t) = x(t)$；$n = 1, 2, 3, \cdots\cdots 1024$。7502 数字记录仪有 10K 内存，用 10K 采样一次只能记录一秒钟的语音。x（n）可通过 6301 纸带穿孔机记录在纸带上（见图三 a，b）。在程序的控制下，把 x（n）分段读入计算机。然后进行剪峰处理，并用自相关方法求基频的周期时间 T_0。T_0 的倒数就是语音的基频（见图三及图四)。

在时间、振幅为横、纵坐标的平面上，可绘出元音波形图(见图二 b)。从图中可看到元音波周期性很强。有许多大波

峰，大波峰之间有许多小波峰。相邻两个大峰之间的波段是声带波的波长。大峰的频率就是基频。大峰越密，基频越高。大峰之间的小峰也十分有规律。对于同一元音基频低时，小峰群似乎被拉松了；基频变高时，小峰似乎被压紧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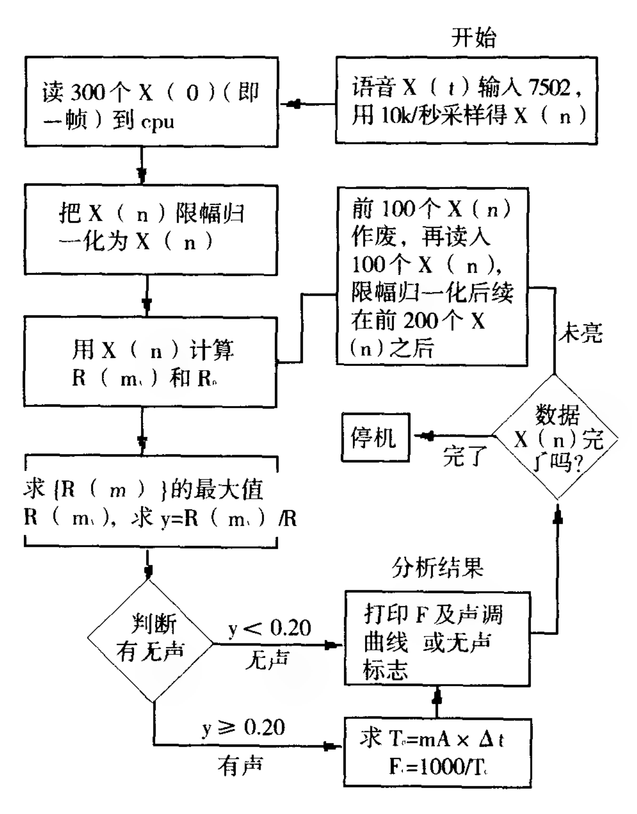
图三 语音波处理示意图

所谓剪峰，就是只留下大峰的峰尖值，其余的小波峰令它等于零。大峰与小峰的界线称限幅门坎。门坎值可取最大峰值的 70%—80%（见图三，*b*）即：

$$P = C \cdot MAX\{x(n),\ n = 1, 2\cdots\cdots, 100\}$$

其中 $0.70 \leqslant C \leqslant 0.80$

每 10ms 计算一次基频。在计算前 10ms 基频时，要使用到后 20ms 的语音数据，即在 30ms 的范围内进行自相关运算。因此，所算出的前 10ms 的基频值与后 20ms 的基频值是统计



图四 计算机提取声调的流程图

相关的。开始时应读入 30ms 的数据，即 300 个数。以后每算定一次，就读入 100 个数，并把已计算过的前 10ms 的数据作废。依次类推，10K 数据带可分 100 次算完。每 100ms 求一次基频值。

为了便于自相关运算，剪峰和归一化同时进行。语音波峰

绝对值大于 p 的那些点取为 1 或 -1；峰值绝对值小于 p 的那些 $x(n)$ 值取零值。即

$$x(n)=\begin{cases}1 & 当\ x(n)\geq p;\\ -1 & 当\ x(n)\leq -p;\\ 0 & 当\ -p<x(n)<p\end{cases}$$

$\bar{x}(n)$ 的形状如图三，c 所示。

$x(n)$ 这个序列，除了正一和负一外都是零。我们通过求 $x(n)$ 的相关函数 $R(m)$，来找周期时间 T_0。

$$R(m)=\sum_{n=1}^{300-m} x(n)\cdot\bar{x}(n+m),\quad m=20,\ 21,\ 22,\ \cdots\cdots 150$$

设 $\{R(m),\ m=20,\ 21,\ 22,\ \cdots\cdots 150\}$ 的最大值为 $R(m_A)$，那么 $T_0=A_A\cdot\Delta t=m_A\cdot 0.1ms$

$$F_0=1000/T_0\text{Hz}$$

一般语音基频在 $65H_2-500H_2$ 之间。因此，计算 $R(m)$ 时，只要计算 $20\leq m\leq 150$ 范围内的值。另外，设

$$R_0=\sum_{n=1}^{300}\bar{x}(n)\cdot\bar{x}(n)$$

当 C 取大些时，R_0 就小些；当 C 取小些时，R_0 就大些。通过观察 R_0 的变化，可适当选取 C 值。当 $R(mA)/R_0\leq 0.20$ 时，根据统计经验，可判该 $10ms$ 波段是非周期性波段。参照能量的大小，可进一步判明是无声段还是辅音段。

用限幅自相关方法提取声调，约有 5%的错判。导致错判的原因很多，可能是门坎值取得不合适；也可能是强谐波的波峰接近基频峰，把谐波的频率判为基频。在统计的意义下，5%的错判不影响得出正确的结论。口腔的变化是连续的，声调的变化因此也是连续的。我们用这种方法对汉语普通话和藏语拉萨话进行提调实验，均取得良好结果。

三 发音人

担任在这次发音工作的是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藏语教研组的三位藏族教师：一位是洛桑贡噶（blo bzaŋ kun dgaɦ①）同志，男，43，拉萨人，六十年代来京讲授藏语文，1978 年底返回西藏工作。另一位是格桑顿珠（skal bzaŋ don grub）同志，男 39 岁，拉萨人，曾在《西藏日报》藏文编译室工作，1977 年到北京中央民族学院任教。第三位是索南卓嘎（bsod nams sgrol dkar）同志，女，41 岁，拉萨人，五十年代和七十年代两次来京教授藏语文。上述三位藏族教师，自幼生长在拉萨市区，操一口地道的拉萨话，从事藏语文工作多年，具有丰富的教学和翻译的经验。现代拉萨话的读书音和口语发音不完全相同，文白异读相当普遍。例如“柱子”（ka ba），读书音读作［ka^{44} wa^{44}］，口语则说［ka:^{44}］；“猴子”（spreɦu），读书音读作［tʂeu^{44}］，口语则说［piu^{44}］。这次实验完全按照口语发音。为了做到和平日说话一样的自然流畅、速度适中，三位教师不厌其烦地反复录制。正是因为他们的耐心认真的工作，使得这次实验较为接近实际，在测定调型和调值等方面，除去个人特点和男女差异后，取得了极为近似的结果。我们这次所以请了三位发音合作人，主要考虑到每人说话都多少带有个人特点，特别是男女的差异。这是因为男女同志绝对音高不同，男同志基音低，女同志基音高。分别实验两种绝对音高，可以在确定相对调值时，求得平衡，取其平均高低。另外，男女同志在调型上也略有出入，分别实验，确定调型时也可以互相参证。当然，我们也看到，这次实验的人数毕

竟不多，所选词条也很有限，发音是以词为单位，而非以句为单位。这些都是不足之处。因此这次实验结果只可作为研究藏语拉萨话声调的重要参考，而非最后判断。

四　选　词

这次提调实验所用例词，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单音节词，共二十一个；一部分是双音节词，共十六个。前一部分是为了测定藏语拉萨话的基本字调，后一部分是为了测定双音节词连读变调的基本情况。

关于单音节词的选择，除考虑声调不同外，还考虑到声母和韵母类型的差异。从共时的观点看，现代藏语拉萨话的声调跟声母关系不大，而跟韵母的关系十分密切。因此，声调实验以考虑韵母的不同类型为主。就声母来说，我们在发音部位上，考虑了口音、鼻音和舌位前后，在发音方法上考虑了送气与否和通阻情况。就韵母来说，长短、舒促，乃至元音的高低都或多或少地影响到声调的调型和调值。我们常常可看到某种类型的韵母跟某种类型的声调“共生”（或迭合并存）的现象。拉萨话声调分类之所以众说纷纭，也大都与此有关。因此我们在选择例词时，在同一调类中尽可能包括不同类型韵母的例词，而在不同调类中尽可能选用声韵母完全相同的例词。这次所选的二十一个例词（单音节词），按韵母结构可以分为十类（v 代表元音）：

(一)v 型		(二)v:型	
ka^{54}(bkaɦ)	命令	$ka:^{44}$(ka ba)	柱子
ka^{12}(sga)	鞍	$ka:^{113}$(bsgar)	安装

tʂʻi^{54}(khri) 万　　tʂʻiː^{44}(khriɦi) 一万的

tʂʻi^{12}(gri) 刀子　　tʂʻiː^{113}(griɦi) 刀子的

(三)vʔ 型　　**(四)vːm 型**

kaʔ^{52}(bkag) 阻挡　　kaːm^{44}(skam) 干(现在时)

kaʔ^{132}(ɦgag) 阻塞　　kaːm^{113}(sgam) 箱子

tʂʻi^{52}(khrid) 领、带、牵

tʂʻiʔ^{132}(dris) 问(过去时)

(五)vmʔ 型　　**(六)vp 型**

kam^{ʔ52}(bskams) 干(过去时)　　kʻap^{52}(khab) 针

kam^{ʔ132}(hgams) 干吃

(七)ṽʔ 型　　**(八)vːŋ 型**

tɕʻĩ^{ʔ52}(phjind) 去　　miːŋ^{113}(miŋ) 名

(九)vr 型　　**(十)vv 型**

paːr^{44}(par) 相片　　piu^{44}(spreɦu) 猴子

从声调来说，这二十一个词按严式记音可以分为以下六类：

1.^{54}　ka^{54}　tʂʻi^{54}

2.^{44}　kaː^{44}　tʂʻiː^{44}　kaːm^{44}　par^{44}　piu^{44}

3.^{52}　kaʔ^{52}　tʂʻiʔ^{52}　kam^{52}　tɕʻĩʔ^{52}　kʻap^{52}

4.^{12}　ka^{12}　tʂʻi^{12}

5.^{113}　kaː^{113}　tʂʻi^{113}　kaːm^{113}　miːŋ^{113}

6.^{132}　kaʔ^{132}　tʂʻiʔ^{132}　kam^{132}

双音节词的提调实验是为了考察连读变调。因此选词时要求：(1) 例词应是两个语素组成的复合词（既不是双音节单纯词，也不是词组）；(2) 每个语素还应能单说单用（这样便于比较单念和连读时声调有何变化）；(3) 这些语素单说单用时的声调应包括不同类型。不过这次实验，由于字数所限，对于

轻声、人声（即以-p、-k、-ʔ结尾的）以及两个音节以上的复合词没有测定，只选了四个基本调类（54、44、12、113），两两组合，构成十六种形式，然后观察其连读变调情况。这十六种组合形式如下：

本调	例词		
1)54 + 54	sa^{54}tɕu^{54}	(sa tɕhu)	水土
2)54 + 12	tɕi^{54}lo^{12}	(spji lo)	公元
3)54 + 44	tsa^{54}mɛ:^{44}	(tswa sman)	草药
4)54 + 113	ta^{54}tʂʻe:^{113}	(rta drel)	骡马
5)12 + 54	ȵa^{12}ɕa^{54}	(ȵa ɕa)	鱼肉
6)12 + 12	tʻa^{12} lo^{12}	(da lo)	今年
7)12 + 44	mi^{12}tsʻa:^{44}	(mi tshaŋ)	人家
8)12 + 113	tɕʻa^{12}ma:^{113}	(dʑa mar)	茶和酥油
9)44 + 54	tsa:ŋ^{44}tɕʻu^{54}	(gtsaŋ tɕhu)	藏布江
10)44 + 12	na:m^{44}tʂʻu^{12}	(gnam gru)	飞机
11)12 + 44	tsõ:^{44}pø:^{44}	(tshoŋ dpon)	商人
12)44 + 113	ŋy:^{44} lo:r^{113}	(dŋul lor)	钱币
13)113 + 54	ȵɛ:^{113}sa^{54}	(ȵal sa)	睡处、住处
14)113 + 12	ɕu:ŋ^{113}tʂu^{12}	(gʑuŋ ɦbru)	公粮
15)113 + 44	tɕʻa:ŋ^{113} ɕa:^{44}	(bjaŋ ɕar)	东北
16)113 + 113	tỹ:^{113}la:m^{113}	(mdun lam)	前途

五 结 果

研究语言声调的仪器，随着科学的发展日新月异。过去用过浪纹计（kymograph）、乙二声调推断尺（刘复发明）；四十年代又发明了语图仪（sonograph）等。这些都体现了当时科

学水平。当代最先进的科学工具—电子计算机出世后不久，也被用于语音（包括声调）的研究。跟其它仪器相比，它不仅速度快、精确度高，而且可以把分析结果直接用数字输出，或同时用图形和数字两种形式输出。这次我们用丹麦配制的 7504 系列机对藏语拉萨话声调所进行的实验，每个例词都输出了三套数字，并打印出声调曲线点。这三套数字表明了每个音节的长短、高低和强弱。它们是：

（一）基频（F_0）数

这是我们判定音高的主要根据。我们知道，语言中的声调，从物理上说，主要是音高问题，而音高则是由发音体在一定的时间内颤动的次数多少决定的，多则高，少则低。发音体在一定时间内颤动的次数叫“频率”。频率的单位是（H_2）。每秒振动一次叫一赫。电子计算机给出的就是以赫为单位的基频数，数字大声音就高，数字小声音就低。把各点用线连起来就可以看出声音高低起伏的情况。当然这里的数字只表明三位藏族教师在当时所发出的实际音高。声音的高低，男女老幼各不相同。即使同一个人前后也会有差异，但是高低起落的比例和形状还是一致的。语言的声调就是这种相对的音高。一般语音基频在 $65H_2$—$500H_2$ 之间。我们的发音合作人，男声一般在 100—200 赫之间，女声一般在 200—300 赫之间，也有个别词高至 350 赫左右的。由于我们的发音合作人基频的起讫点正差 100 赫，因此在换算成五度标调法时，约 20 赫即为一度。

（二）时间

一秒的语音材料共计算 100 次。也就是每 10ms（毫秒）

计算一次基频，用编号 NO. 1，2，3，4，……表示。从编号数可以看出音节（或元音）的长短来。例如女声 ka^{12}“鞍”是17（170毫秒），$ka:^{113}$“安装”是34（340毫秒）。后者恰好比前者长一倍。这次实验证明拉萨话音节（元音）长短异常分明。

（三）强度 LD1

一个音节发音的强度往往自始至终不一样，表示不同强度的数字的单位为分贝。

我们根据电子计算机给出的数字和声调曲线点画成语言学工作者容易了解的声调曲线图。共得74幅，其中单音节词21个，男女各一套，共42幅；双音节词16个，男女各一套，共32幅，列在本文最后一部分。我们又根据上述数字和图形换算成语言学中通用的五度标调法，给出近似的调值。由于我们的发音合作人基频的起讫点正差100赫，因此换算成五度标调法时，约20赫即为一度。在描写声调时，从计算机提供的数据来看，有四方面的特点值得注意：起讫点的高低、调型的变化、时间的长短和强度的大小。严格地说，这四个特点中前两个特点属于声调的性质，是声调本身的特点；后两个特点属于音长和音强问题。但是藏语声调的高低起伏变化，往往同语音的长短和强弱密不可分。比如一个长元音构成的音节是长音节，这个长音节的声调也可以说是一个长调，它往往跟短元音、短音节和短调有所不同。强弱也是这样：一个音节的重读轻读对声调有很大影响，甚至一个音节内部起讫点之间的强弱变化也会形成声调的某些特色。所以我们在描写藏语拉萨话声

调时，将按计算机提供的数据，同时考虑四方面的特征。此外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所谓高低、长短、强弱，主要是就拉萨话各声调之间比较而言，因此它们只具有相对的性质。现将单字调和双音节连读变调的实验结果分别描述如下。

1. 字调

21个单音节词的声调（简称“字调”），经计算机分析，可以归为六类（注意：这里所谓“类”还不是指调类或调位）。每一类暂取一名，便于称谓。

调名	调值	例字			
1.高短调	43或54	ka⁵⁴	命令	tʂʻi⁵⁴	万
2.高长调	44或55	ka:⁵⁵	柱子		
		tʂʻi:⁵⁵	万的	ka:m⁵⁵	干(现)
		par⁵⁵	相片	piu⁵⁵	猴子
3.高降调	52	kaʔ⁵²	阻挡		
		tʂʻiʔ⁵²	领	kam⁵²	干(过)
		kʻap⁵²	针	tɕʻĩʔ⁵²	去
4.低短调	12	ka¹²	鞍	tʂʻi¹²	刀
5.低长调	113	ka:¹¹³	安装	tʂʻi:¹¹³	刀子的
		ka:m¹¹³	箱子	mi:ŋ¹¹³	名
6.低升降调	132或121	kaʔ¹³²	阻塞	tʂʻiʔ¹³²	写
		kam¹³²	干咽		

（1）高短调

过去有人记作55，也有人记作53，一平一降，差别不小。实验结果证明这个调是降调，但下降幅度较小，不过一度左右，相当于43或54。这个调的特点是：起点较高，下降幅度小，时间短，强度变化不大。

高短调的起点较高，是与同类的高调和不同类的低调比较

来说的。拉萨话的1、2、3调起点都高，为方便起见，统称为“高调”；4、5、6调起点都低，统称为“低调””。现将高低调的起点列表比较如下（单位：赫）：

高调类	例字	男	女	低调类	例字	男	女
1	ka^{54}	137	286	4	ka^{12}	102	192
2	$ka:^{55}$	123	256	5	$ka:^{113}$	103	204
3	$kaʔ^{52}$	164	303	6	$kaʔ^{132}$	102	192
1	$tʂ'i^{54}$	161	357	4	$tʂ'i^{12}$	128	256
2	$tʂ'i:^{55}$	139	286	5	$tʂ'i:^{113}$	123	256
3	$tʂ'iʔ^{52}$	182	385	6	$tʂ'iʔ^{132}$	128	263

我们说高短调（1调）“高”，是同4、5、6调比较而言的：从上表可见，1、2、3调与4、5、6调男声平均相差40赫左右，女声平均相差90赫左右。说它“较高”，是同2、3调相比而言的。从上表看得很清楚，1调高于2调、低于3调，所以不是最高。换算成五度标调法，3调起点最高，如果定为5，则1调起点只能定为4，高短调相当于43。不过高调类内部的“高”和“较高”是相对的，不具有音位意义，所以为醒目起见算作54也是可以的。

高短调下降幅度小，是跟第三调比较而言的。这两个调都是降调，但下降幅度不同，现将1、3调起讫点列表比较如下（单位：赫）

调类	例字	男	女
1	ka^{54}	137—116	286—263
	tʂ‘i^{54}	161—128	357—303
3	kaʔ^{52}	164—137	303—256
	tʂ‘iʔ^{52}	182—111	385—286

从上表可以看出，1，3调起讫点之间的平均差数男女声都在30赫左右，换算成五度标调法，则为一度半。而第一调两个例字起讫点的平均差数为20赫左右，换算成五度标调法正好为一度，故定为43或54。

高短调时间短，是同高长调（2调）和低长调（5调）比较而言的。实验证明，拉萨话的1、3、4、6调时间都短，为方便起见，可称“短调”；2、5调时间都长，统称“长调”。现将长短的数据列表对比如下（单位：秒）：

调类	例字	男	女	调类	例字	男	女
1	ka^{54}	0.15	0.13	4	ka^{12}	0.19	0.18
	tʂ‘i^{54}	0.1	0.1		tʂ‘i^{12}	0.14	0.15
3	kaʔ^{52}	0.1	0.14	6	kaʔ^{132}	0.11	0.17
	tʂ‘iʔ^{52}	0.13	0.11		tʂ‘iʔ^{132}	0.09	0.12
2	ka:^{55}	0.17	0.33	5	ka:^{113}	0.27	0.33
	tʂ‘i:^{55}	0.22	0.28		tʂ‘i:^{113}	0.25	0.26

如把上表例字的数据予以平均计算：男声长调字平均为0．22秒，女声长调字平均为0．3秒，男声短调字平均为0．12秒，女声短调字平均为0．13秒，男女声长短调都大致相差一倍。

高短调的强度变化不大，如男女声的 ka^{54} 和 $tʂ'i^{54}$ 基本上保持在 90 分贝。

（2）高长调

高长调的主要特点是：起点较高；调形平，时间长，强度的差别不大，过去一般都记作 55。从上列高低调起点的比较表可以看出，它的起点虽比低调高，但在高调类中它是最低的，换算成五度标调法，接近 44。鉴于拉萨话中高平调 44、55 并不对立，为明晰起见，标作 55 也是可以的。

所谓调形平，是从基频数的起讫点及其中间的变化来看的，比如 $ka:^{55}$（男）的基频数起点是 123 赫，讫点是 125 赫，中间基本无波动，或波动甚微。piu^{55} 男女声在尾部都略降，大约同复元音有关。

高长调时间长。从上列长短调比较表可以看出，高长调比高短调正长一倍。$ka:^{55}$ 这个例字，从整个体系看，男声做得不够理想，长度不够一倍，但比自己念的高短调还是长些。其它例都正常。

高长调的强度变化不大。如 $ka:^{55}$（男）始终保持在 90 分贝。

（3）高降调

高降调都是带塞音或鼻音韵尾的闭音节字。鼻化元音也有读高降调的，如 $k'õ^{52}$ “喂”，$lã^{52}$ “使起”，$tʂã^{52}$ “肿”。按严式记音，这类词也带有喉塞音韵尾或紧喉作用。高降调的主要特点是：起点高，下降幅度大，时间短，强度变化不大。

高降调在高调类中起点最高。从上列高低调的起点比较表中可以看出，高降调最高，高长调最低，高短调介乎两者之间。如果高降调在五度标调法上起点定为 5，高长调的起点定

为 4，则高短调的起点或 4 或 5 均无不可。不过它们的主要区别不在起点高低，而在声调的平降和下降幅度的大小。

高降调的下降幅度较大，从上列 1、3 调起讫点的比较表来看，高降调起讫点的平均差数约为 60 赫左右，约合五度标调法三度，故定为 52。

高降调的长短，历来看法不一致。有人把这类词（除-p -k 结尾的字外）一律记作长音，如 kaʔ⁵² 记作 ka:⁵²，tɕʻĩʔ⁵² 记作 tɕʻĩ:⁵² 等。从听觉上来说，高降调确比高短调长些，但从这次实验结果来看，高降调并不长，只是下降幅度大些。这点从上列长短音比较表中即可看得很清楚，它同高短调接近，都在 0．1秒至0．15秒之间。下面多们再把这次实验中所有的高长调例字和高降调例字的长短数据列表对比如下（单位：秒）：

	男	女		男	女
ka:⁵⁵	0.17	0.33	kaʔ⁵²	0.1	0.14
tʂʻi:⁵⁵	0.22	0.28	tʂʻi⁵²	0.13	0.11
ka:m⁵⁵	0.27	0.3	kam⁵²	0.13	0.12
par⁵⁵	0.39	0.37	kʻap⁵²	0.09	0.08
piu⁵⁵	0.45	0.38	tɕʻĩʔ⁵²	0.15	0.11

高降调强度的变化不大，如 kaʔ⁵²（男）保持在 90 分贝。

（4）低短调

低短调过去有人记作 13 或 131，有人记作 35。从这次实验看来，35 的起点定得太高。这个调的主要特点是：起点低、上升幅度小、时间短、强度的变化也不大。

从上列高低调的起点比较表来看，4、5、6 三个低调起点

基本一致，如男声的 ka^{12}、ka:^{113}、kaʔ^{132}分别为 102/103/102 赫。把男声的低调例字的起点加以平均计算，也在 110 赫左右，比男声基准 100 赫，只高 10 赫左右，转换成五度标调法，约半度，还不到一度，故我们把低调的起点定为 1。

低短调的上升幅度不大。现将低短调基频数的起讫点列表如下（单位：赫）：

	男	女
ka^{12}	102—120	192—244
tʂ‘i^{12}	128—130	256—286

从数据和图表可以看出，男声读的短调字上升幅度很小，ka^{12}只上升一度，相当于 12；tʂ‘i^{12}则基本上是低平调，相当于 11。女声读的低短调上升幅度较大，ka^{12}相当于 13 或 14；tʂ‘i^{12}上升一度半，尾部略降，相当于 121 或 131。如果把男女声合起来平均计算，低短调平均上升 20 赫左右，折合五度标调法一度，故定为 12。

低短调的时间短。从上列长短音比较表看，低短调的平均长度男声是0．13秒，女声是0．15秒；低长调的平均长度男声是0．26秒，女声是0．29秒，长短恰好相差一倍。我们在上文已经说过，拉萨话的字音长短区别既是客观存在，又是相对而言。说话的速度可快可慢，所以长短没有一个固定标准。但是在同一调类（高调或低调），长短不能混淆，因为它区别不同语词，具有音位意义。不同调类里，长短本来也应有所区别，但这次实验中有个例外，ka^{12}这个低调词，男声是0．19秒，而 ka:^{55}这个高长调词男声是0．17秒，反而比低短调还要短些。这种情况有两种可能：一是说明长短的相对性。ka:^{55}和 ka^{12}的主要区别在于高低，绝对长度误差也不致影响意义。同

是高调类的 ka:^{55}（0. 17）和 ka^{54}（0. 15）的长短界限则不能混淆，更不能颠倒；同是低调类的 ka^{12}（0. 19）和 ka:^{113}（0. 27）的长短界限也不能混淆。另一种可能是说明发音或实验不够理想，有误差。因此我们采用求平均数的办法，这样比较符合实际。

低短调的强度差别不大。如 ka^{12}（男）保持在 90 分贝。

（5）低长调

这个调的主要特点是：起点低，调形先平后升，时间长，强度有一定变化。

拉萨话三个低调的起点基本一致，这可从上列高低调起点比较表看到。故低调起点都定为 1。不过从表中也可以看出，高元音字往往比低元音字起点略高。

这个调过去有人记作平调，有人记作低升调（13），有人记作全升调（15），有人记作像北京话的上声（214）。这次实验证明，这个调是先平后升，上升幅度不大，大体相当于 113。从平升所占的时间关系来说，大约一与二之比，即平占三分之一，升占三分之二。男声长调字平均为0. 22秒，即平占0. 07秒，升占0. 15秒；女声长调字平均为0. 3秒，即平占0. 1秒，升占0. 2秒。从具体字来说互有差异，男声 ka:^{113}计0. 27秒，平占0. 1秒，升占0. 17秒；tʂʻi:^{113}计0. 25秒，平占0. 1秒，升占0. 15秒。低长调的上升幅度不大，平均上升 50 赫左右，约二度半，故定为 113。其中女声上升幅度大些，差不多相当于 114。

低长调的时间长，可参见低短调有关长短的一节，这里不再重复。

这个调的强度略有变化，开音节前弱后强，闭音节前强后

弱；如 ka:^{113}（男）前平一段约 40—70 分贝，后升一段约 70—90 分贝；ka: m^{113}（男）前平一段约 90 分贝，后升一段为 70—80 分贝。

（6）低升降调

低升降调跟高降调一样，只出现在带喉塞音或鼻音韵尾的字上。鼻化元音字也有读这个调的，如 tã:^{132} “音调” kã:^{132} “雪” sã:^{132} “铜” 等。但按严式记音，这类字也带有喉塞音韵尾或紧喉作用。低升降调的特点是：起点低，调型先升后降，时间短，强度有变化。

拉萨话的三个低调起点基本一致，所以低升降调的起点也定为 1。

这个调先升后降，升降的幅度不一致，升的多，降的少。这也可以从基频数的起讫点看出来。升降两段所占的时间也不均等，升段所占时间长，降段所占时间短。现将升降起讫点的基频数和时间列表比较如下（基频数单位：赫，时间单位：秒）：

性别 / 数据升降和时间 / 例字	男				女			
	升段	时间	降段	时间	升段	时间	降段	时间
kaʔ^{132}	102－112	0.11	112－94	0.05	192－222	0.11	222－185	0.02
tʂʻiʔ^{132}	128－137	0.05	137－128	0.02	263－286	0.08	286－278	0.02
kam^{132}	120－133	0.08	113－116	0.03	185－238	0.13	238－213	0.03

从上表可见，女声上升显著，男声上升幅度小，男女平均

上升 23 赫，后面平均下降 17 赫，折合五度标调法，升 1 度多些，降 1 度少些，可定为 121 或 132。从升降两段所占时间来看，升的一段占四分之三，降的一段占四分之一，降的一段很短。由于这个调所出现的音节都带有喉塞韵尾或紧喉作用，降的一般受噪音的干扰，讫点很不容易确定，频率无规律。

有关这个调的字音长短问题，历来看法不一致。有人把这类字统统记作长音，如把kaʔ[132]记作 ka:[132]，tʂʻiʔ[132]记作 tʂʻi:[132]等。从实验结果看，低升降调字的平均长度约0.1秒，同高短调和高降调一样长，而低长调字的平均长度为0.28秒左右。这类字看来应属短音、短调。

低升降调的强度有变化：即前强后弱，也就是前面升的部分强，后面降的部分弱。这是就男声而言的，而女声强度则变化不大。现将男声升降两段强度变化列表比较如下（单位：分贝）：

强度 / 数据 / 升降段 / 例字	强度	
	升　段	降　段
kaʔ[132]	90	70
tʂʻiʔ[132]	30－45	30
kam[132]	30－50	40

从以上单字调的实验可以看到以下几点：

1)高低分明：实验证实，拉萨话高调类和低调类界限分明，严格对立。它们在声韵母完全相同的情况下区别不同的语词，

因此是不同的调位。高低两类又因韵母的长短和舒促各分化为三，共得六个调值。这些声调同韵母的搭配关系如下表（C＝辅音 V＝元音）：

高调	1 ˦˧ 43(54)	cv			
	2 ˦ 44(55)	cv:	cv:m	cvr	cvv
	3 ˥˨ 52	cvʔ	cvmʔ	cṽʔ	cvp
低调	4 ˩˨ 12	cv			
	5 ˩˩˧ 113	cv:	cv:m	cv:ŋ	
	6 ˩˧˨ 132(121)	cvʔ	cvmʔ		

2）长短分明；实验证明，拉萨话音节长短界限分明，都成一定比例。二十一个例字的长短的分别如下表：

短音节	cv	ka^{12}	ka^{54}	tʂʻi^{54}	tʂʻi^{12}
	cvʔ	kaʔ^{52}	kaʔ^{132}	tʂʻiʔ^{52}	tʂʻiʔ^{132}
	cvp	kʻap^{52}			
	cvm	kam^{52}			
	cṽʔ	tɕʻĩʔ^{52}			
长音节	cv:	ka:^{55}	tʂʻi:^{55}	tʂʻi:^{113}	
	cv:m	ka:m^{55}			
	cv:ŋ	mi:ŋ^{113}			
	cvv	piu^{55}			
	cvr	par^{55}			

3）升降幅度不大：比较来说，高降调（52）和低长调（113）升降幅度大些，其余升降幅度都很小。

4）强度变化不大：单音节词一般都保持在 90 分贝左右，没有明显的变化，只是低长调和低升降调的强度略有变化。这种变化都同辅音韵尾有关，辅音韵尾部分一般要弱些。

5）实验证明，拉萨话单音节词有六种相对稳定的字调，

但是它们在语言中的价值不同。高低调具有音位价值，其中 1 和 3，2 和 4，3 和 6 调，都是在声韵母完全相同的情况下，靠声调高低区别不同语词的。而高调类中的 1、2、3 调的区别，低调类中的 4、5、6 调的区别，则同韵母结构有一定的关联。简单地说，1、3 调只出现在短元音开音节字上，2、4 调只出现在长元音或长音节字上，3、6 调只出现在所谓“入声字”上（即以-p -k -ʔ 结尾的字或带紧喉成分的鼻韵字）。因此上述六类声调只是就调型和调值而言，并非根据音位原则所做的归类（调类或调位）。从音位学观点看，如果把元音的长短和舒促视为主要的区别性特征，则六类声调可合并为四类，甚至（高低）两类均无不可，关于这个问题，另文讨论。

2. 双音节词的连读变调

从十六个双音词的实验结果看 43（或 54）、44（或 55）、12、113 四个调组合成的十六种形式，在连读中，一共变成四种形式：即 44 + 43 型，44 + 44 型，11 + 43 型，11 + 24 型。它们变化规律是：

（1）43 在第一音节变平调 44，在第二音节不变。

（2）44 调在第一音节不变；在第二音节时，如前一音节是高调，不变；若是低调就变 24。

（3）12 调在第一音节变低平调 11，在第二音节变 43。

（4）113 调在第一音节也变低平调，在第二音节时，如前一音节是高调变 44，是低调则变 24。

下面对这四种变调形式分别进行描写说明。我们主要根据实验所得有关起讫点的高低、调型的变化、时间的长短和强度的大小等方面的数据讨论变调的形式，并与单字调比较，以期说明变调的性质及与本调的关系。

1）44＋43 型

这类变调形式主要是从调值归类的，若从来源上看，前一音节的平调源于高短调（43）和高长调（44），它们调型合一，长短区别依然保留。比较下列各字（单位：秒）：

	男	女		男	女
sa⁴⁴（tɕʻu⁴³）	0.22	0.21	tsa:ŋ⁴⁴（tɕʻu⁴³）	0.28	0.25
tɕi⁴⁴（lu⁴³）	0.12	0.17	na:m⁴⁴（tʂu⁴³）	0.31	0.30
tsa⁴⁴（mɛ:⁴⁴）	0.17	0.15	tsʻo:ŋ⁴⁴（pø̃:⁴⁴）	0.17	0.19
ta⁴⁴（tʂe:⁴⁴）	0.20	0.21	ŋy:⁴⁴（lo:⁴⁴）	0.23	0.18

从上表可见，男声短音平均为0．18秒，长音平均为0．25秒；女声短音平均为0．19秒，长音平均为0．23秒。跟单字调平均比较，男女声短音拉长了，长音男声差不多，女声缩短了。从总的来看，虽然保留了长短的区别。但不似单音节词那样有一倍之差。此外，两个高长调（44）词连读第一个通常要变得短些。这从上表可见，tsa：ŋ⁴⁴ na：m⁴⁴分别为0．28秒和0．31秒，因为后面是短调词，而tsʻo:ŋ⁴⁴，ŋy:⁴⁴分别为0．17秒和0．23秒，因为它们后面是长调词。

关于第一音节高平调的高度，先看各例基频数的起点（单位：赫）：

	男	女		男	女
sa⁴⁴（tɕu⁴³）	172	294	tsa:ŋ⁴⁴（tɕʻu⁴³）	164	270
tɕi⁴⁴（lu⁴³）	172	294	na:m⁴⁴（tʂu⁴³）	167	270
tsa⁴⁴（mɛ:⁴⁴）	167	278	tsʻo:ŋ⁴⁴（pø̃:⁴⁴）	159	270
ta⁴⁴（tʂe:⁴⁴）	161	270	ŋy:⁴⁴（lo:⁴⁴）	159	263

从上表可见，男声平均 165 赫，女声平均为 276 赫，同单字调高调起点差不多，故定为 4 或 5。

第一音节高调都读平调 44，实验证明了这一点，从基频数的起讫点即可看出。如上例 sa^{44}男声是 172 - 172 赫，$tsa:ŋ^{44}$是 164 - 164 赫，几乎没有波动。即使象 ta^{44}，161 - 152 赫，波动也不大，只是结尾部略略下降。

这一组的第二音节是个降调 43（或 54）。它有两个来源：一是原来的高短调，一是由低短调（12）变来的。在这个位置上，高低调合流。现将变调的基频数的起讫点列表比较如下（单位：赫）：

	男	女		男	女
$(sa^{44})tɕ'u^{43}$	172 - 143	294 - 263	$(tsa:ŋ^{44})tɕ'u^{43}$	164 - 147	270 - 256
$(tɕi^{44})lo^{43}$	167 - 145	294 - 270	$(na:m^{44})tʂu^{43}$	161 - 143	270 - 250
$(ȵa^{11})ɕa^{43}$	167 - 130	286 - 256	$(nɛ:^{11})sa^{43}$	169 - 154	286 - 256
$(t'a^{11})lo^{43}$	161 - 152	278 - 256	$(ɕu:ŋ^{11})tʂu^{43}$	164 - 141	286 - 250

从上表可见，这个变调的起点，男声平均为 165 赫，女声平均为 285 赫，同前一音节的起点以及单音节字高调的起点都差不多。这个变调的下降幅度也不大，男声平均下降 22 赫，女声平均下降 23 赫，折合五度标调正好一度。因此定为 43 或 54 均可。

就长度来看，同单念基本一致，是一个短调词。现将各例之长短列表如下（单位：秒）：

	男	女		男	女
(sa^{44})tɕ'u^{43}	0.11	0.09	(tsa:ŋ^{44})tɕ'u^{43}	0.12	0.13
(tɕi^{44})lo^{43}	0.08	0.10	(na:m^{44})tʂu^{43}	0.10	0.10
(ȵa^{11})ɕa^{43}	0.15	0.14	(ȵɛ:^{11})sa^{43}	0.10	0.10
(t'a^{11})lo^{43}	0.09	0.10	(ɕu:ŋ^{11})tʂu^{43}	0.07	0.08

根据上表，男声的平均长度是0．12秒，女声的平均长度是0．11秒，正同高短调字的长度一致。

关于这组变调形式整体的强弱问题，限于语音材料，我们只能看到，在大部分情况下，前面的平调字较强，后面的降调字略弱。

2）44＋44（或55＋55）型

这类变调形式中第一音节的平调，上面已经谈过，这里不再重复。现在只需说明一下后一音节的声调。后一音节的高平调（44或55）有两个来源：一是原来的高长调，一是由低长调（113）变来的。在这个位置上，低调都变高调。现将后一音节的声调的基频数的起讫点和时间列表比较如下（基频数单位：赫，时间单位：秒）：

例字	男		女	
	基频数起讫点	时间	基频数起讫点	时间
(tsa^{44})mɛ:^{44}	169－167	0.39	278－278	0.34
(ta^{44})tʂe:^{44}	152－161	0.35	263－267	0.29
(ts'o:ŋ^{44})pø:^{44}	154－161	0.31	263－256	0.35
(ny:^{44}lo:^{44})	164－159	0.32	263－263	0.36

从上表可以看出，无论高度、调型和时间，第二音节的这个高平调同前一音节以及单字调的高长调基本一致。

就强度来说，前一音节若为短音，后一音节有减弱的趋势。如上例－mɛ:^{44}从102分贝减弱到13分贝。－tʂe:^{44}则从102分贝减弱到50分贝左右。

3）11＋43（或11＋54）型

第一音节的11调来源低短调（12）和低长调（113）。这两个调在第一音节合流后，产生新调值11，长短依然不变。现列表比较如下（单位：秒）：

	男	女		男	女
ȵa^{11}(ɕa^{43})	0.18	0.18	ȵɛ:^{11}(sa^{43})	0.31	0.24
t'a^{11}(lo^{43})	0.14	0.17	ɕu:ŋ^{11}(tʂu^{43})	0.25	0.27
mi^{11}(tsa:^{24})	0.13	0.11	tɕ'aŋ^{11}(ɕa:^{24})	0.24	0.17
tɕ'a^{11}(ma:^{24})	0.16	0.16	tỹ:^{11}(la:m^{24})	0.22	0.20

从上表可见，男声短调词平均长0．15秒，长调词平均长0．26秒；女声短调词平均长0．16秒，长调词平均长0．22。值得注意的是，短调词变调后略长，长调词变调后男声差不多，女声反而短了。这种现象同上述第一音节的高调的变调情况一样。

变调11的起讫点基本一致。现将有关各例基频数的起点列表比较如下（单位：赫）：

	男	女		男	女
ȵa¹¹(ɕa⁴³)	127	208	ȵɛ¹¹:(sa⁴³)	125	200
t'a¹¹(lo⁴³)	132	213	ɕu:ŋ¹¹(tʂu⁴³)	139	222
mi¹¹(tsã:²⁴)	125	208	tɕ'aŋ¹¹(ɕa:²⁴)	123	204
tɕ'a¹¹(ma:²⁴)	132	208	tỹ:¹¹(la:m²⁴)	128	208

从上表可见，男声基频数的起点平均为129赫，女声为209赫。用这两个平均数同上述这两位发音人音域的基准点相比，男声起点较单念时的低调起点稍高，大致相当于22，但女声同单念时的低调起点完全一致，相当于11。为醒目起见，定为11。这个变调，起讫间波动甚微。比如t'ɕa¹¹的起讫点是213－213赫，中间毫无波动。但如果后面是个高短调词，这个变调的尾部略有些上升。这是连读时的一种语势。第二音节43（或54）调上面已讨论过，这里不再重复。

这一组变调形式在强度上变化不大。我们只看到男声第二音节一般强度较大。

这一音节的变调11，上面已经讨论过，这里不再重复。第二音节的变调24来源于高长调（44）和低长调（113）。前字是低调时，后字高长调变升调（24）。

这个变调的起点和上升幅度，可以通过例词的基频数的起讫点来确定。现列表比较如下（单位：赫）：

	男	女
(mi¹¹)tsã:²⁴	154－161	227－270
(tɕ'a¹¹)ma:²⁴	123－159	213－263
(tɕ'a:ŋ¹¹)ɕa:²⁴	149－161	222－250

(tỹ[11])lam[24]	130－167	208－250

从上表可见，男声基频数起点较高，平均为 139 赫，女声为 217 赫，故起点介于五度标调法的 2，3 之间。上升幅度男声平均 23 赫，女声平均 41 赫，参照听感和男女声平均数，把这个变调记作 24。从实验的结果看，这个变调有时上升到顶峰时，收尾处略降，如-ma:[24]，男声升到 159 赫时，又下降到 149 赫，女声升到 263 赫后，又降至 244 赫。

就长度而论，这个变调属于长调词。现将有关例字列表比较如下（单位：秒）：

	男	女
(mi[11])ts'ã:[24]	0.31	0.23
(tɕ'a[11])ma:[24]	0.19	0.26
(tɕ'a:ŋ[11])ɕa:[24]	0.20	0.25
(tỹ:[11])lam[24]	0.26	0.22

男声平均长度为0．24秒，女声也为0．24秒，同单念时的长调词相当。

就强度来说，一般第二音节的升调词较强，第一音节的低平调词较弱。

从以上双音词连读变调的实验可以看到：

（1）双音词只实验了四个调值的组合情况。第 3（52）和第 6（132）两调以及轻声未做实验。四个调有十六种组合形式，实际读音只有四种类型，即 55＋55（或 44＋44）型，55＋54（或 44＋43）型，11＋43（或 11＋54）型，11＋24（或 11＋35）型。

（2）第一音节的变调只出现高低两式，而且都是平调。高调类（1、2、3 调）一律变为高平，低调类（4、5、6）一律

变为低平。个别低调词在同第二音节衔接处略有上升，如女声 t‘a^{11}lo^{43} “今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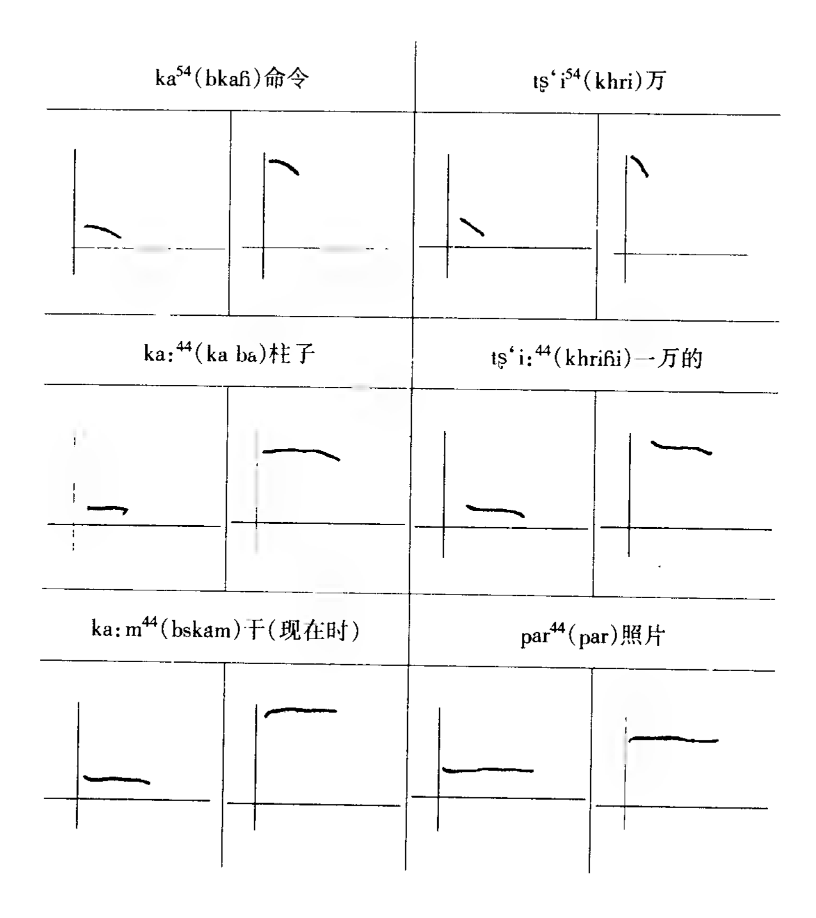
（3）第二音节的变调高低调类都出现。低短调要变为高降调，而低长调仍保持低调，只是起点略高一点。

（4）双音词连读变调中，新的调值有两个，即 11 和 24。如果调分长短，那么短 44 和短 11 也算两个新调。

（5）连读变调中，长短变化不大。不过从这次实验中发现，当两个长调词相遇时，通常第一个略短。

（6）就音强来说，如第一音节是高调，则往往是前强后弱，第一音节若是低调，则前弱后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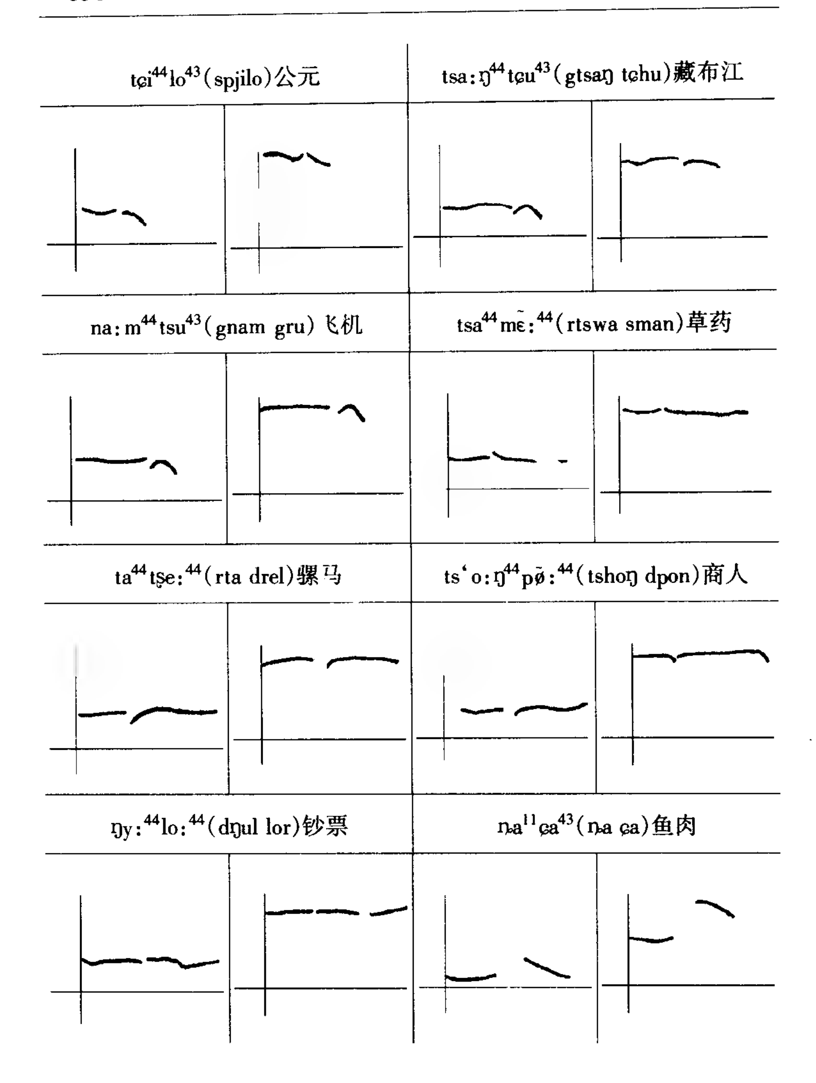
[附] 藏语① (拉萨话) 声调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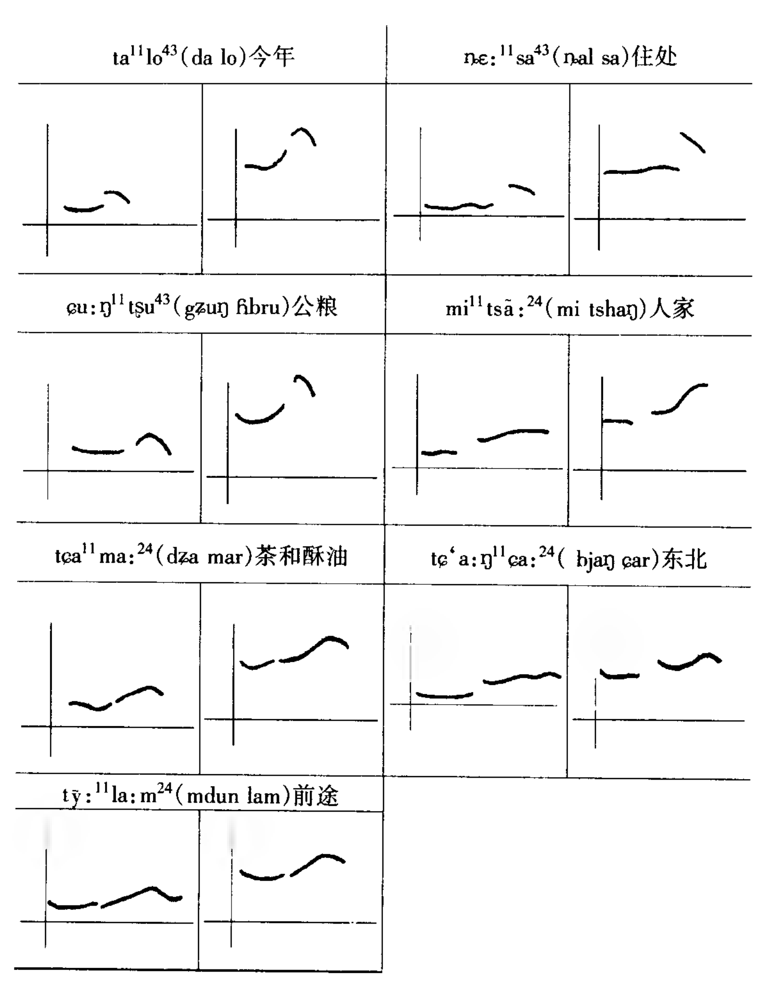


① 藏文转写采用"科院式"。下文藏文转写一律加圆括号表示。

piu^{44}(spreɦu)猴子	kaʔ^{52}(bkag)阻挡
tʂ‘iʔ^{52}(khrid)领	kamʔ^{52}(bskams)干(过去时)
k‘ap^{52}(khab)针	tɕ‘ĩʔ^{52}(phjin)去
ka^{12}(sga)鞍	tʂi^{12}(gri)刀

ka:^{113}(bsgar)安装	tʂʻi:^{113}(griɦi)刀的
ka:m^{113}(sgam)箱子	mi:ŋ^{113}(miŋ)名字
kaʔ^{132}(bgag)阻塞	tʂʻiʔ^{132}(bris)写
kamʔ^{132}(ɦgams)干吃	sa^{44}tɕu^{43}(satɕhu)水土


tɕi44lo43(spjilo)公元
tsa:ŋ44tɕu43(gtsaŋ tɕhu)藏布江
na:m44tsu43(gnam gru) 飞机
tsa44mɛ̃:44(rtswa sman)草药
ta44tʂe:44(rta drel)骡马
ts'o:ŋ44pø̃:44(tshoŋ dpon)商人
ŋy:44lo:44(dŋul lor)钞票
ȵa11ɕa43(ȵa ɕa)鱼肉



原载《语言研究》1982 年第 1 期

胡 坦 瞿霭堂 林联合

CHINA'S NATIONAL MINORITIES AND THEIR LANGUAGES

Although it is well known that China is a multiracial and multilingual nation, it is not well known how many ethnic groups, and how many languages there are within its borders.

When I was in middle school, our textbooks told us of only five ethnic groups: Han, Man, Meng, Hui, Zang (that is Han-Chinese, Manchu, Mongolian, Chinese Moslem, and Tibetan). Some books mentioned in addition Miao and Yao, using the derogatory form of the character with the canine radical for the latter (猺: 傜). In some instances, all the minorities were collectively referred to as Manzi, meaning "barbarian races."

In the past, rulers of China held prejudicial views toward the minorities and followed policies of assimilation. This was true even when the central government was founded by minorities, such as the Mongols during the Yuan dynasty and the Manchus in the Qing period. Throughout the ages the socio-political positions of the minorities were relatively low and their education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s relatively slow. The populations of some groups had declined, and were in some cases facing racial

extinction. In some regions where the minorities lived among the Han-Chinese, some would not even admit their ethnic origin for fear of discrimination.

In 1949, with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government proclaimed that 'China is a multinational country, and that all the ethnic groups are equal, and each ethnic group has the right to use and develop its own language and script.' Under these favorable conditions many came forth to declare their ethnic origin. During the census period of 1951, when citizens were asked to identify their own ethnic origin, more than four hundred different ethnic labels surfaced.

As for languages, the situation was equally unclear. Sometimes speakers of one and the same language consider themselves to be different from each other ethnically. Conversely, a community may claim ethnic identity with another which speaks a different language. An example of the latter type of situation is found in the Yugur region of Gansu province. In the eastern part of the region people speak a type of Monglian language; while in the western part, a Turkic language. However, no one considers himself a Mongolian or an Uigur, only a Yugur native.

At this point it may be appropriate to raise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What is a race or an ethnic group? How many ethnic groups are there in China? What is a language? How many languages are there in China? I don't believe that anyone could answer these questions at this time because no one has done a full-scale, exhaustive survey. History does not provide us with the

answer, either. The answer will have to come from our own efforts.

In fact, Chinese researchers attempted to answer these questions once in the 1950's by engaging in what was referred to as 'ethnic identification' (民族识别) and 'linguistic investigation.' Two survey teams were formed. Almost fifteen hundred scholars and students in various specializations participated in the field work. Funding for the surveys was entirely supplied by the government. As for the organizations connected with the surveys, they are of three types:

1. Institutes for Minorities

There are altogether ten minority institutes, one each in Beijing, Wuhan, Chengdu, Lanzhou, Guangdong, Guangxi, Guizhou, Yunnan, and Tibet. Most of the Institutes have a department of minority languages and a department of minority history. These departments are responsible for training researchers in minority languages, literature, societies, and histories. Most of the students are themselves of minority origin. A small number are Han-Chinese who volunteered for this type of work.

2.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In the Academy there are two research institutes which specialize in minority studies.

3. Local Universities

Universities in regions with large minority population, such as the University of Inner Mongolia, Xinjiang University, Yanbian University, Yunnan University and Lanzhou University all have special programs of

Minority studies. The first large scale, nation-wide ethnographic and linguistic survey of the minorities took place in 1956. After that there were some small-scale, more thorough investigations. From these surveys, we are able to have a clearer picture of the ethnic and linguistic situation with regard to the minorities of China. At the present state of our knowledge, we recognize fifty-six nationalities and more than sixty langauges in China.

The Han-Chinese are the main ethnic group. There are over nine hundred million Han-Chinese who constitute about ninety-four percent of China's population. People of the Han group have been living in China for thousands of years. It was named Han after the Han dynasty (206 BC-220 AD) and was enlarged and strengthened through assimilation of many other ethnic groups.

The remaining six percent of the population is made up of fifty-five different minority nationalities. Although not numerous by comparison with the vast Han majority, these peoples are spread over a very wide area in China. Most of them are found in the borderlands. They differ greatly in number.

Thirteen of the minority nationalities have a population of over one million each. They are Zhuang, Hui, Uigur, Yi, Miao, Tibetan, Manchu, Mongolian, Buyi, Korean, Yao, Dong, and Bai. The largest group is that of the twelve million Zhuangs living in Guangxi Zhuang Autonomous Region.

Fifteen of the minority nationalities have a population of over 100,000 each. They are Hani, Kazak, Tujia, Dai, Li, Lisu, Gaoshan, She, Lahu, Tu, Sui, Naxi, Dongxiang, and Lhoba.

Eighteen of the minority nationalities have a population of over ten thousand each. They are Kirgiz, Qiang, Jingpo, Daur, Mulao, Salar, Blang, Xibo (Sibo), Maonan, Gelao, Tajik, Primmi, Nu, Achang, Owenki, Benglong, Jino, and Monba.

Nine of the minority nationalities have a population of under ten thousand each. They are Uzbek, Bonan, Yugur, Tartar, Drung, Gin, Oronqen, Hezhen, and Russian. The Russian and the Hezhen each have less than one thousand people.

The social development of the minority peoples is uneven. Those minority communities which are mingled with or close to the Han community have developed to the same level as the Han economically. Some of the minorities still engage in fishing and hunting all year round, e. g. Oronqen, Owenki, Hezhin, and Qiang. Some engage in livestock husbandry, e. g. the Kazak, Kirgiz, Tajik, Yugur, and a part of the Mongolian and Tibetan communities. Some engage in agriculture but employ a rather primitive way of slash-and-burn cultivation, e. g. the Drung, Lhoba, Nu, Lisu, Wa, and a part of the Miao and Yao communities.

Various religions are found among the minorities: Islam among the Hui, Uigur, Kazak, Kirgiz, Tajik, Tartar, Uzbek, Dongxiang, Salar and Bonan; Buddhism among the Tibetan, Mongolian, Dai, Yugur, Bulang, Benglong, and part of the Wa. There are also Shamanists, Eastern Orthodox, Christians (both Protestant and Catholic), and polytheists.

There are more than sixty languages spoken in China.

According to the genetic relationship, these languages can be classified into four language families:

1. Sino-Tibetan

a) Han-Chinese

b) Tibeto-Burmese group: Tibetan, Monba, Lhoba, Yi, Hani, Lisu, Naxi, Lahu, Bai, Jingpo, Tujia, Qiang, Primmi, Nu, Drung, Achang, Jino.

c) Zhuang-Dong group: Zhuang, Buyi, Dai, Dong, Sui, Maonan, Molo, Li.

d) Miao-Yao group: Miao, Yao, Gelo.

e) Jing

2. Altaic

a) Turkic: Uigur, Kazak, Girgiz, Uzbek, Tartar, Salar, Yugur.

b) Mongolian: Mongolian, Dongxiang, Tu, Bonan, Daur.

c) Tungus-Manchu: Owenki, Oronqen, Manchu, Sibo, Hezhen.

d) Korean(?)

3. Austro-Asiatic

a) Mon-khmer: Wa, Blang, Benglong.

4. Indo-European

a) Iranian: Tajik

b) Slavic: Russian

There are over forty million speakers of minority languages. Among them, over thirty million speak languages of the Sino-Tibetan family while nearly ten million speak languages of the Altaic family. The Hui, Manchu, and She people now use the Han-Chinese language as their own. In the mixed and overlapping

communities bilingualism is quite common.

Some of the minority languages which in historical times have occupied important cultural positions have had well-developed and useful systems of writing, such as Tibetan, Mongolian, Uigur, Dai, and Korean. Others have scripts that are inadequate to serve the mass of their people, and still others have no writing systems at all. Minorities who had no scripts had to learn Chinese or another regional written language. However, in the past, formal education in minority areas was available to only a small portion of the total population. Illiteracy was over ninety percent. In some minority regions education was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religion. Education was carried out mainly in monasteries, mosques, or churches. The very backward state of education in minority regions could not cope with the needs of building a modern society. To help prevent the extinction of minority peoples and to raise the cultural level of the whole country, the Government encouraged them to become literate in their own tongues as well as learning the language of the Han-Chinese.

From the large-scale surveys, we are able to have a clearer picture of the ethnic and linguistic situation with regard to China' s minorities. However, there still remain many problems yet to be solved. For example:

1. Ethnic identification is not yet completed.

After the survey of the 1950's, the number of distinct ethnic groups is set at fifty-five. Five autonomous regions, twenty-five autonomous prefectures and sixty-nine autonomous counties have

been established one after another. There are still thirty-two groups which are of uncertain status. Currently, identification work is under way for the following groups as possible separate nationalities: Xarba, Deng, Ben, Kucong, Ake, Xiangdao, Kalao, Bajia, Di. Most of these are found in the Tibetan autonomous region, Yunnan, and Sichuan Provinces.

2. The problem of writing.

There were only seventeen traditional scripts among the fifty-five minorities of China. (Mongolian has two varieties and Dai, four.) Seven of them were not commonly used. All three main types of writing--picto-ideographic, syllabic, and alphabetic--were represented.

After 1949, some minorities who had no script have asked that new scripts be created for them. Those who found their traditional script inadequate have requested improvement and change. So the design of new writing sysytems is being undertaken in China today either to bring up literacy in a language that previously was unwritten or to improve or replace an existing system. In both cases there were some heated debates between Chinese scholars and Soviet advisers in the 1950's. The Soviet advisers insisted that all new scripts for China's minorities should adopt the cyrillic alphabet. The argument given was that the cyrillic system is the most complete and versatile one in the world and that printing facilities in this alphabet were readily available from Russia. Chinese scholars, on the other hand, stressed their right to select the type of script appropriate for the individual

groups. Later, the Soviet advisers accepted this idea but still demanded that at least the minorities in northern and northwestern China(such as Mongol, Uigur, etc.)should attempt to achieve uniformity in script with Russia. After extended debate over several years, Premier Zhou Enlai supported the position of the Chinese scholars. The suggestions of the Soviet advisers were rejected and a policy of respecting ‘the wishes and self-preference’(自愿自择)of the minorities was adopted. That is, the right to choose a writing system is to be left to the minorities themselves. As a consequence, most minorities that had well-developed scripts (such as the Mongols, Tibetans, Koreans) continued to use them. Only Uigurs and Kazaks decided to replace their Arabic alphabet. They feel that the Arabic syllabary is not suitable for accurate transcription of their languages, because of its limited possibilities for accurate representation of vowels. The scripts designed for the minorities in southern China are based on the Latin alphabet, such as the Zhuang, Buyi, Li, Naxi, Wa, Dong, Hani, and Miao.

Attempts at designing a new writing system for unwritten languages are facing serious difficulties as far as the problem of selecting a standard norm is concerned. Many of them do not have a spoken standard that is generally acceptable. That's why Yi people recently have decided to use a modified version of their traditional script in education, because it transcends dialects.

There is also considerable debate over what level of a language its script should represent: phonetic, phonemic, or

morphophonemic? It seems there are still a great many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problems remaining to be studied with regard to the scripts for minority languages.

3. Problems of terminology

In the last thirty years, Chinese society underwent radical changes. As socio-political institutions chang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 there is a wholesale shift of words. A large number of words and expressions have come into existence in China's minority languages, and many old words have changed their meanings.

Many minority languages are rich in vocabulary relevant to the traditional life and environment of the people who speak them, but deficient in technical terms and terms for modern and abstract concepts. If those languages are to be used for literacy and for further education, their vocabulary must be expanded. Confronted with new ideas and objects, China's minority languages have fundamentally two alternatives--to generate new words from its own resources, or to incorporate foreign words. In some instances, they select from obsolete terms in old texts, and give them new meanings. Thus, for instance, the Tibetan Buddhist term hdzambuglingwhich is used to refer to the Jambudvipa, is now used to mean 'world.' But in most cases, they just created new compound words from existing morphemes. Thus, in some minority languages, an airplane is a 'flying house,' or 'flying

boat,' or an 'iron bird.' An automobile is an 'iron yak.' For the most part, new compounds are patterned after Chinese compounds. Almost all minority languages have a great quantity of loan words from Han-Chinese, particularly in the last thirty years. Some of the minority languages have also borrowed from foreign languages. For historical reasons, the northern minorities have borrowed quite a bit from Russian, while the southern minorities from English or French.

In spite of the availability of all the methods for introducing new terms, minority languages still cannot keep pace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s in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at is why minority students with aspiration for college education have to learn Chinese, with the exception of Koreans, Mongolians, and Uigur. The bilingual education among minorities is now widespread. However, it should be subject to the wishes of the minorities themselves.

Since many minority languages have been little studied in the past, there is great need for good descriptive and comparative studies. As I' ve mentioned above, after the large-scale linguistic survey of the 1950's, there were some small-scale, more thorough investigations. These investigations, after a ten-year long interruption, are now being resumed . The language materials obtained from the survey are also now coming out.

I believe that the investigation and study of Chinese minority

languages, whether descriptive, historical, or comparative, are of great importance not only to Chinese linguistics, but also to general linguistics.

Hu Tan

原载美国《中文教师协会杂志》第Ⅷ卷第3期,1983年

COMPARATIVE SENTENCES IN TIBETAN

Comparison is an important method of cognition. It makes possible the perception of the differences and affinities of various objects, and the previous and later changes and divergences of originally identical entities. All languages have comparative sentences. The main differences between them lie in their structures. In Tibetan the comparative sentence appears in several forms which can be grouped as follows:

1. EXPLICIT AND IMPLICIT COMPARISON

In the explicit comparison both members, the basis and the compared subject, are manifest, as for example:

ba-las rdzi mang "There are more herds than cows."

gzhon-pa' i shugs-las rgan-pa' i byus bzang "The ways of the old are better than the strength of the young."

The implicit comparison does not contain the basis because it is self-evident, e.g.,

de-nas phyin-na thag-nye(-gi red) "Going that way is shorter."

zhva-mo' di chung drags-pa red "This hat is much smaller(or: is

very small)."
'*di yag shos red*"This is the best."

2. SINGLE, DOUBLE, AND PLURAL COMPARISONS

The comparison is singular if the different, previous and later, stages of one unit is meant, e.g.,
da-lta'i Lha-sa sngon-ma-dang mi'dra"Lhasa today is not like the old one."
da-lo dgun-kha na-ning-las dro(-ba'dug)"This year the winter is warmer than it was last year."

Double comparison:
kha bu-ram-las mngar-ba"a mouth sweeter than sugar"
gting sol-ba-las gnag-pa"a soul blacker than coal"

Plural comparison:
Bod-kyi dgon-pa'i nang-nas'Bras-spung che shos red"Drepung is the greatest among the monasteries of Tibet."
rta-yi nang-nas Cang-shes mchog"The All-Knowing(Steed)is the best of the horses."

3. COMPARISON OF SIMILARITY AND DIFFERENCE

Comparing the level of similarity, particle *dang*"and/with"is much used: *gangs dang kha-ba don-gcig red*"(The words) *gangs and kha-ba*have the same meaning."
gro dang nas mi'dra"Millet and rye are not the same."

deng-sang sngon-ma-dang gcig-pa ma red "The present and the past are different."

Comparing the difference in things according to a certain quality, e. g., their value or price, the particles *las* and *bas* are mainly used, e. g.,

tsan-dan gser-las rin che = tsan-dan gser-bas rin che "Sandalwood is more precious than gold."

4. COMPARING PERSONS, ANIMALS, AND OBJECTS

Some dialects* have different markers for comparing humans and nonhumans. Thus, Muya (Minyag) Tibetan has [je] for comparing human beings and [le] for comparing non-human beings and objects, e. g.,

khò ŋá – je n dźô do "He is quicker than me."

tā jà-le n dźô-le re "A horse is quicker than an ox."

thā-pà ān-dəw an-də-le riŋ do "This rope is longer than that one."

When comparing two actions, the syntactic structure shows a different pattern:

tćhò-je ŋà-n dẓó nà-gá "Your (way of going) is not like my (way of) going."

---

* For technical reasons, IPA symbols of the palatalized dental, nasal and fricatives (also as parts of affricatives) are rendered here by *t*', *ń*, *ć* and *ź*; those of the retroflex fricatives (also as parts of affricatives) - by *ṣ* and *ẓ*

5. THE BRIEF AND THE AMPLE PATTERN

Comparative sentences may follow the brief or the ample pattern. The usage of this or that pattern depends on the content and the mode of expression. E.g.,

Pad-ma-las Tshe-ring shugs che "Tshering is stronger than Padma."

Pad-ma dang Tshe-ring gnyis shugs tshad-na/Tshe-ring shugs che "If comparing the strength of Padma and Tshering, Tshering is stronger."

Pad-ma dang Tshe ring gnyis shugs che-chung bltas-na/Tshe-ring shugs che "As for measuring the strength of Padma and Tshering, Tshering's strength is greater."

Tibetan traditional grammars discuss the comparative sentence when explaining the Ablative (' *byung-khung*) of the Eight Cases(*rnam-dbye brgyad*). According to these grammars, the Ablative case has two forms, *nas* and *las*. They mark "origin", "the place of departure", "the starting point", etc., but they can also mark comparison: *dgar-ba* "difference". This *dgar-ba* is of two kinds:

(1) Comparison of homogeneous subiects(*rigs mthun-pa ' i dgar-ba*) as in *shing-gi nang-nas tsan-dan dri zhim* "From among trees sandal has the sweetest odour."

bya ' i nang-nas rmya-bya gzugs mdzes "From among birds the peacock is the most beautiful."

In this pattern particle *nas* is used.

(2)Comparison of heterogeneous subjects(*rigs mi mthun-pa 'i dgar-ba*)as in

khrung-khrung-las rmya-bya gzugs mdzes"The peacock is more beautiful than the crane."

pho-rab gcig-gi blo-rtse-las pho-'bring gsum-gyi blo-bzang dga' "The good reason of three men of average(wisdom)is more useful than the wittiness of one (person)with excellent(wisdom)."

In these sentences particles *las* or *bas* are used.

Examining modern Tibetan one can observe that all dialects have fundamentally the same pattern of comparison but differences in detail. Here below follow some examples of sentences meaning "A is bigger than Y"or"X is more A than Y",as these patterns are realized in several Tibetan dialects.

Ⅰ.THE GRAMMATICAL STRUCTURE

Pattern"X is bigger than Y"consists of four elements:

X,noun,the comparative element,

Y,noun,the basis of the comparison,

A,adjective marking the compared quality,

m,particle,comparative marker.

The Tibetan pattern is either X - Ym - A or Ym - X - A,as in

lug-sha ra-sha-las zhim(sheep,meat,goat,meat,ABL,tasty)

ra-sah-las lug-sha zhim (goat,meat,ABL,sheep,meat,tasty)

both meaning"Mutton is tastier than goat's meat."

From a grammatical point of view, A is at the end of the

sentence, and its place is firmly determined. This kind of sentence can be augmented with nouns like "X is several years older than Y" or "Lhasa beef is more expensive than Shigatse beef." Lhasa examples:

khò ŋá-lɛ ló tćhē-kì re(he, I, ABL, age great, exist)

ŋá-lɛ ló tćhē-kìre(I, ABL, age great, exist)

"He is older than me."

khò ló ŋá-lɛ tćhē-kì re(he, age, I, ABL, great, exist)

"His age is more than my(age)."

ló/ ŋá-lɛ khò tćhē-kìre(age, I, ABL, he, great, exist)

"(As for his)age, he is older than me."

ći-kə-tsè-lɛ l̥ ɛ-sā : tshāk-ćà khõ̂ tće̅-kì re

"Compared with Shigatse, beef in Lhasa is more expensive."

l̥ ɛ-sā : tshāk-ćà ći-kə-tsè-lɛ khõ̂ tćhē-kì re

"Beef in Lhasa is more expensive than Shigatse(beet)."

tshāk-ćà ći-kā-tsè-lɛ l̥ɛ̄-sā khõʌ tćhē-kì re

"As for" beef, compared with (its price in) Shigatse, it is more expensive in Lhasa."

l̥ ɛ-sɛ : tshāk-ćà ći-kə-tsè-lɛ khõ̂ tće̅-kì re

"Lhasa beef is more expensive than Shigatse beef."

Batang Tibetan expresses comparison with the aid of the marker *da* "and/with", e.g. in

tà tʂ ý da ndźô lə re "The horse is swifter than the mule."

Using here the pattern Ym – X – A it is easy to confuse the meaning: *tʂ ý da tà ndźô lə re* where it is not clear whether *da* is a conjunction or a comparative particle and the meaning is

ambiguous: "The mule and the horse are swift." or "The horse is swifter than the mule." To avoid this ambiguity, equality is expressed by a numeral(1): *tʂý da tà ńī ndźô lə re* "Both the mule and the horse are swift.", while comparison(2) is marked by the word *tche* "great/big": *tʂý- da tà ndźô tćhe- lə re* "(Compared) with the mule, the horse's swiftness is greater." The most common pattern is X – Ym – A as in
tà tʂý da ndzô lə re "The horse is swifter than the mule."

Ⅱ. MARKERS

In the Tibetan comparative sentence the entity which is compared is generally unmarked, while the entity with which it is compared is marked. The comparative particles vary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dialects and the old and new forms of the standard language.

In the written language particles *bas* and *las* are the most usual, see e.g.
tsan-dan gser-bas rin che "Sandalwood is more precious than gold." or *chu-las ja zhim* "Tea is more fragrant than water."

The modern spoken language has various local forms replacing the old *bas sgra* and *las sgra*, some dialectal forms correspond to *byed sgra*, *dang sgra*, *sum sgra*, etc., with the usual phonetical change, as in their analysis and commentary below:
(*bas sgra*)
-bɛ in Yunnan Zhongdian Tibetan:

khò ŋá-bɛ dzå nə"He is fatter than me."
khò ŋá-bɛ ló ńī tʂhè re"He is two years older than me."
té-rīŋ khē-dzóŋ-bɛ t ć óŋ nə "Today it is colder than it was yesterday."
lú-ʂ à rà-ʂ à-bɛ ʂ óŋ re"Mutton is tastier than goat meat."

-we in Chab-mdo:
ŋá- wé khò ló tćhè re"He is older than me."
ćə-wà wé ló-xò tćhère"The cat is bigger than the mouse."
(*las sgra*)
-le in Bailang Tibetan:
nì-le h ə-kì tćhē-à jôm"That is bigger than this."
khò ŋá-le ló ńi tchē-à jôm"He is two years older than me"
ći-mò-le tî tćhī-à jôm"The dog is larger than the cat.
the̱-rīŋ kh ə-sà-le tʂ haŋ-ŋa n ɑ ""Today it is colder than it was yesterday."
-lɛ in Lhasa Tibetan:
khò ŋá-lɛ ke̱n-ki re"He is older than me."
phy-jì ʔ-lɛ t́ ə̱jîʔkhà-kaʔ "Chinese script is more difficult than Tibetan script."

-la in Ngari (Mnga'-ris) Ritog (Ru-thog) and Coqin (Tsho-chen) dialects:
ŋà-la chøʔ thoà"You are taller than me."
ŋà-la khò le̱: kà jáʔ-ka ntûʔ"His work is better than mine."
(gis sgra)

-kə and its variants in Qinghai Zeku Tibetan:
khə rgi tondʐəp-kə tćhe re"He is bigger than Tondrup."

teraŋ khasaŋ-ŋgə ra tćhək re "Today it is colder than it was yesterday."

tćho ŋi tćhe re "You are bigger than me."

-ji in Derge Tibetan:

ŋà-jî lõ-zõ-(ki) ló tćhè re "Losang is older than me."

tà tʂí-jî ndʐô ndʐõ-lì re "The horse goes faster than the mule."

tʂā-xhī-jî lõ-zõ-ki xhà tćhè do "Losang is fatter than Trashi."

-je in Muya Tibetan(comparing humans):

khò ŋá-je tćhè do "He is bigger than me."

ŋá-je khò ló tćhè-lə re "He is older than me."

lõ-zõŋ ŋà-je po̭-jì khɛ-lə re "Losang's Tibetan is better than mine."

(comparing non-humans):

lu̠-ćà ra̠-ćà-le ćín-lə re "Mutton is tastier than goat meat."

(*dang sgra*)

-da in Batang Tibetan:

khò ŋá-da ló ŋá t ćhè re "He is five years older than me."

é-dè-da ē-dè thò do "This is higher than that."

á-lò nà-n ɨ̄-da tʂõ do "This year is colder than the last."

rǎ-xǎ-da lú-xà ćĩ' tćhè-lə re "Muton is tastier than goat meat."

(*sum sgra*)

-su:m in Ngari Gar(Sgar)and Zhada(Rtsa-mda')Tibetan:

ŋá-sū:m chø? ʽthoà: "You are taller than me."

ŋá-sū:m khò lɛ:-kà ká: "He is better at work than me."

-sa:ŋ in Ngari Geji(Dge-rgyas)Tibetan:

ŋá-sã : ŋ chø? thoà "You are taller than me."

ŋà-sã : ŋ khò le̱ : kà já?

"He is better at work than me."

-*sã*: in Ngari Pulan(Spu-hreng)Tibetan:

ŋá-sã :¯chø? thoà :"You are taller than me."

ŋá-sã :¯khò lɛ̱: kà kà :"He is better at work than me."

(Other markers)

-*j ɨ´na* in Chayu(Rdza-yul)Tibetan:

ŋá-j ɨ´na tćhò tćhè re"He is bigger than me."

a̱-r ɨ´ kh a̱-dzõ¯-j ɨ ´na tshɛ ći "Today it is colder than it was yesterday."

sə̀-j ɨ´ na sə̀ jâ re"One is better than the other."

-*htina* in Guide Tibetan:

khərgi ŋa -htina gɛn kə"He is bigger than me."

raća-htina ləkća ćim kə"Mutton is tastier than goat meat."

ndə -htina ka ŋga kə"That is more precious than this."

tsheraŋ-htina tondʐ əp ka zək raŋ kə "Tondrup is taller than Tsering."

Ⅲ. WORDS MARKING QUALITY (ADJECTIVES)

Comparison is inseparable from the words marking quality or adjectives. If treated from a syntactic point of view, Tibetan adjectives have a "comparative" ending. As for usage, it is impossible to foretell whether an adjective has the"comparative" form until it becomes clear it is used in a comparative sentence.

Cf. the following examples given here in their Written Tibetan forms:

common form	comparative form
chen-po "great"	*che*-ba
ring-po "long"	*ring-ba*
gsar-pa "new"	*gsar-ba*
chung-chung "little"	*chung-ba*

cf. Lhasa Tibetan

tćhēn-pò "great"	*tćhɛʔ* ˋ
ri̱ŋ-kù "long"	*ri̱ŋ-ŋa*
sā:-pà "new"	*sā:-ra*
tʂā-pù "thin"	*tʂā-pa*

Shigatse

tchēn-tè "great"	*tchè-a* ˋ
ríŋ-kè "long"	*ríŋ-ŋa* ˋ
póm-pò "coarse"	*póm-pa* ˋ

Derge

tćhẽ̄-pò "great"	*tćhè-wà*
r ɨ́-pò "long"	*r ɨ́-wà*
t ćhũ-t ćhũ- "*little*"	*ćhũ-wà*

Xiahe(Labrang)

tćhẽ-wo "great"	*tćhe-se*
so-ma "new"	*so-se*
jak-kwa "good"	*jak-se*

Resuming the usage of the adjectives in a comparative sentence, it may be stated that in Written Tibetan the adjective

root in itself can form the predicate, cf. the sentence already quoted: *ba-las rdzi mang*"There are more herders than cattle."In the spoken language a single adjective usually cannot figure as predicate; to form a sentence in most cases it has a verbal particle or an auxiliary verb, etc. In Lhasa Tibetan there is a sentence pattern which is closed by a comparative adverb, as in:

khāŋ-pà tí-lɛ tî tɔ̀?"This house is taller than that."

kūp-tà? tí-lɛ tî mà?"This chair is lower than that."

Its negative and interrogative forms have the auxiliary word *ntǔ*. In these forms its usage is obligatory, e.g.,

tî-lɛ tí tɔ̀? ntu kɛ̀?"Is this higher than that?"

tî-lɛ tí tɔ̀? mi ntù?"This is not higher than that."

Usually one of the two auxiliary particles are used in these sentences; one of them marks a general statement, the other marks a personal experience or opininon, as in

Lhasa

jā-kà-lɛ tøkà tī-kì re(a general statement)

"The autumn is milder than the summer."

khē-sà-lɛ tə̱-rìŋ tʂhā́-ŋa(subjective opinion)

"Today it is colder than it was yesterday."

Batang

rá-xà-da lú-xà ć ɨ́ tchè-lə re(a generally accepted view)

"Mutton is tastier than goat meat."

ā-rī khā-tćō-da tʂō̃ tchè do(a recent personal impression)

"Today it is colder than it was yesterday."

Zhongdian

khò ŋá-bɛ ló ńī tʂhè re(a formal statement)"He is two years older than me."
khò ŋá-bɛ dżâ nə(*a personal opinion*)"He is fatter than me."
Muya(Mi nyag)
khò ŋá-je ndżó do(a personal opinion)"He is quicker than me."
khò ŋá-je ndżó-lə re(objective statement)"He is quicker than me."

Ⅳ. NEGATION

Negated comparative sentences are formed with the negative particles *ma* and *mi*. Their usage shows dialectal differences. In Amdo and Khams *ma/mi* usually precedes and negates the adjective. Thus in Batang sentences
ē-dè é-dē-da thò do"This is higher than that."
ē-dè é-dē-da mə̱ thò do"This is not higher than that."
ē-dè é-dē-da thò tćhè do"This is higher than that."
ē-dè é-dē-da thò mə tćhè do"This is not higher than that."

If the sentence contains an auxiliary predicative elememt, the negative particle must precede the latter:
ē-dè é-dē-da thò tćhè- lə mˇ rè"This is not as high as that."
tʂý tà-da ndżô-lə má rè"The mule is not as swift as the horse."
Guide Tibetan
l̥asa tshoŋon-htina tʂo kə"Lhasa is warmer than Qinghai."
tshoŋon l̥asa ndʐamo zək mə tʂo kə"Qinghai is not as warm as Lhasa."
teraŋ kharzaŋ-htina tćhək kə"Today it is colder than it was

yesterday."

teraŋ kharzaŋ ndẓ amo zək mə tćhək kə"Today it is not as cold as it was yesterday".

In several dialects of Ü and Tsang the negative particles *ma/mi* cannot negate an adjective; in most cases the auxiliary verb is negated ,as in

Lhasa sentences

khò ŋá-lɛ ćùk tch ɛ̀ʔ jôʔ ma̱ rè"He is not stronger than me."

khòćùk ŋá-lɛ tćhē-kì ma̱ rè"His strength is not greater than mine."

khò ćùk ŋá n ə́ć ɪ̄ m ɛ̂ ʔ"His strength is not as great as mine."

Bailang sentences

hə-kì ní-lɛ tćhē-a \ *mom*"This is not as big as that."

náŋ ni h ə-lɛ thō-wà mom"This house is not as high as that."

h ə-kì ní- lɛ tćhūŋ-ŋa \ *mom*"This is not as small as that."

khò ŋá-lɛ ló kɛ n-pa \ *mom*"He is not as old as me."

Ⅴ.QUESTIONS

A comparative sentence can be questioned in several ways. E. g. in Lhasa Tibetan

ra-ćà-lɛ l u̱k-ć à ć i̱m-kì r e̱-pɛ ʔ\ "Is mutton tastier than goat meat?"or"Mutton is tastier than goat meat, ist't it?"

ra̱-ćà ći̱m-kì r ɛ:/ l u̱k-ćà ći̱m-kì rɛ: "Is goat meat tasty(or) is mutton tasty?" = "Which is tastier, goat meat or mutton?"

ra̱-ćà thā lu̱k-ćà ńī : khə̱-kì (or: *kha̱-re*) *ći̱m-kì rɛ :*

"(As for) the two, goat meat and mutton, which is tastier?"

pho̱-mò-lɛ phú kɛ́n-pa ntu̱-kɛ̀? "Is the boy older than the girl?"

pho-mò kɛ́n-pa to:/ phú kɛ́n-pa to: "Is the girl older (or) is the boy older?"

phú thã pho-mò ńī: khə̱-kì kɛ́n-pa "Who is older, the boy or the girl?"

t'hørà ńī: sù kɛ́n-kì rɛ̂? "Which of you two is older?"

In Amdo and Khams, questions to be decided often use particle "a", e.g. in Guide sentences

hwetćha ndə gana-htina a thək kə "Is this book thicker than that?"

hwetćha ndə ńira kaŋ thək kə "Which of these two books is thicker?"

In Batang sentences

ē-dè é-dē-da thò ā tćhè do "Which is taller, this or that?"

ē-dè thò do tã:/ é-dè thò do "Is this taller or is that taller?"

ē-dè da é-dē ńī ká-ndè thò tćhè do "Which of the two is taller, this or that?"

*

As we have seen, Tibetan comparative sentences have many forms. Those mentioned above are sentences in which two entities are compared. One may compare not only things objects or beings, but also movements or feelings and their strength or intensity. Besides, there are progressive, distinctive, contrastive, etc. comparative sentences. However, a detailed study of these

demands more space. *

Acknowledgements

As for the materials used in this paper I have 巴塘 Batang data from Professor Skalbzang'gyur-med, data of 贵德 Guide from Nor-bu dbang-ldan, data of 察偶 Chayu from Tshe-dbang lha-mo, 白郎 Bailang data from Tshe-ring phun-tshogs. 木雅 Muya data from Mgon-po, 中甸 Zhongtian data from Xu Lihua 徐丽华. Ngari(Mnga'-ris) data are quoted from the book *Ali zang yu* published by Qu Aitang and Tan Kerang. I express my sincere gratitude for their kind help.

Bibliography

Skal-bzang'gyur-med, *Bod-kyi brda-sprod rig-pa'i khrid-rgyun rab-gsal me-long*. Beijing 1981

Gser-tog sum-rtags. 1957.

Gseang Jumian 格桑居冕, *Zang yu fangyan Gaiyao. Zhongyang minzu xueyuan, Beijing* 1964

Qu Aitang 瞿霭堂 and Tan Kerang 谭克让, *Ali zang yu*. Zhongguo shehui kexueyuan chubanshe, Bejing 1983.

Hu Tan 胡坦, *Zang wen wenfa sanshi song*. Zhongyang Minzu Xueyuan, Beijing 1959.

Hu Tan, *Lasa zang yu zhong jizhong dongci jushi de fenxi*. In: Minzu Yuwen 1984:1.

---

* Translated from Chinese by G. Kara.

Lu Shuxiang 吕叔湘, *Zhongguo wenfa yaolue*. Shangwu Yinshuguan, Shanghai 1982.
Kun Chang and Betty Shefts, *A Manual of Spoken Tibetan (Lhasa Dialect)*. Seattle 1964.

Hu Tan

原载《匈亚利科学院东方学学报》
第 XLⅢ(2-3)卷,1989年

Comment: language rights and language policies

Professor David F. Marshall of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Dakota sent us a copy of his focus article, wishing to get a response and commentary from language scholars in China.

We were very happy to have the opportunity of reading the focus article. There is an old saying in China: 'Seeing first provides the most pleasure'. What he talks about in his work interests us a great deal. Although his discussion is about the language ques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many other countries have similar issues. In today's world, as far as I know, most countries with a variety of nationalities have raised the questions of whether a national language should be established (either an official language or a common language for all nationalities) and how to protect the rights of minority languages. The United States, the Soviet Union, India, Canada have this question; China also has a similar question.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language policies are merely the result of each country's different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social system.

Marshall has cited many facts and sources in his monograph

to describe the history and present conditions of the language ques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such as why there isn't an official language in the United States, why some people want the Constitution amended, and how the press responded to the various ELA proposals in the Congress as well as to the language policies currently in practice in six of the states. In the end, the author puts forward his own views and conclusion: 'Political prudence, common sense, and the finding of social scientists studying language maintenance and shift all seem to point at our continuing with the status quo as the best policy. Does the United States need an official language? For the time being, no.'

As the first reader of this work in China, I must say that it has impressed me a great deal. First of all, the language style of the focus article is concise and to the point, also easy to understand, Second, the conditions are described fairly and objectively. For those who are not very clear, but want to learn, about the language question and polic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it is a helpful work; for us researchers on Chinese minority languages, it is, no doubt, an extremely useful reference work. Third, the author's views are just and sound, his conclusion reasonable. According to experiences in our Chinese history, in a multilingual country, the policy of equality among different nationalities, mutual respect, and mutual learning are most conducive to the unity of all nationalities and social development. China has 56 nationalities and dozens of languages. The majority of the population is *Han*, amounting to over a billion people. The other

nationalities have more than 60 million people. Before 1949, the 'official language', based on the Beijing dialect, was selected to be the national language to be used throughout the country; the rights of the minority languages were not recognized. After 1949, the new Chinese government decided to adopt the northern dialect based on Beijing pronunciation as the common language, and the rights of minority languages were protected. Our constitution says clearly that in China 'all nationalities have the right to use and develop their own languages and writing systems'. In minority communities, schools in which their own languages are used as the languages of instruction were established. The place where I work, the Central Institute of Nationalities, has a special 'Minority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Department' as well as s 'School for the Research of Minority Languages', the prupose of which is to train minority-language scholars. The government always encourages *Han* officials who work in minority regions to learn the local minority languages, and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encourages minority officials to learn the *Han* language. All of this is grounded on a voluntary choice, not compulsion. That's why I like very much and agree with the following words from the monograph: 'Attraction, not compulsion, is the best way of spreading a language and culture.' My impression is that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minority groups and languages of immigrants have not posed a major threat to the English language spoken by 96% of the population. Therefore, paying more attention to the rights of minority languages would definitely be a wise choice.

Chinese language scholars are interested not only in American linguistic theories, but also in the way in which the United States deals with its own language problems. Professor Marshall's work is a contribution in this regard. It is also an encouragement to us to write a book on China's language problems as well as language policies. At that time. Professor Marshall should certainly be our first reader and reviewer.

Hu Tan

Central Institute of Nationalities, Beijing

Note

* This article was translated by Jie Wong, University of North Dakota.

原载荷兰《国际社会语言学杂志》60,1986年

RECHERCHES SUR LES TONS DU TIBETAIN(DIALECTE DE LHASA)

Ⅰ.INTRODUCTION

Les tons sont une caractéristique importante des langues sino-tibétaines. Dans les recherches sur ces langues, on se doit d'étudier l'état actuel et l'histoire de leurs tons.

Les tons du tibétain sont apparus tardivement. On considère généralement qu'aux alentours du VIIème siècle, époque de l'invention de l'écriture tibétaine, le tibétain était encore une langue sans tons distinctifs. Les préconsonnes* et les finales consonatiques étaient relativement développées alors que les changements de hauteur des syllabes n'étaient qu'un trait redondant, sans aucune fonction distinctive. En mille ans, le développement du tibétain a varié suivant les lieux: certains dialectes ont développé un système tonal au cours de leur évolution, d'autres ont conservé un nombre assez élevé de préconsonnes et de finales consonantiques, et n'ont toujours pas de système tonal. D'après les matériaux d'enquête sur les parlers tibétains de Chine, on peut diviser les dialectes

* Voir note 38. (NDT)

modernes en trois grands groupes:

A. Les dialectes Ü-Tsang (*Dbus-gtsang*)* principalement parlés dans la province autonome du Tibet; B. Les dialectes Kham (*Khams*), répartis surtout dans les régions tibétaines du Sichuan et du Yunnan①; C. Les dialectes Amdo (*A-mdo*) au Gansu et au Qinghai. Dans ces grands groupes, A et B sont composés de dialectes à tons, alors que C ne comprend que des dialectes sans tons. Que dans une même langue coexistent des dialectes à tons et d'autres sans tons est un fait pour le moins rare, même s'il n'est pas unique dans les langues sino-tibétaines②. Aussi, le probléme des tons du tibétain a-t-il attiré l'attention des chercheurs depuis longtemps. En voir clairement les tenants et aboutissants est important non seulement pour la recherche sur les langues sino-tibétaines, mais a également une valeur certaine dans la recherche

---

* Les noms propres tibétains sont indiqués d' abord dans une transcription phonétique usuelle, suivie d'une translittération d'après le système de Turrell Wylie. Pour ce qui est des autres termes tibétains dans l'original, ils ont aussi été parfois translittérés suivant le système de Wylie pour des raisons typographiques. Les termes chinois sont transcrits en pinyin. (NDT)

① Le dialecte de Changdu 昌都 (tib. *Chab-mdo*) au Tibet appartient également au groupe des dialectes Kham.

② La langue qiang 羌 connaît également une situation simlaire. Le qiang se divise en deux groupes principaux de dialectes, nord et sud. Les dialectes du sud (Taoping 桃平) ont des tons, ceux du nord (Mawo 麻窝) n'en ont pas. Voir Sun Hongkai (1962). En outre, les tons du Jiarong 嘉戎 (tib. *Rgya-rong*) ont un rôle faible, limités à quelques localités et à un nombre restreint de mots. Les parlers Luoba 珞巴 (tib. *Lho-pa*) et Menba 门巴 (*tib. Mon-pa*) n'ont pas de tons.

comparative historique de ces langues.

Cet article traite du système et de l' histoire des tons du tibétain de Lhasa. Pour décrire les tons le plus exactement possible, nous avons utilisé en plus des matériaux notés à l'oreille, un ordinateur(série 7504)pour l'extraction de la mélodie[①]. Le sys téme adopté est le"Clipping auto-correlation", et les mots choisis sont au nombre de 37, dont 21 mots monosyl labiques (ou "syllabes" pour simplifier) et 16 composés dissyllabiques, les premiers servant à identifier les tons de base, les seconds à dégager les tons des dissyllabes et les sandhis tonaux. Sur cette base, nous avons mené une étude approfondie en ce qui concerne les divers tons, leur valeur, les sandhis tonaux et l' histoire des tons du

① L'appareil qui a servi à nos expériences est l' ordinateur série 7504 du laboratoire de phonétique du Centre de recherches linguistiques de l' Académie des sciences sociales de Chine. Il comprend un *7504 computer system*, un *7502 digital even recorder* et un *3348 real-time narrow band analyser*. La méthode d'analyse des tons est la *Clipping auto-correlation*. Pour chaque exemple la machine donne trois séries de valeurs: fréquence, durée et intensité de chaque syllabe. Etaient chargés de l' enregistrement trois professeurs tibétains du groupe d' enseignement et de recherches tibétains de la section des langues des Minorités Nationales de l' Institut Central des Minorités: M. Lopsang Kunga, 43 ans, habitant de Lhasa, M. Kelsang Döntrub, 39 ans, de Lhasa, Mme Sonam Trölkar, 41 ans, de Lhasa. Participaient également à ce travail les camarades Qu Aitang du Centre de recherches sur les Minorités nationales à l' Académie des Sciences sociales de Chine, Lin Lianhe du Centre de recherches linguistiques ainsi que l'auteur de cet article. Pour les résultats de cette expérimentation, voir l'article écrit par l' auteur, en collaboration: "Expérimentation sur les tons du tibétain de Lhasa". Cet article publie une partie des chiffres cités ici.

tibétain de Lhasa①.

2. NOMBRE DE TONS ET LEURS REALISATIONS

Combien y a-t-il de tons dans le dialecte de Lhasa et quelle est la réalisation de chacun d'entre eux? A cette question fondamentale, plusieurs chercheurs ont apporté des réponses différentes, en Chine et à l'étranger. En ce qui concerne le nombre de tons, il varie de deux à six suivant les chercheurs. Nous ne discuterons pas *immédiatement* des causes de ces différences. Nous avons seulement choisi ci-dessous quelques théories représentatives de ces divers systèmes:

2.1. Systèmes à deux tons

le Pr Zhao Yuanren, dans "Chants d'amour de Tsangyang Gyamtso (*Tshangs-dbyangs-rgya-mtsho*)" (1930) donne deux tons, haut et bas, pour le système de Lhasa:

ton haut ˥˧ 53**

ton bas ˩˧˩ 131(ou plus précisément 231)

---

① La prononciation de Lhasa n'est pas partout entièrement similaire. En dehors des prononciations populaires et savantes, il y a des différences dans les prononciations populaires. Par exemple, les anciennes consonnes sonores(* ga * da * ba) se prononcent à Lhasa aspirées ou non aspirées. Certains disent [ko13] et d'autres [k'o13] pour * go "entendre". La prononciation populaire est le critère choisi pour cet article. Quand il y a des différences de prononciation, une note l'explicite.

** Le système de notation phonétique des tons employé par l'auteur est celui inventé par Zhao Yuanren(1930) où les chiffres représentent la hauteur de la voix(de 1 à 5, 1 étant le plus bas et 5 le plus haut), les mélodies tonales étant représentées par la succession des chiffres. Ce système est dénommé plus loin: "échelle à cinq degrés", par l'auteur. (NDT)

Le premier qui ait analysé les tons du tibétain central en deux registres est H. A. Jäschke(1881). Dans les dernières décades, R. A. Miller(1995), H. Kitamura(1995) et R. K. Sprigg(1955) eux aussi analysèrent les tons du tibétain de Lhasa en deux registres. Le système à deux tons du Professeur Sprigg prend comme unité le mot et non la syllabe.

2.2. Systèmes à trois tons

En 1951, le professeur Yu Daoquan, dans ses cours de tibétain à l'Institut Central des Minorités, divisait le ton haut en deux tons et créait ainsi un système à trois tons (quatre en incluant le ton neutre), qu'il notait par des lettres latines: *h* pour le ton plat-haut x pour le ton descendat-haut, *v* pour le ton bas, mais ne notait pas le ton neutre:

ton	*h*	dah	*rta*	cheval
ton	*x*	dax	*stag*	tigre
ton	*v*	dav	*brda*	signal
ton	neutre	shoxda	*shog-dang*	arrive !

C. A. Bell(1939) avait une autre analyse, qui divisait les tons de Lhasa en haut, moyen et bas. Ton haut: les syllabes à initiale, *k*, *c*, *t*, *p*, *ts*, *sh*, *s*, *h* et les syllabes à préconsonne à l'exception de celles ayant les initiales *kh*, *g*, *ch*, *j*, *th*, *d*, *ph*, *b*, *tsh* et *dz*:

ko-ba	ko-wa	"peau"	ton haut
spos	pö	"parfum"	ton haut, long
pag	pǎ	"brique"	ton haut, bref

ton moyen: les syllabes ayant les initiales *kh*, *ch*, *th*, *ph*, *tsh* (avec ou sans préconsonne):

cham-pa	chham-pa	"enrhumé"	ton moyen
thabs	thap'	"méthode"	ton moyen
thag-pa	thak'-pa	"corde"	ton moyen, bref

Ton bas: Les syllabes à initiale *g*, *ng*, *j*, *ny*, *d*, *n*, *b*, *m*, *dz*, *w*, *zh*, *z*, *y*, *r*, *l*, ', ainsi que *g*, *j*, *d*, *b*, *dz* avec préconsonne:

la	la	(suffixe)	ton bas
lags	lā	"être"(honor.)	ton bas, long
bod	p'ö	"Tibet"	ton bas, court

En fait, les tons moyens et haut de Bell ne se distinguent pas en tibétain de Lhasa: les anciennes consonnes initiales sourdes et sourdes aspirées n'ont pas donné de tons différents. C'est pourquoi les chercheurs ultérieurs n'ont pas repris cette analyse. Un peu plus tôt, G. Sandberg(1894) avait également propesé un système à 3 tons pour le tibétain central.

2.3. *Systèmes à 4 tons*

Depuis les années cinquante, quelques linguistes ont entrepris des recherches plus complètes sur le dialecte de Lhasa. Se basant sur une notation phonétique plus rigoureuse et le sentiment du locuteur, certains ont eu tendance à analyser les tons du tibétain en quatre (n'incluant pas le ton neutre). Mais ces classifications ne sont pas identiques. A ce que nous en savons, il y a au moins trois systèmes d'analyse en quatre tons, que nous appellerons A, B, et C.

2.3.1. Système A

Sur la base de l'analyse en trois tons du Pr. Daoquan(2.2.), le groupe d'enseignement et de recherches sur la langue tibétaine

de la section linguistique de l' Institut Central des Minorités Nationales divise le ton bas en deux tons, montant et descendant, obtenant ainsi quatre tons(sans le ton neutre), et utilise les lettres *f* pour le ton haut-plat, *h* pour le ton haut-descendant, *v* pour le ton bas-montant et *w* pour le ton bas-montant-descendant. Nous appellerons ce système "type A" ou "type IM" (abbréviation pour "Institut des Minorités"①:

ton	f	˥55	gaf	བཀའ	"ordre"
			gaaf	ཀ་བ	"pilier"
ton	h	˥˩51	gah	བཀག	"empêcher"
ton	v	˩˧ 13	gav	སྒ	"selle"
			gaav	བསྒར	"installer"
ton	w	˩˧˨ 132	gaw	འགག	"boucher"

2.3.2. *Système B*

L'analyse en quatre tons proposés par le groupe de langue tibétaine du Centre de Recherches sur les Minorités nationales de l'Académie des Sciences sociales de Chine fait de l'opposition de longueur vocalique une distinction de longueur tonale. Les tons 53 et 35 sont des tons brefs, incluant les syllabes à voyelle orale brève, les syllabes à finale implosive -?, -*p*, -*k* ainsi que certaines finales nassales; 55 et 15 sont des tons longs, comprenant les syllabes à voyelle ouverte longue et d'autres finales nasales. La

① Pour la transcription en lettres latines du système Institut des Minorités, voir Annexe 1. Dans ce type de description, les voyelles se divisent en longues et brèves, les finales glottalisées sont traitées comme un ton descendant.

réalisation des tons diffère peu du type A. Nous appellerons ce système type B ou “type AS”(“Académie des Sciences”)[①]:

˥˧ 53	ka^{53}	བཀའ	“ordre”
	$ka?^{53}$	བཀག	“empêcher”
˥ 55	ka^{55}	ཀ་བ	“pilier”
˧˥ 35	ka^{35}	སྒ	“selle”
	$ka?^{35}$	འགག	“boucher”
∧ 15	ka^{15}	བསྒར	“installer”

2.3.3. *Système C*

Dans son *Manuel de tibétain parlé*(*dialecte de Lhasa*)le Pr. Zhang Kun analyse les tons de Lhasa en deux sous-systèmes suivant le contexte: les mots à voyelle simple ne s'opposent qu'en deux tons, haut et bas(comme ā, a̲); les syllabes à diphtongues ou celles à finale nasale distinguent quatre tons: haut-haut, haut-descendant, bas-bas, bas-descendant(comme āā, āà, a̲a̲, a̲à; ā m̄, ā m̀, a̲m̲, a̲ m̀). Nous appellerons ce système “type Zhang Kun”. Cf, Chang Kun & Shefts Betty (1964). Exemples de ce type de notation:

① Pour la transcription du type Académie des Sciences, voir Annexe 1. Dans cette analyse, la longueur vocalique n' est pas notée, alors que sont notées les finales glottalisées.

TON	Exemples	Ecriture	Traduction
haut	qā	བཀའ	"ordre"
bas	q͟a	སྒ	"selle"
haut-haut	qāā	ཀ་བ	"pilier"
haut-descendant	qāà	བཀག,	"empêcher"
bas-bas	q͟a͟a	བསྒར	"disposer"
bas-descendant	q͟aà	འགག	"boucher"

Le ton neutre n'est pas noté.

2.4. *Systèmes à 6 tons*

G. de Rörich (1931) a analysé les tons du tibétain central (incluant Lhasa) en six catégories: montant, plat, descendant, chacun se divisant en haut et bas, soit:

	haut	སེར་པོ	se″-po
tons montants	bas	གསལ་པོ	se′-po
	haut	སྲས	sē⁼
tons plats	bas	སས	sē₋
	haut	བསད	se̖
tons descendants	bas	སེད	sè

Cette analyse est très loin de la prononciation réelle du dialecte de Lhasa. Dans les enquêtes sur les langues tibétaines de Chine, il n'a jamais été découvert de système semblable.

Nous présentons ci-après une autre analyse en 6 tons qui est le résultat de nos recherches et n'a pas de rapport avec l'analyse en

6 tons de de Rörich. Ces six valeurs tonales ne peuvent encore être considérées comme des "tonèmes", mais elles constituents une base fiable pour leur détermination et permettent d' expliquer les divergences entre les divers auteurs. Ces six tons sont:

tons hauts	1 ˥˦ 54	ka^{54}	བཀའ	"ordre"
	2 ˥ 55	ka:^{55}	ཀ་བ	"pilier"
	3 ˥˨ 52	kaʔ^{52}	བཀག	"empêcher"
tons bas	4 ˩˨ 12	ka^{12}	སྒ	"selle"
	5 ˩˩˧ 113	ka:^{113}	བསྒར	"disposer"
	6 ˩˧˨ 132	kaʔ^{132}	འགག	"boucher"

On peut se rendre compte, en voyant les présentations simples faites ci-dessus, que les descriptions faites par les chercheurs antérieurs varient suivant chacun①. Or les tons existent objectivement, leur nombre est limité, pourquoi les opinions sont-elles aussi diverses ? A notre point de vue, ces divergences ont rapport d'une part avec la notation des sons, et d'autre part avec les méthodes d' organisation du système. Les différences de méthodes sont liées avant tout à la façcon de traiter les "traits simultanés". Ainsi les tons descendants de Lhasa sont en général accompagnés de glottal stop, les tons plats ont des voyelles longues, etc... Comment distinguer le principal de l' accessoire, comment sélectionner les "traits simultanés", c'est ce qui divise les linguistes et qui crée les systèmes divergents. Les " traits

① Il existe beaucoup d'autres articles traitant des tons de Lhasa. Par ex. Jin Peng (1958). Cf. aussi E. Richter(1964), Nishida Tatsuo(1970)et Kamil Sadlaček(1959).

simultanés" apparaissent principalement dans les finales, aussi la distribution des tons de Lhasa se décide au premier chef dans l' analyse et le traitement des rapports entre les tons et les finales.

3. *RAPPORTS ENTRE LES TONS ET LES FINALES*

Les finales de Lhasa peuvent se répartir en quatre classes: trois classes de finales douces (ou sonantes), une classe de finales abruptes (ou obstruantes). Leurs rapports avec les tons sont quelque peu différents. Nous utiliserons V pour représenter les voyelles. N pour représenter les finales nasales(-m, -ŋ) ou nasalisées (ṽ), G pour les finales abruptes (-p, -k, -ʔ), r pour la finale vibrante, VV pour les diphtongues vocaliques(incluant les voyelles longues et les diphtongues). Les quatre classes sont donc: V, VV (incluant Vr), VN et VG, qu' on peut aussi appeler 'brèves', 'longues', ' nasales', ' abruptes'. Nous décrirons ci-dessous leurs rapports avec les tons:

3.1. *Finales V*

V désigne les finales consistant en une voyelle simple, non nasalisée, comme a, i, u, e, o[①] Ce type de finales n'admet que deux tons, haut et bas. Le ton haut est légèrement descendant, le ton bas légèrement montant:

---

① Le nombre des phonèmes vocaliques de Lhasa est une question controversée. Comme elle n' a pas d' influence sur l' analyse de structure des finales, nous n' en discuterons pas ici. Sur les différences entre les linguistes, voir Annexe 1.

ton haut	˥˦ ^{54}		ton bas	˩˨ $_{12}$	
ka^{54}	བཀའ	"ordre"	ka^{12}	སྒ	"selle"
ŋa^{54}	ལྔ	"cinq"	ŋa^{12}	ང	"je, moi"
la^{54}	གླ	"salaire"	la^{12}	ལ	"montagne"
to^{54}	ལྟོ	"nourriture"	to^{12}	རྡོ	"pierre"
ɕi^{54}	ཤི	"mourir"	ɕi^{12}	བཞི	"quatre"
tʂ'i^{54}	ཁྲི	"dix-mille"	tʂ'i^{12}	གྲི	"couteau"

Le ton haut des syllabes à initiales V a été noté antérieurement 55,53; le ton bas a été noté 13,131 et même 35. Nous avons pris quatre exemples (བཀའ, སྒ, ཁྲི, གྲི) lus par deux habitants de Lhasa (un homme et une femme). Les valeurs de la fréquence fondamentale (Fo), de l'intensité (LD1), et du temps données par l'ordinateur montrent que les tons de [ka^{54}] et [tʂ'i^{54}] commencent haut, descendent légèrement, sont brefs et n'ont que peu de changements d'intensité. Convertis dans l'échelle à cinq degrés, ils sont approximativement égaux à 43. Pour mieux les faire ressortir on les note 54. Les tons de [ka^{12}] et de [tʂ'i^{12}] commencent bas, montent légèrement, sont brefs et ont peu de changements d'intensité. Dans l'échelle à cinq degrés on les note 12. L'opposition entre ces deux tons est principalement une opposition de hauteur et non de courbe mélodique. Les points de départ et d'arrivée des fréquences de ces quatre mots sont les suivants (en hertz):

			homme	femme
haut	ka^{54}	"ordre"	137 – 116	286 – 263
	$tʂ'i^{54}$	"dix-mille"	161 – 128	357 – 303
bas	ka^{12}	"selle"	102 – 120	192 – 244
	$tʂ'i^{12}$	"couteau"	128 – 130	256 – 286

3.2. *Finales en VV et Vr*

VV comprend les finales à voyelle double, incluant les voyelles longues comme a:, i:, e:, u:, o:, ɛ:, ö(ø:):, y: ainsi que les diphtongues comme iu, əu. Vr désigne les finales à consonne vibrante comme ar, ir, ur, er, or. Les mots de ce type n'admettent également que deux tons mais leur valeur est différente du type V. Le ton haut est long et plat, le ton bas est plat puis montant:

		Ton haut			Ton bas
$ka:^{55}$	ཀ་བ	"pilier"	$ka:^{113}$	བསྐར	"disposer"
$ja:^{55}$	གཡར	"emprunter"	$ja:^{113}$	ཡར	"vers le haut"
$tɕa:^{55}$	བཅར	"visiter"	$tɕa:^{113}$	སྦྱར	"coller"
$tø:^{55}$	རྟོལ	"percer"	$tø:^{113}$	རྡོལ	"transpercé"
$ɳɛ:^{55}$	སྙལ	"endormir"	$ɳɛ:^{113}$	ཉལ	"dormir"
tar^{55}	ཏར	"télégramme"	tar^{113}	འདར	"trembler"
pir^{55}	པིར	"pinceau"	pir^{113}	སྦྲིད	"paralysé"
liu^{55}	སླེའུ	"tapis de laine"	liu^{113}	ལེའུ	"article; chapitre"

Nous avons fait porter l'expérience d'extraction de mélodie sur les six mots ཀ་བ, ཁྲིའི, པར, སླེའུ, བསྐར, གྲིའི. Les quatre premiers ont des tons qui commèncent hauts, sont longs et plats et

dont l' intensité varie peu. Dans l' échelle à cinq degrés, ils correspondent à 44. Pour mieux les mettre en valeur, nous adopterons la valeur 55. Les tons des deux autres mots commencent bas, sont d' abords plats ensuite montants, ils sont longs et varient d' intensité; dans l' échelle à cinq degrés on peut leur attribuer la valeur 113, et ils montent un peu plus haut chez les femmes.

Les finales V et VV se distinguent par la longueur sans jamais se confondre. Chez les hommes les finales longues sont en moyenne de o, 22 sec. et les finales brèves de 0, 12 sec. Chez les femmes, les syllabes longues ont une durée moyenne de 0, 3 s. et les finales brèves 0, 13 s.① En moyenne des hommes et des femmes, les syllabes brèves sont deux fois plus courtes que les syllabes longues. Les expériences montrent que [par^{55}] "photographie" at [piu^{55}] "singe" appartiennent aux syllabes longues et diffèrent avec évidence par la longueur de [ka^{54}] "ordre" et [tʂ' i^{54}] "dix mille" (durée exprimée en secondes):

	hommes	femmes
par^{55}	0.39	0.37
piu^{55}	0.45	0.39
ka^{54}	0.15	0.12
tʂ' i^{54}	0.10	0.10

① Si la moyenne des syllabes longues est plus brève d'un tiers chez les hommes que chez les femmes, c' est que le mot [ka: ^{55}] a été prononcé de façon inexacte lors de l' expérience par les hommes et n'a pas été répété.

3.3. *Finales VG*

VG désigne les finales fermées par -p, -k, -ʔ(ou encore à ton abrupt) comme aʔ, iʔ, uʔ, əp, ip, up, ik, uk, ek. Les mots avec ces finales n'ont également que deux tons possibles, haut et bas, mais la valeur de ces tons est différente de ceux des deux types ci-dessus:

ton haut			ton bas		
kaʔ^{52}	བཀག	"empêcher"	kaʔ^{132}	འགག	"boucher"
paʔ^{52}	སྤགས	"tsampa"	paʔ^{132}	འབག	"masque"
tɛʔ^{52}	བལྟས	"avoir vu"	tɛʔ^{132}	བསྡད	"s'être assis"
ɕɛʔ^{52}	བཤད	"avoir dit"	ɕɛʔ^{132}	གཞས	"chant"
tʂ'iʔ^{52}	ཁྲིད	"avoir conduit"	tʂ'iʔ^{132}	བྲིས	"avoir écrit"
ləp^{52}	བསླབས	"avoir enseigné"	ləp^{132}	ལབས	"avoir dit"
təp^{52}	བཏབ	"avoir planté"	təp^{132}	བརྡབས	"avoir heurté"

Nous avons fait porter l'expérimentation sur les cinq mots བཀག, ཁྲིད, ཁབ, འགག, བྲིས: Les trois premiers mots ont des tons hautdescendant: leur début est haut, leur pente est plus forte que pour les finales en V, leur durée plus brève que celle des finales VV et ils ne présentent qu'une faible variation d'intensité. Ils correspondent à 52 ou 53 dans l'échelle à cinq degrés. Les deux autres mots ont des tons qui commencent bas, d'abord montants puis descendants, les temps de montée et de descente ne sont pas égaux, la montée étant plus longue que la descente. Ils sont brefs et ont des changements d'intensité. Dans l'échelle à cinq degrés ils correspondent à 132.

S'agissant des finales VG, il y a deux points de polémique. Premièrement, une finale Vʔ, prononcée isolément, est-elle longue ou brève? Certains les notent comme des V:, par exemple[kaʔ^{52}] est noté [ka:^{52}] [tʂ' iʔ^{52}] est noté [tʂ' i:^{52}]. Auditivement, Vʔ semble assez longue mais les résultats des expériences montrent que Vʔ appartient aux syllabes brèves①. En effet, les tons hauts V descendent davantage que les tons hauts des finales V, mais ils ne sont pas plus longs. Ci-dessous, les longueurs comparées des finales V, Vʔ et V:

	Ex		H	F	Ex.		H	F
	ka^{54}	"ordre"	0.15	0.13	ka^{12}	"selle"	0.19	0.18
finales	tʂ' i^{54}	"dix-mille"	0.1	0.1	tʂ' i^{12}	"couteau"	0.14	0.15
brèves	kaʔ^{52}	"empêcher"	0.1	0.14	kaʔ^{132}	"boucher"	0.11	0.17
	tʂ' iʔ^{52}	"conduire"	0.13	0.11	tʂ' iʔ^{132}	"écrire"	0.09	0.12
finales	ka:^{55}	"pilier"	0.17	0.33	ka:^{113}	"disposer"	0.27	0.33
longues	tʂ' i:^{55}	"de dix-mille"	0.22	0.28	tʂ' i:^{113}	"du couteau"	0.25	0.26

En second lieu, Vʔ, Vp Vp et Vk ont-elles des tons

① Ce n'est pas sans raison que Vʔ est notée "V:". 1) Les voyelles précédant le coup de glotte n'ont pas d'opposition de longueur. 2) Une partie des locuteurs lisent Vʔ comme V:, particulièrement les mots à voyelle basse. Par ex, un de nos professeurs de tibétain de Lhasa lit ta:^{52} pour taʔ^{52} "tigre", tɕa:^{52} pour tɕaʔ^{52} "fer". 3) Dans les dissyllabes Vʔ devient souvent V:. Comme t' ɔʔ^{52} "dessus" dans t' ɔ:^{55} ka^{54} "en haut". Les finales glottalisées provenant d'anciens * -d * -g * -s et d'une partie de * -b sont instables et ont tendance à disparaître. Dans le dialecte de Shigatsé, les finales en -ʔ sont remplacées par des finales longues: Vʔ ⟶ V:.

identiques? L'expérience montre que les courbes mélodiques sont semblables mais que les valeurs tonales sont assez différentes. La variation de fréquence dans la descente des finales Vʔ au ton haut est plus grande que celle des finales Vp, mais nous n'avons pas fait l'expérience pour Vp et Vk aux tons bas.

3.4. *Finales VN*

Les finales VN ont quatre tons: deux registres, haut et bas, chacun divisé en égal et descendant:

haut-égal		haut-descendant		bas-égal (montant)		bas-descendant	
kam^{55}	"faire(prés)"	kam^{52}	"faire(passé)"	kam^{113}	"valise"	kam^{132}	"manger (qqch de sec)"
kom^{55}	"boire(prés)"	kom^{52}	"fais !"	kom^{113}	"concetré"	kom^{132}	"patience"
$ȵam^{55}$	"plat"	$ȵam^{52}$	"aplatir"	$ȵam^{113}$	"affaiblir"	$ȵam^{132}$	"prestige"
$tã^{55}$	"envoyer"	$tã^{52}$	"parti"	$tã^{113}$	"perchoir"	$tã^{132}$	"ton"
$t'ã^{55}$	"plaine"	$t'ã^{52}$	"clair"	$t'ã^{113}$	"avec, et"	$t'ã^{132}$	"décanter"
$k'õ^{55}$	"il, elle"	$k'õ^{52}$	"allo !, eh!"	$k'õ^{113}$	"rênes"	$k'õ^{132}$	"prix"

Nous avons fait porter l'expérimentation sur les six mots suivats à finale nasale: 1, སྐམ 2, བསྐམས 3, སྐམ 4, འགམས 5, ཕྱིན 6, མིང

Le premier mot se dit au ton haut égal(55), il appartient aux mots à finale longue, une notation étroite en serait: [$ka:m^{55}$] "faire (présent)"; les mots 2 à 5 out des tons haut-descentdants(53 ou 52) et ont des finales brèves, leur notation étroite est [kam^{52}] "avoir fait", [$tɕ'ĩʔ^{52}$] "être allé". Les mots 3 et 6 ont un ton bas égal puis montant, ils ont des finales longues(113), leur notation étroite est [$ka:m^{113}$] "valise", [$mi:ŋ^{113}$] "nom". Le 4éme mot se lit à un ton bas, montant puis descendant (132), il a une finale

brève et doit être noté[kam^{132}]“manger(nourriture sèche)”. En résumé, les mots à finale nasale aux tons haut-plat et bas platmontant se présentent comme les finales VV; les mots au ton hautdescendant ou bas-montant-descendant comme les finales V?.

D'aprè ce qui précède, nous pouvons dire que les finales du dialecte moderne de Lhasa se divisent en quatre types et qu'il y a 6 valeurs tonales. Les rapports entre les finales et les tons sont les suivants:

1	˥˦ 54	V		
2	˥ 55	VV	Vr	VN
3	˥˨ 52	VG		VN
4	˩˨ 12	V		
5	˩˩˧ 113	VV	Vr	VN
6	˩˧˨ 132	VG		VN

Seules les finales nasales ont quatre tons, les autres finales n' admettent que deux tons. Si on divise les finales nasales en longues et brèves, le rapport entre les tons et les finales est le suivant①:

1	˥˦ 54	V		
2	˥ 55	VV	Vr	V:N
3	˥˨ 52	VG		VN

① Par habitude, nous appelons les tons 1,2,3 tons hauts, et les tons 4,5,6 tons bas. En dehors du fait que la hauteur n'est pas la même entre les deux groupes, leur origine est également différente. D'un autre côté, nous appelons par habitude les tons 2 et 5 tons plats(ou égaux), 3 et 6 tons descendants. Il s'agit là de classifications selon deux critères différents.

4	˩˨ 12	V		
5	˩˩˧ 113	VV	Vr	V:N
6	˩˧˨ 132	VG		VN

Des machines perécises et une oreille exercée peuvent aider à déterminer les types et les valeurs des tons, mais la détermination des tonèmes nécessite de la part des linguistes une analyse scientifique sur les matériaux linguistiques bruts. Les tableaux ci-dessus offrent des matériaux bruts, et leur organisation dépend des différences de point de vue et de méthode des linguistes. Les analyses ci-dessous, *dans les conditions préalables déterminées*, peuvent toutes s'admettre:

a) Si les finales sont classées d'après l'analyse ci-dessus, en notant les longues, les brèves, les finales continues et obstruantes, les tons peuvent s'analyser en deux: Les tons 1, 2, 3, ci-dessus constituent le ton haut, les tons 4, 5, et 6 le ton bas. Les exemples peuvent se noter:

ton haut: ka^{1} "ordre" $ka:^{1}$ "pilier" $kaʔ^{1}$ "empêcher"

ton bas: ka^{2} "selle" $ka:^{2}$ "disposer" $kaʔ^{2}$ "boucher"

La caractéristique de cette analyse est qu' elle privilégie les différences de finales comme traits distinctifs: les traits tonaux autres que la hauteur sont redondants.

b) Au contraire, si on considère les traits tonaux comme distinctifs, on adopte l'analyse en 6 tons et le nombre de finales se trouve considérablement réduit: Les voyelles longues et les finales glottalisées peuvent alors être considérées comme des traits redondants et ne pas être notées. Le système devient:

ka^1	"ordre"	ka^2	"pilier"	ka^3	"empêcher"
ka^4	"selle"	ka^5	"disposer"	ka^6	"boucher"

c) En examinant l'histoire des tons et en tenant compte du sentiment des locuteurs, un grand nombre de chercheurs considèrent l'analyse en 2 tons comme trop réductrice et celle en 6 tons comme trop complexe, ils préfèrent adopter une analyse en 4 tons comme moyen terme. Mais les chercheurs ont des analyses différentes pour le re groupement des traits tonaux: Par ex, le système à 4 tons de type A(cf. § 2.3.1.)regroupe les deux tons hauts(1 et 2)en un seul(54,55 ⟶55),ainsi que les tons bas 4 et 5(12, 113 ⟶ 113), il note la longueur vocalique mais non la glottalisation. Le système B(cf. § 2.3.2.)confond les tons 1 et 3 (54,52⟶53),ainsi que les tons 4 et 6(12,132⟶35)①, et note les finales glottalisées mais non la longueur vocalique. Le système C(cf. § 2.3.2.)analyse les tons en trois composants élémentaires: haut, bas et descendant. Les tons sont formés par ces trois éléments, employés seul ou conjointement. Les mots à voyelle simple n'ont que deux tons haut ou bas, les mots à voyelle double ou nasale ont quatre tons: haut-haut, haut-descendant, bas-bas ou bas-descendant.

Les interprétations ci-dessus sont très différentes mais sont

① 35 est une valeur trop haute.

justifiées si on en connaît les présupposés[1]. De toutes façons, on ne peut nier le fait que les tons de Lhasa se distinguent par la hauteur, quelle que soit la façon de les organiser. Les tons haut et bas, dans des contextes de finale et d'initiale identiques possèdent une valeur distinctive, on ne peut donc nier leur valeur tonématique. Ce qu'on peut discuter, c'est principalement la subdivision des tons hauts et bas ainsi que leur place dans le système. La subdivision des tons, dans le tibétain actuel, s'accompagne de différences dans les finales et on ne peut trouver d'opposition purement tonale; du point de vue historique, c'est la simplification des consonnes finales qui a abouti aux changements simultanés des tons et des finales. Les linguistes n'ont pas les mêmes méthodes de description parce qu'ils n'insistent pas sur les mêmes problèmes (comme le degré de simplicité, les difficultés de la notation, le sentiment du locuteur, les sources historiques, etc). Nous considérons que, pour autant que soient respectés les traits distinctifs fondamentaux de la langue, l'organisation du système n'est qu'une question pratique. Il y a quarante ans, le Pr. Zhao Yuanren dans un article célèbre, "De la non-unicité des interprétations phonologiques des systèmes phonétiques" (1934)

① Les analyses en deux, trois et quatre tons ne sont pas toutes correctes. Elles doivent en effet avoir des conditions et des prémisses determinés. Par exemple, les analyses en deux tons doivent avoir obligatoirement comme prémisse la division des finales en longues, brèves, nasales et occlusives, sinon elles ne sont pas correctes. Si on ne distingue pas V, V: et V?, les tons doivent être au nombre de six. Il en est de même pour les analyses en quatre tons.

"soulignait qu'il n'y a pas un procédé unique pour établir un système phonologique. Nous montrons ci-dessous les différences d'analyse des divers systèmes①.

	Système A.P.I.	Système à 2 tons	Système à 6 tons	Système à 4 tons			Sens
བཀའ	ka^{54}	ka^{1}	ka^{1}	ka^{55}	ka^{53}	qā	"ordre"
ཀ་བ	ka:^{55}	ka:^{1}	ka^{2}	kaa^{55}	ka^{55}	qāā	"pilier"
བཀག	kaʔ^{52}	kaʔ^{1}	ka^{3}	ka^{51}	kaʔ^{53}	qāà	"empêcher"
སྒ	ka^{12}	kaʔ^{2}	ka^{4}	ka^{13}	ka^{35}	qa̱	"selle"
བསྒར	ka:^{113}	ka:^{2}	ka^{5}	kaa^{13}	ka^{15}	qa̱a̱	"disposer"
འགག	kaʔ^{132}	kaʔ^{2}	ka^{6}	ka^{131}	kaʔ^{35}	qa̱à	"boucher"

4. *RAPPORTS ENTRE INITIALES ET TONS*

Sur le plan historique, les rapports entre initiales et tons sont étroits, mais sont actuellement loin d'être aussi inextricables que ceux entre les finales et les tons. Nous nous contentons cidessous de souligner quelques détails mineurs:

Système consonantique de Lhasa:

Occlusives	p pʻ t tʻ ʈ ʈ k kʻ ʔ
Affriquées	ts tsʻ tɕ tɕʻ tʂ tʂʻ
Fricatives	s ɕ ʂ ç h

① L'annexe 2 donne des exemples en dialecte de Lhasa dans trois systèmes de transcription à 4 tons.

Nassales	m n ȵ ŋ (m̥)①
Liquides	l ɬ
Vibrante	r
Semi-voyelles	j w

Certaines consonnes n'apparaissent qu'aux tons hauts:

ɬ-	ɬa⁵⁴	"esprit"	ɬo⁵⁴	"sud"
ʂ-	ʂək⁵⁵tyʔ⁵⁴	"abréviation"	ʂaŋ⁵⁵to⁵⁴	"vice"
ç-	çã⁵²	"flotter"	k'a⁵⁴çəp⁵²	"écumer"
h-	ha⁵⁵lam⁵⁵	"presque"	ha⁵⁴ k'o ¹²	"comprendre"
ʔ-	ʔa⁵⁵ma⁵⁴	"mère"	ʔa⁵⁵tɕe⁵⁴	"épouse"

Les consonnes aspirées aux tons bas p'-, t'-, k'-, ʈ'-, ts'-, tɕ'-, tʂ'-, sont prononcées non-aspirées par une partie des habitants de Lhasa. Ceux qui les prononcent aspirées distinguent clairement:

Aspirées		Non-aspirées	
k'o¹²	"entendre"	ko ¹²	"porte"
t'o¹²	"paire"	to ¹²	"pierre"
p'u¹²	"garçon"	pu ¹²	"insecte"

Ceux qui les prononcent non-aspirées considèrent les paires ci-dessus comme homophones. Dans leur système phonologique, les consonnes aspirées n'existent qu'aux tons hauts. Nous savons que les consonnes au registre bas ont une origine différente selon qu'

---

① Dans le dialecte de Lhasa, il y a des nasales sourdes qui n'apparaissent qu'aux tons hauts mais ce sont des sandhis phonétiques à l'intérieur des mots. Comme m̥ -dans m̥ ə⁵⁵tɕ ĩ ⁵²"ne pas être allé".

elles sont aspirées ou non: les aspirées remontent à des consonnes sonores simples(* b- * d- * g- etc), les non-aspirées remontent à des consonnes sonores précédées d'une préinitiale(* mb - * rd - * sg - etc). Ces dernières se divisent en prénasalisées et non-prénasalisées dans le parler d'une partie des habitants de Lhasa:

Non-prénasalisées		Prénasalisées	
ko^{12}	"porte"	ŋko^{12}	"tête"
to^{12}	"pierre"	nto^{12}	"livre canonique"
tʂa^{12}	"son"	ntʂa^{12}	"ressembler"

D'après notre enquête, ceux qui ne distinguent pas sont les plus nombreux. Mais cette prénasalisation est sous-jacente car elle apparaît fréquemment dans les mots composés:

ta^{54} "cheval" + ko^{12} "tête" → ta^{55}ŋko^{54} "tête de cheval"

ra^{12} "chèvre" + ko^{12} "tête" → ra^{11}ŋko^{54} "tête de chèvre"

5. *SANDHIS TONAUX*

La discussion précédente portait sur les syllabes isolées. L'analyse ci-dessous porte sur les combinaisons dissyllabiques. Nous avons choisi seize mots composés dissyllabiques que nous avons analysés au moyen de l'ordinateur 7504. Ces mots ont été choisis tels que chaque syllabe puisse apparaître aussi comme mot monosyllabique afin de révéler les phénomènes de sandhi. Les sandhis de ces seize mots sont les suivants:

Ton lexical	Ton en sandhi	Exemple	Tib	Sens
1	54 + 54→55 + 54	sə^{55}tɕ(ʻ)u^{54}	ས་ཆུ	"boue"
2	54 + 12→55 + 54	tɕi^{55}lu^{54}	སྤྱི་ལོ	"ère chrétienne"

3	54 + 55→55 + 55	tsa^{55}mɛ:^{55}	རྩ་སྨན	plante médicinale
4	54 + 113→55 + 55	ta^{55}tʂe:^{55}	རྟ་དྲེལ	"mulet"
5	12 + 54→11 + 54	ȵa^{11}ɕa^{54}	ཉ་ཤ	"chair de poisson"
6	12 + 12→11 + 54	t'a^{11}lo^{54}	ད་ལོ	"cette année"
7	12 + 55→11 + 24	mi^{11}ts(')ã:^{24}	མི་ཚང	"personne, qqn"
8	12 + 113→11 + 24	tɕ'a^{11}ma:^{24}	ཇ་མར	"thé au beurre"
9	55 + 54→55 + 54	tsəŋ^{55}tɕ(')u^{54}	གཙང་ཆུ	"le fleuve Tsangpo"
10	55 + 12→55 + 54	nəm^{55}tʂu^{54}	གནམ་གྲུ	"avion"
11	55 + 55→55 + 55	ts'õ:^{12}pɵ:^{55}	ཚོང་དཔོན	"commerçant"
12	55 + 113→55 + 55	ŋy:^{55}lo:^{55}	དངུལ་ཤོར	"papier monnaie"
13	113 + 54→11 + 54	ȵɛ:^{11}sa^{54}	ཉལ་ས	"lieu pour dormir"
14	113 + 12→11 + 54	ɕuŋ^{11}tʂu^{54}	གཞུང་འབྲུ	"impôt en grain"
15	113 + 55→11 + 24	tɕ'ã:^{11}ɕa:^{24}	བྱང་ཤར	"nord-est"
16	113 + 113→11 + 24	ty:^{11}ləm^{24}	མདུན་ལམ	"avenir"

En prenant comme point de départ les six tons de mots monosyllabiques prononcés deux par deux, les changements de tons sont les suivants:

1. ˦˥ 54 comme première syllabe d'un dissyllabe devient haut-plat; comme seconde syllabe, il ne change pas.

2. ˥ 55 com e première syllabe ne change pas; comme seconde syllabe il change suivant le ton de la syllabe précédente: si la première syllabe a un ton haut, 55 ne change pas; si elle a un ton bas, 55 devient un ton montant 24①.

3. ˥˨ 52 comme première syllabe devient haut-plat, 55; en

① Il y a des locuteurs qui le lisent au ton plat-haut.

seconde syllabe il ne change pas.

4. ˩˨ 12 comme première syllabe devient bas-plat 11(ou 22), comme seconde syllabe devient haut bref 54.

5. ˩˩˧ 113 en première syllabe devient bas-plat 11(ou 22); en seconde syllabe il devient haut-plat 55 si la première syllabe est haute; il devient haut-montant 24(ou 35) si elle est basse.

6. ˩˧˨ 132 en première syllabe devient plat-bas 11(ou 22), en seconde syllabe devient haut-descendant 52.

Tableau des sandhis tonaux:

To des monosyllabes		changements de tons	
		lère syl.	2ème syl.
1	54	55	54
2	55	55	55
			24
3	52	55	52
4	12	11	54
5	113	11	55
			24
6	132	11	52

Du point de vue de la place de la syllabe dans la dissyllabe, les règles de sandhis tonaux peuvent se ramener à deux:

1. La première syllabe ne peut avoir que deux tons, haut et bas. Les tons d'origine 54, 55, 52 deviennent 55(en fait 44); les tons 12, 113, 132 deviennent 11(en fait 22). Ex:

54 + 54→55 + 54	ས་ཆུ	sə^{55}tɕ(ʻ)u^{54}	"boue"
55 + 54→55 + 54	གཙང་ཆུ	tsə:^{55}tɕ(ʻ)u^{54}	"fleuve Tsangpo"
52 + 54→55 + 54	ཕག་ཤ	pʻak^{55}ɕa^{54}	"viande de porc"
12 + 54→11 + 54	ཉ་ཤ	ɲa^{11}ɕa^{54}	"chair de poisson"
113 + 54→11 + 54	ཉལ་ས	ɲɛ:^{11}sa^{54}	"endroit pour dormir"
132 + 54→11 + 54	བསྡད་ས	tɛ:^{11}sa^{54}	"lieu d'habitation"

Les chiffres donnés par l'ordinateur prouvent ces faits. Par exemple les fréquences de la premère syllabe sə-de l'exemple 1 prononcé par un homme sont 172-172 herts, tsə:-de l'exemple 2 sont de 164-164 Hz, ɲa-de l'exemple 4 sont de 127-130 Hz, ɲɛ:-de l'exemple 5 sont 125-125 Hz et il n'y a pratiquement pas de variation de fréquence à l'intérieur de la syllabe.

2. Les tons de la deuxième syllabe-à 1 "exeption des syllabes atones-deviennent tons hauts. Les tons d'origine 12, 113, 132 deviennent respectivement 54, 55, 52:

54 + 12→55 + 54	སྤྱི་ལོ	tɕi^{55} lu^{54}	"ère chrétienne"
54 + 113→55 + 55	ཏ་དྲེལ	ta^{55} tʂe:^{55}	"mulet"
12 + 113→11 + 24	ཇ་མར	tɕʻa^{11} ma:^{24}	"thé et beurre de yack"
12 + 132→11 + 52	ར་ལུག	rə^{11} luʔ^{52}	"ovidés"

En conclusion, il n'y a que six combinaisons tonales dissllabiques possibles①:

---

① Si on admet que les mots monosyllabiques ont six tons, les mots dissyllabiques devraient avoir 36 combinaisons tonales ($6 \times 6 = 36$), mais en fait il n'y en a que 6. Si on admet que les mots monosyllabiques ont quatre tons, il devrait y avoir 16 (4×4) combinaisons tonales, et en fait il y en a seulement quatre: 55 + 55, 55 + 54, 11 + 24, 11 + 52. Enfin, si on admet un système à deux tons, il devrait y avoir quatre combinaisons tonales et il n'y en a en fait que deux: haut-haut, bas-haut.

55 + 54	ལྷ་ས	ɬɛ:^{55} sa^{54}	"Lhasa"
55 + 55	ལྷ་སར	ɬɛ:^{55} sa:^{55}	"à Lhasa"
55 + 52	ལྷ་ས་བ	ɬɛ:^{55} saʔ^{52}	"habitant de Lhasa"
11 + 54	གྲོ་མོ	tʂʻo^{11} mo^{54}	"Dromo"
11 + 24	གྲོ་མོར	tʂʻo^{11} mo:^{24}	"en Dromo"
11 + 52	གྲོ་མོ་བ	tʂʻo^{11} moʔ^{52}	"habitant de l'Dromo"

Si la seconde syllabe est atone, la première ne change en général pas de ton①. En dehors de ces règles générales, il y a quelques exceptions. Celles-ci ont différentes origines. Ainsi, *gnyis* "deux" prononcé isolément se dit ni:^{55} (ton haut-plat); "deux" dans *bcugnyis*, "douze" se prononce haut-descendant: tcuŋ^{55} niʔ^{52} mais dans "vingt" *nyi-shu*, il se prononce bas-plat ni^{11} cu^{54}. De même, la négation *ma* change de ton ton suivant la hauteur du ton du verbe qui la suit: si le verbe a un ton haut, *ma* se prononce au ton haut ma, si le verbe a un ton bas *ma*:

མ་བལྟས	ma^{55} tɛʔ^{52}	"je n'ai pas vu"
མ་བསྡད	ma^{11} tɛʔ^{52}	"je ne me suis pas assis"
མ་བསད	ma^{55} sɛʔ^{52}	"je n'ai pas tué"
མ་བཟས	ma^{11} sɛʔ^{52}	"je n'ai pas mangé"

6. ORIGINE DES TONS

Nous l'avons dit au début de cet article, les tons du tibétain sont un phénomène tardif. Quand apparaît l'écriture tibétaine, il n'

① Il n'y a pas encore été fait d'expérimentation sur le ton neutre, ni sur les mots trisyllabiques et quadrisyllabiques.

y a encore aucune trace d'opposition tonale. Le développement ultérieur dépend des endroits. Le tibétain de la région Sichuan-Yunnan(dialectes"kham")a développé un système tonal, celui de la région Gansu-Qinghai(dialectes"Amdo")n'a jusqu'à maintenant pas utilisé ce procédé. Nous nous demandons donc: pourquoi et sous quelles conditions le premier a-t-il développé un système tonal? Dans le passé, certains ont considéré que l'influence du chinois avait été décisive①. Cette hypothèse n'est pas soutenable: Les peuples han et tibétain du Gansu-Qinghai ont des rapports beaucoup plus étroits que ceux du Sichuan-Yunnan, alors pourquoi les dialectes Amdo n'ont-ils pas subi cette influence ? En comparant les documents historiques et les dialectes modernes, on voit que l'apparition des tons dans les dialectes kham est principalement le résultat d'une simplification considérable des initiales et des finales. En ce qui concerne le dialecte de Lhasa, les principaux facteurs de l'apparition et de la subdivision des tons sont au nombre de trois:

1. La disparition de l'opposition sourdes/sonores dans les initiales.
2. La chute des préconsonnes.
3. La simplification du système des consonnes finales.

L'opposition de registre dépend des deux premiers facteurs. La subdivision des tons à l'intérieur des registres est liée au troisième facteur. Nous pouvons dire que l'histoire des tons du

① Cf. H. A. Jäschle(1881).

dialecte de Lhasa doit être recherchée dans la structure syllabique "initiale finale" de l'ancien tibétain.

6.1. *La corrélation de sonorité des initiales et les tons.*

En ancien tibétain, les occlusives, affriquées et fricatives avaient l'opposition de sonorité. Actuellement, il y a en gros trois sortes d'évolution dans les dialectes modernes: A. Il n'y a plus que des sourdes, l' opposition a disparu①. B. Les sonores sont partiellement devenues sourdes, l' opposition a partiellement disparu. C. L' opposition est fondamentalement conservée. Le dialecte de Lhasa appartient au premier groupe, les dialectes Kham et Amdo au second. Le troisième groupe est rare, à notre connaissance; appartient à ce groupe le parler de Daofu du district autonome tibétain de Ganmu dans la province du Sichuan②.

Tibétain	Trans.③ cription	Daofu (*Lta-'o*)	Xiahe④ (*Bla-brang*)	Derge④ (*Sde-dge*)	Lhasa	EX.
ཁ	kha	k'a	k'a	k'a^{53}	k'a^{54}	"bouche"
ཐབས	thabs	t'ap	t'ap	t'aʔ^{53}	t'əp^{52}	"moyen"
ཕམ	pham	p'am	p'am	p'ã^{55}	p'am^{52}	"être battu"

① Le terme "sonore" dans les expressions telles que "assourdissement des sonores" ou "opposition de sonorité" désigne les obtruantes sonores et non les continues; de même dans la suite de l'article.

② A Daofu, il y a deux langues: l'une est tibétaine du groupe Amdo, l'autre est une langue "locale", qui d'après enquête est un dialecte Jiarong(tib. *Rgya-rong*)

③ Pour la commodité de la comparaison phonétique, la translittération du tibétain écrit utilise des symboles proches de l'alphabet phonétique international.

④ ④ Le parler de Xiahe au Gansu est un dialecte Amdo, celui de Derge au Sichuan est un dialecte Kham, celui de Lhasa [illegible] un dialecte U-t sang.

ཚ	tsha	ts'a	ts'a	ts'a^{53}	ts'a^{54}	"chaud"
ཆུ	tɕhu	tɕ'ə	tɕ'ə	tɕ'U^{53}	tɕ'u^{54}	"eau"
ས	sa	s'a	s'a	s'a^{53}	sa^{54}	"terre"
ཤ	ɕa	ɕ'a	x'a	x'a^{53}	ɕa^{54}	"viande"
གོ	go	go	ko	ko^{231}	k'o^{12}	"entendre"
དོམ	dom	dom	tom	tã^{13}	t'om^{113}	"ours"
བོད	bod	bo	wot/wol	pøʔ^{121}	p'øʔ^{132}	"Tibet"
ཇ	dʑa	dʑa	tɕa	tɕa^{231}	tɕ'a^{12}	"thé"
ཞོ	ʑo	ʑo	ɕo	xo^{231}	ɕo^{12}	"yaourt"
སྒོ	sgo	zgo	ɦgo	go^{53}	ko^{12}	"porte"
བདུན	bdun	wdən	ɦdən	dɛ^{55}	tỹ:^{113}	"sept"
གཟིག	gzig	ɣzu	zək	ziʔ^{53}	siʔ^{132}	"léopard"
བཞི	bʑi	wʑʌ	ʑə	ɣe^{231}	ɕi^{12}	"quatre"

La perte de la corrélation de sonorité dans le dialecte de Lhasa est devenue opposition tonale①. Les grandes lignes du processusus d'évolution sont les suivantes: les consonnes sourdes du tibétain se prononcaient plus hautes que les sonores. Quand la distinction de sonorité était pertinente, la distinction de hauteur était

① Les tons haut et bas du tibétain ressemblent aux tons yin et yang du chinois. Mais ces derniers sont des subdivisions des tons alors que ceux du tibétain sont les tons originaux.

redondante, comme actuellement dans les dialectes Amdo①. Mais quand les initiales sonores sont devenues sourdes, la distinction de hauteur est devenue trait pertinent. A ce moment-là, les tons passent de "tons phonétiques" à "tons pertinents", et désormais le dialecte de Lhasa est passé de l'étape "langue sans tons" à celle de "langue à tons"②.

	Ancien tibétain (langue écrite)		Tibétain moderne (Lhasa)	
sourdes	kho	ton haut	$k'o^{54}$	"il, elle"
	tho		$t'o^{54}$	"chiffre"
	phu		$p'u^{54}$	"vallée profonde"
	sa		sa^{54}	"terre"
sonores	go	ton bas	$k'o^{12}$	"entendre"
	do		$t'o^{12}$	"deux"
	bu		$p'u^{12}$	"petit garçon"
	za		sa^{12}	"manger"

6.2. *Préconsonnes et tons*.

---

① Les parlers Amdo n'ont que des tons phonétiques. En général, les mots à consonne initiale sourde se prononcent plus hauts que ceux à initiale sonore. Comme en Xiahe hka^{55} "difficile, $ɦga^{12}$" "joyeux". Dans les mots dissyllabiques, la première syllabe suit le même principe mais la seconde est toujours haute, comme en Xiahe: ka^{55} ra^{55} "sucre", ou $ŋga^{11}$ ra^{55} "forgeron". Ce changement de hauteur est très proche du dialecte de Lhasa, mais dans le dialecte d'Amdo on ne peut trouver de mots qui se dis tingueraient par la seule hauteur tonale.

② Il n'y a pas de preuve formelle concernant l'époque où sont apparus les tons en tibétain. Berthold Laufer considérait qu'au 9ème siècle le tibétain de Lhasa avait déjà développé une opposition de registre. Voir son article "Bird divination among the Tibetans" (1914). Nishida Tatsuo (1970, p. 315) considère que les tons du tibétain U-tsang avaient commencé à devenir phonologiques au 10ème siècle.

A l'époque de l'invention de l'écriture tibétaine, il y avait beaucoup de préconsonnes①, comme les occlusives b-, d-, g-, les nasales ɦ/N-, m-, les liquides et fricatives r-, l-, s-. Elles pouvaient s'employer devant la consonne de la racine pour former des groupes de consonnes distinguant des mots différents. Les préconsonnes ont par la suite eu tendance à se confondre, à se simplifier ou à disparaître dans les différents dialectes. Les dialectes Amdo, surtout dans les régions pastorales, sont particulièrement conservateurs; les dialectes kham n'ont conservé que les nasales; et le dialecte de Lhasa a perdu toutes les préconsonnes②. La chute des préconsonnes est une condition de la création d'une partie des oppositions tonales. Ex:

	EX	Ecriture	Transc.	Daofu	Alike	Derge	Lhasa
r-	"creuser"	རྐོ	rko	rko	rko	ko^{53}	ko^{54}
	"cheval"	རྟ	rta	rta	rta③	ta^{53}	ta^{54}
	"pointu"	རྩེ	rtse	rtse	rtse	tse^{55}mo^{53}	tse^{54}
	"pierrre"	རྡོ	rdo	rdo	rdo	do^{231}	to^{12}
	"blessure"	རྨ	rma	rma	rma	ma^{53}	ma^{54}
	"tambour"	རྔ	rŋa	rŋa	rŋa	ŋa^{53}	ŋa^{54}
l-	"regarder"	ལྟ	lta	rta	rta	ta^{53}	ta^{54}
	"langue"	ལྕེ	ltɕe	rtɕi	rtɕi	tɕe^{53}	tɕe^{54}

① Les "préconsonnes" ou "consonnes placées devant" comprennent ce que l'écriture tibétaine désigne comme *sngon-'jug* ("préfixe") et *mgo-can* ("suscrite").

② Il en reste quelques traces dans les mots dissyllabiques comme "quatorze" tɕu^{55} pɕi^{54}, "onze" tɕu^{55}ktɕiʔ^{52}, "dix-neuf" tɕu^{55}rku^{54}, k'ə^{55}mtɕ'u^{54} "procès", etc.

③ Dans le dialecte de Alike [a] se prononce [ɐ]

	"coller"	ལྡག	ldag	rdɑ	rdak	dɑʔ^{53}	taʔ^{132}
	"cinq"	ལྔ	lŋa	lŋa	rŋa	ŋa^{53}	ŋa^{54}
s-	"poil"	སྤུ	spu	spə	rpə	pU^{53}	pu^{54}
	"cou"	སྐེ	ske	ski	rke	ke^{53}	ke^{54}
	"tigre"	སྟག	stag	stɑ	rtak	tɑʔ^{53}	taʔ^{52}
	"tremper, infuser"	སྦང	sbaŋ	zboŋ	rbaŋ	ʔõ:^{55}	pã^{132}
	"porte"	སྒོ	sgo	zgo	rgo	go^{53}	ko^{12}
	"médicament"	སྨན	sman	smen	rman	mẽ:^{55}	mɛ̃:^{55}
	"nez"	སྣ	sna	sna	rn̥a	na^{53}	nə^{55}ku^{54}
	"coeur"	སྙིང	sȵiŋ	sȵoŋ	rȵaŋ	ȵ̥ i:^{55}	ȵĩ:^{55}
b-	"cueillir"	བཏོག	btog	ptɑ	ptok	toʔ^{53}	tɔʔ^{52}
	"charger un animal"	བཀལ	bkal	pki	kwa	ke:^{55}	kɛ:^{55}
	"cuire"	བཙོ(ས)	btso(s)	ptso	ptso	tso^{53}	tsö øʔ^{52}
	"dix"	བཅུ	ptɕu	ptɕə	ptɕə	tɕU^{53}	tɕu^{54}
	"sept"	བདུན	bdun	wdən	wdən	dɛ:^{55}	tỹ:^{113}
	"répartir"	བགོས	bgos	wgo	wgu	go^{53}	køʔ^{132}
	"tuer"	བསད	bsad	wsɛ	wsat	sɛʔ^{53}	sɛʔ^{52}
	"parler, dire"	བཤད	bɕad	wɕɛ	wɕat	çɛʔ^{53}	ɕɛʔ^{52}
	"quatre"	བཞི	bʑi	wʑə	wʑə	ɣe^{231}	ɕi^{12}
d-	"difficile"	དཀའ	dkaɦ	rka	rka	ka^{55}mo^{53}	ka^{55}leʔ^{52}
	"aimer"	དགའ	dgaɦ	rga	rga	ga^{53}	ka^{12}
	"neuf"	དགུ	dgu	rgə	rgə	gU^{53}	ku^{12}
	"bas, fond"	དམའ	dmaɦ	ɣma	hma(ɣə)	ma:^{55}wu^{53}	ma^{55}po^{54}
	"argent"	དངུལ	dŋul	ɣŋəl	ɣŋu	ŋu:^{55}	ŋy:^{55}
g-	"couper"	གཏུབ	gtub	ɣtəp	htəp	tuʔ^{53}	tup^{52}
	"principal"	གཙོ་བོ	gtsobo	ɣtsowo	htsowo	tso^{55}wo^{55}	tso^{55}wo^{54}
	"un"	གཅིག	gtɕig	ɣtɕu	htɕək	tɕiʔ^{53}	tɕiʔ^{52}
	"trois"	གསུམ	gsum	ɣsəm	hsəm	sũ^{55}	sum^{55}

	“panthère”	གཟིག	gzig	ɣzu	ɦzək	ziʔ^{53}	siʔ^{132}
	“coussin”	གདན	gdan	ɣden	ɦdan	dẽ^{55}	tɛ:^{113}
	“arc”	གཞུ	gʑu	ɣʑə	ɦʑə	ɣu^{231}	ɕu^{12}
	“ciel”	གནམ	gnam	ɣnam	ɦnam	nã^{55}	nam^{55}
	“deux”	གཉིས	gȵis	ɣȵi	ɦȵi	ȵi:^{55}	ȵi:^{55}
	“yack”	གཡག	g-jag	ɣjɑ	ɦjak	jɑʔ^{53}	jaʔ^{52}
m-	“coté”	མཐའ	mtaɦ	mt‘a	mt‘a	n̥ t‘a^{53}	t‘a^{54}
	“lac”	མཚོ	mtsho	mts‘o	mts‘o	n̥ ts‘o^{53}	ts‘o^{54}
	“lèvre”	མཆུ	mtɕhu	mtɕ‘ə	mtɕ‘ə	n̥ tɕ‘u^{53}	tɕ‘o^{55}to^{54}
	“flèche”	མདའ	mdaɦ	mda	mda	nda^{53}	ta^{12}
	“tête”	མགོ	mgo	ŋgo	ŋgo	ŋgo^{53}	ko^{12}
	“croissement de yack et de vache”	མཛོ	mdzo	mdzo	mdzo	ndzo^{53}	tso^{12}
	“solliciter”	མཇལ	mdʑal	ȵdʑəl	ȵdʑa	ndʑe:^{55}	tɕɛ:^{113}
ɦ-/n-	“boire”	འཐུང	ɦthuŋ	nt‘oŋ	nt‘oŋ	t‘ũ^{55}	t‘ũ^{55}
	“tourner”	འཁོར	ɦkhor	ɦk‘or	ɦk‘or	k‘o:^{55}	k‘o:^{55}
	“insecte”	འབུ	ɦbu	mbə	mbə	mbU^{231}	pu^{12}
	“vibrer”	འདར	ɦdar	ndar	ndar	nda^{53}	tar^{113}
	“déglutir”	འགམ	ɦgam	ŋgam	ŋgam	ŋgã^{55}	kam^{132}
	“complètement”	འཛོམ	ɦdzom	ndzom	ndzom	ndzã^{55}	tsom^{132}
	“arc-en-ciel”	འཇའ	ɦdʑaɦ	ȵdʑa	ȵdʑa	ȵdʑa^{53}	tɕa^{12}

L′ influence des préconsonnes sur les tons se produit principalement avec les initiales sonantes. Ces anciennes consonnes se pronocent hautes ou basses dans le dialecte de Lhasa suivant

respectivement la présence ou l' absence d' anciennes préconsonnes[①]:

	Ancien tibétain (langue écrite)		Tibétain moderne (Lhasa)	
Sans préconsonne	ŋa	Ton bas:	$ŋa^{12}$	"je ,moi"
	na		na^{12}	"malade"
	la		la^{12}	"montagne"
	ma		ma^{12}	"négation"
Avec préconsonne	lŋa	Ton haut:	$ŋa^{54}$	"cinq"
	sna		$nə^{55}ku^{54}$	"nez"
	bla		la^{54}	"âme"
	rma		ma^{54}	"blessure"

Pourquoi les préconsonnes ont-elles fait passer les sonantes au ton haut? Un des facteurs peut être l' assourdissement des sonantes par la préconsonne sourde s-; or les sourdes se prononcent au ton haut, en accord avec la règle "sourdes hautes-sonores basses". Comme dans le dialecte Derge *sman > $m̥ɛ^{55}$ "médicament ", *sna > $n̥a^{53}$ "nez" *slu > $ɬU^{53}$ "racheter". Une autre cause peut être l'assourdissement des préconsonnes sonores (g-d-m-r-l-) en une glottale sourde qui aurait alors donné un ton haut, comme dans le parler de Guide* au Qinghai: *lŋa > hŋa "cinq", *rŋa > hŋa "tambour", ou Gande**: *lŋa > ʔŋa "cinq", *rŋa > ʔŋa "tambour". Bien que dans le dialecte de Lhasa il n'y ait pas beaucoup de preuves que le dialecte soit passé par

---

① *zla* est une exception qui a une origine différente.

* Guide: ville située sur le Fleuve Jaune à environ 70 km au S.O. de Xining (Qinghai)(NDT).

** Gande: ville située entre Maqin et Dari dans le S.E. du Qinghai (NDT).

cette étape dans son évolution, il en subsiste néanmoins quelques traces: * rŋa-moŋ > ʔə^{55} mu:^{55} "chameau", * rna-mtɕhog > ʔa^{55} mtɕɔʔ^{52} "oreille", * g-jer-ma > ʔe:^{55} ma^{54} "poivre de Chine" (*Zanthoxy lum sp.*), etc... En résumé les préconsonnes ont joué indirectement un rôle dans la division des tons en deux registres, par leur influnence sur la sonorité des initiales.

6.3. *Finales consonantiques et tons*

Les finales consonantiques du tibétain ancien étaient assez nombreuses. D'après l'écriture, il y avait non seulement des finales simples mais aussi des finales consonantiques complexes. Aux premières, appartiennent les finales occlusives -b -d -g, les nasales -m -n -ŋ, les continues orales r- l- s-; aux secondes, appartiennent les groupes -ms, -nd -ŋs-bs-gs-ld etc. Les finales complexes ont eu tendance à se simplifier dans tous les dialectes. Les finales complexes une fois simplifiées, les finales simples se sont à leur tour réduites. Les dialectes Amdo ont conservé le plus grand nombre de finales consonantiques, comme par exemple le dialecte de Jiuzhi* qui en possède huit: -p -t -k -m -n -ŋ -r -l. Les dialectes les moins conservateurs à cet égard sont les dialectes Amdo dans lesquels il ne subsiste plus en général que le coup de glotte -ʔ. Lhasa se trouve entre ces deux extrêmes car après confusions, chute et changements phonétiques, il ne reste plus que six finales consonantiques -m -p -ʔ -ŋ -k -r. Les trois premières sont

---

* Jiuzhi: ville située a environ 75 km au N.O. de Aba(阿坝) dans le S.E. du Qinghai(NDT).

fréquentes, les trois autres sont des traces de l 'ancien tibétain, très peu fréquentes. La simplification et la chute des finales consonantiques à Lhasa ont commencé par les finales dentales(-l -r -n -s -d) ont continué par les vélaires(-ŋ -g) et seules restent relativement bien conservées les bilabiales(-m, -b)①:

Exemple

-l	"laine"	བལ	bal	wɑ	pe:^{13}	p'ɛ:^{113}
	"mulet"	དྲེལ	drel	ptʂi	tʂi:^{13}	tʂ'e:^{113}
	"cuire"	སྐོལ	skol	rku	ki:^{55}	kø:^{55}
	"argent"	དངུལ	dŋul	rŋu	ŋu:^{55}	ŋy:^{55}
-s	"orge"	ནས	nas	ni	nɛ:^{13}	nɛʔ^{132}
	"coton"	རས	ras	ri	rɛ:^{13}	rɛʔ^{132}
	"trace"	རྗེས	rdʑes	rdʑi	ɣe:^{55}	tɕeʔ^{132}
-r	"beurre"	མར	mar	mar	mɑ:^{13}	ma:^{113}
	"est"	ཤར	ɕar	x'ar	x'a^{53}②	ɕa:^{55}
	"or"	གསེར	gser	hser	se^{53}	se:^{55}
	"vibrer"	འདར	ɦdar	ndar	nda^{53}	tar^{113}
-n	"habiller"	གྱོན, གོན	gjon, gon	kon	tɕɛ^{13}	k'ø:^{113}
	"coussin"	གདན	gdan	ɦdan	dẽ^{55}	tɛ:^{113}
	"médicament"	སྨན	sman	rman	mɛ̃^{55}	mɛ:^{55}
	"sept"	བདུན	bdun	wdən	dɛ^{55}	tỹ:^{113}
-ŋ	"cuivre"	ཟངས	zaŋs	saŋ	sõ^{13}	sã^{132}
	"mille"	སྟོང	stoŋ	rtoŋ	tõ^{55}	tõ:^{55}

① Les finales bilabiales de quelques mots sont tombées, comme phebs > p'eʔ^{52} "aller", venir(honorifique)", thebs > t'eʔ^{52} "s'enfoncer".

② Dans le dialecte de Derge, Shan a donné deux mots différents: dans le sens de "est" il a donné x'a, dans le sens de "se lever (astre)", il a donné xa:

	"boire"	འཐུང	ɦthuŋ	nt'oŋ	t'ũ[55]	t'ũ:[55]
	"arbre"	ཤིང	ɕiŋ	x'aŋ	ç'ĩ[55]	ɕ'ĩ:[55], ɕiŋ[55]
-d	"lumière"	འོད	ɦod	ot	øʔ[231]	øʔ[132]
	"huit"	བརྒྱད	brgjad	wɟat	dʑɛʔ[53]	ȶɛʔ[132]
	"langage"	སྐད	skad	rkat	kɛʔ[53]	kɛʔ[52]
-g	"tigre"	སྟག	stag	rtak	tɑʔ[53]	taʔ[52]
	"yack"	གཡག	g-jag	hjak	jɑʔ[53]	jaʔ[52]
	"vie"	སྲོག	srog	ʂok	soʔ[53]	sɔʔ[52]
	"un"	གཅིག	gtɕig	hcək	tɕiʔ[53]	tɕiʔ[52], tɕik[52]
-b	"aiguille"	ཁབ	khab	k'ap	k'aʔ[53]	k'əp[52]
	"mastiquer"	སྲབ	srab	ʂap	saʔ[53]	tʂəp[52]
	"obtenir"	ཐོབ	thob	t'op	t'ọʔ[53]	t'op[52]
	"ouest"	ནུབ	nub	nəp	nʊʔ[231]	nuʔ[132]
-m	"trois"	གསུམ	gsum	hsəm	sũ[55]	sum[55]
	"ciel"	གནམ	gnam	ɣnam	nɑ̃[55]	nam[55]
	"ours"	དོམ	dom	tom	tɑ̃[13]	t'om[113]
	"valise"	སྒམ	sgam	rgam	gɑ̃[55]	kam[113]

La simplification des finales consonatiques a abouti à deux sortes de changements: 1) Augmentation du nombre des voyelles; 2) Subdivision des tons. En ancien tibétain, il y avait seulement cinq voyelles a, i, u, e, o① mais sous l'influence des finales consonantiques elles se sont progressivement divisées. D'après les exemples ci-dessous, on peut voir qu'à Lhasa les finales nassales occlusives -n -ŋ se sont petit à petit amüies en nasalisant les

① Certains chercheurs considèrent que le tibétain ancien avait six voyelles: a, i, u, e, o, ï.

voyelles(* an > ε: ; * aŋ > ã:), que la disparition des finales occlusives et fricatives a entraîné la glottalisation ou la tension des voyelles(* ag > ãʔ, * ad > εʔ, * as > εʔ) ; que la perte des finales liquide ou vibrante a conduit à l'allongement des voyelles(* al > ε: * ar > a:)et enfin que les finales dentales * -d * -l * -n * -s ont transformé les voyelles d'arrière en voyelles d'avant(* al > ε: , * ol > ø: , * ul > y: , * an > ε̃: ; * on > ø̃: , * un > ỹ:). Ainsi, consécutivement à la simplification des finales, le dialecte de Lhasa a développé une opposition de longueur vocalique(a-a: , i-i: , u-u: , etc), une corrélation de nasalisation(a-ã, i-ĩ, u-ũ, etc) et a produit de nouveaux phonèmes vocaliques: ε ø y. Ces phénomènes ont en outre une influence certaine sur la distribution tonale①.

La simplification des finales a également eu comme résultat la division des tons. D'un système à deux tons de registre créé par la disparition de l'opposition sourde/sonore des initiales, le parler de Lhasa est passé, sous l'influence des finales, à un système à quatre tons. En général, les finales continues(-m -n -ŋ -r -l)ont donné un ton plat (le ton haut devient haut-égal, le ton bas devient bas-

① La distinction de longueur tonale dans l'analyse du système tonal du type B à 4 tons est déterminée par la longueur vocalique.

montant)①, les finales occlusives et fricatives ont donné des tons descendants (le ton haut devenant haut-descendant, le ton bas devenant bas-montant-descendant)②. On peut considérer que l'opposition des finales nasales/liquides d'une part, occlusives/fricatives d'autre part, est une opposition consonantique de sonorité. Il faut faire des recherches pour savoir si les anciennes finales occlusives *-b *-d *-g étaient sonores. De toute façon elles sont devenues sourdes dans le dialecte de Lhasa ainsi que dans la majorité des autres (*-b > -p, *-d > -t > -ʔ, *-g > -k > -ʔ/-k). La finale -s était sourde et est devenue ultérieurement -ʔ. C'est pourquoi, en fait, les finales occlusives et fricatives étaient sourdes alors que les nasales et liquides étaient sonores. On peut voir ainsi que l'opposition de sonorité des consonnes a joué un rôle dans la division tonale aussi bien au "début" du mot qu'en "finale". Le changement de la corrélation de sonorité des consonnes est l'origine générale de la division tonale des langues tibétaines.

---

① Quelques mots à finale nasale se prononcent avec un ton descendant comme ceux à finale occlusive. La condition en est qu'en tibétain ancien il y avait un -s ou un -d après la nasale. Comme *khams* [k'am^{52}] "frontière" [tɕ'ɨ̇^{52}] "aller". Quelques autres mots à finale nasale se prononcent au ton descendant, mais l'origine n'en est pas claire. Peut-être y avait-il une finale-s ou -d, mais elle n'est pas notée dans l'écriture, comme *gting* [tĩ^{52}] "fond", *sgang* [kã^{132}] "sommet", *g.yang* [jã^{52}] "profond", etc...

② Les groupes de finales en -s ou -d ont la même influence sur les tons que les finales abruptes. Les finales consonantiques simples en -s produisent un ton descendant dans le dialecte de Lhasa. Certaines chercheurs l'ont autrefois considéré comme un ton plat, mais il s'agissait d'une erreur auditive dont on ne peut tenir compte. Dans les dialectes Kham, l'influence de la finale -s est la même que celle des finales sonantes.

Le tableau ci-dessous montre l'influence de la simplification des finales sur la subdivision des tons:

	Ancien tibétain(forme écrite)			Tibétain moderne(Lhasa)	
sonantes	-r	khor	ton plat	k'o:⁵⁵	"à lui"(DAT-LOC)
	-l	khul		k'y:⁵⁵	"région"
	-n	ɦkhon		k'ø:⁵⁵	"haine"
	-ŋ	khoŋ		k'õ:⁵⁵	"il, lui(honor.)"
	-m	khom		k'om⁵⁵	"avoir le temps de"
	-i	khoɦi		k'ø:⁵⁵	"de lui"
obstru-antes	-b	khab	ton de sonante	k'əp⁵²	"aiguille"
	-g	khag		k'aʔ⁵²	"partie"
	-d	ɦkhod		k'øʔ⁵²	"disposer"
	-s	khos		k'øʔ⁵²	"par lui, à cause de lui"
	-bs	khebs		k'ep⁵²	"recouvrir"
	-gs	ɦkhjags		ȶ'aʔ⁵²	"froid"
	-ms	khams		k'am⁵²	"frontière"
	-ŋs	kheŋs		k'ã⁵²	"remplir"
	-nd	phjind		tɕ'ĩ⁵²	"aller"

Les rapports entre les tons, les initiales et les finales sont résumés dans le tableau ci-dessous ①:

① Quelques prononciations sont différentes des règles données par le tableau, comme *zl*-qui se dit au ton bas, *db*-au ton haut, quelques mots écrits en finale -*m*, -*n*, -*ng* se disent au ton descendant, etc... Tous ont une histoire et des causes déterminées qu'il est inutile de citer ici.

Initiales / Finales		Sourdes	continues sonores	
			avec pré-cons.	sans pré-cons.
		Tons hauts	Tons bas	
douces (sonantes)	ø -v -r -l -m -n -ŋ	1 ˦˧ 54 2 ˥ 55	4 ˩˨ 12 5 ˩˩˧ 113	
abrupes (obstruantes)	-b -d -g -s -bs -gs -ms-nd-ŋs	3 ˥˨ 52	6 ˩˧˨ 132	

D'après ce qui précède, on peut voir que dans le parler de Lhasa, au cours d'un long processus historique, les procésdés de différenciation phonétique se sont appauvris, par la disparition de la corrélation de sonorité des initiales, la perte des préconsonnes et la simplification des finales consonantiques. Dans cette situation, s'il n'y avait pas eu de procédé compensatoire approprié, les mots homophones seraient devenus très nombreux, donc gênant la communication et l'échange. Pour résoudre cette contradiction, le dialecte de Lhasa, en dehors de la création d'un grand nombre de mots dissyllabiques, a utilisé un procédé phonétique complémentaire en augmentant le nombre des voyelles et en créant un système tonal. Les tons provenant de la perte de certains phonèmes sont devenus des traits distinctifs alors qu'ils n'étaient

jusqu'alors que d es traits redondants, formant ainsi une troisième composante phonologique, avec les consonnes et les voyelles.

Dans un processus de substitution il y a souvent une étape de transition où deux traits existent simultanément et l'un disparaît pendant que l'autre se renforce. En ce qui concerne le dialecte de Lhasa. l' opposition de sonorité des consonnes s' est changée entièrement en opposition tonale, et la subdivision des tons sous l' influence des finales consonantiques appartient à une étape transitoire. Certaines finales se sont affaiblies mais n' ont pas disparu entièrement (comme *-s *-d *-g > -ʔ), d 'autres ont complètement disparu (mais il en reste des traces dans les voyelles); ainsi il existe un grand nombre de phénomènes simultanés(comme l'existence de tons descendants et de finales à occlusion glottale), ce qui a conduit les linguistes à s'interroger sur ce qui est pertinent et ce qui est redondant. Les points de vue différents sur le problème de la description des tons du tibétain-en dehors des cas où il y a erreur de perception des sons-sont dûs à ces faits. Mais de toute façon, les tons sont devenus une partie constitutive qu'on ne peut ignorer du système phonologique du dialecte de Lhasa. L'apparition des tons est un phénomène qui fait date dans le développement du tibétain(dialecte kham et Ü-Tsang).

7 *RESUME*

7.1. le tibtain ancien n'avait pas de tons. Parmi les 3 grands groupes dialectaux actuels, les dialectes Amdo n'ont pas de tons. Seuls les dialectes Kham et Ü-tsang ont développé un système

tonal. L'apparition des tons est le résultat de la simplification des initiales et des finales.

7.2. Le parler de Lhasa fait partie des dialectes Ü-tsang; les tons se répartissent en deux groupes, haut et bas. Les tons hauts ont leur origine dans les anciennes consonnes sourdes ou les sonantes précédées d'une préconsonne. Les tons bas proviennent d'anciennes sonores ou de sonantes sans préconsonne. Les registres tonaux se subdivisent chacun en trois tons suivant que la finale est courte, longue ou glottalisée.

Les valeurs de ces tons sont les suivantes:

	courte	longue	glottalisée
haut	˥˦ 54	˥ 55	˥˨ 52
bas	˩˨ 12	˩˩˧ 113	˩˧˨ 132

7. 3. Pour dterminer les traits distinctifs tonaux, les linguistes ont des points de vue divergents. Il y a des systèmes à deux, quatre ou six tons. Tous peuvent s'admettre d'après leurs premisses. La tendance de la majorité des linguistes est cependant de considérer qu'il y a quatre tons, c'est-à-dire deux tons haut et bas qui se divisent chacun en plat et descendant. Après les années 50, la section des langues des Minorités Nationales de l'Institut Central des Minorités a adopté un système à 4 tons pour l'enseignement du tibétain de Lhasa, système qui regroupe les tons 55 et 54 ainsi que les tons 12 et 113, qui divise les voyelles en

longues et brèves, et ne note pas l'occlusion glottale①.

Les notations et les valeurs des tons sont les suivantes:

haut plat	˥ 55
haut descendant	˥˩ 51
bas montant	˩˧ 13
bas montant descendant	˩˧˨ 132

7.4. Les sandhis tonaux en dialecte de Lhasa sont usuels. Pour s'en tenir aux dissyllabes (et en exceptant le ton neutre), les règles de sandhis tonaux peuvent se ramener à deux: la première syllabe a un ton haut ou bas, la seconde n'a pas de ton bas; les combinaisons tonales des dissyllabes sont au nombre de six, soit: 55 + 54, 55 + 55, 55 + 52, 11 + 54, 11 + 55, 11 + 52. Si on adopte le système tonal ci-dessus, il y a quatre combinaisons: ff, fh, vf, vh.

7.5. Les tons du tibétain sont up phénomène récent. L'époque du changement est difficile à déterminer, mais l'histoire en est relativement claire. Les principaux facteurs de l'apparition des tons proviennent de l'initiale et la finale des syllabes. La simplification du "début" de la syllabe (disparition de la corrélation de sonorité, perte des préconsonnes) divise les tons en deux registres, la simplification de la "fin" de la syllabe divise les deux registres chacun en deux (ou trois) tons.

---

① Les systèmes "Institut des Minorités" et "Zhang Kun" utilisent des voyelles doubles pour noter les voyelles longues, comme aa, ii, etc... Le système "Académie des Sciences" utilise des tons longs. Les systèmes "AS" et "Zhang Kun" utilisent le symbole [~] pour noter les voyelles nasales, comme ã, ĩ, etc, le systèm "IM" utilise les consonnes -n et -ng comme l'écriture tibétaine.

ANNEXE 1: TABLE DE CONCORDANCE DE QUELQUES TRANSCRIPTIONS PHONETIQUES DU DIALECTE MODERNE DU TIBETAIN DE LHASA

CONSONNES:

Transcription internationale	Système B (Inst. des Minorités)	Système A (Acad. des Sciences)	Système C (Zhang Kun)
p	p	b	p
p‘	p‘	p	ph
t	t	d	t
t‘	t‘	t	th
ȶ/c	c	gy	k
ȶ‘/c‘	c‘	ky	kh
k	k	g	q
k‘	k‘	k	qh
ts	ts	z	ts
ts‘	ts‘	c	tsh
tʂ	tʂ	zh	t
tʂ‘	tʂ‘	ch	th
tɕ	tɕ	j	c
tɕ‘	tɕ‘	q	ch
ʔ	ʔ	-	-
s	s	s	s
ʂ	ʂ	sh	rh
ɕ	ɕ	x	š
ç		hy	
h	h	h	h
ɬ	ɬ	lh	lh
l	l	l	l

r	r	r	r
m	m	m	m
n	n	n	n
ɲ	ɲ	ny	ñ
ŋ	ŋ	ng	ŋ
m̥		mh	mh
ɲ̥			ñh
ŋ̥			ŋh
j	j	y	y
w	w	w	w

VOYELLES

Transcription internationale	Système B (Inst. des Minorités)	Système A (Acad. des Sciences)	Système C (Zhang Kun)
i	i	i	i
I		ê	ė
e	e	e	e
E		aê	
ε	ε	ae	ε
ʌ/ə		â	ʌ
a	a	a	a
y	y	ue	ü
ø	ø	oe	ö
u	u	u	u
ʊ/ɷ		ô	ȯ
o	o	o	o
ɔ	ɔ	ŏ/o	ɔ
ɿ			

FINALES CONSONANTIQUES

Transcription internationale	Système B (Inst. des Minorités)	Système A (Acad. des Sciences)	Système C (Zhang Kun)
-m	-m	-m	-m
-n		-n	
-ŋ	-ŋ	-ng	-ŋ
-p	-p	-b	-p
-k	-k	-g	-q
-ʔ	-ʔ	-	-
-r	-r	-r	-r

TONS

		Système B (Inst. des Minorités)	Système A (Acad. des Sciences)	Système C (Zhang Kun)
Tons hauts	54	53	f(53)	ā
	55	55	f(55)	āā
	52	53	h(51)	āà
Tons bas	12	35	v(13)	a̠
	113	15	v(13)	a̠ a̠
	132	35	w(132)	a̠à

ANNEXE 2: EXEMPLES DE TRANSCRIPTION

Tibétain		Système A (Acad. des Sciences)	Système B (Inst. des Minorités)	Système C (Zhang Kun)
གཅིག	un	jigh	tɕik^{53}	cĪq
གཉིས	deux	nyiif	ȵi^{55}	ñĪĪ
གསུམ	trois	sumf	sum^{55}	sūm̄
བཞི	quatre	xiv	ɕi^{35}	ši̱
ལྔ	cinq	ngaf	ŋa^{53}	ŋā

དྲུག	six	chuw	tʂʻuʔ^{35}	thu̱ù
བདུན	sept	duenv	tỹ^{15}	tṳ̃ṳ̃
བརྒྱད	huit	gyaew	cɛʔ^{35}	kɛ̱è̱
དགུ	neuf	guv	ku^{35}	qu̱
བཅུ	dix	juf	tɕu^{53}	cū
ལྷ་ས	Lhasa	lhaefsaf	ɬɛ^{55}sa^{53}	lhɛɛsā
གཞིས་ཀ་རྩེ	Shigatse	xivgâfze	ɕiʔ^{35}ka^{53}tse	ši̱ qʌtsē
ཆབ་མདོ	Changdu	qamfdof	tɕʻam^{55}to^{53}	chāmtō
རྩེ་ཐང	Zedang	zeftɑngf	tse^{53}tʻaŋ^{55}	tsēt ā ā
ནག་ཆུ	Naqu	nâgvquf	nak^{35}tɕʻu^{53}	nʌ̱qcū
གྲོ་མོ	Chomo	chovmof	tʂʻo^{35}mo^{53}	ṯhomō
འདི་ ག་ རེ་ རེད?		div kavref rae?	ti^{35}kʻa^{35}re^{53}rɛ?	t i̱ qh a̱rē rɛ̱è?
Qu'est-ce que c'est				
འདི་སྨྱུ་གུ་རེད།		div nyufguf re.	ti^{35}ɲu^{53}ku^{53} re.	t i̱ ñū qū re̱è.
C'est un crayon				
ཁྱེད་རང་ལ་སྨྱུ་གུ་ཡོད་པས?		kyefrangfla nyufguf yoevbaeh?	cʻeʔ^{53}raŋ^{55}la	khērā ā lʌ (khōr aa)
Avez-vous un crayon			ɲu^{53} ku^{53} jøʔ^{35} pɛʔ^{53}?	ñūqū yö̱-pɛè?
(ལ)ཡོད།		(la)yoew.	la jøʔ^{35}.	(lʌ)yö̱ö̀.
(oui)j'en ai un				
— — —		— — —	— — —	— — —
ཁྱེད་རང་གི་མིང་ལ་ག་རེ་ཟེར་གི་ཡོད།		kyefrangfgi mingvla kavref	cʻe^{53}raŋ^{55}ki miŋ^{15}la kʻa^{35}re^{53}	khērā ā qhi (khōrɛɛ) miŋ lʌ qh a̱rē
Quel est votre nom?		sivgif yow?	si^{35}ki^{53}jɔ?	si̱qī yɔ̱ɔ̀?
ངའི་མིང་ལ་སྐལ་བཟང་ཟེར་གི་ཡོད།		ngaev mingv	ŋɛ^{15}miŋ^{15}la	ŋɛɛ mi̱ ŋ lʌ

Mon nom est Kesang	la Gaefsangh sivgif yoe.	kɛ^{55} saŋ^{53} si^{35} ki^{53} jø.	qɛ ɛ sã à si̱ qī yö̱ò.
ཁྱེད་རང་ལོ་ག་ཚོད་ཡིན་པ?	kyefrangf lov	c'eʔ^{53} raŋ^{55} lo^{35}	khēr ā ā (khōrā) lo̱
Quelâge avezvous?	kâvcâeh yinvbaa?	k'a^{35} ts'eʔ^{53} jin^{35} pa?	qhʌ̱tsēè ji̱ paa?
ང་ལོ་ཉི་ཤུ་རྩ་གཅིག་ཡིན།	ngav lov	ŋa^{35} lo^{35} ȵi^{35} ɕu^{53}	ŋa lo̱ ñi̱ šū
J'ai 21 ans	nyivxuf zâgfjih yin.	tsak^{53} tɕiʔ^{53} jin	tsʌqcĩ ji̱ i̱.
ཁྱེད་རང་ལྷ་ས་བ་ཡིན་པས?	kyefrangf lhaefsah	c'eʔ^{53} raŋ^{55} ɬɛ^{55} saʔ^{53}	khēr ā ā lhɛ ɛsâà
Etes-vous de Lhasa?	yinvbâeh?	jin^{15} pɛʔ^{53}	yi̱pēè?
(ལ་)ཡིན། (Oui)	(la)yinv.	(la)jin^{15}	(lʌ)yi̱ i̱.
ཁྱེད་རང་ལྷ་སར་ག	kyefrangf lhaefsaaf	c'eʔ^{53} raŋ^{55} ɬɛ^{55} sa^{55}	khēr ā ā lhɛ ɛsāā
པར་བཞུགས་གི་ཡོད? Où à Lhasa habitez-vous?	kavbaaf xuuvgif yow?	k'a^{35} pa^{55} ɕuʔ^{35} ki jɔ?	qha̱pāā šu̱ u̱qī yɔ̱ɔ̀?
ང་སྡོད་ས་ཇོ་བོ་དབུ་	ngav daevsaf	ŋa^{35} tɛʔ^{35} sa^{53} tɕ'o^{15} wu^{53}	ŋa̱ tɛ̱ ɛ̱sā chọ̱ọ̱
སྐྲ་དང་ཁ་སྤྲོད་ཡིན།	qoov wufzhâf	tʂa^{53} ta k'ap^{53} tʂøʔ^{53}	ūʈʌ taa qhāpʈöö̀
J' habite en face de Gongzhuliu (Jowowuta)	dang kapfzhoeh yin.	jin.	yĩĩ.
ཇོ་བོ་དབུ་སྐྲ་ཁ་སྤྲོད	qoov wufzhâf	tɕ'o^{15} wu^{53} tʂa^{53}	chọ̇oūʈʌ qhāp

ག་པར་ཡོད་པ་རེད?	kapfqoh kavbaaf	k‘ap^{53} tɕ‘ɔʔ^{53} k‘a^{35}	cɔ̀ɔ qhapāā yɔ̀ɔ
Dans quelle direction est Gongzhuliu?	yowrae?	pa^{55}jɔʔ^{35}rɛ?	rɛ̀ɛ?
ཇོ་བོ་དབུ་སྐྲ་གཙུག་	qoov wufzhâf	tɕ‘o^{15}wu^{53}tʂa^{53}	chòo ūʈʌ tsūqlāà
ལག་ཁང་གི་ནུབ་ངོས་	zugflah kangf	tsuk^{53}laʔ^{53}k‘aŋ^{55}	qh ā ā qhi nṳ̀ ŋɔɔ
ལ་ཡོད་པ་རེད།	gi nuw ngoola	ki nuʔ^{35}ŋɔʔ^{53}la	lʌ yɔ̀ɔ rèè.
Gongzhuliu est à l' ouest du monastère de Tsuklakang	yowre.	jɔʔ^{35}re.	
ཁྱེད་རང་བསམ་ཡས་ལ་ཐད་སྨྱོང་ངས། Etes-vous déjà allé à Samye?	kyefrangf samfyaeh la taeh nyungvngâeh?	c‘eʔ^{53}raŋ^{55}sam^{55} jɛʔ^{53} la t‘ɛʔ^{53} ɳoŋ^{15}ŋɛʔ^{53}?	khēr ā ā s āmyɛ̀ɛ lʌ th ɛ ɛ̀ ñṳŋ̄èè?
ང་བསམ་ཡལ་ལ་ཐེངས་	ngav samfyaeh	ŋa^{35}sam^{55}jɛʔ^{53} la	ŋa sā m̄y ɛ̀ɛ lʌ
གཅིག་ལས་འགྲོ་མ་སྨྱོང་།	la tâenh jigh	t‘ɛ̃^{53} tɕiʔ^{53}lɛ	thɛ̄è cīq lèè ʈo
Je ne suis pas allé plus d'une fois à Samye	lâe zhov mâv nyungf.	tʂo^{35}ma^{35}ɳoŋ^{15}.	mʌñūū.

REFERENCES BIBLIOGRAPHIQUES

BELL C. A. (1939). *Grammar of Colloquial Tibetan*. Calcutta. 3ème édition.

CHANG Kun & Shefts Betty (1964). *A Manual of Spoken Tibetan (Lhasa Dialect)*.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CHAO Yuen Ren translated. (1930) "第六代达赖喇嘛·仓洋嘉错情歌" [Love songs of the Sixth Dalai lama Tshangs-dbyangs-rgya-mtsho] *Academia Sinica Monograph*; A; 5. XI-204 p.

CHAO Yuen Ren (1990) "A system of tone letters" *Le Maitre Phonétique* 45. pp. 24-27.

CHAO Yuen Ren (1934). "The nonuniqueness of phonemics systems",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of the Academia Sinica* N °4. pp. 363-397.

JÙSCHKE H. A. (1881). *Tibetan-English Dictionary*.

JIN Peng 金鹏 (1950) "藏文动词曲折形态在现代拉萨话里衍变的情况" [Evolution des conjugaisons verbales dans le parler de Lhasa] *Yuyan Yanjiu*, 1.

JIN Peng 金鹏 (1958) "藏语拉萨日喀则昌都话的比较研究" [Recherches comparatives sur les dialectes tibétains de Lhasa: Shigatsé et Changdu]

KITAMURA H. (1955) 北村甫 "藏语 [la langue tibétaine] in:《世界语言概说》" [Aperçu des langues du monde]. Kenkyûsho.

LAUFER Berthold (1914). "Bird divination among the Tibetans", *T'oung Pao* ser. 2, N °15, pp. 1-110.

MILLER R. A. (1955) "Studies in Spoken Tibetan. I. Phonemic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Vol*. 75. 1.

NISHIDA Tatsuo (1970) 西田龙雄 "西蕃馆译语研究" [A study of the Tibetan-Chinese Vocabulary, Hsi-fan-kuan-i-yu] cf. chap. 6(5) 松香堂.

RICHTER E. (1964). *Grundlagen der Phonetik des Lhasa-Dialektes*, Berlin, Akademie-Verlag.

RERIH Ju. N. [Rörich G.](1961). Tibetskiǰ jazyk[La langue tibétaine].

Moscou, Izdatel'stvo vostocnoj literatury. cf. p. 54.

RÖRICH G. de(1913) "Modern Tibetan phonetic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dialect of Central Tibet" *J. R. S. B.* 27.

SADLAČEK Kamil(1959). "The tonal system of Tibetan(Lhasa dialect)", *T'oung Pao* Vol XLVII.

SANDBERG Graham(1894). *Handbook of Colloquial Tibetan: a practical guide to the language of Central Tibet*. Calcutta.

SPRIGG R. K. (1955) "The Tonal System of Tibetan (Lhasa Dialect) and the Nominal Phrase",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17, pp. 133-153.

SUN Hongkai(1962)孙宏开"羌语概况"[La langue Qiang] *Zhongguo Yuwen*, 12, pp. 561-571.

WYLIE Turrel(1959). "A Standard System of Tibetan Transcription",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22, pp. 261-267.

ZHANG Kun, cf. CHANG Kun

ZHAO Yuanren, cf. CHAO Yuen Ren

HU TAN

Instiut des Minorités Nationales Pékin .

Traduction Michel DESIRAT avec le concours de Martine Mazaudon et Laurent SAGART.

原载《法国东亚语言学报》第Ⅺ卷第 1 期,1982 年

音标和转写符号

(一)现代藏语拉萨话音标符号

声母(辅音)

国际音标	拉丁拼音符号
P	b
Pʻ	p
t	d
tʻ	t
ȶ/c	gy
ȶʻ/cʻ	ky
k	g
kʻ	k
ts	z
tsʻ	c
tʂ	zh
tʂʻ	ch
tɕ	j
tɕʻ	q
ʔ	-

s	s
ʂ	sh
ɕ	x
ç	hy
h	h
l	l
ɬ	lh
r/ʐ	r
m	m
n	n
ɲ	ny
ŋ	ng
m̥	mh
j	y
w	w

韵母

元　音 国际音标	拉丁拼音符号
i	i
(ɪ)	(ê)
e	e
ɛ	ae
ʌ/ə	â
a	a
y	ue
ø	oe
u	u

(ʊ)	(ô)
o	o
(ɔ)	(oo)
(ʅ)	(i)

辅音韵尾

国际音标	拉丁拼音符号
-m	-m
-n	-n
-ŋ	-ng
-p	-b
-k	-g
-ʔ	-
-r	-r

声 调

五度标调法	拉丁拼音符号
˥˦ 54	f(高平,包括 54 和 55 调)
˥ 55	
˥˨ 52	h(高降)
˩˨ 12	
˩˩˧ 113	V(低升,包括 12 和 113 调)
˩˧˨ 132	w(低升降)
轻声不标调	轻声不标调

(二)藏文转写

藏文字母	拉丁转写	国际音标转写
ཀ	k	k
ཁ	kh	kʻ
ག	g	g
ང	ng/q	ŋ
ཅ	c	tɕ
ཆ	ch	tɕʻ
ཇ	j	dʑ
ཉ	ny	ȵ
ཏ	t	t
ཐ	th	tʻ
ད	d	d
ན	n	n
པ	p	p
ཕ	ph	pʻ
བ	b	b
མ	m	m
ཙ	ts	ts
ཚ	tsh	tsʻ
ཛ	dz	dz
ཝ	w	w
ཞ	zh	ʑ
ཟ	z	z

འ	v/’	ɦ
ཡ	y	j
ར	r	r/ʐ
ལ	l	l
ཤ	sh	ɕ
ས	s	s
ཧ	h	h
ཨ	-	ʔ
གྱང	gyang	gjaŋ
གཡང	g·yang	g·jaŋ



责任编辑＼永红＼封面设计＼李建雄＼版式设计＼天朗

